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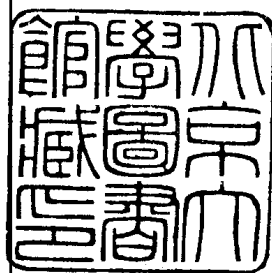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伍輯·貳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 · 貳拾伍冊目錄

王諫議全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 王元翰撰

一

梅中丞遺稿八卷附西州淚一卷 [明] 梅之煥撰

一六一

丁文遠集二十卷外集八卷 [明] 丁紹軾撰

三二九

林下吟三卷篋餘集一卷 [明] 王琨撰

七四九

〔明〕王元翰撰

王諫議全集六
卷附錄一卷

清嘉慶五年王文煥刻本

重刊小序

余高祖聚洲公前明神宗間由翰林轉
吏工二科給事中以直諫不能容起而復
躡遂寄情山水流覽名勝足迹殆遍天下
因祖貫南京而一時同朝契厚又半在吳
門乃由滇入吳作投老計尋卒於金陵其
平日二三交好姚公希孟倪公元潞輩及
余曾祖忠烈公輯公生平著作彙為全

小序

集刻之吳下印寄滇中珍藏笥篋迄今多
年凡郡邑脩補志乘徵求往事往往借觀
傳鈔余恐日久散失欲取而重刊之力薄
違心幾數十年每念此冊為先人衷忱所
寄不忍聽其久而就湮乃減自奉儉衣菲
食亦數十年茲得勉付梨棗因序其所以
重刊之意俾我後人知所慎守云 昔
嘉慶五年五月穀旦五世孫王文煥謹識

凡例

一恭讀

欽頌明史聚洲公事蹟榮書列傳茲敬錄卷首用光
斯集

一全集疏稿一卷詩草一卷尺牘一卷雜文一
卷德隣篇一卷墓誌銘二卷行述一卷茲以
力薄先刻疏詩牘文及墓誌銘五冊其德隣
篇乃同朝白公之寃而連章論救者至於行
述叙公之生平至詳且悉其鐫刻尙望之後

人勿致沒前輩諸君子之美誼也

一舊板刊自前明此時新鐫原不宜照舊擡頭
但新繕維艱且以志不敢忘舊之意因就原
本翻刻故擡頭字樣未經改正

仲明王文煥再識

明史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

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

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元翰列傳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歷二十九

明史

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

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

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

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

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

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陳惜

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

請帝昧爽視朝廷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

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言輔臣心替

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觀天顏可痛哭

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

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縮數符事不

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

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

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

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

明史

久淪山谷近雖奉詔叙錄未見連茹彙征

苟更閱數年日見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

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

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

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

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

高拱浹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

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
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
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
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
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
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
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
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

明史

三

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
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
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
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醜
亂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權稅二
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權如故貢金
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
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

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內
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
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
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
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
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
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
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

明史

四

天叙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
叙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樊譏切
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尙
書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尙書元翰亦疏論
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
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
異乞亟罷賡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
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

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
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
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
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
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
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
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
中喻安性御史管梟敗羣叢穢皆不報掌

明史

五

厥內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
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近世
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鷲舉朝咸
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
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盜
庫金尅商人貲奸賊數十萬元翰憤甚辨
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
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

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
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
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筐篋昇置國
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
離職守謫刑部檢校後孫丕揚王京察斤
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
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卽潛遣人圍
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賊無有則謂寄

明史

六

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
三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
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
勢成矣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
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卽位復
官將召用爲尙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
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六世孫王

鳳池瀛軒校字
鳳岡丹山敬書

奏疏稿序

伯舉之拜諫議適鼎革之會意氣侃侃發舒封事十數上多人所不敢言未幾君中蜚語去去之又明年受彈射者半罹計籍其幸免及澳恣不去者公論以爲耻而君亦在計籍中或曰君言行矣而身退何也丁子曰固也君言行矣身安得不退伯舉悵然曰主臣不難以雞肋謝言者至涅生

丁序

平而強緇之不已甚乎余笑曰君之冤白矣久矣伯舉曰誰白之者予曰白君者攻君之黨也何以知其然曰果若啾啾之口筦庫者之揭妾父之居間一切可以不問是知言者之剗刃於君意不在此故曰君之冤白久矣天下事有解之而滋焚有以不解解者梁溪之爲射的坐兩竿牘耳數年而梁溪不自白也一日黃大司馬爲所

如上書衆以爲長者能急人客揜口曰君勿言得勿爲梁溪地與四座爽然攻淮上與揀者相持舌幾敝大計後申劉直指者競藉口陳中璫云云客又掩口曰陳璫罪當誅誅陳增王惟忠程守訓者何以可殺可籍是劉直指自爲阱也其人面赤二十年以來

丁序

天子靜攝久畱中之牘莫可究詰請劍與反噬者幾混穴鼠蓋巧拙衆寡之不敵也而君子第以一去明志羣小日益張自君罹口語後而發憤爲公家申大義於天下者寥寥如晨星矣有如天子朝明堂按功令責名實臣不佞請舉前說面詰諸臣其何辭杜臣口嗟乎人各有心亦各有耳有目攻人者就所攻之人而品

定攻於人者就攻之之人而品定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合攻者與揀者還相參
也而二者之品定君疏具在其間諸汗青
伯舉拍手大快曰休矣願與子爲局外之
觀夫局外觀者是非未有不定者也子休
矣

壬子仲春友弟丁元薦題

丁序

三

南岳草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於山水予少
時知好之然分於襍嗜未篤也四十後始
好之成癖人有詫予爲好奇者予曰吾村
有老人焉一日不醉則目眩手戰皇皇若
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鍾漉葛之美而
效之哉疾病所驅勢不容已也予之于山
水也亦若是而已矣自中郎去後雖時有

袁序

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晤王伯舉于
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
已予始歎世固無無耦者伯舉抗疏去
國初愛百泉之勝卽移家居焉已而遍遊吳越
凡吳越名勝無不躡其幽遐予雖好游常
以貧奪伯舉持數肩行李過吾荆郢貧不
啻如予其快意疎財周人緩急數金到手
隨散卽盡又不幸癖同于予而游履所至

嘗典衣乞貸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又不啻百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予屢欲往終以冗不果而伯舉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迴雁之上所之爲詩以紀之模寫烟雲幾與七十二峰爭奇較麗則伯舉之于山水于直當北面而師之又當以雁行請也伯舉直腸傲骨誠心質行而其趣韻

袁序

二

復如此近從衡岳客居花源寄子霞上之什予取而讀之始自媿游履之隘揮灑之拙而且幸禽尚之世有其人也故喜而書數語于其首

癸丑季夏社弟袁中道撰

山海記序

三大士寓跡震旦其所居之山曰補陀五臺峩眉凡叅禮者不惜實身失命以其身犯龍鼉之宮豺虎之窟謂靈區罕遇瑞相難瞻百劫千生作希有想而大乘上根又以爲悲智行三門覲體皆是具足圓成必欲從妙高峰上覓德雲比丘失之千里矣至現身宰官者非皇華不到非郵傳不行

姚序

一

斷崖絕島之間波臣翼衛山鬼前驅退之華山之哭可爲殷鑒故自幽人孤衲而外爲踰涯冒險之游者益少王伯舉先生以直道忤時棄金門之步而費草鞋錢脚板幾遍天下近復到蜀之大光明山與南海之補怛維迦而以其遊記寄余其攀躋之勇按討之詳與夫詩篇之灑瀚品題之精覈勝精彩筆相爲輝映豈獨點染名山亦

可莊嚴佛事較之杜光庭能舉洞天福地之名而杳然若不關涉者何啻耳食與腹果之辨余獨居恒竊歎先生以中秘書發為名奏議指姦鋤佞聲振

朝端一自掛冠神武幾三十年不復入長安既不獲踐紫闥伏青蒲承

聖天子改容之問又不得隨地自効秉文武之憲外禦邊陲內而牧養其元元乃以其悠

姚序

閑無事之身渡海而南梯劍嶺而西殆將借聞根以入三摩尋遍吉而窮十願浮杯折葦風斯高矣何玄纁蒲輪之杳然乎使寂光淨域共慶濟濟師師而軼草蕘茨之庭反傷於寥寂此又諸大士之所低眉而歎也禮補陀峩眉者亦知所謂菩薩行乎寧以宰官而現比丘身哉
戊辰中秋友弟姚希孟書

疏草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五世孫文煥仲明重刊
六世孫校字

欣逢

主德更新直陳天下受病疏

謹題為欣逢

主德更新之會直陳天下受病之

繇懇乞

聖明賜覽以勵臣工以光

聖政事

臣最謏劣誤蒙

皇上作養史館改授諫垣遭際

可謂厚幸每思古人云得志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謂

宰相能行其志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也今待罪吏

科將已逾月遣惟候補時見天下景象敝壞切欲進

疏草

一不識忌諱語又恐出位招尤曾三易草而不果上

頃者伏觀

皇上斷自宸衷沛發

明詔割愛

改步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

大聖人之作為真

超出尋常萬萬因念

祖宗垂澤閱遠逆睹

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舉矣願在上轉移則

甚神而在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為上下勤恤共迓

天休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為

皇上陳之一日

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趨軼近代至今承

平日久兵紀頽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

富不如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猶晏然者凡以祖法極備盡美如犬牙犄角用是有亂端而卒無亂形是本朝全以法制立國者也適年以來各衙門苟且之念遷就之私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一官之缺衆爲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有昨日之令今日廢閣而弗問矣今日之請似昨日之令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尚知有朝廷乎此打垂之術大亂之根

疏草

二

臣愚以爲當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祖宗慮爲至遠過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爲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得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使天官柄衡者反旁觀畫諾不如罷衆人會推使權總歸之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況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聚

鋒鏑縱橫一開分散之門大啓鑽刺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爲當專一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縷小物也孔子惜之即官卑僚也明帝難之何況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爲榮者今長篇濫美敘及家世之私惟取排對之合瑣屑斐疊下等平交大非簡重之體也皇命不既輕乎天子稱卿舊止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今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王言不既褻乎

疏草

三

至若京堂之濫尤可駭異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非得罪清議亦不爲劣兩年以來科臣內轉猶止五員臺臣內轉業已二十餘員一時京堂濟濟至藤棍爲之價高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厭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爲詞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堂者爲其去開府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採聞望之隆壅塞涸溢甚非制也况今日以苟且得官安知他日不以苟且誤國臣愚以爲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必曰野無遺賢以遺之則

朝廷不得用小人進禍亂隨矣頃讀 恩詔起廢

一欵有除永不敘用外一語竊以為過也夫諸臣同

一建言得罪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 聖怒有重

輕今 聖怒既霽天度自恢何忍使覆載之中有

棄物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

乞 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有用之

才使之枯槁巖穴甚為盛世惜也臣愚以為當推廣

者此也五曰嚴奏辯之妄 國家設科道專司言

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

疏草

四

人之耳目難徧豈無一二風聞過當者近年來一經

論劾必紛紛辯擾一辯未已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忝

以詛詈如此必令言官不彈一人乃為快乎夫刑賞

聽之 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待揭辯而後明

豈言者俱屬鑿空辯者粹無可議乎惟此風不已小

臣做做有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上疏指缺欲自

陞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 朝廷威重臣愚以

為當禁嚴者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

厚而不削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

皇上既自為轉動願永豎勿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

神氣在臣僚之精神今日乃無人提掇恐灰頹積漸

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

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黜 聖意

淵遠為慎重其官必慎重其人但此官最為喫緊况

朝覲在卽外察不遠銓臣憲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

下士念亂熱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撫拾浮辭如一

得可採伏望 皇上簡發施行或于士風吏治不

無裨益矣

疏草

五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疏

謹題為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敢據事直陳以昭

是非以清 聖覽事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

進退自有法度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義正詞嚴蓋明以

止之一字折大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失之路舍此

皆邪逕矣臣頃見首輔沈一貫于求歸疏中因辯御

史蕭淳譏其觀望遂牽引去位已故二三輔臣自解

臣初讀之方謂展墓詞窮借以措語再玩之實撫辯

之巧用意之深不敢不具疏推隱一剖陳焉其曰昔
申時行汪錫爵之賢人之譏刺猶不遺餘力故王家
屏寧抗 皇上之威嚴拂衣以去終不能濡忍以
當衆口之騰沸人言之可畏勝于 天威之可畏
如此夫是非人品自有公論一貫牽已去之人形今
日之事已屬無謂何又顛倒其品譁幻其說其于王
家屏不曰僉論之極爲推崇而曰衆口之將有騰沸
以明諍直節之士加以畏言先去之名不惟寬其人
且併枉天下矣其無是非之心一至此一貫得

疏草

本

君行政可謂不久乎方獨相之時形跡未露人亦在
疑似間或以爲潛移嘿奪之妙用不假辭說也或以
爲希容容之福視國家如秦越人之不相關也乃于
萬曆三十三年間忽有撓亂京察大典之舉保留私
人錢夢臯平生心事至此盡出是以公論不平言者
競起馳書規之則有應天府府尹徐申矣公本刺之
有南道御史孫居相給事中陳嘉訓矣因辯折之則
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露章彈之則有候補主事劉
元珍兵部主事龐時雍矣上書極詆之則有戶部主

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鶚矣是一貫被論之顛末
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人之心術各操學術各
適豈能強引以自寬而自便臣有以窺其微矣方今
紀綱陵遲法令盡廢幸賴 皇上方寸炯然是非
洞照故不及于亂如一貫顛倒混淆之說進冀
皇上覽而心動必將疑從來內閣爲人所求多不論
賢否是非一都政府身爲射的如此乎建言之不足
信也建言旣不取信則言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
以自安亂天下以自治其凶害于國不小也 朝

疏草

七

廷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故誘之使其言寬之作其
氣猶恐欺蔽不得盡聞故曰主聖則臣直乃謂人言
之可畏反勝于 天威之可畏是何言歟建言者
犯忌招嫌總之爲國一念朴忠如人人肯言正所以
尊 朝廷也寧有與 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爲
主之言而爲勝 主之威倘非 聖明在上必
震怒流毒箝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閭而吐一辭乎
此禍又不止于人言不足惜之意也自古奸邪誤人
家國者最忌天子英明必顛倒賢否以眩瞶其聰明

則真是涸而已有餘地自古奸邪剝擊善類者善激
天子怒惱因憑借機鋒以恣流其慘毒則正氣短而
惟其所爲一貫而無此心哉臣所不敢信也一貫身
都卿相年逾古稀囊橐敵國恩蔭滿前更復何求惟
有倒身早去以謝天下而已何可巧辯影射脩腹中
之鱗甲露紙上之戈矛哉雖然大臣被人言固當決
退 朝廷待大臣不可無禮一貫自杜門以來屢
疏乞休鴻臚宣諭不出中官宣諭不出兩次頒詔不
出乃至加上 聖母徽號大典又不出雖其處心
匪輕不容嘿嘿已也

聖躬靜攝日又天下伏機可慮疏

謹題爲 聖躬靜攝日又天下伏機可慮乞採公
道以固 社稷事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頌聖
稱神不過聰明剛斷並用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獨炤

疏草

八

疏草

九

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貳不能乘
我 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
間么麼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 聖衷剿無噍類
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 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
明者也中間邪正消長幾經變幻 聖衷始爲天
下注之旋爲天下割之而盈庭不敢議其後此
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由今觀之凡國家大
機大計有一不先定自 上先決自 上者乎
羣臣望風拜旨相顧驚嘆然豈 皇上獨用一已
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之是而已公自
生明而明不容煬寵公自生斷而斷不及掩耳豈其
行之屢年廢于一旦用之初服隳于末路則深居靜
攝有不可恃爲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嘿縮天下于
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
大僚任其缺而不卽補也權稅任其毒而不卽罷也
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卽考選也章疏任其置之
高度而不卽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空谷而不卽拔
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濫而不卽禁核也紀法分義

任其頽蕩凌亂而不卽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不得一報可 皇上果

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于東流乎爲深居不出似于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且莫間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 皇上藏于無原天下卽于無原中出沒其機

緘 皇上運于無形天下卽于無形中窺借其蹊

徑明爲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益之詰之曰吾爲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爲臭味

疏草

十

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爲國體惜耳而却掃之肝膈已若告彼亦一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岐徑遂判于燕越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公道決不勝私情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臣讀史見齊威王封卽墨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卽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真公共之論乃爲當又况乎以不毀爲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爲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衆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乎夫進退者

人主之操柄也臣下不得而干也是非者言路之職掌也 皇上亦不得而罔也進退而下符于是非

治世之休徵也是非而上忤于進退亂世之弊孔也今日之專在 皇上縱有矜憐之曲庇之以顛倒進退之權在臣子不可昧其目昧其心以變亂是非之實在 皇上寧可洞燭未徹持猶豫之見自有

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光重幽遠之疑以養邦國殄瘁之禍凡此皆爲 皇上深居不出

故正出者旁溢者勢必雜進不知真小人之門固多

疏草

十一

荆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陷窳附真小人者固爲小人附似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子以中立禔身不黨報國肯俛仰于人哉臣願 皇上定極思動乘秋爽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確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是非 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改革如大明當天幽闇悉耀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天下事可知矣臣五年庶常七月給諫非不知緘嘿取榮依違免禍然薑桂之性葵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

國毫毛卽捐頂踵碎身骨所不辭也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謹題爲政本虛人廷推難緩敬獻一得以備簡任事
高皇稽古建官有監于胡惟庸之失也遂罷中書省
設部院分曹頡頏而事皆 朝廷總之不許臣下
奏立丞相著爲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

殿閣學士亦不過備 顧問而已沿積至今閣臣

貴重地望之隆崇 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

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紳士庶莫不指曰

疏草

十二

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一身係
中外之重此何等地位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

皇上一日之間並罷沈一貫沈鯉二閣臣舉動駭異

其間是非可否當罷與不當罷舉朝竟不敢爲沈鯉

伸一詞夫至於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 皇

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輔臣朱賡揭請廷推

至再至三臣思廷推在卽則爰立伊始一進一退之

會實一否一泰之關所謂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語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政 皇上論相之日也

乃今天下士風深巧入神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

之弊政苟且賄賂視爲當然力戰難枉之公道倒置

是非必欲取勝國不止無三年之積而且泥沙用之

於不可稽核之名民不止於九室之空而且豺虎驅

之於靡一乾淨之地甚者材官之智勇盡萃結交必

釀倒戈之毒禍正直之精神無人提掇常有短氣之

英雄以堂堂 天朝不自強反寄緩急於衰顏之

虜婦區區市賞何足恃惟伺動定於老病之夷王蓋

天怒與人怨交深內修與外攘俱敝誠岌岌乎殆哉

疏草

十三

時也尚可令政府重地援引邪類參用匪人以誤國

耶然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

不延譽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引拔

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

之舉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

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其次也故不惟顯

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卽盜虛名而闡大體者更有覆

鍊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溷推卽才足稱而實

不能容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

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
南勿徇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長材大
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外內立賢原
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間鎔以
備顧問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
以備緩急豈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 欽點之
實也况 國家殿閣各臣不從中秘發跡者固多
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黜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
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議論乃爲真
疏草 十四

不得不公也會推必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
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
嚴也故是役也非 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
神斷于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于一擲哉凡此皆
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 天語叮嚀
勅其同心輔政一德迂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
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
協濟若左右手猶可望濟假令鼓楫柄舵者復分馳
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持 廟堂而與清議爲

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
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者嘗試復
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救之用後
而盤踞堅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斟
酌去取黜邪若脫距之易乎臣嘗耻毛舉細故以塞
責茲目擊大典如舉之而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
之而不當也臣敢持筆以從事然總之無如 皇
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治使正人
至叫號以爲歡邊夷以生事而相戒自無庸臣等喋
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
疏草 十五

時事日敝 天聽轉高疏
謹題爲時事日敝 天聽轉高敢痛哭流泣以瀝
愚懇以冀感悟事伏惟 國家有朝常而亂政則
多變變而任其變變亦習以爲常 祖宗有明法
而流弊則陰蝕蝕而忘其蝕蝕必終歸于盡我
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處
靜以觀動近年以來精神別繫厭玩士夫于國有不
聞也于家有不見也君臣湮鬱上下猜疑大機大害

所在相顧推委夫情急呼天誠可格主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 皇上之自爲 社稷計則亦大矣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形具矣故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廣以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煩碎不持重然 陛下固可概置不問耶周書云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于上

疏草

去

者自二閣臣去位會推不下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從古有君斯有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耳廣辦閣三年尚未睹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從古有此君相否乎當亟簡二三輔臣商確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厥疾爲狂閣臣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總天下之政以歸天子一官曠則一曹無所秉成今六卿強半

成空懸缺至數年不補或以一卿貳署篆兩曹牽拽支吾成何體統今去大計羣吏期不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用將來事急時迫苟且那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總憲風紀之標苟漫然以不端之身臨于其上何以謝天下服羣吏乎至若省直監司知府皆宣澤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手縮數符各知府或揖自佐貳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着利所在競焉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 皇上客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官 朝廷潤省官之

疏草

十七

羨百姓遭被劫之慘于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股肱厥疾爲痠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卽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靡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落而被 召者皆鱗集 闕下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 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 陛下登以其中亦有科道故爾遲遲乎夫既 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等

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

皇上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若閉門

枯坐仰屋與歎重巡則故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

威令不行于強弩之末舉効漸更于盈篋之投事人

人頽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瞽科道

非人主之耳目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

落山谷蓋亦有年雖奉 詔起用未見彙征

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咨治今何忍培植

有用之才使河清難俟天霽無期若再數年不起竊

疏草

六八

恐少者壯壯者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則大

可惜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

為痛哭者此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為我守

也茲者班白二酋敗盟犯順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劫

剗耳國不患外警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

請弗應平居則凍餒釀變有事則又安有死緩之志

截季賴皇而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

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

故二百餘年安瀾淨氛小警輒熾大變不漬豈盡

一人之威靈哉京師列十二大營兵十餘萬計餉

每年二百餘萬可謂費矣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

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今之班役市棍

負販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餼

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靈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

振刷之奇禍立見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為

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

上既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所恃與臣僚往來者獨

疏草

十九

此章疏耳數年臺諫封事一切 留中夫 朝

廷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除事

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宜降出行

遣若是非不問則是者既不見之施行非者亦得乘

以搥惑言路斷矣 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

任伯雨為左正言半年上一百八疏尚不足救宋之

危亂則謂今為緘口可也故今之建白者莫不曰吾

知無濟于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以盡吾職耳世道

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蔽破奸人主之利亦也不行

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翹疏誰爲 陛下橫口

談事橫身當事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

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

教府無淫貨我 皇上權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

壑炊骨賣子市妻以供無底之谿壑怨氣上通致災

異迭見方且指 三殿以爲名猶未蒙有分毫之

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悅衆何嘗明示止罷之日期是

天以回祿警 陛下陛下政借回祿以剝萬民也

善政之行猶必數年一更况虐政可堅行不變乎此

疏草

三

其于守財爲不智于出令爲不信于保位爲不仁竊

謂當離心叛德之時亟宜爲易轍改絃之舉臣豈敢

阻 皇上之財哉蓋留不盡于閭閻政所以保已

得于帑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食人如有宋覆轍

城下之盟搜黃括白輸赴虜營亦可醜矣故與其爲

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杆軸其空易曰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皇上

蒞政初年 郊廟必親朝講時御然萬曆十年以

前與二十年以後異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

又異矣所以然者 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

祖宗血脉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

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青宮教

範未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今 皇

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宦官官妾疎遠

賢人君子何以遵做聖人周練世務雖天質粹精不

無虧損智德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則且無

以貽子謀矣此大根本所係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皇上試一深思必有惻然于衷者臣願請

疏草

主

皇上乘此一陽來復之後盡掃前失亟下哀痛罪已

之 詔頒行天下如輪臺奉天故事俟春先

御朝講或平臺煖閣時一召見大臣商確時政又使

臺諫諸臣得面陳可否吾廢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

能舍之吾塞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此君道

之至樂何嫌何疑而不爲也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

復艱貞無咎又曰冥豫成有渝無咎今已陂矣已往

矣已成矣尚不能艱貞而渝改乎故曰明主治治庸

主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于昔日恭遇上

聖母徽號時仰瞻 天顏豐粹舉止端凝出語二

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 主上英明森發福祚無

涯我輩自不及于亂各相慶幸有如近日所為迷而

不復日甚一日則又竊虞有不可知不忍言者廁乎

其間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不

言也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謹題為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懇乞 聖

明亟賜睿處以平人心以均吏治事臣惟 國家

疏草

三

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內外齊

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為本地之

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借其斟酌而薦之 朝廷然

後下無偏枯之歎上有公普之利 祖宗規制所

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每年八

十人焉進士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焉其間文物之

漸濡與山川之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佐銓敘

而不負 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臣

所記憶者成弘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戶

部侍郎者矣嘉靖間則有趙汝濂授考功郎歷官至

副都御史者矣張合授稽勳郎者矣正德間有身都

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為安攘名弼者非楊一

清其人者耶我 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品

重望迄今為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

官言之昔何以接踵今何以絕嚮由大臣言之既可

以為閣臣冢宰不可以為司官乎此臣之所未解者

也自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為兩廣

雲貴缺司官一員其實推舉者曾用升李延大二人

疏草

三

是役也推舉之人雖盡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並書

雲貴臣思侍郎楊時喬清真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

者將次第行之耳但奉 旨至今又幾二年日月

云邁湮鬱殊深地方有賢才而見遺 朝廷有缺

典而不舉臣叨言路不吐一言梓里亦安用臣為哉

臣敢借箸畫二策一欲一次舉兩廣一次舉雲貴使

其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得入此猶此之不得攬彼

也予竊聞驗封一司員缺可補欲於兩廣之外更為

雲貴添設司官一員誠為至便不獨無礙於兩廣且

無妨於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宜乎臣以爲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上請如有缺無人則懸而待後惟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蓋合東西南北之士以共事 一人何地皆賢何地皆不肖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所係誠非細故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從公勘處於吏治不無少補矣奉 聖旨下吏部

疏草

三

吏部題爲查復銓部冊庫舊制專註司臣管理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深得補偏救敝之意凡關係本部職掌的不妨率屬舉行雲貴司官久缺委屬不均著從長設處其輪管冊庫及省刑部一員以益吏部事係更置還會同該科再議來說

根本重地痛苦剝膚疏

謹題爲根本重地痛苦剝膚謹循職掌杜鋪墊以急救倒懸事竊惟都會之地 國家 宗廟社稷

陵寢倉帑具在凡此商民當其無事則必問疾勞苦一旦有警藉以禦災捍患視他省尤宜加意焉

祖宗朝徙天下富戶以充實京師誠爲根本慮至遠也臣待罪工垣有版庫之役時至公所見羣商羅跪垂泣號呼自稱差重人少家空勢迫每於支放時稍加益歡若再生或停減痛若就死及察其受累之繇詢之公共之口始知商人之困憊者爲鋪墊多也鋪墊之過多者爲惜薪司之內官多也而內官中窮兇極狠威取刑徧如楊致中其人者尤爲罪魁焉鋪墊

疏草

三

之各臣不知所自但該司內官舊不過二三十人其欲易辦今朝進一人暮進一人幾十倍于前矣

陛下試思此輩羣爭力懇必得此惜薪司者意欲何爲不過爲柴炭商人皆殷實之戶錢糧之數易於需索肥潤耳人數愈多則豁壑愈濶豁壑愈濶則填補愈難聞上萬兩柴炭至用九千兩鋪墊矣取數稍有不足非刑異法隨而及身楊致中飽欲坐視衆閭宜攘臂取盈不知銀至九千在商人竭借經幾主在庫藏給放經幾月而尤不足滿羣視之航航也一人之

使用如此合衆人之使用不可言矣一季之使用如此合四季之使用不可言矣是以京師數萬金之家一掛四司舖戶之籍無不蕩產罄貲投河經濟之慘挈家載道之狀酸鼻刺心孰非鋪墊二字流毒哉語曰十羊一虎勢無全羊况十虎一羊有不頃刻立盡乎且鋪墊既入凡一應錢糧必張寡爲多掩惡爲美一舉而虧國敝民彼獨居間受利非所以爲計也頃者滇泰之變越在千萬里外 皇上立斷從寬况輦轂之下門堂之前有此極弊重苦忍令痛楚决裂

疏草

三

不一引手乎夫此亦匪朝夕矣 陛下知之而不問天下事可知矣如此輩負國橫行 陛下實出不知願俯採臣言亟 賜乾斷痛裁抑而盡滌洗之使該司官有定數不得因乞濫入鋪墊止循舊例不得額外多求糜凋疲之命少延根本之地可固矣

闢便道以利萬世疏

雲南會試舉人楊提等一本爲闢便道以利萬世事臣等惟利不百不舉害不十不更益權利害輕重而爲行止者也雲南雖僻處西南 高帝手闢

列聖漸濡迄今文物聲名形勝貨財稱西南上游雄鎮也乃往來之道僅僅黔中一線羊腸鳥道百舍重趼四閱月後始達 神京兼以貴州一帶盜賊公行虎狼截發經于其途者莫必生命宦于滇中者多規避以去人心灰冷法令疎濶至于臣等計偕觀光必破家蕩產一遭垂翅難再戒行茹苦負痛尤有不堪言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毒百姓大非天下爲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別有新路一條繇廣西府入廣南府繇廣南府徑入西粵田州繇

疏草

三

田州至富州至三江口可以水道下留都可以陸道達湖廣常德不惟寬夷足容九軌且較之走貴州者捷近數千里誠爲至便也臣等思此途一開有五便士大夫往來商賈出入合險就平舍遠就近其便一貢金貢石一切賫奏不必西涉長江東陟巖嶮其便二貴州素乏錢糧賴滇楚蜀三省協濟以故每至入覲年分驛遞罷苦不支至移文雲南布政司願開新路如此途開則人多繇新路貴州物力民命大半節省其便三苗賊充斥皆垂涎商賈負載商賈既繇新

途自阻絕諸苗窟穴不待勦戰而賊自無盜賊息地
方免跟捕賠償而民亦安其便四雲南遠出貴州所
以唐末五代有宋皆不與中國相通者爲其止此一
路迂迴于萬山中也天下萬一猝有緩急而窺伺之
徒以丸泥塞貴竹之阨要雲南自斷爲異域矣如新
途開則東道者繇貴州西道者繇西粵聲勢相聯西
哽則東通東哽則西通滇可世爲 國家藩籬滇
存則黔亦可長存一舉而永固兩省土地其便五有
此五大便而不卽慨行者或者錢穀不敷心志不協

疏草

三

故耳不思滇每年協濟貴州不下三四千金那協濟
以闢新途三年可得萬金又或微加派于通省之錢
糧或裁減于永昌閒養之兵餉皆可從長設處以堂
堂富有之天下豈難得三四萬金成千萬世之大利
哉衆學易舉一勞永逸何必狃于小費而縮手不爲
也臣等身經其苦公見其利敢昧死瀆奏原非爲一
身一省之私也 代作

稽積弊以裨實用疏

謹題爲稽積弊以裨實用事臣待罪工垣巡視節慎

庫盈甲王恭二廠業已年餘每思國家受空虛之病
急可緩之工每一興作庫藏發百萬金 朝廷止
得十餘萬金之用庫藏發十萬金 朝廷止得萬
餘金之用所以然者題請出自 內廷取數不由
工部故財之生也非徵之吸髓則得之鬻爵乃財之
耗也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 朝廷以煩費而
窮百姓以剝削而盡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臣敢以目
擊庫藏事宜酌爲數款伏冀 聖裁施行一議題
復凡遇興作修緝內監題三分該部會同踏看後題

疏草

三

復辦二分存留一分爲 朝廷節省但所辦二分
其中冒破已不貲矣臣經收橋梁與感思殿錢糧二
次合計十萬餘金而得實用者不過二三萬金不惟
掩少爲多將惡抵美卽一木一縷具足精纒過眼
卽化爲烏有矣可見足數欠數統歸無用今後合無
原題三分只派辦二分而 朝廷實受節省之益
矣一議兌同凡會收錢糧訖則本工移文於巡視衙
門取其相兌而同也夫兌同既出於會收之後則會
收不久自當速出兌同使舖商得實收關領如臣三

十四年三月內會徐范二主事收楊璋橋梁錢糧其實在木料不過萬金彼時衆謂此番錢糧費用多要領四萬餘金臣已訝其言之過當直延至八月廿五日接本工商同閱其數則五萬三千三百餘兩比舊又增一萬三千矣夫以萬金工本而鋪墊與別費多至四萬餘金不可大駭乎臣雖裁去其八千而五千餘兩竟不可窮詰凡此皆爲兌同出遲之故今後合無會收一月後卽出兌同則吏胥不得那移而罷商之痛苦蘇矣一議僉派查得先年僉報舖商十餘名

疏草

三

衆擊易舉公事不悞蓋因庫銀充足隨到隨領鋪墊使費輕少故各役樂於趨事近因鋪墊太重庫銀如洗一遇僉商京師擾動卽今見役舖商傾家逃竄止剩六名工役繁興年例柴炭每年動經數十餘萬而大工題辦不與焉以六名之疲商奚能供一部之重役此僉商之所必不可免者但臨時惟憑舊商口報不行拘審以致奸商騙詐不遂卽行讐報又將職官勳戚生員等名混報及至具題而彼題免告退逃竄者已去十之五矣合無查炤萬曆三年節年事例責

令舊商將殷實人戶開報到官臣等逐名審的卽行五城印官行拘申解會同四司面審如報不的卽面釋若真正殷實一面題聞一面押解着役如有恃玩阻撓者卽行叅送一議覈實收查得各工舖窰灰車等戶夫匠等役做辦遇一應工料銀兩多因實收稽遲官更更代增那作弊今後實收掛號容巡視仍移文該司轉行本工查回數目相同方准掛號其夫匠等役向係土著與流寓殷實之家應役近有無籍流寓役克數多今後夫匠該司會同本科道查係土著

疏草

三

殷實之家方准收著如投克冒名者不許著役領銀一議 奏留本部應解銀兩自有成數近因各工繁興入少用多寡不敷用又兼各處奏留甚多卽如南京例銀銅商赴彼徑領以致庫藏如洗今後各省一應錢糧盡行解部遇有緊急錢糧該省自行設處不得仍前奏留致紊舊制一議止煩擾查得預支一節通狀到部批司行本工查回方給周折煩難及至查回給領掛號已十費其二到庫守候不能按數給領本工責比錢糧借債辦納銀未領完而費已十之

四五各役烏得不困累乎蓋物料之美惡工程之遲速本工職掌題辦物料出批數目該司職掌况既經會估該司業已給批派辦則執批關領不係冒詐可知又何必復行查滋擾今後預支本司掌印徑自擬數呈堂定奪批准即給手本領狀掛號赴庫關領不必行查一禁冒濫查得各工委官鑽求用至十數員每員下書役數名坐匠坐夫需索各役苦累不堪今後委官查係本部屬官及各衛賢能經歷方准差委此外不得一槩濫委無分大小工程差委各官俱要

疏草

三

知會本科道如踵前弊即行裁革一覈夫匹日工夫匠工價經年不出實收職官更之時以一作十以千作萬多方茲弊名爲王岡今後不分大小功程委官將上過木料做過日工查開的數造冊一本每月親賚呈遞案候稽查一議木商兌支應領價銀該司徑自兌給出咨不由本科道查覈相沿有日今後各商應領價值將該司印給領狀併援例庫帖俱先赴巡視衙門掛號候下庫之日俱要到庫公同標註領狀及庫帖作收作放方發驗給庫收次日仍赴科道銷

號將庫收隨投該司驗實然後出咨如庫收未經銷號先行咨出者即以虛冒論如此兌支清白虛冒無由矣

爲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謹題爲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懇乞 聖

明亟下廷推以採公論以採燃眉事項者輔臣朱廣

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 皇上點用二三閣臣

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

何說焉惟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枚卜

疏草

三

一節方今吃緊急着會推一節又枚卜吃緊急着推

而當也仰體 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

之會推而不當也愈堅 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

免有陸沉之虞臣意既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

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于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

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不肖也

與衆共棄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

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聞各書所舉矻乎不拔雖冢

宰秉衡不得而去取監視科道惟有逐班畫諾竟不

知誰爲誰舉則亦何取於會推爲也日者南都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爲不多而江北絕不許一人與名登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不放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緇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闖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二三才望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 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

疏草

三

拔尤豈散權以示公眾政以脫擔使一兔在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中外想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以倖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旣彰彰于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閣臣去國之初卽有詐捏揭沈鯉密薦李長春揭帖傳播長安故爲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示退以希大物 聖明在上可雜投而襲取乎蓋

才品自不容掩國事寧堪再誤地位優崇則副答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黜後而攻擊傷體何如事先而阻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一本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 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啓等語隨奉 明旨云原不爲例後還着會推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內降既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

疏草

三

臣中不乏老成端亮矢公矢慎同咨同謀舉天下第一流挽國家方蹶運仰奉 皇上美意俯答天下公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雖然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舉得其人仰懇 皇上就中卽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日再推幾員來看則小人繇此進君子繇此退矣何也天下止此數人首事猶存公道况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萬技畢投是皇上明藉邪人以巧逕又爲之掬其拂而張其局引

類連茹賊書正類天下之事去矣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疏

謹題為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仰懇

勅下原疏從公勘報以彰國是事臣惟天下有真是非發于士人之公議論所謂清議也清議在人為良心在 朝為國是 朝廷採之以行其黜陟則好惡不拂乎人君子恃之以無恐是 朝廷與清議宜相符不宜相敵也相敵則清議不行而國隨之矣譚者依之以別其雌黃則脉線一歸于正君子

疏草

手未

望之以為的是士人持清議宜憑理不宜憑氣也憑氣則清議不明而言反輕矣今天下百度俱廢此脉尚存是固不可使犯乃可使溷哉臣頃見戶部主事田一井一本懇乞 聖明鑒臣愚直容臣祿仕以勵臣節事中間指摘戶部尚書趙世卿吏部侍郎楊時喬兵部尚書蕭大亨及遼東稅璫高准臣卒業再四見其援引離出詞旨多岐及細尋其立論之由始知為解大同餉銀二萬兩錠數外又重四十兩而發也夫部臣得于目擊臣實旁觀安敢遙度彼中是非

但侍郎楊時喬雖無人倫之鑒而清介傲骨不淄尚

書趙世卿夙有氣節之名而調停一時稱善此二臣者皆未聞顯過也乃詆以引類逐孤縱云不識節省亦近世理財學術原未講貫耳何遽以大奸目之乎夫人心術才品如薰蕕不共器玉石不相卒安可同類而共訾之也即以重銀一事言之在省直解京必有火耗數至二萬登無贏餘在庫中支放稱免取平即有積餘總歸正用非所云竭百姓之膏血亦不容該部之染指一井豈其未之思乎致借四十兩金錢

疏草

手未

痛詆吏戶兩部大僚與大亨等則發端亦何小也臣以為論事于公道大明之世則魏公之言為是而善惡黑白不可太分論人于頑鈍無耻之時則大易之訓甚明而邪正消長急宜早辦况今六曹尚書止世卿一人六曹侍郎止時喬二三人廷推愈急 天聽愈高禍亂岌岌調度政苦無人復令二臣效顰乞去則曩者猶病乏人今不絕無人乎一井于臣為同年臣嘗與之交契每見其感時熱衷義激垂泣竊誦之壯之忽與言及此心實無他言似過當矣臣後友

誼先國事義不容嘿伏望 皇上簡發一井原疏

三臣辯疏 勅下九卿科道秉公會勘孰干議孰

不干議某當留某不當留不得一槩杜門耽延誤事

庶清議明國是定而採時急務莫大于此矣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疏

謹題為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謹遵 旨糾參

以消後患事竊惟會推一節臣等慮薦舉不當誤國

不小言之幾至焦唇敝舌先奉 聖諭吏部折衷

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

疏草

三

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

言之方推聽之既點至哉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

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即李廷機

者又列名其中正 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夫

廷機之有今日臣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

矣多言攻之矣俱不蒙處分 皇上試思從來南

北文章即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闢入乎

諸臣與彼官職不偏德怨超然何若羣鶴競逐一雀

毋亦謂人如廷機叨散秩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

辦瑣務或可而斷大事則必債轄故朴忠激切防其

舉引今日豈其不幸言而中耶夫相天下者必相識

相度相才兼然後堪平章軍國廷機竹頭木屑之識

非相識也剛愎執拘之才非相才也福隘忌嫉之度

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覲大柄竊

意 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為歇後鄭五所咲耳往

者灾異謹告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採時要言

回 天動 上乃竟緘嘿支吾以青衣角帶塞

責公論至今鄙之近日 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

疏草

三

朝切切不寧彼若恬然事外之人不敢發一語懇請

該部職有大于此乎望其緩急擔當不可得矣聶雲

翰故良有司也直言觸忌正宜借為益友竟憾恨刻

骨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非一班乎遷

轉司屬悍然紊序致銓部數為往返牢不可回今司

官甚為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私徇亂法此非

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時輔臣朱廣造問流

涕叩首乞哀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倉黃

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天下事

混而已夫隨世浮沉之術而混與推二字今宦套夫
病廷機入之膏肓二事果真近于無耻矣卽以大體
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
用脫再有奸邪向用人知言不濟事轉相結舌是用
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絕矣會科道推閣
員明資糾察酌爲去取如十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
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者諸臣互爲
推諉不肯書名相持日久竟以原單粘上勿問賢否
則料察無損益於會推是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
疏草

卑

又可設矣噫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猶當少俟
論定以存國體固可犯清議拂公非而收之哉臣生
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響射人如廷機
者斷斷乎知其不可相也參照得禮部左侍郎李廷
機濫盜虛名密授丞鉢腹中鱗甲今日業暫露於司
官手上兩雲他年必肆毒於士類似乎剛勁也然硬
于下御而輒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
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秩且足爲典禮之羞若復據
變理之尊豈不貽 廟社之禍伏冀 陛下罷

斥廷機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亟 賜點用
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托矣

巡視疏

謹題爲巡視事本月初六日據稟稱東華門外北六
舖至七舖城墻坍塌三十餘丈將六舖寄住荅應長
隨吳相家人馬尚武房被城倒打死等情臣等驚駭
於初七日親到地方踏勘臣惟變不徒生必有所召
事天以實不在虛文今自閏六月十日以來陰霾蔽
日大雨傾注闐闐爲沼秋禾沒溺而長安門外巨浸
疏草

望

洪濤撼城稽天家家啼號詢之父老皆以爲目所未
見此誠 國家二百年僅見異常之大災也五行
志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雨書曰肅時雨若又曰王省
惟歲總之雨乃陰象陰氣盛而蔽陽故雨不時而恒
若我 皇上智勇天錫何難作肅以樹極惟是目
前喫緊政務當斷不斷當行不行如撤權稅以暢天
和補僚缺以佐天工荅章奏以宣天鬱下僉報舖商
以消釋天戾人心企望之深卽天心仁愛所在乃其
最要者又在嚴忠邪之辨分良佞之品稽之節目之

大察之毀譽之隱使忠不瀾而爲邪佞不亂而爲良則真憲天聰明披雲睹日天不回祥而反霽者未之有也不然禱祀所晴一切崇飾浮文臣恐上帝至神無益也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謹題爲防奸大典一旦決裂懇乞 聖明自爲

社稷以保治安事臣最不才遭遇 大聖人御

世神明英斷迺出近代若 嚴旨之下遂養交緘

嘿置大故大獎不發一言曾犬馬之不若也本月初

疏草

聖

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汝良南禮部右侍郎首推全天叙臣竊訝之按 祖宗制度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防小人之進用也今汝良天敘方南北交章何旋効旋推以壞 祖制溷清議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頃汝良爲南科道所劾展辨輔臣朱賡稟擬有黃汝良以文學協詹等語汝良不平日有一邊無一邊蓋指有文學無德行也及後次辭疏見有才守字而後快夫臣子得 王言以文學褒之可稱榮幸乃猶

不足而侈然以顏閔游夏自居反之寧不內愧乎况被言不思引咎輒造播流言一晉江傾兩晉江以同縣三侍郎獨楊道賓免于議論謂道賓謀居宰揆指授言官露章其實誣道賓以自解拉道賓以自全也豈有方正言官肯捨自己名節代人傾培人乎今日觀之孰高張孰鬱抑孰真去孰不去孰爲孰傾可自見矣此市井抵賴之行何忍于大臣中見之天敘爲人鄙薄不齒于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所論賦穢關節種種狼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夫少

疏草

聖

宰何官寅清何秩前推禮佐尚不敢濫列今固哀然而首舉也如以爲調停並用自當俟議論少定豈可重私情輕變一定之制乎執筆推轂者趙世卿也蓋思持正精詳主爵秉衡者楊時喬也勿事一意忍受天下事無兩可而有至是如始踞而後恭外拙而中巧歸非而又似是歸是而又實非其何居焉然會推之壞非自此舉始也前推閣員時臣叅駁李廷機不報政本之地時開頑鈍之端其流不至於盡決隄防不止今廷機緊隨朱賡出矣伏冀 天語明諭令

其滌慮洗衷以仰副 特簡使臣等之言不中則

國之大幸也抑國家紀綱法度廢弛殆盡賴有清議

一脈匡紀綱法度之不逮今政本之地動與清議水

火一事也清議以爲是 廟堂心知其是而必反

以爲非一人也清議以爲不賢 廟堂心知其不

賢而必反以爲賢蓋不顛倒則邪正相形不便已私

故排抑擒縱識者以爲扼腕不圖今日遂大開混推

之途刻斷糾駁之脈使言路不禁而結舌羣小借公

爲私門凶禍而國莫甚于此緣 皇上靜攝日久

疏直

聖

近來多爲閣臣分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

旁觀晦跡遇大利害所關與清議有悖礙者致

皇上自任其事恩利歸于下而下又逃壞清議之名

咎過歸于上而上不覺壞清議之害流傳已久通國

抑鬱若非 皇上破此關頭臣愚恐太平無日也

臣與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無濟而適以速二臣之用

但不言則壅蔽愈甚成何世界臣心實苦矣

聖澤誕被因商偶遺疏

謹題爲

聖澤誕被因商偶遺懇乞

聖明亟

下僉報以固根本重地事項霍雨爲災 皇上克

謹天戒一日盡發 留中諸疏使滯通鬱固已

歡聲塞道矣而又捐十萬金徧賑坍塌之家豈非爲

卧榻之間何忍見此化離之象乎惟是僉報舖商一

節臣等久題該部屢請猶未蒙 發下更僉

皇上意以諸商人領 朝廷錢糧辦納物料豈真

至于不可支耶臣請列其五難之狀焉往年諸役多

者三十餘名少亦不下二十名今自三十一年僉派

後脫逃相繼甚至薙髮斷頸市子割女惟遺張清吳

疏草

聖

應期等五六人以三十餘人之事責付五六人則獨

力之難往年庫藏贏餘尚可先給後辦今工作日煩

壓欠日久諸役不得先期如數預支事後如數關領

則接濟之難往年千金正供錢糧不過數十餘金鋪

墊今千二百金薪炭鋪墊用至于金數稍不敷非刑

異罰都人一掛商籍其家立罄則賠累之難往年興

作減損猶可那緩今帑藏如掃百作湊偏而 大

工都城又處處見告矣此之徵逐未完彼之追呼踵

至則分應之難往年京師多殷實之家尤可私貸今

戶窮家盡貲魁者厚摧其息諸役干之不得不燠爛
則稱借之難 皇上明徹萬里而 輦轂之下
有割膚之害不可不首先注念格外施仁也不然不
惟民命可惜其如悞 國之事何哉夫京師安則
四方安京師危則四方危此根本重地不可不慮也
縣令爲民被逮疏

謹題爲縣令爲民被逮懇乞 聖明垂宥以作臣
忠以從民願事臣惟人主御世惟賞罰二柄故賞必
當功罰必當辜當功則人知勸善當辜則人知畏威
疏草

頃者陝西稅監梁永誣奏咸寧知縣滿朝薦劫貢殺
人等事致干 聖怒逮繫至京中外衙門連疏抹
解業數十上 皇上豈以諸臣相黨救故概置不
報乎臣竊以爲過也夫永奉 命摧全陝之稅朝
薦亦受 命牧百里之民我 皇上原爲
大工不忍加派於民始有礦稅之役是故撫卹百姓
者爲忠剝削百姓者非忠奉行 朝廷德意者爲
忠假借朝廷威靈實自己谿壑者非忠凡永所爲罪
狀擢髮難數與高淮陳增楊榮號爲四兇自知惡極

生變欲飽載脫身甘心朝薦不誣以劫貢殺人不能
動激 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筮仕爲即上有郡
守有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劫貢何事截殺何罪至
冒然爲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藻如玉等扶挈哀籲
心目爲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衆遮遶見朝薦荷械
就道哭聲震地緹騎等亦爲之掩面墮淚可知朝薦
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老子弟者豈平日不得
罪於小民一旦輒無憚於 君父哉永敢於欺罔
不知視 皇上爲何如王永罪不容誅矣况朝薦
疏草

繫械至京 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覆盆不
燭三秦樂生之心頓喪賞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
願 皇上推伴送梁永之心以寬釋朝薦使之感
厲盡職則撤回稅使爲民保全縣令亦爲民百惡歸
之梁永特恩出自 一人於不忍加派小民之初
心益光昭於天下矣
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疏
謹題爲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懇乞
聖明早定以息爭端事先是臣於二月間爲雲貴

久缺吏部司官上疏請補吏部侍郎楊時喬又題為查復銓部舊制專註司官管理以公選法事中為本衙門釐清宿弊詳哉其言最要欲為雲貴添設司官一員斯舊制復議論定也隨奉 聖旨這本深得補偏抹弊之意凡關係本部職掌的不妨率屬舉行雲貴司官久缺委屬不均着從長設處其輪管冊庫及省刑部一員以益吏部事係更置還會同該科再議來說欽此仰窺 皇上亦洞見兩省不可一日無司官也又見吏科回吏部手本欲于每次推選時

疏草

哭

據才一推動便茲多口又何怪乎前輩之懈于汲引也總之兩廣雲貴各為香火統為 朝廷也則數十年斷絕之故可知矣兩廣臣為兩廣雲貴臣為雲貴兩廣三年得進士不滿十人既欲專得一司官雲貴三年得進士亦不下八九人何故拒之粉署之外今日之事兩廣固不欲雲貴之附其間雲貴亦不願兩廣之食其後蓋合之不可勢必分之為當勢必增臣反覆思維惟有為雲貴兩省增設一員於封司斟酌年數以為出入如是兩廣自兩廣雲貴自雲貴

疏草

哭

不容緩等因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偏累五六疲

民殊爲可憫云云欽此工部四司移手本于巡視廠

庫與巡視大工科道二處臣等遵

旨于十月二

十九日會同工部司官應汝化范鈞杜日章潘陽春

等四臣合臣等共七人隨喚舊舖商張清等六人面

爲分付

明旨森列不比尋常隨據張清等連名

出揭帖七紙上開殷實人口堪任役者約有二十六

七名臣等又恐中有誤犯與貧寒者即牌行五城坊

官于三十日拘集質審因勘得有真正駕駛生員世

疏草

辛

職及貧戶五六人公同釋放又有行拘不到者七八

人因人數不敷難于竣事乃令張清等續報五人共

二十二人之數于三十日向幕面回手本該司上疏

訖蓋二十六日得

旨即于三十晚上疏者恐稍

有洩漏即開騙局與本役逃亡故先審而後上意免

一番紛擾也不料一月來諸富家相繼進本旋上旋

下今前後得免者如吳廷賢魏良勳黃玉劉閻奎等

計十一人于二十二人中已去其半其中尚有逃去

者二人拘不獲者二人貧而有說各衙門移文議免

者三四人則實在者不過三人而已夫舊舖商六人

充役三年尚蕩產賠命今以二十二人之重負令此

三人任之其能勝乎臣等當僉報之時再四研審原

非一耳一目其間有一二貧戶與重役者蓋爲拘未

至與未經審者何乃人人營鑽倖免各借有辭也且

京師富厚之家多以錢買職銜備脫此役如銅

臭納級即可指金吾以備免溷等世職則都人無官

職者能餘幾何況又橫生枝節巧立名色規取

明旨如索諸寄大非

國體

皇上試思凡免

疏草

壬

者必大有力則不免者必窮使富者盡以錢神倖脫

窮者以無力舍命將來

朝廷重大錢糧無人措

辦其誤國事信非小也

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謹題爲滇患孔殷維桑慮切懇乞

聖明垂念以

杜禍本以奠遐方事臣惟天下大勢相人之身

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一帶手足也手足受

病心腹爲之不寧焉頃者雲南土酋阿克鄭舉突發

破州郡屠邑井殺知縣焚會城挾印信禍可謂烈矣

而臣以其人無能爲也其志在挾復故物故擄掠飽欲揚揚去耳尋甸夷藁大理保等通謀馮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刃土官其鋒可謂憐矣而臣亦以其人無能爲也其志效鳳賊所爲以得官耳今據撫臣陳用賓報捷疏則官兵甫集賊克卽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蓋不走江外而走克梯意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若是腹背受敵且晚授首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量必破膽奪氣亦一戰可下夫此么麼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當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卽

疏章

五

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使二百年來生聚樂土倏忽灰燼地方之破壞者不可卒復生靈之遭戮者不可再生如之何哉近聞臨安澂江新興嶧峨一帶羣盜蜂起劫擄城市燒剽村屯晉寧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大小凜凜莫必生命而衆口同辭咸咒怨叅將張名世謂前河山交趾之役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而江右與四川兩省人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爲良民旣苦有司驅迫化爲賊盜其有真盜賊

又爲將官庇護反戮良民則民何恃何懼而不爲盜乎盜之所以日多而不敢問也以故六詔無一片乾淨地而臨安一路之賊皆各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繇則弊政公行一方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遠多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意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而其最爲害者莫如貢金權稅兩者地不通舟楫貨有幾何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土產金無多勢必需別省乃

疏章

五

朝廷

得十有司攘五府庫收全百姓賠半髓骨俱罄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亂聞會城劫焚之日多乘闕縱火蓋有不盡出於賊手者故今日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 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已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因請減矣更增至五千一樹十斧一竿十皮離心結怨使賊首借爲師名卽二賊撲滅而虐政不湔演之爲演未可知也我 皇上富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稅併復貢金原額二千生養

休息為滇民續殘命乎 明詔一布歡呼如雷此

無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縛而獻之者若猶冥頑悍

關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巢如

總兵劉綎威名素為諸蠻憚服使其將師壓境不出

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藁街矣若雲南去京萬里往

來之途僅僅黔中一線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

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為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

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

繇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

疏草 五言

陵可以出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此時政在咨行或以

兵與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關勿空為話柄則

入滇之道中繇黔東繇粵西繇蜀水繇江四途並進

百脉貫穿此梗彼通諸酋不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

矣滇雖遠在天末可以長保無事則黔亦得安然無

恙矣

滇民不堪苛政疏

謹題為滇民不堪苛政謹願 天湔豁以銷顯禍

以奠 皇圖事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

久紀綱頹弛官貪民斃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繇百姓

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黠如鄭舉為和曲知州黃榜

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

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挾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

城沸鼎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為滇尚忍言哉數百年

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 皇上

深居高拱不遐遺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

採焚極溺需人至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

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礦稅

疏草 五言

賴其苦心實多臣等痛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以

其身的事中掩其平日惠民之政若謂以閩代閩恐

相成相恤則 天威在上衆論在下輕 朝廷

以重桑梓忍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綎臣前疏薦

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

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

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鄭舉亦

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綎為

哉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烏窠

獸匿杳無蹤跡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携黨即
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
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
貿遷微末百姓包贍髓骨俱盡至甘心 天子使
臣投之烈焰中此而尚堪稅耶例金額止二千地之
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爲民請命反加增五千數年於
茲初猶括瑣銷劍今則鬻子市妻繼之以命此而尚
能如例耶臣惟 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間之膏
血無日不輸之 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積
疏草 季六

之內帑亂敗紛至楊榮焚高淮逃陳增死梁永幾不
免損國威而辱 君命使天下萬世謂 皇上
英明孰往代乃多此一事爲 聖德累雖寶貨丘
山何益哉現今滇中干戈滿地肉骨塗野民不因避
稅而成盜則必露辨金而附賊臣謂鳳賦縱平不可
云滇無事耳我 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極何
不少厭睹茲亂形沛然罷權稅復金額則滇不見前
日剝削之苦而惟知今日寬卹之恩轉危爲安易易
也若嗜財難割以臣言爲迂恐險遠滇方易爲分裂

安能惟我魚肉而不動哉天下之治常繇近以及遠
天下之亂常繇遠以及近不可不慮也
陋惡撫臣生事誤國疏

謹題爲陋惡撫臣生事誤國謹據事糾參以正法紀
事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之安危實倚
之故必得老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遺大投艱之任
如遺譏清議顯掛彈章夤緣據位甚且強顏保留地
方官員若兩廣總督戴耀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奪職
留身頑鈍污穢誠宇宙間一大蠹也此外有妄議開
疆啓屬國携貳之志堅意割地貽西南深遠之憂則
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其生事誤 國
臣敢爲 皇上陳之朝鮮爲 本朝屬國世稱
不侵不叛之臣曩者遭倭殘破廟社丘墟 皇上
不難勞中國士馬金錢兼其弱而拯其危則 國
朝之卵翼朝鮮可謂肉骨而生死朝鮮之啣感
國朝矢之世世子孫無敢忘耳縱彼國中適有少長
嫌疑議立未定 朝廷自諭以大義使其處分趙
楫何乘此移揭部科欲取而郡縣之乎此語一播則

朝鮮君臣惴恐掩屢 朝自小之恩解遠人忠順
之漸實楫之一揭階之禍也楫果有長才何不施爲
境內剪建酋之雄心銷高淮之虐焰乃致遼左岌岌
識者寒心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不過見地方兆亂防
人識其無能不義不智大詐大欺臣謂趙楫可遠也
土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撫兵備奉 旨歸黔
此固知有 天威也前征播微功以知府官之待
之可謂不薄在子章政宜曉之以 天恩警之以
國法割斷了局乃徒陰陽其間二月間臣見其報堯

疏章

五十六

臣歸黔請恩授職疏尾屢千百言不爲安隴註家譜
則爲上婦慮岑寂至以千餘夷民重遷爲辭且曰目
下保無他虞日後不能無慮是明爲堯臣樹幟得隴
竊歎日子章意指若此堯臣豈肯休乎乃鎮雄不久
報警矣五月廿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爲違
旨聚叛殺命事內言安堯臣使渣多等抄殺鎮雄夷
民逐隴正名不得承立等因夫自二月至五月目下
乎非目下乎抗 旨弄兵有虞乎無虞乎伏機于
前而發難于後且揚揚幸其言之中也况子章放肆

無忌尤無人臣禮其貪婪負販之行縱賊戮民之狀
臣姑不毛舉近見其新著三論刊印傳京一日宰相
論陰頌沈一貫朱廣一曰秦晉論末爲楚府辯寃皆
以趨媚爲主不知羞耻而婦寺一論尤屬可恨明指
人主當與廷臣隔絕自重臣親臣儒臣一切大小臣
工俱不可接見惟一意親就宦官官妾乃相保無事
夫非病狂喪心何無故而反親近賢人君子之案達
主上堅卧之心固 官闈專房之愛舞文搥
尾破經裂開不顧天下萬世唾罵臣謂子章可斬也

疏章

五十九

伏懇 勅下會議如臣言不當先斥臣以謝二臣
如臣言實中乞將趙楫郭子章盡法究治仍望亟出
詔旨二道一 諭朝鮮勿爲疑懼 朝廷
決不用邪言一 諭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爵不得
自取夷滅庶邊境知 朝廷舉動而帖然無事矣
惡璫抗 旨毒商疏
謹題爲惡璫抗 旨毒商漸不可長事年來辦納
錢糧苦于鋪墊致諸商賠累隨空命盡每經一番僉
報都民震驚恐掛名于中立就死地三十五年十一

月間該部疏請僉商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偏累

五六疲民殊為可憫又云減墊費禁需索等項俱要

從公執議加意體恤務使人心樂從稱朕愛養畿民

之意欽此 明旨昭明臣等方慶疲商苦狀上塵

宸慮今後干涉錢糧內臣決不敢如前違

旨橫索決不敢妄用非刑決不敢剝下肥已借口進

上也項見工部揭帖為內臣背旨橫虐疲商苦

毒難堪事內言舖戶王梁陳漢被供用庫內官李進

忠吳進等假以偏辦錢糧索取舖墊墩瑣撥打縛之

疏草

李

暴日中命垂旦夕等因臣一見之心動髮指夫王梁

之柴炭已完過倍陳漢未派方議折處李進忠等安

敢實自已豁壑魚肉畿民弁髦 明旨平前者新

商三十餘人盡蒙豁免而該部各項錢糧重大事務

盡責辦於四五疲商已屬不支至舖墊為害臣等屢

疏自愧不能感悟 皇上裁抑羣小今何忍坐視

其罹此痛苦而不代一呼 天也錢糧自有定額

百端指勒出何正供 國家自有常法格外異刑

出何條律蓋刑不異則不足以重威威不刑則不足

以飽欲也况舖商原隸役該部令甲內監止于收納

錢糧不惟不得加刑且不得勾攝有之自近日始作

偏流毒皆惜薪司楊致中為戎首矣楊致中為臣等

屢叅俱未得 旨是以李進忠等敢于抗 旨

藐法無所顧忌不知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也若

再糾之不報臣恐 輦轂之民終無見天日之期

人人自危根本搖動萬一猝有緩急誰為拱護所關

不小伏乞 勅下厥衛將楊致中李進忠等拿送

法司追賊盡法庶城社之奸少息而都人之憤泄矣

疏草

李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謹題為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恭釋 明

綸宜慎所舉事 國家之有吏部尚書厥任至重

自李戴去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遂使士大夫意氣

精神渙散灰阻頃該部以尚書缺請奉 聖旨會

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還再推一二

員并前推的併寫來看會推事但秉公推舉務在得

人不必推避欽此臣仰窺 聖意慎重茲官欲會

推諸臣矢公矢慎勿使匪人濫竽臣忝言官值此大

典不平心張膽于未點用前一別白陳之則朝
廷安用三緘之諫議爲哉兵部尚書蕭大亨筦樞日
久貪聲大著以致債帥克斥武備廢弛邊事決裂大
可寒心前內察欵列皆實錄也猶夜行不已望蜀日
切乎未有懸車聚溷之身可儼然列于六卿之首者
而太常少卿申用懋以紙糊泥塑之才工媚宦壻門
之術職方無狀爲科臣徐成楚劾回籍未幾復補
職方士論譁然不平說者謂能却苞苴門稍清楚然
却之京邸受之吳門何其巧于受也近且挾貲不貲
疏草

李三

用謀深遠則大亨之貪肆使 國家之神氣索實
用懋之入幕誤之也南兵部尚書孫鑛一味乖張滿
腹兇狠妖帖一事既不能弭之于先又不能善之于
後及刈良善慘不忍聞搖動根本幾危 社稷良
心稍露多命何辜况其立論偏邪制行堅僻必欲與
公論爲敵與善類爲讐此而猶聽其覲顏而據位乎
未有濫殺召變之人可依然立于百僚之上者而太
常少卿唐鶴徵趨媚則莫可方其語傾險則莫能喻
其毒鄉評詆其賣友而致遺書以絕交公論鄙其縱

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俱露章何
愧遁多年一旦營復敗旣說者謂其老諄不足辱白
簡乃名器何物寅清何秩可使鴟梟與鸞鳳同鳴也
則孫鑛之酷殺使 國家之元氣傷實鶴徵之運
籌成之也此二臣者當論罪奪官何得與援晉秩乎
然臣于侍郎楊時喬猶有責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
切服之曩者枚卜閣臣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
堪燮理時喬以平日交好竟列其名以請尋卽對人
悔恨至形之疏云彼都人士咸謂數人被論當去今
疏草

李三

人言紛至災異頻仍則臣之言不幸驗矣夫冢宰喫
緊不讓閣臣天下大事豈堪再誤敷陳清議昭事
一人使不得混進而倖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
不然平日旣與正人爲仇事權在手則必中傷善類
國家之禍尚忍言哉臣于諸臣無嫌隙惟採輿
論感時事非好持人之短長也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謹題爲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 三殿工程以
甦民困事臣惟事有利害勢有緩急後其急先其緩

規其利不顧其害則國不舉焉頃者大工之役鼎建三殿與殿門中外臣民所為効終事誠至願也而臣以為殿門之工小而易就况百物具備所欠者柱樑而已以分稅之半與鳩庀之材不出三十七八年間可巍然樹萬國之觀瞻誠不容已者也至于三殿工大而費不啻十倍于殿門者如我皇上以礦稅之設原為大工慨捐內帑數百萬金錢以助工乎其興也勃然矣若猶未也臣竊謂三殿之工雖二十年絕口不言可矣何也殿工非協濟于各省直則

疏草

李西

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沒而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皆財賦輿區朝廷外府也被災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可知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炤往例該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九百七十根塊該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派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塊該銀一百九萬七千九十一兩零大約三省派木共五萬六千餘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湖雖有料價料銀賦罰事例積穀與缺官薪俸茶鹽

等課俱議留用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土司未經交木應追還官銀四萬九千四百兩零總之三省所留所得纔十之一二其餘七八百萬金盡欲加派錢糧併取給于他處之協濟乃今楚中又以水患告矣方議賑給安能取必留十年之稅銀可坐得六十萬金也黔中自供不贍原無錢糧可派蜀自遭播役之後瘡痍未起凶荒相仍髓骨俱竭聞大縣派木百十餘株小縣二三十株大縣加派三四千兩小縣千百餘兩今就大縣而論整所派之銀尚不足市大木十株况

疏草

李五

其餘乎即一縣而各縣如是也即一省而三省如是也則坐派之不前又可知國家有礦稅以來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百姓僅存者皮骨也尙可以三殿浩大之工重累此不堪協濟與坐派之民哉况九邊兵餉缺至一百餘萬舉國恐禍生旦夕罔知所措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至長安門外約用腳價萬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不與焉是以一頂石不差可救一鎮乎四頂石不差可救四鎮乎該部議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伏乞

皇上蚤蒞 明詔暫停三殿曉然與天下休養生息則歡聲雷動天變可回不然 朝廷之停採不下有司之追呼不已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政苛于中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間俗多輕剽自此騷然多事矣臣愚感時計事區區一念在工言工之悃也

再陳厥庫未盡事宜疏

謹題為再陳厥庫未盡事宜事臣以承乏待罪厥庫矢心竭力釐奸剔弊已三年所矣敢以關係利病者酌為四款以補前陳未備一議減銅價查得鑄錢買

疏草

李七

銅原官價每一斤給銀八分後因權稅告增每斤加至一錢二分凡遇買銅則奸商蓄買上下交通多方賄囑或更易姓名或巧立名色皆繇價多利重也是以每一領銀輒至數萬甚至銀支兩年銅未完結如銅商沈全前年買銅十八萬斤臣今年始經手收驗當同戴主事融化稱兌共折銅二萬四千餘斤算該價二千五百兩零會票催不補臣于八月入庫時眼同監督陳主事將沈全大工各下應領預支銀內按數扣起二千五百兩入匣封識又如吳舉王自省營

買橋梁博岸銅斤打點囑托不遺餘力臣以庫中銀少而錢稍贏業已移文不行矣安知辭差後不又易名而得手乎合無今後凡買銅每斤止給九分或一錢待停稅之日議復原價八分則可杜小人營鑽而庫中所省者多矣且銅市自南京即當于南工堪動項內給價不必始而自北而南既而自南而北以滋勞擾也二議報鋪商諸商惟工部柴炭最苦一經掛名破家殞命皆鋪墊之為害臣屢疏常言之矣夫

京師四方雜居之所亦四方共焉生意之所則鋪

疏草

李七

商一節安得獨累京師人乎同為 朝廷子民致同利而不同害是為 輦轂民不若為遠方民矣臣以為人不必分南北家不必問有無惟總計在京之鋪面而等則之總計資本之厚薄而斟酌之俛順天鄉會兩場編鋪上中下例宛大兩縣徵收銀兩四季彙解該部以為鋪墊之費如是則民安心貿易樂于出息以應官何至于苦累一方一家也臣曾密訪人情不獨京師百姓喜其分痛即四方商賈流寓咸謂規制一定致省一番僉報驚逃然必 皇上嚴

諭痛裁鋪墊乃可行此不然昔之鋪墊猶爲橫索今日鋪墊且爲有名昔之鋪墊取之京師今日鋪墊取足天下害將何時而已乎三議收例銀庫中收納事例銀兩較計部稍爲寬假相沿已久說者謂微示招揀之意流弊遂致吏胥包攬成色低假使關領人役大生怨聲臣以 朝廷真爵乃以假銀博乎大非體也因示自今上納必足色細絲方准收入一切關說盡爲謝絕行經數月上者與領者兩稱大便而吏胥不得染指矣然必奉有 明旨乃可永永無變

疏草

李九

也四議補匠役盛王二廠額設小匠一千四百四十餘名每人月支太倉米一石此輩原不能製造盜甲火器不過以支月担米半貼造匠半以自肥虛名占籍不入廠局每遇五年清選刷退三百餘名新補四百餘名大都情分填送視爲泛常臣謂既名造匠自有本分工食可無用貼如必用貼可無人每明加米五斗餘五斗扣還貯倉總計此千四百餘名每年可省五千餘担十年可省五萬餘石推之數十年所得將不貲矣 國家漕運飛輓粒粒膏血矧今東南

災澇太倉如埽邊軍枵腹與其養虛籍何如那以飽戰士乎但沿習甚久窟穴甚深非得 明旨嚴禁不能頓破積習也此四事拈之似小計算實大早一日都民得一日之安省一分 朝廷得一分之用于國計民生非小補矣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謹題爲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懇乞 聖

明亟召還忠直以答災變以杜亂萌事臣聞變不虛生亂必有兆竊見本年以來災異疊奏南詔薊門則

疏草

李九

夷變矣吳楚江浙則水變矣京師七月一日地震兩次地變矣頃見南部科各上八月十四日晚忽聞天鳴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良久方已直至九月初二日後始收聲不鳴二百年來自未曾有占者曰臣強主君憂百姓勞况留都爲 高皇飛龍之地戊申歲又洪武敗元之始以地以時可思可懼蓋陰盛陽消小人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之徵也何也君子陽類小人陰類陽氣不足故天鳴陰氣有餘故地震水澇夷狄犯順也姑無遠引 皇上之下考選

原爲開言路輔臣朱廣私憾科臣汪若霖屢刺其隱遂借考選旨下以調外處之謀謀數月決策私人意謂吾樣命下以市恩逐異已以泄忿人方

感恩者衆必不求多于我不知若霖嘗犯廣之鋒攻廢之短而廣之欲甘心于若霖非一日通國所知也

皇上容臣下批鱗輔臣不容言官諷過今觀若霖諸疏原未指斥乘輿如皇上厭之卽處

之矣何始而以部寺相訐嘗之旣而因其去也又添一部科寺相訐嘗之乎此以爲至漸至巧翻極顯極

疏草

主

拙平日肺腸與醜正手策至此自首矣臺省新臣一時叅劾廣者幾五十餘疏蓋爲國惜賢也爲國發奸也朝廷有直臣而可借事中之則言官無所措手足輔臣有風忿而可罔上行之則主權惟以報怨私信非爲若霖一人耳廣之不當處若霖而竟處與若霖之必不可去而去天實有意使從前奸狀自若霖而發耳叅政姜士昌入賀疏刺朱廣李廷機此忠義所激廣巧借註籍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矣臺臣宋燾申抹士昌天下直之乃降罰不已而票

旨曰本當扭解何以平士氣范汝梓疏請出講已久與部臣鄭振先直發廣廷機權奸狀兩不相伴

乃處汝梓竄附振先疏中何以服人心臣嘗謂皇上御極以來政本之局屢變輔臣新舊代更大抵

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未幾褫斥觸忤者未幾起還惟自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沈一貫一貫傳

之朱廣皆臭味契合或隨言隨處或隨處隨錮雖剛愎陰忍彼此各有專用乃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先後

一揆卽時用一二虛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色厲

疏草

主

內存之徒而已陛下三十年作養之人才一半掃除于時行錫爵之手一半禁錮于一貫朱廣之手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遂中立薛敷教等皆抱經邦濟世之才補衮抹時之畧使之倘佯山水國家不得藉其用不亦大可惜哉甚者選司間一推起則賢如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騏黃正賓等反不列名而背名義陷正人如周玄暉忽焉離輿滌愈致公論不明善類喪氣夫此正人君子乃天之篤生而憐惜者也皆逐之錮之老之死之

傷割天心莫此爲甚則天安得而不鳴也地安得而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滂也夷狄安得而不犯順也朱賡處此可知燮理明驗矣爲今之計直有引身退避可以息羣言平衆怒且賡雖媚嫉猶不似賊臣沈一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借妖書題目害沈鯉郭正域全家爲正人君子痛心切骨何定欲踵一貫之賊私狼藉而後行哉微獨此也今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兵卿蕭大亨賊穢如山鬻爵使鬼聞者掩鼻一經白簡反尤人之求多視糾彈如鸛雀之過前如此巨奸

疏草

三

不拔 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儉以濟貪止知說分過錢全匪揚清激濁谿壑已滿蜂蠶時露如此巨蠹不除 皇上何以振紀綱戶卿趙世卿夙負時名起家氣節惟是末路以來操術甚巧鑄心甚邪鈔關吏大爲括削縱任子四出權關倒身迎歡政府援筆屢薦私人越俎不直于同鄉之譏納賄不能爲乃子之諱以氣節始而以趨媚終兵數日減糧餉日匱如此大巧不斥 皇上何以清兵食今皆久據大位不肯避賢災異之來當分痛自

決何怪人言也臣願 皇上自爲 社稷將新

舊廢逐諸臣亟 勅下吏部銓叙起用倣古災異

策免三公之例卽速輔臣之去以全其體另簡本兵

以張皇六師別選憲章以提撥風紀慎擇計臣以實

心足國又下哀痛之 詔罪已求言遣使四出問

民疾苦庶幾反災爲福不然恐新舊逐臣決不能見

天日國家決不能抹空虛天心決不肯悔禍人

情決不得寧帖臣故敢以收拾人才爲今日之第一

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此天地洪水夷

狄焉視官如命咲罵繇人不知止足不知廉耻者大

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問天下

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弗問者近日

主上之變也有 主上之變斯臣工之變因

之矣有臣工之變斯天地洪水夷狄之變因之矣故

念亂者僉謂挽 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

水夷狄之變易也雖然 皇上爲 祖宗守疆

宇當全而歸之值此災異頻仍臺省敢言之時翻然

勃然于一切章奏裁閱批發于一切是非邪正決定

用舍則一轉移可回諸變而造無疆之慶矣夫何難哉

巨奸塗面喪心比私害國疏

謹題為巨奸塗面喪心比私害國懇乞 聖明嚴

收 成命以杜亂萌以定國是事竊惟 祖宗

設立言官原付以發奸拔邪之責必明目張膽論別

是非然後權奸奪氣此 社稷之利而非言官之

利也若徒守嘿養交使 天子蒙蔽於上而不知

天下陰受其害而莫揅此言官之利而非 社稷

疏草 主四

之福也頃者舊輔臣王錫爵乘起用之機借旁觀之

會用暗揭秘投 至尊前陷害中正事泄人人唾

罵識者知其屢出局外生力奇兵以應援輔臣朱廣

之急南科臣段然直發其揭錫爵良心未絕自當愧

死乃見事機已露強口肆毒臣若不明明正正逐欵

駁之何以服老奸之心定今日之案乎錫爵疏曰臣

疏發之日手開手閉不知何日傳泄何人改添且辨

其無所謂奸黨字樣與姜士昌名臣思錫爵以私揭

行害必付之心腹之僕何人得改密揭於 君父

而漏泄於私人尚謂不使一人知乎夫其添改與否

聖心自洞然即質以今日之疏揭皆醜正解朝

毒語有甚於奸黨字又不止於詈正人姜士昌一人

而已 國家設閣臣以啓沃君心設臺諫以論列

國是雖崇卑殊秩而恭重則一錫爵以禽獸待言官

不知自居何物近來言事諸臣矢心咸知 皇上

有堯舜之資輔導皆陰忍之類使 三朝政壞頽災

變頻見故連篇合口為 皇上發奸邪正欺罔無

非効沈一貫朱廣李廷機輩今諸疏屢歷可稽從來

疏草 主五

無一語指及 天日敢斥乘輿而錫爵加捏指天

詈日總斥 乘輿則以已為天日乘輿乎以一貫

廣與廷機為天日乘輿乎危明杜漸三代盛軌止輦

折檻晚世不廢錫爵何云誣指清朝為叔季決危亂

於崇朝夫聖主不諱直言保邦當圖未亂即諸臣果

批逆其忠可原何況未曾觸犯 君父何謂叫呼

翹君過矢口以求忤反其主聖臣直而日容直言日

主辱反其諍臣報主而日招疑日無禮日受匹夫之

侮種種軟阿迎媚之態淋漓毫楮 本朝諂諛無

耻大臣當以錫爵爲第一也且錫爵得君秉政不爲不久惟今日逐一正明日處一良甚致開彌天罪孽從史三王並封幾危 主器賴詞臣馮琦力評臺臣薛繼茂抗疏然後計窮以自認罪而止若追論並封一事何辭兩觀之誅此委曲引君乎抑觀望逢君乎年來章疏 中留全借諫章一脉警惕官邪有何得意誇美錫爵股肱大臣自當歸善於 主何往時數篇竊各疏稿不自焚匿刊之奏議傳行此爲宜諫草乎爲藏諫草乎一貫家貲百萬父子忿爭爲

疏草

主六

同郡唾罵朱賡窩藏礦稅棍惡爲逋逃主天下膏血半輸其家現今撫按擒拿未結卽此賊穢筆舌難罄他可勿論錫爵非龔何謂望影空無一証若謂不宜撼已仆之木則蔡京章惇不必追論矣若謂不宜折始抽之芽則呂誨不必袖彈文以逆剪安石矣政府憑藉 陛下之威靈恣行已臆欲逐則逐欲留則留欲顯擅則顯擅欲巧中則巧中 皇上不及知天下不敢問其權勢妙用正在暗中巧借可謂不赫奕乎科道不考察壞於一貫之留錢夢皋不年例壞

於朱賡李廷機之內姚文蔚此通國共憤節年建言諸臣自請舉行年例舊制錫爵不責之一貫賡而問之 皇上又何心乎效婦寺甘甜之語以欺罔

至尊工市井抵賴之術以抹殺公論且曰外庭憂國之臣必有歎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思廷臣惟賡廷機共趙世卿同類狐鼠自相飲泣此外無一人不欲生啖其肉誰哀之也賡手書以招錫爵錫爵會稿賡宅然後密揭飛來錫爵乃曰恐賡至今尚未知臣之有揭試令賡心口自語恐終不容欺也諸臣交章

疏草

主七

詆賡而省臺間有矛盾總之爲賡而發適以見諸臣之不黨賡疏借科道互相攻擊語躲閃於乾淨之所彼時諸臣已逆知其必借互攻之說以熒惑 上心曾極力破之今果挿入 聖諭中矣且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機穽皆諸臣攻賡大指賡乃借天威以還中諸臣錫爵代爲之解曰閣臣不得申眉論辯爲攢鋒聚鏑之地困窮無告之人曾不思七品言官循職忤權有何威福閣臣節宜 天子之善行之四海公則天下共快之私則天下共唾之諸

臣何德於王家屏沈鯉不加一矢何仇於一貫廣與廷機刺無完膚政恨廣之引奸邪自代毒天下至深故廣不避鋒鏑以去國家必遭荆棘之虞廣不因偏迫以行正人必無藉用之路錫爵忍於負國恩不肯負私交推其意必欲權奸萬年言官瘖瘖資其所爲而後快歟嗟乎錫爵敢進讒言詆正爲邪變黑爲白顯抗萬世之清議乎大抵其爲人老悖昏悍處房闈之內則堂簾外之事不知也處堂簾之間則門庭外之事不知也無是無非無羞無耻真所謂禽獸不食

疏草

其

其餘耳近聞錫爵見段然疏叫號謂其家人曰我事已泄顧不得女等定要上京驅逐此輩夫以若人而再使之平章軍國豈不辱朝廷而誤天下之事耶臣知其斷斷不可也抑臣猶有說焉合東西南北之人共吐赤心昭事陛下其言甚公朝廷不惟不用其言反欲部院叅治箝制其口使讒邪橫行恐非聖朝宜有之事臣恐此後剛腸化爲繞指正論變爲獻諛則正中錫爵與廣等之奸計國家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矣臣非不知與錫爵爲年家然

爲國家更重于年家非不知發錫爵之隱爲傷雅道然爲世道卽爲存雅道故一腔熱血嚔向雷霆之下惟望皇上大奮乾斷嚴斥錫爵收轉給命

亟譴廣與廷機蚤去則

宗社幸甚矣

言路重地不宜自獨廉耻疏

謹題爲言路重地不宜自獨廉耻謹據實糾叅以儆官邪以存衙門體面事臣惟科道爲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耻爲士人安身立命之本故寡廉鮮耻不過士大夫之罪而其弊能使國家覆亡何者廉耻

疏草

其

從良心而生清議繇廉耻而重昧良心則輕清議輕清議則決閉簡士而至於決閉簡有何君父分誼而亦何所不爲哉頃者天地神明嘿啓宸斷忽下考選科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搜窟批根可謂際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乃其間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四川道御史晉楠其人大可異焉安性爲權門護法人久知之乃當朱廣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弛字樣而沒羽之矢突及中璫成敬何也臣豈謂中璫必不可糾哉蓋糾中璫之心非也逐拙而爲用巧地

使官府貫穿借解嘲以收強援安性之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而毒矣橋當官無行人又薄之乃托詹沂有實受之請及侍即楊時喬以躁進見誚含沙之口遂中時喬何也臣豈謂銓部盡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也干人而為傾人地使薰蕕不辨假建白以圖反射橋之疏自壯而其跡亦太章而險矣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諸臣痛恨其敗羣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甚見之交章列之公疏臣意兩人具血性必閉閣思過杜門求歸以聽 皇上處分乃

疏草

本

今跡其所為安性則扯原叅諸臣痛詆以自雄橋則借二三公惡入疏而求勝悻悻揚揚良心至此而喪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人者也非議論于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罪狀止有引身決去以俟公論之定若橋而塗面于豸繡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邪安性而強顏于瑣闥之地遇事何以論列國是豈不褻臺諫而輕言路也二臣不自惜臣甚為臣衙門惜也年來政本鈍頑大臣熟軟臣嘗私語同人曰觀此景象異日必有被叅而公然不閉門者人

以臣言為過然臣此言方意數年後驗之不料今日目擊之矣方意大僚中有之不料小臣亦用此法矣方意他曹中為之不料言官亦作此偏矣嗟嗟無良忍愧衰世頹風今 聖明在上公論嚴明安用此無忌之輩為哉伏望 皇上發下諸臣叅駁之疏將安性與橋亟為罷斥以為言官不知耻之戒則用舍決而仕路清矣若不論是非邪正一槩 留中使諸臣身進言塞 國家不得收一人之用雖下考選亦何益之有哉

疏草

全

豪璫倚勢踞廠橫噬劊商疏 賜究處以謹題為豪璫倚勢踞廠橫噬劊商乞 朝廷設各草場招商辦買芻豆正法紀事臣惟 朝廷設各草場招商辦買芻豆以備諸蓄沿至於今盡為宦官之窟穴矣尚恃有巡視衙門得據事指名以摘其貪橫故各場宦官一掛彈文 朝廷卽下部處治然後此輩有所顧憚而商民稍得蘇鮮 祖宗法制至嚴也乃有天師庵掌廠內官王道者係故司禮馮保名下官借保勢焰累積貲財先年掌場賦穢狼藉自知懼罪已辭廠在

閒三年矣乃復投勢要仍掌場事以積書文思學等
爲心腹百計剝商致偏死貼場同官韓慶勸要商人
林桂見面銀三千兩爲桂等告發在萬曆三十四年
曾經前巡視科臣呂邦耀叅列距今二年餘 旨

雖不下事尚未結臣以爲王道必抱頭抵罪靜聽處
分何敢咆哮踣踞揚揚掌場之如故哉因踪跡其在
場近狀則較前益又甚矣見面索錢而上草又復索
之上草索錢而堆塚又復索之鋪墊之外復有鋪墊
磕頭之外更有磕頭少未滿其欲則異刑怪罰備加

疏草

全三

其商是以偏其破家卽立破偏其捨命卽立捨掌場
十四五年來坑殺多少民命盜賣多少官草戕民誤
國罪難縷數况未經叅劾彼猶慮一朝被言

天威不測若叅劾之後安然掌場則其惡已宣公
行橫肆豈惟目中無臣等且不知有、皇上矣當
此新商辦納之日痛苦就死之人安忍再嘗其牙吻
而厚被其毒虐邪伏望 勅下法司將王道盡法
究治仍與前叅貼場場奎一同罷斥庶首從明法紀
肅矣

明故徵仕郎原任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墓誌銘

諫議公旣沒之七年而其嗣子開以范尚寶之

狀來請誌於余余旣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

黨晨星盡矣余而不誌公又誰爲誌公者公諱

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系自瑯琊郡先世居鳳

陽傳爲鐘樓王氏由鳳陽徙滇則始祖珊也當

高皇帝時從穎川侯征南有功誥授武畧將軍世襲

於滇遂家焉厥後失官子孫散處其在臨安廣

西之別郡者以科第顯在臨安之寧州者曰機

墓誌銘

欽賜壽官生暹隱逸暹生鉞雲南府教授次銳

業儒銳生尚綱多隱德以行誼著於州志尚綱

生宥卽贈公也贈公奮起諸生益磊落負奇氣

配黃孺人生公有異徵年十四補諸生時雖童

子已傑然耻爲凡兒萬曆戊子舉於鄉卽丁贈

公憂當贈公病公籲天請代刲股以進人稱其

孝戊戌署竹谿教諭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氣

骨英勁雖讀書中秘輒感慨天下事不屑隨世

以就功名因改吏科給事中七閱月轉工科右

巡視厥庫時

神廟方深拱不視事秉政者以養交持祿為得計轉相授羣邪附之致正人日落舉世不知有清議久矣公慨然曰與其披鱗無寧借劔會四明沈被言乞歸輒援王山陰自解公劾其誣善行私顛倒溷熒既而與沈歸德並罷舉朝愕然公獨上疏爭謂鯉賢不當與一貫並罷

皇上一日罷兩閣臣其當罷與否舉朝知之而舉朝不敢為鯉伸一辭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

墓誌銘

二

言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不報四明去吾鄉朱文懿當國援李晉江公又上疏爭謂廷機無相識無相才無相度徒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竊取大柄他日必至債轅至引安石禍宋以喻前後三四上語多切直其後晉江遽出綸屏待珥者踰年而去公又念時事之日非也上疏極諫列可痛哭者八事復因災異疏論廢燹理無狀比周一貫廷機驅除正人汪若霖姜士昌宋燾

等即賢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錢一本遂中立薛敷教于玉立劉元珍麗時雍王士騏黃正賓等皆不得召用傷剖天心兵部尚書蕭大亨賊穢如山左副都御史詹沂柔媚無骨戶部尚書趙世卿末路回邪均宜罷斥以應古者災異策免之例時晉江已去位矣

上復起舊輔太倉王太倉進密揭為南省段公然所發而太倉疏辨公抗疏糾錫爵巨奸并及廢交通為奸狀太倉竟不果至又因會推冢卿參大

墓誌銘

三

亨及南兵部尚書孫鑛因會推吏禮二卿參詞臣黃汝良全天敘又特參遼東巡撫趙揖開蒙屬夷貴州巡撫郭子章開蒙土司及兩廣總督戴耀福建巡撫徐學聚頑鈍汗穢又疏參同官及臺員之敗羣者前後皆畱中不報當是時公直聲震中外數十年小人營窟賴公摧鋒力抵幾幾乎勝之而國是小定其他建白皆通達國體至摘晉江私通建夷自取辱國一事其論尤偉詳在國史公益自負一往不反顧在省三年

積數十萬言朝士視公足左右爲榮辱于是小人人人自危日思所以中公矣一日詞林湯賓尹者托其私人進結于公爲大拜地公故不應其人快快去省中王紹徽尤恨公切骨與其私人日夜謀遂捏公厥庫賊及暮夜之賊至八九十萬嫉御史鄭繼芳發之百足競起公抗疏辨且罵賴

神廟心知公皆弗問公益憤憤度無以自白乃集五城司坊官役若干人於正陽門出其行李十餘

墓誌銘

四

擡家屬肩輿五乘衆白之而公則向

關叩頭慟哭曰臣無能督筆事

陛下矣遂掛冠出都門于是南北臺省交章訟公寬而銓曹竟以擅離職守降公刑部簡較辛亥大計遂列公浮躁公之視厥庫也數上條陳計所以節虛冒卹商民者百方且連章叅劾商中官楊致中李進忠吳進王道等請速問追賊至諸閩切齒亦造蜚語中公嗚呼墨者如是乎公去國十五年而

燕廟御極趙忠毅公出爲吏部尚書矣乃起公湖廣按察知事明年甲子晉工部主事未幾逆閹魏忠賢竊國柄逐忠毅去御史張訥并論公奉旨閑住而向之仇公者爭起而附閹據大位王紹徽等復理賊款之說兩疏論公必殺公爲快遂奉旨削奪又二年

今上繼統首誅閹及其黨皆離刑書一時衆正彈冠而公獨爲冢宰王永光所扼不得召公曰已矣吾其汶汶以沒齒乎因上書自理臣二十年孤

墓誌銘

五

踪前後爲小人所錮而張訥者復叅臣以東林黨臣與顧憲成諸臣師友聲氣何黨之有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惡相濟君天下者勿問黨之有無當辨人之邪正永光益惡之遂報罷其後有薦公者會已已虜變不果行而公已無意于世矣越四年病卒初公之去國也既聲身以自白而言者未已公以是不敢遽歸滇携其家僑寓蘇門言者復謂輝縣腴田半入其手乃去輝南下所至士大夫皆匿影引避若將免者

獨年友剝靜之道諸河澣而勞曰知子有今日
久矣因相與渡江謁顧端文公諸君子定交講
性命之學意爽然自失也歲餘歸滇及既拜工
部之命行次江陵遭錮力不能返滇浮江而下
暫止真州旋入吾浙變姓名匿西湖中訪余山
陰道上黨禁解已已自歷陽如金陵爲投老計
遂卒于金陵而公自被放以來所至輒縱情山
水東躡岱峰西窮華顛中條尼泗歷少室嵩高
南入吳會渡錢塘泛東海還過金焦滯武陵間

墓誌銘

六

桃源善德之奇出巴蜀上峩眉登其絕頂飄然
有遺世之想還滇十餘年出沒太華昆池間遠
及黠蒼鷄足洱海無不窮其勝槩皆有記有詩
嘗曰吾平生惟山水爲家緣道義爲知己持此
自老足矣臨沒橐無餘錢賴尚寶諸君之義以
成愾公之寃白矣公亦可以死矣悲夫始公讀
書竹谿署中獨究心內典久之夜聽盆魚觸荷
聲恍然有悟嗣是讀書不復滯章句在京師與
黃慎軒陶石簣諸公往來叅叩輒屈其曹偶既

被放後周旋顧高之席久頗窺入聖路然于故
指亦不屑屑爲異同臨沒謂尚寶君曰病中雖
有千魔心上原無一事亦足窺公之微公卒于
崇禎癸酉七月六十有九配趙孺人側陸氏生
子開授國子監使學正英毅有父風公即塋於
江寧之太白鄉吉山遂稱江寧寓賢後之君子
亦尚有以論公世云尚寶君諱鳳翼系以銘
銘曰何來乎天一方東西南北山水清狂死便
埋我樂彼帝鄉何以殉之諫草如霜何以永之

墓誌銘

七

知已傍徨梁谿一席足千古不願芳名齊李杜
時
崇禎十二年己卯夏五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
子告以建言奉
旨削籍山陰年友弟劉宗周頓首撰文

明故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墓表

萬曆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姦藏以詎萬計王公具疏慟哭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橐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啓初趙忠毅公起公謫籍稍遷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旋以閹禍削奪

今上登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扼不果於是公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所矣崇禎癸酉七月

墓表

一
死于南都之客舍年六十有九死之日其友少寶范君鳳翼數輩爲買棺以殮傷哉貧也向鄭所謂金錢詎萬其將化爲飛塵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寄頓藏窖者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敝衣周身生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公之寃狀始大白于海內聞者爲之旁徨歎泣而公已不可作矣公舉進士爲萬曆辛丑四明沈奇其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門下公心弗與也久之

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久根株盤互以吳門太

倉爲宗主以紹興晉江爲衣鉢而以埽除山陰

歸德爲護法公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

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間糾六卿督撫之

爲私人者在諫垣三年朝右皆爲側席而公之

禍遂不可解矣公天才頡發言語妙天下所彈

治皆勞肌中理人無以自解免又能曉暢事幾

鈞索情僞鷹擊毛舉所發必中故一時臺省推

公爲職志而羣小恨公爲獨深其初攻政地也

墓表

二
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癰潰疽使人逼而自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挾適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嗾繼芳以發難而公卒用是敗嗚呼當事之殷也膏唇拭舌盡力而排公者小人也盱衡搯腕盡力而援公者君子也此兩人者其用意不同皆知公之深者也其後也號爲君子者循聲以援公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又其

後也援公者固無望於小人而排公者未必不出於君子排之者久而未厭而援之者或反而自疑悠悠惘惘耳語目論遂使公之一生如入霧縈如冒枳棘終其身展轉晦蒙而卒以窮死客死夫至於窮死客死小人之盡力排公以爲骨簣血怨咀嚼而後快者蓋至於此極矣而豈知顧以是自公於身後哉公可以無憾已矣公諱元翰字伯舉號聚洲其先鳳陽人也

高帝時有諱珊者從征六詔下西南夷有功授武畧

墓表

三

將軍遂家滇中居臨安之寧州祖尚綱父家皆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貢生官太學博士崇禎

丁丑八月葬公於江寧縣太白鄉吉山西南後

四年庚辰虞山錢謙益爲文以表之使鏡諸墓

上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虞山鄉友弟錢謙益頓首

拜撰

王諫議傳

王諫議者名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其先南直鳳陽人也

高皇帝時有名珊者從征六詔有功授武畧將軍遂家滇中數傳至諫議諫議祖尚綱父家皆有志行諫議生而疑偉目光灼然如巖電爲人礫礪著節敦尚倫義自童時已然九歲喪母事後二母如母父病刲股號天請代里人謂之聖童孝子年十四爲文奇播或告之鴻文無範是爲恣

傳

一

諫議意不屑曰吾氣至才出皆範也老生行墨何能爲或聞時政過舉輒逶床行徹且旣而戟手長嘯曰秉成無人其父兄聞者皆異之弱冠舉其鄉第十一人累上公車不第貧甚求署教楚之竹谿益復博覽專研夜聞魚觸荷聲有悟繇此詩文大進辛丑成進士應庶常選時宰見其文奇之以爲眉山復出拔賓第五或以告諫議曰相公知君甚矣公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對曰他人不敢知苟出相君某知報德矣羅彝

正之於李南陽非報耶時宰稍稍聞之其後遂
出爲吏科給事中當是時

顯皇帝以黃老治天下時宰因之陰詭持祿斥遠端
人而與公論爭長諫議疾之首上言時政五事
曰責法令曰專會推曰慎名器曰廣賜環曰嚴
奏辯已又疏劾首輔沈一貫顛倒是非譎張亂
國久之

上卒罷一貫而次輔沈鯉同日并罷諫議心知一貫
爲之又以天下區分二沈比于荃蕭又上疏言
傳

陛下下日并罷一貫鯉其當罷與否舉朝不敢爲鯉
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

陛下不得聞此豈有國者之福乎既又力言枚卜宜
慎因劾新叅李廷機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其
以敝車羸馬誤盡天下也疏上不報然李公卒
以是引去諫議既以有言皆用愈益奮激會遷
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庫務劾奏庫璫楊致中王
道剝商筭賄請按其罪時秦稅使怒咸陽令滿
朝薦彊項誣奏朝薦刼貢殺人

上震怒速治朝薦諫議抗章救之語戇甚
上皆不報亦不之罪也一日有

詔經營三殿諫議以爲殿工費浩非責協濟于省直
則坐派產木地方國家自有礦稅以來天下之
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豈可又興工作重累吾
民乃上疏極諫議卒寢已又上言時事可痛哭
者八其大畧云

陛下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近年以來精神別繫
厭玩士夫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輔臣朱賡
傳

辦閣三年尚未一瞻

天表人失心膂厥疾爲狂可爲痛哭者一也六卿強
半成空懸缺數年不補或一卿二署篆兩曹在
外則監司手縮數符知府攝自佐貳人失股肱
厥疾爲痠可爲痛哭者二也南北臺省寥落而
被召者積年累月不霑一命夫既召之又姑置
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

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報命則
相代無人重巡則故無此例上下紀綱陵替殆

盡人失耳目厥疾聲警可為痛哭者三也廢棄諸臣淪落彌歲奉

詔起用未見彙征天霽無期河清難俟更復數年不起竊恐壯者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可為痛哭者四也班白二酋敗盟犯順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請弗應京師十二大營兵十餘萬衆計餉每年二百餘萬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班役市棍負販也或以空籍支寔糧或以

傳

一人冒兩餼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為

四

陛下出死力乎可為痛哭者五也

陛下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數年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夫封事者發奸破蔽之利器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競曉誰為

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可為痛哭者六也權稅之使遍於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怨氣上通災異迭見方且指

三殿以為各借停止以悅衆是天以回祿警

陛下陛下正借回祿以剝萬民可為痛哭者七也郊廟絕跡講席生塵隱禍伏機壅閉已極

青宮講讀經年不舉親暱宦妾疎遠正人古今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可為痛哭者八也時災異數見又上疏極論大臣某某奉職亡狀又言鄒元標顧憲成高攀龍趙南星遼中立等皆經世材誰秉國成坐俾淪落選司間一起廢如于玉立劉元珍等皆不得列各輔臣好惡拂人之性傷割天心此災異所繇來也當此之時諫

傳

五

議直聲振于天下用事大臣皆不悅小臣阿附大臣者爭欲得諫議為首功初給事中王紹徽為其黨翰林湯賓尹營爰立甚急以諫議重名謂諫議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扎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諫議厲聲曰吾何敢恃湯君謹辭紹徽繇此甚恨至是乃與其徒共組摭諫議暮夜受賍盈數十萬巡厥庫盜庫金無算為成奏以授御史某子甲上之諫議素剛聞之憤甚立集五城坊吏悉出裝裹琴書

數車陳之都市因向闕大哭曰臣以職任糾枉不敢塞默以負

陛下御史顧且誣臣賊跡臣無顏復入瑣闥即日掛冠策蹇徑去於是給事中胡忻御史史記事南省臺段然周達等相繼上言元翰鯁固觸邪御史戴豸冠受人嗾使爲柄臣報怨不忠之尤者也不報而司計卒以擅離職守鑄諫議官諫議喜曰吾生平不能去心者道義知己各勝山水耳今而後寧復匏瓜乎於是東汎滄海西登太

傳

六

華南渡金焦謁端文顧公忠憲高公等君子于東林低回講席歲餘始自吳歸滇其在滇惟閉門却掃興至則出游昆池鷄足之間如是十五年於是高邑趙忠毅公爲吏部尚書矣奏起湖廣按察司知事尋擢工部主事方受命戒途而逆閹魏忠賢矯虔擅政趙公且得罪去御史張訥者承風旨劾諫議爲趙公私人有

旨子間住而王紹徽者方起田間得璫意驟躋冢宰修怨申巖云云于是又削爲編氓人猶慮有後

命爲諫議危諫議獨夷猶曰吾得從楊應山高梁谿地下足矣然自是遂不敢歸滇飄浪大江南北薪炊時絕或常僵卧邸中歲丁卯

今上御極忠賢伏誅其黨論如法凡被璫禍者悉得湔祓還其故官于是京兆尹劉公宗周吏科都給事宋公鳴梧等訟諫議冤章下所司時吏部尚書王永光故璫苞孽尤畏惡諫議力扼之諫議竟以病卒於白門卒之日囊無一銖廣陵范公鳳翼黃公正賓等經紀其喪當諫議革時諸

傳

七

公皆嗷嗷諫議爽然顧謂諸公曰幸也死于二三友朋之手不然千年之後誰爲知我心者乎舊史氏曰自

神祖中曆以來三四十十年之間朝宁之局則已三變其始

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旣克寺擅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卽亦戡心搏志而其

處不勝不復敢言戰小人亦不日戰直日禽誠
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
君子也其後

魁揀已振握炤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
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
敗謀陰者勝凡

明主所鉗韃以繩貪人宵類者小人皆借之以弇君
子其君子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小
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又

傳

八

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于
斯時者矣雖然自其卒而觀之世之所稱東林
君子與翼東林者不七八年而俱盡固也若其
始秦輪帛四馳萋萃拔連道亦已盛所獨不及
者惠司馬元孺方侍御孩未及諫議三君耳朝
賢之爭司馬踰十年方萌俄過而侍御終沈諫
議以死此無他故今人固畏君子尤甚畏此三
君以爲此三君才氣獨出其出必將大治小人
即一日能見于

上又未易得敗耳余未見司馬稔知其素侍御出獄
識之京邸余官留都得交諫議其人皆英炤奕
奕論事如刀割塗以彼其才氣不問何賊皆能
殺之此世人所繇甚畏之也甚畏之者其心固
亦甚貴之矣嗚呼三君誠人傑也哉

舊史始寧倪元璐譔

傳

九

明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行狀

崇禎癸酉之七月王諫議聚洲病於白門之邸
次不佞鳳翼倉皇往視諫議口語琅琅曾不及
亂但云病中雖有千魔心上原無一事弟無意
人間世矣越一日而化囊無餘貲敝書數篋而
已蓋諫議以嫉惡過嚴橫被誣陷放棄長林者
垂十六年晚遇趙忠毅高忠憲兩公知己纔得
薦起爲郎而羣奸故玩弄於掌股度其間關跋
涉已遠去里門乃以一疏論罷之諫議欲留不

行狀

一
可欲歸不得棲遲旅邸者九年至是乃困頓以
死亦可悲矣因憶當時誣讒之疏螻螂擲糞自
其口出動輒曰暮夜之金多至七八十萬已而
變其說曰埋藏寄頓實繁有徒已而再變其說
云輝縣腴田半入其手今諫議已矣桐棺三寸
羈魂萬里其所謂七八十萬安在所謂寄頓埋
藏者安在所謂腴田又安在天下有心男子遂
不能一昌言耶嗟夫古語有云身後乃知廉吏
又云蓋棺論定此語似然實不然徒傷人心耳

夫言官以觸邪之故至以一官殉之併不得保
其身名旣已長夜不晨九京難起矣落落身後
名何與人事况誰夷誰蹈空自日星誰其顯白
之

中朝以備信史則所謂論定者亦不過二三同人
碧血自憐青燐遙吊而已豈不悲哉諫議有子
曰開憤諫議方正之不容也魂魄不歸故鄉也
唏噓淚不止手行述一冊往見方孩未先生先
生曰固也蓋終古如斯矣然彼何敢以一時謠

行狀

二
詠而驕我千萬年方今知諫議之深者莫過於
范吏部異羽劉司空念臺兩君皆一時麟鳳不
朽乃公後死者不得辭其責也雖然會稽之山
有所謂倪鴻寶先生者其文章炳耀可以噓枯
潤朽光蔽日月子幸丐吏部爲狀因司空以達
於倪先生埋隧之石倘併借先生以貞永久補
乃公平生未足其在是乎孝子勉之矣嗣子再
拜曰然乃以孩未言乞余爲狀余不得辭也狀
曰公王姓諱元翰字伯舉號聚洲世爲南直鳳

陽人

高皇帝時有諱珊者從征六詔有功授武畧將軍世襲於滇遂家焉數傳而至尚綱公砥行著大節舉丈夫子三季曰宋以諫議貴贈工科右給事中是為徵仕君配黃氏贈孺人孝慈靜婉實鍾諫議諫議數歲時雙目炯炯有聖童之譽九歲黃孺人捐巾繼張孺人再繼曹孺人諫議莊事兩母如其所生十四補弟子員雖髮未覆額然見局促老生齷齪章句便竊笑之或感時不平

行狀

三

每至髮上冠指如先文正為諸生已毅然以天下為已任矣年廿四中萬曆戊子鄉試會徵仕君病諫議剖臂肉以進徵仕君竟不起諫議匍匐苦次哀毀不欲生幾以身從徵仕君地下服闋精心名理其為文擢筋露髓不復一切蹊徑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座師馮琢庵先生謂之曰子知華選之自乎四明相實器子謂子筆舌互用腕有鬼工以蘇玉局相期子勉之矣公正色曰知已之恩同於在三生何敢忘

然而人臣無私交使相君而開誠布公生請北面精謹以事之不然者庇私門而忘國恤負相君莫大焉千古不愧師門唯羅彞正之於李南陽耳語稍稍洩於外識者已知其不能留矣亡何改授吏科給事中尋陞工科右是時

顯皇帝深拱既久政府意在持祿驅鋤異已善歸已過歸君國是清議不無混淆矣公首疏時事五條一曰責法令二曰專會推三曰慎名器四曰廣賜環五曰嚴奏辯會四明相被言乞歸猶妮

行狀

四

妮吳門太倉之賢語復浸山陰王公家屏公上疏言其顛倒是非講幻其說恐賢否溷煇凶害於國不小

顯皇帝悟罷四明相而四明又牽歸德沈公龍江與俱去公又上疏曰

皇上一日之間并罷沈一貫沈鯉兩閣臣其當罷不當罷舉朝不敢為鯉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即今枚卜在適宜

博咨確訪做古既占夢卜以防他途之進時晉
江李公廷機以清削自持好爲苛細雅負一時
之望公上疏言廷機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以
敝衣羸馬誤盡天下也語甚苦切返復三四上
晉江遷寓旅寺者逾年辭疏凡二十餘卒不得
久據綸扉而去畏公以清議持其後也公自念
一介小臣得以議論關國是非微

聖神特達之知不及此感恩圖報唯有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一切利害升沉置之度外誓灑此一腔

行狀

五

熱血而已於是巡視厥庫則有條陳九款五款
二疏有蘇困商二疏有叅中貴楊致中多索鋪
墊之疏有叅中貴王道剝商之疏皆留中未下
滇中寇變有計處土囚阿克叅武弁張名世之
疏有叅和曲州之疏有開路之疏有添設雲貴
司官疏皆前後報聞尋又上痛哭疏語極愷直
勸

顯皇帝下詔罷開採下考選起廢逐御朝講且曰吾
廢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舍之吾塞之吾能

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此君道之至樂也何嫌
何疑而不爲疏雖不報

上實感悟是時山陰朱公賡方獨相數致災異公疏
論之謂其與吳門傳燈卽如鄒元標顧憲成趙
南星高攀龍遂中立等皆經邦濟世之才誰秉
國成乃使國家不得收其用選司間一起廢如
于玉立劉元珍等皆不得列名輔臣好惡拂人
之性傷割天心天鳴地震此燮理之明驗也疏
入不報

行狀

六

上亦尋馱山陰矣公薑桂之性不能包荒凡內而九
列外而督撫稍見覆餗皆抨彈無少假借其疾
惡也如驅蠅而藜怨也幾如集蝟矣給事中王
紹徽險邪小人也又曾令同心之人囑公爲湯
宣城地公峻拒之以是恨刺骨至是遂捏造單
款無影之賊數幾百萬嗾御史鄭繼芳首爲發
難羣小因附和之公不勝憤而聚蚊成雷無以
自明乃集五城坊官以行李十數擡暴正陽門
外詣闕痛哭曰臣職在糾駁不敢負

陛下今乃爲人反噬至此臣不能蒙面復入舍香署
矣遂掛冠策蹇出春明去於是御史史公記事
等給事中胡公忻等南垣段公然等南臺周公
達等前後上疏白公之冤極言公骨鯁指佞功
在

社稷繼芳等受人唆使爲揆路復讐皆不報而繼
芳復囑吏部論公擅離職守賴

顯皇帝知公僅降刑部簡較辛亥內計冢宰孫公不
揚雅知公冤猶薄處以塞羣小之怒則當時之

行狀

七

貝錦可知矣公自是一意縱情山水泛東海看
海市屢樓登太華極頂遍歷嵩少窮百泉諸奇
勝渡江住金焦上與端文顧公忠憲高公等諸
大君子探討性命之學留滯歲餘癸丑始歸滇
中守先人丘壠閉門却掃而已普囚僚鷲中藏
不軌每每干士大夫以脂潤公數却其餽遺或
他酋重文墨者多致珍贖巧詩文皆不應所居
不園亭不聲樂終年栖一草堂間與至則出遊
時出沒金碧昆池間或一登雞足跋涉幾二千

餘里不以爲勞嘗曰吾平生無他長唯不敢負
道義知已與名勝山水切以是自慰也十五年
絕口雜中歲癸亥趙忠毅公秉銓政獎拔淹滯
起公湖廣按察司知事尋陞工部主事是時黔
路絕公方取道會川比行至荆門而逆闖魏忠
賢已竊據太阿趙公且得罪去御史張訥者闖
門所稱十孩兒之一也疏論公趙公私人奉
旨予閑住而王紹徽者特起田間已躡躡冢宰矣復
修前怨理贓私等語人無不爲公吐舌相戒者

行狀

八

公獨怡然曰吾與高梁谿楊應山諸公相從地
下有何不自得而煩諸公惴惴耶幸而僅予削
奪然猶慮有後命飄泊大江南北不復能歸旅
次薪水數至斷絕非故人間遺公且爲若敖鬼
矣丁卯今
皇帝御極伸冤理枉給事中宋公鳴梧上疏理公冤
列名吏部訪冊而王永光者入爲冢宰則又魏
崔遺孽傳授心法者也陰謀秘計巧爲阻撓公
至自上疏亦格不得用前後薦公者總憲曹公

于汴少司空劉公宗周等皆爲永光所扼不得
達癸酉公病於白門而卒卒之日歛僉不備買
棺無資不佞實與黃公正賓閃公繼迪等經紀
其事而公觀化之時意則甚適若曰吾不死於
朋友之手千秋萬歲誰復知我心者嗟夫前之
厄公者爲王紹徽後之厄公者爲張訥王永光
是皆羽翼逆賊冀他日得列土而封者也彼爲
人作何等事而不岌岌爲當門之鋤乎然公之
生平大節亦因此大著又何幸而得此三逆之

行狀

九

厄也耶紹徽與訥萬年遺臭永光雖幸而漏網
卒以黨邪取敗蓋鬼神厭之矣噫孰謂無天道
哉公生於嘉靖乙丑年九月九日卒於崇禎癸
酉年七月廿日得壽六十有九配趙氏封孺人
無出側陸氏生子卽開以明經進士授太學學
博沉毅允爽以忠孝自矢是必能光大其宗諫
議可謂有子他婚娶多名家具開行述中不具
列列其大者范鳳翼曰公之出處一身耳而與
世運消長善類之禍福相關且

三朝之梗概略見於此故余之爲狀也無媚辭無簡
詞司文章之柄者其有所取衷乎其有所取衷
乎謹狀

廣陵眷友弟范鳳翼拜撰

五世孫王文煥重刊

六世孫王

鳳池
鳳岡
校字

行狀

十

詩集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五世孫文煥仲明重刊

九陵陪祀

六世孫鳳岡校字

清明春色滿 皇州恭代 宸旒祀脩地勝

卿雲迷薨堞林深湛露集琪球靈宮永夜熊羆守王

氣盤空烏兔流景命千年惟 聖代翠華彷彿雜

松楸

書懷

蹉跎嗟歲月書劍兩無成中酒宜千日狂歌過半生

詩集

客來方櫛沐金盡寡逢迎最愛東方子詠諧起大名

九日初度郊行

秋清露白見蕭條策馬平原萬木凋客舍無臺供遠

眺名山有約赴僧招破囊集句酬初度野店尋醅愁

小橋却恨年年當此日菊英盈把轉無聊

小西天道中

秋山面面削芙蓉是處煙霞起暮鐘寺隱翠微開晚

霽樹留紅葉染高峰自知才拙甘淹蹇徧愛僧閑肯

過從莫道漫遊非 王澤清時選勝得從容

沙河道中同友人大風走西山諸寺

何事風相妬其如春去何鳥聲林外急山色水邊多

逸屐聯高士飛觴借短莎古來戎馬地我輩發清歌

獨坐臥佛寺

古樹插天青招提枕翠屏客來誰是伴佛臥幾時醒

階鶴閒眠雨潭龍夜聽經一燈聊借榻對影已忘形

宿萬佛堂

千章騰古木一徑扣禪關積雨翻泉急孤雲戀谷閒

山深僧自定磬罷鳥知還萬壑經聲動幽情獨倚闌

詩集

初夏日雨霽與何思館兄走西郊

楊花零亂鴈稀飛十里平湖接翠微久約看花徒閉

戶昨宵一雨送春歸

送陶不退之容城學

溟海雙辭賦遠遊相呼相泣動 皇州差池毛羽

誰青眼歷盡風波轉白頭薄宦陶潛宜種菊登樓王

祭謾依劉君今去路予來路帶下懸珠莫浪投

南郊雨中別不退

送爾從茲止臨岐不忍分窮途期共立薄宦復離羣

楚水幾平樹前山盡沒雲艱危如得句早付片鴻聞

其二

共作飄零客何堪失意行爲貧甘斗祿溷世界浮名
芳草先秋合愁雲入野平留君不肯任望氣起豐城
中伏晚坐懷不退

新月憐秋淨清輝墮地涼披襟誰共語得句欲深藏
世故中年淡愁心此夜長莫孤湖上約白幘度錢塘
立秋夜見月得之次雨後

風雨依空散微雲傍月收放晴剛此夕對爾又初秋

詩集

三

候雁辭胡地寒螿响戍樓年年客裡見冷浸傲貂裘
聞孫鄉友授青神令

我昔計借過白帝君今年少宰青神賸有清閒虛負
國何如撫字得親民栽花不必同潘令飛鳥應知達
帝宸蠶叢簡靜五弦响馬骨孤高一縣春

九日登高引思長客邊幾度易星霜風塵荏苒頭將
白籬落蕭條菊又黃避世可能同曼倩濯纓擬欲就
滄浪浮生強半真成夢 帝里墳篋酒一觴

送何思館兄

勞歌一曲淚沾衣把酒相看萬事違眼底如君能有
幾又隨征雁向南飛

其二

十月霜寒薊北天攬捨近報楚風烟此行若遇梅花
發折寄平安漢水邊

憶何思兄

風雪度蘆溝蕭蕭別後愁相思宜遠望頻上仲宣樓
送張孝廉下第南還兼訊陶不退

詩集

四

結社二三子流離苦不禁東西各異路去任總關心
天末音書杳各高毀譽深不堪揮淚別三疊發瑤琴
和曾退如館兄苦雨

大火流西夜商羊舞素秋長安成澤國薄宦慚浮鷗
畢宿偏窮好銅駝不解愁但求天日見莫爲桂珠憂
退如館兄請急還石首諸兄于雙寺通宵賦別
長安春色半招提執手留君意轉迷駑馬自嘲疑戀
棧連雞始信不俱栖一擔行李惟詩草盡夜歡呼總
別題莫道詞林迎送冷習池好聽杜鵑啼

寄訊何思兄

秋杪傳君侍板輿近來消息益生疎思爲世外長生
客喜讀人間未見書鶴澤耽吟能自老鹿門卜築竟
何如一時兄弟多零散日望東山理佩珞

宿中峯菴期戴館丈不至

禪宮巖嶮鎖玄關曾約凭臨霄漢間一宿有無滄海
月千盤明滅薊門山花開花落客稀到雲去雲來僧
自閒燒燭待君杯酒盡夜深惟見鶴飛還

山陵回經釣魚臺

詩集

五

河橋芳草又成圍駐馬班荆坐翠微紫氣遙浮承露
掌綠陰高映釣魚磯柳邊春盪漁舸小水次風柔菜
甲肥多少無聊看遞雁年年此日帝京飛

送陳山人之大同

聞君走塞上仗劍不求名牧馬閒嘶野降夷半在城
殘春依路盡胡月向邊明欵市愁弛武誰爲一請纓

省中獨坐

涼生御苑雨初收坐對門松賦早秋 聖主垂衣
無少闕侍臣封事每中留爐烟何日浮仙掌紫氣常

時傍鳳樓糜食大官慙補報年年草奏待螭頭

送鄭太初疏發權奸被遣

孤忠一舉惜化離雙泪深秋墮酒卮 社稷有靈
鳴瑞鳳英雄何暇問妖狸凌霜勁骨黃花燕去國香
各落葉知借劍未成騰紙價送君應不負鬚眉

送鄧壺丘侍御按滇

今上垂衣四十年新招耳目足名賢幾人柱後爭傳
草一個唾西去代天瘴嶺忽窮金馬出夷氛消盡彩
雲懸遙知繡斧飛霜日墨綬紛投黑水邊

詩集

六

其二

旌節翩翩出鳳樓采風雄職壯茲遊人多白下三吳
籍水接巴江萬里流望祭豈勞推漢使品金原自貢
楊州昆池未可頻看切細繪流民報 冕旒

春日省直

紫禁春和淑氣妍懷銀橐筆步東偏祗將趨走陪充
鷺敢謂飛騰遂補天滿苑柳花香盡後數聲歸雁兩
餘前西山爽色遙相對藉作霞觴獻萬年

渡溱洧

未登具茨山屢涉溱洧水二水日夜流遺愛不可起
去鷺背人飛歸鴻依澤止波及道旁樹削皮都僵死
寄言肉食者感歎發東里

郟城武穆祠

百戰功成一日休偷安忍辱事仇讐兩河義士皆胡
服二帝悲魂尚楚囚豈是書生能料事却緣奸相主
和謀黃龍不果留君醉赤縣崩沉草木愁

宿西平閱誌有儀封請見并晉冶鐵鑄劍蹟

山入西平盡雲連上蔡陰馬罷猶滑雪雁落不歸林

詩集

七

上蔡道中

縹緲儀封轍沈埋寶劍鐘城頭生暮角寒夜動孤吟
容路蒼茫外泥沙上白袍杏開猶忍凍溪漲忽生濤
抱膝慙龍卧辭官去馬曹百門春水滑新買一魚舠

邵店阻雨

渡河幾半月千里共泥途暮雪荒村急交遊近日疎
中朝無諫草故國少緘書行樂隨鷺燕春歸返敝廬

卽事

野店泥深膝村樓雨入簷客隨春並寂風與雪相兼

晚雀寒爭墜殘梅手自拈搖搖車馬做問酒就飛窗

途中

極目惟平地近人無一山草浮天際外路遶雪中間

早發

遠遊催早發曉色暗陰雲白草粘天濕寒花待日熏
吟鞭俱裹凍春服近離羣之子浮光上相招共論文

古將臺

何代將軍築此臺森森殺氣薄雲雷可憐萬骨枯成
土只是登壇一令來

詩集

八

行至新息霽寰省丈以扇頭詩相迎賦以答之
兩年踪跡謾相從訪戴寧辭雪色穠同是玄雲深隱
豹敢云紫氣度猶龍登樓徙倚悲王粲倒屣逢迎有
蔡邕生死不忘千里約燈前直恐歎隆鍾

其二

回首長安色黯然逐臣敢乞買山錢當年諫獵同傳
草別後閑居各賦篇人到知音流水外夢回春色彩
雲邊須看此夜雌雄合更有精光上斗躔

過新息贈彭侍御彭負氣節時久家食

偶隨春雁渡江臯千里風塵惜我曹
驄馬君方工瘦步青瓊吾已換輕
舸從來汝海名賢集却望浮雲上
國高短髮飄蓬駮傲吏酒酣還欲
贈皮刀

書朱仙鎮岳武穆廟壁

報國精忠刻畫膚將軍謀叛莫須
無復讐雪恨春秋義南渡君臣不
讀書

仲春廿九夜晤霽寰

飄泊追隨感慨頻交情此日定誰
真汝南有月邀千里泉上爲家度
一春黃閣舊傳雙國士青山今是
兩詩集

九

閒人相逢直合持鰲醉何必羊裘
理釣綸

寄贈劉如野少京兆

憂國心勞鬢未斑幾年高卧指玄
關清朝啓事人龍集紫水開堂社
燕還北海壺樽淹逐客中原豪傑
半名山盛名已覆金甌下尚爲蒼
生一解顏

答胡趨傲侍御

罇酒遲留憶主恩相看驚喜各生
存名高抗疏功猶在跡落深山道
自尊詞賦當年傳鳳沼弦歌諸子
共龍門只今遼海方多事暫息如
君六月鯤

如野趨傲中山復泉諸公追送郊外

春郊冠蓋坐氤氳祖道悲歌下夕
曛杯酒錯陳開水殿林塘掩暎聚
星文天南逐客憐芳草海外歸鴻
隔暮雲皂帽切安思卜築暫時東
去惜離羣

與霽寰步浮光南城

風日城頭美江光暎翠微誰家臨
水杏花片上人衣社燕來期近湖
魚出浪肥不堪頻北望矯首寸心
違

答馬梁園并送南遊

龍德悲君隱出關千里遊鶯花三
月暮烟雨一扁舟

詩集

十

直道存江海清光動斗牛若詢漂
泊者王粲漫依劉

時春暮矣梁許二年兄追送宿瓦廟遇大風

長風捲日暮揚塵二妙翩翩傍逐
臣野館繁花春欲盡疎燈小雨意
偏親每憐歲月飄零過細數交遊
感慨頻強飯抔時君弩力看山只
許屬閒人

全梁青六侍御遊山數日又送至光州始別

春郊處處響倉庚憐爾驅車爲友
生山色滿樓連草榻松陰飛翠落
基枰交情不減溫泉熱世態何如
積雨晴東望浮光忽分首離羣征
雁自蜚鳴

霽寰兄追送五十里同賦志別

並馬遨遊下紫宸玉皇香吏共前身樽中白髮能催
老雨後青山不負人乍別長途驚斷雁重逢餘閨倍
傷春慙勤送我江臯去慙淡風烟淚滿巾

附霽寰作

憶昔聯珂向玉宸風塵此日各孤身相逢海内存
知己乍別樽前對故人雨歇寒烟迷遠道劍飛紫
氣度深春相期轉盼秋江上莫負叮嚀淚濕巾

再遊大梁

詩集

十一

纔從汝南別復向大梁遊莽莽馳千里行行渡一舟
殘春堪作伴急雨忽過郵柳絮飛輕雪鶯聲滿画樓
養花天放霽調馬地偏幽冷女香鈿墮王孫錦勒稠
澄湖浮彩棟朱闕蕩華旂嵩嶽中天轟黃河左臂流
西消雲斷續東海日沉浮戰陣金元劇豪華梁宋留
雁池春寂寂兔苑草蘼蘼馬卿徒病免枚叟亦冥搜
醉扶梁孝竹痛弔夷門侯遂有山陽作還生平子愁
追送志衡表丈至林邑不及遊黃華洞
天涯飛蓋莫辭從踏徧春山第幾重馬到長安猶十

日雲開隆慮有千峰棧書貴客真成懶酌酒山家不
厭濃可惜黃華當面失蒼苔應滿舊題封

與志衡登嘯臺

春盡蘇門過雁哀異鄉驚喜足音來兩河風雨留羈
客三晉雲山擁嘯臺去國孤舟魂夢斷懷人雙淚酒
樽開登臨忽慢成言別橐筆觀光作賦才

望蒙山懷公孝與年兄

五嶽方遊岱三年獨憶君胡為長抱病終歲卧層雲
世路風濤濁人情冷暖分東蒙烟霧裏何日聚星文

詩集

十二

上泰山

東海洋洋表岱宗千盤濟勝得相從雲開恍見吳閭
馬日近遙聞帝闕鐘松老秦官曾駐蹕雨晴漢時為
乾封自憐神武懸冠後更上天門第一峰

孔林

畢瞻聖人廟即謂聖人墓松栢太古聲微雨霽煙霧
洙水縈其前泗水北奔注草木百千章諸子手自樹
鴉雀不忍巢荆秦那敢附闕里吐蒼麟故溝隱白兔
一臥三千年斯文較若路

薛明府邀登大伾山

積翠依城見伾山風流茂宰共躋扳中原故道登臨
後此日吾儕杖屨閒砥柱孤懸滄海上浮丘半入市
屢問古今人物同遷謝把盞蒼茫一破顏

岱山與宋侍御繹田年兄抵足言別得足字

今上側席時同升中秘讀子才過八斗落筆風雨速
情好既已深衷肝仍煥暴掉臂出鳳池回天勤補牘
靈修自包容魑魅羣迫感九死誓不同妄意垂帛竹
為惡懼不可為善那得福子既飽毒拳吾更遭怨讟

詩集

十三

世態煨凡情同調多反覆掛冠刺扁舟訪君泰山麓
執手天門峯感激發痛哭歔歔侵帝座長嘯振林谷
新構悠然亭館我勸卜築瀕行不忍分長被相抵足
中夜起浩歌星斗光離陸別後忽經年積思周二六
策蹇躡華巔窮濟登王屋親見數仙翁採芝駕文鹿
願言與偕遊飈條難追逐歸來里一丘蘇嶺騎黃犢
一朝秋風生懷念鱸魚肉布帆烟水輕蓬髮菰蘆禿
毀譽總善提虛空攢矢簇惟有知心人牛背烟雙目
緘辭走千里寄寫此幽獨

登大嶧山

力窮盤磴俯平蕪六月寒生暎遠湖亂石空撐雲出
沒孤桐枯去鳳來無秦碑劍落苔為篆孔室虛明月
自鋪直欲乘風駕雙鶴吹笙人已近蓬壺

自衛城徑走百泉

日沒過共邑探竒不入城看山宜暮靄臨水自空明
香稻和雲秀孤航罷釣橫北條此最勝何異江南行

嘯臺

堯夫祠畔謁孫登想見無言鑄步丘華表飛來傳白

詩集

十三

鶴病龍瘵起為蒼生兩山立壁騰清響千古荒臺起
大名世上幾多坎塲事先生一嘯總皆平

望太行作時王九陵同行

朝別臨淇川驅車太行阪秋潦餘熱毒策蹇頻宛轉
抽簪四體輕訪隱百慮損村翁指林慮白雲吞絕巘
溪水泛黃花仙源知未遠人世幾光華塵勞苦不返
好同王彥方一飽胡麻飯日入紫煙浮相對空山晚
九日寓太行濟源邑余生辰也不見菊花感賦
四十餘年鬢色蒼深山蕭瑟簡丹方王屋有仙邀獨

夜濟源無雨過重陽木葉飛迎馬赤菊英的的傍
誰黃憑高不盡重廻首遠雁書空度北邙

新安道望王喬仙洞

卽爛柯處

遠眺王喬祠蒼煙掛碧蘿閒中無甲子世外有山河
對奕方終局旁觀已爛柯未分黑白處勝敗竟如何

陝州途中聞袁六休主秦試回繇華山觀砥柱

喜其久別相遭

潤別中郎久三山遲爾看途窮知己至秋盡散裘寒
雍地能罷貢蘇門禮數寬近來吞大藥一味不爲官

詩集

十四

其二

聞君留太華我亦上青柯往事隨雲盡新詩載道多
相憐有砥柱獨嘯對長河此後詢生計漁蓑繫薜蘿

函谷關懷古

函關阨要霸圖灰柱下青牛去未廻雄嶺千條盤地
勝洪河九折自天頽古今龍戰人安在名利雞鳴客
又來百二幾經曾失險棄襦元是不羣才

登華岳

三峰連臂盡千霄身在青冥等片毛玉女洗頭雲髮

靚仙人懸掌月痕高當時子美徒觀望却笑昌黎亦
痛號白帝相留過信宿松風杖底起波濤

其二

巨靈手擘鎮金天秦晉依微幾點煙雲過蒼龍底作
雨河朝紫塞遠吞川騎牛人去五千字歸馬功成八
百年爲慕仙源依玉井朶願雪藕大如船

雒陽懷古

高城臨洛水如湯邾廓秋深萬木黃晉代故宮巢野
鶴漢陵荒草暎斜陽聞鶻懶步天津渡問石空懷李

詩集

十五

相庄對酒不須傷往事繁華幾作戰爭場

遊少林

趺跏大士背巖扉草樹離離佛日輝面壁幾年能透
石渡江一葦爲傳衣三花香散飛黃葉五乳峰高上
翠微夜半風鳴幡影動誰知隻履未西歸

登嵩山懷汪霽寰

中天峻極萬山低六十餘峰競秀齊黃蓋祠前吹笛
過錦屏頂上采芝迷香生漢栢風千古寒落秦封月
一谿汝水美人遲不至雪花飛盡送輪蹄

途中懷百泉

泉上為園一畝餘，曾栽叢桂葉扶疎。
開渠繞宅園通艇，纏竹成籬好著書。
張子敢矜舌尚在，虞卿莫問窮何如。
醉來只向行山卧，却喜門無長者車。

新鄭遇朱武庫年兄敘鄉中事

溱洧河頭慰所思，十年京邸雁書遲。
袖身去國一疏壯，促膝談鄉雙淚垂。
永夜已無青瑣夢，名山更與白雲期。
故人簪珮丹霄合，為報烹芝可耐饑。

其二

詩集

十六

崧高東下晚陰陰，故舊遭逢損客心。
君挾壯猷開武庫，我持別調抱孤琴。
中原道路成冰雪，南詔兵戈自古今。
直恐縱遊歸未得，蘇門悵望彩雲深。

途中偶成

憶昔抽毫侍至尊，晨昏草奏達天閭。
歸來白墮歌蓬鬢，落得青山對酒罇。
移竹自開成蔭種，瓜何必傍都門水禽田。
父間相答人世升沉總不論。

汴梁懷古

風沙莽莽莫雲橫，王氣消沈四野平。
梁苑空臺飛澤

雉夷門無地老侯嬴，林臯東壓三山雪。
燈火烟生萬井城，惟有東流汴河水。
湲湲歷盡古今聲。

山遊回謁泉上

十月小春候，山亭冷落餘。參差石勢出，澗漾水光虛。
抱甕時澆菜，持竿亦釣魚。昆池殊不惡，何日賦歸歟。
送友人荆南采藥

江漢關心地，蕭蕭去馬班。還丹須九轉，采藥歷三山。
雪霰依南薄，風沙入莫殷。應知歸路急，春鳥叫緡蠻。

已酉除夕

詩集

十七

河朔寒霄霽，共城斗柄明。琴書還舊臘，椒柏動新正。
犬馬徒增齒，林泉亦妬名。異鄉愁不寐，燈火看花頰。
元旦

鳴珂獻頌憶朝天，袍袖翩翩惹御烟。
一自秣駒空谷後，祇留遺草聖人前。
辛盤五色春王候，柏酒三杯繡佛緣。
華勝不須遺傲吏，八風異向且占年。

與弟泛百泉

千頃滄茫夕照低，輕舟載酒聽黃鸝。
鵲鴿有急來前渚，鴻鴈無端下碧溪。
蘇嶺臺空雲漠漠，百泉雨罷草

萋萋一樽與爾同高閣回首人間物未齊

其二

碧樹澄湖五月寒孫君嘯後嶺雲殘湧珠日沸鮫人
淚鼓柁新裁漁父冠笛裏關山雙灑涕鏡中樓閣一
凭欄留連若為煙波麗飄泊誰憐兄弟難

流寓泉上粗成別業此後踪跡莫定賦此紀之

小築初分水曲西為尋長嘯此幽栖遠山雲破千峰

出夾岸烟籠萬木齊竹逕未栽醒酒石草堂真對浣

花溪扁舟白月無人供睡覺惟聞鳥亂啼

詩集

十八

其二

抽去朝簪不種瓜小園生計在桑麻數椽已結山泉
勝三徑猶舒春夏花尺素故人看漸斷釣磯新水日
交加自持白法甘空寂嬾覓仙君勾漏砂

亭前池蓮開甚值大雨後立秋

銀漢年年接御溝客身此日付孤舟雨晴山岫青堪

摘霧捲湖光淡不流十里蒹葭辭溽暑一池菡萏入

新秋白雲儘足供怡悅却怪張衡賦四愁

其二

天上元來嘆索居滄江垂釣忽秋初幾家擣練聲方
動何處吹簫思有餘黃鵠摩空虛繳矰流螢入戶靜
琴書世情轉逐年華變滿目芙蓉不負子

其三

抗疏清朝出每遲變名吳市 王恩私不妨野老

時爭席始信源泉可樂饑蘆荻蕭蕭秋氣早芙蓉淡

淡月華移李膺忽起江東典為報蓴鱸更莫疑

早秋庄上偶成

秋動客心驚湖山入眼清橫塘鷗鷺跡暮雨芰荷聲

詩集

十九

僻地宜高臥深山亦妬名收綸閒抱郝蛙吹任紛爭

李伯謙招飲白雲寺

愁病經年忍未歸幾回僧舍更依依上方絕巘雲相

待石逕深林葉乍稀恐負名山初命展新裁薜荔亦

成衣秋聲同是他鄉客小酌疎燈坐翠微

用韻寄別王茂才

容即年光已透秋書來寒壓百門流 朝廷有道

休存舌泉石無機好到頭曾向嵩高從子晉莫辭濠

上訪莊周江南儘可消愁病何日相携汗漫遊

睢陽謁張許祠

虜厚城空衆已乏出奇幾度摧堅甲將軍豈更習孫
吳忠憤腸中足兵法

醉翁亭

醉翁亭子結山阿翁去吾來載酒過谷鎖寒烟樵徑
渺林藏脩竹鳥聲多聽泉不厭頻移席題石何妨自
放歌典盡莫辭歸路晚更邀明月掛松蘿

聞烏衣鎮聶遯原有仙術走訪之及至逝數日

矣因望瑯琊諸峰悵然有賦

詩集

二十

平蕪烟暝夕陽微朱雀爲橋尚不飛忽起馬頭山白
米故遵河渚巷烏衣長生方外無消息大隱人間有
是非回首滁南舊遊處群峰歷落思依依

同劉靜之放舟訪梁溪顧涇陽高景逸諸君子

雙帆南下指維楊草色如烟醉夕陽黃鳥不來砭俗
耳綠楊空繫斷人腸救時更有如公輩孤節何妨委
道旁世事看來堪痛哭莫辭千里問行藏

同靜之兄詣東林講席與涇陽景逸本孺啓新

玄臺諸君子談易并讀邸報有賦

竹下生薰風偶然涼月至風月既交輝群賢亦相萃
小酌送餘杯披圖搜易遠畫外覓庖犧指歸拆天地
世事紛多岐吾道自未墜明夷貴艱貞燥濕各從類
所以偏伯手不灑新亭淚

金山與范太蒙銓部對月得金字

把酒臨浮玉何年更涌金樓臺懸蜃氣鐘鼓動鰲簪
江淨月轉白雲迴僧定深焦山如有約雙柱砥波心

鶴林寺

有唐人因過竹院句

江風吟風雨海日挂脩廊欲覓浮生句殘碑補破墻

詩集

二十一

宿焦山次楊文襄公韻

曾經兩度謁焦生臥聽江濤夢亦清洞口雲歸迷竹
色海門潮落度鐘聲僧留野鶴新爲伴我愛沙鷗晚
結盟醉後一瓢祠下水肯將無事易浮名

書僧野鶴壁

依山成小築玩世等浮鷗鶴夢初驚客雲陰忽滿樓
飛濤喧夜靜冷月印江秋惟有禪心在惺惺不逐流

招隱寺

雨餘巖岫放秋晴斗酒褰帷訪戴行十里江光浮樹
色一庭空翠滴泉聲爲烹紫蕨同僧飯猶有黃鸝向
客鳴却怪千年招隱後蕭蕭虛負桂叢生

哭汪霽寰省丈

雙辭瑣闥憶 君恩執手河梁濺泪痕李杜齊名
甘罪譴范張失約愧生存清朝有疏推司直聚窟無
香爲返魂北固山顛盡一慟忠臣無命諛臣尊

文文起山房

精廬滿山色水樹淡幽森萬竹搖空翠群禽噪夕陰
詩集 二二

無憐春自到入古意偏深惟有支公輩往來時論心

同劉靜之訪趙凡夫山房

凡夫心許大丈室結幽岑竹密留香氣林虛透磬聲
煑尊常供客面壁自安心玄度曾相訪談鋒入夜深
宿天池寺

宿天池寺

笑渡虎溪高縱目虎溪却在萬山麓憑欄下界有飛
鳥繞徑松陰忽逢鹿匡續廬邊佛火明文殊臺上慈
雲宿天池夜半龍歸來風雨呼聲振瓦屋

過江夏問郭明龍宗伯病

宗伯憂時異欲睡幾年家食意如何畫懸金索絲綸
秘曉開銅龍啟沃多瀟灑東山閒謝傳神通丈室臥
維摩祇今 聖王思耆舊一爲蒼生起積疴

段幻然長科邀飲黃鶴樓

把醖高樓坐夕暉江天一碧鳥聲微漢陽樹密晴猶
見鸚鵡洲沉久不飛望裏山川渾欲散吟邊烟雨忽
成圍墻東避世真憐子才落風塵便息機

漢江觀釣者

頻年羈漢上漢水亦相因木脫垂知響江空月更親
詩集 二三

永懷不寐夜萬里未歸人何似滄浪客烟蓑穩釣綸

詣陸州哭雷何思館兄

我昔遭讒去國年君來灑淚百門泉豈知患難肝腸
友倏作雲霄變滅烟身後無兒一親老案頭有草萬
人傳鹿門卜築成虛約目斷襄江啼杜鵑

其二

才名燁燁重絲綸痛念交遊得幾人亦有王郎同白
馬可知陸子是前身祝融峰坼天無柱爾雅臺空夜
有燐一奠生芻憐後死苦無生趣到江濱

走石首哭曾長石館兄

三年消息總浮沉此日交情死別深天上樓成揮彩
筆匣中草就重黃金驚人已遂先驅志用世應憐未
究心潏潏江城風雨黑不堪哀怨理亡琴

登君山次孫道甫中丞韻

澄湖暴漲水天浮隕石為山靜不流萬頃烟光迷雁
陣數聲笛唱起漁舟月移錦瑟湘妃怨波撼星河賈
傅愁十二峰頭頻悵望朗吟如出岳陽樓

自君山泛洞庭回華容

詩集

二四

未聞洞庭樂特犯洞庭洋九水吞為腹長江曳作腸
微波如屋起浴鶴似人長望望墨仙近蒼茫樹幾行

游華容東山憇劉忠宣公草堂

東山佳氣鬱嗟峨疋馬閒來問薜蘿衡岳峰高雲影
接洞庭木落雁行過前朝著姓松杉古昭代名流閑
閱多寂寞草堂風月夜碩人去後竟如何

仲宣樓與官別駕言別

樓上陰雲散女碑城邊衰柳拂行卮登高况是思鄉
客賦別何堪落木時叢菊未開游子遠寒砧欲起候

蛭知夜深銀漢章天北矯首長安重所思

山中雜詠

醒起看山曉露濃江光樹色轉朦朧一聲啼鳥冥煙
破人在湖陰第一峰

其二

雨霽林開色色佳倚松坐石掃殘霞道邊拾得無根
草不受春風自着花

秋仲同王九華劉繼塘泛洞庭

好友歡同事孤舟興不違湖清雁初到葉落人未歸

詩集

二五

曉日衝波起漁炊隔樹微何當挾羽翰八百任雄飛

泛湘江

湖盡入瀟湘琉璃水氣香賦成投屈子日夕聽滄浪
短棹青峰外長沙碧樹傍今宵苦無月把酒問蒼茫

過長沙

長沙萬竈動星文碧水丹崖迥自分賈傅故居南浦
月相靈清瑟洞庭雲風驅晚日颿千里秋入寒空鴈
一群此地從來滯遷客鐘聲幾度隔江聞

望衡岳

湘江清未了衡岳望中高雲氣蒸孤嶂嵐光墮野袍
秋深不度鴈路絕許通樵好伴長源去讀書隱二毛

衡山簡陳景玄館兄

杖履飄零轉自堪空心妙法得瞿曇尚平五岳方游
四下惠一官不待三日日浮雲瞻冀北扁舟落葉卧
江南栖真峰下陳夫子好向烟霞卜夜談

謁胡文定公書院

直節方時用深心老嶽根非圖仁者壽獨定聖人言
豹隱文愈變龍潛道自尊南山青峨峨千載映衡門

詩集

半山亭

萬山廻合拱虛亭僧衆蕭條卧紫冥松下香泥留鶴
跡瓶中淨水注龍腥即看遠岫迷雲夢却數歸鴻過
洞庭杖策直先昏黑上五峰漸近見真形

登祝融峰頂

開闔雲光隱玉除崔巍積翠萬靈趨秋深龍虎埋幽
壑夜靜旌旄捲碧虛南嶽夫人排鶴駕匡廬使者報
金書乘槎已到銀河外天上何須嘆索居

其二

中天沆瀣淨瑤壇露濕玄關虎豹寒不藉秋風筇竹
健那開道眼葛藤寬石邊得句投朱鳥松下吹簫跨
紫鸞便欲凌虛游汗漫還愁西北路曼曼

紫蓋峰每天晴見白鶴一雙飛翔峰上

紫蓋峰頭白鶴飛朱陵洞口玉簾圍秋來欲與諸仙
約高捲垂簾放鶴歸

望衡陽回鴈峰

斑斑湘竹淚痕堆帝輦南巡竟不回峰下直通九疑
路蒼梧猶有雁音哀

詩集

下山宿僧舍

我行衡山中得如十日約秋淨恣遐搜風雨殊不惡
朝叩石室扉暮采幽澗藥揮手招飛霞竦身待鳴鶴
泉石真太奇仙靈何寂寞水簾門常關珊瑚芝難索
懶殘避深巖消磨讀書閣亦有魏夫人雲璈久不作
煙霞滿千峰心遠醉寥廓名山空手回濁酒還自謔

浮湘回舟

滿江碧雪下高春九折廻環七十峰魚子生時啼布
穀魚生子獨在湘江鴻賓到日噴芙蓉僧回別浦逢秋月客

三十七

在孤舟聽岳鐘始信湖南堪避世好携琴鶴卧雲松

學釣魚

遊罷名山興有餘松舟衝浪賦歸歎一秋載道那看
菊此日停橈學釣魚籬落人煙合晚照蒹葭月色動
輕裾少陵真得幽栖意錦水持竿獨先予

舟中即事

天末涼風動歸途苦正長雲底不放日水淨已經霜
夢斷蘆花白樽空橘子黃楊帆前去者曾否問瀟湘

買魚

詩集

二十八

搖搖睡不足強起擲卷書懷古意未得埋名道有餘
薄宜來肆酒肥問出湖魚莫謂官長索看吾一老漁

身閑

身閑無一事地僻景尤偏水鶴窺魚過隣舟傍樹還
高天人獨倚靜夜月初傳漁父能通語吾訝爾扣舷

哭王鏡予侍御年兄

水天八子重思皇十載升沉間自傷雄賤一經搖海
岳直聲早已震巖廊虎亭雨暗孤鴻斷潞子沙飛落
日黃雙淚為君江上墮何年秋冢踏青霜

哭王幼生翰簡年兄

音容夢裡匆匆見消息驚傳數數真衰德無緣儀老
鳳交情未忍比今人青騾馳去猶仙從白馬奔來一
逐臣腸斷白溝風雨夜墓邊秋草照寒燐

送客

巢梁乳燕去荒院落花稀送送客已盡行行身未歸
蛛絲愁自網螢火灼還飛一臥滄江上經年獨掩扉

哭劉靜之年兄

棟折山頽吾道孤餘生為爾欲捐軀凌霜勁骨年來

詩集

二十九

瘦憂國深心血盡枯嶺上寒梅春忍凍湖邊怨鶴夜
相呼交游屈指兼師友北斗南來一丈夫

其二

病裏傷心別更愁忽成異路斷相求人間是處難施
足泉下諸公且并遊知我深恩今鮑子安貧峻節昔
黔婁素車思待他年赴直恐蕭蕭墓木秋

哭顧涇陽先生

絕學傳千聖微言翼六經不難身在隱還恥獨為醒
里巷罷歌市朝廷失典刑憶公不可見仰首望天星

其二

道重斯文在身亡正氣消空言持國是啓事鑒官僚
靈爽歸天闕忠魂繞 聖朝要離休近冢季札自
同調

送友赴京武試

猿臂應無種龍韜合有謀賦詩不退賊裹革誓封侯
一箭雙鵬落全功獨馬收中宵頻拂劍起舞看旄頭

書懷

隻身血戰已陳芻到處飄流問卜屈敢望曹丘揚季

詩集

三九

布却憐張耳負陳餘長心短髮功名誤白石青山禮
法疎屈指交遊多厭世天公何意獨遺予

其二

阮籍無端浪泣窮高天空濶任冥鴻無功不耻屈關
外有夢何曾入雒中十卷楞嚴初悟佛半生襤襪漸
成翁而今空有皮毛在懶向風塵作轉蓬

寄京口友人

浪跡不禁雙鬢改知心今復幾人存三千里外思君
泪猶與長江到海門

立秋夜

歸興年年旅泊過秋風一夜上江波空階月墮銀河
淺仙掌雲浮玉露冬塞雁未來人欲老楚砧初起客
如何張衡此夕添愁思悵望高天發浩歌

楚中送友人還滇

帝里風塵會吾鄉道路難壯心緣客損歸夢入秋寒
複嶺猿聲急孤樽雨色殘青雲多故舊相慶一彈冠

輓郭明龍宗伯

鳳池文藻擅雄名忠義尤憐自性成世以安危占謝

詩集

三十

傳 帝虚心替待阿衡峰摧天柱林皆白星落江
阜夜有聲黃鶴樓邊雲慘闇何人不為痛蒼生

輓薛玄臺主政

抗疏聞高節過江始識荆玄心無俗格古貌任天行
道拙龍還臥桐枯鳳不鳴黔婁知有婦正被殮先生

輓劉雲嶠少宰

風塵慘淡賸行旌報國孤忠慟未成啓事祇今虛左
席觸邪蚤以布先聲從來威鳳多凶折自是窮奇必
壽榮我有千行連血淚哭君端不作驢鳴

長安友人書至

書來長至後人臥少微邊時事都緘口虛名媿補天
致君宜讀律卜隱可須錢南岳新成草憑誰寄幾篇

武陵泛舟

幾片江邊石煙颯望裏迷鷗群春水滑犀渚晚雲低
山勢俱飛動仙人總寄棲獨憐篔簹笠者朝夕武陵溪
次韻謝楊文弼國博

久客經秋滯一谿玄心時共語窻雞新詩咄咄驪駒
動舊識依依過雁啼江館夢回高葉墮山城路杳暮

詩集

三十一

雲低欲知此後相思處回首秋風郢樹西

宿辰州

遠塞雄三楚長山散五溪水從諸洞下雞在隔江啼
夜雨清蠻障歸心滯馬蹄夢中見新息瞿鑠轉合悽

貴嶺

戲嶮年來總不驚千山秋色送行程朝辭茆店聽雞
叫夜宿蠻村帶雨聲碧樹叢中紅葉亂青峰斷處白
雲生歸家賸有雙蓬鬢又被繁霜點數莖

山菊

山驛叢叢野菊開蕭然不厭伴蒿萊秋風空有摧殘
力客路誰憐隱逸才旅雁過時香自遠征車停處晚
相催為君好下栽培手移向陶家佐酒杯

汎撫仙湖指孤山用壁間韻

閒賦滄浪問濯纓湖山蕭瑟起秋晴山當孤處群松
伴湖以仙各一鶴橫薄霧初收霜葉落微波不動夕
陽平扁舟莫訝來何暮為挽洪濤欲洗兵

望昆池

昆池五百里遠眺一盃水年來兩度看消長只如此

詩集

三十二

寄史蓮勺侍御

香案曾同侍玉皇歸來萬里類投荒風霜抗疏無毫
補鵷鷺聯班引夢長楚水秦關鴻信杳峩眉雞足馬
蹄忙思君想在雲霄上落月紛紛照屋梁

寄丁長孺儀部

雙鬢蕭蕭老百蠻何功敢爾望居關狂奴故態驚猶
在破衲家風煞是閒磊塊半消澆濁酒生涯一味落
各山浪遊自顧僧多髮縹緲高峯擬共攀

太華寺

孤峰倒影夕陽斜搖落珠林翠欲遮昆海迴瀾吞日
月空王古殿鎖烟霞漁燈初照四三點春色高凭十
萬家起滅不須悲世界劫灰今已被桑麻

進耳寺

別是幽栖地渾無塵氣侵佳山各進耳勝蹟且休心
樹色依殘雨砧聲曳遠岑傳聞有靈異夢幻到而今

邛竹寺 有詩僧本無

秋山寂歷少經過地迥烟嵐淨薜蘿邛竹種時僧有
願曇花開後海無波繞厨供水穿雲細聽法靈犀傳

詩集

三十三

曉多况值詩人如鳥瘦留連不覺日消磨

古庭大士塔院

萬松青處塔嶙峋凜凜鬚眉骨未塵五葉花開春色
徧千江月印法輪新迢迢彼岸慈悲筏榜樣人天堅
固身東有蓮峰同任迹居然出世兩閒人

山居

一片空明照夜陰倚闌不寐海雲侵月移有怨湘妃
瑟風動無絃陶令琴畏路半生皆幻泡擬文十賚發
深心山間天上元霄壤莫怪年來金玉音

譙朱叅知年兄適適園

莫謂行藏易從知吏隱難會心關聚散適志在盤桓
城市山林僻賓朋禮數寬引泉成沼曲建閣出林端
簇綵卉千種翔風竹數竿蓮開君子黨笋勝大官食
窈窕通蘿徑葳蕤覆石闌飛觴移桂棹拄頰對烟巒
海擁群峰合川迴六月寒醉同魚鳥樂臥作龍蛇蟠
啞彼三語椽渺哉九轉丹 主恩恐不免未遂恣
所安

九鼎山

詩集

三十四

巨靈手持并州剪碎斷芙蓉作九峰棧閣有僧家絕
壁巢雲想鶴戀疎鐘猿梯倒挂溜聲急佛火孤懸瞑
色封倦倚山樓不成寐滿空天樂起蒼松

雞山雜詠

穿雲度嶺不知歸是處梅檀隱翠微多少閒僧對補
衲野花飛上水田衣

望蒼山

十九峰聯踞兩關西天有路可迴還當時白馬馱經
者到此呼爲小雪山

三塔寺

山海此據勝薄游愜素心人知三塔古我愛萬松陰
僧定香烟細花殘草色深晚鐘因客發聲響滿空林

蒼山寄胡慕東省丈

盡日看山未肯休此身何地足淹留懷人夜雨春花
畔睠園雞峰鷲嶺頭尚子功名終汗漫虞卿著述只
窮愁何時同醉青柯色悵望長河天際流

別李京尹

京華一別幾經秋問水尋山肯臥游搜僻共飡王烈

詩集

三十五

石登仙還上李膺舟升沉世局浮雲外離合心旌落
日頭回首相思三塔迥蒼峰無恙洱西流

山遊回廣霞以詩見訊用韻荅之

鷄嶺山前方滴翠蒼峰海上復堆藍穿雲且得同僧
去踏雪何妨着屐探境逼南州通水月地隣西域足
花龕年來踪跡真成誕我我周旋厭盍簪

天寶戰亡士卒塚

太平權相欲宣威將士無戈挽落暉此去中原千萬
里征魂那伴捷書歸

山樓成

山樓小構切巖阿臆牖虛靈受碧波絕嶠烟生理虎
豹長湖風捲立龍鼉側身天地時懸榻謝客冬春自
放歌濁酒可邀田父醉白駒漫擬碩人適

澤畔

澤畔江湍意自舒扁舟出沒水雲居騎霞仙子月明
下戲浪神龍夜靜呼羅雀真同翟氏第盤鮮不是武
昌魚故人天末成寥落去國虞卿好著書

山中咏懷

詩集

三十六

富貴若已定苦樂審所之伊子辭瓊閣忽忽七週期
登山不成隱涉水動遐思代馬嘶北塞越鳥眷南枝
卜落三畝地築向撫仙湄絕無長者轍樵漁相追隨
山不畏屢屨湖不厭紛披日高理蓑釣天寒炊屨屨
妻子不我與微尚天地知人世無百歲勞勞亦何爲

其二

讀書未卒業學劍常起舞薄宦歷江湖中年返故土
睹茲倦飛鳥亦自戢毛羽蕭然四壁中卸脫軒冕苦
雖無貴客交感慨發今古何水不清風何月不洲渚

唯有無事人乃爲風月主索肉任烹鮮沽酒時得曾
清福當長生豈造恣所取

其三

山中何所有酒熟雞亦肥飽食安閒步湖碧忽成圍
行行採殘芰製爲隱者衣身隱甘寂寞道藏愈光輝
群陰雖已剝一陽尚希微古來遠害士所貴在知幾
况有山水樂對之可忘饑

山樓夕眺

萬里炎方隔帝州青峰碧水自丹丘桂生屋角堪招

詩集

三十七

隱雁斷天南不遞秋四壁沈生高八詠五湖范子縱
扁舟傷心落水隨流去不盡烟濤重客愁

江川曉發

晨雞初報罷客路遶江行野樹衝人立長湖入眼平
琴心喧澗溜雨足挂山城爲問閒居者叱車何所營

秋夜宿樓山

寒岩高處宿深秋悵望遙空動客愁啼鳥按更山月
缺殘燈映榻野螢流浮沉陸海雙蓬鬢咫尺銀河一
釣舟便欲蹇裳謝朋輩似聞笙鶴白雲頭

秋日送張計部北上時有遼警議海運

四牡駢駢上 帝京消魂猶自壯君行黃催籬菊

人千里紅落霜楓鴈數聲左海此時籌輓運東山何
處慰蒼生已知早負邊才望爲挽天河一洗兵

蜀僧久住蜀榮華山入滇應募談榮華之勝羨

而賦此

戴髮連鬚一遯翁問師何事得知儂錦城山水西方
路臨濟兒孫棒下宗佛鳥聲中金像現雷公洞口白
雲封他年瓢笠來相訪知在榮華第幾峰

詩集

三十八

送周都事還吳

霏霏雨雪向姑蘇惜別匆匆贈一圖君過九江方展
看淵明曾見督郵無

寄閃廣山銓部時有星變

冬盡南中雁陣疎聞君新闢羽岑居山公罷去無衡
鑑中散慵來自齟齬花放九隆衝雪好書回千里逼
年除少微夜夜含光耿未許攬捨自發舒

水明樓有懷

清夢蓬蓬轉自愁懷人獨坐水明樓消磨歲月饒青

眼領略江山對白鷗春動長湖波沸立雲開遠岫翠
爭流雌雄共指豐城劍紫氣虛傳上斗牛

元日

王正又報履端期猶憶鳴珂侍 上時玉漏聲催

鵝鶯集簫韶樂奏鳳凰儀辛盤出案迎年早栢葉浮

杯到手遲却望五雲紅日近 天顏開霽野臣知

送友人之廣文任兼簡普安董侍御

最惜蚤春去兼聞百舌鳴山茶開已爛路柳裊相迎

複嶺雲烟合盤河瘴癘清應知遠方士一變魯諸生

詩集

三九

其二

海嶼逾人日山城動使車只愁春盡處未寄雁歸書

疎雨虹橋外飛花祖道餘碧雲高臥客出處竟何如

寶洪山別僧

雙屐探靈跡孤筇躡寶洪連床宜軟語開閣快雄風

智焰燈前續疑團句外通遠公雖禁足相送虎谿東

春日假寐山樓

松葉成城靜有聲草堂偃臥東方明瓦盆木榻家風

舊蒲酒竹萌氣味清夜雨未消山霧重春浪易動湖

水輕古人斟酌四不出吾亦閉門尊吾生

山居

已知客少常扃戶爲怯春寒故下簾却看梁間雙燕

子不依華屋戀茅簷

昆池咏茶花

薄暖輕寒別有天名葩開爛政嫣然千條浥露嬌無

力萬朵酣春醉欲眠掩映綠莎調馬地迂廻芳港釣

魚船看花莫待花殘去把盞消魂與自騫

其二

詩集

四

斜倚高臺曉旭烘迎春破臘故叢叢誰家羯鼓催粧

罷是處鸞簫佐賞同楊柳三眠猶襯綠海棠一覺政

假紅南園多少閒花艸自穢塵容怨化工

其三

流艷垂光照綺疏幾回春服頓香輿分心已露衷藏

赤磬口如防齒頰疎墮地錦裯迷蠟屐臨池清影浸

寒蛩朝來好把繁英拾軟膩猶堪二八書

其四

踏破名園倒接罹堆紅貼翠日初遲旗槍戰鼎花前

葢絲線牽風葉底枝正視頓令人易眩曉妝不使蝶
先窺所思不至閒開落辜負春宵又一期

晚春江上作用韋蘇州寄鄧道士韻

春晚閒遵江我亦江上客啣杯憶所思獨坐埽松石
布穀勤催畊悠然空山夕唯有波面鷗出沒知踪跡

泰山宋年家子萬里相訪詩以送之兼簡公周

庭年兄

岱宗東望鬱烟嵐十畝閒閒轉自堪但得似人殊足
喜况逢知己遠相探寒山匹馬賓賜去清夜應雞共

詩集

四十一

密談爲問五雲天上客可知太史滯周南

冬日再宿山樓

不到滄洲近一春烟波寂歷罷垂綸水聲入臘喧猶
壯山色宜人晚更親葉落花開爲授曆陽來鷺去作
嘉賓中年萬事俱成懶華髮清樽可養真

哭亡兒

吾出兒眷戀爾亡我何依往歲阿南天吾久欲同歸
倏復聞尔死老魂驚亂飛天道不可問人事轉日非
不能衣與食誰爲寒與飢九泉遇爾兄相携無相違

其二

人生死亦常獨爾喪何蚤人子死亦常獨爾遺予老
予老可強支母慟不自保永訣不相遭恩愛何草草
未離襁褓中那諳冥泉道寸衷慘分割雙淚已枯槁
謝武林叅藩于滇兼攝學政文章風裁予慕之
而未晤近擢粵西憲長賦此送之

騷壇冷落墜風雅千秋大業屬誰者君探驪龍獨得
珠紛紛鱗爪空遺下携琴駐節金碧間日霽霜清案
牘閒泃水烟濤邀翰墨彩毫題徧點蒼山退方幸復

詩集

四十二

藉宗主凜凜風裁洽時雨文章隻眼已還醇士習一
變皆至魯四牡駢駢指桂林幾回徙倚對商參我往
深山何以贈深山惟有白雲心祇今遼左事孔棘烽
火直達甘泉側蚤將名姓覆金甌一舉 朝廷生
顏色疏陳奇士奏吾 皇長纓繫致左賢王謝安
破虜方談嘯山中野夫穩睡覺

憂旱謠

冷突無烟處處村榆皮剝盡到桑根饑腸未實官租
急夜半猶驚吏打門

其二

去年苦澇高田熟今年遭旱高下無指望二蕎堪濟
急二蕎相望就乾枯

其三

前月無米鬻大女今朝糴米典小子兒女易盡米難
求手把金錢徒餓死

其四

赤日燒空雨不來雨來却被風吹斷三點五點若更
籌千里百里成塗炭

詩集

四十三

夏末泛蓮池是日有妓

林塘宵窳隔荆扉簫鼓容與震翠微狂客幾年驕白
墮佳人一笑落紅衣高流絃外魚知聽風雨雲邊鴈
到稀猶憶西湖當此日采蓮船載夕陽歸

烟湖草閣行

君不見撫仙之湖長百里碧波浩淼瀟湘水就中據
勝者屬誰髯翁坐嘯空濛裏有閣有閣何潦草斷松
縛竹覆茅稿臆軒四面受玲瓏迴避紅塵不用掃羣
峰列屏手可招澄湖拂鏡點輕舸雨度山空翠欲滴

風翻浪起雪為濤山翠雪濤觀不足別有肺腸矢勿

告壁上常懸太古音巍巍洋洋三弄曲曲罷微醺高

枕眠醒來蝶翅猶翩翩攤書更會古人意讀至心開

眼抽刺屋角蹕然一釣磯絲竿牽動鷺鳧飛荆妻稚

子相嘲訊床頭酒熟待魚肥西山衲僧邀題石南隣

野老頻爭席扁舟誦唱水雲中肯逐輕薄圖冷灸君

不見東陵翁學種瓜杜公堂在浣花人生奔役何時

已不如栽桃滿谷蒸紅霞任爾漁郎透消息桑麻雞

犬自為家

詩集

四十四

湖上立秋

生涯鎮日對澄湖放下棊書一事無水色遙連銀漢
盡劍光高射旄頭徂夷門漸覺侯生老衛國終須寤
子愚烏兔遄飛鳩又化酒酣空自說胡雛

其二

聞道賊酋抗上邦杞憂深夜對寒釭心懸捧日真千
轉髮點繁星自一雙秋動只愁弓馬勁謀成未報羽
書降中興誰是郭元帥一戰長驅黑水江

其三

積霽浮空無霽期衷情脉脉淚絲絲炎方水冽魚浮
日紫塞寒生鴈動時獨樹邊湖飄葉早故人京國寄
書遲數瞻牛女相望處夜夜明河照別離

其四

十畝閒閒一草堂行歌猶自和滄浪陽春有脚趨高
第秋氣無端過短墻門外鼓吹蛙列部江干賓從鷺
分行深山白石猶堪煮此味經年只自嘗

龍洞

古洞雲深處新秋客到時龍歸偏帶雨仙去更留基

詩集

四十五

白鴉藏蝙蝠紫氣截虹霓爲問避秦者桃源可勝茲

浣江

垂楊如線水潺湲斷送驪駒不可攀折盡柳條春又
去黃鸝猶自叫綿蠻

再泛婁江

霜嚴水落石差峩小酌輕舸許再過兩岸蒼峰呈霽
雪一川明月在清波雲邊塞鴈衝寒少網裏江魚入
饌多爲問當年五湖客西施載去意如何

聞布穀

一聲復一聲清響徹山谷句句喚秧青年年催髮綠
人知得氣先我厭多言讀何似卷遺音旁觀子規哭

通海早發

策蹇衝寒曉色分路人先我已紆紆盟鷗久共難爲
別候鴈新來懶逐群湖氣直蒸山外雨谿流斜界嶺
頭雲自憐傲骨殊凌競猶向風塵試運斤

曲江早發

銀河淺淡未全收玉露零濃綴草頭于役非關王事
監相思空掉剡溪舟晴來斷霧猶拖濕雨過諸溪盡

詩集

四十六

怒流梗稻離離村豹吠倦遊人已傍中秋

臨安夜坐感事

良夜清樽客罷時星精搖動月華移山城暮角吹偏
壯瀘渚秋鴻到獨遲若爲請纓能繫虜那堪推轂再
興尸一腔杞國憂天意唯有蒼蒼許見知

綠漪亭

選勝披烟靄虛亭廠夕曦高雲留紫翠綺席坐漣漪
洞隱仙人屋神呵學士詩清明無俗韻何惜倒餘卮

冬日遊冰泉

鬱蒸聞火井凜冽見冰泉清印三秋魄寒生六月天
懸岩低夕照古木墮前川爲問濯纓者滄浪和幾篇

贈也愚僧

隨身一棒拄乾坤攪斷黃河永不渾鳥度雲邊疑有
跡月穿潭底本無痕雲門遠布他方棄臨濟今傳的
派孫面壁已將文字掃楞伽腰繫爲誰存

春深聞子規

立馬躊躇山徑曲殘紅逐水秧針綠一聲嘯破烟雨
中百鳥寂然春意足

詩集

四七

湖上卽事

羣動具已息澄湖白自凝萬山深夜雨耿耿一疎燈

其二

江空水不流夜靜蛙愈響何處一扁舟帶月獨長往

其三

衡門開綠野草閣俯清江平生骯髒骨今爲水雲降

其四

鳴臬鳴高屋鳳凰集舊臺中州想太平九月九日來

其五

苗旱人無衣湖漲遠拖練安得并州剪斷成千萬片

其六

欲曙凭欄望陰晴未辨間悠然帆一點早已傍孤山

一 山庄雪夜楊維斗別駕見訪

避人成小築有客到滄洲夜靜雪生白湖平水不流

擊壺歌老驥投轄起眠鷗燭影搖杯酒因噎訪戴舟

夏日山行

爲問各山路苔班鳥跡封行行且就石止止忽聞鐘

林藏一寺小溪漲衆流從逢僧未服語哦句倚長松

詩集

四八

冬抄水明樓夜坐

長風遙夜捲江臯孤燭搖光百慮洵曾借上方堪斬

馬故饒左手得持整青山冷眼看波沸白鳥閒心狎

浪高坐嘯行吟殊不惡靈均何自苦離騷

村居鑿池插柳

一廻無事一廻休清課經營足遣愁蒔柳絲縈烟鎖

屋開池月抱水明樓隣湖莫有魚飛墮傍竹時分鳥

倦投藥圃茶畦俱次第東陵新拜種瓜侯

水明樓月中聞鴈

碧落秋高鴈隊分飛來底事若云云懸知清影沈湖
去空有遺音帶月聞關塞弟兄誰失路雲霄點畫自
迴文上林審顧休輕下滿地虞羅足破羣

湖居

樓接江濤舟接門自甘戶外少踏輪流年且付滄浪
去野性翻從白墮馴春服敝時裁水穀人烟盡處與
鯨隣却思嚴瀨羊裘累引得虛名上釣綸

山中聞報自嘲

當日懸冠去馬曹歸來篋笠穩烟濤救時貴介精三
詩集 四十九

語垂老趨踰有二毛 聖主新恩搜隱逸狂奴故
態祇麤豪自憐幻夢徒生翼敢望相知一贈刀

其二

中年通籍氣縱橫自媿虛馳海內名攤卷忍拋南面
樂移文慙負北山盟老鴛縱渡猶知水小草登籠可
利生爲語同舟須濟險玄黃消散蒼升平

擬取道會川

已戀山陰道翻爲蜀路愁聽松成契濶問鶴恐夷猶
捫舌今還在張髯誼不偷蒼生厭飾器何斬戴兜鍪

別大鴻臚劉右吾

良晤曾經再深譚未厭重官曹吾媿馬隱操君猶龍
海氣浮津市雲光駐華峰墻東爲問舍他日得相從

贈楊維斗

齊魯賢聲動帝闈歸來一榻道猶存絕無音調同時
輩總有肝腸爲 至尊杖屨隨雲過赤甲笑談鎮
日在玄門看君着脚孤峰頂正氣凌參不可捫

登獅子山

寺有建文遺像

直窮源頂泛流觴廢帝何年到上方山木不材逃剪
詩集 五

伐蜀魂何事祇悲傷風俗漸陶夷氣習關河舊是漢
封疆爲語西南關鎖使好將戎索繫獅王

途中杜鵑花盛開

子規無語杜鵑紅開放深山色不同爲戒路人休挫
折傷春人在仲春中

登勝功寺清虛閣

清溪芳草載春陽暫息車塵憇豆房獅子窟中開石
相杜鵑聲裏拜空王雲春水碓香厨饌市集蠻寶古
佛場更上清虛樓遠望鄉心萬丈碎殊方

途中對妻孥作

天涯風味竟如何故園山茶夢裡過
晚雨晨嵐青草瘴竹烟松靄白雲
窩指揮番漢鐵如意勞問車輿金
叵羅唯有痴兒不解事燈前笑語學蠻訶

途中書見

世外山河化外夷斜陽荒阜武侯祠
山田燎火收秋稻板屋通天覆木皮
處處惡溪水雪水年年芳草瘴煙時
建南亦是王家地永夜深心聽角吹

渡瀘水

詩集

五十一

昔人五月渡千載仰忠臣弔古思三
顧千時重一身雲山蕃外路烟柳瘴
中春風雨瀘江夕徬徨淚滿巾

曬經石

歷偏幾國土周移十八霜簡書君命
重權實佛言彰紫氣青牛度紅塵白
馬驤衣冠猶上國語貌帶殊方去日
曾盟樹歸途暫宿桑法雲施雨潤慧
日注陽光翻譯從華便流傳住世長
信心開道母秘呪走魔王梵唄聞清
滿飯依脫鎖韁初祖腰纏繫胡僧臂
剖藏至今一片石貝葉剩餘香

登嘉定州凌雲寺

幾年夢想凌雲寺何幸携樽盡日遊
雪色遠浮山氣冷梵音兼帶水聲流
嘉州舊守推仙吏此日何人識故侯
自笑採奇成老癖更于勝地足綢繆

大峩石

巋然一石覺途邊為訪遺踪智者禪
山駢翠微藏寺小鳥啣青嶂落花妍
香浮寶閣珍靈齒水為高僧出玉泉
濯罷塵纓歸路暝磬聲清透竹陰圓

歌鳳臺

詩集

五十二

萬竿綠玉一臺孤剔蘚看碑識接輿
厚祿故應辭楚相高名何意重狂奴
宣尼未許通言句內子偏能決隱圖
一拜荒祠鴻去渺清風肅肅滿庭隅

謁普賢大士

茲山劫火總難燃大士端居號普賢
示跡每為諸佛子法身常在四禪天
林藏龍象花龕靜雪壓鴛鴦鐵瓦堅
為語任山諸衲子眼中光怪口邊禪

山頂北望雪山

即高昌國多多嶺

峩眉絕頂望高昌誰削芙蓉透夕陽
嶺號多多為異

國路看隱隱入西方

贈鳳林巷孤樹老衲

峩山頂上一孤樹
掬斷葛藤飽烟霧
白象牙邊光恠
生照見枝頭長甘露

再登平都山閣

山有王陰二仙蹟
貴客至白鹿先鳴

三十年來兩度遊
依然城郭枕丹丘
雨餘空翠全浮
樹江湧濤聲半在樓
貴客慚非鳴白鹿
仙翁一去杳
青牛王陰當日騎
霞處一局殘棋了未收

荆州報楊維斗

詩集

五十三

別君數千里五月下荆州
風浪兼天濶烟雲蕩日浮
目窮三楚勝舡壓九江流
歸去昆池水相將築菟裘

舟泊沙市聞報

浮家轉眼又更春
暑雨連天泊市津
獨夜浪高封峽
水此宵月白乍聞人
參商海內嗟朋友
詩賦江邊泣
鬼神莫為靈均動
悲吊昆池一曲問波臣

再登黃鶴樓

獨酌層樓重所思
重遊依舊傍秋期
長江恨飲禰衡
賦大別清分崔灑詩
黃鶴幾時迴縹緲
蒼生無術起

瘡痍神仙元是英雄輩
吹笛何如一抔時

貞州病中聞雁

小雨輕寒黯暮江
愁中病裏對銀缸
月弦半挂空王
樹雁陣初橫
逐客艤忽漫聞聲
秋似水願瞻書法筆
如杠上林若許通音問
為報羲皇傲北牕

其二

搖落江南亂葉紛
數聲哀雁客邊聞
當年旅寓真同
我此日重逢
反愧君春樹暮雲
南北迥青天碧海去
留分泛來離合原同路
好渙微羣作大羣

詩集

五十四

其三

菰蘆是處聽滄浪
世味無端只自嘗
紫蟹肥時人病
卧丹楓染處雁聲
亢底沙投渚風波惡
求友呼朋關
塞長滿擬一舟
五湖去往來愧爾自隨陽

其四

開徧黃花思不禁
病餘籠藥乏苓蓂
於人漸已不相
識唯雁應憐有獨吟
小雨忽晴秋澹蕩
晚潮初退月
蕭森二毛已負平生志
六翮端輪遠舉心

哭丁長孺

雙鬢皤然海鶴姿年來一扎寄滇池半生骯髒山林
氣到底孤忠天地知抗疏風霜瀾倒後扁舟烟雨夜
談時英雄回首寧灰滅華表歸來見令威

聞金昆源訃

楓橋北畔半堂間曾棹輕舟再往還談久肺肝俱若
嘔調同邊幅盡爲刪相知底事都抽盡斯世何人與
共艱惟有虎丘秋夜月光照屋對君顏

再請京口

長路驅馳阻伏戎重來烟水颯秋風三山有樹僧同
詩集 五五

老四海無家我亦翁夢裏歸途江繞碧病中知己淚
流紅疎燈小雨菰蘆夜莫把行踪問雁鴻

其二

底事浮名恣遠遊南徐此日是并州江隣大海潮殘
月郡處三山雨易秋華髮漫矜捫舌在朱絃敢向好
竿投彼傭合是梁夫婦世眼無勞認故侯

其三

江南九月雁初歸萬里羈樓未授衣天外幾行鈎畫
動人間何處網羅稀雲霄有約聯兄弟湖海無垠絕

是非兩字平安煩爾寄衡陽莫爲阻鸞飛

真州病中初度

浮生六十近相逢踪跡西南與北東眼底黃花知媚
客鏡中白髮忽成翁卜居已辦移蓮社画額空勞妬
漢宮老病維摩誰問訊呻吟丈室有神通

江南秋杪病起

水明沙淨菊舒黃雁到金焦鐵甕涼病起不禁秋色
去愁來偏聽漏聲長託身謾省居倉鼠垂老難移賦
性薑白露未稀歸夢遠江南信美亦他鄉

詩集

五六

冬日淮南追奠劉靜之年兄舟中卽事

擊汰鳴雙楫平湖盪曉明寒天孤雁急曲渚幾家橫
楚岫烟中杳淮河霧裡行自憐飄泊者生死重交情

其二

維揚佳麗地獨往轉淒其雁陣依空沒鳧群逐浪移
邗溝潮不應梅嶺雪還遲言念同心子孤吟損容思

其三

莫是西州路徘徊重一徂霜風搖草樹旭日淡江湖
隱几觀斯逝爭流任衆呼此身何所定去住且瞻烏

其四

大雅不可作何從問八公楚天遙接水澤國晚多風
叢桂芬芳歇浮雲變隼同寒江栖小艇頻剪燭花紅

長江行

四月乘舸下蜀江桃花水後浪如湯迴瞻灩澦一拳
石劈峽乘風看箭擲十二巫峰數未終雲雨糝糊坐
相失夷陵蕪却爾雅臺次宗不在空徘徊迢迢烟樹
生荆渚王粲樓邊千萬戶中郎長眠喚不醒權關使
者狼于虎脂車政欲叩 天關虎豹嗥嗥牙爪噴

詩集

五七

上書不遂遠臣意放逐還蒙 聖主恩臣意君恩
何以報挂帆復理金陵棹盤鮮懶食武昌魚愧取江
州栗里道鳳凰臺畔六朝空隱隱金焦見霧中當日
禪房僧下榻意者霜顛成老翁南徐主人賢卜式病
骨支牀遲我至相看嘔嘆勞生存似夢非夢橫涕泗
一別輕輕十五年眼前好友當凋瘁江干大火適西
流楓落波寒節序秋桂玉炊燃腹不果解維椽杵棲
真州真州居停可羅雀兒女僮僕甘寂寞緹騎四出
中外驚雷震擊身首落 朝廷綦重在封疆駝

法抹援原失著何人伏疏霽 天威莫令國家元

氣索此時却念劉靜之奔走淮南溯流漸荒草孤墳
盡一慟素車白馬踐吾私吁嗟靜之何以死靜之不
死不至此

廣陵訪范太蒙聖卿

分携萬里十年來欲問加飡得幾迴細數交遊成浩
嘆忍看時事盡新裁笑談鎮日猶疑夢著述名山愧
不才 太蒙問刊後著述 遞雁嘹嘹如有訴一樽風雨對江開

再遊西湖

詩集

五八

湖山面面絕纖塵西子臨妝粉澤勻花裡綺羅烟外
鳥樓頭簫鼓鏡中人若蒙一曲昭殊賜何靳餘年寄
此身為問六橋桃柳色幾回消却渡江春

湖上聞笛

人間何地覓蓬瀛結構丹丘切市城千頃波光搖碧
落雨高雨色弄清明莫嗟南渡牛為晉欲訪東歸鶴
是丁中夜倚樓看水月悠悠長笛送餘聲

謁補陀觀音大士

積水名山越甬東瓊臺紺宇壓龍宮莊嚴已在梵天

上去在同歸法海中赤縣神州幾黑子十洲三島一
帆風磬陀坐對扶桑曉五色光騰看旭紅

梅福菴

舊是神仙宅今爲佛子廬茶烟衝霧濕竹色上崖虛
盡日無人到深林迥自如欲分丹井水小構作隣居

白花菴訪昱光上人不遇

寺隱白花小山臨滄海平竹深柔鳥舌潮涌盪鐘聲
曲逕留清坐回風促去程上人無箇事也自滯王城
寄贈梅福菴立曠上人

詩集

李九

神仙宅畔一臺那領略溪聲山色多若使梅君來問
法煉丹抗疏總成魔

曹娥廟

孝娥痛父尸沿江哭不已慷慨赴深淵捐軀遊江底
孝心泣鬼神天地感至理忽然五日間抱父尸出水
父尸既已獲娥命呼不起振古奇絕事得之一女子
嗚呼江兮何不仁賊娥父子之身嗚呼江兮何大幸
受娥孝女之名江源源而不竭名揭揭而常行衆人
皆死娥獨在衆水皆濁江獨清再拜頌明德馨香薦

藤衝

禹陵

三峽曾探疏鑿痕會稽遺廟薦芳蕪梅梁已作龍飛
去空石寧無弓下存古殿雨餘山紫翠孤陵人寂月
黃昏鳴條莫是蒼梧地一誦平成謁至尊

山陰道與郭愈憲賦

盡日山陰道扁舟對萬峰江烟浮樹色海氣撼山容
鳥語憐春碎花香拂座穠梅梁飛古廟蘭渚傍高墉
伯業沈吳越南風競虎龍願言方外友乘海得相從

詩集

李

夏莫遊藕花居

廉纖雨色近秋初小酌輕舸信所如遠吹漸傳楊柳
曲清香故傍藕花居樽浮五石誰成瓠夢絕三刀好
釣魚一味西湖君莫厭曠鄉眷國病愁舒

發光寺見高景逸先生詩字

再詣韜光寺林深日駐暉聞泉思洗耳攬秀已成圍
小酌分僧食幽心待雁歸吟餘高士韻感慨忽沾衣
冷泉亭暮坐

虛亭暑氣忽消沈獨坐織塵渾不侵峰旣飛來恐復

去寺名靈隱費招尋泉聲清淺宜人冷樹影婆娑向
夕陰自是地偏蓮漏靜禪林月上已更深

次韻答劉念臺年兄

秋動湖頭悵斷鴻來無握手別匆匆釀成新法皆吾
黨謝却浮名是彼傭一水縈盈人自遠萬山迢遞月
相同黃冠白衲堪逃世珍重交情一紙中

附念臺兄詩

天涯浪跡去匆匆萬里清秋托冥鴻東下望門誰
破產西歸變服任投傭晨星數子兄還在萍水交

詩集

六二

情命不同若向瀟湘逢屈史卜居何似故鄉中

丙寅秋冬浪遊吳越間錢爾儉招詣歷陽賦此
以贈

涉世多年轉未工敢將白眼泣途窮莫嗟老去鬚眉
動且喜生存感慨同宦邸爲家頻陟岵客邊作主慰
飛蓬歷陽亦係延津合傾倒猶疑是夢中

春遊雞籠山遇雨

江北何山高雞籠峻如削神禹疏長江黃龍鱗角斫
茅君自何年上頭鍊丹藥有仙山則名遙瞻句曲嶠

我來省其山拉友問猿鶴風雨夜發聲妬阻難着躡
况從華頂來視之培塿若相望聽雲和勿用攀鐵索
興盡返歸途劇談理轉約二麥浪初翻柳絮束如綽
故鄉花柳園驅犢負東作

感事

江城日日雁南飛自悵孤身未有歸詔到遠方枯渴
雨夢回魏闕倒顛衣八千里外音書隔六十餘年髮
髮非自詭生平微有尚敢云同輩盡輕肥

賦贈陳玉函文學

詩集

六三

黃葉翩翩蕭寺秋榻來傾蓋足綢繆胸懷秦鏡寧罷
照祇有隋珠肯浪投世局看來翻塞馬機心削盡狎
江鷗與君共負元龍氣喜臥孤高百尺樓

仲春同陳玉函風雨走燕子磯

長江如練磯如削倚檻看磯更望江磯撼江聲帆片
片江浮磯色鳥雙雙潮携月到景偏絕人在春分興
未降喜有同心探奇者一樽風雨共寒缸

梅花水

尋幽直問水山隈井上芳梅道者栽寺破僧逃誰領

略梅花閒傍野花開

圓通庵訪九會大師談楞嚴并訂後期

蜀國山川千萬重何年飛錫入鷄籠足音喜我蛩然
至禪榻憑雲俛爾封竹裏談經醒鳥雀溪邊打坐護
魚龍楞嚴要旨徵心處莫厭商量許過從

送僧謁補陀

我從海上旋君復遊海上海中欠桑田海上饒風浪
但虞志意紛莫畏波濤壯大士寂無言衆生爭覩相
所以蹈海人空花生眼障自笑歸來已數秋彷彿潮

詩集

六三

音猶在望

滇蒼雪上人住金陵雨花臺又住吳門中峰菴
問師何日返山居來往難同鳥跡虛臺畔天花春落
後峰頭祇樹月升初二楞轉法傳心印萬里寧親寄
雁書文解莫疑歸別趣詩篇元不碍真如

金陵得諸弟家書賦答時有虜警未靖

江天漠漠見飛鴻書字無多意不窮短髮千名如嚼
蠟長安學舞欲驅戎一身試藥秋風裡百感吟詩夜
雨中近遇高僧開醒後華嚴獨領許誰同

移居水閣

層樓聳削枕江湄細雨輕風曳柳絲鍾阜吐烟雲淨
後秦淮盪月水潮時招朋命酒分嚴韻懷舊憑欄慰
遠思見說焦鶴巢易就一枝已借厭驅馳

秋日遊攝山同賀四兄

秋深連響叩禪關坐愛高峰縹緲間久卧白雲思素
友共尋紅葉入青山疎鍾傳谷諸天淨缺月臨松萬
慮閒自顧此生饒勝具肯將奢逐易躋扳

雪中送王惟正繼偕北上

詩集

六十四

莫謂難行大要藏抃時端是藉貞良吾羈白下龍鍾
父君派山東馬糞王蹈海仲連憐世界題橋司馬售
文章勞勞亭畔看行色雪壓江流引思長

光州汪卯君至金陵賦以答之

昆海天中契濶時場來白下慰相思君才蓋代遲應
售吾道遵時轉自疑春到江南梅雪共烟清塞上鴈
鴻知此中山水多佳處莫厭追攀倒接籬

二毛

攬鏡灰心感二毛行年花甲忽周遭旄頭尚作胡雛

宿肘後空懸別駕刀求令敢希成大藥閒居漫自反
離騷憂八歲月徒虛擲尾赤知魚不耐勞

文文起殿撰觸奸回籍賦此以贈

從來宇宙要支撐誰向烏紗一擲輕抗疏 兩朝

爭紙貴講筵數語格天誠祗知嘉穀除蠹蠹豈願高

岡仰鳳鳴交誼廿年應未薄揀時真不負科名

泛月至湖心亭

鶯花欲暮惜餘春夜泛輕風細浪勻惟有西湖山上

月年年醒眼看遊人

詩集

五

自西湖回過嘉禾烟雨樓懷李刺史

返棹泊高閣登臨豈偶然晴空不作雨嫩柳欲浮烟

雉堞伍殘照鷗群狎酒筵懷人當此際目斷七閩天

閃廣山病愈有西湖之行擬中秋日至詩以送

之

秋滿江湖正耐看送君選勝體康安人生莫使山水

笑世路常於遊覽寬靈隱亭前峯欲翫斷橋柳外月

初團雙堤風景應無恙題載奚囊好寄觀

岳石帆少司馬書來賦以答之并喜其抱病新

愈

千里書來慰寂寥謝安猶自卧江臯傳聞憂國三秋
病喜見微天二豎逃夾日虞淵安艤旣戢兵禁旅定
紛囂昨過烟雨未相值兩地心旌感二毛

仲秋五日有龍挂于金陵東南

昔年聞鳳來今午見龍挂睽焉倚高樓宛宛垂一臂
衆口誼噪中若指爪與介烏體負蒼雲東南霈滂泮
幸不戰于野立黃爭勝敗神物元無首安所睹鬣毗

賦得秋空鴈字別陳玉函

詩集

六

寂寞荒園重所思碧空秋老鴈羣移銀鈞鐵畫臨池
技求友呼朋伐木詩關塞迢迢多畏路風波咄咄幾
心知莫嗟南北渾無定一念隨陽穩自持

宿牛首聞笛

牛山何崔巍雙峙聳天闕衆岫列見孫僧房依佛窟
蜀江萬里來拱抱如朝謁鍾阜烟霧間非青亦非碧
紫氣壯 皇居千秋迥未歇薄暮松栢香波濤起
枝樾御杯倚石闌疎星粘瓦肆何處笛聲傳悠悠弄
明月不寐有所思憑虛長歎發

初春舟中見鍾山

烟開雪霽見鍾山白浪潮頭動
笑顏千里邦畿盤王氣萬年國祚鎮雄關
君王有道風雲會造化回陽虎豹閒
身際明時休吊古六朝同付水潺湲

舟中望太平青山

謝眺青山李白樓英雄回首足千秋
只今山擁青蓮色底事臨湖問莫愁

江上看雁

雁陣垂垂欲織紋飛鳴止集不離羣
春深思作還鄉

詩集

卷七

客故向江南別水雲

伏日同閔賀諸公避暑碧峰寺

為有神僧跡應無俗客來晉賢徒釀禍
此會足遴才曲逕蒼苔合深林夕照開
晚涼心地淨萬個竹幽哉

秋日同鷺峯上人訪興善寺演衲

禪屈何聞僻白露蒹葭蒼藏剖龍宮秘烟分
大內香雲籠鍾阜紫座擁稻畦黃鄉火
遥遥念談深心地涼

地涼

金陵雨中有懷百泉

蕭蕭迫戶送餘寒離畢滂沱帶月看
無那回腸隨雨斷豈堪旅髮入秋殘
逍遙好共莊周夢迂謬虛談貢禹冠
唯有百門泉上水樂饑真可待吾飡

詩集

卷六

補遺 五世孫王文煥仲明氏輯補

山頂放歌

嗟哉之積高兮伊下土螻蚋歟陸嗟哉之堂紀兮
般健健神隲佛都鋪世界以兜羅兮殫剝夷乎歲
魁岸珂莽大地為雲海兮雪山瓦屋汎一葉之艇
炭清响于梅林兮疑子晋吹笙靈媧鼓琴問佛耗
于靈禽兮翩躚來現眈其音吾遺霧倒景而謝儕
輩兮脫茲名韁塵概望崑崙之軋湧兮彷彿開明
之據扼酌沆瀣而稱觴兮噦紫霞瀝青血顧瞻帝

京于鶴御兮縹緲執鬱葱宮闕

光相寺臺觀雲睹光歌

我山大士弄色相隨象登臺頻悵望此臺已居天
七重此番眼角擡天上陰霾宿霧一時收碧落晴
空赤日流却戒高聳併大色恐驚帝座心還愁忽
焉雲氣盡下弄鋪成玉海渾不動堆坑填谷彌山
川世界翻為兜羅錦濁惡人間多坎壈故開銀色
眎平等有時皺凸紋如水浙江八月秋潮起幾點
青螺危屋峯似駕慈航渡生死須臾小鳥巖頭喚

聳 向人報佛現凭闌俯看白雲深冉 紅光爭

健羨規如日暈與月華五色圈中浮鏡面攝受大
衆各映身徙倚縱觀都不倦光邊漫現金橋光虹
霓兩道白蕪黃初擬罡風墮銀漢誰浮巨海紫金
梁人人嘆得未曾有皈命普賢咸稽首不知菩提
色是空象王說法非關口有一老僧八十賒云睹
菩薩坐象牙縱是吾儕塵障重象牙無乃空中華
忽見踉蹌後來者渾身沾濕拖泥沙因知雷雨諸
神伯下界鞭龍與命鴉四大名山擅火秀七十二

君同問叩霧跡遐踪難徧搜歸來烟霞滿襟袖

謁普賢大士

行頭為尊坐象王讓他獅子吼清涼龍蛇凡聖雖
交襟危磔天喬盡放光浮葉作燈傳法眼鋪雲成
海駕慈航年來頗識西來意始悔韓盧逐塊忙

雙飛橋

橋頭耳語隨渡衲橋下轟聲闐兩龍玉甲冰鱗滿
巖壑千年誰為定雌雄

又題歌鳳臺

先生石隱溪借妻故向我山借一枝寧與釋賢為
眷屬肯甘世祿受羈縻臺邊拔宅人僊後橋畔禪
居僧定時孔已獲麟悲既慟君能知鳳避何為

慈聖菴古白水寺 勅建

寶閣珠林赤日光晨昏鐘鼓動雲堂已知龍象萃
精舍剩有金錢出尚方旋煮山泉消熱惱細談貝
葉御猖狂詰朝又作車塵客白水蒼巖烟霧茫

過雷洞坪

西浮弱水陟崑崙樹態巖姿帶雪痕呼吸始知通

三

帝座笑談相戒過雷門九關虎豹文章變萬頃烟
雲朝夕屯為報兩師須放霽放光臺上看朝暎

宿卧雲菴

孤菴極頂隔塵氛寶樹行々花迳芬千里雪山當
几榻九霄僊樂悟聲聞聖燈入手成黃葉佛力鋪
綿作白雲魂夢清涼心地淨擬敷片席坐氤氳

贈象王石住靜僧

普賢為眷友文殊雲冷灰寒象石孤夜靜唱絃魚
子響隨風吹去入皇都 用碧峯事

望我

粉紅大地鬱藍天水末雲端謁普賢願藉長風驅
積霧光開銀色看三千

到我

半晴半雨入山間山諦光明暮可扳聖蹟僊踪俱
泡幻我山原只是峨山

登我

百折千盤切上蒼熾燃高迥壓清涼平鋪世界為
雲海雷雨俄驚在下方

四

辭我

到手名山又作離塵勞何事苦相隨奚囊一一都
收拾歸去人間播好詞

次謁舍懷孤樹上人

屋山元不厭山深凡鳥何曾集鳳林自重閑身期
出世願依開士好安心見花已共靈雲悟得酒能
招靖節臨君斷塵勞我混俗有懷知不廢清吟

謁觀音大士

一葦乘風巨浪披親登彼岸問菩提梵音每聽頻

伽轉法雨同沾大士施香海鐵花開菡萏空天雲
氣捲琉璃瞻依頓覺塵緣淨何用蒲團坐脫離

潮音洞

水石聲成梵依稀見竹林波翻龍聽法潮沸我觀
音洋黑埋諸島霞青立萬尋徘徊何所得不覺蕩
名心

梅福菴

言訪梅君跡磐陀石下看海空雲變白井冽水留
丹大士為師友諸僊駕鶴鸞逢萌何處隱此地足

五

龍蟠

茶山晴望

一抹烟嵐淨雙九日月斜人天孤絕處佛子與仙
家十德大玄海三叅小白華由來娑竭地讓與一
袈裟

贈磐陀石無邊老衲

卓錫名山截愛河結菴猶自傍磐陀遠公捷徑開
蓮社陶令靈心中酒魔紫竹林中原有相白洋海
上近無波爐烟茗椀盤桓處領畧無生法已多

磐陀石

迦跢望海森無垠說法曾將一口吞此石似知點
頭問已證維摩不二門

西湖詠懷蕪簡陶不退憲副

何者會心處翳然愜遠期再入西湖中念茲釋在
茲誰云脂粉氣獨擅山水姿樓臺與烟樹出沒互
撐支踏花調紫馬攀柳聽黃鸝一汎消壘塊再汎
魂披離造化薦尤物彫刻極人為不然天竺峯胡
以飛至斯扁舟縱所如只許波臣知

六

龍井

春盡詣龍井偶憇片雲石七竅聖人心蒼翠染衣
碧欲行還且止再拜稱真逆入門禮瞿曇戶外已
滿屐地僻潛龍靈林深隱僧戒石底一泓泉游魚
不怕客年久聞人多見我髮生白辨才疲津梁蘓
公餘塵蹟而今安在哉念之心如炎

湖上與僧談出世法感友謝世

紅塵莽蕩捻非真眼度交遊代故新選佛場中須
及弟迷人陣裏要抽身燈原是火知何晚衣有藏

珠咲未貧道在溪山信南北桐江勿事更垂綸

斷橋晚步望孤山有作

晚晴何處覓逍遙十里烟波鎖斷橋柳浪歌隨湖
浪捲歌聲時和鳥聳嬌客中清况憐偏勝夢裡歸
心渾自消寂莫孤山林處士梅花魂斷倩誰招

湖心亭觀龍舟競渡

徙倚朱闌夕照頽竹萌蒲弱佐行杯喧填簫鼓龍
舟沸窈窕樓臺蜃氣開新拭鏡湖浮碧遠不晴烟
岫送青來梧陰柳色留人處莫遣嚴城暮角催

七

贈法相寺西生僧能詩喜談時務

東來瞻壯極南渡訪西生詰曲香林道時聞鐘吼
聲清齋同法悅高論談玄情擗管追正始感時奮
冠纓開樽竹粉白下榻山翠明底事風波者翻為

江海行

侯家筍白雲庵

山高石磴足音無籟靜天空水自呼草蔓已封僧
去處鳥聲旋避客來途塵心頓淨鐘三杵秋色平
分酒一壺起向嶺頭頻悵望白雲如帶挂蒼梧

遊慈光寺

彈指初開華嚴樓慈雲慧日共淹留孤松解領西
來意逝水消磨老去愁落葉故依僧舍靜歸鴻遠
別漢宮秋空門好寄浮生跡清夢猶驚繞帝州

孤山夜宿

楓樹高秋葉未彫南枝尚可挂由瓢無端心事隨
波去直聽猿聲不夢蕉

六世孫王

鳳池瀛軒校字
鳳岡丹山敬書

八

文集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五世孫文煥仲明重刊

六世孫鳳岡校字

序

送毛直指按滇復

命序

安邊徼所以安 朝廷譬之肢體無疵厲之患則
心腹享安和之福矣 國家建官惟直指使最稱
雄職蓋舉安民全柄挈而付之然安之之法亦惟是
察吏治為要耳蓋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
後舍是即雄矣而民弗安矧滇越在萬里天日之遠

文集

法紀之疎道途之阻以故有司其地者經其途狎其
法迂其天自非天性堅定者間亦墮其拔濯而它省
直尚有諸若齷若漕若屯若茶馬循流撫摘吏之墨
者巧者縱彌縫于此不能不暴露于彼民之蠢者滑
者或脫網于此不能不扞法于彼乃滇則何如哉計
三年所凡吏若震而竦焉者惟一惠文之斧而已矣
惠文而可借徑鬪捷誰復櫻其鋒而議其後乎故他
省直之巧者墨者不數月不暮年必敗滇則不必敗
即敗亦飽欲而倦飛時耳而上焉者復以是非之謬

佐低昂之偏於是乎干和而雨暘整天於是乎召怨

而盜賊載路滇之為滇譬則五石之瓠其形魁然而

中空矣苦哉遠民庸有安日也具茨毛公以三吳望

族初試吉郡為名司李學術醇正意氣軒遠識者業

覘其為公輔器屬差竣 上加意遠方拔公於籍

公從田間捧檄歷險到滇則講求民瘼務得痛而撫

摩之又目擊滇兵燹之餘驚魂未定殘喘初平與小

大吏約捐滌煩文掃除浮費茹淡甘苦一意以安吾

民大約寬于民而嚴于吏晉拙直而黜善巧揃貪墨

文集

二

而拔廉淨先衙蠹而却鄉豪其他如施劑掩骼禁淫

祠葺輿梁諸善狀不及殫舉而諸小大吏奉公不言

之隱睹公行事之實見其表裏初末勿雜勿二莫不

藻心戡志大以束小小以束躬濺澤津津噓枯潤稿

滇民之元氣復生機甦孰匪公之陰植而明賜哉甲

寅秋公及瓜將代滇之士紳愛公不忘問余一言為

贈余惟公之粹品如日月直聲如雷霆善政如霜露

人人之口之何俟余言而茲行也必將有飛章舉刺寄

耳目于至公至正之流採月且于曹好曹惡之外某

某潔直抗之某某巧墨抑之某某不善事上官而民飲實惠必奪之群吻之中而施以不測之榮若飲上池洞垣燭臙此又人人誦之服之何假余言雖然有進焉者方今 王上養無原之局百工乘不繫之舟朝端角爲訟塲如颶母四面而罔知決從門戶堅于戟壘如野葛橫生而以衆爲勝芒乎汶乎人人攝耀于滑疑而曠無底止此其可慮更有什伯于滇者夫在邊徼則邊徼安在 朝廷則朝廷安釋擔于外而秉衡于內公得無意乎

文集

三

贈王郡侯考績序

王公守吾寧滿三載考當事者賢公行且奏最爲遠方吏樹之鵠郡之博士弟子員問余數言爲賀余曰子弟於父母滿有文去有碑祠有肖像自誰昔而然乃至今率爲格賢弗賢而文焉思弗思而碑焉循弗循而祠而像焉勿論與其人不相蒙并所爲文與碑與祠亦弗信於世矣不佞生平無貌言矧真父母奈何以貌言贈乎盍舉其所知於公也者毋以藻諛爲某則曰周官六計以廉爲首如女之貞公御左右甚

嚴胥役輩不得陰陽脂潤徃徃鼠逃所至而然故公瘦而民肥某則曰公冲然不勝衣而願養充盎精幹饒健常徹夜廢眠百里一騎公勞而民逸某則曰寧彈丸耳差賦繁重實冠諸滇鄉聚憚追呼之害多鳥獸散公禁絕胥徒降色招徠自此邨民未識伍伯雞犬以寧某則曰坊市之民苦官價若負山敲髓公自奉簡淡未嘗濫取一物間爲取亦必如其值某則曰寧固錢穀無幾而弊如亂絲徃甲之輸率爲長乾沒而甲且爲逋首至不得保髀指乃爲長者方箕踞

文集

四

醉公下令甲自輸官而長爲除記而已百年積弊一洗而清之官民稱便其言具鑿鑿余曰是各得公一班以余窺公可謂能靜以福民也已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離性則欲而動動而亂傳曰使民如承大祭祭神且不可瀆而使民乃可擾乎故敬以直內者乃能敬以靜民公唯於性有得斯於治不擾非苟焉而已也公曾語不佞曰人第葆初念不知審第二念卒發之幾涉于危須轉念以遏其萌故省察之功尤在葆認之先此理路穿的語非靜照得力惡能推勘至

此臨安包賊皆於中而州縣綦布以環之近搽戈畫
禦者千百爲群且斬關剝床以入公曰此類議一大
創之是也而勢不能盡創彼夷狄盜賊亦人耳肯拷
而僵乎無家可止行必嘯而爲流異日不狼攫于此
必豕突于彼未幾東枚西震在在告警卒如公言以
安之之法爲散之之法以散之之法爲弭之之法才
運于無事中則我不窮事而事不窮才天下復何事
哉公世以詩書起家其宿藏宦譜余不及睹大抵根
極淵遠事事有法雖匆劇中雅有鎮持余故曰可謂

文集

五

能靜以福民也已昔者秦越人以醫國鳴而兩兄名
不出宗里以兩兄探病于肌膚腠裡不待腑臟而奏
功者也兩兄不屑爲越人而越人實能爲兩兄世不
睹其蚤使之爲伯爲仲而必使之爲越人越人卽欲
爲之于肌膚腠裡其可得乎嗟夫滇之受病已見于
肌膚腠裡矣越數年浸浸入腑臟逃膏盲矣非奪神
改命其何以療焉今兩臺使重公匪甚亟不以借公
借之通邑而紛囂定借之迷陽而大工成人方借公
來之晚而又恨不能久借公惟不使爲越人之醫而

使爲越人兩兄之醫吾不能不厚望公于
之朝爲全滇借之箸矣 聖明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士有孤芳獨妍之行天所篤生以主持造化夏別蓂
茸意良深厚而其心固不忍衆爲穢而我獨芳衆爲
姪而我獨妍乃其品貴知希而世多按劍於是不得
不軼類以爲芳逸群以爲妍殆非芳妍者之心矣孔
子曰幽蘭生于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吁蘭之品重
矣吾以爲若蘭者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

文集

六

人歟吾友賓吾先生爲滇之廣西郡人兄弟俱著名
諸生中出諭浙西建德有聲擢正吾寧士紳于其行
也語以送之正寧甫期再擢激江授寧士紳難別君
有如建德以予知已巧數言以重其行噫縱不巧余
何忍辭賓吾性儻軀幹魁梧接人以禮遇事敢言
真心直氣拳拳以廉恥訓迪諸生其自繩以繩人大
率如此先是寧庠士習素號醇謹當土流并設士之
不自振振者不無例施雖醇謹之過亦積習使然耳
而振鐸是庠者多以途窮自畫徃徃吸其潤而扼其

吮每身先奔謁不顧為有識者揶揄賓吾曰古人尚不可以腐鼠相嚇此乃以聚溷相嘗耶况乎吾囑吾官何官也此而隱忍即累秩至中書二十四考其辱也不既多乎而且却遺而且改刺而且條禁諸生之奔趨者輕則勅辱重則申聞督學樊使君手其詳文大加獎異以氣節推重命勒之貞珉爰廣風勵於是諸生人人恥心觸發而士風為之一變矣假令司教者得人皆賓吾豈不可培裨風俗作養人才備國家緩急之用哉予不佞交賓吾在二十年前里居

文集

七

復見此舉又在二十年後中間升沉折砌不改心易貌如金之百鍊水之東歸其堅姿定性大有過人而分甘以助貧谿刻以自奉特其小小者已人受天地之正以生者當不擇地賓吾非浩然之氣附之以流行乎夫變理之正入于邪久之反以邪而為正返禮之邪而歸於正不肖者反詆歸正為生事甚且浸以蜚語中以奇禍以今賓吾所為通國快之而其中有弗快之者樊使君是之而使君以外有弗是之者吾知其不免久矣故眯目糊心則寡廉鮮恥士君子一

日肩風化之任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矣他何知焉聞賓吾且決意還山視雞肋如敝屣矣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者曾幾何人而蘭之當戶必群起而鏟鋤之我固曰蘭具孤芳獨妍之德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感慨係之矣嗟夫賓吾其抱芳妍而徜徉乎瀘源翠屏之間奚不足者

送李斗野藩伯入

觀序

任天下事果難哉人能以治家之心治之而天下治矣任天下事果易哉人不以治家之心共治之則天

文集

八

下不治矣何者譬之人家祖宗立有一定之家法子孫當世世守之為家督者必左右維護之使其子孫勿逢災害而計及于錢穀之出納也賓旅之往來也門戶之啓閉也利害之久近鉅細也孰非督家政者所悉心而擘畫耶然則今之壘壘若若者疇非家督耶而今之為家督者抑皆視國事如家事耶此其間有識焉從淡泊中生明以灼群疑之覆此其間有力焉從寧靜中致遠足祛積玩之根自非學問之淵源有自漸摩有年總屬泛精游氣未可語此嘗執

是以衡天下士如吾邦伯斗野李公其人者吾知公
蓋自楚事始方楚宗之跳噪也人具知其有大不獲
已者據其衷當事者慰解之不善至逢其怒而益逞
然特逞耳非叛也故以叛拉入之曾不得列齊民而
當辜夫楚宗 高皇帝之子孫也 高皇帝之
子孫不市刑明訓森嚴誰敢奸之公所以不能堪而
決一去也未幾公去而楚宗刑 陵寢震驚壞二
百年家法公去而楚獄明朝野訟寃想南海公風裁
則公以一身之去就培王國之脉絡身在事而議論

文集

九

存身去事而冤濫雪其人爲何如哉斯時識與不識
咸欲識公得蔭字下爲幸 主上注念遠方拔公
布政滇省尋晉左至則龐眉皓髮鶴姿醜顏望之如
蓬島中人而英敏出以安詳敦大運以精覈積案爲
之一空夙弊爲之頓掃細及一錢一票靡不迎刃中
窾各剔其憾以去因念曰滇之爲滇其可慮乎法令
空疎盜賊滿地有宋而上倏通候塞或斷或連豈非
以其孤絕若懸九鼎于一綫置之萬里外乎倘或乘
我緩急以丸泥咽鬼方滇又在玉斧外矣故脫輻以

來孜孜講求開道一事於是乎取道西粵於是乎借
費鹵井於是乎擇人相之於是乎度地圖之輕重布
之心目俱竭以新井之出供新路既不苦無米之炊
借夷官之欲闢夷方又適中乎用夷之法百年築舍
之議公毅然以身任之譬之人居室設前門以通
賓必開後戶以避警然後趨避便而主人賴焉今開
路之役何以異此明者見于未然闇者抹于事後在
易之蠱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又曰革巳日
乃乎順乎天而應乎人夫蠱之象易見也惟蠱之于

文集

十

不蠱則君子不得不革于必革公固于利害之際鑿
之早而籌之熟矣或者曰多事無如省事恐質之黔
而黔人弗然策之粵而粵不應不知滇與黔倚命也
粵與滇聯臂也滇不斷而黔可常存滇路通達粵有
餘潤此舉政有造于黔而無損于粵者况乎四海一
家也天下全盛也以全盛之時闢一家之路彼何所
見而梗焉不見日者鳳克之變乎首首雖撲滅業已
窺我虛實今在在啟心戎索脫手桀鷲益甚蠱而革
幾動矣彼狃常膠柱者縱百喙能保數十年無事乎

哉卽今日之路開也於公何利唯公不以利其利在
千百世之後利乃大卽今日之路塞也于公何害惟
公不以害其害在千百世之後害乃大公豈喜事漫
嘗不知汎汎涉世之爲福者哉是故繇爭楚事而言
則公之識在事先而身防其漸于後繇開滇路而言
公之識照事後而力杜其患于先不佞一接公眉宇
見其枝葉盡揃鋒穎退藏其識見其力量從淡泊寧
靜中拓出此真經濟真學問也公今以 覲行

主上面召大小臣工聚晤一堂霽色温言如家人
文集 十一

父子暢數十年之鬱抑惟是巖廊之上茅棘叢生而
是非所是是非所非郊國之間本質變換烏不爲烏
鵠不爲鵠此盧扁望而却走之候也公以治行異等
上必改容接之願吾公以定一事之是非者定
天下之是非通一方之血脉者通天下之血脉則鎖
鑰可也鼎鉉可也去處兩無負惟 天子所使矣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滇去 天日甚遠士大夫之捧檄守茲土率拂意
規避以去卽有志在四方叱王陽之馭者見道里之

峻邈盜賊之充截室家之牽累與法網之疎濶亦多
舉初心而少變之蓋地之能轉移人也如是吏治之
不與民生之不暢 朝令之不行職此之故而挺
戈畫禦者百十爲群所在見告邇厥所繇匪盡操戈
者之罪也古今之滇一耳昔爲寧宇今爲覆巢昔爲
樂土今爲畏邦固月異而歲殊矣其底止將何似耶
維揚李公達生少卽隆隆有六名不儕齊俗以巍科
謁選得巨津守巨津無可守也臺司賢之委署黑井
井滋鹺弊而竈猾相習嘗所司往往甜其口而哽其

文集 十二

吭致延折課額公受事數月杜絕一切餽例而平其
權錘得其徵解如期且曰吾不遠萬里爲牧民也奈
何又處此脂潤力辭之會江川令缺復委視篆務至
則濱湖一邑寥落衝罷公曰治小則吾才溢於治之
外苟利民矣安在必于用大於是綜理辨章一意以
靜民息訟爲主而招揀流離調停馬跼剪抑豪強寬
猛疾徐皆從實心實事中斟酌布之公雖貌不勝衣
而神明敏捷一經聽斷剖決如流是以庭間政暇則
又取茂才之有志向者開會命題親爲點竄其文差

等下上不厭煩數至所自奉則日惟費雲星湖一勺水耳以故兩年來民心愛戴則老幼聲保恐一朝之或去士習彬彬躍淵隱霧非復昔日之阿蒙矣不佞曾三接公顏色其淵然抑然淡然枝葉斬然而光韻自不可鬱遏竊自評曰夫夫古之人乎退而詢之邑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鄉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隣封之父老亦莫不曰聞公如昨也夫學者讀書致用患不真耳真則靡所不真豈山川道里家室諸境地所能轉移哉公今滿三載考聲實乎洽人人呼

文集

十三

祝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嗇公聽而侈公才德其將有所重畀于公乎若曰重聽奪聽是惡審乎聰之不在于耳也夫世人總總也吾不知不足于耳目與不足于心志者其所關于世道之輕重巨細也者孰居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李公懷劬攝守吾寧未暮也當事者才公題守馬龍寧之士民重別公亦如前攝師宗之日師宗實僻于寧馬龍又不劇于寧何奪寧而畀之馬龍哉益馬龍以兵燹之餘喘息初定而瘡痍未復視寧棘馬此當

事緩急輕重布之之意也諸紳士于其行也問言于余至再子曰不敏敢辭公聞之亦曰吾何毫益于斯得勿居我于杓而居已于畏壘乎請辭諸紳士曰斯舉也衆出繇衷原不謀之公固非若言弗光也奚其辭余惟學者窮經致用統于根抵世儒不知經中有字任祗梯榮自任學分而體用敗非其任非非其學非而所以任學非也心術未真則學術不正而流害滋大夫君子當咕嗶嗶嗶見良吏便民者有不慕而欲爲之乎見不良吏殘民者有不惡而若免之乎此

文集

十四

一念好惡幾希不容磨昧蓋千聖學脉也亦百王治本也及夫釋躡登仕方圓蒼赤眯目焉東西南北異位焉則境轉而心變故上者急之爲名高卑者染之爲垢潤何怪乎循良如鸞鳳哉居恒簡點二三良吏時苗爲富春令乘一特之官其去任也驅犍留犢爲在官所生不使俱去劉寵之守山陰也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出泣別因贈以錢寵重建叟意人每選一大錢受之繇今觀之錢出自民也何如不受而犢何損于民也抑不可以不留乎寵因非染而苗之所爲

似微激耳三代以還吏治艷稱漢室史謂何武爲吏
守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厥後當大
議排巨奸抑莽爲大司馬以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
詞嚴義正置身家利害于度外于孔光馬宮輩萬萬
是故牧民者與其爲苗爲寵毋寧爲武何者爲苗寵
易爲武難也河之發星宿經崑崙也澄然清也泓然
平也及其過沙漠陝汴則淆之而渾矣下龍門關呂
梁則激之而鳴矣豈河之源未清而性未平哉惟返
其所以澄然泓然者而赫赫名根刮削都盡裕國潤

文集

十五

民取之此中而足矣寧爲州編甲不過三里而賦煩
于全滇閭閻之逃徙者強半公委守斯土撫凋疲若
家人父子見兩造訟庭多警解而出未嘗指稽蹟而
臆罰鍰未嘗借催科而快桁揚而和平之氣薰人于
聲音笑貌之外以故民之善者親悍者釋各得其歡
心至役開宮墻則毅然必舉不靳勞費弗踵前人之
諉而遺后人之艱此一見其任事之一班也公嘗語
人曰不佞拙誤處不敢掩若立心爲不善不曾帶此
心腸面孔來噫僕閱人多矣于公信之矣今寧之叟

童惶惶眷眷不忍去公尤願得似公者以繼公之後
夫方去乃爾去後可知攝守乃爾實守可知故繇前
而師宗也寧也馬龍也地煩簡不同而官同官虛實
不同而政同政張弛不同而心同繇后而進于師宗
也寧也馬龍也地邊腹不同而官同官層象不同而
政同政巨細不同而心同心之所根抵者然耳其以
是爲贈何如

壽大鴻臚劉右吾七袞序

天地之生生也一清真而已矣清者如山下之泉澗
之不濁而出之無窮真者則其清之以天而不以人
焉者也故清者必真真者自清清而未真者或有之
未有真而不清者也乃于已斤斤于物悻悻于事逐
逐卽曰清乎亦不足發清之華盡清之量右吾劉公
以名進士起家繇縣令曹郎歷郡守監司藩臬至今
官任已久矣秩已崇矣春秋已高矣家徒四壁茹蔬
御布不異寒酸而日與諸郎談詩課禮說古陳今冲
然有餘味焉此吾之所心識而滇人之所共見者也
當其宰新都值大木之役則自請踏買民木兩便去

文集

十六

山陰則重選一文而姑臧弗潤猶曰自愛而愛民者能之若計禽鴛首羅國權于道路梗咽之時招款羊峒生番于二百年猙獰之日談韜鈴者束手舞智術者昨舌是則吾之所聞而蜀人黔人之所共口者也且不欲張其說而疏其事非其所見者大意而所養者過人能然乎哉公今家食屢召不起接之者消鄙聞之者慨慕彼其清韻之蔭人而真肫之攝物固已遠矣故清之至者吾不曰藻潔其身而曰變化莫測真之至者吾不曰坐鎮雅俗而曰規畫最神方

文集

十七

今主威失馭戎索脫手郊關問烏鵲雜操使得清真如公者數人秉樞握領則元氣培而氛穢蕩吾曷憂酋奴哉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犯邊溫公生平所學自不妄語始取子銖鏘凜凜弗苟誰謂清真之物非治世家藏之方末世苦口之劑也維斗曰子之祝右老也以清真而已乎曰清近仁矣真近仁矣天之悠久也唯其得一以清而誠則不息也吾夫子不云乎仁者壽

壽揚維斗別駕七袞序

今上天啓四年春三月念三日維斗公滿七袞矣大鴻臚劉右吾公於維斗爲年家以不佞與維斗稱知契必借一言以修爵余曰維斗也倏爾七袞哉夫士之肩世品先定也品定而後才與識與膽附之譬之樹中之松柏根幹透地擎雲而後枝葉華寔稠見疊出參天偃蓋才也知春識秋識也凌霜鬪寒柯條不改膽也脉心既正文理弗邪松栢可易與哉維斗自弱冠卽氣槩不凡隨登萬曆壬午榜筮仕倅兗州充固齊魯各邦先聖之墟多賢之地公兢兢以名節自

文集

十八

持一意扶善弱剪豪強止官之意指與僭僚之嫌釁弗問也凡郡州邑缺主篆輒以公往或兩篆並缺上恨不得岐而兩之下恨不得兼而攝之所歷滋陽城武鄒城沂曹在在有聲進而視府篆積案之剖群胥屏跡吏民惟恐得代者至其最著者擢權璫而奪民于虎口援成令而全友于破甑罔薦不及府佐例也開薦自公始別駕不調繁側也而調東昌治河事亦自公始歲壬寅不佞讀書中秘使者以年老中公三院揭送公赴部改正斯亦握符者之異數矣乃諸上

官綦重公竟不勝忌者之汎出而中傷公善乎聖裔
孔公胤椿爲文以別曰家傳三千載贈相知無文不
得不爲揚公一破其例使當先祖世而升其堂不知
先祖列公何科公行矣直心直道焉往而不三黜噫
公得此奚但一字之褒乎浸假視掌篆爲奇貨內營
囊橐外博風裁孔公之言固欺我哉叅戎張名世逢
滇撫殺良縱賊徼功罔 上余疏于朝得 旨

逮問張廣布錢神里中紳士爲神所魘者謀合辭保
舉得公與二三別調力爭其事乃寢張卒繫逮如法

文集

十九

夫釋殺人之厚潤歛媚殺人之衆怨此豈可以利害
脅之者大約公視躬則茹清澹任事則批卻導窾
而剛腸疾惡熱血親賢萬牛挽而不回真如松之直
上栢之指西其性然也昔晉人揮塵清談廢時失務
卒啓諸王五胡之亂夫清談者名理也猶能誤國矧
今聚訟群哄甲乙角勝鋒矢橫加唇舌參張元氣消
鑠識者憂之甚于晉室得人人如公真心實意不於
升沉禍福間轉機走岐神州之沈新亭之淚知其必
無也奈何以彼之品之才之識之膽僅僅于齊魯一

區小試其奇哉余不佞交公幾二十年矣見公格套
盡剪有聞必告有失必規無一毫市態善作丈尺大
書今老矣猶時時出蠅頭細楷雄談健飯若四十許
人雖未大用於 國而居鄉持正所補于 國
者不少不然縱登樞握要囊雲鏤冰中書二十四考
其亦何當習鑿齒曰君子當同調千百載上尤曠世
而相感况于時不遠乎又况同時而共郡乎吾故拈
松栢之節槩與其多年以爲稱觴之祝

未焚草自序

文集

二十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懼章君過也余中年始第叨
史館改諫垣伏邱侯 命者二年餘于 國勢
之肯窾畏途之伏機與幻師之線索有所窺破而亦
有所奇中一時同事兄弟一德一心靡日不期會談
時事往往獨出雜呈神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歛歔泣
下者歲乙巳得從諸君後持筆侍 天子於是乎
移批鱗犯 顏之慙爲覆窟剪翼之力如食者病
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 今上垂衣四十年局
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 上勵精下任事

廟堂舉動上下分受之二十年以後 上深居靜

攝不示臣下以顏色就中瑕釁莫可究詰以故

上運于無原不能不嘿有所向而嘿向則授奸以梯

上藏于無形不容不旁有所借而旁借則張奸

以隙 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必然其

禍亂之說宰臣陰行其便已之計而又自逃于乾淨

之地善則歸已過則歸 君勤攻 主闕開縱

奸罔讀其詞貌骨鯁探其衷實谿壑此杜欽谷永輩

所為臣子固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

文集

二十一

已酉春讒言疊至遂掛冠神武暴白破囊與都人士

見之因縱遊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內名勝半在襟

袖間而笥中疏草亦散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

以應偶簡所遺得若干首夫寬于 主德嚴于政

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効愚即以此興謗則茲草又

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哉然士固各有所宜余身

將隱矣焉用文之終亦必焚而已矣

德鄰篇自序

已酉春子遭言未閱月輒拜疏出青門自嘆任事之

拙與涉世之難入山惟恐不深耳無幾何南北諸君

交章引手或特疏或單疏或酬疏或索疏或數人而

一疏或一人而數疏章且滿公車焉此亦從來被言

者之異數矣區區庶幾之情不其揭然于天下乎諸

君多夙不識荆之士其熱衷正言毋抑 國紀世

道所繫微獨為子一已也故諸君於子不任德余于

諸者不任怨鋒鏑之叢集則忠信之未孚也辨博之

磯激則客氣之用事也矧取謗書暨頌言紛至而衡

准之吾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雖然一手所搖嘉樹變

文集

二十三

其生死一犬所噬旨酒習其甘酸是諸君不任德而

余不可忘德自今慎大于細慎微于著增修過于所

至其德諸君者淺條然世外絕口雜中束影銷聲于

世為不足有無之人于已為不受寵辱之身其德諸

君者深余當審所處矣用付諸梓以識一時之誼若

曰德不孤而隣也則子豈敢

南岳草自序

衡山于諸岳稱鴈行而表南服在昔黃帝笈奏天帝

以潛霍為其副以廬阜為其使而禹王之刊隨也嘗

登岳顛祭之感蒼水使降授以金簡玉牒禹勒碑告
成事藏之响嘯峰則平成之功岳實與有力于是岳
靈滿天壤間矣然僻峙湖南去中原甚遠士大夫輪
蹄之至者蓋亦寡焉予生有山水之嗜醉心于七十
二峰久矣懸冠之後遂得浪遊乃偕一二方外友渡
長江泛洞庭浮清湘而盤桓于岳者十有五日得詩
數十首皆據其所歷而書其所見余非能詩者也域
中五岳予遊其四惟北恒未著脚焉昔人謂五岳遊
四甚愧之則予之謂也好遊如予終不令北恒笑我
矣而余非能詩者也

文集
二十三

記

重修寧州儒學記

自漢通滇寧為牂牁郡地其後啟塞不常而學亦時
興時廢不可攷鏡惟我高皇帝削平僭亂四海
一家卽雕題辨髮之醜靡不格心向化於是窮遐僻
壤在在建學文治之所翺洽過漢唐宋遠矣寧學建
于國初二百年漸被教化聞人相望崛起不貽
宮牆羞而士風之醇恬樸實絕無蕞陵儼捷者亦足
為諸庠序之望焉唯是學宮歲久傾圮狼藉蕪滿

文集

二十四

目每春秋朔望幾無可托足簿書俗吏以傳舍視之
曾不一顧也麗陽王公來守茲土愀然曰治狀有急
于此乎乃鳩工筮日仆者起之缺者葺之朽者易之
汚者聖之若殿若廡若櫺星門若泮池咸作而新之
夫公以便民為政者也茲舉于神有寧宇於民不擾
於功不日厥施良亦偉矣學博范君感公美政請余
數言以識歲月予惟古者育才于鄉有俊士造士貢
士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爵之今民間子弟一入
其門得稱為士而名公碩輔舍是途無所出則士之

名美矣亦知士之實乎孔子定士之品曰行已有耻不辱君命其次則稱孝稱弟經信果亦在所取爲其耻也若失身孝弟悖德信果則喪已矣聖人奚取焉孟子曰士尚志聖人又思狂狷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推及于嘽蹴之食爾女之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弗爲他可知已耻其不潔也倘耻心不存將何所不至細之嘽蹴爾女大之行不義殺不辜以保富貴巧者又入于鄉愿同流合汚自以爲是縱于時譽竊顯秩回視有耻之良心不屑之雅操

文集

二十五

業已澌滅無餘已故尚潔則知耻知耻則不爲不爲則有爲命曰天下士誠哉夫南中乃諸葛武侯過化之地當其抱膝隆中不求聞達及昭烈之顧乃奉身而出豎光明俊偉之業彼昆弟具在且有吳虎魏狗之謠今觀侯淡泊之衷寧靜之識其視曹孫荀或張昭輩何如人哉而秋風星殞內無餘帛外無餘粟以負知遇耻乎不耻乎潔乎不潔乎卽列之四科當與閔冉並矣三代而降行已之有耻君命之不辱孰有加于武侯哉予不佞不能言性命之學惟以耻之一

言共相提醒當從澹泊寧靜入此真士真學也斯足以仰答 聖天子作人之意而于賢父母修學之心學師請記之念庶無負矣

鄧心月郡侯申華鄉夫碑記

天下事最忌乎徇人情戕民命其啟端微流毒烈而徇情之人不及睹夫毒之烈也天下事莫難于歸久假濫極弊益耳目之熟執爲例而徃常之人不樂聞于例之更也於此有人焉欲奪民命於情分之中翻極弊于久假之後則心口麗出枝節橫生自非識力

文集

二十六

兼至真實爲民置一官于度外者焉能辦乎滇之有寧一黑子耳所隸三鄉糧賦重于他郡而四山夷皆寧隸土司以應兵役一切差徭征呼流可不得而與焉蓋鄉民之不兵與夷民之專兵流土之設所從來矣嘉靖間有徐君者來守茲土以監軍武定計糧派夫數十各自衛隨以其夫送土司作扛擡蓋軍中偶爾私情已矣不虞相仍至今數十各不已增至于百百名不已增至四百徵檄一下追呼四出僱募驛騷初爲有田而軍田已盡而軍不休初爲寄寓而軍寄

有差而軍不免剝肉醫瘡鬻子捐墓驅耕鋤負販之民供夷人鞭撻之役非用之以荷戈執爨也非借之以摧鋒陷陣也既不奉乎朝廷之命也又不准之上官之文也是不可以已乎况有功則土司獨當其賞劔敗則鄉民先受其戮黃沙白草枯骨雨燐盡是無辜冤鬼不知此輩胡不群噪而仰訴之於上帝也萬曆末年王君麗陽以滿考左遷嘗飭及于是乃端未發以意鈞之反邀之以必不可從之事坐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槩郡士民之公舉盡闕以他腸而一

文集

二十七

筆抹殺矣嗟嗟當數窮勢迫之秋何堪此助焰生波之慘幸有鄧公來繼王君吾州士民咸號訴之而鄉紳之在京在籍不謀同詞獨鄉兵等反噪不敢出一言苦可知已公曰吾固知此為傷手之割也第前人所為而吾為之則章前失即吾為之而有人不樂為之必掣吾肘然吾知吾民而已天下有理理窮則必變清夜有心心切則能動何可以成賅利鈍較哉一旦呼集漢夷多人廷折是非毅然詳請盡數裁革於時撫按守巡太府諸公各各善之批行具如公指裁

去更勒石垂永從此糧差民寄寓民瞻天睹日一崩數十年之痛苦誰之力哉蓋公惻惻無辜冲約自奉而事關民生利害士氣綱紀則奮身任之而大節凜凜毫不假借是故學者牧民當爬其癢君子論人先觀其大寧之君子小人惡能一日忘公也或者曰土兵兵也鄉夫兵於兵也總之為王事何分夷漢今裁兵于未用兵之日恐復兵於再徵兵之時予曰不然土兵別無差役只有出兵一事以為王民舍此則化外矣鄉民則差繁賦重已不堪命安

文集

二十八

能更派之為兵且全滇所無獨寧有之既已拂乎人矣况上帝好生民命至重必欲強其非分而使之傾蕩死徙則又違乎天矣拂人不義違天不祥不義不祥曷其底止吾不知其他矣公西粵宣化人諱一繡號心月甲午科貢士并記

王刺史革鄉兵碑記

寧原無鄉兵也有之則自先任徐守狗情送土司扛擡始寧鄉兵原不甚苦也苦甚則自萬曆初年征調繇七十名加至四百名始夫滇流土並設漢夷兩兵

夷兵卽今各土司奉調兵是也漢兵卽今參遊招募兵是也若驅糧差百姓問戶流民使之供夷兵輜重鞭策之役蓋全省所無寧實何堪抑豈國家養土司節省民力之意哉一守倖偏于前衆守襲舛于後問之占藉者曰吾差已繁賦已厚茲復哀石五稅糧而僱兵一名則資產盡而繼以死徙耳問之流寓者曰吾民有民徭軍有軍差茲復以門戶而僉派爲兵則徭外加徭軍外加軍無可復之有命已耳而土司者且曰吾非爲吾一家私役上官調我我調若

文集

三九

等 王事也遲違有軍法在焉於時士紳籍口鄉民重足噤不敢發舒一言三道弗聞弗見也兩臺弗白弗知也匪一朝夕之故也萬曆己未州紳士號訴撫按批行王守王頓易初盟坐以激變中當事先入之言下辣手徧護之力寧之士民愈驚惶罔措恐前此私派鄉夫不因此舉遂成戎藉定額乎乃理窮數極感我太府黔清平王公諱鍊者以宣州卓異來刺吾府洞矚民瘼振翻弊藪持州守鄧公沐革之文首肯曰兵以衛民奈何毒民况夷民之不徭與鄉民之

不兵所從來矣若土司應調而復牽引民兵抑惡用土司爲遂一力擔當請詳必革一時撫公沈諱儼价按公楊諱某守巡張公閔公諱某各稱善允行盡數裁革勒石通衢垂諸永久嗟嗟蕞爾寧民荷諸賢引手出湯火而置清涼之地亦遭遇之幸矣今觀農者歌于野商賈歌于市行旅歌于途蓋饑渴之後有望炊卽飽之意焉嘗試思之琴瑟不調則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威武莫加于 朝廷下一不便民之令司牧者必爭之至再至三得報而後已乃今以人情

文集

三

苦累之鄉兵沿之數十餘年有加無已一有呈請則指爲生事然則皆草菅民命者爲行所無事乎哉公蒞任未幾斯實首政使兵歸兵民歸民夷漢不相擾則洞垣之視也雲駛風颺牘不羈滯以長枝節則霹靂之手也保全妻孥減省民命不致橫亡鋒鏑則植德之隱也公雖復予曰就事處事而已而寧之德公尸祝不世世乎予不佞踰伏山林不問戶外事感公此舉有激于中而士紳民衆不謀同口建碑誦公遂爲之記銘曰

爰有兵兮兵率氓 爰有氓兮氓苦兵

徵檄一下勢猙獰 追呼四出雞犬驚

募生補亡資產傾 跋前疐後歸鯢鯨

誰為汰蕩解酣醒 投刀佩犢歸耘耕

樓山青蒼爪水盈 億萬斯年載令名

修黃家橋記

寧西去三十餘里為黃家橋乃甸宜關一帶山水牽合灌注每夏秋兩集溝潦暴漲雖兩涯咫尺必相望坐待無敢狎而蹈焉蓋山偏石鬪水經其中激而生

文集

三十一

怒而逢其怒者時遭漂沒勢使然耳余先外祖黃公諱澄者引年種德頗饒于貲遂捐貲轉石建橋一控往來便之近百年所故人咸曰黃家橋以此歲久水喘石無存者兩舅氏正芳聯芳踰躄自立時念先人手澤弗安其圯又以力之不充僅架木以代石木必取諸株橋必覆以屋重其能耐水以蔽風雨焉而一切雜用松植則採諸世守之山場無斲也自戊午六月十日興工至八月望日工竣未嘗別募一文觀西道人曰修理橋梁道路乃王政急務而有司者之弗

暇則聽民自便法所不禁况以子孫而續祖考之服乎故是役也有三善焉伯仲斷金多寡無間義也繼志述事茂祖功德孝也儉衣節食割潤利眾仁也可以風矣因以記之

公有菴記

滇西榆城為古阿育王封國王造八萬四千浮圖以藏世尊舍利而難足亦其封以內壤也以故名藍精刹實甲諸滇凡僧之禮裁眉必謁難足蓋飲光捧金欄加被善信其所攝受者遠矣唯是山距昆池尚千里而僧俗之遊睹必窮日之力投諸逆旅曾不得望既脫而栖息焉斯亦法門中欠事已余嘗謂繇昆池以西創十數菴旌幢相望而浩浩佛聲直接雞嶺豈非大快歟奈之何力不逮耳僧天際者幼具根器長不退心知世間法一切皆空不能妄執為我有乃于舍茲孔道特建一菴命曰慈明丹聖妝飾範像精嚴又捐所有田租每年約百石實其中以接待十方行脚不至桑宿而露處洵非尋常有漏之因所可比擬何者彼以私此以公彼與少此與眾也是故憫往來

文集

三十二

伍輯 25 - 119

者之靡所止而館之穀之不謂慈乎以家田爲福田
難捨能捨尤不作我捨想不謂明乎然其慈其明總
錄公有一心造此功德吾故更慈明爲公有菴以風
來者

文集

三三

雜著

韓節婦軸文

居今而友上古之士婦人而躬烈丈夫之操此其天
定其骨堅其所關于世教民風者甚鉅自非家學之
淵源詩禮之漸浸與國家治化之隆洽惡能成
有一德競爽一門也吾友劉靜之與余爲同榜識超
神凝一介嚴而弗取萬牛挽而不同嘗謂其高而不
屑得聖門之狂實而不爲得聖門之狷而每與余感
慨往來消長之際于若濡揚庭之旨三致意焉假令

文集

三四

靜之在今得禍必奇而世道亦不致決裂如此故高
標峻節旣薰炙余于生前而餘韻流風又鞭策余于
身後決機救時真儒實際輒近以來北斗以南一人
而已與會稽劉念臺稱江南北兩君子學者私謚爲
貞修先生云而其配韓孺人行年十八歸劉越六年
而所天逝今且六旬論定矣篝燈佐讀當夫貴而御
荆布泊如也和尢課子卽夫亡而集荼蓼肅如也仰
事八旬之舅俯育數歲之孤爲孝婦爲慈母又爲嚴
母以代父無間于閭里宗戚之言栢舟之矢真再見

矣采風者以其節聞之 天子可其奏表厥里不
可風哉夫世之遞而下也山河不流峙乎日月不貞
明乎時物不行生乎而人生其間多毀節蔑行盜名
攘資山河若爲之隄日月若爲之晦時物若爲之疵
厲此豈流時貞明行生之故哉古今山河日月時物
一而已矣何古多偉人節士今多賤士辱人則古人
受天地之正氣而自爲正今人受天地之正氣而自
爲不正也繇今觀之靜之以鄉賢祀而俎豆生光孺
人以節婦旌而閭族胥慶非是夫不能婦是婦非是

文集

三五

婦不能夫是夫于所生何恨焉是故吾榜有標劉而
吾榜重靜之有孺人而靜之重淮南有靜之夫婦而
淮南重 國家有靜之夫婦若而人 國運浸
熾照映史冊而 國家重彼富貴薰天熱焰炙手
錦綺爛目非不祠宮墻也非不表棹楫也於靜之夫
婦如燭火之過溷壤一耀而已安可同條而共眎之
也

書段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此吾友段幻然之筆疏也幻然以正氣剛腸爲一時

鳴鳳與余南北相望未幾遭蹶次第歸田計五稔矣
子惟顛預度日且時有子女之戚不能割情精進而
楚水滇雲相距六千餘里聞問杳然戊午秋幻然遣
兩僧之滇寒溫感慨外以募銅范像見屬附二書
子轉一焚一重違其初意耳因哂曰佛開四面高十
丈閣之高又加之費銅且巨萬焉此不亦猛烈手所
爲哉回視曩者簪筆都門上一紙書發密揭墮巨奸
解翻天覆地之謀破入鬼出神之秘 天子改容
中外稱快與此手策是異是同若以爲同也則危閣

文集

三六

巨佛未離都門已撐霄拄壤此時不得樓上安樓而
上生面若以爲異也則顯晦殊途法輪滯轉卽茲閣
茲佛元未圓滿抑奚取此有漏之相果哉不識髯公
何以復我兩僧默然子曰無怪也幻然在 朝廷
以直節敢言爲佛事者也今在山林以建監像設爲
佛事者也兩公不遠間關而來以奔走勸募爲佛事
者也子受托所知又以斟酌方便先容轉募爲佛事
者也各矢乃心力以聽機緣之結就何如兩僧曰功
費浩廣不可以日月辦其禮雞足乎余曰善卽以吾

語拈作長途中一段公案叅之

水陸堂五十三叅像設引

諸經皆修行以證果唯華嚴則得果而修行蓋人唯
一心之外無佛不論善心惡心人心道心同一性故
也性一則法一法一則盡世界無有二處而以爲卽
二焉者乃自己分別情識也抑孰知此分別情識之
心卽渾同不動之心經所謂善惡情忘凡聖路斷以

此知一切衆生身心本體總來佛果更無可逃遁初
發心時卽見得到此凡苦行成佛轉智成佛皆世尊
文集
三十七

權教也學者只宜依佛實教不依佛權教若舍實求
權舍邇求遠只個無明三阿僧祇不能斷故十行品
中前六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出世界
後四品方便願力智乃入世品先出世而後入世蓋
已得根本大智又須學差別智始能利益衆生如無
厭足王剝人皮抉人目拔人腸敲人髓慘刑酷罰甚
于劍樹刀山善財望之而却足者皆大王大方便大
慈悲此所以爲大善知識也假令以柔軟心化之不
入而其漸遂窮于所施何以見佛道之廣大佛法之

神妙哉而又安得以剝皮抉目拔腸敲髓者之非佛
事哉故五十三叅忘言嘿證不在詞說但見宮殿山
林泉池與井所作事皆入法界如帝網交叅而
未後入普賢身業與普賢等其不言成佛者以初發
心時已是佛故故曰先果後因也彼水陸堂中增此
輝煌像教亦法門之勝事乎九會師作水陸說頭余
不佞次其大略云爾

送總持上人入終南說

平生聞終南之勝恨不能披剔其佳負此勝具壬子
文集
三十八

晤了脩僧于武陵溪上向余道往歲遊南山初入時
多名藍古剝漸入漸深高山中忽得一松葉棚中有
二人老壯偃蹇老者約百齡壯者五旬餘石上展開
法華經編葛爲衣石隙藏火種日煮山芋一食而已
偕處五日絕不對了脩發一言卽兩人亦不自相向
一言惟作別時一合掌一長揖脩意以合掌者僧揖
者道士也復行百里許見石龕軒摩一人趺坐衣食
如前兩人不語亦如前兩人惟皮膚作老樹色徧體
毛鬚髮殆數百年人也止信宿不能叩其虛實乃剝

去而其人來不招去亦不禮夫守一若饑一與之食
守一若渴一與之漿諸公總未能發明心地鷗鳥王
侯彼其於世緣一揮兩斷矣匪異人乎哉脩離此再
進隔一山河溪水洶漲問濟於人日子曩之所歷者
淺也過此以往吾聞皆不火食之人然見有人度而
入之者未見有度而出之者且此水迅澗不容舡筏
師其自裁脩氣阻而回遊止此矣總持師雞山高足
謁余山中索數言爲終南先容余故以了脩之所歷
爲總持勸駕更望臨彼山河褰裳往赴勿致望洋而
文集

手九

送覺空上人遊五臺

教中載此土名山菩薩顯跡者有四如清涼如落伽
如支提如勞山而清涼山卽今之五臺華山云文殊
菩薩與一萬眷屬住此說法者是也西域望之爲五

金山常哀慕瞻禮及至此方則土石五堆而已均之
一水也人眼觀之則水天眼觀之則爲琉璃世間總
無定相眼根隨業力所轉類如此顧此山巋然塞上
行徧雲表受北方寒氣最篤五六月始見草青葉綠
以菩薩神力故滿山開金蓮花色香奇勝他山所無
以故遊臺者雖唐伏必挾纊焉而晨鐘夕梵古木怪
石爲耆宿淵藪真震旦一大僧海耳覺空師住持武
陵新寺戒行精嚴教下有醜爲榮藩所禮重期以明
春謁五臺索余一言以佐行色余笑曰他人游臺恐

文集

四十

其冷惟師游臺恐其熱何以故夫臺山者凡聖混居
龍蛇雜處不聞妙喜之過文殊有前三三後三三之
語乎師此游意不在山水萬一遇菩薩化身又或逢
霹靂鉗椎一言半句錐剗痛處瞪無以應斯時回視
曩者所得殘瀋剩馥毫用不着方且通身汗下思飲
水之不暇也乃謂冷哉故曰他人游臺恐其冷惟師
游臺恐其熱也師得無內惕乎

書湛然僧卷

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刹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

火之盛贍養之腆則又十邊備而三之故十方緇流咸輻輳于是若水之東歸栢之西指勢使然耳相法之隆勝此亦一時矣僧湛然者雞足之脫白也頃欲走京師必欲得余一言以壯其往余曰子萬里之行固也第今之走京師者有三我知之矣上者叅宿訪者證明大事次者抱本揆單文字潤澤下者趨驚宰官營辦衣食湛然自度于三者何居吾知上焉者子或不及下焉者子又不屑中焉者縱得一言半句不過厨餠中汁瀉巾拂上汗氣決不能敵生死計惟有

文集

四十一

淨土一途單刀直入中下具接十萬程途片念即至是在子之望鞭影而前哉不然雞山以庄田而俗京師以勢利而俗出俗入俗抑何取出家行脚爲因漫戲書于燈下

達摩贊

航海東來掃文字楞伽腰繫抑何爲眼中留眉手內懸槌摘蘆旣弄神通面壁得非兒戲全副家當已付神光一隻敝履值幾文也而擔之以借來借去噉水住橋流橋不淺樹高葉落葉歸根此一花五葉咸發

生于初祖之門也歟

白水寺佛牙讚

言訪我山白水至止寺有三寶經像佛齒齒邊舍利光燦奇偉帝釋取供瞻慕不已捷疾隱身竊一而駛豈其帝傍容此偷鬼舍利旣分牙亦散矣流傳東土意此而是重愈金鐵獨手難起體滌波文色兼黃紫凡夫眇小反滋疑毀不知高僧結堅固子何況佛口吞四海水千丈現身齒可議擬藏之名山介茲國社

文集

四十二

於惟松檜萬木之特先師所植表此東國身作龍鱗根同鐵色歷千餘年造化秘齋一枝南指奕葉振振如車一轂實貫兩輪恍兮惚兮卽夢卽真延平劍會紫荊花新物有遇合况乃聖神

右題從通海孔司農族譜圖補入原題係墨筆行

書

遊記

南洞遊記

烟湖釣客性喜遊披勝往同宗生心盤相語曰迷之有南洞也姑不悉其槩然有待焉久矣予唯唯壬戌冬率兩弟取道盤江抵迷陽既畢禮墓錄水泉放轡南行日向暮至洞少焉楊若來伍繇眉楊文彥諸君暨仰山坤來恩寵恩詔諸弟侄具乘欸段到矣相與秉燭沿流而入甫數伍見石穿三竅復貫為一其中垂乳堆雲蹲獅踞象乍闔乍開倏霽倏怒盡石之狀

四十三

文集
而潺潺一水吼穴而出如躍淵神龍斷金鎖劈雲粉石勢不可遏殊令人欣賞駭愕而曲折隱顯清泚喧寂又盡水之狀乃深不沒頂廣可容舟以故游洞者可游洞中之湖游湖者可游湖中之洞予時倉迫未暇辨此假令担溪頭一葉置於中隨花片而入安知不與避秦諸公盤桓共道今日之天下乎洞口藤如蒼虬巨蟒橫亘其門游人撫之則動有挾烟霏搏溟漢之勢蓋數百年物也丹巖翠壑色色可人鳥音魚泳塵慮都汰較之臨城間洞雖高峻處少讓然間洞

之水任納不遠而出茲洞之水任出莫窮其源而洞內外俱可泛舟靡石不宜棋觴靡亭不宜嘯咏則間洞當退舍焉去此百餘武即綠漪亭萬竹迷離羣峯環拱相與布地為席萌弱畢陳予見若來文彥眉宇間有詩意暢然曰快哉不圖為洞之至于斯也

孤山遊記

孤山注一巒于銀鏡中或沉或浮乍明乍滅特焉而無與助者直指鄧壺丘公駐節于顛嘆曰彼金焦安得獨美于長江乎遂更名環玉山賦長篇以紀之而

文集

四十四

山益重已今秋余張順帆三宿精舍見其澄湖凝綠真與瀟湘闔色而金蓮玉筍撫仙諸峯飛眠掩映繞碧呈黛始信環玉之名逼肖又恍然此身如坐西湖南北兩高峯間也少焉鍾動月上波光月彩自相摩盪則金紫閃爍狀不可名生平看月自洞庭秋霽以外此為大快耳吁佳哉然猶恨山顛固平平無奇也或曰茲山之勝不在頂而在麓于是晨興餽罷爰命小艇三繞山麓凡一木一石一壑無不領會森奇古怪都非塵世中品因謂游環玉者非破巨浪乘皎月

周遭其麓烏足以窮此山之勝乎他日誅茅容膝斯亦不佞投老之菟裘矣

栽眉遊記

乙丑四月朔二日抵嘉定覽凌雲業快嘆蜀之佳山水果在嘉州因自諗三栽名勝甲天下茲儼在咫尺顧却步而放流得無貽笑于山靈乎爰與陸懷溪孔自成訂遊期而開兒在傍口不言眉宇有躍躍色余知是子遊興倍乃翁雖稚弱不任勞然當乘其知識未張時使其胸中貯此一段奇丘壑他日鄙吝俗腸文集 四十五

亦可消阻八九則先入者爲政耳遂率之往斷肉禁酒于朔五日入栽眉縣一路桑禾蔽野清流界道步步與峩山揖讓彼令茲土者非仙吏乎興甚勃勃朔六日出縣南郊鐘吼處聖積寺僧整衆出迎威儀楚楚則登栽之發軔也行十里至光明寺會大雨止寺中懷溪自成有趨趨意余曰于此山有緣必不中止一食頃天霽各踴躍登輿馬上解脫坡坡斗峻盡處爲橋橋下水潺湲飛躍登楠木坪卽純陽殿石上刻呂仙乩筆詩聞其劍畫紫芝洞三字在二栽不知何

祠于此東北乃故宋皇觀卽黃帝問道處今廢蒲家村在觀右尚有名漢時蒲公睹白象而初道場想家于此過率嚴寺二三僧執香跪迎余謂遊名山令僧奮伏跪道何異花間喝道大殺風景亟傳止之途中僧夫遙指石船浮澗水中首尾俱出蓋菩薩以願行爲海慈悲爲楫茲豈其慈航歟稍下至歸雲寺殿高廠旋簾結頂相傳般巧所建不數里見大栽石巋然道右清泉繇石隙中出匯爲池甘冽可愛昔智者老人于玉泉卧病思栽石神水感龍君供送智者疑莫

文集

四十六

能致指錫杖鉢盂爲驗隨順水流出始信 本朝信天和尚常住錫于此後遊汴河漲師一喝水分今稱性天喝退黃河石鑄福壽二字命名甚俗爲佳石瘡痕傳希夷筆無據磴邊新篁萬竿翠染衣裾拂之不去登閣見群峯拱揖各各獻奇呈秀令人心目雙豁神骨俱爽嘆曰此勝峯最勝處也因扁之曰栽峯聚秀題其柱曰松呼萬樹俱低影雲破千峯盡點頭僧喜謝以爲偈景下數武乃楚狂陸通歌鳳臺臺負石而亭石刻皆薛剝莫辨升其階聞松聲竹韻猶覺

歌音在林谷間接輿不願爲楚王宰官願爲大士眷
屬乎北折至中峯寺乃明果禪師化道處山水環護
亦勝地也出寺未幾僧候于石橋畔駐輿見雙溪建
甌而奔各貫一橋吼如雷濺如雪若兩龍闔于穴中
怒聲不可嚮邇余左挽自成右把開兒連臂觀之惴
惴猶恐其或隕越也真宇內一大奇觀哉士大夫題
識甚富而雙飛橋三字非篆非隸筆法駿逸問之知
爲子房手書水合處卽牛心石形亦奇異繇此至白
龍洞古德林楠木十萬八千株葱青可蔭乃行僧別

文集

四十七

傳手植人呼爲木涼傘直上望白水寺落山凹隱隱
松檜間如畫會天向暮至則宿于海會菴回顧竹烟
松靄中徃徃農家與佛刹劈翠微而居固日用而不
知者此去縣五十餘里輿騎可到酒肉可至也次早
僧出頌 賜銀粉蕊殿經書造極精架上堆八十
八祖影像展數軸生氣咄咄而眼稜皆帶出世色乃
徽人丁南羽筆也次早禮佛訖請觀佛牙去袂諦視
大如斗金玉色約重十五六觔本寬末窄上有直道
如脰起下截作水浪斜紋紋間容生舍利昔世尊茶

毘帝釋視取而供之天官者意卽此也同閱者靡不
生歡喜想懷溪向余曰此果佛牙也耶余曰凡人以
目所見者作是目不經見者生疑局于見也佛世尊
現千丈那身眼如四海水廣長舌覆三千大千世界
則此牙猶現眇身中物耳可以尋常耳目思議哉曩
者吾等在聖水閣所見牙較之小豈此固釋迦文下
彼固辟支佛者耶僧以黃翰林慎軒贊相示求續一
贊余許以登頂旋當如所求冒雨而進皆舍馬就筇
輿觀無梁殿渾磚所成范銅作大士騎白象王高大

文集

四十八

奇特冠一山上觀心坡斗絕捧夫挽曳而升頭反在
下足反在上過初殿趙大洲學士題額于時雪不盡
融狼藉于道行者膚栗稍平至木皮殿古有聖僧阿
婆多尊者來禮我眉以山水環合形同西域化城寺
依此建殿苦無瓦忽空降木皮故得名自白水至此
才二十里而天雨地溽夫痛力竭遂止宿禪榻圍爐
燎衣徹夜雨滴不休軀雖倦而曉不交不知上方極
頂之作何狀也輿邊恨不能挂蘇釀一壺以解岑寂
侵晨薰衣而起飯畢出門大霧四塞僅現眼前一綫

路冷嵐撲鼻寒霧沁骨已知去人世迥絕亟加半臂
披氅衣忍凍而前懷溪自成相向吐舌竊悔拳開兒
冒險開見方色笑自若初生犢不畏虎哉道經小菴
別刹以雨不便驟覽雷硿坪在山眷蜿蜒處寬不容
二丈巖穴中皆雷神所居上下無路非習翰飛不能
入過者多屏息禁聲恐招雨雹而莎羅花大盈抱高
數丈闢麗兢丹夾路不斷如珊瑚樹化山莫比其盛
雷神殿而上棧道石磴相間錯行如鶴鑽天蛇倒退
梅子坡皆峻極虛險難於登天稍左右望骨羶毛豎

文集

學九

足心酸澁幸雲迷樹密不見底納心而行再轉三倒
灣則八十四盤盡而太子坪見于高原忽焉雨霽雲
平大頂孤懸眉睫心神踴躍恨不能一蹴而詣頂以
故所歷太子坪圓覺菴天仙橋文殊閣俱一茶而過
老僧樹槎牙當路有僧枯化其中今樹榮皮合不可
見望天門石方廣斬然一劈中分存斧鑿痕使米顛
遇此當復再拜花陰中新亭翼然孤樹衲師候板橋
曲澗邊曰此去頂不過一牛吼地大人少留無妨余
曰知師有道者當再晤晴明難得機緣難偶吾其登

頂乎一揖而別趣輿夫行不里許而至頂妙峯僧滲
金殿莊嚴輝煌置絕頂處他殿皆以銅鐵錫或板代
瓦因詢古寺何在僧曰金殿左鐵殿卽古光相寺也
肅入五體三投恭普賢大士畢卽出睹佛臺而十方
僧俗業已喧噪候光是日四月八日浴佛期也日正
中碧空掃翳赤曜近人蓋自入山以來時時雨步步
霧咫尺不相瞭如在幽暗中過半生茲若有人焉垂
巨手提之九天之上而在高明廣大之境矣蹤視白
雲布滿下方平如砥白如銀廣潤如王海凝定如堅

文集

五十

冰雪山高昌國多多嶺諸峯排玉笋于塞外曠經臺
瓦屋諸山裁青案于掌中萬里一色儘日熟玩不覺
舞蹈叫呼曰吾將插羽騎氣翻翻而來往乎抑將駕
初縱輦出沒于雲海乎吾將鞭霆駕風剗人世之坎
壘乎抑乘槎遡斗問彼支機石乎經云鋪設兜羅綿
成銀色界豈欺我哉少頃小鳥蜚鳴若報佛現衆俱
歡呼扳闕下視見羲馭斜輪朱炎射景紅光冉冉大
如日暈升自谷底浮于雲面絢爛五色初猶模糊漸
近分明攝入人身唯各見已動搖相應不代見他人

影而金橋光則如白虹垂天金梁亘海拓紅光而十圍之雖借日影而起滅然世之高山不少山之興雲亦不少他山無而此獨現吁亦奇矣衆皆曰異哉吾儕守候半月餘並無是日何甫上山而遽遇此光景也懷溪自成皆蘇人向余曰真與山靈有緣安得携善画師描寫一幅斯夕卧遊余曰境大矣丹青曷易貌之是夜月色雲光交注射目星斗歷歷逼人然寒如水天不能久立下臺宿于卧雲菴次日再觀亦復如是而雲色少變矣金殿僧索書余扁曰勝峯銀界

文集

五十一

日願海妙光聯日光燦碧天七九雲鋪銀海三千書竟命輿走白龍潭泓然一泉世所傳龍長三寸許黑身白點有四爪如蜴蜥狀能致風雨夫水性從下此山去地不知幾千萬丈水胡爲來哉龍靈依止何疑隨搜訪諸靜室皆箭筈分途莎羅交逕樹皮爲屋一室只一人而淨土菴較大普賢作出山老比丘像鬚髯古碩象王石行僧數椽綴孤石僅容三四人破衲百結火種幾斷贈之以截句斗米盤桓無幾再走鳳林菴與孤樹譚法華從地涌出品知事理雙顯亦占

一絕贈之聯曰平翻素浪瞻心海剪盡繁枝見樹王孤樹首肯小食畢草菴教宗相邀甫見曰王法見乎佛法見乎余曰豈有各山可以世法拘者一揖而坐譚之移時多醒發處以菴奉勅建有通天和尙肉身書皇家佛地四大字付之兩僧皆簡藏有文字解山之龍象也從者皆倦又恐雨復回宿菴中且辭菩薩下山返至太子坪僧邀之菴素饌潔精飽飡訖離言出單條因書山遊鐵饅頭偈以諷之而下月之十有一日也險倍于上烟湖釣客曰嗟乎茲山

文集

五十二

固震旦之仙都佛區也一日大光明山一日熾然天一日凌靈太妙之天一日勝峯山周遭二千餘里躡趾至頂高一百餘里有七十二洞乃軒皇與七十二君論道參真之處在四大中獨擅火大山有異六曰白雲鋪世曰佛光攝身曰聖燈夜朝曰猊吼陀佛曰鳥報佛現曰雪景玉樹同一山也或上雨而下晴或下雨而上晴或上雪而下雨晴明少陰霧多若上下共陰晴月不二三日故士大夫遊者或望雨而却或中途而止至頂者蓋亦寡矣余不佞足跡幾半天下

所遊岱華嵩衡雞足武當廬阜洛伽少室三茆九蓮
鐵壁銀山紅螺嶮舉無並其高等其奇者適有天緣
得三天色兩曙光意匪山之生客乎燈必晦朔始見
雪必春冬始奇未之逮也然遊僅五六日目擊之外
如洪春坪之僧海黑水寺之虎渡二峩峩峩峩之仙蹟九
老洞之幽奧滲漏者尚多曷問其小者姑俟之異日

普陀遊記

往余在峩肩放光臺上見東南一派氣鬱勃而起問
之有海上僧應曰此南海水色星河澄霽故其氣上

文集

五三

蒸於天耳余此心飄飄又在普陀之洋矣明日下山
繇嘉定放舟穿三峽下荆楚秋半始抵金焦間丙寅
正月杪至西湖于時相約浮海者不乏余歌招招舟
子人涉印否以見志四月初郭少伯憲使携滇僧九
峩道人還陽至矣余曰此印須友也少伯邠鄆人致
官長齋多年余欲藉其力以冒險遂定盟買舟後先
渡錢塘于西興驛晤焉爰走山陰道山鏡水屏以囁
嚅爲應對十八日至定海有艤舟相待儲備麤具者
索值不多于是五六人同舟探韻設碁唯不置葷酒

恠其舟底作魚脊形絕不類泛江湖者問之便于破
浪也發舟後雖不苦石尤然亦不能順風張帆帆側
處舟因以側時或以舷爲底而几案局器傾倒不常
余有怖色一不知名僧曰海上風如此方可行等之
無風然聞之差解嚴十四日薄暮達岸肩輿岡行三
四里松竹夾道波紋盪空松針篩月神骨森爽真非
塵世行也蓮漏未沈昏鐘報罷遂宿于普陀方丈質
明向大士作禮曰於惟觀音世尊多劫已證明法如
來退位權居菩薩闡教狗聲隨頌伏願加被指歸覺

文集

五十四

路坐斷凡情祝畢炷香三肅五投出寺門周觀普陀
形勝見氣聚風藏山環海抱真釋王之奧都人天之
福地不知何至有唐梵僧始闢其靈元龜茲盛
熙明乃品其盛也而振海寺則大智僧所建大智具
手眼人糜金錢巨萬乃成此剎規模壯麗次于普陀
不二十載付于鬱攸雖興滅其常而以形家準之沙
水飛竄今其徒尚數百人揭簾爲殿余讀其殘碑戒
詞厲嚴繼之以呪咀凜不可犯益見此老之寔載不
浮普陀亦以丙戌災大士香像三軀端坐烈焰中無

恙此豈思議所及乎去寺三里度梅檀嶺卽潮音洞石甚巉巖四顧無涯沙皆金色上有穴如天廳瞰下尋丈而深宵不可測波面一礁石宛作善財童子參禮狀水名菩薩泉可療眼疾此洞菩薩示現之所靈跡甚著而凡以虔誠至者或見瓔珞瑞相或見白鸚鵡或見燈光上下不一而足余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不見之爲真見也西折而上竹烟紛靄中爲梅福菴卽其煉丹處丹井尚存水味清冽意子真攻莽一擊不中故變爲吳市門以棲跡海嶠而終英雄

文集

五五

氣節自是神仙家風想大士千二百眷屬中又添一直諒之高足矣其上爲盤陀石石圓廣可容百人以上大小不着地拳石承之作小級升之似有浮動意前後數十石如禽如龜環拱傳云大士跌跏說法處僧云鷄欲號時燭龍初駕見扶桑一派金紫萬狀坐此觀之岱山祝融日觀不足奇者沿磴北歷就石三休登茶山頂蓋普陀絕頂也振衣四望皆石山盤踞海中周廻百里百千靜室如蜂房甌脫互相隱見遠近諸峯大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甌閩温台浩

森依希幾點射目而安期村蓬萊鄉直銜褰裳赴之奇觀哉天向暮尋千步沙怒浪轟雷不敢迫視復錄振海寺而下過勝國所建太子塔蓋以太湖石鑄鑿而成三百餘年石不剝落像皆生動信非今手所能縱步再詣潮音所見如前上有菴傾圮已久一石柱臥洞中作溝斷問之元有石橋橫亘以便往來者十八日復向大士作禮辭行舟偈白華菴下菴係昱光僧別業全以委蛇竹木爲勝茶罷戀其雅緻不忍捨去昱光時有訟事寓寧郡不及面留一詩以別末云

文集

五六

上人無個事也自滯王城諷之也舟師敦迫上船是晚猶回至定海於是乎登招寶山令人有抒夏攘夷之想謁曹娥廟令人有孝子仁人之想拜禹王陵令人有平成明德之想望蘭亭勝蹟令人有臨池拔禊之想問曹江船可貫天台石梁業與少伯定約而時見還陽向枕邊嘖嘖余曰肥道人勿欺乃公與少伯果惑之不戒于行今爲欠事廿三日旋湖上因酌一卮與少伯從客曰昔唐王子安泛海省親竟溺不起而所製洛伽觀音讚至今傳誦僧俗則身與文俱不

朽蘇子瞻與叅寥書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船遇風如從山上墮于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渡子瞻一代文豪絕無海上之跡以此吾輩費不二十餘日安然往迴其處于愚與不愚之間乎然竊意茲行可憾者三若可憾而實大快者一少伯曰願竟其說余曰舟山距寺不百里在宋爲近畿縣 國朝設兵防衛今聞有盜魁劫掠商船致勒之納稅或公然以焚香入寺其舟堅利而人猛捷踏海濤如平地視官兵若無人紀法之謂何可憾一也佛氏清規潔

文集

五十七

法少壞法多外道稗種韋馱尊者必揮杵攻之非以呵詈爲佛事者乎是則若可憾而實大可快者也少伯曰有是哉滇髡與肥道人各掩口而笑

文集

五十八

祭文

祭黃舅翁文

於惟我舅派衍西江籍占滇海遡德立基忠愨爽闡
兄弟踰跼怙恃不待遭家落莫物消群詒哀哉吾母
扶植蓓蕾舅頗承立母氏則痲歲在丙午顧予燕市
勞問悲懽驅馳罷殆耳熱譟鳴形親色愷躍馬旋鄉
買山薙藟汲谷燒畬松長竹箔風雨不出烟月自在
左手捉杯右手持蟹淡簡養躬居斥貨賄食甘蔬糗
衣戒華綵既處少有儉勤弗改遺言傾貲轉石架木

文集

五十九

橋成利濟瞑目而萎無子不累知止不悔形生七袞
月旦千載九原有知尚告吾母曰今乃子不終家食
南山兮蒼蔚駿鬣猶以蓬心葵面欲起而嘗一齧于

禁磚

祭魏先生文

先子交公不淡不濃杯酒象戲時相過從我時舞勺
射隼城墉公日是兒成虎成龍遊公之門先子見虢
曩所交情唯唯否否我思幹壘鵬搏鵠起公刮目焉
遇以國士始薦賢書先子云徂獎我谿刻咄咄集枯

直心具眼經明行孚鄧川振鐸士美且都三年苜蓿

未厭梁肉圓鑿方枘拂衣捧腹位不敵德道不豐祿

經營糟丘乃受清福我時言路抗疏裂麻搗其狡窟

斷彼嗜痂隻身衆敵傳咻交譁未效一臂敢曰遺遐

公歸未幾吾亦旋里伏臘相勞慶弔相視感時觸事

厠鼠遶豕門墻分略骨肉表裡惟公行年七十有三

生無所媿死又何慙振振兩孫英英二男月經于天

青出于藍嗚呼是其所以為先生也歟

追祭劉靜之年兄文

文集

六十

嗚呼靜之厥人間世計二十四稔于茲矣曩吾屏居
遠地於兄之音笑丰采未嘗不恍焉于羹墻几席間
見之茲吾流寓淮南去射陽一衣帶水蹇躓逆旅而
東西靡之去住罔據竟不得接兄音笑而挹其丰表
豈兄真死也耶嗟嗟假令兄在必不使弟至此極也
素車白馬祭酒炙雞此心已矢之八千里外十餘年
前今血已化碧木已成拱始得一哭奠于荒烟野草
之中則此心之不容昧耳知吾兄英爽在天地如日
月流空如江河行地斷非泯泯贖贖者其尚鑒吾之

心哉兄英妙雄飛卽以天下爲己任不帶一毫少年
氣習不染一切世俗氣味蓋一具凌兢瘦骨固已拄
地撐天矣故其言行信果尺步繩趨獨得乎有所不
爲則高柴季路之流也擬之聖門之猶其見起塵壙
之表神遊太古之上動與古人爲期富貴糠粃穠華
土苴則曾晷漆雕開之流也擬之聖門之狂其胸蟠
二酉筆絢五色吐辭驚人立論關世則卜商言游之
流也又擬聖門之文學猶憶歲在辛壬嘗式廬入室
見孝以承歡友以割愛慈以定志父子兄弟之間夫

文集

六十一

婦閨閫之內雍雍肅肅一軌于正宗族稱之隣里化
之而冷面拒邪熱腸親正取與不侵顰笑必春則又
董廣川王彥方之儔也非吾儕之冠冕乎是故自兄
之下世也令共之誼薄別李區牛紛出汎矣朋友之
交衰背毛腹毳委棄土矣年齒之講數伏戎衷鱗競
下石矣則兄之一身所關 國政是非世道升降
若此其重假令天假之以知命耳順之年吾夫子未
墜之文 朝廷難破之局兄必以躬行絕識聯其
微脉以八荒四海散其小群何致使正學傾于岐徑

至是敗于門戶哉嗟嗟靜之天爲世何可不生兄天
生兄何以又折兄位不敵德壽不酌修于天摧柱也
于地喪實也于國殄楨也于儕輩失矜式也雖百其
身無以贖也已焉哉

祭包少宰文

嗚呼士君子滌濯肝腸呈身事主常曠世而相感異
跡而相成臭味之所攝也况吾與公生同里選同館
官同垣公以建言被謫吾以多言遭放雖先後不值
而聲寔相望故腹笥淹博經目不忘矢口吐鳳遊刃

文集

六十二

解牛秋水之神金玉之度吾不如公乃摧鋒陷陣指
佞觸邪撥清議於風霾晦沍之時闕 皇路於陰
陽剝復之際使 國是常明而正脉不斷似于公
差有一日之長焉九泉有知諒必以余言爲然也坤
之交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上六以之泰之爻曰包
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以之然戰之必傷也包
之得尚也以吾傷弓之羽元黃淋漓拂袖入山毛稀
鬣駁自分甘老泉石已矣 天子知公嘉撫巡之
勳擢銓衡之貳若曰此先 朝爭彊稅之臣也此

爭殲稅不效以去之臣也且晚虛鼎鉉而章軍國此
其中行得尚方駸駸嚮用顧爲二豎挾之以去耶癸
丑之冬公北上吾南還適遇於朗江之濱辛酉之夏
公辭家赴部予送之湖關未已也公竟拉之于昆池
之上每晤必至晡每晡必達曙訝嗚膝促其中若有
不釋然者而其言若有不盡云者予則曰公孫侯之
樸滿吾不爲公慮矣呂聖公之夾帶公其可不留意
乎言固在耳也何七月入都九月捐逝於吾言不能
忍而用耶抑呻吟牀第而不暇及此耶夫學者訓知

文集

本三

答 主不於其身則於其友於其子孫公不拒吾
爲友吾固分無用於世矣而不得藉之公以用及竟
公之大用吾將何以爲情

補遺 五世孫王文煥仲明氏輯補

治河議

黃河自星宿海踰崑崙經積石過臨洮出龍門抵潼
關而注於孟津安然恬瀾也過虎牢而奔豫徐之境
乃不安故道屢遷徙爲害者其故有四北土高燥而
堅南土卑濕而疏一也在北之時容納猶少至南則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皆會於河勢益宏放下流不能
容二也北有崇山疊障爲限南則千里夷曠無一堤
防三也水濁而多泥沙易於停積積之稍久勢必旁

議

一

嘴四也治之之法在漢賈讓有三策上者徙其旁民
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於昔不可行於今何也彼
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青衮豫徐之境皆爲冀州
安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爲淵藪
其害更甚故讓之上策今爲迂議其次爲多穿漕渠
然愚以爲此可使之緩於決不可使之必無決可行
於未決之先若既決之後勢亦何及不過用其下策
堤以塞之耳旋塞旋壞旋壞旋塞卽非計乎要亦無
可奈何者蓋河之決也不在旦夕而亦有其漸察其

衝激之所從而預爲之備可也千丈之堤壞於蟻穴况水勢有增減潮候有疾徐常爲之偵視防守稍有可虞旋加修治是雖支吾一時而亦未爲失策醫家之法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夫治水亦猶是耳

閱藏說

夫藏經者何一切諸佛菩薩聖賢之心臟也聖賢往而心臟具有存心臟存而聖賢儼在深思奧義乃人天之共瞻滿字隻詞亦鬼神之呵護如入寶山而珍貝都現似食蜂蜜而中邊俱甜矧茲遐方實所希邁凡

說

二

有卷帙散諸花香是經起自吳興涉歷貴嶺閒關萬里開碧雞金馬之祥雲歡躍十方列玉軸牙籤之標識瑞騰寶笈光動星樓世閒好語無不該天下文章莫大是可謂難轉能轉難遭能遭者也所願看斯藏者或脫白披緇或宰官居士先須潔淨手口後可翻校篇章心假香傳理由嘿會菴中備二時茶針案上燃四序香燈藉經文以潤澤自心須悟自心於經文之外玩言句以顯證性地必見性體於言句之中是故計說法四十九年及拈花了無一字達磨直指而

腰繫楞伽惠能生知而時解妙法重經乃以重道見佛本於見經如以經泥經不若無經若執法覓法是謂謗法古人身臂再斷龍君貝闕深藏更於三飯特設二戒典守者誓遠離水火不許那借他方覽觀者宜隄防燭燈不得損污點畫蓋那借恐遺失何殊斷我津梁損污必滅訛不無眯人眼目唯小心護法則請藏與閱藏獲益無窮倘放意破規則典經與看經得罪相等敢摠苦口用竦信心謹白

郭夫人虛墓碑記

記

三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洧水單父之間至今尸祝之河西於寧爲隣邑地僻賦繁民不聊生天順閩粵全州蔣公來令廉民愷悌有國僑宓子風始至卽滌煩苛與民休息有訟者輒慰而遣之徭役減損蠶凌盡化不暮年而刑措園空四郊無壘犬不夜驚民不見吏桑麻遍野麥穗興歌真河西之名父杜母也始以厥配郭夫人至生一子曰昇夫人卒厝於縣治西山之陽娶通海陳夫人生一子曰冕生而穎異玉潤珠輝河西人稱曰兩鳳生二

龍後果於擬巍科蟬聯臺省為盛代名臣勲業爛然
公之流澤遠矣先是公九年報滿將去百姓茫然如
喪其所親留之不獲夫人柩亦隨歸遺虛墓在焉空
山荒寂狐狸之所悲吟樵牧之所上下而邑人每過
之未嘗不肅然生敬依依不忍去也夫周人之思召
公也愛其甘棠况夫人墓儼然在乎思令尹而不得
見見厥配之墓猶見令尹也閭閻父老時往剪其蒿
萊去其荆棘尸而祝之不怠公也歷二百年厥裔蔣
公祖守臨安廉明剛斷有乃祖之遺按部河西遂興

記

四

營葺之思河民即率其子弟荷畚鍤操杖鋤羣衆以
往并力而作高其垣牆表其封植石柱嵯峨工緻不
踰月而成蓋有不待發徵期會約束而然者雖令尹
之遺愛在邑而河西之人心風俗藹然獨厚視洧水
單父之民不少讓焉真盛事也予嘉令尹之遺愛且
嘉河西之人思令尹而及夫人者沒世不忘有令人
可泣可歌者故垂之堅珉以誌不朽焉

六世孫王

鳳池瀛軒校字
鳳岡丹山敬書

尺牘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報陳思岡掌科

五世孫文煥仲明重刊

六世孫

鳳池瀛軒校字
鳳岡

留都正人居要故清議獨嚴正氣常伸每誦臺下暨
諸公議論輒為眉揚心折始信心同路正雖千里之
外百世之下自應之不必同堂接踵也浮榮易盡世
界可更惟此如縷脉絡不可磨滅耳承教大疏皆鑿
鑿對病未欲嚴繩墨吏更為抹時至言竦服竦服
今上過于持重局久變生必欲兩敗而後已今已

尺牘

有為之兆者恐此番反覆不惟善類一空而已竊以
為此消長治亂之一大機括也奈何

報劉靜之年兄

弟遠方下士于時務茫然無足比數乃仁兄不鄙夷
誤納之應求中雖不敢自負鬚眉甘同夔黷奈智小
而欲謀大才疎而遭時艱恐門堂之芝必見掬除也
叨補迄今七閱月矣曾抗上三四疏未知塵清覽否
六月間南來二疏破的及時會未有以報而昧目敗
群者又從中亂之弟不得已又應以一疏雖事多碍

手語不宣心而旁溢者或稍稍歛戢寡羽孤援樹敵
叢怨固不足惜所懼者相持不決兩敗俱傷坐茲食
不下咽惟有叩彼蒼之鑒籍 九廟之靈已耳知
我者何以提而教之

報宋繹田待御

時事竟如此矣否泰消長勢無兩勝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使一葦障流一椽支厦不可幾而幸者不去恐
禍將及人矣陳思老品格絕倫功成身陷氣類寃之
倘嘿佑自天則彈冠趣駕豈真無日乎三吳華麗六
尺牘

二

朝風流水水菰蘆尤更媚人乃弟所夢寐而欲終焉
者也年兄不作樂會翻作苦想耶付統筵于侍立之
青童取繼粟于江北之庖人則可以忘暑而止脹矣

報溫直指

方今民困礦稅之後髓骨俱空唯巡方直指撫而起
之尚可揀得一半然安民必繇于察吏察吏取決于
安民有利于民而不善事上官此良吏也善事上官
而不利于民此時吏也時與良當在牝牡驪黃之外
察之竊見所薦多所時所良非所薦如此則良吏心

阻時吏氣揚矣民何幾焉

報沐總鎮

通籍後以門庭峻聳竟未敢通刺奉候頃承老公祖
遠惠翰教兼以腆貺殷汪感激但開緘見鄉生字爲
之遲回者久之恐非所以相加也或者掌記之誤抑
狃于習弊未之變也天下統于一尊人臣皆比
肩事 王台臺雖貴極上公亦與兩臺並列卽不
如此稱謂何損于貴倨哉兩都勲爵計相與者約十
餘大都居謙善下故士大夫樂與之遊文雅彬彬乃
尺牘

三

成不俗吾鄉去天轉遠彼左右細言動以非禮獻諛
夜郎不知漢大徒爲有識者捧腹耳生占籍滇土近
二百年世叨庇蔭詎敢輕率過望爲老公祖以禮加
遺故敢以禮規佐傳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疾可戕
生藥可已病可弗思乎坐是不敢登拜併瑤緘附壁
其以爲忠而不之罪也唯命其以爲狂而擲之也亦
唯命

報梅郡丞

候補三年濫竿吏散尋又循轉工右喜天廬 皇

裏割愛改步百政更新乃臣子將順之時可籍以日
夕匡拙者也王正十日曾條上一疏稍中時弊而事
多滲漏方媿不能回 天何敢過承獎借如是來
諭謂聖人無敗地君子思愛身期弟有叔敖子臨敵
不欲戰之意此至論也古今豪傑未有不愛其身自
立敗地而能大有爲者年兄興言及此足信問學有
透悟弟卒業再四動色刺心非骨肉兄弟安能割切
而曲中也但顧名思義顧官思職不幸而當言路似
又不可希容容之福尚嚙嚙之口抱葉之蟬豈不自
尺牘

四

愛其身然而實蹈敗地鳴陽之鳳豈逆睹必不敗然
而實愛身也時可遵晦可養不妨爲囊中之錐而脫
穎已嫌太露機已迫會已乘此則弦上之箭也又烏
容以不發哉鄙見若此唯高明更時加提訓使不得
罪于天下萬世則厚幸矣

報陳中丞

滇中變起倉卒萬衆洶危疑不解此時惟望
主上需明詔寬脅從以銷反側足矣何敢再以止稅
激哉老公祖焦勞苦思委曲極慮旣抒群憤不損

國威竊聞此中妙用全在破揮士荷較貯之憲司
使百姓曉然知方所以戀戀而不肯橫發先後緩急
各中機宜不然此番決裂真不可知矣至于採監焚
後灰燼中寸系銖銖皆 朝廷物安得以瑣尾故
竟置之于無何有乎大抵身在事內與身在事外其
疎切不同議事而立言與任事而銷變其難易又不
同此不待辨而自有諒之者方擬裁復又接止稅大
疏讀之幾欲泣下至例金一事更欲仰藉一言請命
主上回天鼎力台臺得無意乎

尺牘

五

報王明府

此時倒身任事千難萬難蓋流風積垢絲來漸矣聞
門下甚爲開府公見重知保無虞然賢智先人古人
所戒此老氏之精而涉末世之術尤爲對病也不佞
不幸叨諫職寡羽好言心知河上無所用之但使如
綫正脉不致中斷雖鳴仗被斥所甘心矣吧敢隨人
俯仰而爲知己者羞哉幸終有以教我

報陳中丞

敝鄉風號柔脆也突有此義舉聞報日舉朝怏怏而

復震之幸賴 主上內斷不繇間擬不俟群爭妥當詳悉真明見萬里外矣老公祖爲國爲民豈不稱兩盡焉但疏中首列十人雖 朝廷侈民實天下壯士更望請 旨定奪時再蘇豁二三人尤爲謝滇人之妙用耳尊裁以爲何如

報李修吾總漕

長安局面一味混與捱而已日漸月盛精神頽頓法紀廢弛一時諸公念亂負氣不肯亦僭上兩疏方媿空言靡補乃老公祖故爲獎借雖鼓人爲善之心而尺牘 六 令翰當之愈踟躕不自容矣更祈不靳金玉作愚迷指南有如望歲敝籍濠梁去滇萬里不相往來者且二百年雖水源木本實坐不知不敢冒認縱有好事者知必不能孤假于洞照之中矣

報史武麟侍御

方今紀法陵遲士大夫汎汎若不繫之舟任其所之而之此致亂之根吾輩不得而辭也仰惟臺下孤忠鳴鳳正色立朝不肖每莊誦大疏想望風裁侃侃鑿鑿皆採世名言所願執橐彈以從事者久矣但言者

愈切 天聽彌高此亦世運之厄會而奸相之餘烈也故已成之局面不能旦夕頓更然諫 主爲庇民也丈夫誠旣不能悟 主力猶可以加民乃今有司剝蝕小民髓骨俱盡而監司則又飽有司剝蝕之餘潤啞啞曠聾上下成套貪墨雷同士夫如此何以責之稅璫臣子如此何以求之 主上則不恕之甚也臺下簪筆持斧進退在手于此墨吏宜更加意詳察寧嚴勿寬寧多勿少大則追贓小則削籍使此輩有望風解綬之懼去其害苗者而苗生以施尺牘 七 于今所謂爲吾之所得爲做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豈非採時之第一義乎

報沈開府

時局至今頽廢日深無人從中提掇猶幸秉衡節則有臺下與李修老二君子當言路則有曹貞老陳思老諸君子此翰所傾何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思罔竟復不免又弱一个不肖孤遠庸劣智謝衛足之葵質比林生之杜出言不中肯竅誠意未足回 天所恃臺下勿卽遐夷冀可藉手以報萬一耳今在石林

兄與不肖交有日平居既無所贈臨難又不能脫迄
今思之媿汗欲下敝籍濠梁雅欲卜居江左老于佳
山水間但須異日因緣台臺注念固所願也

報沈石林

聞足下赦回潤州矣前者單車入都門竟不交一語
而去雖世路嶽嶮故人蓋不止睹曲木而飛矣江南
友生拔俗山水宜人足下譟詠其中遊戲世外了此
半生足矣復何憾焉不佞株守五載濫博一官情境
麤管風波轉惡竟不知何所稅駕也雖然此心不欺
尺牘

八

報王計部

榮發時以二豎作楚不得祖郊一別愧愧不佞于親
丈匪直骨肉蓋道義相與以成者也美人遠在天末
致使俗耳不聞規拂滌警攘尤此之相思良亦苦矣
一病幾延九十日直至今十二月十二方出視事伏
榻草成一疏妄擬賈長沙十痛哭之意即于見
朝日拜上中外頗稱痛快亦可知病苦中無兒女子

沾戀之態也文暫籍邊廳所謂輕車熟路如李光弼
入河陽軍矣今又爲兩省上復銓部一疏幸奉
明旨添設喜光復以逸故物在此一舉附聞

與陳周沐三公

敝鄉開路西粵事久而未定今幸奉有 明旨聞
黔中亦移文滇藩欲闢途以蘇黔苦爲滇計者只金
錢夷境當議鄙見謂成此一段不朽事自不當惜費
或加派錢糧或裁損兵餉或借孝廉坊金之半或借
廩生兩月之糧聞商賈亦願捐貲而某等叨宦各指
尺牘

九

俸一年設處數萬金若無難致在台臺一裁酌無不
欣從至于經過夷境示之以恩威歷之以 天語
誰敢自干以外化誨者今日之事朝紳交贊滇黔欣
慰大抵謂此路關萬一卒有緩急彼咽此通負固失
勢滇可世爲 國藩且滇遠出黔後滇不斷絕黔
亦倚而長存所謂途成萬世之利也往來道路之便
舍險就夷與黔中省費息肩猶其小者耳其黔路舊
驛不必封塞兩利俱存協濟額金暫宜如故爲便伏
冀老公祖垂念遠方使滇土異日不斷爲異域滇民

異日不淪爲異類實在內斷一引手而已彼淺見浮言吧能爲知者惑也

與馮侍御年兄并郭中丞

伏讀大疏欵懇條列堪爲痛哭此賈長沙陸敬輿之再見者也欣借茲因敝鄉開道西粵一事今奉

旨有勿得自分疆域坐失遠圖之語又聞黔中移文滇藩司願開新道以蘇黔苦足仍同心幸老年丈按黔真千載一時也滇孤懸天末藉黔中一線爲咽喉若中原稍警則玉斧之畫股鑿吧遠若新途關自聲

尺牘

十

息相聯呼吸相應彼梗此通滇可萬世爲國藩黔之腹背皆有援引負固失勢黔亦可借而長存無事故今日之舉爲滇亦爲黔也至于往來道里之便猶其第二義矣乃淺見者謂新途關則人繇粵不繇黔殊不知今日之黔非初關之黔黔之聲名文物雖讓中原何遜六詔况黔之入滇與滇與他省之入黔俱繇故道吧黔必倚滇之往來爲地方哉此膠柱之說也竊意黔之盜賊不勦而自息黔之夫馬不革而自省黔之生民不警動而自安則又非黔之大利乎

若舊驛遞與協濟金宜一一如故以兩利俱存故也伏冀老年丈力爲主持明德當與山川不朽矣

上朱閣師

近爲廷推冢宰事關係治亂上疏呈揭蓋亦遵前

聖諭科道官卽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旨

此固老師票擬亦翰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馬同有物議而北樞公則身掛拾遺勿庸喋喋惟是南樞公末年以來乖張凶狠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

尺牘

十一

而蕩之嗟嗟此何說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爲文送趙司寇貽書與李總漕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知夫言官發言不同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未必人人盡君子豪傑也而真君子豪傑不居多哉今天下百孔千瘡臺諫打乖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壅蔽反以爲生事耶以此立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不已識者知白馬清流之禍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也卽以妖言一節輕易果敢殺戮無辜怨氣干和召致留都水災重大平心而論假令非此公與援之力

使 朝廷之法果得獨行一司官之降罰已哉夫
劉宇鷹犬也嗾鷹犬轉殺良善者此公也重重罪案
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百僚之上真視 朝廷
在掌股間眇天下無一人矣二百年來有此賞罰否
乎閣下執賞罰以佐 天子似不可倒行逆施使
法自己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老師力爲此公掬拂
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過此廷推一大關取
銓宰有如索寄蓋積歲之謀謨與平日之神通專爲
此一着翰則以爲老師必照顧公論未必堅執到底
尺牘 十二

敢以已成而遂灰冷也東西南北之談最鄙之言也
誠可掩耳邪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恃
門牆誼不揣妄進一言不敢塗面逢惡倘亦閣下之
忠臣也
東楊少宰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
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
而明而翰切言職奉前 皇上吏部折衷衆論務
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時糾正
尺牘 十三

決不肯犯顯跡貽口寔也若老師以推否在銓部點
未 在 主上我求去之人何得而與如是則群疑
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一日此身未去
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爲此公地何不力言該部去各
早完此局堂堂乎爲 國家存一綫公論何難之
有哉今機套已成事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伎倆已
窮惟屏息以待此老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驅除
屏息以待此老之圖報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
之運屬之又何說焉然而脉脉仰冀閣下之心終不

問真偽羅織濫殺無辜被戮者不可勝數既而見事
決裂乃陳兵自衛掩罪敘功令人絕倒一時南北彈
章連篇累牘業經勘寔題覆而司官劉宇降三級矣
則諸公之叅劾無虛枉也明甚夫司官之奉行者誰
也其發縱指示司官者又誰也今奉行者既加降罰
而發縱指示者反安然無恙不惟不處又從而晉以
統均則凡操兵柄者何苦不濫殺人以圖大物耶竊
意朝雖多亂政不可令賞罰倒置至此極也况今年
留都水災異等財賦隩區化爲巨浸此豈常患揆厥

尺牘

十四

所因安知非此老濫殺干和所召故不謹此老且無
以謝多命回天變也何推舉之足云也聞選君毛向
人極口賢之定欲列名兩請此又前日枚卜之轍也
此老學行方之荆公何如荆公素履矚然無議止以
學問偏頗心術剛褊好引用奸邪遂耗盡宋室元氣
致有靖康之禍然則誤入家國豈必無名小人哉不
可不深長思也若以未奉 明旨不便除名則此
老原亦未奉 旨入名今何故欲得 旨去名
近年以來曾見有其其必自 上除名而後不廷

推者大可笑矣蓋渠不難於點而難於推不難於內
而難於外線索機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付屬情深香火念熱堅塞兩耳不願輿論真末如之
何也已矣 社稷之靈安在哉卽山陰閣師雖力
爲之地亦必顧惜外論爲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
也國之安危運之消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
妬私心請 二祖 八宗之靈先極其身殃及
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血淚迸集環顧中朝無可
告訴惟有再陳白於老先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

尺牘

十五

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
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某誤國爲某所引進某某
誤國爲某所糾駁猶爲某所引進况其謀畫最久圈
穀已就特借老先生清正之名以罔 上而愚衆
勝於忽從中出露斧鑿痕耳老先生何苦以身之察
察爲人簞弄受推穀兇邪之名乎嗟嗟功名易盡流
傳不朽何不豎起鐵脊爲國擔當上以報 主知
下以全公論庶不墮入雲霧中也卽 主上萬一
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快哉

與毛選君

不佞為會推銓宰出疏又以兩書達政府少宰此衷誠有不容已者非求多過刻也於史武老處曾見回札謂業與貴堂翁議定去兩司馬之名此足見臺下受善之誠任事之勇不勝嘆服想 廟社之靈嘿啟臺下之衷故翻然醒然此固 朝廷之福非不佞一人所敢言謝也南樞公與不佞夙無嫌間不佞亦夙重其時名惟是天性剛愎立論敢險敢與清議水火皆眾所洞悉略在前書而臺下謂除此公天下

尺牘

十六

無賢者竊以為過矣豈臺下所見者素履之一斑而不知近日垂方之太甚所知者平日之虛望而不聞近日兇狠之異常也即其近上封事以科道官牽制其權不使行事云云尤可駭愕夫各衙門有職掌而臺諫專糾駁 祖宗設此耳目良有深意有何牽制今天下六陰長盛百度隳弛賴有清議一脉如衰鳳呻吟於眾梟之中稍露苞彩輒見搏擊而此老更欲挽強彌鏃一舉而殪之以鍛羽而滅聲嗟嗟此而忍也孰不可忍乎至於妖言濫殺公案未銷自非推

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無問矣假令臺下秉成判案平氣虛心較量首從止於罪職方乎還當邀而全之乎恐百喙難為渠解也貪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收於眯目其害大而難堪大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不佞雖謏劣於學問理路屢知究心久矣更欲與商量一番以圖印證長益古人講學口頭即是躬踐今

尺牘

十七

人講學躬踐非其具頭聚眾登筵理境滿用及當機應務盡是世情此講學之不見信於世非講學之過講之者之過也學問不可挽意見膠成心不可違公論拂輿情故曰執成跡以御無方方至而跡滯矣再求日侍聖門稱從政高弟聖人輒呼徒鳴鼓攻之夫才可取則許其從政品可鄙則攻其非徒何嘗有一毫護短之心使在今人為門弟子體面不稱贊之則匿而不發矣今孫越老始未嘗不佳而未路狼狽如此始之佳也 國家報之以大司馬末路之狼狽

也 國家又可復晉以大眾宰乎我輩於此惟付
國事於公論何必預成心於其間也且臺下主爵以
來用人卽其寔學外議悠悠謂獨厚鄉曲暗抑才賢
公狗請托以媚中消以逢執政不佞不敢輒言傷厚
臺下試一自思的確所起拔正人有幾所裁抑邪人
有幾卽謂我寔推較我寔裁抑恐未必得 盲然
何不一力張主縱或中格亦快輿情奈何於此濡遲
於彼勇決也故於此勘得破乃爲學聖賢於此守得
定乃爲真丈夫於此不言而躬踐乃爲真學問不然

尺牘

十八

不獨分爲兩截亦且毫末千里也如此則不佞雖不
知臺下不可謂不知越老矣旣知越老不可謂不知
臺下矣相規相成有道不廢高明以爲何如

報金崑源掌科

初披疏揭便欲于發縱指視者草數語上之乃未脫
稿而兵刑兩垣以職掌所關一時接出五疏小言可
無用矣待其展辨而折之時爲有待也十七日會推
闈員少宗伯又復附列其中十八日卽投一疏彼之
龍頭鼠尾良心不容已耳南樞雄心礪齒乃敘功作

崇不得混推天奪其鑿此又不幸中之大幸而先聲
伐謀臺下之功其陰在 社稷者不小矣

與史蓮芍侍御

昨見勘結郭太史一疏不覺大爲鼓掌此輩謀之百
計一朝借直筆破之舉 朝公論之快吾黨正氣
之伸無可爲論真所謂霹靂手也一震而萬物皆春
矣頃者枚卜一節聚訟紛紜二百餘年言路紀綱盡
爲蕩然知臺下身外方而心 王室所關匪小必
有切切不釋于隱衷者格 天通滯豈異人在乎

尺牘

十九

諸凡幸指迷發覆所不捐頂踵以從非夫矣

與王淡生銓部

時事自奸人敗後局面愈固流毒未止且眯目者倒
身誦德護法者攘臂揚波可去者固留當用者必退
致使賢如吾丈抱冤不白弟固言微望眇亦無可施
顏面以見天下矣卽近如枚卜一節固是混淆聚訟
未決二百年來糾正朝常一旦掃地良可太息弟輩
妄以一輩障瀾恐無抹于成敗而且有不測者伏其
後矣嘗謂智士處此太上雄飛遐遁最下狎狂陸沉

不然尋一丘一壑老身充耳猶能遠害行樂也何如

與汪霽寰掌科

靜中有所聞乎弟時事憂患偶披易習坎誦之再四
得有孚心亨之旨心次豁然其人業已得罪清議自
無所容我輩攻之愈急則當事用之愈專當事用之
愈專則甘心于我輩愈力正所謂勿用而无功者耳
故六四飲食簋二剛柔相濟不作六五突如焚如舉
動聖人係之曰終無咎其旨微矣今日之事我輩宜
少避扶持名教之名乃為絕異日肆毒善類地則濟

尺牘

二十

險之善經矣屈變之屈政所以伸非是之謂歟

報孫李二侍御

校十一事當局者設心甚深下着甚巧用公刺者以
接私門用衆與者以平公忿今士大夫見同點葉于
二老無不色喜以為公道差勝竊意二老遠而此老
近此老三辭已完料七月初必借考選庶常或乘一
嚴旨以出此時二老正在疏辭辭而有一不下則望
都門而却步不敢謂事勢之不然者也天下事至
此不可為矣不知高明計將安出弟秋冬間定請急

以歸砥柱時仁丈其勉之若有舉動則推轂諸公
切不可攻擊何也其狀態已盡在宋蒲老疏中無所
容矣若攻之不休則必反戈求勝恣無顧忌貽毒善
類不小不見借言時政誣害忠良之 旨乎顛倒
斷案已伏他日機緘誠不可不慮也

上葉臺山相公

今天下接正氣之脉挽 國步之艱中外喁喁想

望全在閣下一人每欲進請又以嫌微趨起不果于
前司禮云亡東阿早近山陰捐館豈可謂彼蒼無意

尺牘

二十一

于平治天下乎明公丁此機會斟酌撥轉此其時矣
然欲撥轉世運先須撥轉 上心何也 國家
事盡被此輩做壞已成極重難返之勢致惑 上
意中立不辯邪正陰陽故當用者不決于用當斥者
不決于斥病根全中于此故不以爲朋謀挾私則以
爲報復害正也閣下爲今之計亟爲點悟 上心
或以揭進或以誠通務使 上知臺諫諸臣合口
齊力雖言有過激總之血誠爲國非有他腸 皇
上極英明近聞眷禮閣下與他相不同又見百口同

攻其衷未有不疑于此一點必然爽豁則朋謀挾私報復害正之說自不能入矣所謂頂門一針也此關既透然後用舍決而百度新如順風張帆一息千里而一二正人爲浮言闖入者言路中已揣捉其根自有持公論以別別之必不使正人短氣小人借口耳如此則皇路清夷局面改革正類柄用舊章修明太平可望不然今日求用一正人明日爭斥一邪人聖心終不爽豁而日亦不足矣山陰死之日非其生之年乎不肖翰兩讀大揭仰悉閣下苦心熱

尺牘

三二

心倍於翰等萬萬然一隙惻誠不敢不白且大丈夫遭時遇主直任旋乾轉坤而求歸一字恐念亂諸君子聞之腐心矣

又

莊誦明教深感好善汪度不遺葑菲卽此一念已爲宗社倚毘局面隨時變更人才隨局轉徙故把舵執振扭持一定不惟國脉賴以靈長卽士大夫之精神亦潛可易也今天下揀急之着無如更弊治更治之着無如用正人然未有小人在去與不去

之間君子處用與不用之地能兩相雜而無妨久相持而不變者故山陰當國與去世機局又當另眼矣不肖翰妄欲閣下將是非邪正點明上心以此來教謂此古人格心之務從古名相不能數數得此誠然矣然翰所云點明之說非格心之說也似之而淺矣蓋格心者必情誼交孚晉接無間又浸灌以歲月然後君有非幾旋爲移奪夫以閣下之斷斷休休何讓古之大人但今宮府睽隔晉接有待加以宵小預布蜚言使閣下形跡成嫌此何時也翰

尺牘

三三

雖不省事安敢遽以格心望閣下哉惟是屢讀明旨主上似未悉誰是誰非何邪何正徒中懷猜疑籠統不決耳乘此疑端必須藉閣下之地位品望於語言文揭間將是非邪正大頭顱稍稍點破一之不信繼之以再再之不入繼之以三使皇上眼明不眩駙增知某某爲公論某某爲公論不容則被論者必票票覆者必下乃可無阻碍易爲力也非敢云格其非心而嘿奪之謂也至於某舊例既不能寢下亦無妨但其人大關於治亂者不可不慮枚卜

事 上意既動則二三負望正人柄用有機此一
大因緣全仗台臺接引竊深喜而不敢泄近見臺中
極論楚事妖書此段大寬今日方明乃鄙意似恐發
之太早彼輩自抹愈力不知經此說後能無阻碍于
東山之駕否歲月云邁機不再來就中輕重疾徐斟
酌旋轉閣下自有碩畫無庸芟劣課課然一段私衷
必群陰屏退衆正盈 朝百度改觀天休滋至則
閣下再造之功成而後可言明農以讓後人之時也

報史武麟侍御

尺牘

二十四

不肖初被謗時見渠疏有籍沒字以爲詬辱太甚故
辨疏忿激此學問不得力處僕之罪也但僕生平輕
財嫉貪人攘尤微尚故謂眼空人好譏議人或有不
若乘勢括財言清行濁則頭可斷而心不服也因乏
嗣買二妾一婢則誠有之若謀人子女釵行十二則
頭可斷而心不服也差上僉報商役事極難妥不幸
及身每外對部使內向妻孥恐赴水雉經者相繼使
伯仁繇我而死故屢報屢更屢更屢釋期一得當而
不才部使旋以宅腸側目矣然人心不死有爲彼拷

掠而呼天者有書僕銜而尸祝者僕出都日鄭人輩
欲嗾使棍商攔攘索賄以實其語聞諸人伴應皆掉
臂以去臺下復游燕都便可悉矣臺下始疏雖爲奸
書所惑而未疏銀至百萬非一手所將不知已而能
云然乎不肖投簪刺船直欲南下返滇乃聞敝鄉荒
警故暫栖遲百泉上且半世以來止一七齡弱女近
復天斃僕之得罪于天地而肆爲降割乃爾此亦豈
鄭人所爲耶世無百年不死之人無一品不敗之官
敢不安命自責尚生怨尤之心哉居輝幾半載狂興

尺牘

三十五

勃勃道中條渡潼關登華頂躡嵩高留少室歷北邙
四閱月而後得返俚詩錯落毫楮何日呈政以助捧
腹輝誠窮邑僕始而賃屋近則典破房一區以蔽風
雨當瘠田數畝以供饋粥而小車一輛行李數肩則
輝人耳目無不憐之敝鄉因弟捨官走書索債不一
而足至有逢其怒以較錙銖者擬明冬後春渡長江
收攬南徐遡流入滇展先人之隴墓畢旋卽返車鼓
櫂出沒五湖烟水中買一片青山送此餘生足矣嗟
嗟河清難俟寒灰不燃山水寤寐亦不復作長安之

夢矣武麟足下善自愛勿勞念飄泊王生也

報鄧壺丘直指

不肖無足比數惟嫉奸惡貪其天性也補官三年京邸破囊而居家則一母一弟時為怨責出都以來行至衛源暑甚又以獨女痞斃哀痛生疾暨依棲于百門敝宅數間石田數畝正如一窮措大也乃以生平最惡之事而群小即以此反中奈之何哉老公祖節聳千尋不肖于班行中已識其不凡隨接緒論益深警服今當是非混雜之中鋒鏑縱橫之際猶俯諒王尺牘

二十六

生若謂腸無他而罪可減此之交情另眼求之古人中指不多屈矣絕覽邸報者幾十月忽友人持一幅來又謂不肖居輝半載華屋腴田半入其手嗟嗟諒固至此乎去國者妄比于冥鴻而下石者不忘于騎虎但事久論定或終不至于損高明之鑒拔未可知耳敝鄉兵燹之餘台臺霜飛雨潤萬里外始知有朝廷恩威伊誰之功則滇人有口碑在矣

寄汪霽寰省文

過浮光時望見仁兄顏色私衷已為浣慰乃至誼不

一而足歸來泉上見蘇嶺吐雲百泉噴玉恨不復與吾兄把臂分韻忽忽如有所失耳月夕風晨湖光淡蕩與居得安隱無恙乎六月間家弟單騎自萬里來迎恐弟竟為飄絮又先子壻上有未了事擬于秋抄戒行若假道金陵當復遣力奉約卜築追隨湯湯汝水尚鑿此心也何思兄來泉上相訪具道大可異事言凡與弟契厚者皆蒙寄頌之誦真可笑也夫弓矢以待盜賊令盜賊得之亦以傷人弟今日之謂矣

報高景逸先生

尺牘

二十七

欽仰臺下有年矣日者被謗不敢悻悻歸者正為東林君子神交不如接面為愉快耳去冬自輝盡室南來聞群小擠陷愈力并聞臺下與涇老本老援揀無所不至一片為國熱念轉寄于么麼孤遠之人蓋群邪既以誣妄毫無着落近復倡寄頌之說于理事益為不愜僕雞骨也何足以當之雖然古人有舉世按劍而一人知心足以暢然不死矧僕顧津津于諸君子齒頰間哉今日之事且甘之矣自此埋各山水從賢豪後講究性命亦何所不可適其志乎

東顧涇陽先生

不肖無識無術自分無用于世日者克邪構譖其事皆夢想所不及一時同調去留觀望甚且助虐下石不肖所以憤然而拂袖也出都時暴白行李于通衢寓河北年餘遭荒致散僕從去冬盡室南來蕭瑟數肩人人有目夫出都如此流寓如此載道如此乃復中以寄頓之說于理事能行乎不肖不足言而指詰正人亦無良之甚矣近聞群邪藉手察典構陷愈急乃蒙臺下多方引抹不遺餘力得之神交之君子定尺牘

二十八

與徐十洲侍御

被謫以來懶慢成癖不敢通一字于左右去冬南來過射陽晤靜之年兄具道年兄與綿鎮年兄為弟不平義激于色弟雖不肖日者隻身為國血戰乃三年之內兩遭斥削而陷正人食忠信之窮奇反安富尊榮物之不平斯已極矣豈非弟之遭數奇哉今漂泊江南幾致不能糊口即與弟水火者亦知弟罄身出都無可奈何強申以寄頓之說夫小人原不可寄矣若寄之君子彼君子必自愛肯受此曾經叅劾之穢物乎弟之心又可藉此以自白矣雖然此固弟尺牘

二十九

以有道之月且程量輕重厚幸當何如但一手可變嘉樹之生死一犬可管旨酒之甘酸况合群小之毒螫中宰公之荒曠冀有完卵乎負戴一世之名發舒群小之氣此富平公出山報國之第一義也而東林諸君子元不在內計款下亦勞訪註鞭不太長乎天下事不壞于真小人之撻戈而壞于偽君子之按劍虛聲藉藉于人實禍歸之于國高賢肥遯長夜漫漫良可痛惜耳

一身之事也若今日之大隱憂則在秦楚構兵而浙崑之死黨因竄入而佐闕兩少宰號召于南北暗漁東裝之權一穢物響應于浙江時下摘瓜之手今宣城敗矣宣化不久必署銓篆劉王敗矣鄭人依然揚揚言路弟恐四三君子如晨星碩果將不知其所終矣命下之日先須剷拔此根勿使滋蔓至于攻北少宰而切不可言及其不利于耀州攻南少宰切不可言及其南黨之不齒使彼不得藉口翻案聞兩人職穢狼藉一問之自足充白簡矣弟浪跡之人不

悉邇來時局區區一得惟仁兄留意焉

報顧涇陽先生

不過里門者計十五年于茲前歲挂冠未敢即歸以圖一侍講席大快生平私願也昨入梁溪得接見顏色進之教之又呼為小友舉夙昔羸鄙放逸之氣一掃而盡自顧匪劣誠何幸焉使者來持手書并扇頭大篇卒業再四喜懼交集夫得先生片言可以已疾喜何如之恐終身意氣用事恕已尤人不復學問有增長處孤有道之注眷又可勝懼乎先生斯文主盟尺牘

三十

猶兢兢于改勉何有于末學矣命之矣

寄王衷白少宰

竊見是非雜亂至此時而極矣小人肆毒于正類至此時而極矣所以然者 國柄散而無歸小人之黨盛而君子之勢孤也太宰雖重望而出山以來未覩掀揭之豎且多為群小所誤惟考察一事定廓清之功于卒然忽然之頃人且以此啣狐兔之悲而怨明公兄弟轉移之力是明公之造福 宗社實繇于保全善類而羣小之甘心明公亦繇于保全善類

神情形跡勢不能與太宰分而異矣今日之事太宰

不在于目前之易于去邪而在于異日之難于翻案

明公不在聞言求退之勇而在于被 召出山之

光則何不深思所為處此乎翰道處江湖感明公知

已之恩圖報無繇早夜思維畫為一策此策一行

宗社幸甚太宰得安其位而明公名高山斗矣其

要在破常格以收人望而已何也小人之口不可塞

而可以正壓之小人之勢不可爭而可以正勝之是

故小人之饒舌不足患而君子之離心乃可慮也從

尺牘

三十一

古真小人當事猶必假薦賢以安其身而後得遂其

私况以君子而涉亂政定紛囂不早收人望何以濟

乎為今之計太宰宜亟出一疏將海內正人領袖而

位不尊顯如鄒南臯趙儕霍顧涇陽高景逸李諸

君子破格推舉不必拘拘舊例如鄒顧以吏戶侍郎

推之趙遂以都憲僉堂推之高李以太常少卿推之

此皆品粹年深人無不服者夫鄒推則西江一路之

人心歸矣趙推則河北一路之人心歸矣顧高推則

江南一路之人心歸矣遂李推則山東河南一路之

人心歸矣蓋格不破縱推之而下也不過猶人之遇格既破即推而不下也咸感國士之知衆正歸心群情畢赴吾推轂用賢之心曉然于賢愚邪正之衷然後將陷正人亂察典之醜類例轉示懲彼群小即舌劍唇鋒只得俛首聽命更從何處下口乎若此則幸公之身安而功大矣即懸車以去而察典不可翻矣則明公保護善類赤心終始完全而揭然于天下矣若計不出此徒區區別白我以彼爲貪彼亦以貪還加于我我以彼爲邪彼亦以邪還加于我我以彼爲

尺牘

三二

植黨彼亦以植黨還加于我近來群小慣用此法不可以口舌爭也然非明公之好善不能謀成于太宰非太宰之辣手不能破格于今日時乎時乎不再來也至于明公求退正不必徒爲分疚今日既與宣化并傷後日渠必脅之并起此勢所必碍也不如將年來君子小人臚列成疏明指某某爲爲國觸邪某某爲黨邪害正某某爲任事被誣某某爲託名報復堂堂乎揭日月而行存此一段不朽正論于天壤明公之出處明衆正之冤鬱伸不但今日補偏揀做

之術其所關于國是者不小矣

與野愚僧

不佞脚踪徧天下交遊亦幾徧天下每遇大心者宿初幾學者未嘗不神往心折以爲夫夫能割恩愛發明心地步步向上視我輩何如人哉及閱華嚴諸經論則又豁然曰此豈獨出家子事哉一切駟庸盜獲樹鬼社神皆于此事有分一切土塊泥團村歌諺謔皆于此道相因故戊戌不第後憤悶填胸覓一驥負時菘一騾負教典邊讀書邊誦典邊作文邊提話而

尺牘

三三

二六中常嘿嘿放不下處一日秋涼夜寒盆內金魚跳觸荷葉獵獵有聲忽焉猛醒此身如縱鳥出籠病熱得汗輕快無比旋向大士禮拜如天地安插不在日月籠罩不着千七百則公案萬松天童輩俱瞞不過自後爲詩文覺不同人到京師將上項事舉似朗目和尚朗目合掌曰出家人坐破幾片蒲團未曾磕着半毫居士以六日夜遇此光景奇哉珍重珍重莫任莫任其時京師學道人如林善知識則有達觀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隱菴清虛愚菴諸公宰官則有黃

慎軒李卓吾袁中郎袁小脩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簣
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諸君聲氣相求函蓋相合莫
不曰聶公語語皆從悟後出遂更相唱疊境順心縱
延至今屈指二十三年如電光一耀依然故吾回思
向者之悟不過塵勞蹙開心光偶現如渾水條清清
者不久復渾矣誓寬自律聊且評人矚目慈柔周旋
世故達觀岩岸好爲人師月川當境破膽雪浪講經
解願清虛孤高邈衆憇山博雅驚人隱菴然農家
者流愚菴未具衲子之骨慎軒石簣事佛皮毛中郎

尺牘

三

小修等官性命五岳不退世態炎涼性海承植天資
樸魯卓吾識地高超福量嗜肉幻然谿刻攻苦好奇
造相凡諸道者或披緇而學淹半滿或服儒而誓了
死生或戒律精進而飲服鬼神或舌根廣長而訶詈
佛祖詢法門龍象佛口兒孫其根行其識見此出世
丈夫也要必以大死翻身晴空雷震抽釘拔屑接待
人天何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乎今且老壯相兼存亡
異路存者進不可量亡者畢竟再來總之此物于人
太親切故于人轉遠入頭覺太易故到手轉難古德

云士大夫學道聰明者多不須苦參便有窺破處而
放恣心乘之終不得力以天馬之行空不如香象渡
河之着實也又云出家兒性資遲鈍一二穎秀者于
教中句下忽有領略卽得少爲足香烟茶粥滿前快
心受人趨拜居之不疑終乏長進何者巾拂上汗氣
敵不任死生故紙上陳言了不得性命故志不高則
氣局低不可以入道心不大則障碍多不可以入道
不曉文書則入邪徑不可以入道不通宗語則當面
錯過不可以入道泥教典則解文字不可以入道弄

尺牘

三五

機械則變詐熟不可以入道不虛心則負高甚不可
以入道不就正則差別暗不可以入道不直心則轉
灣多不可以入道不坦心則埋藏深不可以入道不
慈心則陰毒發不可以入道吾鄉僻在天末見聞寡
陋人人作醯雞處覆翰音自飽此一大事久不照管
老和尚根器超邁學問淹該眼光出頂顛之上軟語
浸堅硬之心何幸荒野山林得藉誌公卓錫近者擬
古成頌字字醒活豈獨以文字而遊戲三昧葢假方
便而筏渡迷津者也不敏碌碌塵鞅缺問中瓶諷誦

再三點竄數字師因以指而標月吾則借車以指南
矣所恨賦性凡下習染頑涎雖無縛而不得自在必
加鞭始可前趨嚮望不靳鉗錘間施棒喝倘一旦推
倒虛空捉摸鼻孔敢忘所自若以口頭當禪與佛事
作人情者豈所望于手眼之大德哉

與趙凡夫隱君

日者同靜之兄造有道山房併聆緒論清况浣人肺
腑如飲八斛純灰靜之下世文起倏爾雄飛一時聚
散升沉轉眼世間之無定相如此不佞自還山以來

尺牘

三六

一十五稔并未嘗以片刺干公門隻字入長安一丘
一壑苟焉自適老冉冉至矣不虞蜀酋發難牽拽滇
黔土夷蠢動去歲春仲會城幾幾瓦裂今雖稍戢猶
作鷲鳥之伏而朝京周行尚屬梗塞以故幾番束裝
卜築江南竟以中止不免進退維谷居恒常謂世上
占便宜心境雙泰孰有如凡夫者哉但偏伯之手未
展球時之用可惜也
新主御極披羅巖藪人具
集苑我獨集枯此豈歇律不吹寒谷意者不赦李綱
以謝金人之故例乎然我之爲我自如也福薄數奇

安可尤人哉

報陶不退憲副

弟與兄豈有間也曩歲同滇兄補宦赴京重百五十
里之程不移趾過寧翻遣兩從拉偃卧王生出晉陽
以晤斯亦何爲者弟愚有以窺兄之微矣夫與王生
親匿者人致推王生而物色之時豈無者若遠在天
末則一顧未必卽挂人牙角蓋兄以縝密之心冒炎
涼之跡弟實知兄不踐炎涼之跡而諒兄縝密之心
嗣是有昆池之約先滅影以去於箋札亦不數數然

尺牘

三七

者慮爲人遠母寧自遠不欲藉人以累而波及兄官
耳兄不出自所謂弟視兄若遺而重有望于兄俾弟
當之不益噉然昔常山王與安成君相視驩甚天下
所知及爭張儼陳釋之事初終繆刺挺戈蓄刃爲天
下笑夫身無厚豎于人而邀其必死填虎狼之腹則
常山公之過也季布曹丘生俱楚人初則非詆阻抑
及一言投合翻然刎頸而季布之賢得曹丘以益張
則齟齬之中亦有莫逆也錄張陳而觀則始之相得
者適以相害錄曹季而觀則始之相賊者又以相成

人之相知不貴知心哉然疾爭交氣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詞揚美者爲代語而自譽也其數至明弟麤知讀書甘寂遠勢必不流于俗人之言自知辨此審矣十五年來手書不絕惠我高誼豈徒戀戀者而感可去衷其與兄元無間也兄勿疑弟介介于懷也

與夏比部

關上寥寥數言出自肝膈門下之愛我真非毛孔中語矣不佞還山以來不園池不聲伎舉族稅糧不盈廿石十五年余督畊湖上積穀八百石往歲盡散募

尺牘

三十八

兵以援會城之急而寒酸不異措大乃鄙性不善治產而頗好施故耳食者動以多藏詢之無怪其然也夫毛遂不呈身錐穎弗脫曹丘不下辭友實不章京兆敞之言曰故事各達其時之俊傑如必待伊尹周公而後用之則此人不因足可而進矣

與閔中丞

得覲龍光消去胸中鄙恡目底真無萬戶侯矣臨發謁謝闈人以貴恙辭想久已勿藥么麼主生何足比數而臺下逢人說項此之高誼直薄雲天而上之耳

近托庇叨起一官自分散才敢怨恒調竊恐懶漫之夫愚戇之性靡毫毛建豎有負剪拂之雅坐此進退躊躇里有醜婦髮短齒稀不自知年猶銜脂澤而售于市彼裘馬貴介將一見而嘔之矣僕今將無同乎

與劉右吾大鴻臚

維斗壽章旣出巨手則僕瓦缶之音誠無當于鐘呂之側矣然業承長者命遲固罪也而化爲烏有不滋其罪乎謹脫藁緘覽敢冀臺下之愛之也者而忘之敢不冀臺下之忘之也者而教之

尺牘

三十九

報蔡五岳方伯

契濶者二十餘年而思仁兄之心觸境則動蓋感于年籍弟兄抽去殆盡弟與兄視息人間故欲得與居狀耳已已端陽于貞所年兄書內接仁兄手教大書特書宛對芝顏其情之于弟不作悲吟語見道人開口自別且讀且感出于常調弟乙丑離滇今五旬寒暑寄寓和陽幾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近得蓮善如識疏簡雜華以先悟果而后修轉雖流浪旅邸不作草菴窮子避難者明也深悔前日一知半羽巾拂汗

氣何禪于一大事乎吾兄上根近所得若何便中希指示

與閑中丞

別後以五月初抵江陵聞間住 旨以東林黨故也夫天末之人相隔九千餘里沉錮一十六年卽黨也何以通呼應哉然不與東林共禍而與東林共禍則僕之數之奇也且古恥不與黨僕今安所逃乎亦自審自安已耳惟是年與時徂漸成枯落不得一當以報臺下之虛植則早夜圖維眠食不寧者奈何哉

尺牘

四

江南知交強半零瘁此時欲歸乏于資斧欲止艱于桂玉卽僕亦不知所自爲畫也狡夷合犯半壁撼搖臺下略爲指揮斬馘過萬隻輪不返自東西發難以來未見有此奇捷發舒華夏之氣破落逆酋之膽在此一舉非特敵鄉保數十年無事卽黔蜀亦憑之可措手足矣

與文文起殿撰

弟自二月離滇四月入蜀取徑會川迂折千五百里顧覓兵役雖倖脫瘴毒賊氛而薄產蕩破殆盡五月

望始抵江陵又聞東林黨閑任之報重舍舟遂挂帆南下至真州而秋且半進退維谷誠不知所自爲計也卽欲刺小舟奉訪乃趨起徬徨心欲前而足且却矣聞台丈一段苦心早識竟無處開口以至于此極也可痛哉長至前走淮南追奠劉靜之年兄見台丈撰狀祭章真是一字一淚道誼之摯友朋之交豈可于今人中數數屈指哉不肖讀之卒業血淚淋漓而却念靜之兄有友乃爾其賢益彰矣

上朱平涵相公

尺牘

四

翰椎魯下士誤入閣下藥籠中往者叨補一官實托嗑枯大力自去春離滇妄意入春明得覲台光不虞又以東黨閑任爰扳舟南下秋杪始抵真州一步不敢出一人不敢會唯與妻孥相向腹幾不果卽不肖亦不自知罹天罰之至此耳漢皇甫規烈士也猶恥不與黨不肖復誰尤但經略梟目狠心久欲刺刃東林者也陷遼逃亡法在必誅者也諸君子何所見而收之復何所見而揀之收之則延賊揀之則斃法于封疆道義四字何居始而薰蕕共器旣而玉石俱焚

烈延林池傷國元氣豈非君子之自失其着哉側聞閣下先幾睿照切切爲此撫膺無奈其局之不可破也灌輸爭迂居之以爲奇激之以必致而一段苦心付之東逝矣閣下未竟旋轉之功遠高急勇之節雖綠野可樂而蒼生奈何故銓註流品不能不歸于呂聖功之夾袋劑量艱危不得不墜于姚元之之抹時如其腹毛背毳無關羽翮卽躡躑顛墜亦一身一家之事耳何足置念乎

東高景逸總憲

尺牘

四十一

秋杪曾署小啓奉候聞者云台臺水居未旋嗣後再訊竟無回音無論遠越天末易于浮沉卽盈盈一衣帶不得源源通問何高厚中一齷齪乃爾哉則人世間真無我輩住足處然世界自狹方寸自寬知仁丈藏之于密而宅之于澹矣長至前過淮南追奠靜之兄蓋素車白馬之盟十五年後始得踐之見靜之阿耶道台臺倦倦注念于不肖因讀墓銘祭章大篇見官不過七品年不滿四十恒以千古之事爲其事及尸居一室而四海精神若往來于匡牀斐几編纂數

言而千古精神真上下于飴筆伸紙等語感慨悲壯描寫逼真知言哉靜之其不死矣舟中憶靜之得詩四章雖不文而情見乎辭謹錄呈覽自寓真州天少變矣少在無謂擬春暖卽歸但萬里之來不得晤言則不釋然于衷者豚兒麤知應門亦獨子也頗有意向知所欲聞併及

報段幻然掌科

再接手書極感存注二番煨煉中愈覺有我輩矣弟任真州半載餘同調中唯晤太蒙黃石此外杜門却

尺牘

四十二

掃簡書課兒一人不會言句不談子瞻所謂漸不爲人所識也時事决裂起于諸君子自失其着始而認賊爲子傷延納之度旣而爲賊出脫蹈昵比之訾致使兢兢者攻之有故言之成理蓋以封疆重題壓其顛拄其口而莫可與抗折者聞彼時二三君子見此舉動預知有此又以言發于口則已爲異類遂噤不出聲以至于不可收拾乃爾也夫汪文言何物也不過一出羊入馬之秩也搬動貫串織成禍局罪不容誅而力能使首揆出疏太宰上章不大可駭乎曩者

遠在萬里于時若爽若昧近始略得其梗槩若此中端緒焚全猶不能殫述此豈盡天平弟灰心結舌本不欲談世事適以功曹便羽欲翁兄得其底裏自後三緘矣第兀坐邸舍如猢猻處袋篋于月杪覓扁舟減從素食繇西湖走台蕩過武夷藉佳山異蹟以消壘塊往來計費百日當再報一泉

再與劉念臺年兄

得于水居握談洽日十五年來積鬱積思可消過半興盡而返搖搖並舟送我難別雖未沾巾乃嗚咽深尺牘

四四

情深于痛哭矣屈指諸君子生存無幾而諸兄弟中如吾四三兄弟又抽去殆盡則弟與兄此一會不誠如夢哉兄脩髯及腹光彩燁然較曩時昭慶相晤又作別觀弟行矣唯是弟居家窮而人疑弟為富弟居鄉弱而人謂弟為強則忠信之不孚所自責者惟仁兄教誨之

報董玄宰宗伯

瀛海年兄在日曾裁小啟奉訊左右嗣後沉淪遠方者一十五年自分天末一老木強已矣昨歲叨起復

出又坐黨籍上之不能如子真之為市卒次之不能作伯鸞之投備栖泊西湖向親識者措藉資斧問道旋滇故一事不敢問一人不敢接即以年臺在望誼切世講亦不敢瞻屬車投一刺而說斯高誼嗟谷陽春唯有歌隰桑之什以識不忘耳弟年踰耳順性命一着茫無下落平日講談都成虛幻自今以往百念灰燼意不能以儒治世必以玄治身以禪治心也年翁久透玄關于世出世就中要語希為指示雖不敏敢不請事乎扇紙求名筆其便面之陰幸作秋林怪尺牘

四五

石數筆惠我將奉為世珍矣

報錢牧齋宮詹

欽仰台臺意謂天不虛生俊傑將拭目以俟澄清昨歲至武昌晤段幻老始知台臺家食有年時局至此匪獨天意實繇人事焉諸君子始而輕為援引既而妄為出脫都不從大關鍵著力自貽伊戚可哂可嘆來論謂乘勢而不識機角力而不通理相蒙相償以致今日誠定論也即鑄六州安能成其錯乎如弟又沉遠方葉臺老鄒南老中忌者之口猶以放肆見疑

夫攘東林者推不肖爲罪魁素質已定所不敢辭也
惟是當東林拔濯而萬里外若不知有罪魁王生是
彼以爲罪魁而鑄之碎之此以爲罪魁而遺之置之
天耶人耶吳中山水雖佳無處容違客着脚惟相念
如熾而已

與姚現聞宮贊

聞臺下大拜久矣何尚家食而不卽出也豈俟秋涼
始發同升之駕耶方今 聖主靡言不訓逐惡必
遠此 大聖人不世之舉動諸君子一息千里真
尺牘
曠世一時臺下冠冕朝端爲正人領袖天下望之如
景星慶雲幸速脂車勿更遲遲也不肖自知鄙劣不
敢廁名夾袋卽彼人之相嘲者曰何與東林共禍而
不與東林共福幾欲以夢中嚙語消之山海二記稿
呈覽幸弁數言于首

報段幻然掌科

又四月十日侵晨得接手書知仁兄目漸生明爲喜
方今衆正雖張而伏莽不少自劉青岳敗露錢牧齋
受誣爲東林君子一大厄難而津要蒲州公一意模

稜多方欺蔽致 聖主焦勞于上夙套舊習牢不
可拔有君無臣千古浩歎真可惜也弟去家五年歸
旣無資處又無費每誦谷風恐懼安樂之章爲之廢
卷也然丈夫大事自有非三公百城所可易其一瞬
者弟豈戀戀于此者哉溽暑唯珍攝

尺牘

四十七

〔明〕梅之煥撰

梅中丞遺稿八卷
附西州淚一卷

清順治衛貞元刻本

梅長公先生遺稿叙

挺生而擔荷世道末裔而表章前
芳雖其責任之攸屬哉要亦有氣
類焉為感召不同生而肖不謀而
而合固非人之能為也夫子沒
言與緒羣弟子據所記識輯

書繇是道傳而教顯此則表章之
始也先儒之言曰莫為之先雖美
而弗彰莫為之後雖彰而弗傳
之視昔猶後之視今肇厥靈源
承堂構任不鉅歟顧感召之微更
莫親切若師生者今於刻梅先生

之遺文而有感也梅先生楚麻之
先正也功德文章傾聞寰海貞問
業貌山先師時恒聞誦說所稱三
楚有鍊脊梁漢子梅長公者其人
也迨後受知於濟寧李逸羣師見
其孤介寡合道氣塞淵心竊儀刑

序二

之隨移其意於蒞民步焉趨焉
不負夫子鑄回之意然心雖安而
世與迕矣間致牴牾機網層疊坎
珂時惟楚僧休菴共朝夕從旁訝
曰何子之肖似吾師也詢為誰卽
梅先生是休菴業諸生時受知最

深久遂悉言先生生平出所著狀
相示又出先生遺稿貞一一讀之
畸人哉藐山師之拳服膺有以
夫嗣是益嚮往頻接夢魂一日濟
寧郭穆如曰子尚未知乎是子師
之師也逸翁昔拔子先生昔拔逸

序三

翁家先嚴與王介老之兄俱受殊
知焉吾鄉人謂逸翁肖似其師今
子惟逸翁之則傲休菴云云不亦
宜乎余疑且媿所謂氣類感召者
然歟果肖不必同生合不必謀面
歟覺歷來嚮往之殷一段凝結不

化者若冰消若擔釋末裔何人方
欣慕執鞭之霖由而私淑承源身
固久在宮牆內也因與休菴謀刻
先生稿圖所以傳先生者而萊蕪
塵甑庀度無資休菴且竭屢於兵
寇之衝十年來負携間關或潛瘞

序四

石竇或墊壓佛龕轉徙流離護卷
帙如頭目既力不辦梓募懇親知
人莫之應從豫至燕返楚來吳越
貞卒為刻之武林是足以罄嚮往
乎亦曰表章之以塞厥責耳稿僅
八卷皆休菴搜拾散佚所得僅十

之一耳貞又爲之精覈較勘刪十之三蓋欲傳真先生則不得不公其可以傳可以不傳者而後其無不可傳者懸國門而不作質千禩而無疑義繫于傳不繫於多也若先生挺生擔荷之概謙論在朝廷

序五

勲猷在邊徼德澤在民生昔宋孝宗之讚蘇軾曰皇天后土鑑生平忠義之心名山大川亮夙昔英豪之氣兩長公不異世合轍乎藐山師從不輕許人而獨于先生有鍊脊梁之評讀其書如見其人不必

更俟子雲也卽逸羣師之道力直心惜不竟用使其長世固早已爲先生辨劄劄貞今日之爲猶是志師志也爲先爲後於是役也可見一斑而淵源堂構貞終有媿焉書成薦泉菊以妥先生及吾師之靈

序六

而貞與休菴猶若共侍一堂焉其亦足嘉也乎

泊水後學衛貞元頓首拜撰



敘

善而必獲報乎有不盡然者矣善而無報乎亦有
不盡然者矣天道不可窺但觀於所寄托之人為賢
哲傳芳嫩昌本支之証如吾師梅信天先生斯可稱
述之無窮矣先生早擢巍科任明諫議繼秉節鉞多
著大勲一時隆績豐功亦既歌之咏之矣而語言妙
天下片紙隻字輒膾炙人口海內尊為人倫師表者
三十年殆退處田間則王彥方田子春一流人物一
夫不獲引為已辜一事未安如蠅在飯一士未達如

章敘

已墜淵故薦賢於幽而不責尺寸之報救孺子於井
而無要譽惡聲之心斯其人宜天之報之厚矣乃沒
未三年諸孫弱盡宛死入室較涼德者尤慘焉非所
謂有不盡然者耶振自失家待罪窮海昨先生從弟
惠連有字來內附為先生還孤孫始末則謂先生令
子存日有葉孫在外彼訪而還之又割已田三百畝
贍之噫是先生竟未乏祀又所謂盡然而不盡然者
矣猶未也當先生紙貴國門時人孰不懷親炙歐蘇
之願未幾而滄桑遞換兵燹紛呶振戚戚斯衷恐難

索斷潘於秦灰莫訪奚囊於李溷耳美而弗傳鬼或

妬之爰聞吾友萬子休菴從散佚中拾得八卷流離
跋涉客秋就傲年翁衛澹足之招負携而來武林振
與之邂逅白門比返棹益與為晨夕隨索其八卷讀
之果瓊音珠唾也猥以身罹貝錦畏譏憂讒席藁餘
魂不獲少有展効回憶十五年前風雨晦明匡振之
不逮而勞來勸相者非先生耶受先生之知遇與休
菴同而稱報異振何以為心乎澹足則謂淵源有自
景仰無從慨然捐金壽梓費極不貲澹足心力不厚

章序

且勤哉吾故曰有不盡然亦有不盡然此其端也方
休菴竭蹶鐫事募乞沿門麻之人無一應者無足怪
夫豈無席寵靈而藉餘蔭者若而人乎而卒之表章
芳嫩迺夢想不及之澹足也振載讀惠連還孤始末
竟已全和其慕義無已哉若此者人耶天耶不盡
然耶否耶是使先生無後而有後者惠連也已將不
傳而卒傳者澹足也休菴也皆天所寄托之人也尚
謂善而必無報乎振視三子則有媿而於事固樂道
之矣黃岡門人韋克振頓首拜撰

明故嘉議大夫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公
行狀

梅公諱之煥字彬甫號長公別號信天居士楚黃之
麻城縣人曾祖吉成進士知惠州府多惠政以白諸
生寃忤直指使自劾去職惠人至今祠之累贈通議
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曾祖妣贈淑人熊氏夫
婦皆百歲事聞 賜坊榮焉祖汝觀累封亦如吉官
祖妣封淑人陳氏皆以公伯父少司馬國楨貴也父
國森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同仲兄國樓憲副
梅中丞行狀

舉壬午鄉薦齊志歿妣累封太恭人劉氏四部尚書
端簡公采之孫嚴毅貞肅太常公歿公甫十歲恭人
卽率之同公弟應天學博之煒隱於邑之東山沈莊
教其讀書無異程母之於二蘇也公岐嶷英發試童
子卽爲邑令內江鄧公所知匪以世故癸卯鄉試將
發榜適主衡者病遲以翌日副考董公復亨乘暇搜
遺得公卷擊節稱奇遂與高選甲辰試禮部爲第三
授庶吉士故事讀書水天者但持默養重坐獵高巍
或假歸休沐再入定得館員公笑曰榮進素定豈我

亦忍爲巧合宦局哉顧才譽已溢館閣諸尊宿咸屬
意公公語同館汪公日子愛留館乎子毋憂我退而
爲子地乃白館師王耀州曰汪性慎非言語科某性
慝非編簡器願以館職薦汪某聽別除可也王公撫
几嗟賞久之曰天下尚有人哉惜辭林黜色耳庚戌
遂改吏科給事中隨事盡職屹然砥柱知必言言必
盡卒未常占逐時局亦不許人隱惡時 神廟久不
御殿臣下罕得見言路爭者人人殊 上益厭聽一
切留中不報公亟疏爲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

梅中丞行狀

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
方今民窮餉竭虜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
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
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虛套子所束縛輦轂之
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
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省是 太祖高
皇帝之例耶亦 成祖文皇帝之例耶敝蠹日積公
襲爲嘗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
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

國家事於不可爲乎臣請 陛下嚴絲覈以責實事
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
老生常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既心
愴時敝而東浙兩黨之角立者日甚一日慨然曰此
前代衰亡之漸也若偏有附麗則我實戎首每遇封
駁輒兩非之而於破私交惜人才處反覆致意卒不
見省故相張公居正墓木拱矣功沒究沉孰不知之
孰能言之公曰今安所得此危身奉上者若而人以
勤勞表率名實並舉者若而人曾式蛙市駿之謂何

梅中丞行狀

今不爲亟言後更無有肯言者矣乃連拜數疏迨
熹廟初又闔省公疏卒得還官還謚廕還籍沒張公
子懋修淪躓編戶頭白矣廿年後復列衣冠蒼頭游
七本服勤無過爲主累獄亦若干年并爲請貸總憲
鄒公元標原以劾江陵得名者至是亦首肯曰我在
今日亦應主是論矣靈夏牙將張進諫事少司馬最
忠勇未及大用而司馬捐館舍因黑峪七年公特表
揚之乃得緣舊勳擢用巡視大內有老婦數十囚而
城旦公詢之乃萬曆初年以誣誤被羈四十餘年無

有代爲分豁者公卽疏釋之十庫例有餽遺且不賞
公卻之曰毋我惠但爲寬諸路鋪墊例無羈困遠人
卽拜賜各瑞咸悚服職貢者賴焉一弁銜公恩莫敢
顯然通謝置赤條金于醴公還之但曰宅中醴尚足
卒不言共所以壬子主試山東焦太史竑預有好程
墨之慶試錄出果協人望在垣九三與考選簡拔盡
循卓後魏逆時著節諸君強半出公汲引也乙卯公
已六年於省矣咨望皆不應以年例補外主爵者拘
拙無似惟時局人願指一日爲公言曰某某清品圓

梅中丞行狀

領皆布素公哂曰公斯言出長安布價踊貴矣一節
非所以槩士槩以孝斯勇刲股而怯廬墓槩以廉斯
相布被而士鶉衣是率天下而僞也某某穢行正著
誰其以布圓領誤公者必某某也時局人聞之益恚
遂出公補廣東叅議公從容叱馭嶺南濱海多沈獄
公理豁寬抑狴犴爲清又多劇盜爲之主者卽各衙
門胥椽或馳名清客連姻巨族公廉得用沈命法盜
用是息新會有爭田殺人者賄署官以捕盜請賞粵
中故習不論捕功虛實但經道賞便成定案公疑焉

集衆訊之再四平反竟服狀一貴介弟怙兄少宰勢
虐使平民無筭公通以辭命不聽怒檄招之謂若欲
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若肯全而兄而出乎抑終不
出以累而兄乎吾能從事白簡不假柱後惠文也少
宰悟出其弟就理負寃者林立甲乙丙以次質盡反
其侵俘而各畀之笞責狼子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
而兄少宰也其人乃俊改卒爲善士一富室筋爲巨
盜所劫八口盡屠獨悅其女姿色將辱之女給之曰
一身無依得奉箕帚幸矣但願一奠亡父母以禮合

梅中丞行狀

五

耳盜聽之女起櫛沐畢即赴水死公後閱爰書所載
謂女已成姦公曰旣成姦又何以死耶是必舞文者
留一線辯路于盜耳若實殉節孝其如沈寃何亟訊
盜以實對即押盜赴女死所杖殺之設壇于蕭烈女
祠傍詩以祭之弱渣焉詩並載深閨空鎖綺窓紗水
月鮫宮共作家滄海只知珠有淚泥塗誰信玉無瑕
碑非孝女題黃卷名傍蕭娘附白沙蕭娘祠係陳白
沙先生所建
寸斬鱷魚將祭汝江風吹浪冷萍花海寇衰八老掠
潮州殺守吏一時宦潮者避如奔而潮非嶺南信地

督府意屬公未便明言公自請曰 朝廷事能爲卽
爲之寧多分別弟恐無以副公望耳卽勒兵馳往先
斷賊糧道海水嵯賊賊故取汲別島亦驅兵斷之於
上流放免死牌數千令拾得者詣所到地方官請降
賊窘急中夜遁漂至閩中降後八老隨沈總鎮援遼
謁公於登州公啖以斗酒彘肩調之曰袁王乃與噲
等爲伍八老叩首泣曰非公木牌生活恩尙不至此
已未遷副使督學山東直以師道自任造養生童不
啻家之子弟每一卷閱數四始定優劣批語片字亦

梅中丞行狀

六

經匠心會 恩選貢士公曰系選以恩則恩典其敢
褻自初迨終舉之一如賓興禮預檄各屬備新巾服
捐羨餘充花紅俾於坊金屬官朱衣蒞宴觀者羨之
與選者皆一時人望先後皆得雋著蜚聲費縣相國
其一也時同鄉周公延光爲方伯陰籍齊魯之文人
於紙及選格出一一符合不爽東昌童生羅岱孤寒
困躓屢領郡薦不售郡理孫公昌齡憫之憚公峻不
敢言合數郡理官公言之公曰文已閱完無能爲力
試搜遺不值公曰啟錄卷則已真第一孫公不覺感

泣爲之展拜萊陽諸宋皆年家子公惟暗中摸索宋
公玠始垂髮試童子寘第一宋公琮錄科亦寘第一
客曰得無嫌年誼乎公曰吾不以年誼取何至以年
誼嫌榜後中式者入謁公命分爲三聚一等暨恩選
新進先叅二等次之遺才又次之先叅者凡六十人
其第一人朱純錄科首選也末叅止一人則又丁艱
起復者一時翕然孔公聞籍應補曲阜世廕公故奪
之以與其弟孔公忿爭之公笑曰我非奪而令實不
欲奪而兩榜孔公猶不懌是年果秋捷繼捷南宮成

梅中丞行狀

七

名進士公復笑曰今所得孰如仲多聖裔有無賴子
矜極悍橫不法公悉其穩惡撻之 孔陵請者曰如
先師何公曰此正所以報 先師也 先師教成萬
世人之子弟獨其裔弗類在天之靈何如哉更嚴爲
著訓并四氏學皆改觀焉是冬召入爲通政司叅議
晉太僕寺少卿兼翰林院提督四夷館時寧遠不守
經撫俱建議者獨罪經且欲坐以反公力爭之詆大
司寇於朝議始漸平癸亥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
及任丁劉太恭人艱哀毀幾隕蓋太常公早世太恭

人之教公與次公也剪髮和熊杜門苦節備常艱阻
四十餘年雖後貴顯受華膺養公猶以爲未足也甲
子逆璫漸用事南北司水火已隙又明年大獄起緹
騎已械致楊公漣南臺梁克順陳遂等微璫旨謂公
與楊公生死交徬公行時過麻城盤桓三日公往泣
送數百里外疏下撫按公抗言曰煥與大洪交誠厚
倘過麻必送送必泣惜相距遠無由枉轍方以不及
泣別爲憾豈曾泣別而反諱言乎聞者咋舌郡理王
萬金必欲文致公罪用原叅公在省時曾爲周士顯

梅中丞行狀

八

管銓部受賄若干媿媿鋪述若目擊其事者坐贓擬
遣疏未覆而璫敗先是諸彪虎欲一掃楚人次及長
沙劉公弘化爲其揭救經畧公身在鉗網中猶爲致
書劉廷元等謂倡首保廷弼不反者煥也非化也後
劉亦得末減中外閱建璫祠舉恐後黃屬紳呈詞至
謂自熊廷弼楊漣兩臣伏不道之誅而楚人無不悅
服者何也刑當其罪也云云姑息愛公者謂公方櫻
吏議當列名共舉庶倖少解公辭曰上言德政何患
無辭何必以殺人爲首功且惟辟作威而謂威自尚

公恐尚公亦當不起若某籍屬戎行自難與諸大夫齒以辱曠典又爲書貽邑令趙公弘範畧云譬之熱竈通紅有一乞兒持一束濕薪跪而進之竈將歆之乎吐之乎所以不欲老父母爲此者不獨恐獲罪於天正恐獲罪於竈耳戊辰 今上御極特起公巡撫甘肅前誣陷公如梁克順等各罪黜有差甘肅極西邊儲餉悉爲媚璫者輦輸殆盡值秦饑絕民運兵有七閱月不見本色折色者公甫至套虜土魯多蠻入寇公曰是殆試新任者火色耳不大創莫爲懲而兵

梅中丞行狀

九

皆枵腹莫任公廉知淮海中鹽商有未輸貲若干苦胥史橫索間引不得輸公親集庭下驗引次第批給商大憚頃刻報完鹽糧銀三萬兩有奇公悉以分戰士士飽出意外思一用公卽親將之出嘉峪關總鎮楊公嘉謨部前鋒砲火縱發擊死虜精騎千餘虜奔公部伏兵微擊之虜盡倒戈降得六百餘人馬倍之銀定酋王子綽木素與焉悉分轄爲精兵諜者曰各虜孩且數萬病痘大黃山下 功令百二十級稱大捷應得金吾世廕此易殲當不止數十大捷公謂曰

功誠多但因痘孩以冒功則不武之甚卽多世及恐

干天和若能以威信懷來爲 天子寬西憂無事之

功更大也往歲虜逐水草住牧河西邊兵工砍帳開

爨生事遂以不寧恒得不償失是歲虜成喻公威信

沿墻住牧一草一木不敢犯已巳冬東虜薄都城天

下兵勤王 詔近地撫臣親提入衛遠則簡授良將

甘肅去京七千里地最遠公曰雖有 明詔吾安忍

坐此遂親往總鎮前二日行以元旦駐城館而坐軍

於野次安定軍盡譁西返公遇於蘭州急駐師招訊

梅中丞行狀

十

并檄莊松各隘盛陳兵以待衆出不意咸失措內夷

丁哈傑拜戶等前以公受降得活願殺譯者自贖公

廉知倡亂渠魁止三人爲王進才殷登科吳天印而

帳前旗官陶萬壘本夷種與哈傑等契好公令其密

諭傑等行事傑卽給王進才同往城下討招安探虛

實進才信之時日已將晡同來共六人跪伏泣訴獨

進才悖悍凶獍出語怨望公憑堞呼曰汝輩數日未

炊矣今饑否咸云甚饑公笑令擲燒餅與啖萬壘跨

堞口手擲餅目視傑口作夷語餅紛下如電進才方

低頭拾餅而拜戶橫刃一削割然喉斷適有脫營千
總桑仲金挈眾所劫餉銀六錠還官先侍公公即取
一錠擲下云此功與虜功等五人遂亂砍進才公隨
召傑戶上城密語云尚有股登科吳天印何不與俱
來今若差人去恐驚走仍令汝等就營中砍來又袖
取一錠賞之傑等泣謝馳返漏未二下而轅門已轟
鼓傳捷黎明公升帳驗功拜戶一顆股登科哈傑一
顆吳天印各賞如例又屠太一顆王進禮公驚云此
爲誰傑云是進才胞弟某等梟二賊渠尚挺刃救鬪

梅中丞行狀

十一

是不得不除者公曰雖逆黨我已許脅從罔治矣且
不奉我令如何擅在營中殺人便殺得是亦不第功
今後有妄在營中殺人者抵一時反側者數千人咸
泣呼曰吾生矣以應殺如王進禮而公猶不忍寧忍
我乎凡兩晝夜而底定議者謂公此舉直可追踪少
司馬定劉哮之績焉蓋司馬戡定于潰爛之餘烈顯
名彰而國家倚勞臣之力公整頓于萌蘖之始聲潛
色斂而朝廷享無事之功以謂先後濟美洵非謬云
兵進次邠州督府奉 旨傳援兵各還鎮比至鎮

旨又趣入公再馳赴公之先離鎮也虜即入犯及茲
軍譁再往遂益生心倡言闖邊合海虜奪河西闔鎮
詢詢公亦憂之歎曰吾欲懷柔諸醜不得矣各邊警
日猝至公曰猶是去年乞哀犬羊也乃明抗吾顏行
哉不過欺我力不及彼耳彼但偵我竭蹶而東入關
不防我返旆而掃爾穴也乃密授諸將方畧總鎮仍
部勤王兵前發至水泉東暫駐虜應踞峽口峯頂瞭
大兵已東意鎮城空虛自挖口槍撲我部標兵于所
挖口處貯火器以俟之大兵但聞砲火轟擊時從水

梅中丞行狀

十二

泉抄虜後肅州高臺兵東出昌寧湖與大兵會涼兵
出鎮番莊兵出松山犄角賀蘭西邀其歸路可殲也
三月初二日總鎮東發是夜公親率標兵伏各口越
二日虜騎瀰漫大譟而至甫入口衆砲俱發焰霧蔽
天虜知有備迨返走而大兵突至各路掩擊腹背莫
支盡拔營東去又遇莊涼之兵于途徹殺幾盡是役
也虜酋銀定合七家頭目之兵慮不下數萬公與楊
總戎及各營兵纔七千人用奇制勝靡有遺筭就陣
活砍首功八百四十二級捷以聞五月抵都門兩度

往復爲程萬四千里師行半載前有譁軍之變後有
勦虜之舉卒未淹踰時日別糜金錢也本兵梁廷棟
克順猶子也修舊愆疏覈勤王功罪以七千里之甘
肅與三百里之保定衡遲速必欲寘公法去年王公
洽在中樞時 召對平臺奏公邊才第一 上曰目
今固原沸亂何不用之督洽曰甘肅此際整頓非煥
不可他日可爲本兵 上頷之每援兵至例赴部點
閱從五月十八至六月初三本兵每晨傳牌甘鎮兵
赴某處候點軍馬曝赤日中盈甲鐵燠烈如火抵暮

梅中丞行狀

十三

復罷如是者十有六日疲於奔命 上給賜務稷部
頌惟朽惡馬啖之立倒意欲激使再譁而軍士靜肅
惟謹 上亦密偵兵馬精銳異他鎮 錫俞旨又念
在鎮捷功凡本兵七奏密揭止下會議奪職回籍聽
勸公遂跨驢南歸居里十餘年以救濟爲第一義公
謂求其濟人者毋寧去其害人者天下之大害有三
曰衙蠹曰盜賊曰勢僕匪獨麻爲然激釀而爲流寇
遂以破壞世界公曰麻之事吾耳而目之久矣忍亦
比於先生好好手里人頌公者紀公四事一弭盜賊

麻山僻人黠劫掠公行聚黨負嶠官不敢問公曰除
盜莫如除窩尤莫如除勢窩然必洗滌自吾家始凡
家人有不軌者立置重法勢家拒捕則翼尉捕之主
人善回護不顧也益爲捕賞格遊家丁勇幹而畏法
者補緝役勒限期嚴扶同窮其根株窟穴不數月而
晉盜奔秦矣二斥衙蠹麻一縣治耳胥史皂壯至四
千人有奇學宮門斗亦百餘人每一檄入人家數十
其羣家輒爲洗公曰麻城尚有全活百姓哉因請於
當道斥諸其甚者亦先自其家始次及族姓姻婭之

梅中丞行狀

十四

僕隸爲蠹者繩以重法而汰之凡諸毒類之牙喙莫
逞終公之世三理枉抑人之有枉抑也受於儕類者
恒少受之勢僕者恒多其盜其蠹亦非倚勢莫行豈
主人盡不肖則僕隸實甚凡盜之被鉤索者一投宦
而事寢矣其與爲與援者必勢僕也其緝役之敢於
欺訥不忘者必勢僕也其把持上下表裏絲索以縱
有罪虐無辜者必勢僕也其有饑依飽颺寅緣膠序
弁髦六尺偏處孤孀或更倚豪宗或怙威兵馬跳梁
跋扈以虐使伶仃者必勢僕也遂致滋蔓長類驕傲

恣睢平倖妻孥自奪廬井凌辱學較累主代辜結孽連殃冤延累世總枉抑之在人皆勢僕之有事主關不悟官吏雷令人怨莫仰天日爲晦公曰淵蛇郊虎誰尸咎哉今且闔邑而蛇矣虎矣閉戶聞闔吾不能凡控額至必爲理使直逢撓者則奮髯裂眦以爭之卒或釀爲怨謗一身任之然實無他腸不以已私亦有循理而化者四策備禦甲戌流寇趨澠公卽請於江西南贛兩撫軍處得大砲手數百自館穀之又購紅夷砲於粵東擴沈庄舊居築壘濬渠堡曰護生與

梅中丞行狀

十五

邑城犄角遠近避賊者聚居之鄉人壯勇者練爲兵又募深山殺虎藥弩手數百皆月餼之太砲備城守藥弩伏關隘自乙亥至今八年每年賊凡數至終不敢近城堡每次活人以萬計邑子董環乘亂踞東山上下巴河聚衆且數萬郡守許公文岐有憂之密屬公公招環至堡立擒之解邑正法亟言於郡貸諸脅從俾自散山藪遂靖全活者亦無算時有捷功雖小陰功自大之頌容兵所至蹂躪民不堪而獨至麻惟恂恂公之謝寧西睡也舊時部曲半復淪落有投充

援勦者凡過麻輒向公哭號終日不去公遇其至必傾貲厚犒投醪挾纊以故遞相傳服約束唯命官兵日暮掠周族玉霧山寨礮石傷二騎遂羣譟周侍郎第登其屋將執焉公單騎馳赴厲聲叱曰奴輩欲反耶吾縛汝如縛兎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抵堡聽處分而去比歲再饑公捐貲買米爲粥溢人賴以活既脫諸苦而又資以生存宜麻人之頌之也丙子春聽勘事明 旨免議戊寅 上嘉備禦功加一級庚辰

九東西功彙叙廕子賚銀幣公功七大捷應封賞格

梅口丞行狀

十六

於溫烏程并累職方李公繼貞亦蒙嚴責至是始以彙功叙閣部楊公嗣昌總憲張公延登方議大用公而里中之尼公出山者捏污公下撫按蓋麻邑二十年紳衿之釁公本以解勞買怨毒海內衆正無不稱公長者及劉更榮挺險再呼未免死音莫擇乃羣小反噬公爲抵塞計烏程又從中主之雖 聖天子知公賢宰相欲用公薄海蒼生霖雨望公而終奪於彼婦之口羊叔子不醜人當世有共知者然公終靜以聽之日進衲僧覺浪出谷等說救濟法邊巡以病卒

公生於萬曆乙亥正月十六日卒於崇禎辛巳八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七卒之日麻人咸爲出涕有哭於家者有哭於野者明年誕日尚有數千人哭於墓者則又半受公呵斥裁抑者也公文章妙天下麟經制義一時紙貴而醜世之特特求以文傳者故一切稿不存以致文不獲盡傳田父山僧或藏有一紙半紙畧集遺稿八卷然而公之必傳者自在也不講學止教人躬行實踐心悅鄒公南阜而不赴首善會及倪文煥攻首善獨力救之於禪宗徹心抉髓單刀直入

梅中丞行狀

七

觀察者值觀察按部閱武公混身材官隊執矢登壇九發九中觀察驚奇之至暮年射益精妙每聞警登陴調度指畫不爲嘗格或親部莊容馳馬巡徼黑夜往返數十里恒有斬獲竭公之才辦賊云乎哉說者曰公認性似莽認理似刻認真似癡爲從井救似愚以冷面熱腸賈禍似太拙嗚呼惟如此是以爲公一段精光映蔽日月質之 皇天后土可無媿也元配恭人蔡氏先公卒子生奇邑廩生娶少司馬周公邦璟女皆早卒二孫鑿錡女孫二長適劉允昇次適耿

梅中丞行狀

十八

承宗以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權厝匱於堡側延壽寺後警至也謹爲述其狀畧如右非敢云能盡公也有道仁人不慙珠玉微言表彰泉戶其示賴焉若其功在封疆則 朝自有殊錫 廟堂實司之非草野所敢妄覲也崇禎十五年二月廿八日同邑門人萬延泣拜具狀

梅長公傳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宋宛陵先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吉舉進士守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楨以御史監寧夏軍平倭賊官止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國森舉鄉薦公之父也公十歲喪父從其母居東山之沈莊日課書盈寸侖儻雄駁異於凡兒早年爲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九發九中一軍大呼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懌而罷萬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尾厲角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矍矍相向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爲吏科給事中 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隳弛公上封事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竭虜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

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一虛套子所束縛輦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竇動曰舊例不省是

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 成祖文皇帝之例耶敵蠹日積沿襲爲嘗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於不可爲乎臣請 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

傳

二

者不過老生常譚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旣扼腕時政又數爲 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初政督課心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細黨論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爲廣東布政司叅議分守嶺南廣獄多寃結拷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几決遣獄成於手中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

行爲之囊橐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所犯卽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廣州豪沈烈女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宦家子依倚兄勢恣爲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兄若欲其弟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其兄大寤聽其弟就理命寃民如墻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干擄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則縛狼子痛筆之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其兄也卒自刳磨爲善士公爲吏精於傳

三

吏職發奸摘伏厲使疆壯蠱氣類趙子都奮然抵几罷斥舒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見惡輒取類張子高仁心爲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所部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入老窘迫乘潮夜遁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於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聞今日敢不爲公死乎公文人不更武

事其爲劇寇畏服如此其視學濶畧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階執手重以慰籍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夏楚諸生始而駭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充富人謀并隣生圍廬使二盜要諸叢薄中猝搏而殺之有司以盜抵罪故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人止一命而盜無兩死今度主使而論盜扶同殺士衆口譁譁五月不就吏并用柱後惠文彈治耳逮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論死天啟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叅傳

四

議遷太常寺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頓丁母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神光二廟相繼登格先帝幼冲楊漣爲兵科都給事中參預顧命建白移官及爲副憲案劾逆奄魏忠賢罪狀羣小嗾奄與大獄漣拷死言官擿舐漣黨以公爲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連卽訊當是時鈞黨徧天下銀鑄之使四出公自謂旦夕逮繫而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向奄黨求活耶野貓頭者公與漣

平居相爾汝之辭也已而歎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墻兒媼息之手刺血草奏大呼 二祖 十宗之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死耳肯低頭駢首作園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襍被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股票莫敢遏獨中表李來卿叩馬泣留之適邸報至坐追賊遣戍來卿曰兄益不可以往矣據鞍却望鞅鞅如有所失也 今上卽位召還以原官巡撫甘肅甘肅孤懸虜中絕餉七閱月套虜土魯多蠻犯塞軍無見糧公鈎較邊吏邀勒淮南中鹽

傳

五

朝廷威德乞沙蹟地活汝慎無恐踰月虜病瘡望邊城搏頽涕泣引去虜酋小王子入謝公返其金玉取其貢矢與諸將耦射十射皆貫皮矢矢相屬虜嚙指曰真吾父也烏程用閣訟攘相位公在鎮執手罵詈數飛書中朝別白是非烏程深銜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冬虜薄都城公卽日啟行虜踞峽口峯瞭大兵盡東合海虜窺河西公命援兵分五道肅州高臺兵從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伏賀蘭山西徼虜歸路大兵會水泉峽口腹背掩擊虜再戰再北斬首虜八

傳

六

之烏程當國豪宗惡子嗾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朝明知其滿調忌公才能借以柅公公自是不復起矣公爲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握衣奉手亦不爲厓岸斬絕遇後門單士不爲翁翁熱亦無所施易剛腸疾惡面折人過如矢激弦一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急難雖讐人怨家片言誣諉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蒂也家居閤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雞飯黍賓客雜坐笑語喧闐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冤憤赴愬直入坐隅公召其所與交

傳

七

闕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市閭里冤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會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變詐勢力自解繇是篳門圭竇倚爲司命勢豪雖側目視公亦不能不爲絀服也縣阻山多盜皆奴吏爲淵藪盜連發不得得卽妄引平人連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盜莫如除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處責問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領尉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

裹糧與俱追逐數百里外無有遺脫驗服縛送所司俾不得受賄縱舍境內悉清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間公告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子弟僮奴警巡邏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贖兒數百人爲正兵備出戰收無藉惡少爲游兵資應援東粵紅夷砲架樓櫓護關廂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沈莊別墅濬渠壑具蘭石與縣治犄角警急親領家丁跨馬巡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乘夜遠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

傳

八

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者八年獻賊投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西兵所在焚掠每過沈莊必歛兵免胃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護生蒔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雞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裁振廩貸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杖拄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夷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行劫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屋將焚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欲友耶吾遣

家丁縛汝如縛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抵沈莊
處分而去邑子董瓌據東山巴河聚眾且數萬郡邑
恟懼公折東召之曰環敢不來乎環至竿其首眾即
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勸久
之叙甘肅前後功加級磨一子忌公者盈朝卒不果
用辛巳八月十二日發病卒享年六十七歿之日里
人皆巷哭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鐫
責者無不行哭失聲公常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
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洽也

傳

九

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初歿語陳曰昨曾見野
猫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忽見於竹亭篁
籜間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書中未盡之語汝爲
我証明之言訖而沒所謂質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
先喪其壯子二孫才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
日就湮沒後死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
其從弟之頌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庶國史有徵
焉
贊曰崇禎初客或語予曰政將及子必虜盪寇策將

安出余曰用孫高陽辦虜用梅長公辦寇天下可安
枕矣未幾余坐譴罷已巳以虜警卽家起孫公當開
三年旋放歸又七年公殉節死而遼事不可爲矣長
公罷鎮里居賊八年不敢窺麻黃長公歿後二年癸
未三月獻賊陷麻城戒勿犯梅氏持羊酒祭長公墳
羅拜而去崇禎十七年二月朔六日 賜進士及第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虞山錢謙益謹撰

傳

十

梅中丞遺稿目錄

卷一 奏疏 揭議

通壅省囂疏

登答疏

定亂疏

報捷疏

謝恩疏

伸法疏

再疏

擊璫疏

回話疏

為張相公易謚揭

赴援候議揭

投禮部揭

考察勘問議

四凶議

目錄

卷二 啟

上大座師朱相公

上大座師孫宗伯

迂易撫臺

賀易撫臺

祝易撫臺

通周撫臺

通喬撫臺

復張軍門

復王軍門

賀王軍門

答涂軍門

復陳撫臺

復李總河

謝蔣治臺

復宋撫臺

復某茶馬

迂桂林道尊

謝李年伯道臺

迂監司祝釐回任

答謝各道致祝

上元迂施江防

復驛傳丘道尊

復王道尊

復唐道尊

復莊左轄

復荆陽太守

賀劉太守

復鄭太守

賀楊太守

復丘太守

訊鄭年丈節推

復王司理

宴高節推

答方明府

目錄

復張邑侯年丈

宴張邑侯

答光山令程年丈

復張邑侯喜雨

復王明府

復黃明府

復田龍光邑宰

報楊年丈明府

復李邑侯

復武陵宋令

復固始時明府

復楊邑侯

復應天魯學博

復杜叅戒

饒王大可會試

宴楊修齡父子祖孫

饒別李懋明年兄

請世兄莊近之

宴祝劉延伯	約同社諸子赴聚星館
迎塾師	祝王叟巨川
代孝感楊生啟事	求劉貞白婚
爲官城報日	代某納幣
媒啟	
卷三書	
與袁石公	與常州何太守
與曹州州守	寄無錫周公子
與歷城某鄉紳	復大宗伯孫座師
目錄	三
與王貢元	復董世兄
與登州道	與駱大金吾
與魏賓吾	與朱掌科
與錢梅谷	與郭年丈
與呂叅戎	與荆西道
與張朋玄司空	復袁自如
與曹都憲	與王葱愬
與劉太凝館師	通王房師
與唐撫臺	與洪制臺

寄劉同人	與川南道
與周芝田	與解石帆
與姚崑斗	與馮相國
復尹先子	與王縉雲
卷四書	
爲某禮垣	與劉方伯
與皖撫鄭公	復唐永民
與無念禪師廿三首	與古梅七首
與萬延季十首	復光山周孝廉
目錄	四
與楊閣部	寄周于牧武陵
卷五論表策	
爲國之道恃賢與民	主將務延攬英雄之心
夫子賢於堯舜	韓魏不分黑白
和同驕泰辯	
擬進新刻三國志五代史表	萬曆三十年
擬獻鑑古韻語表	嘉靖五年
私試和同策問對	任權
辨才	任愚

卷六序 募疏 雜著

周伯譽遺稿序 先師莊太史文集序

註孫武子序 送理問李君序

題袁石公華嵩草序 題陳石泓寄生草序

賀張海老晉岡卿序 忠節實錄序

正社序 麟經指月序

關實錄序 許我西輯感應篇証解序

刻道一和尚集序 募建汲泉菴

募鑄三教像 募建岳武穆王祠

目錄 五

募齋萬眾 募施粥文

為基隆山募藏文 為白臬募藏文

瀛洲亭賦 反乞巧賦

張楚引 留仙引

黃檗山護藏經文 黃檗山瑜伽訂

跋禪林韻事冊後 書復問後

書李龍湖開覺寺約 書李龍湖讀書樂後

題贈古梅卷子 無念禪師像贊

題揚執戟行樂圖 贊驛傳使者丘公

卷七 祭文 告文 功德疏 碑文

祭董座師 祭王泗洲年伯

祭封君莊太老師 祭馬誠所侍御

改葬祖父母堂祭 祭熊肖菴

祭雙南田年丈 告文昌帝君文

祈雨告文 告地藏王

梅市謝土告文 還受生錢

叙功後告關帝 代閩邑為李孟白建醮

恭薦李長者 恭薦澹然大士

目錄 六

為佛鑑禮懺 建水陸大會 二

為少司馬先伯禮懺 恭薦外祖母

為郡丞先叔禮懺 為陳五不姑禮懺

為殤孫禮懺 為亡弟之焯禮懺

恭薦無念禪師 為溺死諸魂施食 二

掩骼施食 二 無念禪師塔碑

石洞道人佳城碑

卷八 詩

從軍行三首 白馬篇

送楊太翁	壽鄒南阜先生
送客應武試	悼亡
導魂詞	泣麟歌
寄萬懷默師	送張三石撫軍出塞
短歌行	對衣
燕市苦熱行	題萬延所畫滾塵馬
過問津河	梅市酒樓成招飲四首
穩蝶菴松樹二首	明妃曲
題錢年伯輞川墅	壽杜封君七十
目錄	七
賦得春深五鳳城	送友人監司成都
送王江防使者歸里	過黃河
贈劉紫芝	九日將度庾嶺二首
將渡海夢家山二首	冬夜念公禪房三首
送趙芝田入覲三首	哭楊太翁三首
送春	秋思寄山中故人
居延歸有懷丘長孺	送萬延季往金陵
送單狷菴父母三首	哭楊文弱閣部五首
題楊修齡山菴	重九遊石城

寄贈楊大洪年兄	薈蔔
秋日山居四首	經亡友故居
挽詩五首	齋居二首
落花	哀鄰叟三首
雨中觀新荷二首	瓶中牡丹二首
憶山中梅花	湖上曲八首
月夜航湖	飲酒
雜怨詩六首	落花三首
贈劉紫芝	送道一禪師之武夷
目錄	八
文丞相祠堂五首	鏡歌贈楊總戎
宮詞六首	梅花三首
遊梅花嶺四首	看花
僧官二首	秦川行三首
別楊村花墅六首	寄蘇潛夫侍御
春日	飲山庄
有感	與古梅
贈胡去非	題拈花閣

梅中丞遺稿卷之一

楚麻信天居士梅之煥著

泊水後學衛貞元澹足較

同里門人萬 廷休菴輯

奏疏

通壅省器疏

吏科給事中 臣梅之煥謹奏為通壅隔以慰物情省
煩器以明政體仰干 聖鑒俯賜採行事 臣聞物各
有情政自有體物情不慰則有結轡之患必激而為

梅中丞遺稿 卷一

煩器政體不明則開擾攘之端而為壅隔以致君門
遠於萬里戈矛起於一堂是上下相激以成此景象
也臣以今日之事上過下亦過而其原又實在上請
為 皇上陳之語曰堂有事十日而君不聞言壅蔽
之誤國也故古之哲王建鼓而求與坐而論止輦而
受羣英三接簾陛一心猶懼下情不盡上達自深宮
大內之久居致煖閣平臺之絕響牽裾無路補牘何
從所憑陳見個忱惟此露章奏對數行封事已有不
得盡言盡意之虞左右臣寮豈得盡無一德一心之

助而乃下情日積天聽日高薪厝火以將然水投石

而莫受夫事有小亦有大有緩亦有急有虛亦有實

何至黑白不分薰蕕并器付衆論於自鳴自止秘宸

衷於無息無聲天地之泰不交官府之情否隔心膂

股肱且莫測 聖意之所在羣臣百姓又何由知國

是之所歸乎夫人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何可壅也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道路流言為國生患物情何自

而慰耶語曰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言多言之亂聽也

故古之蓋臣聞嘉謨而告后焚諫艸以避人面折廷

梅中丞遺稿 卷一

爭要皆有必然之畫流涕痛哭豈故為不然之憂百

司庶府一心孰為人孰為我五味八音共濟何必異

何必同而今之嘵嘵何為者氣期於相勝不顧其心

之安言期於聳人不必其理之當吹毛洗垢何璧無

瑕引繩批根道路以目門戶角立戈戟橫生甚至前

後異向且并其自言者而矛盾之矣夫事有大亦有

小有急亦有緩有實亦有虛何至黑白雜陳薰蕕互

競以朝端為聚訟之場以國是同道旁之室夫一事

而此是彼非則從違安決一念而甲臧乙否則黜陟

何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政體何目而明耶蓋上見下之言人人殊初無至當不易之論則不能無疑疑于其小者緩者虛者且并其大者急者實者不信也是煩之激而爲壅也下見上之一切不報索之茫昧莫測之鄉則不能無憂憂於其大者急者實者且并其小者緩者虛者不置也是壅之激而爲煩也臣見上下相激以成此景象也故曰上過下亦過雖然獻芹獻曝意則無他采非采葑物無可棄倘不通壅隔以申言者之情而徒省煩囂以箝言者之口臣恐下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

情益鬱省之適所以囂國政益弛壅者卒不可省伏乞當日照月臨之下鼓風行雷動之權可者急賜施行則伏蒲無事於再瀆不可者明爲剖析則濫竿無敢於混吹猜疑之根一拔山澤之氣自通惓惓之意得申嘵嘵之口自塞臣故曰其原又在上臣昧死直陳不敢效今之煩囂者惟 皇上採擇焉

登答疏

欽差巡撫甘肅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梅之煥謹奏爲微臣十款條議各邊以漸舉行謹據冊

文彙報以昭激勸以嚴責成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聖奉 聖旨這彙報各邊舉行事宜知道了卿還不時稽核務臻實効以後奏報按月太頻恐又成故套還着按季卽於本內簡明開列以便省覽不必另立文冊季報不到的部院記着查叅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又准總督軍門咨同前事臣先奉改弦實際十款已督同該道着實舉行徑各報及某日復接到部咨責成臣等自行奏報夫邊事久弛振刷伊始該部實議之 皇上實責之若仍以虛文應則欺用之罪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四

更倍於怠緩稍有人心者不敢爲亦不忍爲也臣謹將行過事宜實列於左伏乞 勅下兵部將款報事宜覆議行下臣等遵奉施行爲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某恭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計開

一嚴債帥 夫帥之趨於債也亦緣當事者自開倖門今兵部堂屬之清執中外誰不見聞一犯營求枷號立至猶復踵積弊而走死地何爲乎臣業諄諄戒諭豈不可喚醒沉迷卽臣委用操防等官

必行各道多擇善弓馬而無過犯者解臣親試預出空頭劄旁令一人執筆以待中多而平硬合法者立填姓名與之萬目共証之地無論該道不得與其權卽臣亦安得行其意縱欲營求之何處一修實備 舊規製造修築等項所費工價始則止憑一掛支冊後則止憑一開銷冊臣非當堂親驗及逐處核實者皆不作准甲必射葉不透藥必燒掌不粘而後收入八月二十四日海寇突犯南把截總兵楊嘉謨親領設防官軍堵截虜從山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五

招募過義兵四百四十五名另有詳冊報部茲不敢繁 一核兵食 甘鎮一線孤懸四面受敵額設兵馬原少豈堪復有冒占臣二次共清汰過冗役軍丁等項二千三百六十名馬騾等項八百匹節省糧料草銀一萬六千七百兩七錢五分六釐報抵年例訖猶恐有勢力者詭冒大糧營堡官不敢問嚴行各道寬其既往暗自退出者免究據實呈首者重賞每營各給年貌腰牌不時查點惟是河東民運自天啟六年到今共欠五十六萬一有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六

上射下箭發如雨都司李昌齡纜一擡頭輒中右目前列官軍無不身帶數箭竟未有透入中傷者亦甲兵堅利之一驗也總計五道共修過邊墻五千一十四丈一尺柞口一百七十九處墩臺一千三百三十三座共造過盔甲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四頂副弓六千六百一十八張箭七萬四千八百四十九枝刀鎗三千八百二杆把砲銃五千四百七十一位杆火藥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斤八兩火線鍊鉛子稱是火車一百二十五輛巡道

奏報 一覈欺蔽 邊事之壞於欺蔽久矣臣痛惡說謊濫套况 聖明離照功令凜然何苦反蹈所惡以速罪戾其督率文武各屬惟一實字相勸勉卽如流虜自土多蠻大創之後望風投降者接踵而至若因而坑之可得六百餘級及虜中痘發枕藉荒郊若因而襲之可得千餘級乃臣諭道鎮諸臣共相嚴禁蓋以此避插也非闕邊也窮鳥也非鬪獸也倘掩之爲奇捷傷天和而喪國威此正欺蔽之尤耳彼時姦弁中卽有流言騰謗以撼臣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七

者臣寧冒謗不肯冒功惟摩厲以須插虜賓陳等之西馳今賴 皇上威靈遠屆督臣各撫同心插酋退舍松虜寢謀甘鎮今歲大收秋禾遍野銀反部落環視竟無敢鼠竊一粒頃諭令回巢哀懇再寬數月如姦頑終不散去恐日久生端勢不得不嚴兵驅逐矣夫血戰之難孰如搗巢之易陣砍強壯之少孰如襲殺老弱之多終不以此易彼正狄青所謂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也 一懲剝削

噲等中自愛者少誰能保其不剝削第使之無從

剝削耳每解運一到先經餉司驗足案行蘭州申報臣派各道自領領到卽放如遲延短少及借事侵扣令各官軍卽時喊稟巡道李養直識力強明外堡亦親自查到甘軍粗直不平卽鳴今年民運欠多枵腹連月皆寂靜無譁而且樂於用命或無剝削以傷其心故也但弊竇多端安敢遂謂盡塞是在臣等自清其源耳 臣衙門於各項錢糧自不經目原設公費取給草湖舊撫臣李若星盡革之以歸民間此外惟各道量報附餘 臣今又盡革之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八

以充本色 臣昨入境聞沿途營堡皆云一切常例蒙新任楊總兵革盡是源亦幾清矣若以下各弁敢獨不潔更復何以自解雖餉缺軍饑似無所容其染指然盜跖入黔婁之室卽動一介罪更甚於挈篋富室者有一如此安所逃刑如無實跡亦不敢風影懸哉 一稽教練 兵馬何處不操獨故總兵戚繼光稱實操蓋操不可施於戰陣皆見戲耳 臣昔年在京見王體乾代閱京營之操又見戲之不若矣不意外邊亦猶是也集千萬人於教場

終日而畢了一故事浪費操賞千餘金此何爲者
臣昨過新安晤寺臣李維祺云操必逐一分練逐
一分試而後竿不混吹最爲對症臣謹遵條議嚴
督各營如法分練而後以次遞試卽以教練之虛
實定各營官之殿最外道雖遠亦須抽試今設防
已畢正好專工容教成另奏 一剔積蠹 臣素
聞兵部書辦號曰大爺卽大帥亦有稱門下生者
各弁全副精神不用以講求職業專用以打點大
爺豈誠愛之只是畏之耳今該部此蠹旣剔各弁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九

亦如自去其膏盲之痼疾臣業再三曉諭令亟移
其錯用之精神於職業矣若臣衙門事務原簡卽
中軍旗鼓除公見外自不許密具一報私稟一言
此公堂衆目共見者況蠢爾吏書乎一切兵馬錢
糧文到并不落房徑自收進細閱親裁早收暮發
若輩徑不知爲何事各營堡書識等役但有科歛
隨卽告發此皆蠹之易剔者也 一舉異才 昔
有從臣伯國楨西征名張進諫者神力何止千斤
乃竟流落二十餘載及臣在掖垣始爲拔出而已

老矣可知異才之埋沒終身何處無之但人自負
不凡多不輕於求售尚俟多方物色且就中才作
其氣壯其膽程其藝以盡其長極衆中才之能亦
可合而收異才之用臣癖弓馬見材官中惟守備
姜顯斌指揮胡廷弼桑仲金劉廷元聽用武舉汪
導元應舍陶萬壘夷丁白革太等差強人意每委
用獎賞以示激勸而鎮城弓馬遂覺改觀從此教
得數千名百發百中之箭砲手遇虜在百十步之
外疏行齊發不著人則著馬再無不被靡者蓋沾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十

身對砍未免互傷故長技以箭砲爲第一義此亦
用中才之實著也異才容督各道旁搜博訪不許
藉口無人未可限以程期耳 一弭盜賊 今天
下大害無如盜賊公行臣鄉苦此極矣况絕塞窮
邊天高法遠地方官往往縱盜殃民甚至誣良抵
盜臣閱陳案天啟七年莊浪地面有盜殺苗自碩
復劫李從武等雙井堡防守李鴻謨倉皇赴捕盜
竟未獲止妄拿固原客人楊自策等遂至冤死三
命尚淹禁三人今始審釋因念如此類者不少何

忍不倍加謹嚴幸捕官王崇武孫胤昌魏光先等儘能勤謹盜發卽獲解審皆真而光先尤力遠年漏盜張所文等去年六月謀財射殺馮鎮之劉傑馬世俊等亦皆成禽正法甘州一帶袍鼓稀鳴惟古浪黑松猶時見告臣昨將玩縱操守宋德隆柳號於失事地方嚴督道廳遵照條議親自料理近來亦已寧貼如再生發卽以奉行之不力叅論罪不獨在操防等官也此一欵望 皇上并勅腹內一體遵行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十一

定亂疏

欽差巡撫甘肅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梅之煥謹奏爲援兵義急兼程悍卒怨勞鼓亂已仰伏天威平定謹席蓐以候進止事昨奉明詔近地撫臣親提入衛甘鎮孤懸天末去薊六千里而遙臣不敢以寫遠偷安必欲自當一隊効犬馬衛主之血忱皇天后土所共鑑也兵分五運副將張爾奇領本部兵爲頭運叅將張弘業領涼州兵爲第二運叅將王國靖領西寧兵孫懷忠領莊浪兵爲第三運總兵楊

嘉謨領正兵營爲第四運 臣自領標營兵爲第五運押後每運隔二日行益分運則應付不難親押則催趙更易亦既踴躍爭先秋毫無犯矣及臣馳至蘭州忽有安定縣張鄉官遣使飛報云正兵營威脅莊西兵合夥遼回殺死孫叅將并周連二把總介馬西馳勢甚凶惡臣甫入蘭城而甲馬聲已捲地至矣當遣陶萬壘張奇文執旗牌往詰其故爲首三人一見旗牌輒以手搗胸連呼都爺如何就曉得隨衆下馬環跪懇稱昔年甘軍援遼竟沒有一個還鄉今六千里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十二

遠路盈甲銃砲又重又無一分安家糧正兵營領兵官專一嚴急每日定要走幾站夜間不許借歇民房露宿片時卽催響號再走幾日人馬俱倒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這裏今事已做壞了都難望活只得撩了死命旋有從彼中逃出者稟稱此輩初意止要逃歸及見殺官罪重無處可逃砍白馬歃血約出其不意逕奔鎮城屠城劫庫到獄中放出死囚名李相者做王子各引家口半投海虜半投套虜勾引兩處達子把河西蹂躪平土及見旗牌突至知有準備計不

得行遂驚慌失措故扎營不動以求招安臣偵知已
悉遂亟傳示云若等既有苦情許親赴城下面訴兵
馬一連走了兩日夕饑餓已甚審訊明白賞他喫的
本日薄暮果有六騎至城邊哭訴如前首惡爭得猶
故自認殺某刀血尚腥其名王進才尚有二名殷登
科吳天印未至其餘俱伏地臣曉諭云你等若要攻
城先將你在城家口梟斬發兵夾攻何處躲避若要
投虜去冬山丹衛姦棍高斌投銀定只分付一聲登
時綁出那個達子敢收你只念你等都是 朝廷作

梅中丞遺稿

十三

養精兵今主謀不過兩三人若一概盡誅不無可惜
姑容你自獻真正首惡正法其餘俱赦不問且聞你
等一路來不曾搶掠猶知畏法且賞他燒餅當令陶
萬壘聲喚領賞六騎中有夷丁二名拜戶哈傑萬壘
之親厚也先已密諭二丁將功贖罪故二丁約王進
才同赴萬壘跨城圍目二丁手投餅臣憑堞親諭云
殺首惡的與殺虜同賞進才方埋頭拾餅而拜戶之
刃已揣其喉矣剝下衣襖皆周把總物也適有桑仲
金鞏所劫餉六錠縋城還官臣卽擲下一錠云有能

盡殺首惡者賞如例衆遂亂砍進才臣知其皆可用
也召上城來說還有某某若差人去捉恐驚合營只
須汝等前去斬來有不一齊下手的卽係逆黨此令
一傳而闔營遂爭網二惡詣旗牌前跪而斬之有王
進禮者獨相救護亦被斬當在殷登科身邊搜出餉
銀十六錠前後共還官三千餘兩貯蘭庫 國法正
而羣心安次日開門盡放入不三日而事遂平矣此
皆上賴 聖主洪福齊天故能俄頃綏定若臣謏劣
先事失圖雖救於終功不補罪惟是甘兵猛而悍直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十四

而愚甘俗慣造訛言易相煽惑事平後忽有浪傳臣
欲盡誅之者又逃去二十七人此時反側雖安驚心
未定此輩已不得復事遠征矣倘聽其潰去則途路
旣窮必散而爲盜倘驟然收入恐訛言一煽又聚而
生心從來兵變無不起於細微惟能立解則大事卽
小若不善後則小事復大況今中衛識字陳現光報
稱插兒坐寧夏賀蘭山報警并要闖甘鎮收住牧達
子鎮番參將相希尹報稱套虜賓陳小答大等移帳
要入崧山舊巢西寧副將梁甫報稱海虜闖邊往接

土巴台吉此一時也寇逼門庭戎伏於莽撫馭如復失宜必至内外交訐有封疆之責者何得無寒心哉此輩非臣自撫馭不可只得與柳中軍親按標兵密防不測更行挑選其願隨征者編入標營不願者發回休息嚴行巡道選募補入一面遣發東行入衛之師一面設防圍邊過海之虜臣遠憂薊近憂甘犬馬血忱橫遭纏擾一日九廻中夜數起六千里外信息茫然貽 聖主之焦勞苦分身之無術謹沿途席藁仰候進止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十五

報捷疏

欽差巡撫甘肅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戴罪臣梅之煥謹奏爲海酋勾引套虜交訐狂逞官軍禦伏合力堵殺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謹宣布露恭慰 聖懷事 臣以今三月初三日再奉調啟行入衛前軍行至水泉兒地方虜兵諫起官軍堵禦連獲大捷斬首八百四十二顆亦從來捷功之最盛者也仰天威之遠屆俾西土之粗安臣既整旅東援理合馳宜露布此蓋北邊移來住牧之虜其頭目爲銀定爲

反成爲質妻爲尚加士利與矮木素吉囊娘子等而兇悍黠狡則銀反二酋爲最客秋設防嚴密不我生故得與之終歲無事顧其思跳梁而紆夙憤則無日忘之也頃因我兵東援不幸中有兵潰之舉雖須臾戡定而蠢醜認以爲有隙可乘漸移帳近邊張騰聲勢頗言西結海酋搶據甘涼疆土撲捉哨役劫殺經商登我叛人戕我行李不軌之狀日有其聞矣倘一旦闖邊過海河西之憂寧在薊門後哉前月初四日督臣傳 旨遣師臣遂返與道鎮料理至二十日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十六

部檄再調入衛臣憂悸叢生進退維谷念不大創於西陲決難一意而東出數日之內各營堡飛報有稱達虜已捉馬必欲西犯者有稱三角城海虜結聚火光七塊者有稱銀定逼差達子調各處住牧頭目要從黑山地方往三條溝去收一族西番者有稱套虜從北川底差人結連海酋黃台吉聚兵迎接過海者有稱銀定差核桃恰調反成等酋在小廟兒挖開壑口現殺死墩夜捉殺軍門會稿承差者羽檄交飛砲火雙發臣與總兵楊嘉謨道臣李養質宋祖舜等密

計曰虜之明抗顏行也不過欺我此時力莫及彼耳
盍就勦 王之旅設奇以破之當以大隊兵驀過水
泉兒東去虜踞高望下但見騎踏塵飛信爲兵出空
國不剪東去之尾定槍近邊之城就而制之易易也
楊總兵卽領所部身當前隊於初三日啟行楊揚東
發至永昌北偏扎住臣部副將柳紹宗盛畧等載火
器竟當小廟兒壑口潛令遊擊方懋功王守中李昌
齡等從山丹挖口抄出小廟兒之後設三伏以俟其
奔又令副叅等官張顯謨相希尹王紹勳等俱從鎮

梅口丞遺稿

卷一

十七

番出口西馳萊茨山扼虜歸路以與楊總兵犄角布
置已定至初四日虜果馳兵下撲挖開邊口數處柳
盛二將堅陣迎敵虜不意有備齊吹觜築擁衆衝營
我兵連放神砲打死無數各奔原口三伏隨起大兵
從口殺出合力追砍就陣斬首一百四十顆楊總兵
從水泉兒出口迤北掩至虜方奔山少歇而我軍夾
擊虜亦各執標鎗喊撲被鎗砲齊發虜勢挫亂從辰
至未又就陣斬獲二百二十顆時反成賓妻二首以
銀定之調馳至昌寧湖行走挨至初五日糾合敗虜

逕走鎮番東下不期張相諸將之兵從天而降虜方
一齊擁撲闖營過海我兵分爲兩管左右夾攻中間
設備大神砲及馬馱砲鎗輪番疊打虜益不支戰至
日晡我兵乘機砍殺就陣斬首又四百五十三顆虜
遂敗萊茨山東北去訖又斬獲松林崗邊零虜二十
九顆通共前後首級八百四十二顆臣就永昌教場
查驗命降丁拜戶等識認俱係真正虜首奪獲馬畜
夷器等稱是我兵亦傷亡過二百餘名馬半之其有
功員役及虜級陞賞叙次除聽巡按御史逐一查核

梅口丞遺稿

卷一

十八

另報外臣僅於行糧內借過銀二千兩充作花紅給
散休息五日簡別精良與之東行而督臣楊鶴移會
亦至稱虜已遁賀蘭山外去甘鎮二千里矣套虜既
剪海首自不敢復張臣之憂可以暫釋於西矣邊臣
禦侮本職分之攸當羣醜就滅亦機宜之偶中若夫
功成於旬日之內患消於指顧之間是 皇威之遐
臨俾 天心之助順雖大慙未殄已足震捷伐聲靈
而西事枚寧亦可斷匈奴左臂臣得買其餘勇誓不
與之共生敢不以破套虜者破東夷必將以踏賀蘭

者踏長白惟是期程迂邈兼之進止因循心欲効夸
父之追輪足莫比壺公之縮地衷懷寸結鬱積徒駸
謹布捷音恭寬 霽照臣無任 云 崇禎三年三月初十日具奏上

謝恩疏

原任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加服色一級
臣梅之煥謹奏為 賚及廢臣感溢望外敬陳謝悃
事本年五月十五日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彙叙
甘肅虜功事奉 聖旨是這甘鎮大捷内外文武有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十九

功各官委宜敘賚原任巡撫梅之煥賞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擬合咨行到 臣除 臣設香案北向叩謝 天
恩外竊念 臣荷 聖明屢次再生之恩莫効一割於
四郊多壘之日深慚狗馬不如反荷蓋幃頰及況昔
年峽口水泉之捷不過邊臣禦侮之管十載于茲已
成夢覺一朝拜 命忽自 天來貝錦南箕懼落姓
名於人世朱提華幣驚承湛露於 雲霄黃口無知
敢曰效兒而報國白頭凝望何期恤後以煦枯三至

不疑愛過慈母 九重最遠聆念遺簪且 臣里當蝗
旱之時而鄉隣分惠日醪味沾及也咸思含哺違腹
值用兵之際而將士聞風日敝袴無遺也誰不爭先
若 臣樗櫟衰殘已甘心於沒世葵心啣結矢圖報於
來生再照該 臣拜 命之日即擬疏申 謝因有昔
年被許奏一事奉 旨復查席藁候覆未敢造次而
撫按日逐行間親履戰陣未暇及此 臣邊巡日久恐
太稽遲為此一面候覆一面差義男梅發齋本奏陳
謝悃仰希 聖明垂照 臣之煥臨疏不勝感激屏營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二十

之至謹具奏以 聞崇禎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伸法疏

代某掌科

具官臣某為大法務在並伸亂萌不宜疊見懇乞
天威嚴飭以彰公道以消隱憂事 臣聞 國家之亂
往往起於上無一定之法而下有玩法之心蓋非一
人一家之法乃 天地 祖宗照臨無私之法也功
罪皎若列眉恩怨都難措手惟處之平行之斷以防
其漸而杜其微斯羣情帖服而中外亦增赫耀之聲

靈矣如遠左之役與師六年先後殺人盈億萬夫地逾千里疇非性命疇非疆土諸臣連篇累牘借劍上方卽令朝請夕報立付經撫於藁街亦僅僅了得廣寧一案事而四路輿尸誰仗臨戎之鉞紅旗催戰誰握中樞之符奈何不嚴按其失律之因追咎其推轂之自而獨以糊心拘氣共斷送之河西反覆張羅爲寬宥相報地耶卽廣寧一案諸臣所以聲罪於熊廷弼者亦既擢髮無餘何等嚴切而詭言濟師者何人任奸召叛者何人聞變出逃者何人申謀改報者

樞中丞遺稿 卷一 三十一

始爲有名全副精神悉用於此抑知河山破碎叛逆譎張試問王化貞鎮撫之地豎間三釜尺土寸波而今安在龍亭迎賊之孫得功黃進昔受誰之卵翼今作誰之爪牙此等大關鍵大破綻處凡有血氣心知者萬耳萬目亦自難掩而安敢於天縱 聖明之前掩罪飾功知有金錢不知有鍊案耶若張鶴鳴失機喪地磔有餘辜乃官保蟒玉偏竊於廣寧報陷之初久假於南北合料之後不服上刑而邀上賞無論人非鬼責百萃凶身 天憲與情共爲鬱結卽如王三善驅兵風雨立解黔圍可稱壯猷奇捷矣近因臺省交疏業奉看議叙錄之 旨不知該部議所以叙錄之者將反出罪樞下乎抑與罪樞等乎又有何格何銜能加於官保蟒玉上者以稱膚功而彰異數乎此不亟加禡奪任其終行攘竊以驕妻妾耀粉榆尚謂有三尺哉夫精九九之術者必滿盤合算持一平之術者卽絲髮難差如諸疊臣無論其人之或癡或復其事機或自由或不自由而封疆失陷厥罪維均未可以愛憎之口簡輕簡重於其間也至大法不振異

樞中丞遺稿 卷一 三十一

雙愈釀一釀爲黔蜀異矣土司雖驚驚亦隸冠帶之倫也用以除凶而彼實爲凶首戕重臣屠郡縣錦城沃野擊鼓喧聞密菁深林燐火相照此西南天地一大慘劫也然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兼以控馭無策激之使然再釀而爲鄒滕則又異矣詩書絃誦聲教未涇梓軸井田土風斯在乃羣然說咒繡經如飲狂藥稱王借號明肆異圖然其始事以一二黜獍爲之倡中有無賴子矜甘自作孽者不過窮途落魄好勇疾貧計無復之者耳浸假而爲泉州之變則咄咄怪事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十一

愈出愈異矣問立誰名號則曰一錢會蓋人贖錢一文假以聚衆也問煽亂何時則去年九月初三日以放砲不響事旋寢而旋露也問誰爲發覺則王千戶楊孝仔等之出首現在也最可駭愕者風聞輔臣史繼偕之子史八舍陰爲盟主泉州士紳言之輒爾指髮夫輔臣崇階厚祿受國恩不爲不深自史館至台鉉閱歷不爲不久其子托蔭大樹憑藉灼手儘可以鳴得意亦何至以朱衣烏鵲之門公然黨紅巾白馬之亂臣始聞之不信然不幸而有其事有其時且

有其案矣輔臣充耳黃扉想未有明告之者如知之則君臣父子之間當必有以處此又何待臣言之畢耶嗟夫封疆蠶食而失事之駢首未聞夷賊梟張而意外之逆謀見告仗薰天之焰者磨牙嚙血穢唾輒肆於同班下落井之石者醜正排忠黨錮竟刊於聖世眉攢計就而當門必剪一網遍及清流殖賄營私而徑竇潛開百足胥緣阿堵甚者搖尾不靈立肆蝮蛇之螫引手得力密聯鴻鴈之盟捏單害人者殺媚不遂旋誣之以掛陋之名孤忠指佞者怨毒傷心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十四

圖中之以左右之禍不惟法紀凌夷而世道人心此際亦可痛哭流涕之甚矣臣江左孤蹤寡援鮮藉久甘憤憤以避凶鋒第不忍見清明之世而異教邪說朝野縱橫至於如此敢剖胸直陳以爲皇上風雷勅法之一助若諸奸擁戴情深擠排手滑恨臣觸諱吠臣必狂然鷹鷂之逐職業所關臣一身鴻毛一官鷄肋不復自惜也伏乞 聖明嚴勅該部凡封疆失事罪案已定諸臣無借題賄管偏詞巧脫張鶴鳴徑行削職以洩神人之憤仍 諭各處撫按凡邪會異

教預行禁止無致滋蔓其已經發覺者務根究正罪如律不得徇情隱護貽害一方庶法紀公平人心悚懾隱孽消而太平可立觀也

再疏代

具官臣某謹奏為邪會證據可憑風聞並非謬誤謹再疏詳糾仰祈 聖鑑以昭國法事臣親邇來三尺凌夷四方囂亂防微杜漸杞憂甚長遂於前疏中歷陳蜀黔齊魯之變而未及於泉州之一錢會此段公案傳聞業已書地書時書事而至盟如史八舍自不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五

敢含糊不列入 告輔臣史繼偕如其先公後私明於嚴家無格虜之義一味席藁請罪力求究治臣自應屏息共聽 聖裁及接輔臣辯疏反謂臣以此輕加又謂臣所聞之誤又謂其鄉當事可提鞫而詰臣以證據且巧借媚害冀箝臣口而使不得畢其說也噫此事而府縣監司可以提鞫則官法行衆忿息風聞何至不脛而走而臣亦不必白簡從事矣正惟是潭潭之府破柱難伸以致小民久遭塗炭海隅釀成累卵除其姻契誼合諱言而同郡衆口共為騰沸長

安萬耳久矣喧聞莫非証也莫非據也然則泛駕敗羣橫行賈怨無亦輔臣之子仰有以貽害輔臣輔臣之官幹又有以貽害輔臣之子而此外誰為妬媚者妬媚二字正輔臣當日害夏嘉遇等五人之伎倆而可以妄加人哉乃若求指實則有之去年九月間泉州紅布何為一夕買盡其指實也王千戶楊孝仔等出首豈屬憑虛烏有其指實也張家策以親家而遺書當道畀之兵柄其指實也即輔臣有無效孫不之懸坐而詆憤情深骨鯁路塞親愛之辟霧障不開無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六

怪乎不正刑於之教而謂臣為輕加為誤聞耳若云拜教於臣則臣豈敢但輔臣此語果真則臣所以明告之者當不止此試問太常寺少卿楊道寅焚黃之夕所借金珠首飾竊去千金及盜已緝獲而入賊投匿誰家太常屬續時所切齒而目不瞑者誰氏之子也又試問已故金壇知縣張翰冲與觀還里其女歸家哭臨道值羣兇怒不讓路揪出轎外擣鬚批頰此女幾至投繯者又誰氏之子也道寅為臣同垣前輩翰冲為臣同門年友因其相繼物故門戶零丁每逢

溫陵人士輒詢兩家近狀是以稔知其詳此又其歷
歷有證據指實者而他非法之事得於傳聞者猶未
易罄竹也然則輔臣害人乎人害輔臣乎輔臣誤於
不鈴束乎臣誤於輕加遺乎此皆了然明白者而復
何疑端之與有且輔臣亦無庸驚惶爲也欄門之犬
儘不乏人正欲噬臣嗾之卽吠聞臣前疏上後受罪
撫多金之奸恨臣點破其局日夜入輔臣之幕朋謀
合美慘於陰符并欲一網清流倒翻世道則所憂者
又不在海邦邪會之主盟而在 朝端邪黨之主盟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七

矣孔方一布與竈俱靈臣一腔熱血且不知酒在何
所又何必拈臣前歲奪俸半年之 明旨以挑激
天威迫挾票擬欲等重罰而上之爲逐臣謫臣地也
嗟嗟臣俸何以奪以論輔臣蔽賢一事而奪惟阜囊
之射隼無權而執袴之假狐有勢其子驕橫藐法未
必不由於此輔臣奈何言之津津有味而猶介介然
以爲未足釋憾耶假令 皇上當日允臣之言早賜
輔臣以缺無令其好官自我蒙面趨朝則瘼大放豚
亦可牢籠一半流毒海濱未必若此之極何至治國

齊家兩兩胥失此時卽賦歸來恐清源紫帽間未必
有童穉之歡迎而儘多孤嫠之冤對噫亦晚矣是臣
曩疏安在其非藥石而輔臣何爲牽前扯後巧庇其
子而復駕害於人也臣孤遠之踪與援無策痴直之
性罰黜難移腐鼠可捐張鳴必擊伏乞 皇上速行
該省嚴查邪會諸黨勒限回奏仍將楊道寅張翰冲
兩家事情與輔臣孽子宦幹種種惡狀一并根究便
知臣聞甚真臣言非誤若輔臣進退與其子所坐輕
重悉惟 上裁卽罷臣以謝輔臣與諸邪黨臣言責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八

既伸亂萌少剪衝泌棲遲沒齒無恨矣

擊璫疏 代周宗建道長

具官臣某謹奏爲巨璫巧借凶鋒芟除善類謹直請
鋤斥以清官禁以絕禍本事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
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
亡之誅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目見
衣 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猶顧
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窳旣深毒形盡見而後起
而爭之卽殺身成仁亦何益於事哉日臣之論科臣

郭鞏也微言簡論冀提醒其良心寬喻曲曉爲衆解其究縛甫奉 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鞏又復起而器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慢無禮一至於此臣請因鞏而直抉鞏之根株敢冒死爲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 鞏轂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咳嗽而成風雲計進忠之材力可以呼吸而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墜淵而臣義激於中曾於去歲指名而彈劾之於時已不知死所矣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五九

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聞於 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忠狃恨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詬辯至怒激之聲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未下輔臣向高婉喻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亦得倖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臣時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嚮用

方始乃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驪進忠以爲中傷臣者舍鞏無可他屬於是乘鞏之入遂日走人亟問亟覩於其門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已者而鞏乃密受指使造爲新幽太幽之說把持察典編緝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冊復聞於交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於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於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於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於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十

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益鞏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驕語於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被螫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之冊終不能涸

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月入幕之筭終莫掩於公論而鞏始計拙心勞悞悵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動輒以能廷弼爲一穿也至於昏夜乞哀此則鞏與進忠家人平時綢繆交歡之態而乃反以加人今試問之主計諸臣曾於計期之前見臣一踵其門乎曾亦收臣一刺乎曾亦有拍案傾酒指天設誓而力求保全者乎其自家臣憲臣以迄考功諸臣其能昧臣生平專信一郭鞏含沙之射乎鞏既欲謀中臣而不得則任鞏之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

葛鞏而不言王安則已鞏而言及於安則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鳥爲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於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憐之鞏卽心驅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噴至纏連劉一燦周嘉謨楊澹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通王安此其媚進忠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廉耻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鞏既申論及此臣請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於此便爲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爲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

橫口亂誣以少結其獻媚進忠之局又何足爲鞏怪也獨鞏之辯疏若忘己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詭牽合於召還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賜環出自君恩不當如鞏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鞏等遇絕賜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爲鞏一罪狀而鞏反謬爲不解嘵嘵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聖怒以相中凡鞏之亂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有膽顛心虛冒認而闖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臣有何瓜

者而鞏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
點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
有劉朝等爲之典兵賣威而下復有鞏等從而蟻附
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
誓捐此生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卽將魏進
忠立賜罷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交結近侍何故
以一人私橈察典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與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言及
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朝綱復清籍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三

紳免禍臣卽伏就鼎鑊猶如大海之損一漚使臣戀
一官而 國妖莫剪 國賊莫擊臣卽遊翔仕途僅
足以備鴟班之一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
寧能與吮癩砥痔之郭鞏同立於朝哉惟願 皇上
大奮乾綱 立斷施行臣千冒 天嚴可勝隕越戰
慄之至

回話疏

代

具官臣某爲奉 旨回話事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
揣涓埃之誠以至妄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

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搢申救
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
私橈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
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
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臣仰觀 明威敢不惶
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緣感憤時事久欲一盡其
愚自愧孱羸每懷退沮今因郭鞏之囂不覺披其積
愆若騁辯求勝有乖和氣雅非臣所自盟至臣疏中
諸事若章允儒之寬宥實由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四

第聞是日於 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囂然詬辯臣
前疏中一丁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下諸輔臣在
旁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講筵諸臣現在
可問初非臣敢撰爲此說以飾聽也內計六年一舉
典至重大卽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憲臣卽
冢臣憲臣亦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郭
考功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
三道之衆此正 明旨所云多官主持者也郭鞏乃
以一人而羅織數十人爲一冊欲挾當事者以處分

此冊現在可按此其爲私捷明明有據非臣敢臆說也至於降處允放各官雖出 皇上親裁而鞏於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遏其 賜環於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藪此皆鞏有疏可據亦非臣敢臆說也至鞏指劉一燝爲逆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講學爲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爲申救卽鞏之疏可窺鞏之心其深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于孫慎行之耿介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廷諸人實有煩言卽輔臣亦曾爲申請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十五

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設陷諸語臣旣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計今進忠方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者獨臣一人今鞏旣織數十人爲一冊復聞有捏爲匿名文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多人仍欲借以中臣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情事之可信者一也鞏時嘗在外倡云進忠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鞏以言官何以得聞此說乃捏自賣弄口口進忠不置此又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鞏與內閣相暱尤非無證當辛酉二月中鞏巡

視工程時監督主事沈際力去陋規可省鉅萬鞏反左袒內璫首言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同事趙贊化云此是 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陽出疏相譏而際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不能自循職掌而反憾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助至與內監稱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噴噴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而況王安一案鞏獨時掛口間積嘆不已似欲重其罪而大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十六

者一也夫此諸可據者盡在鞏身臣卽欲不信鞏之附託進忠亦不可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如必欲臣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欲臣爲緝捕之事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於 朝綱有裨於 君父則言之惟恐不亟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而後入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旣冒昧而有言敢因懼而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 雨露雷霆惟 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

揭議

為張相公易謚揭

湖廣閩省在京官某某等為文忠奉旨改議祭葬例合先頒伏懇速賜議覆以暢天恩以光泉壤事伏念舊元輔太師大學士張公居正者歷事三朝孤行一意以任怨任勞之久涉多凶多懼之途雖聖賢之學問未融不無身家之過而豪傑之經綸大展實有社稷之功其貽感身家者沒其籍長子死焉次子成諸子盡齒編氓可謂有未盡之法乎彼昭垂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七

社稷者當日被之今日思之即後世猶憑而弔之頃該職等博采公論合疏叩閣奉聖旨舊輔張居正奪情專權致招物議但當聖祖冲年輔政十載天下又安任怨任勞功不可泯這所奏具見公論准復他原官予祭葬文忠謚已追奪着改相應的行房屋未變價准給與子孫奉祀居住餘着該部議覆欽此細繹温綸恩已隆於敝益而相應着改典直重於易名此聖明顧念皇祖之深思也祗應靜俟敢復陳言唯是謚法論品或當察其心行之安而祭

葬視官例當與以應得之數姑無論二祖八宗

朝閣臣異數不敢比即就神宗諸相國如新建張洪陽老先生者曾觸皇祖震霆生無爵矣而今死有謚且予祭九壇加祭四壇准與夫人開壙合葬一得俱得毫無舛望豈以太師之忠勲不蒙一視之卹錄哉試虛心平氣以觀但問二公遭時難易何如秉政久暫何如則會典應有恩波自宜沛然莫禦矣乃候覆已久祭使未差在吏部不便行文在工部不便造葬在原籍不便欽遵將伊子欲謝恩拜疏寫

梅中丞遺稿

卷一

三七

用何銜是已復之太師依然奪爵之沉輔也幽明黜慘朝野傳疑職等又查本朝謚文忠者四人南宗伯王公英少宰曹公鶴大學士楊公廷和張公孚敬連太師而得五今即奪其危身奉上之忠而文義文毅文肅似可速煩擬易也至於九邊數大捷一品四考滿皆辭賞不居原疏具在可覆案者倘本等錄廢或亦有難獨斬者乎總聽廟堂公議非職等所敢曉曉也但願及時議請以耀幽忠於地下并倡敢任於域中為此合揭催請伏乞遵旨早覆庶八議無屯

膏而九京戴不朽矣

赴援侯議揭

欽差巡撫甘肅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戴罪梅之煥爲直供罪狀仰質公議以襄明允事凡辨狀辯揭皆濫套可厭甘兵明明到遲更有何辯但前後情節若不據實直供恐主持公議者難遙度於六千七百里外無所據以酌情法之平而襄明允之治昨見總督楊甘兵乘勝勤王一疏奉聖旨內有云調兵回鎮情節知道了是甘兵回返之故已蒙

海中丞遺稿

卷一

聖九

聖鑑職不敢復贅謹將再調日期畧陳其概甘鎮去京六千七百里前二月初旬兵至邠州回鎮往返已五千餘里矣及本月二十三日兵部差官傳到督率前來之旨始知虜尙未遁不勝驚惶遂於二十六日有再報兵馬程期之疏二十八日車載盔甲先行三月初三日分發兵馬續行而職仍親自押後時套虜乘虛直搶山丹峽口闔鎮洶洶號呼留職者以萬計職爲多方布置卽於師行之日陣斬虜首八百四十二級以安闔鎮之心復託言親點設防官軍始得

脫身前往卽一啟行尚費如許周折而奏餉之千難

萬難又無論矣沿途一步一隄防一刻一驚怖軍器

車輛之落後者亦皆親自催押日夜馬上躑躅泥濘

暑雨中五十九日走六千七百里比抵都門形神

俱憊親友幾不相識職若有一毫偷安之心則前次

何不藉口明詔援例遠撫而必親提今次何不藉

口闔鎮攀留督臣檄止而必窮日之力再往哉惟不

幸六千七百里外經兩次往還以致到京遲廣西數

日僅與河州之兵同日至耳此則時地之所限非心

海中丞遺稿

卷一

四十

力之所能及也止兵係申玄老時事梁老先生其初督責甚嚴及悉其故遂荷相亮絕無成心卽地分遠近一語已明立公案矣甘兵實後安得不謂之後以復查叅之明旨至於所以後之故尙懸以待議蓋議與查不同查者僅查其事迹議則必察其情酌其理上協於法而下以服天下人之心且調兵回鎮情節久已在聖明燭照中矣惟是庸劣腐儒未諳撫馭致總鎮所領悍卒怨勞鼓亂而諱于途雖聖慈念已平戢張按院又曾別白而職則無以自容以此議

罪職又何辭謹揭

投禮部揭

原任甘肅巡撫右僉都御史今加服色一級梅之煥
 為 聖恩深重敬陳謝疏稽遲之故以存臣禮事本
 年五月十五日准閣部咨兵部一本為彙叙甘肅虜
 功事奉 聖旨這甘鎮大捷内外文武各官委宜敘
 賚原任甘肅巡撫梅之煥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欽遵夫昔年海套交訖闖入
 水泉峽口陣斬八百四十二級此不過邊臣禦侮之
 梅中丞遺稿 卷一 聖
 常且時踰十年已成往事猶荷 聖明追念異數忽
 加於灰冷甕破之餘視昔之式蛙市駿者殆又過之
 凡百文武將吏有不聞風感奮者人情乎然煥之叨
 被 聖恩又不止此逆璫時有謂煥與楊漣盤桓垂
 泣者削奪不已而提問提問不已而擬逮自分壘粉
 矣及 聖主龍飛立拔之萬死之中委以節鉞之任
 此恩何思乎已已 詔書近地督撫親提入衛遠者
 簡授良將煥獨從七千里外矯 詔親提無非感
 聖主再生之恩思塗肝腦以報答萬一耳至邠州督

臣奉虜已宵遁之 旨止回已回復調往返萬二于
 里故樞硬坐遲留罪且不測仰仗 聖慈止於聽勘
 此恩又何思乎方聽勘時有李春瀾者徧謁當道欲
 處以耿如紀例及勘疏上反蒙 聖明於諸臣中獨
 批免議此恩又何思乎煥即甚不肖何至嗾發私書
 圖興大獄自春瀾橫批抵塞噴血捏誣悠悠世路能
 必盡無信耳者乎獨賴 聖主神明衆惡必察且責
 春瀾何得以曖昧衰語瀆陳此恩又何思乎無論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即姑舉此數事煥即異
 梅中丞遺稿 卷一 聖
 類何以爲心豈北向叩頭具一謝疏便足申狗馬之
 血忱乎乃謝疏所以徐徐益候撫按查疏先上未敢
 造次於席稿中也本年三月內問官拘集春瀾所指
 之被害干証及伊通族並闔邑人等逐款嚴訊訖第
 撫按日逐行間未遑即復此謝疏之所以稽遲也大
 典所係不敢不申明其故於寅清者以存臣禮所有
 欽賜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敬顛叩領並乞貴部查
 給以彰 君賜爲此具揭上請

考察勘問議

二首俱代趙太宰

考察者慮夫官之失德而密訪以黜之者也勘問者
因其人之有犯而公聽以定之者也黜者一日而決
卽終身禁錮定者或多官經歲而猶不能無疑外吏
三年朝官六年乃一考察勘問則時時有之考察屬
之冢宰勘問屬之司寇非可合而爲一也故事宜勘
問者必請旨而後行況已奉 旨勘問者豈可先入
於考察乎夫人之被勘亦有辜與非辜者矣然勘問
之例必先請旨輕則回籍以聽重則革職以聽未有
察處以聽者也察處之重者不過爲民耳勘問而當
成則誅夷遣戍無所不有何不徐俟 聖裁而遽以
充察數哉嗟乎世事多端人情叵測孫月峯之賢曾
以倭奴之事被勘矣王弘陽之賢曾以董范之事被
勘矣幸而其冤皆自今之持議皆賢者但意見不能
無異萬一當考察之時有庶官應勘讐者卽以考察
禁錮之曰此天啟癸亥例也余旣與聞其事而自違
本心噤不敢辨貽譏於有識作偏於方來則厲之不
如矣年衰氣短語言訥澁不能力爭復不敢擅行爰
託毫素以告于同事者如余而有所私耶則神明殛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四三

之其老悖而妄言耶則此議爲余之罪審矣不敢辭
也

四凶議

稽古堯舜在上八元八凱敷五典而穆四門乃有四
子者曰共工曰驩兜曰鯀曰三苗號爲四凶堯猶容
之至舜始流之放之竄之殛之虞夏之文多缺畧余
以爲此卽虞廷考績之法也何以明之書不云乎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三苗則四凶之一
也先是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至舜之時鯀苗
皆三考則共工驩兜可知矣故曰卽虞廷考績之法
也然其事必屬之元凱矣夫幽者黜之可矣乃流放
竄殛何也唐虞建官惟百處之必有輕重四凶其重
者也舜御衆以寬而獨嚴於四凶不聞元凱爲之求
寬彼四子者固無一可寬者也設令得逞其志則元
凱皆被放流而虞之天下壞矣如之何其可也夫鯀
之罪在汨陳五行其治水之法卽後世之築隄苗之
罪在負固不服似今播酋之類至於共工之靜言庸
違驩兜之比周爲惡皆末世人臣之嘗事罰之不宜

梅中丞遺稿

卷一

四四

若彼其重蓋此時文明初啟渾朴猶存比屋可封乍見四子之惡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以禦魍魎耳萬曆末年 皇祖深居靜攝內外隔絕政不在宰相不在六卿而在臺省且其時官缺而不補臺省亦少人於是強有力者操宰相六卿之權以作威福總貨寶封疆大吏闖外將軍皆其所薦引無行無能之徒以致夷虜內侵喪師陷城咸得無罪及全遼左衽 主上憂危其所薦引滿於貴人之牢而彼以錢神免逮優游閭里享金谷之豪華 皇祖堯也既容之矣

梅中丞遺稿

卷一

聖

聖上舜也茲當考績之期宜用重典而古之法不可行於今矣若輩且走使長安挾求寬政不思丁巳之察其所穿皆名士以不滿一隅之人而易如許名士猶未足洩神人之憤而更以黜爲過乎且夫以某其之罪較之共工等則彼未爲凶也此僅鑄秩則彼但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公論所不能容奚待余辭之費然余實不得已也天啟癸亥正月日

梅中丞遺稿卷之二

楚麻信天居士梅

泊水後學衛

同里門人萬 延休菴輯

啟

上大座師朱相公

伏以愛人原知人將日照月臨而竝曜成我等生我極天高地厚以難名顧揆門生座主之嘗亦有衆人國士之異恭惟師相關下無偏無黨不吐不茹抵今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一

時事多艱惟恃孤忠克濟以夾輔股肱之任兼納言喉舌之司峩一柱以擎天挽咸池而洗日紫宸封詔勁氣不回黃閣焚香寸心獨苦當蜀雜黨角立惟韓魏公不分收桃李於無言何事開平津之閣卻槐柳之齊列豈容掃丞相之門砥柱不同於逐流和羹亦異夫濟水唯是大人之正物并裁小子以成章猥索摸於暗中復吹噓而送上士固伸於知已況受殊知身未可以許人詎容弗許門生之煥自違絳帳獨閉青山夜雨聽雞依舊儒酸之寂莫夕暉看鶴敢云吏

隱之夷猶松桂清陰不改山窓之下藤蘿涼月又移
蘆荻之前歸心誤切鱸魚遠夢惟依臯比儼羹墻若
見知簪履無忘竹韻敲風恍送夔龍之劍珮松濤曳
露頻驚長樂之鼓鐘依企靡涯敷陳曷既

上座師孫宗伯

劍履追隨久托二天之庇斗山縹緲遙勤兩地之思
恭撰蕪言遙陳芝閣恭惟老師閣下文章奎壁德望
嵩華動履協於神明出處關乎世運如金如玉掌五
色之絲綸之紀之綱立一時之丰采以天下之大老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二

領袖人倫惟帝者之師臣鑪錘品彙有大人者正物
兒童識司馬相公裁小子以成章多士仰歐陽夫子
勲猷未老帝日堪爲孺子之師保傳得人僉曰從此
太平有象全收桃李猥及菲葑驥過坂而長鳴業已
伸於知己燕脚泥而巢屋得無思傍主人豈以蓬梗
之踪遂遠官墻之望自遠絳帳獨返青溪屋似孤山
惟有梅花之繞人歸獨鶴遂爲松下之詢秋風恰趁
鱸魚夜雨夢隨臯比南山桂樹又復驚香北斗京華
倍勞望日求人惟舊知簪履之無忘懷德靡涯儼羹

墻其若見敬將短疏聊達微忱溯江漢以馳魚神隨
鴈後徵星辰而聽履期在花前

迂易撫臺

時論臺太封君

聖主澤及枯骨蓋帷將錫類兼隆仁臺簡在帝心保
釐與宣綸竝重光借星幢之照榮回宿草之春明詔
傳呼緲緲銅龍若見幽魂感泣蕭蕭石馬爲嘶兩世
均沾三塋共慶蓋熙朝孝治天下錄其子因錄其親
而皇度禮遇勞臣卹其生更卹其死是誠國之盛典
不獨臣之殊遭故知凡此仁人靡不樂揚休命以問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

賀易撫臺

雄藩試雄畧鼎鉉儲八座之才重地借重臣節鉞壯
三湘之色建牙張楚觀面識荆 象列星垣名齊日
轂祥鍾三輔一泓易水流長澤瀛中州千里黃河共
潤民亦勞止帝曰其咨維控荆帶汙之區故繞電流

虹之地郡連湯沐需召伯以南行任重保釐邁畢公
於東土南風不競姑試盤根漢水澄清又將作機風
輕鈴開銅符閑細柳之營春曉江城玉律度梅花之
笛蚡冒其嘉賴矣祝熊於有光焉惟家伯同官爲寮
雅不忝陳雷之契合繫小子通家再世何須假孔李
之淵源更羨爲雲翻手之時獨堅指日旌心之誼人
今道古節峻行夷迭拜瓊瑤自昔已踰木李每依山
斗祗今益邇芝蘭梁園十日之期曾勞虛左楚國二
天之庇真爲剖符野服山中莫向旌旄而騎竹輕裘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四

祝易撫臺

翠栢凝霜衡岳巍峩推杖越扶桑浴日蓬瀛清淺報
添籌印戈自昔占祥弧矢於今叶吉 潛修隱德早
奏膚功芥視遺金同管幼安之揮鋤不顧惠優推麥
廣范堯夫之周急好施平易近民止布優優之政仁
心爲質不干赫赫之名南風之薰兮朞月而可矣允
壽民而壽國宜如阜以如陵當青陽司令之辰值紫

府誕真之候排鳳凰山爲仙案好來海上青鸞近鸚
鷗洲作壽杯醉舞樓頭黃鶴滔滔江漢疑弱水之難
通隱隱海山望蓬萊而遙拜備人間之全福富多壽
多男多稱天下之達尊爵一齒一德一

候蘇州周撫臺

筍班聽履恒依橐坐之光柏府建牙每厯仙舟之夢
托錦鱗於湘水去也朝宗繞烏鵲於南枝眷然依樹
德望岐嶷丰神光霽理輪漢闕豺狼宵遁於清塵
懸鏡燕臺騏驎坐收於歷塊有嘉謨告於爾后喉科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五

北斗之元陽期膏澤下於斯民掌握東吳之鎖鑰所
謂大臣者豈曰小補哉和日送嚴霜一路民懷吏畏
冰壺映秋月三吳弊絕風清撐半壁於東南自此臺
無麋鹿勒殊勳於夔鼎行看圖畫麒麟某進類扶榆
退徒戀草昔年燕邸曾逢吐握之周公數載楚山暫
學藏名之梅福隔長江若天塹未遑懷刺曳裾聞鈴
閣之風聲遙憶輕裘緩帶龍門在望思復御於李君
鴈足可憑幸借郵於吳令別陳芹獻聊達葵忱謂督
不忘永以爲好

通四川喬撫臺 時二家伯兵備川南

山青水碧遙懸望蜀之思地迥天高俯切附喬之願
有懷趨鯉遂託登龍 質粹南金光驅東井惟歲星
分蜀先後聖揆若文翁實天報武侯四十年重來節
度春行有脚錦官花覆青衣雲出無心白帝雨隨赤
甲懷綏父老無須論巴蜀之文領袖諸侯是處負靡
邛之弩竊惟家伯都無媚骨剩有朴心金馬門前還
入瀛洲之夢黃牛峽口又歌蜀道之難家山消息茫
茫世路風塵落落念之煥失怙早歲隻影自憐繫伯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六

可依之月容圖國士無任主臣

復密雲張軍門

坐鎮榆關化新蕤莢三營登壽域狼烟斥埃消紅萬
竈躋春臺塞草關河回綠鎖鑰重看借寇樽俎疊見
平胡某望細柳之營化日欲銷金甲接梅花之使春
風又度玉門三肅登嘉徵忱另布

復薊遼王軍門

蓄長子之龍韜成大人之虎變洗凶蓋千古坐清黔
蜀之塵雪耻酬百王逕落瓊裘之膽久矣國奠磐石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七

固宜公履崇階識者借重望於中書恐弛鎖鑰聖意
酬勲名以使相期靖豺狼錫重形弓光昭張矢特隆
節鉞使四海知其威名不改旄頭令夷狄熱其年貌
從此二十四考首列凌烟自是一歲九遷功標銅柱
某望龍門而莫御素有雀私觀鴻襲之光施慚稽燕
賀敬慙燕牘用展葵忱

賀王軍門

元老壯猷千里肅封疆之寄帝心簡在九重昭繪綉
之光際此鴻庥恭申燕賀 瑯琊世胄昭代宗臣拮

据歷試艱辛戡定類蜚茂伐憶昔衡岳之神起舞楚
士比伏波之功到今灑瀕之水安流蜀人雙諸葛之
烈勳名卑管晏揮手作舟楫鹽梅指顧失蕭曹矢志
厝泰山磐石先膺喉舌旋寄股肱爰借樞機仍司鎖
鑰峻秩獨隆於五位鴻名永赫於四夷帝嘉元功玉
用三錫某誼聯桂籍愛切棠蔭麟閣高懸快覩燕然
之石龍門在望幸通孔李之家豈世講是私將天下
稱賀

答涂軍門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八

外夷雲擾坐籌正借重纓內治日嚴推轂共昭賜履
故凡有非嘗之事必有非嘗之人而苟無不盡之心
亦無難爲之事雖國勢於厄羸之後固當少安然敵
情當玩狎之餘似宜大創 文事武備譚笑折衝道
以抑而愈光身以退而轉重自昔東山不出同輦有
蒼生之嗟於今雜社重來四夷切中朝之誠欲維鼎
鍊用鎮師中人以見王無憂我知非寇不可澹烟淺
草登樓無收馬之烽敗堞頽垣乘障嘯悲笳之月自
昔積強爲弱豈是邊帥之難至今轉敗爲功益信真

儒之用華夷共仰朝野同賢某素仰龍韜新欣鳳詔
此白雲而回壑垂帳下之長吟望明月之清塵裁中
軍之短句奉揚惟允更待狼胥報德何時惟磨燕石

復福建陳撫臺

望震朝端符分閩外旌旗連島影光動星河鞞鼓雜
潮聲響通雲漢靖猾鼠驕狐之蠹八閩總避霜威革
卉夷馱舌之心萬里通沾雨露蓋自西臺至開府始
終資彈糾之忠而以喉舌作股肱內外典樞機之重
某備員左掖馳想前矛當年雅望猶龍共推格論今
日盈庭聽馬誰王公許望明公授指南車俾未議備
呈北闕音封金玉自羞瓦缶何堪誼重芝蘭幸諒蕪
械不備

復李總河

魏都居天地之中旌旄獨重汴水扼黃河之險舟楫
維崇故宸衷之簡用得人而開府之設施生色光輝
台座喜溢寰區 鍾天間氣命世雄姿入侍鸞班短
狐鼠豺狼之氣出膺豸袞掌貔貅龍虎之衝力可墜
山治功成而行所無事智高沈璧民物化而德不大

聲三軍之畫鼓如雷不須賡歌瓠子九曲之銀波似
雪只可便納玄圭真周文類五才之尤而虞舜借九
年之力者也其一介楚狂半生鄭重謬切西掖誰指
南車奉先輩之典型景高賢而仰止特呈蕪札用布
葵衷授使主臣臨風張結

謝蔣治臺

一路福星隨車甘雨當楚運劍窮之後恰天心來復
之時特簡重臣爲屏巖鎮九宇下皆欣沾被煥所際
更出尋常味愜金蘭久托二天之庇榮踰華袞深蒙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
一字之褒飾溝斷以青黃變焦桐爲雅奏正憎茲多
口忽舉以建牙晉叔向雖不見祈陳戶牖安能背本
尚稽謝悃拜大造復拜多儀誓竭寸心報聖恩兼報
知己念邊事之廢弛掃地緣邊臣之說謊瞞天若非
振刷一新焉能旌旗改色非曰能也竊有志焉

復宋撫臺

栢府初開幾幾儼東征之赤鳥楚天借重平平蕩南
服之黃巾斗山久切神交河潤今逢親炙 身係安
危才兼文武居隣帝里挹西山之爽氣何多名重燕

臺空北冀之凡羣已久花生銀不律藝林推夢鳥之
才揚穿金僕姑宿將讓啼猿之技當三戶剝窮之後
正七日來復之期是月借準北門何幸見吾江左曩
灞上如兒戲特推細柳將軍今臨淮登將臺頓改汾
陽壁壘共羨禁中頗收行看池上夔龍詎當戎馬之
場念及白駒之谷不遺葑菲兼採芻蕘某正憎茲多

口之時荷推以赤心之誼有懷明德豈日暗投雖野
老自號清涼不聞軍旅之事但頻年親嘗兵火亦爲
身命之謀欣戴二天敬陳一得修備立堡實遵保民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一

四事之明綸扼要衝鋒不出司馬九伐之遺意春色
感寄梅之驛已欣羌管吹灰月明托繞樹之鳥可想
大江橫槩

復某茶馬

鎖鑰川湖旌麾陝隄雉烹煎紫笋何須待賜金莖馳驟
霜蹄不忝與謠驄馬慰萬民之渴仰起千里之騰驥
自是以苦味進朝廷以長鳴報知遇者也自慙小草
誤厠天開正望旗鎗乃承鞭策仰蒙波潤先沐品題
爰感神交用陳心悃

迂桂林道尊

栢府花垣舊叶栢桐并響桂林梅嶺還借枳棘雙栖
欣占侯館之二星敬卜平原之十日斥伏原非明王
意敢薄淮陽殊方又喜故人來何妨瘴海且放眼空
霄漢樓憑五丈驚濤莫教面汚風塵笏借三山爽氣
雖尚書之期已逼而投轄之意尤深願言携手周行
竊附仙舟韻事無使側身西望徒興湘水遐思歡對
醉醪薄將鼎味

謝李年伯道臺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二

司隸之門猶龍許進通家子姓景升之子如犬幸瞻
先輩儀型惠然貽我金刀何以報君玉案 以昂霄
聳壑之才歷飽雪凌霜之久譽望隆如山斗應為帝
室師臣揆采試用海南復統候藩牧伯蓋嶼器鼎沸
之日非耆宿無以鎮其器器而儲廩槍攘之餘必福
星方能通其緩急某自分投嶺斥伏馬於門庭君無
小羅棲祥鸞於枳棘同是天涯淪落萍水堪憐况兼
風俗相親金蘭轉愜喚醒羅浮之夢何當驛使寄梅
聊藉嶺上之春敢日瓊瑤報奉

謝某道尊

倚玉有緣幸遇芝蘭之室投瑤未報空歌桃李之章
敬溯龍門恭陳魚素 八閩毓秀五嶺同春振雅望
於蒼生泰山北斗撥菁華於班管大海南金胸富甲
兵丕變結椎之俗身為鎖鑰風清瘴海之塵出其緒
餘猶堪河潤某斥慚仗馬無能慷慨以匡時誼羨林
鶯竊欲嚶鳴而求侶隣燭之光四壁入暗室以無虞
上林之樹多枝仰層蔭之可托敢云建北翹望指南
昨拜百朋莫效玉案金刀之報茲陳一縷聊修紵衣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三

縞帶之盟

迂監司祝釐回任

天心眷東土周咨歷試之賢岳牧翼中朝特重肅清
之寄旬宣奏績寵命增榮 三吳間氣一代偉人揭
曉日以行中天炳彪海岱駕輕車而就熟路馳驟風
雲金鑑千秋纔罷峭頭之奏福星一路又逢鳳詔之
新夾道溢壺漿盡去日懷棠之父老沿途載歌舞皆
當年騎竹之兒童某誼切如蘭情殷御李式喜陶成
之有地睠茲申眷之自天目矚旌麾實恆依光之願

身羈簿領莫伸擁帚之忱敬介輿臺恭迎節葢

一答謝各道致祝

望重南躔名齊北斗瑤函鴻寶秘傳獨契於千秋岳
峙鸞姿生氣罩舒於百粵斷金誼篤倚玉情綢屬者
俯記桑弧之賤誕遠施衾輔之佳詞念非泛交皆屬
同心之好恐虛盛意輒敢拜手而成顧栩栩翩翩感
徒深於籠鶴而戴鰲鼎重願尚阻於登龍肅貢葵丹
薄將芹素唯祈崇鑑可任歧懸

上元迓施江防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四

福曜賁臨妖氛頓息當金吾之弛禁適鎮騎之解嚴
閃閃牽缸總是調和玉燭騰騰火樹分明描畫凌烟
昔狄天使奪崑崙於宴賞張燈之夜今老公祖靖江
漢又管絃涕月之時請歌不醉無歸用示太平有象
借李園而御李何異登仙介春酒以酬春聊將醉士
復驛傳丘道尊

泉署分符虎節占使星之燦置郵傳命輶車煥卿月
之輝慶深世好恩沐新歡 池上具瞻斗中間氣青
萍發彩祥呈五色之奇白雪揮華學映三都之侈詞

名奕奕使節稜稜不吐不茹無偏無黨仁心為質滿

腔生意皆春直道而行一路周行如矢儼龍門在望
久通孔李之家幸熊軾來蘇更邇芝蘭之室某性不
傷物頗致怨憎風獄蔓延寒灰更勝為有北之投者
罔極嗟南冠而繫者何歸賴皇天后土之知心致白
日浮雲之返照自甘沒齒敢冀建牙聖主恩深春色
重芽焦穀祖台義愜湘波會合清流今已西出陽關
何堪東望夏口庾樓皓月念烏鵲之依依雪嶺淒風
驅黃羊而索索拜君明德銘我素心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五

復荆南王道尊

節鎮上游共慶風清澤國書頒下里忽驚春暖寒山
頓愜蘭馨恍親芝宇 天上文星人間武庫青霜紫
電中樞藉十萬甲兵化宇春風江右領三千禮樂當
楚幕有烏之日誰安赤子於潢池值柴門羅雀之時
孰訊白駒於空谷維茲人望簡在帝心欲奮南國金
湯特借北門鎖鑰未申燕賀氣揚長子之師猥拜鴻
題光賁幽人之室某名慚小草志在長林一肚不合
時宜敢謂一鄉之善士三黜難枉直道竊同三代之

斯民不妨野老衣荷賴有神君剖竹盈盈一水原共
江漢以朝宗脉脉二天惟拱星辰而聽履惠而好我
何以報君莫罄寅丹容顯申素

復江防唐道尊

飄然無敵卓爾不羣彩毫揮擲地金聲寧誇夢鳥明
鏡炳照天玉燭安用燃犀三湘分九鯉之波兩地合
雙龍之氣習家池畔已揚惠澤千陂浮玉磯頭又沁
水心一片昔以修文者修武備裘帶追太傅之踪今
以守襄者守斬黃壁壘改汾陽之色某吞胡有氣報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六

國無能一從小草還山幾載垂楊生肘騎驢湖上聊
清居士之心射虎藍田肯發不侯之歎歸去來兮山
酒熟長閑空谷白駒欲往從之湘水深莫逆江干竹
馬何意題鴻之使忽驚羅雀之門語石勺言種種明
珠照夜斷金臭味行行幽谷生春雖莫酬瑤敢忘珮
德

復莊左轄

化工在手元氣生身楚人欣玉燭之調聖王虛金鉞
以俟賞開七葉卿雲古楓陞之祥梅報一枝人日贈

草堂之色未効椒觴獻頌反承蓬日分波一年盛事
從頭三戶陽春有脚望龍門奕奕一鈞月浸紫薇拜
鴈帛翹翹五朶雲飛黃鶴

賀黃州劉太守

天佑邦家篤啟龔黃之治帝矜江漢特分召杜之符
簡由楓殿之拊髀喜切棠蔭而舉踵學識際天才
猷驚代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覽凝水穆松風
於智府刃游肯綮則手解全牛意澹經營自目空凡
馬政寬比於鸞鳳環城有擾鹿之徵節勁付於羔羊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七

闔郡動還珠之想蓋仁人之經濟遂能俄頃奏功而
有道之設施只須期月程効治已孚於江漢名應列
於凌烟允矣王國之瞻卓哉人臣之表某詞館備員
士林投迹告歸桑梓身親日月之光疾伏草岩未展
壺漿之願陽虛白屋無非借煖於仁風春早黃州乃
是徧滋於惠露若樾枝之有蔭知弱草之可依未申
虎拜之恭肅功燕賀之惘慈雲在覆幸寬後至之誅
注海如涵並宥弗躬之罰

復杭州鄭太守

朱幡浮碧落領吳會第一州紫綬映青陽光漢吏二千石慙尺書之未奇感玉案之先頒 雄名卓出藻邁機雲妙品天成譽存羊杜吳山春爰惟聞負隴牛肥海日夜生但看閑庭鳥靜湖中了公事見說官閒堤上有嬉遊總徵民便某叨從鴈序謬列鷄班密止黃扉自幸聖朝無關遙瞻紫氣尤欣重地得人藉二三兄弟之勤造億萬生靈之福清風驚鄭履每懷蘭渚之碑朔雪發梅思難買刻淡之棹感深佩玖報莫投桃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八

賀楊太守

星回轉雪堂迎解凍之春水泮波融赤壁借澄清之澤九屬咸熙伊始二天獨戴尤深 聖朝瑞鳳曠代人龍中和不吐不茹正直無偏無黨公論天之元氣揭日月以昭蘇人才國之精神排雪霜而保護領神羊於北闕固知天下之事惟司諫能言搖驄馬於西郵應是鎖鑰之區非寇公不可茲聖主留心吏治而太守最號親民帝念黃人誰非赤子用是遴愛人之仁者特以勞正己之大人暫輟承明惠茲巖宇鷹

鷗不如鸞鳳民懷解倒恩膏豺狼安問狐狸吏畏埋輪風采何妨棲枳行卽遷喬其昔附同舟風恬青海今叨越蔭露湛蒼山惟味愜于芝蘭故采不遺乎葑菲雲林遠市莫隨騎竹之兒童漢水旌心聊託寄梅之驛使

復汝寧丘太守

杏壇春曉遙分十丈文光梅嶺風清近報一枝花信佩而增愧得之若驚 人如太古化洽中州朝論國士無雙治推吳公第一評孚月且汝南高五馬之聲

梅中丞遺稿

卷二

十九

契慳神交斗北合雙龍之氣居是邦事其賢者敢云開桃李之門無君子斯焉取斯竊幸入芝蘭之室感深木李已慚下里瓊瑤頌到椒花又報高門白玉韻比吹葭叶律情同挾纊生溫載筆而採大風欣表東海成章而裁小子尚望南車

訊鄭年丈節推

質粹南金材雄東箭慈雲連貫索民自以爲不寃皎月映水壺門共見其如水口碑載道爭誇化日遲遲眷宇各天共悵晨星落落某暫還初服高枕敵廬小

結青山快藤蘿之有主學懸絳帳收桃李於無言白
日自到羲皇清夢猶依玄度綠風馬之不及致雲鴈
之空飛敬走蒼頭代梅花之驛使幸垂青眼傲鄭重
之徽音竚俟喬遷重溫桂籍

宴高節推

仰止高山久切識荆之願暫還初服適逢借寇之期
所見正愜所聞來蕪翻借來暮期月而可西陵頓覺
鼎新暇日堪娛北海何妨尊滿趁韶光九十卜吉日
望三歲若耶之大錢雨翻萊陣製河陽之美錦風捲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二十

花毬麥秀雉朝飛翠疊兩岐銀浪梅垂鴉欲乳綠肥
夾道金丸仁人之利薄哉賢者而後樂此詩鵬鼓吹
賸有鶯簧綺席燈花更邀兔兔稱兕觥而介壽歌燕
喜以爲歡玄酒告虔雅稱台端似水紅英紛座直教
斗室生春是日猗承先期敬啟

復王司理年丈

闔海生申吳門借寇奉天之憲如水斯平悉心呂氏
祥刑加意阜陶淑問蓋地通舟楫雅能恬靜風波而
臺有管絃自可播揚歌誦花洲錦涇久著高標梨掖

梧垣應虛左席弟某依依桃李同來夫子之門淡淡
梅花豈入王家之味尚期匡直乃荷褒嘉綠橋黃燈
香滿洞庭秋色水枝雪蘆凍回薊北寒雲感爾珠璣
愧余瓊玖

答商城方明府

一別燕雲幾役池草之夢賁臨汝水幸藉隣燭之光
百里春風側珠旁而形穢一簾皓月其波及者君餘
忽驚篋篋之多儀益愧蘋蘩之未繼墨花飛霧獨添
彩筆之新扇影搖金共識仁風之播示爲好也豈曰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十一

木瓜何以報之慚無玉案

復張邑侯年丈

時舉劉太凝爲張公子
師太凝後官少宰學士

待金馬而避世殊愧歲星焚銀魚以還山幸依化日
願爲小相每慚伊朱博之音持助正人忽示我霍光
之傳惟自任天下之重也故樂得英才而教之淹貫
古今不數太平半部並優仕學何假南面百城宰相
用讀書人亦知不學之無術秀才以天下任是必有
志者竟成救時相豈易言哉同年情何可當也惟年
臺壽國壽民興作人之愷弟裁小子亦狂亦簡獲卒

歲之優游

晏張邑侯

二月維中三陽正少晴郊日麗棠枝夾道清陰紫陌
風柔麥葉平分細浪試問韶光幾許恰輕暖輕寒還
詢樂事如何堪一遊一豫園南橋豎色聽北斗履聲
除來兩岸鶯花真成兩部喚醒一簾風月不用一錢
露晞行春攀轅卜夜觴曲池而泛月不爭上巳之芳
辰訪石塔於摩雲猶識咸平之故事酒嘗新熟花看
半開君子之至於斯賢者而後樂此已躬擁筆企切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十一

答光山令程年丈

憶昨聯翩杏苑題鴈追陪喜今密邇花封飛鳥至止
雖天限南北恨眷宇之莫瞻而境界光黃幸口碑之
可接比聞新政允協輿情一片清心冷徹冰壺之月
千秋爽氣嚴凝雪嶽之霜照膽鏡懸吏無試法三面
網解民自不寃道旁烏攫亦知不數然犀照燭官府
魚懸自矢何慚斷帶炷燈大造無私陽春有脚召伯
芟棠之愛昔係去思細侯騎竹之迎今歌來暮少年

有此老吏不如弟某進徒飽粟退僅守株夜雨聽鷄
依舊寒酸之寂莫竹弓射鴨安知吏隱之風流何意
晨星有如此日擲來五朶恍如房相之面談錫以百
朋況是伯夷之所樹業精吏治更篤交情感贈縞以
旌心容襜帷而促膝

復張邑侯喜雨

錦水浣霞蒼生膏雨政布而瑞呈麥穗春日遲遲化
行而歌績桑琴山風謾謾偶因旱虐爰作甘霖梁苑
寶珠浪說鞭龍之術劉城簫鼓何須驅馬之功兆叶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十一

復鄒平王明府

綜金薤之琳瑯夙蜚英於寰海飲玉壺之沆瀣先小
試於山城歷三載以有成配列宿而無忝 應名世
期爲生民表仁風披拂琴鳴鶴唳以借清甘雨滂流

柳色花榮而並茂蓋自縮符巨邑行留一鶴隨車逮
今奏最天朝峙見雙鳧作鳥某欣瞻東斗愧未登龍
快觀郎星喜從序鴈鴻猷遠播遙分阜魯之清光燕
賀久稽景仰孔顏之故里因風翰悃晤日何期

復田龍光邑宰

錦縣春深琴堂日藹雨後人耕綠野棠影度以遲遲
月明犬吠荒村花香繞而撲撲況此葭管初回之候
益徵比德陽春定有麻書起草之榮爭識承恩雨露
某遙瞻鳧鳥忽拜魚緘言念伊人輒動秋水之想跪
梅中丞遺稿

報楊年大明府

神凝秋水才發霜矧化日舒以長花裏人開製錦公
庭清且闕簾前鶴舞鳴琴望最隆隆考當上上期月
而已可況復三年九遷在此時何言初命某陸沉金
馬因臥蠹魚一札久稽正懷人之兩地百册載錫更
萃我以五雲境界隔丹砂幾繞蝶魂難到池塘生春

草遙瞻鳧鳥飛來

復黃陂李邑侯

秀瑩霞珠才長練瀆一枝苦藥爭推卓異無雙兩地
甘棠咸著治平第一看取前川花柳平分錦里芙蓉
適黃麻境不辰值赤白囊旁午壓城雲黑惟聞陣陣
風腥徧野燐青一片啾啾鬼哭何處甲光向日獨藉
劍氣橫天本樽俎以折衝驅市人而使戰蓋惟平日
以人和爲地利拊循勞慈母之心故臨時以文事兼
武功赴蹈惟將軍之令爰及隣壤亦竊餘波遂教斗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二五

絕之孤城並荷上遊之保障先聲震疊賊膽已破於
一韓生氣昭蘇天心旋復於七日不須六管自來有
脚之春從此三湘盡掃旄頭之色某未親眷宇稔挹
口碑咫尺龍門念頻頻而御李迢遙驛使忽特特以
尋梅先施之誼何殷孔邇之懷轉切珠投明月快依
烏雀之枝箭落機槍願共黃龍之飲

復武陵宋令

亭亭玉樹湛湛金莖規恢卓異無雙撫字循良第一
彈琴千江映月是誰張樂於鈞天吹管六律皆春

想栽花於古洞碑成衆口簡在帝心我於辭命則不能何當華袞之一字人之彥聖其心好惠此緇衣之三章豈徒隣燭分光已許金蘭附契不須傾蓋願已愜於封侯豈曰彈冠志總期於報國百朋載錫三肅登嘉

復固始時明府

玉潔冰清和風甘雨寒山夜靜文心潛入疎鐘上苑花妍袍色染成綠柳棠映一簾化日陽隨有脚之春梅飄兩袖清颺冷沁盟心之水欲借蟻封而試馬暫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六

復漢陽楊邑侯

趙日冬溫雨地挾楚天之纈梅花春信一枝來漢水之濱荷德音不遐懷父母孔邇 名高斗北賦有河東飭吏治以文章運精明於渾厚澄心似水單携兩

袖清風減澤如春共沐一川皓月雖未覩雲霄眷宇實熟聞道路口碑爲羈空谷生芻徒悵江天雲樹歸去來兮山酒熱心盟沙上之鷗欲往從之湘水深夢遠樓頭之鶴羅雀之門雖設晝掩藤蘿題鴻之字忽來春生蓬華玉案重百朋之錫瑤函飛五朶之雲文以情濃感與媿併

復應天魯學博

梓里名賢金閨碩彥冲齡發朝東隅之日方升愷悌作人南國之風丕振且屈高才而就冷局正以養晦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七

復杜叅戎

五辛獻歲盤頰椒花萬甲屯雲春生細柳當挾纈初溫之日正輕裘坐鎮之時采薇之戍斯閑換桃之符

改色既擅養叔啼猿妙技又摠羅含夢鳥音才成一
家言已識敦詩元帥破萬里浪還期鳴劍伊吾

饒王大可會試

黃金市駿行看杏苑新標綠醕歌驪還過桃林舊館
昔年射策殿稅在前此日着鞭積薪居上草名遠志
東山之鶴夢開開花不留行北道之鴈書黠黠迨池
草生春之夜正官花笑日之時把酒共公榮促膝暫
淹小徑對月思玄度舉頭不見長安聚星忽若晨星
奪錦還期畫錦

梅中丞遺稿

卷二

无

宴楊修齡父子祖孫

卜勝會於芳辰慶天時如人意蘋蘩蘊藻豈云修地
主之儀喬梓孫枝實欲借天倫之樂三代以上人物
際遇何奇五湖世外烟霞會心不遠占德星至止祈
竟日淹留

餞別李懋明年兄

折梅幾度馬塵空寄江南御李今番鴈陣還連薊北
五年長樂夢重到長安千里故人來恍疑故事刮目
已踰三日論心更倍曩時似茲會亦無多欲與言者

何限可奈酒肉地獄翻成咫尺天涯比執事之閒恐
無及也原醉翁之意豈在酒乎顧爾際未能免俗緊
我輩正自鍾情別緒方新云胡不樂從此西風殘照
又歌古道咸陽况當秋色已三聽唱陽關第四

請世兄莊近之

萍蹤五嶺驚看有脚之春蓮燭三條轉憶點頭之夜
乍見倍傷往事相逢忽是別筵敬挽驪駒暫傾綠蟻
竟日淹留佳客坐歡洽平生月明千里故人來還疑
夢寐折來傷歲暮同看東閣官梅失浪委泥沙徒借
梅中丞遺稿

卷二

无

宴祝劉延伯即于濠上別業

玉皇案吏總文武以憲邦金粟如來現宰官而說法
五百年名世復工黃絹幼婦之辭八千歲爲春行過
絳縣老人之脣謫仙非謫聊戲耳人間春日春盤共

視眉花下顧華門圭竇不堪引弱水之船惟蓬島瑤池乃克需天家之宴雖云假館亦屬借花青鳥御書飛傍雲中鷄犬紫薇滿座移來畫閣樓臺歌度霓裳此曲祗應天上有舞翩翠袖凝粧總向掌中新非原同南極之班何幸逐東山之屐迭卜晝而卜夜更愈出而愈奇慶君子之萬年偷浮生之半日不若與衆我自忘疲何異登仙人以爲語彼以愛兄之道故欲淵淵而來吾其斯人之徒遑惜悠悠之論卽賓卽主東南之美不分如岡如陵帶礪之盟並永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十

約同社諸子赴聚星館讀書

有朋自遠來斯友一鄉之士近臣觀所主吾其斯人之徒卜茲七日芳辰正值五星聚壁願假館而受業期會友以輔仁君子至於斯固已結芝蘭之契楊子取爲我亦時藉桃李之榮德必有隣志本道同而合發而皆中地藉人傑以靈我已張筵君惟負笈同社者爲陳子以聞張子久徵曾子副禹嗣仲亦俱先後科第陳以是年聯捷

迎塾師

六管吹葭五星在井時逢瑞雪恭迓文星條風早到

梅花生意漸如憲草第愛克威則事罔濟故師必嚴而道始尊惟茲未牯角之童牛恐終作債轅之狂獷曩灞上如兒戲特推細柳將軍今臨淮拜將壇定變汾陽壁壘請齋宿而見幸摩厲以須

祝王叟巨川

翠柏凝霜扶桑浴日霞端白鶴頻添東海之籌雲外青鸞又報西池之使麻姑閱世移滄海春雷壺天王子吹笙醉碧桃月明緱嶺敬圖仙侶長壽老人雪藕水桃欣霈天家之宴琪花瑤草競呈秋圃之容引弱水於毫端擁三山於座右爭訝雲璈月笛駢來天上仙郎無藉大藥長繩問却人間甲子一祝壽再祝富更多男子之祥八千春八千秋永漏岱宗之籍

代孝感楊生啟事

少也尚不如人耄矣行將及我龍鱗鳳翼久絕意於扳緣蠹簡螢囊猶希心於遲莫何意楊雄之賦重燃安國之灰追惟廿五年前壬午忽成丙午敢謂九萬而上槍榆決起桑榆當右文之朝有左傳之癖倘識途之智可用尚憐伏櫪之悲歌顧燭影之光幾何願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十一

借聚奎之末照聖世詢黃髮剩有丹心英雄到白頭
更傲青眼

求劉貞白婚啟

絲羅緣瓜葛重添親上之親棣萼映桃夭叠見喜中
之喜謹三薰而卜吉敬九頓以陳詞端方之質淑慎
其儀高明則白日青天敦睦則和風甘雨膝下兒女
人人皆威鳳祥麟天上婺娥歲歲增壽山福海桃花
流水香凝玉洞之春柳絮輕風瑞衍金閨之秀篤生
名世克配仙媛接雞犬於雲中别有天地引胡麻於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

爲官城報日

當鴻鴈來賓之候正鳳凰卜吉之時紅葉開青山不
數錦屏金屋寒潭淨潦水謾誇玉鏡香臺祗承台命
新臨洗盡繁文舊套玉帛云乎哉則吾從先進鐘鼓

以樂之宜爾裕後昆此日荆釵秋色平分蓬華他年
花語春風先到官城敬將蘋藻之微用報標梅之吉

代某納幣

金閨咏絮爭傳白雪之辭繡閣迷花牽引紅絲之繫
念小孫粗知章句敢言席上奇珍惟君門高比泰華
應毓閨中琬琰相標梅而迨吉歌桃葉以宜人鸞管
輕吹聲度睢鳩窈窕雀屏巧中光插菡萏綢繆飲來
藍水之漿綠借倚玉取得支機之石人似乘槎芙蓉
並蒂初齊鳳鳥和鳴正叶雲階月朧將搖隱隱香風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

三

石戶蓬門亦粧小小金屋葢澗溪沼沚之采矣敢獻
王公而琴瑟鐘鼓以樂之喜速淑女譬諸草木原昭
臭味之同瞻此芝蘭實重蘋蘩之寄擬朱陳之雅世
相好也舉高曾而下其嘉賴之誰云廡有駕駘爭睹
人稱冰玉五絲未備殊多藉手之慚六禮粗成永定
齊眉之托福如山壽如海宜室宜家傳如雲遠如仍
載昌載熾

媒啟

帝里追隨依龍光於日下天緣撮合偕鳳卜於雲端

傳來臺上簫聲喚起梅邊春信果藝以達直大而方
魁名擅繁露一經青細克紹文藻獻甘泉四賦彩筆
重華休休焉其如有容油油然而不自失冰清玉潤
追司馬之雄風頌奏箎和軼荀龍之盛事金粟後身
瓊花仙品現大士而說法如來應是再來相夫子以
宜家出世更能經世月明榆塞靜當年五餌何勞雪
絮柳花飛此日一枝獨秀冰壺一片奚云秋水爲神
玉勒雙駒又見天閣接武正乎內正乎外瑞藹一門
難爲弟難爲兄芳聯二仲交輝棣萼爭看玉樹連枝
梅中丞遺稿 卷二 三十四

並蒂芙蓉擬向高門問絲某慙非御李謬與執柯同
是天涯眷粉榆而轉切誰云漢廣憑一葉以可通延
明坐奮嘗軒自關壻快元振絲牽隔幔豈日人謀聊
申山海之盟用錫雲仍之福

梅中丞遺稿卷之三

麻城信天居士梅之煥著

泊水後學衛貞元潛足較

同里門人萬 廷休菴輯

書

與袁石公

曩者一夜話祇令悔相見晚世路險巇所在作惡得
素心人如翁丈雲浦長孺同無念老宿相與爲方外
遊便足了此生矣比來習靜山中杜絕一切白雲繞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一

筆澗水環屋弟一人饒領之善妬者只合如此彼區
區雞肋何預人事而射影吹聲費盡心力人之愚頑
抑何至此心切哀之翁丈聞此想復撫掌一笑也記
別時翁丈惓惓以貴座師意命達熊懷慎今已促其
北上弟在都中雅蒙馮源老獎借晚輩不便致書煩
翁丈一道此意雲浦兄處亦不及另啟朱明前後或
得端布寸心千里極目五雲

與常州何太守

仙里文章卓冠諸邑君家玉樹芝蘭崢嶸競秀不佞

得縱目其中亦一快也第未及一觀台光少舒夙仰
殊悵惘耳輒有瀆者無錫故官府丞周蓮峯先生清
真粹品也督學楚中時不佞曾荷國士之遇壽不配
德有識共憐今藐爾遺孤孑孑不吊且彼中風習不
矜孤寡此尤仁人義士所隱痛也屬在宇下懇祈破
格垂青務使強悍潛消弱孤成立錫令君處并借鼎
言惠微顧盼無論先師啣結卽不佞亦非世路悠悠
者肯惜頂踵於明公哉一片引意非曰能儀外致薄
莫於先師所煩遣一使以爲光重仰惟台照無任倦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一

倦

與曹州州守

自承門下斷金之助似亦不甚草草卽未必盡當然
已既竭心思目力矣無錫故宦蓮峯周先生清真粹
品也督學楚中時不佞蒙其優拔昔年言之趙太守
特起於家旋轉府丞已擬蜀撫溘焉朝露今遺孤微
弱吳俗狡猾竊欲藉手何大老哀此孑獨煩門下面
語何生囑其轉達乃翁俾得極力護詞多方顧盼不
佞非世路悠悠者不忍忘先師其忍忘爲先師地者

耶書儀寄何大老又寄周孤書儀并附何使致去

寄無錫周公子

弟煥荷先師國士之遇祗謂報劉之日正長不虞若
是其淹忽也復何言復何言揆以福善之天道先師
未竟之事業自當畢萃於世兄之一身凡所以攻苦
振發以負荷青細者計不待囑所關心者惟是貴鄉
風習不古刁悍人心恐費撐架昨已託之胡中丞不
知鞭長能相及否時較士曹州此中鄉紳有爲貴府
太守者復以相托此公若有肝膽者當不遺餘力矣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

滿目山陽竟阻素車白馬遙瞻宿草無淚可揮不腆
炙絮聊用告虔反築何時車過腸痛以上三書皆爲
孤而作蓮峯以庚子歲較楚公止錄科第七人耳其
圖報于身後者乃周至如此公生平之躬自厚爲何
哉如

與歷城某鄉紳

夙欽山斗今邇龍門猥以較士奔馳尚稽修候不佞
之典是役也所可自矢者心所未敢自必者識若狗
情以礙孤寒之路刻意以沽公正之名不惟不忍亦
且不屑臺下素具朗鑑者故相知獨深耳 恩選時

請託旁午竊思此與鄉會兩試何異主考私通關節應得何罪況以恩典爲已德是謂欺罔不忠以公典市私情是謂邪媚無耻幸鬼神鑑此愚衷默爲贊相已而所得皆佳士而濟南之選則君家英物也臺下曾有半字言及否以此自慶拙識益服高品閱卷時竊疑爲江南人物後乃知其事者乃江南名士也誰謂文章無定價耶不佞與斗垣兄皆以元期之病旣已大愈當令努力着鞭也童生大收已經奉 旨停華柯竹焦桐無由得與中郎相值爲之奈何權茲肅梅中丞遺稿 卷三 四

復大宗伯孫座師

門生煥初意定欲歲科考各一週今較完三月餘止完十五學尚餘其半蓋由每卷閱至四五回一字一句無不詳細批出不獨思有以服其心且欲借以醒其迷也童生舊額爲前道所議裁者皆求復而闕卷實難足數若濫收取盈名爲闕賢路而實則開倖門也今該府另行考送至再至三始無遺珠濫竽矣以此費手不能速完今尚有百餘學往返二千里苟只

草草塞責何難立地幾週格眼但計考數之多寡竟不問所以多寡之故敷衍虛套取誑俗眼則煥素不能作此違心事請卽避賢路長往矣敢以質之師臺東士近朴以朴故愚且悍不得不以嚴行其愛四氏學自恃聖賢之裔近多驕恣昨到曲阜重處數人以勵其餘正所以報先聖也恐世俗不知反以爲刻并以奉告堯守王每次考送遺才必竭心力煥多賴其贊助詢之則亦師臺門下士也醴泉芝草厥有根源新天子初政中外快覩師臺大拜在卽謹拭目以觀梅中丞遺稿 卷三 五

與王貢元

呼造化小兒謂其眼界窄小容易妬人況文與名尤最吝惜者歛發越之精神還歸閭澹不獨人事亦天道也此去惟腳踏實地下一步腐工夫竿頭更進矣連城重壁初何不自剖以示人而必函之以石然必韞之極而後可寶也亦未有連城而終石者也恩選豈能淹驥足明歲當換部文付替人耳吾家惠連慕放翁集甚頃欲梓廣南中當爲致之

復董世兄

先師名宦之詳尚未申到呈稿在銓司謝公處屬草
今以字促之粟生已准復衣巾矣自不濫進一人以
其有銅臭之嫌也卽民生亦不便徇私且無從物色
世兄有交情深者公舉一人來准給衣巾爲先師奉
祠則名正言順矣

與登州道熊公祖

書生議論奇遼陽經畧奇譏舊經畧爲敵剪忌者更
奇雖然與老公祖一別春明十二年昨乃得會於蓬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六

萊閣上亦奇惟世界有彼三奇爾我亦應得有此一
奇也老公祖謀適不用以至於此當此匝地皆虜猶
能全師而濟疇曰非智勇哉恐無知書生又恣臆亂
道特走字與敵鄉一二言路說破附孟白處達之治
生一考週便賦歸來矣老公祖試看舊衙門中有六
年實俸轉老副一任老副至七年外者乎此比前三
奇尤奇若復頑鈍則奇而且怪矣國步多艱願言努
力弟則於青山深處聽破敵捷音耳

與駱大金吾

不接台光六易寒暑比得先叔計五內爲摧閣臺下
誼篤維桑哀憐倍至此古人之義也感切何言此時
但以早歸爲要務其疏請 恩典皆屬可寢況今議
論苛細之時切不可有例外希覲一切事體全賴臺
下主持舍弟輩俱稚弱望以猶子視之教之知不俟
託也

與魏賓吾年丈

曩論東事者衆矣而所以論各別有慮壞封疆而言
者有借修嫌隙而言者有得之目擊而違心以言者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七

有得之風聞而就事以言者若年丈則虛公無我心
事如青天白日因應同膏雨涼颺當事者竟不能爲
皇上分別忠奸朝廷尚謂有人乎然此等處分悉益
重其聲價六月暫息行看萬里圖南耳弟舌在焉豈
終無以報知已耶昨遣候紫氣於東昌久久不至比
再候之春明而駕已南發矣悵望如何可言特附瀝
令作郵少鳴積愆一片不腆神與俱馳

與朱掌科

韓世忠亦振古人傑然於三字獄亦未敢據實力爭

止曰何以服天下而竟未發明天下所以不服之實
古人所難者老掌科獨易之乾坤之賴以長存者惟
是三代直道在不第軍國安危所係也久切嚮往尚
稽修候因鴻便少遠積忱晤對何時可勝依企

與錢梅谷直指

荆瞿守備袁千里同憲契友也奇才絕世命實不由
發憤請纓志不在小盟心矢日期以不要錢不怕死
故自受事以來日惟茹檠飲冰釐奸剔弊拮据不愛
髮膚勞悴僅存皮骨此亦噲等中之至異而可敬亦
至癡而可憐者也但赤心任事之人多冒嫌怨廉潔
自好之士不屑同塵寮友恨其相形左右忌其過察
醜婦仇鏡盜憎主人恐樂羊之一篋既盈卽曾參之
三至難保矣是必留神物色破格甄陶毋令萬里長
城徒付之羣小一擲也

復粵東郭年丈

弟揣分藏拙自受 命以來疏再上憑三繳遲遲三
年卒繚然叱馭非獨堅辭不獲亦以年丈在此故也
今且一月矣尚不得一吐渴懷室邇人邇令人何能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八

已已弟既已冒昧輕出豈容尸素排捱但苦頭緒未
就孤掌難鳴兼以法紀廢弛人心刁玩且索冷眼靜
觀年丈卽不爲弟地獨不爲桑梓地乎何恡指南俾
得奉以從事而乃咫尺若九疑也大非弟遠來初心
矣令弟辱臨加以厚貺銘謝莫盡弟雖處公署寂若
山林長安市上之遊豈遂不可續乎企切殷殷惟年
丈念之

與呂參戎

獲盜捷音頃已奉復適右師劉揮使彥璜來謁叙麾
下感惠並用大得部曲心以此橫行匈奴無難況么
麼海賊哉彥璜世宦名胤近又捕獲私盜亦見勤幹
惟麾下剪拂之富貴家兒能忍耐勞苦可教也百惟
指示以成其才若區區海上一席地尚非其駐足處
計他日之圖報國士更有在耳

與荆西道

襄陽府王官譚某故敝邑縣丞也起家恩選儒雅能
文清畏人知朴不善媚歷俸已經一載傾囊不名一
錢出則拮据簿書佐戴星鳴琴之治入則遊戲翰墨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九

追臨池破練之風何意衙官亦復有此謂宜出格優
敘詎意循例左遷八口無歸窮猿莫暇擇木二天有
托鷓鴣猶冀借枝願哀寒灰少加春煖俾桑榆之景
不困頓於窮途將冰蘖之標更堅持於末路蓋養魚
渡蟻亦是經綸故枯木巧株並思沾溉不然是區區
者何足當老公祖一盼而治生亦豈肯漫爲作曹丘
哉

與張朋玄司空

么膺流賊初不過饑寒烏合之殍耳今何以滔天燎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一

原遂至此極也敝邑以有備過城不敢攻然各村鎮
慘殺尚以萬餘計屠城之處又可知矣最不忍言者
聚嬰兒燔炙烈焰中令其父母環視跳躍號呼之狀
以資笑樂剖孕婦猜男女觀勝負以當酒令有一婦
臨產剖腹子墮猶呱呱數聲而絕較昔之擲嬰兒承
之以柵者慘毒又萬倍矣今且稱朕斥指乘輿諸如
此類誰敢有入告 皇上者聞 皇上爲鳳陽灑淚
罪已素服避殿卽成湯何以加焉而舉朝曾不聞有
以舒聖主之憂者聖代作養人才近三百年何以得

此報也實心任事如台臺者反不得及時展布或氣
運使然耶公郎夙著忠孝必能爲台臺補所未盡代
戍一疏動天地而泣鬼神矣不佞爲備禦一事心力
俱竭家且毀矣里中同心者少反相睚眦任事之難
不獨在朝爲然也但圖免滿城流血意願足矣他何
計哉令弟公祖已喬轉矣亘古高誼中心藏之時方
鞅掌城守劇不多及

復袁自如

毛文龍一案若自今日言之則爲過後話不佞之切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一

齒此蠹益已極於昔年獻俘之日矣遼人子女六七
歲上下者皆充作俘虜彼時僅一科臣畧加駁正卽
取中旨切責謂小夷非俘出自何典諸嬰孩遂駢斬
於市只此一節寸斬豈足盡辜況逆節種種皆犯無
將之戒乎去冬至潼關卽奏書韓相國謂言者何以
舍文龍而反求多於孫樞輔春夏間又密告之中樞
又盛稱陶掌科率不成牽制不成制之疏矣自以爲
倘犯凶鋒甘蹈不測舉世豈復有此癡人乃未幾而
海上之報至不覺狂呼起舞東向九頓願爲翁臺執

鞭之役而恐其不我收也今議者但知入不測之淵
探逆龍之額不動聲色而摧枯拉朽莫若安瀾以爲
舉世所難而不知更有難者焉此靈內外關通打成
一片今雖官府肅清而伏戎餘孽尚煩有徒卽其戴
逆爪牙竟漏逆案神通力量便自可知乃翁臺曾不
反顧而一意孤行當爾時寧復爲身命一轉念否至
於神明聖主特達相知豈先事所能逆料哉昔劉東
陽所據不過寧夏一孤城耳不知費多少錢糧兵馬
向非先伯監軍行灌城反間之計已勾虜外應而三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二

倅廣州者曾傳玉屑餘論久切神交年來山海不驚
伊誰之賜適拜德音於貴座師處頓令心地益切皈
依貴座師無論資望深重卽薦賢受上賞可令魏無
知獨擅美於前乎邊事廢弛總非一日欲就正有道
者甚多統容備布
與曹都憲
聖主神明亘古僅見近日偶有猜疑非獨小人之善
欺以方亦緣正人之自開疑竇耳卽如枚卜一節明
明有關節字樣安得不信攻者之爲忠爲直而疑推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三

邊且盡搖蕩矣況海外天子內帑百萬金錢盡入私
橐領兵毛姓皆其腹心萬一拘於請旨之嘗例彼狼
子野心鋌而走險必負固以抗命隨投虜以前驅夫
一李永芳尚足爲中行說若又益此大蠹天下事尚
忍言哉反形已著而後平之身受戡亂之功而貽害
在國逆謀尚伏而先誅之國享無事之福而任罪在
身故曰其愚不可及也來示所云學問得於叅悟經
濟出之性命單刀直入絕却依傍粘帶之習蓋翁臺
之自傳其神不佞竊於個裏亦自有嘿契處耳家叔

者之爲欺爲黨乎一時衆正竟無一人將就中情節
透底發明止懸空角勝於口舌之間祇益重其疑而
激之使落彼套耳勘者俟拿到田千秋夫千秋七字
明在篇尾豈待拿到而後見有無乎但關節是真賣
關節則假賣關節是真賣出主考則假如使賣出主
考何以不賣之富家而賣之名士何以不兩過手而
放賒帳何以不賣題旨而賣字眼而何以不賣巧妙
獨知之暗號而賣此癡蠢易露之七字乎且主考之
關節應惟主考獨知之何以不搜之落卷備卷而出

自房考之正卷豈主考房考先通同而後賣乎抑既賣而後通同乎如通同在先則一自京來一自外入風馬不及相訂何方如通同在後則以萍水相逢之人而遽托以作奸犯科之事恐父子兄弟間亦難必其喪廉耻棄功名以從此亂命也總之海內奸棍實繁有徒而浙爲甚或知某甲可中故下此一鈞以漁利名曰撞木鐘或如某甲必中故布此一網以藏機名曰挖陷穿而無識無骨之劣生遂甘受其愚弄而主考適際其窮耳然則主考獨無罪乎曰罪不在不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四

慎而在過慎凡房考多取有聲望指日在要路者凡所呈正卷主考但見成章卽寫中字不迭誰敢吹洗到底以與之相水火此又當日未及見結之隱情也局外虛衷合以平日公論覺可質諸天地鬼神安得有以此入告上解聖主之疑而重揭長安之日者乎此司世道者之責也漆室何與焉聊代達勿欺之微忱耳此先生獲罪于烏程之張本也嗣是先生有應得之金吾世及功竟格不得叙則熱腸直道爲

與王葱嶽本兵

饑軍忠順狀畧見前疏中所以致此蓋亦有微權焉凡各軍之能倡亂者必精壯好勇之士邇來盡拔其尤者朝夕左右相與從事於弓馬間而相習相安焉彼庸庸者何能爲則不能亂貪雙糧以求中式全副精神畢聚於習藝矣則不暇亂彼見二運隨到隨發不延片刻又不少毫釐且多方給賞皆官湊辦則不忍亂禁官價取貨而商賈之避差逃法者悉還許當舖得開而富家之對折取息者袖手貧軍或借或當緩急稍濟則不須亂嚴連坐之法一隊有亂坐其長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五

一管有亂坐其官節節相制則不敢亂重門洞開下情畢達更無有鬱而不暢激而不平者則不必亂向來惡習一旦全消豈敢謂控馭有方以此輩原未嘗無良心耳

與表兄劉太凝館師

秀才時聞瀛洲如仙庶常時見館師如神兄今仙且神矣豈屑下問人間猥事視一切賈豎爭言正白樂天所謂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蝸牛但五濁惡世不平事多不得不借平章軍國者一平之似又

不得榮爲厭棄也聞兄爲里中無罪之士多方噓植於首輔之前此無與弟事而弟却切骨感服世間若無此一種天日不在天上矣海內名鉅咸以弟之不辯謬加稱譽以爲有得於犯而不較之道夫長厚何必居直欲浮薄少年少醒沉迷知神明聖主之不可欺大家從實處過庶於事不至決裂耳司空歸聞先生日益好好佞傷於虎口而事之惟謹始而畏之久而與之俱化但不知中山狼何以報德也平章得不平此公案俾一洗雲翳而俱見天日乎此等鄙猥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六

語極知可厭不應上瀆天際真人然無刹不現身無處不濟度此神之所以神仙之所以仙也若自了漢則世尊所欲打斷脚脛者去司空幾何哉

候王房師

自違臯比荏苒到今昨歲聞德星耀楚不勝欣慰不意機緣偶左江右之疏真可省魏撫曾作門生屬官其人太渾厚于事體多欠練弟借此作六月息耳新宰於師臺同門之義甚篤居常亦時爲臆念況今事權在手乎昨特邀至小館細細商訂云必仍以總憲

借重而後內轉則更穩妥門生云若多一轉則當徑北不必南矣彼甚然之頃又馳書錢梅谷使力贊之且云吾輩座師歸然如魯靈光者惟此一位耳此語亦淒然可感在三之義今人棄如土矣且有以小故而反憾長沙夫子終身者若門生儀節之疎殆又甚焉但耿耿寸心有如天日一片附使聊表遠忱門生煥臨楮可勝依依

與唐撫臺

黃麻當危急存亡之秋鄧元戎忽領大兵至億萬生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七

靈始有再生之望敝邑仗祖臺福庇伏兵屢獲奸細內應不敢竊發渠魁稍有戒心暫退以俟我懈意實未嘗一刻忘黃麻也二月廿五六夜連獲奸細于城外皆供俟三枝齊到必入麻城過夏江北之寇破鳳穎等處者被彼處堵截皆從光羅入黃麻前次之從麻城西馳者仍在德安隨州一帶耽耽虎視不盡楚屬不已也已破之處不留亦不再往陵寢可慮者全在承天鳳陽則非其所戀且各處大兵雲集鳳陽矣鄧元戎若自討便宜只合走無賊之處今備守賊入

之衝此其忠肝義膽不亦令人所難哉昨在羅山破賊親自衝鋒斬獲無算何其勇也凡被賊擄者悉給帖放歸不以充斬獲之數婦女之有父母夫家者皆令送還何其仁也各兵所獲之財物仍盡賞本兵以作其氣何其廉也紀律嚴明在敵邑秋毫無犯市易不奪何其嚴也生等閱將帥多矣自未有如此超乘絕塵者賊之耳目甚長鄧元戎今日去賊明日即復來從黃麻而蠶食席捲承天陵寢大可寒心伏乞祖臺會同直指公祖照原部文檄發糧餉俾暫駐黃麻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八

統惟慈照

與洪制臺

憶昨西郵叨沾廕庇年來荏苒風塵缺焉聞問乃仰止之懷則非雲泥所能隔也適有天幸敵楚亦在德星垂照之中三戶驚魂咸有起色不肖二天之慶又可知已賊所殘破之處不久戀亦不再往江北諸賊

皆分道入楚敵邑則其門戶也眈眈敵邑非一日矣以備禦有素頃又每伏鄉兵擒其奸細內應絕而勢少緩然意未嘗頃刻忘也本月內破鳳陽等處者皆從羅山分三股入敵邑焚殺之慘視二月更甚焉前從敵邑往德安等處者又厚集而圍大逞敵邑之危不止累卵幸鄧帥大兵恰至賊聞而始退舍避之忽接部文又令舍黃麻而赴鳳陽矣明知賊不在鳳陽而不得不奉行唯謹鄧去賊必復來敵邑如有失則門戶壞而席捲長驅承天陵寢大可寒心二月初三

梅中丞遺稿

卷三

十九

辰刻賊過敵邑城下爲先聲所奪不敢攻然各村鎮屠戮之慘尚不忍聞則被破之郡邑又當如何凡賊到之處逆奴憤盜及遊手遊食之徒從者如市良民無不呼千歲間呼萬歲其輜重之多供奉之侈皆未可名狀似此光景撫之一字已無望矣惡貫滿盈勢極必返正天道神明藉手於祖臺之靈以彰天討之日也然勦亦何容易言也勦此則逃之彼勦彼則又逃之此分勦則兵力單合勦則岐路雜我兵集而後

律遁我兵撤而彼復來擾擾何日而已耶况救援於

已破之處諺所謂賊過安弓且弓盡安於已破之處而虛其未破者以俟其來是祇爲賊開方便之門也敵邑輿情欲借鄧帥鎮楚而仍部其所統之兵如賊從楚入豫則楚躡其後而豫擊其前從吳入楚則楚遮其前而吳踣其尾兩下夾攻庶不止驅之出境而以隣國爲壑也鄧帥紀律嚴明調度有法軍士在城寂若無人賊至界嶺聞名宵遁敵邑甚德之而欲依爲命敢向祖堂直陳之百萬生靈所繫呼籲俱殷然爲敵邑圖瓦全正爲陵寢門戶求萬全也不嫌草野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二十

仰竇雲霄恃高義必有以鑑原之臨穎曷任主臣

寄劉同人

生平隨處得謗隨謗得力自瞽樞送歸之後邊撫跟踉就逮者不知凡幾許矣桃林溪上悠游卒歲敢忘七密揭之力哉日者 聖明下罪已之詔查一切曾有邊功者萬一查及勢必置之無兵無餉之地卽不死獄亦死陣矣何幸又有一福星力阻之凡此皆有天巧然未有謗於流賊之巧更巧也年來爲備禦流賊召集殺虎手藥弩手銃砲手四方健兒是處搜羅

鄉兵亦近萬誠有之然僅足自衛尚未必卽能一鼓盡賊也里中漏網之勢盜背主之逆奴素仇我而逃者皆投賊騰謫云一縣皆要迎十歲只俟龍駕到卽開城惟梅某一人必不肯辦下大砲貯藥一斗者幾多位一石者幾多位藥弩幾千張陷馬坑幾多處只俟千歲到要把千歲箇箇殺盡其意蓋以巧激賊怒而俾賊甘心於我而孰知賊雖切齒反以此搗魂落膽也二月初二哨馬至沈庄只在余家岡一望見牆上密布鎗砲口嘖嘖稱好卽飛馬遁去次日數十萬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二十一

過城下並不近城沿路問沈庄兵伏在何處至雨零河始下馬坐樹下令婦人環繞勸飲自慶云啗老子過了險處且放心歇一會賊中逃歸者咸云云又白田坂人有被擄拽輦者親見有小嘍囉請老掌家到沈庄梅家牆內去捨好馬其賊首老狷狷罵云你怎麼哄老子去吃大砲立殺請者一謗之力大矣賊之勝笑只會收人用內應打探城中事無一不悉凡破城必先伏奸細臨時舉火內應城內驚闐遂乘之入二月初伏遊兵屢擒奸細內應絕而奸謀破最巧者

無如逃盜二初訪犯傅仁慣盜曾覓之自投網也二初吾家道中之奴四年前以盜發覺畏我而逃二月初一夜三更朝聖門外有渡水聲城上放砲下打水響跑去次早此奴光其頭而青其服內則渾身錦繡戎裝絕城而上云陷在賊中今近家逃歸云云人皆信之我云此渾身錦繡胡爲乎來哉不問而知其爲賊之信臣也向以犯盜逃今又爲賊寵飾若此豈有反舍恩主而來歸讐主是必有奸令搜剝則裹脚皆白綾線繡尚渾濕此非夜來渡河之老大證見乎蓋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

暗人不獲而明投如蔡和之投公瑾也再四審供約定是夜到道中後門放火爲號云云立斬之而初二之賊計破矣本夜伏兵嚴家馬頭三鼓時一馬三騾三四人隨之一人導之時賊正在王孟韜家飲酒使此輩來看城上虛實被遊兵明承祖一鳥銃打下馬上人則陝西黑漢也導之者則訪犯傅仁也云他解流賊來豈有解賊而反令賊騎馬已步行以前導之理豈有解賊不於白晝而於三更之理又豈有賊在十里內到處皆被攔截獨放解賊人過來之理除此

內應而初三之賊計又破矣初三日賊數十萬過城下有一人名曾覓者獨在城外傍若無人城上招之不應尾賊而去竟無踪影衆共疑駭數日伏兵拿獲一帶牛肉粉遠裝往南者則初三隨賊過城下之曾覓也原來旣從賊又詐粧針工投鄧營得大兵虛實往報藏有血書載有同事十人送官審出而血書則賊管不暇治墨硯以人血代之未及正法而同事者謀死以滅其口餘亦皆未問總之縱去者甚多不獨此十人也然賊內應之計已破矣賊揮金如土動是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

千百兩買人愚民愛金不愛命肯念及城中百萬性命乎白杲有一榮姓羅姓者賊到之日歡然跪迎一換綠袍一換紅袍放手殺人闔鎮共見隨賊去一月皆飽載而歸闔鎮公舉到官榮卽正法羅名百壽反走入省變亂是非謂縣官枉殺奸細按君幾爲所惑巧毒一至此乎城中百萬生靈祇以供賊奴喜怒尚謂有天日哉門下在南都安可無清議以醒世之吠聲者詩文非所急也稍有益於桑梓卽是不朽旣不謁遽不妨暫歸何必妖夢是踐哉我心力已盡家產

已廢但圖免滿城流血謗非所避惟是賊在近郊一
倖不可再倖也江撫解石老賴撫潘昭老去歲遙助
兵餉費近千金今又精選砲手百名至矣且云寧爲
世人忌其相形不忍使我隻手孤撐於虎口中世間
尚有奇男子宇宙未甚窮也吾家教官窮到底門下
何以策之西坂之疏太莽當必有以消之切切不盡

與川南道

昔叨宇下時聆德音蘭馨臭味至今猶自襲人別來
每切天際真人之想風塵荏苒縮地無繇日占福曜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五十四

臨蜀知冥鴻已攪輝矣安石固無如蒼生何也楚弓
楚得其節斂我郢都乎計旦暮遇之矣流寇乘江北
破竹之勢分道入楚蔓引日繁敝里則其從入之門
戶也席捲長驅其勢不啻疾風之掃秋葉然數薄城
下數遁去以年來備禦先聲猶足奪其氣且伏兵屢
擒獲奸細又有以破其謀聞邑紳衿茫如醉夢就中
戮力同心不避艱險惟一李孟白耳乃弟長年守瀘
州者其飲冰茹藥之操錯節盤根之器真不忝元季
二方祖臺冰鏡高懸想久已收之夾袋矣 聖主留

心吏治每思破格用人又得祖臺爲二天誠千載一
時也本官才大心細卽一切戰守之具皆能極其精
詳賊或從蜀出楚或從楚入蜀須吭背夾擊首尾搭
之庶一鼓可盡若如曩者各省直止尾其後而送之
出境是以隣國爲壑祇益導之使流耳楊孝廉曾每
誦祖臺所示至言輒色飛神往而斬黃士民之歌思
亦數載如一日也北斗在天可勝依企

與黃州司理周芝田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五十五

已復未果可勝悵然二月之寇踞邑北郭者三日忽
凌晨薄城下輒遁去雖其備禦有素然總仗老公祖
威靈所屆不戰而屈也黃安斗大一城較麻尤不易
守趙令日夜城上不解衣者數月矣烟民朝夕之供
皆取給於廉吏之俸募壯士緝拿奸細亦復不少寇
三攻城而三打退卽墨翟之守何以加焉最苦最難
者彼中紳衿惟耿九一喬梓仗義急公同心贊助此
外皆人各一心甚至有勢僕乘亂行劫恨令君之秉
公正法而謗議橫生者乃屹然不動守禦益嚴不惟

黃安脫累卵之危麻城亦免震鄰之恐事平後論事
易耳試設身而處事急之時彈丸之黃安視江北
潁州等處何如而不至爲羅田之續者可易言耶馬
猗子之事在履任之初夢想所不及也盜之確否但
問賊之真不真賊之真否但問失主之認不認耿宦
承恭簡家教純是良心豈忍妄認僞賊入人重辟哉
前此屢獲多賊皆不認獨壺鼎微物是謂欲富乎議
者以賊少爲疑不知隔境踰時藏匿久盡猶然獲此
或亦天理之不盡泯也盜發之日於野獲一許大通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六

渾身汚血通邑皆以爲盜之被傷者入之可結此案
趙令獨堅持不聽士民咸噪謂縣官縱盜已而細察
果息縣木商被盜傷者也旋卽擒獲真盜卽此一節
趙令豈故入人者乎隔邑之事安能遙度但素知耿
宦非妄認賊趙令非故入人者聊一代鳴以備酌量
若神明燭照之下又何須旁觀者贊贊也統惟慈覆
不悉欲鳴

與解石帆軍門

向日之賊猶只屠戮無厭今且斥指無忌矣近傳賊

示一紙至不忍聞主辱臣死此乾坤何等時也猶不
奮枕戈待旦之氣協同舟共濟之心乎台臺越境赴
援義高萬古使處處若此么磨如釜魚耳乃反有不
憚者此必無人心之尤終不忍信世間有非類也不
佞山居去城遠山中集鄉兵無數儘可自衛但不忍
城中洶洶盡成逃竄特入而安定之費盡心力家且
毀矣亦反有嗾爲多事者近日人心類若此又可責
以人理乎爲之在我當如是只求心安理得無愧夢
魂而已卽天且不求知況人乎況非人乎幕下健兒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七

又發到百名此皆一可當百俟賊到不佞自將之而
以鄉兵隨後掩擊必能除凶雪耻少紓聖主南顧之
憂矣近聞河北又有一夥鑛賊渡河南突不得不多
方備之總俟事平卽令凱旋報命不久稽也各兵館
穀不佞自爲湊辦但額設坐糧望勅仍給其家以省
內顧庶幾益樂爲用不虛隔境遣援之盛心也鄂帥
原爲黃麻來儘可用今反中以吏議撤他往不顧地
方安危止隨時情冷煖天下事尚忍言哉台臺真海
內一人而已南昌何令人品心事似足步趨芳塵今

已報政竿頭百尺更仗二天此等人物得乘人倫衡
鑑當不使野有留良也權此肅布不盡區區

與姚崑斗相國

每有所陳皆未徑達以密勿崇嚴唐突非體項親友
傳台旨舊誼藹然知非雲泥所能隔也年來無日不
在兵火中知之最確賊何難立勦惟民多二心兵皆
暮氣則腹心之憂也閣部一片心血布置周密又苦
無分身法幸獻賊連劔已是釜中魚矣各賊之集楚
中者尚繁有徒四月十七夜羅田又破慘不忍言時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九

五營合一盤據麻邑東山本月廿五日馬兵失利賊
氣益驕必要屠盡麻城弟極力拮据止能保得小堡
十五里內此外皆非鞭長所能及也郭金城劉承胤
皆可用無如寡不敵衆何也弟嘗謂今日之事用兵
不如用民選將不如選令敵邑署篆之孔縣丞清明
執法深得民心聞新公皆避麻如奔倘得卽以本官
題補造福殘疆豈淺鮮哉此與息縣之吳令可稱雙
絕皆以明經起家卽此推之賢而隱下位者不知多
少 皇上破格用人豈非千古聖政乎煥荷 聖主

再生之恩非一次矣昔年虜功又蒙叙及狗馬猶知
報主煥獨何心既未効一割於四郊多壘之日若又
效賣豎爭言於主憂臣辱之時是異類之不若也故
年來備受誣曠一切靜聽所不能釋然者止爲 神
明聖主之前不合說謙戲弄至此耳近日方知非李
春瀾之欺 聖明實奸棍之誤春瀾也伊僕李永安
等侵漁家事惟恐春瀾歸而已不得代庖染指故多
方以激其鋌險夫三人成虎百犬吠聲卽魏滄老例
轉之謗高明尚未免動弓影之疑春瀾有何神通能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九

逆親信者之詐於三千里外乎況今已悔悟頓剖良
心煥若復不釋然於彼則是向日苦口真是惡意神
人皆得執而問之矣三月初閩邑赴臬司親審者千
餘人在閩邑黨害已之仇警脫大蠹以犯公惡輿情
決不若是之愚在問官操自己之金注其破甑以欺
聖明宦情決不若是之澹或亦得以據實奏報矣若
別案之實不與聞天地鬼神知之同鄉近日亦多知
之徐媚雲爲此飲恨泉下如孽自我作彼豈肯釋然
我於冥冥中乎素荷相國深知從來曾有違心套語

哉

與涿州馮相國

黃帝破蚩尤於涿鹿之野風后賢相與有力焉狂氛
毒焰何啻蚩尤節次以來涿鹿獨獲安堵伊誰力耶
深山窮谷猶盡知之簡在之 帝心又可知已煥嘗
謂楚子文毀家紓難雖紓國難亦紓家難雖曰毀家
實則保家夫巢覆無完卵國難有寧家哉屠羊肆尚
見及此況遜碩膚者豈屑居之但海內之為蒼生計
者不能不懸懸耳大抵今日之賊勢官兵亦無分身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十

法惟人自為戰家自為守緩急更為得力即小庄所
建眇眇一護生堡猶能使賊獨不敢近而保全以數
萬計以此推之天下事未嘗不可為也煥自入山以
來走鹿惟志于豐草冥鴻何慕于弋人乃突有大干
法紀之奸懸空噴血為抵塞計巧借輿援眾從風靡
無復敢吐半字公道者因憶昔在逆網時閣下獨不
避忌諱極力護呵明以手札及周若臨即犯逆黨之
怒不惜也彼時風浪視今日何如以今日之世態方
之益見昔日之不可及不可忘也聲氣潛通豈關河

能隔不待李布衣叙及心已時時依戀左右矣曾貢
生三畏應李順吾之聘便道作郵少達積悃原疏呈
上乞存一段公案不知為 聖主平章者作如何判
斷也倘他日親叩天關道經仙里當不敢自外龍門
耳

復尹先子

每因載道口碑想見紫芝看宇私心竊向往之久矣
前者曾生濟南遊歸閒叙及親翁異政乃知野史贊
包龍圖公案皆非故神其說而今殆又過之矣舍弟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十

渾然一迂疎措大耳猥荷收為忘分之交益篤久要
之誼是可於悠悠世路中求之哉南風不競有年矣
雖氣運百六亦人事自有以湊之昔年反有借劍遊
黨而以自家入作媚贊者覆楚者楚也人乎何尤今
否極而泰矣聞輦上諸賢多有同舟共濟之義新寧
留心聯絡加意接引又得親翁為後勁作繼起者按
南楚之泰運正未艾也世道且永賴之矣遠辱鴻旌
光生駒谷暮雲江樹可勝依然

與王縉雲

譽髦登庸天下實賀豈惟吾楚卽野老於世緣何有亦不能不爲 聖明慶世道慶而跂企霖雨者益可知已乃每聞足下於集苑棄枯之世獨肯揭一線天日於陰雲毒霧之中卽不敢言私感而又何忍自外於有道不肖一身頻走死地 神明聖主往往獨斷而出之萬死之中旣解通璫之網復破替樞之鉗昨歲有欲硬坐以耿如杞劄者反特免議此恩何恩而可容易報答今生已矣足下直道而行仁心爲質凡爲官家作一好事卽足慰我報答之心不必身自爲

梅中丞遺稿

卷三

三三

之也苟存心於利濟滿世已躋春臺竊有望焉若區區怨謗直付之虛舟飄瓦爾大凡能魚肉人者必強有力被人魚肉者必孤弱無告者也爲此觸彼自知癡絕可笑不知鬼神作何判斷耳足下放生惜命是何念頭其於孤弱無告之生民應復如何此中想有同然聊畧及之牛伯仁耿壽椿皆生平無半面而皆荷神交會間爲道傾注之意不盡區區統惟心照

梅中丞遺稿卷之四

楚麻信天居士梅之煥者

泊水後學衛貞元澹足較

同里門人萬 廷休菴輯

書二

與某禮垣書

遠左之舉棋未定而黔中之累卵方危因多壘而思禦侮之臣追戡亂而念蓋帷之義正今日激發人心一大窾會也今謚典彙題五年之期已及各省公揭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一

紛紛獨楚無人乎願台臺一點綴楚中之色煥請內舉不避焉先伯國楨平定寧夏之功國論昭然彼時劉哮諸凶內擁強兵外連黠虜中外五色無主先伯於時一御史耳非若督府撫按有地方之責迫於無可逃避也輒請自監軍躬擐甲冑幾死箭砲者再矣許朝露刃突前挺身獨出以奪其氣水攻之策行而李登之間入手提三關百二之地以還朝廷視今之賊訖則遠避事平則殺降者何如哉無論大同陽和之役華夷安堵變苦塞爲樂郊又無論生平光明磊

落無事不可向人言卽戡亂一節律以易名之典寧有不合疏久已下部禮科抄叅允行矣更乞鼎言力主公論出一揭以質之中外藉此彰往勸來俾有志者皆觀感而興起此亦式蛙市駿遺意也惟台照

與劉方伯

敝邑額外橫征以成痼疾獨賴祖臺軫念民窮允賜澄汰又苦正印無官莫有仰體德意著實清理以報命者祖臺望重俸深恐不能稽內召之駕以待此案之結也敝邑苦寇若兵派米派荳敲骨吸髓十室九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二

空旱魃疫癘又助之爲虐此時惟有凡事放寬一着庶子遺殘喘猶不盡絕更生之望耳 聖主仁明廣霈恩赦正天心來復之會也卽敝邑之窮凶極惡如李劉二孽亦叨赦內則宋宦應軫又可知矣今應軫叩關未歸其家止一穉弱呆子病疫未痊田產房屋等件則已盡蹂明入官矣第凶荒逼覓買主不得故未上納府縣迫於功令之嚴不得不提追其子並被廳勒保之彭揮使亦以此羈絆不得押運赴淮是因此一事而反誤軍國重事也伏乞祖臺同臬司公祖

示意府縣姑緩提追且看赦條何如如赦及則宋寬立白矣不則已入官者見在不提必欲囚比其子而後有卽囚比其子而亦必不能加多於見在之外也夫應軫之灰死久矣其子又不過一餓殍耳煥獨何心代爲隱匿以自冒說謊欺君之罪哉惟不幸生此癖性凡路見一切不平一切不忍輒不能已又恃祖臺相信之深故不嫌率爾皇天后土實式臨之矣

與皖撫鄭公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三

老祖臺以名世才出匡時畧四郊當多壘之日一劔撐半壁之天江北淮南仰迥瀾之砥柱吳頭楚尾賴挽日之長戈讀師律三畧及血戰紀畧等書已窺勝筭在握矣貴部曲援勦至麻者無不震懼威靈感稱德澤爰及下吏所在傾心如英山高令尤戴履高厚而不設者英邑密邇敝鄉而高令又爲敝同年張準老姻婭故道之詳而知之悉本官才品不具論卽其以藪爾彈丸之邑當狡賊出入之衝外無城堞內有饑荒猶能保障如晉陽三載如一日一一仰體德意奉揚仁威亦足見其大槩矣祖臺知人善任聞已收

之夾袋之中而且重以監紀之命尤本官披瀝圖報時也但監紀須在行間隨機調度若仍理縣務不惟心分而不專且勢遠而難及恐驥足未得大展也更祈祖臺題而致之幕下或咨請閣部代題如蘄州陳知州例皆便唇齒輔車相關急切日望早得多賢以了此故敢以蕩蕘上聞煥荷金蘭臭味下及曠野散材日者戴光祿子婦之在賊中者蒙祖臺推愛竟獲生還以此知恩造之無遠不屆也襟期高誼感鏤何言又何忍以雲泥異路而有遐心敬奏魚箋統惟鴻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四

鑑

復唐永民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不曰斯官而曰斯民人只戴上那頂紗帽任是血漑漑的赤條條的一被宦套宦情宦機械所熏染便落在萬丈深迷魂湯窖裏去永世不得翻身所以白日見鬼光着眼睛做夢賭白口咒造拔舌獄扯謊哄當鄉人對面說違心話種種惡業皆是紗帽這條根民則不然無論是那一等民皆于世味上染得不深故皆于良心上喪

得不盡所以我夫子不曰徵諸庶官而曰徵諸庶民不曰庶官不議而曰庶人不議不曰則官不服而曰則民不服伊尹不自稱曰天官而自稱曰天民泰誓之天視天聽不曰自我官而曰自我民民之時義大矣哉如何喚作民即今之所謂百姓如唐家巷唐永默之類是也斯民也兩無附會之意每有公道之言如昨所云梅某若主張胡美中上本又對着美中力爭豈不怕美中識破此語極明透直截紗帽中之不敢吐半字者也夫強盜之熬刑不認爲怕問死砍頭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五

即主張人上本尚不犯砍頭勾當何所畏而咬口不認況贓已追了軍已充了揭已遁了本已上了還剩得甚麼而重新畏懼以求免哉惟永默斯民能信能言三代直道備焉矣今後當改永默爲永民默則當說也不說又落紗帽套中矣禮失而求之野不向民說而誰說乎

與無念禪師

久不接黃檗一問蘇御史稱念公雙眼如銅鈴此猶以皮相也每見官人們口口說貧說苦極沒廉耻作

此違心套語向人我乃小小根器不敢妄談出世大事意下只要行得幾件濟人利物之事勦除得幾個害人蠹物之人他日好與閻羅鬍子厮見則志願畢矣是真語是不妄語念公切骨道來

又

一切如夢幻泡影都無實相只做夢也要做個好夢看戲也要看臺好戲眼見世路上光景沒些好處既不能行志又不能適志戀此何爲不知舍此將歸何處勿言無處可歸也實實道來雲浦稱慕益切石公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六

今年考察天下官員寬嚴得體甚愜人心此亦菩薩行也空口阿彌有何用處念公得無有意乎馬駒子尚健否想益賞其神駿金吾近日進益何如此聰明真單刀直取法王手也聞人多矣無如此公者

又

益發往濃處走益發澹得沒一絲味眼見得趕熱風的爭閒氣的種種色色不像模樣我們多是靜裏錯起一念落在此間現出許多變相調伏任性使早得舊路也歸家三載耳故知大半烏有好脆弱人命也

但不知何日翻身就不翻身只隨這樣去罷在此風波場中如履平地孟白却在平地每次書來愁生愁死可見聰明不如愚癡多矣醉人不怕虎正得無知之力不知禍禍者與看破禍禍者何別只有一件勉強不得說不得大話明知打恭作揖是戲場只根根鋪肋骨都痛了甚不好戲戲便是幻境痛却是真痛只得并痛癢也不知便忽受用幾萬億劫也廿一日見朝拜客歸已二鼓矣殘燭下寫此寄去

又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七

京師豪傑海也畢竟尋得幾具人骨頭出來相知者俱慕念公甚馬公子已承重未遇考昨纔送去補考徑提在正案一等第三當即補增又即與科舉進場矣此子甚老成筆下甚好足竟侍御未竟之志此亦天之報施不爽也附聞以慰和尚熱心耳

馬公子馬侍御誠所

之子誠所師事李卓吾者

又

粉黛之緣原淺妄意人間有此一種偶一買之今始悟人間實無此一種其塗粉描黛皆九子母羅刹女

趁薩祖師打破鏡圍山逃竄人間縣命者也今已矣
更不夢想及他矣日在戈戟場中橫衝直撞討得箇
安閒自在只有一件再化不來見客來拜就像見
牛頭馬面來逼命見人家請酒席就像擡往滾油鍋
裏去煎雖則一箇也不理一處也不赴然未免攪動
一場煩惱明知戲場上全不相干只不奈做得不好
要真正可厭可惱和尚有何法爲我透得脫此關使
終日越拜越愛終日赴席越喫越甜卽此便是度却
三塗苦切勿以道理話支吾使不得實用也當下有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八

實用尚有甚生死事大乎寫至此又報客到焦燥火
起焰爆爆舌筆矣

又

自別念師無日不念師師本無念反繫我念殊可笑
也日來僕僕馬上上有烈日下有灰塵名曰熱灰地
獄打恭作揖骨節欲脫名曰紐筋地獄費多少心力
纔得到此及到此又多所難堪不知是何往因而纏
綿此顛倒想也聞久已返自江西何不時寄一字死
心衰和尚苦行異常今尚何如於今能說會道的世

情一毫也脫不得而猶駕言無礙將誰欺乎還要從
實處過都中講佛的自上本過後都變了卦可見都
只是爲名此輩人極可恥非恥他今日不講只恥他
向日的講是何原故假人再無不敗露之理常寄字
來提醒一提醒我心下到也有些些虛明的境界只
迷却路途耳惟尋路故迷途路不尋又無下手處速
道一句來

又

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無限心中不平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九
事一宵清話又成空燕邸無箇事時復念念公耳要
作書寄念公無半句可言者偶誦此詩卽書以寄時
中元日暮聞地藏王以是夜濟孤鬼不知念公是夜
作何狀也

又

衆生望成佛猶秀才望中以爲中了有許多快活處
豈知擔得沒焰與那時想的光景只一毫也不相干
此未中有何分別因悟成佛也只是這樣也未必有
麼好處總只是有想望的皆癡前得和尚一紙惡之

壁上如常共談差足解人煩悶和尚且莫死了等我
回來有三句話對和尚說

又

前念公書中李郎圍轉如走盤珠知和尚爲我老婆
心切暗暗提醒我近來眼亦小開人何可一日無師
友都中士大夫多敬慕念公者每談及恨不一面肯
知麻城薄惡恐爲人所害終不得面屢屢囑我寫帖
與和尚叫珍重自愛以深靜爲主不可輕易下山若
再有個無念便隨無念去矣昨家信來云梅子仁爲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

念公修葺基隆山有一業障說砍了他的樹這明是
又挑釁端使害李龍湖之故智此輩雖自作自受無
如人何然與其和瘋狗鬪不如遠避之爲妙我歸是
必與念公定個生死好友有一場結煞縣中此時胡
說亂道的都是地獄種子一切不可信莫理會他不
要痴心妄想接引也歸期不遠俱俟面言之近有一
善知識評論死心死在一邊不可復活然否

又

念公何事不歸基隆山得了一藏經失了一尊佛蚤

知換輸了砍却白馬脚矣然和尚得共中郎話言視
兀坐寒山却有佳處我自兒時愛慕中郎如天上人
及我在京伊乃在家伊在京我乃在家待兩在京則
伊又官銓部銓部惟日鎖門迴避何緣得促膝深語
造物妬人乃爾哉孟白念念公頗切書寄上看書中
語意良苦被這頂紗帽束縛得好不自在且教我以
防人當先我不知如何叫做先一個木頭人呆呆的
靜坐着隨他把來如何就是和尚何以教之幸作一
轉語中郎近作及與和尚酬對語句煩一一寄示諒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一

必有真切話不似他人捏作活頭語也只此便寄中
郎不另

又

一夥俗物濁氣逼人將人只逼上山去躲避不得與
念師一別歸來欲作靜夜團聚而錫光已返基隆矣
空山冷月無限淒然明年五月持節歸更得安閑歡
敘也但恐俗物又來逼人耳古柏虬松經冬轉茂道
體決不易壞祝善飯以俟我

又

聞師體違和特具安輿奉迓不特山樓幽寂易於調攝也要看老衲臨頭了手那一着是何榜樣耳藥能治病亦能生病絕去藥病自止老和尚不要多事且由他去

又

昔玉帝要斬龍王遠公馳片紙解之是遠公法門固玉帝所敬信龍神所倚賴也今赤地千里念公何不須救度佛不喜神通謂不把做一件事耳譬如財主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二

不以財物驕人非無財物也若無財物何以爲財主若有而不以濟人則一守財虜耳神通亦然惟念公念之且來受用幾叢綠樹葉葉清風着意裁減不得掖垣無一事屢請告不允若此出能作霖雨何事不可忍耐只無端打入瘋狗隊裏大家炒鬧一場有何傷僮哉

又

里中風波固惡然山鬼伎倆止此耳幸接到卽歸小修溫陵傳可謂傳神欲付孟白處公梓恐嚇殺他然

亦儘不得他長討安穩也小修在京教書聞歸時道出光黃彼時想得一番好聚晤也亦必以黃檗基隆爲佳

又

一春一夏只在旱潦中過了秋天稍爽擬登山踐約洗刷塵囂又聞盜逐蝗生無非惡境近日東山復以絕不相干事無故連殺三命凶手脫逃死者之家亦不敢告以官皆土木做不得主祇益仇耳末劫光景忽已至此吾不能做自了漢坐視不救救又無法何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三

以教之銀一錠參二笏燭廿枝寄上袁二哥寄書并付去

又

欲登山奉祝風雨阻之乃知清福真不易受俟山花笑日便乘輿也宗風不振明斯事者寂無其人念公當多留幾千春俟五燈有續庶不負來一番耳彼揚眉弩目而登壇者直傀儡耳此輩入卽百千有何交涉念公能不愍之太平山房序已具胸中只待開靜揮毫耳

又

約定旌伯孟白同住基隆數日孟白有官酒我倒脚
胃沒氣力走得獨旌伯緣分深塔成不可生貪心備
而不用可也亦無多寶奉鎮作一疏附藏只寫老實
話更不潤色稍足道念公萬分之一二俟千秋萬歲
後再詳細撰誌銘刻石藏文中西有道人羅浮山客
乃孟白與某甲也三伏不易調攝老人珍重為祝

又

聞道場豐潔巖整從來無比天上地下古往今來均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四

被慈雲法雨矣初因風雪後因佛子出痘無緣目擊
盛事然法力無量自叨蔭庇不必親繞壇下也日見
死病苦愛離苦益令世情澹盡擬向山中問路聞駕
以廿一日出山尼不果往辦香為祝幸惟笑存商令
潘昭度粹質坦衷可與言者昨有書去令其時親有
道作彼津梁非僅僅求外護也

又

過南昌值南老山遊止以書報預約歸時先以期告
接念公到南老處住下等我即與偕歸共向匡廬絕

頂一窮幽勝也勿又爽約如前番金紫行中好度身

只好說得聽還是基隆黃檗之間好度身若金紫行
中僅可借以消磨火性耳曹溪好福地惜無好僧念
公曾以愁山相托特為此往而愁山已行矣機緣信
不偶哉能師意態如生溪水明淨甘冷沿溪一帶芙
容如綉寺宇平平大欠粧點管取千百年後海內但
知基隆黃檗更不說着曹溪也九月十四度梅嶺二
十六日上公座矣但不知做得箇麼事出來且聽下
回分解人還權次平安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五

又

廬山之約乃托夢遊耶念老衲孤踪亦不復強但意
中戀戀亦自不堪誰知方外交游亦脉脉關情若此
倘春煖肯隨意到曹溪尤勝今日往還霜雪中也彼
時企望之定業無人可逃此出絕不妄有希覬只圖
隨緣消業儘力益愆即足矣俸銀五兩伴沈水二觔
聊供法座忙不多及

又

吉水鄒南老住處也兩過兩不得會青州非江西往

長安路又非往來要路三月廿五夜二更正在閉門
閱卷忽傳鼓報鄒爺到了館驛問之則南老也一見
各喜不可名狀歡敘竟夜有心二十年不遇乃于絕
不相干之處夢想不及之時忽然巧遇天下何事是
人笑得定的彼費心計較者徒癡愚耳南老極稱念
公是第一個和尚但恐其衰老若南老則正壯健且
非迂濶古板道學也觀其學問比我們還覺圓活不
但可敬且可愛遼陽已破京城亦危如繫卵何可無
一二豪傑支持而世眼皆瞎只在門面上看人豈有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六

做門面的光棍可備緩急者乎潘商城近何似此公
大可用也考完即歸相見不遠

又

自家身上的利害得失認得太真將逐惡境流轉此
地獄種子也別人身上的疾痛苦惱看得太假將一
切漫不關情人天種子亦滅矣地藏王何事不念何
念不空至于憐憫地獄諸苦常如烈火焚心豈以地
獄皆幻全不關情乎爆引火發止如放一樹大花滅
沒須臾但四命無辜未免關念若死即無知卻甚爽

快正恐癡迷識習戀住殘骸痛楚常如初焚時以此
急急要度脫只如見人在烈火中掙命猶暇作道理
相勸解乎惟有急急一手提出百了千了耳速簡高
足了此公案死者指開撥出金戒指當爲辦香一炷
銷化之又銀帶一件我六年前物止此未燬亦爲我
買香供養地藏王也

又

新脫公袍送作戒褐襯裏欲使菩薩與宰官身合而
爲一也又恐謙遜遲疑特令針工携線往縫牙補卽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七

拆下做經袱風憲官用獬豸以此獸性直觸邪今之
服此者不但不觸邪孔夫子法派已無望矣韋馱尊
者忍不爲三寶門中留一線直道乎幸日夕焚香哀
懇之每見鬚眉男子談及人間大不平事卽怕應得
僧家則以一切皆空寬親平等抵塞尤爲可厭可耻
夫佛之捨身喂虎歌利王割截肢體笑而受之只是
無人我相耳一見衆生苦惱何嘗不痛切於心若說
一切皆空全不關念則自了漢何爲要打斷脚脛

與古梅

山東風景海外又在天上山川草木皆慘澹無色往泰安州歇一普濟菴另是一國土有老僧叅謁問之則愚菴之師弟也他鄉遇故情景依然轆轤清睡一如慈悲寺制度此時憶愚菴更憶念公相思之極則延此老僧於坐所謂雖無老成人幸有典刑在也三年不下樓臺太靜我六月炎天奔走數千里外較百十餘學太動動靜皆是定業不得不忍受但恐靜處更費關防耳仔細仔細考一週卽歸不能久淹寄語念公勿易老也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六

又
三年半步下樓臺萬劫千生墮地獄若能踐此言也吾當北面然足不下而心下三年不下而三年外下皆下也卽三年以後終不下不過一不下樓梯之謂人而已安見樓梯以下卽地獄樓梯以上卽天堂哉此中還大有商量兩霽卽往細論須大開樓門以待

又
廿七揭曉廿九卽起馬矣一切公宴公事盡行斬截星夜前來得一靜處暫息塵勞再作理會百凡汚耳

慘目之狀不堪再置我前也大地衆生無一解人意者古梅稍可與語耳初五四更太康公署殘燭下寄

又

時正月十六日也去年今日角射張燈於金吾濠上今其人與地皆安在哉禿子們空口談空極可厭然實不由人不空卽欲不空從何處駐足近來益發現出老和尚本相來幾莖鬼頭髮就負累殺人道一山上或有前緣建閣似無踰此者只少個監工頭領必得如古梅而又落腳能耐久者方足任此念公且爲

梅中丞遺稿

卷四

十九

我少留聞三日亦清趣可供物外閑遊不言地理可也銅鉢盂打水煎茶自妙何必泛領他脚夾及三義老人爲我栽桃萬樹伊栽植手段可奪造化桃種成卽是萬年藥安事鏡鑪邊乞靈諸丐哉

又

古梅不要不落腳安心獨坐山樓勇猛精進莫只在和尚套子上做必須刀刀見血如今講佛的只立無用名色驚天動地深可厭棄上付念公再勿容易許人徒長妄誕非我輩人不得浪說上乘何事不要骨

頭真皮毛上胡做的只好騙得育漢

又

一個好皇帝又忽地去做轉輪王彈指繁華不當一
夢怪得梵王太子只往雪山頂上跑卽下樓臺經營
得個麼事道一山上可當雪山建閣已定於此矣一
考周卽歸彼時方可出關了此公案也但得念公尙
在足矣

又

凡人要人人說好處處周旋費有心的心力求無用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二十
的虛名必落惡趣況和尚家已與世絕矣又怕人怪
又怕人待我不真此等識見徑宜押入黑暗地獄我
從今以此卜古梅進退若個個說好必定以清規重
律從事若被人嗔惱誹謗便奉之蓮花座上百拜供
養莫作笑話理會此第一關頭我也不和你講什麼
胡說公案你看那打黃傘進禪堂拿全東各帖四路
拜客者可像和尚麼令人益思念公矣

與萬延季

掃地而祭可以祀天存乎誠耳不在物也麩三斗米

四斗銀四兩聊助道場一畫其銀取道學逆子之板
價取逆助順所以教孝也

又

千里奔喪古人高義且不抽豐於遊船簫鼓之日而
獨遠哭於旅櫬淒涼之時尤爲今人所難但旣遠涉
則一切俱未可草草其遺稿逸帙務與收拾諸侍者
當盡還之母家或隨便嫁之甚不必令其隨櫬而來
更須善道諸郎無徒以忠言苦口相與牴牾如我之
以忠告獲報也盤纏若可買舟便須勸之速歸世情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五
炎冷今昔殊觀縱是同人交游同年衆多然終是人
在人情在久留祇以粧醜南都珠桂之鄉恐得不償
失耳唐公號寒夫者曾面叱誣奏者于朝班見任南
戶部江西司頃以一紙通之書在孫經歷處可取去
親投之便拉孫作伴可也賊烽又近汝黃邑中岌岌
矣可過歸料理想此時情緒決不久滯秦淮耳

又

遠客索畫梅此時無心及此付去白綾二幅一畫水
墨一畫着色隙處留題須寫得律詩一首及落款二

行是在妙手撐枝疎密耳前所作尋梅詩頗通并錄來

又

昨梅畫得好速將好箋畫一株古梅畧點胭脂亦可再付去金扇五柄并畫之古鏡重新鑄過刻銘于陰蠅頭小字恐難分曉匠人不通字竅須自爲之

又

冥賞十袂焚寄楊昆岑諱一鵬者餘則想已皆有惟此新殤當首及耳幽明無一非謊叫人褫紙做包袱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三

也只口應說禱了及至親驗帖帖是粘的傷哉傷哉一個大明國一片謊打個粉碎只有一個實實血心的又被無端冤枉纏住爲我哀告閻羅天子作如何判斷

又

楚王之履猶惡其同出不與同入涂元一之不生還爲何人耶前七弟面云已將路費轉發與南去之人矣今元一之櫬尙在何處豈溺水游魂能厲人乎只要自家過得意耳若只一展混過則日前之齋都只

做與人看有何利益當卽問七弟看路費交與何人看是何人誤事定要重處爲鬼申冤爲人示警再一月涂屍不返汝便親買泥汙之舟世上人靠不得也

又

先師絳帳茲土于今五十年矣風雨難窳宛然在目今獨晚子錚錚振起無論所以光前裕後者正如日之方升卽目下不已難爲兄乎撫今追昔何可作尋常看惟應益加淬勵以凝迂方來之天休耳綺縵一端銀四兩爲賀新郎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三

生日請客殺生是以生故殺也多一個生祇多一個殺彼好生之上帝豈樂偏枯至此乎齋公謝客落伽菴庶幾免矣而又倡首募化齋生是亦好生而有福矣謹致千錢石米聊助齋生雖所齋無幾然視多殺則天壤也

又

下第來憫安暫屈死人來憫安苦痛此等惡套甚於殺人頃已避入深山深處矣一切爲力辭之聞耿天

仲遠來致吊當好爲盡主客之禮我不及也付去買
麥銀十兩天雖雨然已遲且恐蝗又將至矣

又

此徐氏子能聽忠言而果於爲義此退福器也當盡
心輔之前所云者必卽辦之辦下把信來以便再發
一紙并批印各券卽安穩無一事矣我輩爲人亦如
人家之害人人家害人不見血不休我輩爲人不透
骨不止天日豈無重朗日未可以眼前成敗論英雄
如鼠目之三寸光也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三

與楊閣部

聖主極重邊才然邊才未易言也口談孫吳虛張意
氣反足債事惟辦一片至誠心腳踏實地方是今日
對症藥頂門針如閣下之治臨穎則真邊才料也目
今陽和道洪胤衡之清操實政已久著於兩任太守
矣鄉品之純粹則又聖賢路上人也比隣密邇知之
最真想在閣下金蘭臭味中久矣山中野老不得附
於以人事君之義聊布之夾袋以見緇衣之有同參
耳

寄周于牧武陵

麻城士習人情日甚一日聽令親先入者顛倒變亂
何止一令親只數十金一入手白日遂不在天上矣
貴同籍中之賢者亦不免爲錢神作端公又況其他
此時之宜深入武陵比秦時更急若非狂寇時警已
一葉相從矣但恐一去而小堡星散闔城雲擾萬萬
生命所關難恣然作自了漢然終是無此清福故去
住不得自由若門下不但脫八斤之毛皮竹且近千
樹之玉洞桃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三

更有一種卓越古今在山川風俗之外者卽門下亦
不自知來札但知閣部兩鳳毛之文章臭味未知歷
來之培植深且遠也乃祖及曾祖純是一團元氣一
片生機無日不以濟人利物爲心一部廿一史從何
處說起始舉小小一節昔在警樞羅網中彼得寵方
新無言不入七密揭請殺其凶鋒毒焰比今日春瀾
之黨何如乃祖連疏辨駁不憚以身殉至今閣部仍
養其志其所以默維公道于舉國狂泉之日皇天后
土共鑑其苦衷而并未以語人若加級磨資之題叙

猶其可見之一斑耳嗟乎人在井時平昔誦誦徵逐握手之交但不下石以媵時已足稱今日之聖人矣乃復有意表行事若此者居是邦又豈啻入芝蘭之室而登蓬山絕頂哉楚二院皆不昧良心一一核實覆疏長安亦另是一帆風矣前郵筒所致者已得回音向拜令房師甘父母瑤函尚未裁答幸為致意昔年與修齡別瓦亭驛要看我射敦請再三止以入衛勿怵悻悻別去至今悔恨自傷終當圖墓前掛劍以了此念也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三六

復光山周孝廉

足下正苦兵火之時猶念及殤子間關致奠雲天高義心銘之矣但湊辦亦大不易非敢不恭也法行知恩此最對症藥石年來招撫無成皆坐過縱狼子野心安有不制其死命而肯懷我好音乎弟恐大兵一動未免玉石俱焚故須詳慎必廉得其真正渠魁而後從事則力省功倍而鋤莠不至及禾也惟足下留意官兵辦此無難且相機以為進止權此復謝不盡

與許我西太守

近聞賊氛逼近黃界咫尺麻城勢所必至唇亡則齒寒固黃岡以固敵邑老公祖素儲經濟千里決勝料不出帷幄中矣近聞 皇上臨軒拜祝叩蒼而求忠臣如大工之必得巧匠良劑之必遇神醫一木從繩一病取効尚且急急乎得人況國家乎 皇上因在庭無人日夕焦勞罔所措思酌古幣聘之巨典收羅賢豪以慰民望誠所有不獲已也黃岡雖多才之惟敵門人韋子寅為獨著居恒孝以事親信以接友撫異弟如己子軫貧人如切膚此吳楚所共知不口

梅中丞遺稿

卷四

三七

為子寅奇惟去尊人玄斗甚早清白所貽饔餐不者三十年魏逆作祟時乃翁有鄉薦門人崔呈秀醜橫專挾以戾階使之貶已從彼子寅深惡痛絕及誘以高爵厚祿益更榜其私札斥其來使甘於窮約此子寅隱德也人所最忌而治生為獨契焉老公祖祖素負知人之明若慨然疏舉以光盛典為老公祖舉手加額者不獨治生一人已也

梅中丞遺稿卷之五

麻城信天居士梅

泊水後學衛貞元瀧足較

同里門人萬 延休菴輯

論

爲國之道恃賢與民

論制勝者莫患於心有所恃而尤患於不得所恃有所恃則驕不得所恃則孤有所恃則恣不得所恃則弱夫惟明於所足恃而黜吾驕恣之心以就之斯其

梅中丞遺稿

卷五

所恃者悉爲我用而我因得以伸其用於天下三畧曰爲國之道恃賢與民請申言之今夫甕牖繩樞之子華門圭竇之人至微至賤雲蒸龍變恃我明揚高誼雲臺恃我信任野無哭市無擾相收相恤無離邊也恃我生聚教訓而人主方且役羣動走百靈更何所恃於天下不知天下未有所恃而立者魚恃水則生木恃根則固况天下之大如徒以一人孑然於朝而茫無所恃不下鈴軒色沮喪矣顧恃力則拔山舉鼎止供驅除恃財則瓊林大盈徒資劫奪恃威則刑

棄灰者實釀鹿亡之禍恃衆則鞭斷流者翻驚鶴唳

之聲四岳三塗之不一姓也則恃不在險也甲子往

亡之同一日也則恃不在時也維口之齋盜糧冀北

之無與國也則恃不在士馬芻糧也蓋有形者敵之

所共無形者我之所獨也亦曰賢與民而已漢庭有

長孺淮南不敢煽發萌之焰中國相司馬契丹亦且

消生事之心則恃賢之槩觀矣孟嘗之市義薛邑倚

三窟以長安尹鐸之保障晉陽沈三板而不叛則恃

民之槩觀矣州來之疲奔命也乘車往也南國之夢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射月也國士在也姑蘇之遊麋鹿也鴟夷賜也桀紂

君誅乎民誅乎安在載舟之不覆舟也斬木揭竿者

敵國乎隸徒乎安在我后者之不我讐也是故鳳凰

翔千仞之上非網不羅芳蘭生幽谷之中不採差獻

吾何以招來之長材屈於短馭豪傑灰心廷獻壞於

家修則貞士裹足何吾以固結之碩鼠咏乎鴻鴈悲乎

萋楚謫乎割股充腹豈獨存反裘負薪毛將焉附

吾何以安集之此豈過計所恃在焉耳而世主每忽

於所恃不知在無事之日猶孤立而莫知及多難之

秋欲圖回而已晚試觀漁陽擊鼓動地來拒城倡義者反出疎遠之真卿馬首遮留者惟是靈武之父老向之承恩怙寵如楊李輩者竟安在哉則國之所恃斷可識矣然君門萬里民隱難周有子犯之賢自能教民而收一戰之捷有魏絳之賢自能息民而成三駕之功有鄧禹之賢自能悅民而嘘四七之焯昔人曰養民所以致賢予亦曰致賢所以養民任賢不二在釋猜疑我實生民而股民以生也倘亦有市心乎此又澄源之論也

樞中丞遺稿

卷五

三

主將務延攬英雄之心

爲將者有自見其才之心不若有憐才之心自見其才者人用者也憐才者用人者也而以我用人又不若人自爲我用益人心在我而後我得以盡其才也今夫均是人也而獨卓然以英雄稱此千萬之一二耳是難得也天下幸無事華言華服之徒皆能繩趨尺步接武雲臺及危急存亡之秋惟是二三英雄當之是難能也以難得之人當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也凡人中有所負雖未著顯功而其心莫不

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缺望且甚於嘗人故收嘗人易收英雄難何也彼其志不在小也收嘗人難收英雄易何也彼其心急自見也是以千金不顧而一言合或以身酬九死不辭而一人知可以無恨曉月之映澄川也瑩也惟英雄能識英雄也晨風之集北林也適也惟英雄能致英雄也山谷之傳聲響也虛也惟不自爲英雄能受英雄也此延攬之說也如弟衣食之爵祿之若豢犬馬者然吾恐龍不可得而豢也好龍而龍入室神告之矣或謂英雄玩世多不自檢非也天下豈有不檢之徒而得稱英雄者哉第其品出驪黃調異下里鷄羣野鶴衆眼翻驚熱血一腔無地可灑壯心不堪牢絡惟有跳出格外以發舒其沉鬱無聊之氣耳此草昧英雄多起彌聚而屠肆酒人間所以多隱君子也自非上之人破格收之祗爲敵國資耳然史稱大將軍青未嘗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又何也蓋漢武以雄才大畧歲詔郡國舉異能卽田安任仁方養惡嗜馬帝亦遣趙禹擇得之臣下又何預招士故君王神武駕馭英雄卽主將無延攬名

樞中丞遺稿

卷五

四

可矣

夫子賢於堯舜

自古無不同之聖而有不同之時惟為可為於不可為之時而聖益重夫時者人之所藉以為亦人之所為也天地將闢必有人焉以開其先天地將閉必有人焉以禪其後故謂人不能違時而一聽其權於代謝密移之運此庸人之所藉口非為聖人說也聖人者時之至也以此心此理之同遞衍於一泰一否之際無論時可為與不可為而無不引之為已任迨時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五

愈艱則其力愈巨以全其心愈危以苦其愛天下萬世也誠莫知其何心而天下萬世之愛之也亦復莫知其何心此所謂夫子賢於堯舜者乎孟子言必稱堯舜而願學乃在孔子孔子則亟稱堯無名舜不與云無論憲章有在即其精神自任惟一文王而文王之德程子所稱如堯舜者耳抑何以賢焉說者曰語聖則不異語事功則有異夫執中之訓加一毫則偏精一之傳加一毫則二且粗此千聖所共繇集大成者所不能軼也且謂杏壇洙泗之微言易詩書禮樂

春秋之顯教功在萬世者乎吾以為今之仰而戴天

者義和之曆象也俯而履地者伯禹之水土也食稷之稼明契之倫而後為人也匡直輔翼於前流放誅殛於後而後不至不為人也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非遜於三千七十也揖遜禪授草芥敝屣非歎於用舍行藏也揆百事布五教修五禮和五器制五刑非畧於剛述垂憲始終條理也以彼夢東周志三代如有用我則亦問堯天揭舜日已耳而猥云賢且遠乎嗚呼極盛極衰之運聖人之所乘也即衰即盛之權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六

聖人之所操也春秋之不為唐虞者時也即春秋而為唐虞者夫子也知春秋之唐虞而忘唐虞之唐虞者天下萬世之見也蓋繇混沌以至唐虞天地之一大闔闢也猶夜之必旦冬之必春也所謂因可為於可為之時者也由唐虞以至春秋天地之又一大闔闢也猶旦之復夜春之復冬也所謂創可為於不可為之時者也不視夫治家者耶祖父際無事之日拮据堂構以可垂可繼者昭示子孫子若孫丁運中衰望恩者睥睨承指者倨侮賊或在外奸或在傍用能

勤愁捍禦以無隕厥家聲而且光啟之開拓之竊以爲祖父賢乎子孫賢乎夫子之於堯舜何以異此試跡當年行事以還究其難易之數褒善貶惡命德討罪之軌也然堯舜以惟辟而威福夫子以匹夫而袞鉞矣擊磬問津其咨徵予之衷也然堯舜同室而方憂夫子鄉隣而自救矣兩觀夾谷兩階四罪之武也然堯舜秉乾而徐革夫子攝事而卒辦矣金聲玉振振韶鳴球之禮樂也然堯舜際二代而太和夫子當獨居而元氣矣退修歸裁巽位倦勤之作止也然堯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七

舜以此道爲方終夫子以此道爲方始矣至於魯跡削宋木伐陳蔡厄向魍讐武叔毀東家譏彼婦走亂賊罪晏嬰子西沮而卒不少冷其與易之心焉夫子之爲不綦難乎惟夫子爲其難故人賴有夫子之難以無失堯舜之易於是堯舜不得遜賢於夫子而夫子不得不賢於堯舜試觀八卦畫於伏羲而文王演之然今之用者周易也則謂文王賢於伏羲可也夫子獨稱顏淵爲好學蓋終日如愚耳而今之傳者曾思之書也則謂曾思賢於顏子可也廣此而談則雖

謂管仲賢於太公武侯賢於子房梁公鄴侯賢於房杜姚宋亦可也何也周可爲而齊不可爲漢高可爲而後主不可爲貞觀開元可爲而嗣聖興元不可爲彼其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有不自之心而無不竭之力無可濟之勢而有必濟之勇卒之庇社稷而光天壤者是人也聖人之徒也大抵聖賢豪傑之生往往多在於屯難之會或者以爲天之有意於厄之不知天亦不能自逃其厄運而正以其不能逃者轉而託之所篤生之人以補綴故凡以時爲而不能爲時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八

者意天之精神不屬焉惟孟子深承孔脉其時愈非其辨愈力曾不以淫詞邪說實繁有徒而委於獨力之難勝卒使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不至榛蕪無餘者皆其所留也故松柏非不秀於春華也而在剝窮之候者更覺改觀揮戈而挽夕照之輝則視揭中天之日者彌彰景耀夫子賢於堯舜意在斯乎不然堯舜事業不過太虛之浮雲洙泗纂修又特性道之糟粕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而乃以此論優劣耶夫唐虞亘古一見而爲春秋者比比也屯而經

綸蒙而振育否而休吉剝而順止亦爲之耳善乎魏徵之告於唐宗者曰若謂時不可爲如江河之日下則自堯舜以至今日當漸化爲鬼魅尚可得而治之哉嗚呼此真識時者也

韓魏公不分黑白意指如何

夫人未有主持不定而能與世混同者也故尚論古人者必得其意指所在而後精明之妙用始見如以迹而已則有中皎而迹固混者將無爲憤憤者藉口而天下國家事更誰任之韓魏公不分黑白說者謂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九

當時蜀洛朔之黨已萌熙寧元祐之釁漸啟公以一身調停其間姑且與之無町畦無崖岸寬之使不吾疾以相安於無事是固然矣而余則以爲此正公之所以妙於用也蓋鏡設而不可欺以媮妍非以我媮妍之也鏡無心而物自以形獻焉故形過影空而明不疲於屢照心猶鏡也而黑白之遞呈於吾前影也使吾曉曉焉日逐物而昭揭之曰此爲白此爲黑標榜不已而鬻陵鬻陵不已而攻擊以辨生辨又復以辨止之譬如止沸煬薪其沸益甚則本欲分黑白而

議論繁多黑白愈亂是孰知夫涵宏不露之所以養明也何者黑白之岐多矣而其局又至變有相持之黑白有相參之黑白有相類之黑白有於此爲黑而於彼爲白有此見爲白而彼見爲黑不勝分也惟天下之靜者能洞晰之不見羣然而闕者乎其是非曲直不自知也而卒莫逃於傍觀者之坐照非此智而彼愚也局內者動而局外者靜也且夫議之清者世之濁也非清議不可維世而徒議則適以混世自昔顧厨俊及之禍白馬清流之慘人多歸咎於諸君子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

之過激其實咎不獨在過激也惟不能靜觀其變以制其後而徒屑屑以口舌爭反令小人得預爲之地而螫其毒耳故凡表暴於外者皆其不足於中者也鋒之藏者發爲銳幾之沉者用必光高下在心何事虛張於客氣操縱在手固已坐鎮於忘言韓魏公不分黑白意在斯乎故曰未有主持不定而能與世混同者也若泛言不分則浮沉俛仰之徒誰不能之而何必魏公試觀王安石未敗時諸君子多器之者而公獨不與此何等鑑識嘉祐治平再決大策此何等

擔當空頭勅一道黜任忠如拉朽此又何等作用而
猥與憤憤者共稱也則世寧有明鏡在懸而媿妍反
不能燭者哉故人必有魏公之分而後可語魏公之
不分

和同驕泰辯

天下莫難於君子小人之辯莫患於君子小人之辯
以君子辯小人以小人辯君子囂凌詭詐而不探其
本亂之道也夫小人竊君子而君子爲小人所竊世
俗多有淆惑而莫解者我和彼亦自以爲和然我無
梅口丞遺稿入卷五十一
競者和而彼無競者同也我泰彼亦自以爲泰然我
無拘者泰而彼無拘者驕也以同爲和勢必復指和
爲同以驕爲泰勢必復指泰爲驕和同驕泰之紛然
亂也久矣然則鋤而去之乎曰天地間有君子自不
能無小人也恃吾有以辯之如弟辯其孰爲和孰爲
同而不原和之所自來孰爲泰孰爲驕而不尋泰之
所自始吾懼其辯不勝辯何者其提衡在岐路而源
頭不徹耳吾所謂辯者不必旁析其事而在直指其
體不必以我辯人而在以我辯我試就我一物不戾

物物具足之地指其習氣而察其靈根果能無私喜
怒無私哀樂乎能順天地萬物之常而無忤乎能可
否共濟甘苦共調乎則吾心之真和現矣真和無同
自不必辨同也能不束塵網不束意見乎能游宇宙
名物之表而無礙乎能震撼不驚險夷一致乎則吾
心之真泰現矣真泰無驕自不必辨驕也夫和如陽
春一草一木無地非春而春不偏附一草一木也泰
如晴空閒雲過影一任橫空而空不自有閒雲過影
也吾心中畧偏附則同稍自有則驕春無偏而有
梅口丞遺稿入卷五十二
偏乎空無着而泰有着乎此吾所謂識得真和真泰
卽辯亦贅說耳然則謂世有君子而盡絕小人謂世
有小人而能掩君子之真者皆非探本之見也且君
子小人同此一脈靈根耳靈根剖破卽習氣盡化爲
用神懷比附之精神誰非包與歛矜高之氣魄誰非
廣大君子既不掩於小人小人又何礙於君子所以
源頭旣徹岐路自一則存乎司世道者然世道之泰
又和實致之尚書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陸賈曰將相
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韓

魏公上殿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而宋世賴之和與
秦之同根而相爲用也審矣故不和則不能無黨同
黨同則不能無伐異伐異則不能無虛憍而恃氣始
之小人與君子角繼之君子與君子角卒之君子兩
俱傷而小人起承其敝秦交何繇而合秦運何繇而
亨乎此尤不可不辯

表

擬國子監進新刻三國志五代史表萬曆三十二年

伏以史述往而照來義存殷鑑 聖由今以稽古道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三

取虞箴蓋在則人往則書即叔世亦經綸之緒而德
惟治否惟亂於 明王更憂危之資俯陳一得於汗
青仰佐 重瞳以竹素中謝竊惟周剖七國緣周政
之日卑晉陷五湖起晉維之不振逮炎漢會遘龍蛇
之鼎沸迄李唐猶苦虎豹之蜂馳何進呼洮水之師
讖成青草崔胤召礪山之寇禍踵朱耶國遂狼狽而
三代亦流離而五家披短服時飛九縣之颺世切危
冠誰掃三精之霧天未悔禍民益苦兵昭烈派出中
山竟稽偏伯世宗志營四海仍止小康轍有後先漸

非朝夕漢有南北黨人之錮而唐亦刈名士如草菅
漢有父母常侍之稱而唐亦委中涓以腹心漢以列
肆上林快主意而唐亦遊宴不休漢以西園中府浚
民生而唐亦銖求無度蓋惟履霜堅冰之已久故致
沈烽罷壞之無時向桓靈不安危而利災則漢既無
恙假懿僖能回心而易軌則唐社未墟追惟百六之
厄期實切再三之浩歎故陳壽述舊聞以作志而歐
陽筆遺史以成編三方四十餘載之始終瞭如指掌
五姓十有二君之顛末洞若燭眉即濃郁殊謝長卿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四

而質直有同班馬縱義理取譏介甫而精微無愧春
秋斛米之小疵何妨伶宦之微言堪錄千秋良史簡
編久閣於他時 累朝右文剗忽遭乎今日茲蓋
忽遇 皇帝陛下 日新德業 天縱聖神赫赫明
威狐鼠魂銷城社糾糾雄斷海山風靜鱗柯平三大
難以亨屯持一小心而當泰 萬歲之觴偶舉六階
之象長明志欲登三奚取三分之雲擾 功先咸五
何言五代之塵昏然 聖治與 聖學同途既出經
不妨入史而時隆與時否異軌必慮危方可圖安況

二史原一時得失之林倘一覽亦千古興亡之鏡臣
等行虧九德才謝三長藜燦老人在附籍於魚魚雅
雅竿叨胄子奈曠官於範範模模望固愧乎救時念
却切於匡主惟此史此志正覆轍之當徵肯比韋比
弦庶芳規之未遠乃次史漢晉唐之後是正魯魚亥
豕之訛妄意對症於膏盲輒敢抒忱於犬馬伏願
洞消息盈虛之數 慎豐亨豫大之時用後鑑前取
狂資 聖因三分而追七制頻恢蕩蕩之恩閱五代
而想三宗毋買嗷嗷之怨網繆未雨覆幬如天收臥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五

龍於草廬蚤協 熙朝之魚水化封豕於冤句先弭

盛際之癸庚

擬獻鑑古韻語表 嘉靖五年

伏以 聖王稽古正學直窺孔壁之藏愚臣納約矢
音載展虞箴之義體裁出於 睿斷聲律準乎雲韶
賁文日月俱懸咸虛中河善下榮增黎照感切葵衷
中謝道貴純王不取狂胡以資聖治防雜霸必鑿往
斯可懲來法藉從繩學斬食跖故數十代善敗之蹟
惟明哲用以內觀而三百篇美刺之章彼昏庸聽之

心厭奏新語者呼萬歲僅述秦漢以前獻金鏡者號
千秋未載唐虞而後葢由渾噩之辭既降是以勸戒
之意寢微采摭盈箱空靡露翰編靡充棟奚補風猷
類買積以還珠誰茹華而思實屏揮列女道豈窺於
虞夏商周銘賜台衡義竟垂於國風雅頌觀文者鑑
嫩慙徒炳汗青資治有編理亂空陳縑素未有神遊
衢室見切羹墻惕危微精一之傳徹敦厚溫柔之旨
意氣流通千古君臣歌詠一堂如今日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重玄符象正始還風孝大尊親講虞庭之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六

孺慕治崇格 帝煥陶氏之文明五禩勵精萬靈協

社念農詩績龍章陶鑄六經主敬箴成鳳藻淵源二

典孜孜問學念念就將思 興獻帝郢邸摘詞曲彌

高而寡和觀合春堂閒中灑翰句不琢而自工捧手

澤之如新知學古之有獲紫泥函曉日詔宣翰墨之

臣丹篆映彩雲命扶圖書之府謂執中懋德更授受

而心法嘗存若秦誓甫刑一悔悟而道揆自合旁搜

訓誥採什一於百千印証箴銘存二三於 九五芳

規在目昭昭乎揭日登高覆轍當前凜凜焉探湯難

草抽性靈於雅什謬解匡生之願翻往牒以編摩嗤
彼建安之體屬詞比事揆藻成詩因而斷自唐虞於
以迄乎勝國放勳乃聖日兢業於萬幾弼直爲鄰時
翕敷於九德都俞安止資股肱耳目之英儼戒無虞
賡喜起明良之盛彼太康逸豫五子作歌暨湯后寬
仁兆民彰信忠厚開蒼姬之錄詠勺歌雍緝熙彌純
嘏之嘗閔予訪落慨人亡而政熄遂合從以連衡鹿
走秦原蛇分沛澤炎精啟祚收勝美於轉圜文德受
符納直言于止輦維是桓靈沸灼已乃劉漢丘墟德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七

句尋章直欲依聲紙上縱研精而竭思終昧道以迷
途進獻 穹窿增泰山以土壤誤蒙褒納飾溝斷以
青黃霏藝苑之榮光驚聽聲高天籟灑標題之異彩
頓忘鼓奏雷門佩比韋弦義存菁蔡展帙而存治忽
無庸座右之箴披辭而得勸懲殆勝席前之問遐哉
帝軌赫矣 王猷匪直播在聲詩俾龜範龍圖洋洋
盈耳抑將藏諸冊府示天球弘壁炳炳如丹猥爾主
寶之蚤吟竟作廟廊之鴻寶臣承恩等衡茅末品鉛
葉豈儒枝管有似雕蟲鎔範無能作礪學之微詞與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八

義敢云勅此不刊識非知遠疏通漫爾叶茲大訓撮
其理要繫道心之存亡究厥指歸關賢臣之用舍惟
主唱臣和頓撤堂簾斯宮轉商從允諧律呂敢不齊
心扣寂假翰求詞俯追解愠之篇仰佐太和之理雖
敲金戛玉無須瓦缶之鳴然擊壤歌衢竊比簫韶之
舞伏願虛襟受益保三鑑以恒懸允迪登臨用四規
而靡爽握樞立極肆筆成書錫庶民是訓之彝化萬
國惟和之政東漸西被聲教暨及華夷上際下蟠詭
譎極於覆載與天齊久如日方升庶幾流唐漂虞滌

殷蕩周掩前王之峻烈行且凌秦鏖漢跨唐軼宋祚
後聖之洪庥

策

私試和同策問對

問書稱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尚矣有謂將相和則
士豫附者有謂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者有
謂尚同非國家之利雷同非國家之福者孔子析
和同於君子小人之介嚴矣然和同之辯果盡如
晏子水火琴瑟之喻否試觀宋賢韓范富三君子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九

在位議政未嘗盡合是固相濟以異矣乃有恪守
畫一而貽寧謐之休者有同心輔政而勅中典之
步者有謀斷相資而致貞觀之盛者夫此數君子
者可否未嘗少異而亦卒以同濟豈同與和固有
不盡岐者耶抑卽同之中亦自有辯也傳曰共而
事主神所福也今欲挽騫陵之習而還師濟之風
殆必有本乎諸生其無勦陳說以爲協共者鵠
對世道之不平人心爲之也人心之不平出於小人
者顯出於正人君子者隱蓋小人所爭在勢利君子

所爭在名節爭在勢利者勢在則親利在則就其意
常主於同爭在名節者名無輕附節無苟徇其意常
主於異天下惟名節一途其路甚正其氣甚壯其號
召又甚赫奕令人欣艷而不忍釋故一入其中者未
免有表暴之心一有表暴之心卽未免有高亢之迹
往往矯枉過直而避同之嫌必矯而出於異矯而出
於異必各設一城府各立一町畦其於天下事多不
務相成而惟務相反則本欲避同而其究至於不和
同之害爲詭爲隨爲頑鈍邪氣壯而正氣約結不得
伸不和之害爲慎爲刻爲騫陵邪氣除而元氣亦漸
剝削矣夫至元氣剝削而邪氣反乘之以益滋兩者
相尋而未有極則名節之無益人國去勢利幾何彼
小人不足責獨怪號爲正人君子者奈何不講於和
同之辨而徒以名競耶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陸
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
和於野和之大槩觀已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之利
任延曰上下雷同非國之福則同之大槩觀已夫子
以和同別君子小人晏子則以八音之互調爲和而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二十

琴瑟之專一爲同五味之共濟爲和而以水濟水爲同如嬰所說是可曰否否曰可者和可亦可否亦否者卽同也是殆對景公梁丘據發藥耳要其至君子同道爲謀可否豈必盡異小人同惡相濟又豈無可否參伍以出之者哉夫必同之爲是則韓范於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而卒不聞有伐異之嫌如必異之爲是則蕭曹之畫一不失丙魏之夾輔同心房杜之謀斷共協又卒不聞有黨同之誦大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一

之步不勦而貞觀之盛不臻也蓋諸君子所不同者同異之迹而所同者爲國之心故異亦和同亦和也且天下不獨和與同異卽同之中亦有同流之同有同理之同有於野於室之同彼同心斷金同心如蘭同聲同氣相應求獨非同也哉乃獨歸之小人也且小人何能同其小羣之不渙特貌相比耳此何待勢窮利盡情態乃見當其羶集蟻附時肝膽已不勝胡越焉昔惟荆是依今惟溫是師卽欲求其一定之同而不可得有能卷舒之際不爲燥濕所移如蘇文忠

梅中丞遺稿

卷五

十一

盡瘁之心又協共和衷之本也夫

任權

天下有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勞之權以作威作福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爲倒持爲無等而人主之權輕以任事任勞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爲亮工爲熙載而人主之權愈重譬則戈矛弧矢或以爲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而禁禁之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且權者繫事繫官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一官則有一官之權矣人主之

海中丞遺稿

卷五

二十三

可以亂吾之權而猥云人臣無權此寧非避權者過耶人臣避權勢必異而歸之天子又勢必異而歸之衆人歸之天子祇成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爲若歸之於衆人則衆見爲見衆口爲口進退名實了無可稽操空言以羣起爲抗而其亂乃甚於天子之自專其聰明威福然則人臣不能有其權庸詎非天下之大害耶記曰無實則不御失轡則馬焉制然則權者治世之實而總天下之轡也權一則定權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成是故權有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于人臣者如宣勅勅事而不經臺閣則劉禕之不名爲勅宜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人臣者如趙韓王薦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忤旨引上衣令復坐決者是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蹕之罪不戮僧真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網者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檄公主車馬必沒是也

海中丞遺稿

卷五

二十三

權有衆以爲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建儲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於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衆以爲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擒澶淵之役寇公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去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使權重出自朝廷是也權之所分有攬之而使合者如李鄴侯對德宗謂宰相平章天下事非若有司之各主一官是也若此者皆以明權之大也夫權天子之權也行天子之權濟天子之事究乃盡歸之天子而人臣何有焉勞在下利在上天子所以嘗尊而威天下事所以嘗集而不亂者正繫此權也寧詎如作威作福之流竊人主操柄以自濟其驕橫者哉雖然權難有也有赤烏幾幾之大度而後乘石可履也有不失尺寸之小心而後擁立可專也有願爲良臣之忱悃而後形迹可捐也有除吏八百悉當其才之藻鑿而後選舉可擅也有事持大體不屑繁瑣之識力而後白麻可裂也有饋遺無所受靴鞭無所納之清操而後每事可盡言也有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五

以死自處知無不爲之孤忠而後專擅之劾可無作也蓋上下兩相仗始兩相知兩相知始兩相重矣故謂權不可有而以身避之者是開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可有而以身嘗之者是開奸人以竊弄之寶也總之怯權非也委權亦非也但問挈權而寄之者爲何人避權非也侵權尤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爲何事今有萬斛之舟於此主人以意操焉則壞操非其人焉則壞長年操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繫而置之一任其朽且蠹則亦壞人但知不善操之其壞顯而不知不操之其壞隱也今日之權何以異此以爲在下而下既不開有一信任之人以爲在上而上又不聞有一裁決之事是上與下兩無所屬也不在上不在下終安在乎吾恐不有顯寄必有陰收譬則舟橫野渡典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而走矣然則任權有道乎曰置事之利害於身之中置身之利害於事之外則神閒神閒則可以當權而不亂與衆共事不必有其功與衆共功不必有其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權而不爭水石可投吾濟之以納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六

扁遇巷之義納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浴日之誠則
心貞心貞則可以居權而不疑如此則雖肩人之所
不能任人之所不敢止謂之重臣不謂之權臣夫國
無重臣是禦盜無兵而渡江無櫂將不虞伏戎與陸
沉乎愚故曰但於其人與事辨之

辨才

取人而求適於用則偏而至焉者貴也偏而至焉者
真才也求其不偏而不求其至真才所以不見於天
下也故知才者知其偏養才者養其偏而肯必於其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七

至焉至者真也不至者偽也惟至故不掩偏惟不至
故驚於不偏而卒不見其全之用蓋昔舜之官人而
稱三德六德日宣日嚴夫以唐虞之世而九德之不
能有其全則聖人亦且因其偏而用之而自非共謹
之比周滔天未嘗輕有棄人此聖人之善取才也孔
子思狂狷而惡鄉愿矣孟子學孔子而諄諄明似是
正人心以爲狂狷雖偏而皆其人之本心也鄉愿者
全矣而非其心故孔孟惡之聖賢知此輩之掠其完
名美行以有聞于世而懼末路之入于其徑也故提

狂狷之偏以救世今世人知各率其性而就其偏以
入於道聖賢之取才有合於虞舜之旨也凡人性有
大通必有小蔽有極修必有微短其蔽而短者不掩
而後修而通者自達此亦人才之大都矣救之以其
偏而致其所通則不困於蔽引其所長則不躓於短
是以其人皆能盈量而出之以用於世此才之所以
不窮於用也嘗觀二代而下漢世最爲近古然刀筆
行伍之徒可以廁於賢良方正羊豕賁郎賈豎之輩
可以列於明經孝廉漢世之求才未嘗求其全也故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七

遲者不妨於敏則平以智定國而勃以少文安劉統
者不妨於諍則黯以懲拾遺而朔以諧託諷醇厚不
妨於威重故慶以謹奉職而嘉以直行志敦大不妨
於精勤故吉以寬著望而相以勞見功簡易不妨於
整嚴故飛將軍與程衛尉俱將而穎川馮翊各以循
良至公卿謙讓不妨於自任故渤海歸神武變化於
天子而後將軍任金城方畧於老臣所謂偏至之才
其質性各別而於世皆有濟也凡人兩可者疑也中
怯者遜也不可方物者襲也多方畏人者諱也避嫌

而求白其迹者中不足也彼偏而至焉者信其所獨
而直達其志故無疑行其所嗜而不窮於力故無遜
獨而不以告人行而不以貸人故無襲昭昭揭日月
而明白其志行故無諱無避故曰偏師多克偏品多
真也今夫愚不肖者可收而不可愚也賢智豪傑之
士可合而不可籠也我欲飭其美名完行以籠賢智
豪傑而又夷其途徑以收愚不肖之人至於兩收而
兩濟其欲以爲斯人於世固已完矣既已本心不得
自主而無專一之處可以自見其作用此求全者之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九

反失真而終無益於世也故劉邵志人物曰具體而
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依似之謂亂德間
雜則謂無恒之人而皆風人之末流嗟乎庸詎知末
流之競自附于中庸而反以偏至爲不足收者乎故
求才於偏而察其至能知人者也引其所必至而究
其偏之用能養人者也然欲養其陽明必先察其陰
邪而絀之毀譽陰也而是非之主爲陽不能主是非
而漫言無毀譽者陰也藩籬陰也而規矩之畫爲陽
不能畫規矩而漫言無藩籬者陰也異同陰也而可

否之有定爲陽不能定可否而漫言無異同者陰也
以攀附爲陰而同心則又爲陽不求同心而謂無攀
附者陰矣以噉噉爲陰而壁立則又爲陽不能壁立
而謂無噉噉者陰矣陰之數襲美護短逃譏趨譽事
事求全而涕笑皆無所主陽之數瑕瑜不掩長短并
呈如水偶濁之能受澄如人偶病之能受砭然陰之
數世皆以爲善調停善涉世靡然趨之爲故嘗而陽
之數合人少而自見多令人易執其所疵而難窺其
所獨信若是則全而陰偏而陽者又安能辨之也曰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九

有名實之辨有安勉之辨有人與地之辨有人與法
之辨夫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刀必割而後知其利
鈍顧乃居官奉職無以踰人則跳而驚于聲矣曰是
負時望者也又跳而驚于言矣曰是能建白者也而
真品真才之耻於借事釣奇者又何從知之哉此名
實之當辨者也畫者之寫生也法當於衆中陰察得
其意思所在而已使正衣冠尊瞻視楚楚相對豈復
見其天乎故時有所尚遂時者竭燮而趨迹有所標
襲迹者模擬而肖象貌雖工而意思所在於人合乃

與天離矣此安勉之當辨者也荆棘之刺人也以之樊圃則堅芳蘭之堪佩也以之當門則礙何也物各有所也故用非其所則雖廉靜如公綽不可肩滕薛之任用當其所則雖倖如賈佞如鮫亦可樹存衛之功若乃拘泥於資格揆排於資俸執簿呼名以進而更無衡量其間奈何使長材不絀於短馭小器不盈於大受乎此人與地之當辨者也國家法勝於人臣下第奉行唯謹耳顧法久弊生或認弊爲法不肯緣法以生奸庸人借法以藏拙實心任事者反桎梏于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

虛文而不得展布其四體夫漢法號簡易矣龔渤海猶云望丞相御史毋拘臣以文法則何不移其嚴文網者以嚴紀綱移其遵陋規者以遵成憲而直爲此拘拘也則人與法之當辨者也惟辨之明則知之悉而人無不見之才知之悉則任之當而才無不盡之用是知之正所以養之也况杞梓以尺朽棄勢必取足於樗櫟之材白璧以無疵投勢必取足於無瑕之石偏至之士以求備黜勢必取足於無非無刺之鄉愿是苛刻之又未始不爲冒濫媒也世豈有無非無

刺之鄉愿共天下而事猶可爲者乎則有知人養人之責者奈何不長思而蚤計也

狂愚

天下事任之者難成之者尤難也任之難患在人託愿謹之名而成之難患在人好爲明哲之事夫愿謹與明哲世所並鶩以爲美也然起念於一身而不通於天下則愿謹者多拘而擔當之氣不充明哲者多巧而艱貞之心不苦於是乎識者嘗思所以救之救之則莫若反其名之美者而取世俗之所病以求其實蓋名之美者在一身儘能僅以自完而負世俗之所通病者其質力所獨到實可以利天下今夫世俗之所通病者狂也愚也然二者吾以爲特病其名彼夫世網之所可繩皆一跡之路也名理之所可束皆一隅之指也循其路而趨焉安於其所指而居焉以爲砥行澤名之流而跣地軒舉者道弗載也名弗予也於是乎狂之名病若夫處中爲能先事爲捷臨岐爲慎居錚爲巧四者皆所謂智人之通術也而不如是則見爲愚夫無前却者窮矣不反顧者拙矣此愚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

之名所爲病也然孔子思中行而曾點之狂喟然與焉歷論列國之大夫而甯武子之愚曰不可及也夫狂愚病于世俗而嘆述于聖人豈世俗見其名聖人見其實也名之所設僅以周一身而實之所至乃可以利濟天下之事故聖人嘗同世俗之所病以求其所謂狂愚者而進之今夫世人知狂之病而不知不狂者之病也知愚之病而不知不愚者之病也狂之病在不受束縛而不狂之病又在受束縛愚之病在知少而不愚之病又在知多夫今世清夷而君垂拱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十三

也東山縱心事外自謂潔軌迹崇世教弗屑也談笑新亭而折座上奸雄之氣夫非安危一舉以其身爲孤注者耶則謝安之所以扶江左也委身二主陸博翠裘不幾無簡桺歎屢試羅織之焰而猶陳母姑數言以振鸚鵡之一翼則梁公之所以輔廬陵也迹寄白衣志存方外無乃昂藏自放也歎處良姊郢國之間言人父子之事身犯讒鋒而一摘再摘之辭至今人主流涕則鄴侯之所以安儲位也惟宋韓魏公方正自愛跡不類狂然其論近代人物則曰才褊規模小而生平未嘗以膽許人目中何空洞也至於再決大策知無不爲當時有爲公危者不聽得無有蹈萬死一生而不知者耶則又魏公之所以定社稷也夫此數君子者其迹則近於狂也其事則類乎愚也然吾所謂狂則數君子之膽力吾所謂愚則數君子之艱貞也膽力之狂不謂之任誕而謂之博大艱貞之愚不謂之鈍拙而謂之精忠夫博大精忠正當世所待以濟天下事者也而卽藏於狂與愚之間是以世人病而聖人取焉嗟乎天下事盡人之膽力能任之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十四

盡人之艱貞能成之耳。獨至愿謹者不能任明巧者不能成得無以其名悞天下耶。曰其起念處有辨也。蓋愿謹者性太執量太褊隄防太刻與世太無親而居已太求全明巧者意太深策太周趨舍太無常於已太嚮其利而與世太爭其所美此等原同根而發合轍而馳局於修飾之一途則必驚於機巧之曲徑而天下寧有絲毫之用憑藉此輩耶。故救世者曰與其謹也無寧狂與其巧也無寧愚。謂狂愚之起念真也狂以活英雄之膽愚以固英雄之心英雄之膽活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五

故可以破庸人窠臼而超出萬世之成局英雄之心固故禍福不知有身而利鈍不知有命險夷不知有勢而生死不知有時若是者無事之所為平常而有事之所為得力也易為之日所執繩尺而議其後而難為之日所袖手錯愕而不能得其一二者也。今夫醫之用參朮也積癩之人不能効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矣夫用違其症即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即偏毒之藥皆虛扁所藉手也。今天下亦積癩之時矣愿謹者束文法并

束議論而天下且以文法議論束之明哲者期保身更期保名而天下更操其身名之利害而疑且懼之。金注其身而養麗其事世亦安藉其尺寸之用哉。然則愿謹明哲之士果若困輪珉軫乎非也。真愿謹者即狷者之有所不為也不為之為為乃大也。而世直以蓋其無能為而已。真明哲者即君子之安身後動也安而後動動乃臧也。而世直以飾其不敢動而已。故世俗之所名明哲者非明哲也巧也而其所名愿謹者非愿謹也托愿謹而逃之者也亦巧也。天下無

梅中丞遺稿

卷五

三六

事巧者享焉天下有事愚者當焉。然使世無愚者即巧者亦何所托以自存。嗟夫焦鹿腐鼠其與幾何。至今弔武侯梁公輩之遺烈猶凜凜有生氣焉。即為身圖之遠且大者又孰有明哲於此者乎。

梅中丞遺稿卷之六

楚麻信天居士梅之煥著

泊水後學衛貞元澹足較

同里門人萬 廷休菴輯

序

周伯譽遺稿序

天上無懵懂仙人則凡慧而才者皆天人也宜若為天之所相而往往奪之速何歟或者致疑於造化小兒之忌才夫天若忌之則如勿生生之而顧奪之速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一

天固無如之何也而不見夫花與月乎發也惟春滿也惟望天何以不自為旦旦而春宵宵而望而春之摧於風雨與望之翳於陰霾者又各半也則天固無如之何也然正惟不能旦旦而春宵宵而望又不能不半為風雨陰霾之所奪故足貴也西狩之麟向不即斃於子鉏之手俾人得繼而參之以天年終不過一總豆之馬披繡之牛耳何以反袂沾袍至今猶令人有遐思也富貴壽考塵世所競天視之則蟻丸石火而已彼肉食而鮪背牖下者豈少也哉而謂天之

所相即在是耶且有寄重寶於人而久假不返者況乎天之所寶以寄於濁惡之世如李長吉以彼其才舉一進士輒為時輩所擠辟則寄珠玉泥塗中為主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二

可以死矣聊次數語為天解嘲

先師莊太史文集序

歲戊申會天上修文郎舉吾師天合莊先生代家餘詩文少許憐才者咸憑而吊之曰惜哉玉樓生韻金管停花令人何能已已嗟夫此先生之咳唾偶落人間者爾先生鳳觀其體浴日月而填滄海出其藏足以輝煌宇宙乃用弗少竟遽抱以去所不能盡秘者留之篇章則先生之餘也今其存者拾一二於千百得之斷簡殘編餘之餘者也即而繼往開來淑世流

美卽在是焉是以毫端建剝畢露全體於單提也悲夫雲沉月落酒醒夢闌每誦先生一語輒復黯然魂消煥不自知其爲心也夫容光之餘而日月在焉勺水之餘而滄海在焉得先生之餘因以窺先生之所以餘已矣乎煥安能言哉煥安忍言哉

某將軍註孫武子序

昔漢武欲教驃騎以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夫驃騎故漢大將跡其絕大幕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奉旗者數兆此豈都無勝筭而以管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五

試徵天幸者哉蓋驃騎自有驃騎法古法古耳何預驃騎則不法法乃所以法馬服君之坑長平卒也陳濤斜之襲武剛車也法法而泥者也且法何從來由心造緣時起能必已心如人心此時如彼時乎藉令法惟一則第一說法法止矣何陰符之後有韜畧韜畧之後有十三篇十三篇之後又有蔚繚根直吳起李靖等及今紀劾新書代不絕也余嘗閱曹孟德所解暨李靖與唐宗所談說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觀二人用兵隨其平日所解說而以施之戰爭管守之

間其功反出孫子上無亦孟德自有孟德法靖自有靖法特借孫子以觸發其生意耳若惟是拾唾按圖以爲庸也則孫子之法孫子解之矣更何所餘以待孟德孟德再解之矣又更何所餘以待靖靖復再解之矣又何所餘以待今將軍某也今某承二公之後復作如是解可知非孟德解非靖解亦非孫子解某解也則亦可知非孟德法非靖法亦非孫子法某法也合與不合都不論要以識取自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則請於戰爭管守間試之然吾因之以有感矣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四

今天下孰與漢大賴麟諸酋長何敢望匈奴後塵昔驃騎一出塞輒轉擊左大將獲屯頭王等執鹵獲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今來則收堡不暇去則尾落林猶惴惴爾竟不聞一當單于者豈古法不可行於今亦都不省方畧爲何物耶善乎驃騎之言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此其忠憤所激固已氣吞胡虜矣又不直方畧勝也吾聞某賢者有古大將風其勦之伴爾言實見諸事以爲闢外嚆矢可也

送福建理問李君序

江陵李君某將以某日任闔中理問同鄉諸薦紳屬
余爲文以賀余不文且厭薄一切答應之文蓋贈人
以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事所不必有而虛張之意
所不必至而強附之無情等之象人不韻方之士鼓
不知一二套語何足爲人輕重而徒災錦軸爲昔人
謂不知其人視其友余雖未悉李君若銓部袁石公
侍御蘇潛夫則余所矜式而北面者兩公以慧眼照
見一切無取舍心而有人倫鑑其於當今人物無輕
拒亦無輕許顧皆與李君爲臭味而潛夫又其兒女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五

親只此便知李君而余不文之文可以作矣然據爾
公稱許君迺吾鄉有數人物以彼之才之品謂宜雲
蒸龍變乃復雙屈泥蟠可吊也奚賀也何相蒙也而
余同鄉之爲君賀却又在此夫朱博翰音位豈不足
而棟橈之咎爲笑至今函牛之鼎以烹雞卽滋味澹
泊視折足覆餗者何如乃知凡事惟器不窮於所受
量自溢爲有餘莊生吏隱於漆園展禽陸沉于柳下
有以也況職無尊卑期于居要在人爲喉舌在天爲
北斗在朝爲尚書皆氣脉所由通也理問佐紫薇凡

撫按所不得徑達者皆賴以達是亦紫薇喉舌也其
關係與北斗與尚書等卽短馭乎未始不可見才卽
下僚乎未始不可盡職夫如是奚不可以爲君賀耶
然余猶有進焉闔中足名勝如武夷之秀九曲之濤
大海之奇波瀾之涌蒸爲霞幻爲蜃千態萬狀悉供
几案間君一人饒領之石公故有山水癖余與潛夫
興復不淺君登眺之餘幸圖見示以供臥遊安見余
三人不日共君在鶴城鷲嶺間哉顧余以不文之文
而責報若茲其亦操蹄酒而囑箠車歟僉曰然遂共
起爲壽以別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六

題袁石公華嵩草序

韓魏公不以膽許人李龍湖以膽識並稱謂有二十
分識纔有二十分膽蓋膽之至者必其骨力堅凝心
神澄湛而後世之崎嶇險阻俱無足以撼我非徒意
氣浮慕之爲也石公嘗言與其死兒女手中曷若死
一片冷石情之所鍾至消得一死或者其興到時語
如米襄陽之癖也從來高人韻士未有無癖者癖石
癖馬癖左傳皆癖矣未聞以身殉也癖古書法者至

於發塚嘔血幾以身殉矣未聞航山水履危不顧也
蓋癖之所在非膽與識之所在石公何癖哉讀遊華
嵩草觀其履巘陟巘窮幽極宥有山樵石農之所望
望而不敢置足者石公獨脩然往來奇情逸韻與二
岳並傑而三焉夫天梯石壁直透蒼茫仰而捫攀失
足齏粉豪興大言到此豈復能作主而尚謂癖此不
爲疲乎必其膽足以勝之也夫世途險巇仕路猷危
何減百盤九折今時之骨力堅凝心神澄湛者幾何
人且嘖嘖趨趨之比也夷狄患難境遇無常而得
梅中丞遺稿入卷六 七

題陳石泓寄生草序

寄生爲吾石泓別號今以名草志浪跡也懸帳商陵

則商陵寄也負笈燕市則燕市寄也此生以寄名也
寄商陵則有商陵草寄燕市則有燕市草此草之以
寄生名也夫寄物瓶中出則離矣迄今商陵燕市間
猶必有車轍馬跡焉鷹影落潭鴻爪印雪回念舊遊
都忽忽如夢中事至讀其所爲草刪發若新冷然天
遊不逐浪跡則何也大凡迹寄者實實有方還歸于
虛神奇者虛虛無方還歸于實試爲我排金閨而縱
目吊姑蘇而遡禦兒荒宮舊殿花草錦衣想像于暮
烟春波而不可得唯是伍相國之英風延陵季子之
梅中丞遺稿入卷六 八

賀山東右轄張海老晉岡卿序

海翁張公以東省右轄晉階太僕公行矣其膺榮擢
也 天子叙公守外駁歷嘉乃懋績以有是 命公

前後凡三蒞茲土方其在萊也故主爵趙公業署上
上考稱卓品矣遲暮至今而始有是命也亦足見
恬澹無營方正不倚之明驗矣逕合建牙俾展驥足
而猶借長安一寓地蓋節欽止一方重而京師則
萬國屬耳目焉自東夷不靖逆我顏行一時將吏或
爲中行應或爲李陵降或爲烏獸散卽有死者非死
於對壘之無可避則死於倉卒之不及逃也乃有慷
慨屬賊從容就義以一身繫萬古綱常之重而因以
一死激四海忠義之心惟直指張公見平耳夫公之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九
可無死者三迨久不支公之來也晚適與期會吾罪
也乎哉吾死也可無死一巡方使者非有守土責也
可無死二公罵賊賊未嘗敢懟公猶且好語以謝而
聽其所之可無死三而公都不顧視君家舊日睢陽
守應更難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日子之能
仕父教之忠直指之忠誰之教也直指死而夷狄之
人猶知敬而畏之聞且葬之成禮則契丹之戒主事
淮南之寢逆謀其折衝豈直在邊哉今置公畿內使
四方則而象之曰此某直指忠烈公之所自出也誰

非人子誰非人臣其獨無歆企心乎而虜之望而畏
之自不在司馬長孺下也況今之所急在兵而兵之
所急在馬稽之罔命罔伯之職慎簡迺僚俾侍御僕
從罔非正人所以承弼厥辟也而駟頌則舉斯臧斯
材斯作斯狙之盛而總係之於思馬政所係亦鉅矣
哉而秉心塞淵駮牝三千則衛之所以克戰狄難也
公行矣其亦有以僕臣正厥后克正者乎而以塞淵
之心出之無斃無邪之思慎簡肥瘠登耗籍其毛齒
而時省之其藉彭彭鏘鏘奏一月三捷之猷也勒石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
紀功獻俘飲至舒天子東顧憂而妥孝子之忠魂
豈異人在公行矣第恐晝錦榮還掌珠莫見典懷觸
景未免辛酸顧滂母巾幗耳猶幸子得與李杜齊名
況具鬚髯而抱忠義激烈者何至蹈西河轍而令延
陵高士笑人旣本諸大夫之意爲贈復私附一言爲
慰公行矣
忠節實錄序
昔椒山楊公疏觸嚴氏父子卽借疏中二王語斬之
夫罪案取之疏中猶近似今大洪楊公廿四罪之疏

出始則借移官案後復借封疆案題目愈大假托愈巧而事情愈遠伎倆愈窮又向者嚴氏父子所竊笑也誰爲逆璫畫此者然爲逆璫計自不得不出此外延何爲亦復爾爾甚至有稱奏其家不貧請立循環簿嚴比其妻子者不知下筆時亦曾念及天地間尚有所謂天道神明否然小人之自爲計亦不得不出此彼一時也崑岡之火正烈舉國之泉盡在此皆尋常事何足異又何足責惟當此時而突有一意表行事者出焉如羣梟一鳳衆虎一麟自不禁目奪心駭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一

矣今雖 聖主當陽幽沉畢照而邪說之習染猶深公論之明晦各半正占風者徘徊觀望之時乃德守胡公甫下車卽爲之傾囊贖宅捐俸建祠且錄忠節實蹟壽諸梓以昭揭千秋其以義殉友一如楊公之以忠殉國者然回視椒山廷杖下獄時刑曹有年譜至不許人扶掖以行者何如蘇文忠嘗歎士大夫爭半年磨勘殺人亦爲之至於今而殆又甚焉前德守李公丞夏公皆能掀翻此案其見於給諫聞公所表章者斯已奇矣今更有如胡公者何聖賢豪傑之偏

萃此一郡也楊公令常熟時水操異政業已衙官卓魯伯仲夷齊被逮之日闔郡士民哭聲震野官箴鄉評不止忠犯逆璫一節得非天鑑素行有所假手以慰藉之耶世之成敗論人者謂逆璫之禍以有激之而成夫使果由激之而禍成則宜媚之而禍解何以諛言日進而手愈滑禍愈酷也彼王莽時止聞有頌者不聞有激者何以竟移漢祚且曹節之不至爲莽又安知非節義默維之力哉從來趨彼一途者原自不少何不存此一種以稍分其勢而復作如是觀以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二

摧折之將令舉朝盡化爲虎彪孫孩而後可乎嗟乎乾坤有盡正氣長新河嶽星辰誰非實錄其托梓以傳者猶一映耳先正有節婦吟云爾輩借將扶世教妾心原不願忠臣容知此錄傳而楊公不益凄然于地下也耶

附獎錄義弁崔拱曜傲 爲特旌義弁以愧媚逆時官事照得逆孽魏忠賢盜柄以來舉國如狂無復人理閣部悉化妖狐科道翻成吠犬凡可殺人獻媚率皆懷臂爭先外面之院道司理等官又無

足責矣當彼時突有砥瀾一柱反出噲等中則尤
夢想所不及也據本院所知張道長藐姑徒以正
氣剛腸取忌逆黨遂致羅鉗吉綱永戍肅州一時
親友及地方官有不唾棄而避之若浼者幾何人
乃該衛掌印指揮崔拱曜獨悉心調護不避艱險
視一切無賴時官何啻狗彘今日開譚似易當時
對境實難此段公案豈容埋沒不伸爲此牌仰甘
肅州分巡兵備道將拱曜紀錄權令署南古城守
備事如能實練兵馬實剔積弊實汰影占實修城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三

堡器械定爲核實特拔另行重用若委用不效以
負本院旌義之盛心則軍法在焉毋墮前功自貽
後悔

正社序

社以正名而質之 文廟 文宣師卽社主矣末學
何人敢領此任第代 先師發明正義以告凡我同
盟耳昔澹臺滅明見取於 聖門爲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夫非公事不至則公事必至可知非公
事至者貪餌之陽鱗也公事不至者抱葉之寒蟬也

試看子羽當日斬蛟投璧是何力量而肯局促効轅
下駒作自了僕哉然其本領却從行不由徑中來蓋
惟正則公公則氣自壯神自王而一切無不可勝方
今四郊多壘之日正同舟遇風之時倘猶拘曲謹小
節付理亂不聞則是做秀才時便養成一種軟熟態
閃宦套豈朝廷作養人才意乎據社約內習射守城
皆今日公事之最切者而修品規正則尤擔當公事
之本領也設誠而行之卽此是學卽此是講昔人謂
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此正文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四

宣師之所謂講也若夫分立營壘互相標榜角勝負
於口舌之間爭是非於異同之見卽自號爲正而已
落方隅曲徑矣今紳衿衆庶學內學外或文或武無
不樂入此社亦旣同人於野矣必坦然遊通達之途
藹然有胡越如左右手之意渙小羣爲大羣是又公
以成其正也卽不入社內而各自爲正何莫非金蘭
之契卽未立社前或有不正忽歸於正又何莫非蓬
麻之扶正之包荒洪矣哉以繼自今遇警則僇力同
心與官兵里兵義兵共爲犄角是謂正兵平居則確

遵 聖諭必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詐不得欺
愚社內社外人人得所事事得平是謂正氣於以贊
賢父母絃歌之化而追斬蛟投璧之風豈曰小補之
哉

麟經指月序

敝邑麻萬山中手掌地耳而 明興獨爲麟經數未
暇遐溯卽數十年內如周如劉如耿如田如李如吾
宗科第相望途皆由此故四方治春秋者往往問渡
於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馬智自任乃吾友陳無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五

異今吳獨津津推轂馮生猶龍也王大可自吳歸亦
爲余言吳下三馮仲其最著云余拊髀者久之無何
而馮生赴田公子約惠來敝邑敝邑之治春秋者往
往問渡於馮生指月一編發傳得未曾有余于是益
重馮生而信二君子爲知言知人也夫經日也傳月
也月非日指非月也雖然尼父不載生而小儒學問
不加康侯二百餘年 功令在是將欲何爲古喞信
傳遺經今并傳遺之雖吾麻亦季世耳本根不足而
蔓衍其指亂揣摩不足而剽竊其指游觀記不足而

影響其指亡非月之指繁而指月者卽月因經信傳
借傳尊經不亦可乎不寧惟是凡治春秋者強半天
下聰明才智人也方今 新天子勵精更化思得經
術鴻儒之用而尤諄諄焉不愆忘於 祖訓是編也
馮生行且率天下聰明才知士兢兢一稟於 功令
爲 聖天子不倍之臣中興太平之業端有助焉夫
豈惟科第夫豈惟敝邑耿生克勵深于春秋亦喜是
編相與愆史付梓余爲叙而行之

許我西公祖輯感應篇証解序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六

凡市利而責償於人與市義而覲償於天雖所市不
同其爲市道一也則感豈爲應設哉使感爲應設其
有所爲而爲之心不可對人況可對天方其乍觸於
不可忍而勃發於不及知但覺如是則安不如是則
不安爾時蓋專以自爲爾圖得自己心安憚然無復
遺恨便是切體受用此外更何有耶且行日密行修
日闢修德日陰德豈必昭昭揭日月而顯示於人哉
故曰入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致人倫不知
者其道深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致鬼神

不知者其道深則太上感應之說不幾于淺乎非也
山崩鐘應桴動鼓應風鳴谷應月臨川應種豈得豈
種茶得茶種桃得桃種棘得棘天地間原有是理原
有是事理虛而事實直指其顯然之事正以闡發其
必然之理若曰借此以陰翼乎彌世磨鈍之權猶淺
之乎視此篇也溫陵李長者曾述紹興間峩帽令王
湘遂寧守周麓皆以善行此篇爲人演說竟獲已絕
復甦改注壽祿報而慈谿秦三之幾登仙籍以其家
世藏此篇每爲子孫解誦則此篇之行於世蓋天意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七

也許公之輯其証解以行於世蓋奉天意也昔吳道
子作鄆都變猶能使都人懼罪業況此實理實事較
筆墨假合成者何如是此篇之大有功於世教而輯
此篇者之大有功於太上也然以言教未若以身教
吾黃年來刑清政簡吏畏民懷不吐不茹惟明惟允
繩躍冶如弄丸靖萑苻不血刃此皆以身教之大端
異日又爲此篇中續一段佳話矣

附李孟白先生評云說得事理圓融身心暢帖如
來登座大眾悲仰猛識從前父母喚回累劫塵勞

不由人不至此天女告舍利弗云仁者離文字說
般若並般若相亦不可得誰謂文字非度世階梯
哉

黃安紀趙邑侯闢實錄序

昔有以玉爵飲有功者得之榮踰九錫及後以飲嬖
倖人爭碎之矣惟濫故賤也漢史循良傳峴山墮淚
碑在今日亦如飲嬖倖之玉爵矣故德政以錄傳亦
反以錄掩黃安士民錄趙邑侯德政而以序文見屬
余謂趙侯德政豈待錄傳錄又豈待序傳哉試觀斗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八

大孤城流寇乘破竹之勢頻來頻剽去金湯日增而
不費民間一錢兵氣日揚而不煩官家一旅此皆有
目共見有耳共聞尚不須借碑於道路之口又何須
借錄於紙上之言所以屢請而屢不應恐其與世俗
之錄德政者共視之也雖然亦有不容不闢發者余
昔醮士東省云吏治之所以不振者宦套熟也今
聖明留心吏治每思破格用人乃上不難破資格下
竟難於破宦套非不欲破也仕路中惟此一種無非
無刺無災無難反是未有不摧折者故百鍊亦化爲

繞指不得不專在人情世故上調停絲閃茹柔吐剛
占風逐浪白騙單展荷侍無罪身愈安位愈固望愈
重而國家事愈不可為胥天下而釀成不痛不癢如
醉如夢之世界其所從來遠矣竊嘗謂巧宦之害深
於貪官汚吏蓋貪汚止足自焚其身孰如巧宦之陰
蠹國家事於不可問哉趙侯之治黃安也艱難清苦
之狀人人知之矣至於事期於心之安理之得法之
平而一切有所不暇顧此則有獨知之者又豈錄之
所能傳也方盜劫耿宦時是夜獲一血臥於野者闔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九

邑皆以為被創之盜爭欲手刃之趙侯獨矜疑之彼
時咸以為縱而謗益騰護益力及甦而訊之果息縣
板客之傷於盜者旋得其盜真之法向使從衆議亦
足以獲盜報免吏議矣而竟不忍其良心直道類
若此然於宦套則迂疎矣昔日醮士之語今其不托
空言也乎則是錄也猶然飲功臣之玉爵也然應更
其名曰闡實錄噫安得有以直達 聖明者乎

刻道一和尚集序

衆生請佛住世而佛竟從茶毘去矣許多說法恨真

身不住人世乃初祖睞焉西渡亦復不留文字使衆
生之願終不可遂至曹溪而四大不壞有闡提欲刃
竊其願私作供養此又衆生不善請佛住世矣白泉
真和尚道一圓寂一十二年形容如生諸高足龕而
奉之不使有向日犯曹溪者犯道一道一住世矣願
其齒微啟而鈍根在側不聞道一作何開示惟取道
一平日吟咏偈頌叮嚀告戒之語使一人披宣衆人
環立而聽則道一不獨法身在且猶然能言語之道
一在矣形骸在言語在欲請道一住世者當合力刻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二十

道一集

募疏

募建茶菴

內丘縣汲泉菴家伯父居掖垣時所建也頃經其地
拂塵讀蕭太史碑云借他彼岸作我周行固知苟可
濟人利物則神道設教是乃仁術本村善人李珪段
守業蘇民等更欲益以觀音菴稽首向余余曰昔狄
梁公禁淫祠特以禁鬼神之昏亂不道者耳大士現
千百億化身尋聲救苦且置勿論第拓此福地以資

往來於斯者俾勞得息渴得飲暫離赤日黃塵便成
白蓮甘露豈必海南始稱彼岸卽此仁術卽此周行
彼云借者猶隔一重公案耳吾聞內丘王公初令洛
陽仁聞載道今蒞茲土誦口成碑倘亦大士化身耶
菴落成其持此往謁以碑文請

募鑄三教像

道一故博士弟子員中去而持半偈蓋出入人間世
法而會其宗故可儒亦可釋則又何不可道也擬標
三教像合事一堂之上夫三教異同辨者不啻聚訟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

余不暇遠有所稱引和尚所化者銅耳卽以銅喻方
銅之出巖道章山間也種元無二適好事者銘之以
冶範之以型緣心造像緣像分形始析而名之曰此
儒也此釋也此道也竟不推未型以前何物哉假如
就型後復還于大冶所謂儒釋道者安在耶又如還
冶後仍復範于型安知向之爲某爲某者不轉而互
換乎總之變化于銅而已徒據其偶成之像強設之
名而猥云有彼此岐也則銅亦有異乎哉世之各尊
其教作彼此觀者是猶銅本無心而冶人謬爲區別

也彼惟自認其師說不真而又何怪歟道一會其一
故不妨並列其三不則卽一已贅矣雖然余弟以銅
喻教人亦弟助教以銅至於異同之故終難言之姑
俟鑄三教成就銅人而請教焉

募建岳武穆王祠

自古以忠死者多矣惟武穆岳王無論其經戰陣之
處與不經戰陣之處以至婦人孺子厮養奴隸談及
莫須寃狀靡不髮指眦裂目慘心傷雖忠義之入人
深哉亦其所以死者異也何者等死耳或主猜焉而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

死或勢屈焉而死或功成焉而死卽均死於忠而人
心悲憤不平之氣猶有所托以解武穆何以死哉金
字旌忠綉旗標勳主眷隆矣兀术痛哭沿海旋師南
風競矣高鳥未盡良弓已藏以補天浴日之忱拔山
倒海之氣區區一秦家小兒囊探而机置之坐令一
腔熱血不得灑於梓宮青衣之前賀蘭朱仙之側而
灑於獄卒之手也父子枕籍噍類無遺自壞長城爲
虜報怨以極忠遭極寃以極寃鼓極憤以極憤繫極
思則武穆王之不泯檜成之也乃予獨於王有異焉

夫天下未有權奸在內而大將得以成功於外者一
白面書生且猶知之以王之笑無遺策獨惜於此哉
泊乎風波片紙齋志沒地已矣百萬貔貅江上老兩
宮環珮夢中歸此乾坤何等時而英魂凝望墓木皆
南猶眷然有恢復之思焉語曰明知無益事故作有
情癡匪忠曷癡匪癡曷忠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王方
驂赤螭賓帝所俯視六陵悲來無地後之享不享何
心獨計譖人者即巧如檜而適以相成任事者即危
如王而有所不避是皆於今日人心國事有大關也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

募齋萬眾

有僧持簿坐松樹下七日夜以齋萬眾募文請詢其
狀曰欲令檀越各自為政任意多寡湊合於住持了
沒交涉固知非復壯哉雀鼠態其真能悴已以為人
也然吾聞佛說喜捨法曰廣利物心曰拔貪吝心耳
今人得所捨捨於何出不其於彼利而於此損乎且
我得所捨捨於何歸不其此去吝而彼得貪乎安在

平等觀矧佛以粒米遍恒河沙一念周無量劫一齋
不過萬人一飽不過終日惡用是謗謫者為若規冥
福其細已甚余既不文又多不解何能為若嗃矢第
此僧七日夜自苦必亦有說且人以濟眾為名違之
不祥至其所以然存而不論可矣

募施粥濟荒

今何等時化米齋生可謂不達時務極矣不知此正
所以為時務也若粒米狼戾之時又安所需此哉我
聞迦葉乞食偏向貧里為貧里夙不植福今生得貧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

困報故往導之施以植其福今歲里中富室亦貧里
矣正迦葉往導時也然以植福故施名不淨施且割
在陳之根於目前圖植福之報於寥寥身後又迂濶
難俟是惡足動喜捨心而導之施哉曷亦就近取譬
我昨飯避難堡中者無不如渴魚得水見幾箇小孩
子一口咬住碗死不放手一段迫切光景以余鍊石
作肝猶不免目觸心傷凄然欲淚況善男子乎試望
郊原見生者命懸一絲死者骨暴如莽能不慘切否
試看粥廠諸婢如吞甘露醍醐浩浩焉汨汨焉能不

快暢否試清夜捫心思許多殘喘由此得延許多遊魂由此得起能不自慊否且乘除之數極則必返今歲極歉安知今後不極豐乎若至如京如坻時憶當日不以之活多命而今徒擁此長物也能不追悔無及否蘇文忠云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暢于酒吾爲之酣適爲人施藥設酒蓋專以自爲也則此舉分明是自家當下切體受用豈第爲濟衆計植福地哉或曰杯水救車薪何益于事是不然夫爲稼于湯世雖有一溉之功同歸于焦爛然必一溉者後枯可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五

謂一溉無益而不從事乎天地不以有憾而息亭毒之功堯舜不以猶病而屯仁覆之政孔子不以滔滔皆是而倦與易之思地藏王不以衆生難度而冷空地獄之誓亦各自盡其心力之所能及而已匹夫之初念卽神聖之極功救得一命是一命救得一日是一日救得一時是一時救得一刻是一刻不必問救之多少也捨得一斗是一斗捨得一升是一升捨得一合是一合捨得一勺是一勺不必問捨之多少也但以此善化則可硬派則不可每見欠官錢私債者

官司日日比較債主時時發惡言尚有付之不理擅越本無所負硬派之以何爲名且善化或動其不忍之心硬派反激其不平之氣募僧出谷以一片至誠心行菩薩道若又分管得人料理得法不立名色不生流弊安閒自在使喜捨所得粒粒入餓殍腹中不佞斷不學清官腔調而曰家無擔石可捨以墮拔舌獄餓鬼道也韋馱尊者實式臨之

爲基隆山募藏

黃山谷與晦堂辨無隱之義反覆不釋時雨霽秋香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六

滿院四間曰聞木樨花香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始大悟昔人謂謝東山何不教兒公曰我常自教兒夫我之行事乃其所目擊更何事空言曉曉耶基隆大衆欲求無隱之教則念公在矣藏經何事焉一念清淨瓦礫皆說無上法若云彼岸須筏以登也則藏經中諸品亦多有羅列於前者果能一一解耶解則更無多法未解則求多法亦總歸不解一聲阿彌陀佛卽是西方公案且問爾大衆能實念阿彌陀佛否耶里中有富人子目不識丁浮慕博雅名錦軸牙籤填

床連屋卒爲人盜去糊壁覆瓦衰瀆聖賢罪過罪過
吾友陳石泓貧不能致書共吾輩筆硯亦以進士第
或謂黃安一附庸耳猶兩貯藏豈以堂堂大漢反後
夜郎嘻麻城卽無藏猶出一念公而道一死心古梅
及兩山衆中猶不乏戒律嚴明者黃安幾僧聖幾僧
賢耶黃安之有古人風無如麻城妬害者則縉紳先
輩有以維持初何關藏經事多事不如省事省事不
如無事念公老矣那有閑力數他家寶只是無奈婆
心切耳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敢并告之大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七

衆以圖無負念公請藏密意夫亦愈於請矣酷暑流
金未便走謁秋山雨過當從師領畧木樨香也此中
有無盡藏矣敢質之陶公左公

爲白泉募藏

募藏文亦既詳哉言之矣更無可說但俟募到圖建
一小閣於石笋嶙峋處親督諸僧習讀其中秀才家
浮慕收書之名汗牛充棟終身未識一面若復效之
是此舉止爲蠹魚作緣耳昔過曹溪見地主陳野仙
葬山門內有聯云福地當年如不捨荒墳今日有誰

留今道一肉身在白泉歸然如魯靈光猶六祖也倘
有慕野仙之風而興起者當無不可捨况藏乎而俟
募乎

雜著

瀛洲亭賦

余繼馬於閩風兮俯視縹緲之嵩丘尋不死之福庭
今日三山亘九洲維蓬瀛隱躍於魂淵兮劃弱水之
長流揖羽衣於蒙穀兮恍官闕於蜃樓總采旄而建
格澤兮從汗漫以遨遊期飄以遐征兮與真人乎

梅中丞遺稿

卷六

十六

相求嗟仙凡之迥隔兮念樂大之信修謂玉清其不
可卽兮悵瓊蕊之無徵伊誰鞭彼巨鰲兮旋地軸於
茲亭接西崑之靈爽兮聚東壁之文明襟寶善而帶
樂成兮面 肅皇帝敬一之箴荷田田以蕩珠兮泉
涓涓而玉漱悅魚鳥之親人兮憐砌花之輕覆古藤
屈結以孤寒兮蒼虬蜿蜒而欲吼爾乃塵囂市遠風
月簾開水壺濯魄襟袖生寒襲槐陰於翠幕度日影
於花磚宛紫薇其夜對吟紅藥之春翻日避世於金
馬兮齊紫綬以青山會心政不在遠兮寧寄想於濠

問簿書無擾兮期會不侵信閒閒其容與兮寧與乎
偷食而視陰帝錫我曰梯仙兮固將長馭而遠程若
既拜此休嘉兮敢不隕越之爲兢兢淵含珠而自潤
今山有仙則靈繫人之重乎地兮豈地之重乎人彼
李郭之舟曰仙兮則亦維人之故也把浮丘而拍洪
崖兮孰與麗澤於斯人之徒也故振藻鴻裁宜綸鳳
沼馬鬣剪花鑿坡視草則斯亭中之逸韻也寤寐典
型跌宕文史竭駑芳塵景行行止則斯亭中之芳矩
也咸池洗日八柱擎天平章獻納舟楫鹽梅則斯亭

梅中丞遺稿

卷六

无

中之具瞻也乃若綵纈朝披金蓮夜徹毳簇桃花觴
巡竹葉雖異數之薦膺愚魚水之猶缺是以玉皇案
吏豈必幽玄壽國壽民卽長生久視神綿於不朽經
世出世卽憑虛御氣羽化而登仙陋唐皇博望之苑
笑漢帝集靈之壇獨憐平臺靜閒奈何講幄空懸睇
龍顏兮隔達聆天語兮不前咫尺君門兮萬里日夕
帝閣兮九關安得縮蓬萊於近地擬弱水以通船

反乞巧賦

惟天孫以七夕賓於河濱於時蘋風輕拂桐露初零

池花香澹屏燭影深柳子獨夜臥看雙星片月窺人
如有意微雲渡漢而無聲俄聞仙佩冉冉欲隨石遠
若近非夢非醒顧柳子而言曰我則司巧以餘賈人
若有意乎柳子聞而憮然曰糞土愚臣邑邑匏落之
日久矣惟不而巧以躓於今天孫儼然而庭教之幸
甚雖然蒙有猜焉未敢聞命夫謂巧不如拙而憚之
者亦拙者之托以益其無能也殆不近人情生斯世
也逸矣胥庭徑非巧不捷宦非巧無因笑非巧奚倩
言非巧何馨以謀則集以合則親巧中則鋒劇于影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十

射巧運則窳導於風生得之則如石投水不得則如
炭置冰臣豈惡此而逃之以自附於頂冥顧非其地
樹之不生非其性學之不成臣實不造厥賦維屯抱
甕罌而自得昏菽麥於不分筋駑肉緩懶與慢成轉
喉觸諱翻手覆羹性不傷物頻致怨憎亦足見拙者
之效已臣豈不慮方枘不入員鑿而將問覺路於迷
津第念蹇者何罪疾趨則傾贖不辨色聲不審音卽
此聾聵卽此聰明若夫武夫粉黛木偶冠紳塗抹益
其粗醜矜飭蓄於神情臣故唾夫效者之非其實而

寧不心斃夫彼妹之顰也且天孫之所謂巧天耶人耶天則不可以人力奪人則不可以造化爭試觀鸞飛楮葉誰職經營是名天巧愚者不驚木焉一日輒敗玉葉三年始成方其匠心獨照鬼斧神斤不過肖造物之常者以爲異而異者卒不可爲常又況乎巧不宋魯之人者哉且波及臣者又天孫之餘也巧誠可恃孰如天孫然能投七襄之機杼而不能旋一水之盈盈能緯帝庭之黼黻而不能縮經歲之參辰猶且稟葦收之令徽烏鵲之靈燭龍已駕回顧沾巾豈

解曰云遺稿

卷六

手

張楚引

工部郎張公某爲江陵相公葺祠於京邸甫成而公以劾去楚人感之合辭以送焉引曰張楚

維雍峙隳地曰江陵故址映皆碧草何人問丞相祠堂深巷古槐此地餘汾陽舊宅女墻猶在官舍已空花埭暗難迷近鼓樓頭之月春風睡蝶夢平章宅裏

之花當時鶴蓋成陰此日烏棲楚幕西州門外路空吟華屋之詩山陽笛裏人誰酒西園之淚嗟夫禍萌驂乘寵叶仆碑東門之犬空悲南山之鳳不返葢炙手者既掉臂於罷市而吠聲者又拾唾於溺灰慈母尚不免投三至之言文靖又安能保五畝之宅雖發梁逝荀恤後不遑而遺履亡簪關情自切於是有水部郎張公者因楚人之念舊拓故宇以維新燕子還來恍記捲簾之處雀羅罷設重聞曳履之聲豈惟會江漢以朝宗亦且聯金蘭而寶善蓋公以其勞瘁者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

鳴於國又以其緒餘者給於鄉當其金幣如山漏卮必塞但信臣心似水投契何嫌寧知蠅集於竿遂使鳳摧於穴竹頭莫用空闌運甓之心慧改何辜浪致藏珠之謗堂成官去離愁將讌喜同傾室邇人遐手澤與口碑並永南冠放逐冀漁父之知心祖帳流連慘驪駒而失色浮雲能蔽日舉頭不見長安涼雨在孤舟有夢不離江水九畹之蘭堪佩五枝之桂重芳蓋三閩不行吟不過點故都之令子蘭之善毀豈能欺湘浦之靈人曰忌才我云張楚魏碑莫沒尚有望

於葢韓灰可燃豈遂終於捐篋吾愛吾鼎非徒傷
去住之心楚得楚弓聊復紀落成之績何任勞者任
謗乃自昔而自今不盡悲歌恭疏短引

留仙引

女郎峴仙潯陽江上女子者流淪落又過之栖栖
數月行矣陳子二峰傷其意願共留焉

雲情雨意已倦遊夢裏之仙水月鏡花聊復影空中
之色儘笑我黃花牽白髮任教冷眼看人但借他紅
袖點青山拚取秋光入畫曾聞羊叔子不如銅雀妓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三

是峴仙原勝峴山若道林和靖只妻孤山梅豈韻士
反無韻事今夜且談風月管什麼書劍從軍坐中誰
作歌行都不許琵琶掩泣同是天涯流落况當秋色
平分栖栖皇皇窮鳥之枝未擇葱蔥鬱鬱上林之樹
何多設君子之科歸斯受矣有公養之仕民固周之
失路堪憐不第買其一笑眾擊易舉且有賴於二峰
吹噓送上天君事也饑餓於土地吾耻之

黃檗山護藏經文

富家守財名曰守財虜謂其能聚不能用也每怪秀

才家本經四書未了了輒浮慕淹博之名收集圖史
充棟汗牛下筆曾不得隻字之用此與財虜何異藏
經如以藏之而已不有龍宮海藏乎且盈天地間皆
藏也惡用是篋而扁之爲一念清淨瓦礫猶能說法
又何取口中珠而什襲之念公以正法眼覺一切復
貯正法藏以開正法眼懼久或失墜而謀其所以守
余則不患其不守但患後之人僅能守如財虜今日
以往與十方僧俗等衆約其有取去奪去盜去能得
其一字一句之用者請大開無盡藏恣所採取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四

黃檗山瑜伽訂

粵稽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闢地亘古亘今之神聖
也豈無所見而重瑜伽教只是一片至仁心生怕一
物失所兵火之後冤魂滯魄無所歸依非此不能濟
拔所以惓惓三致意焉今和尚辱了瑜伽反說瑜伽
辱了和尚豈不冤哉黃檗大眾才像個和尚念經的
就捨死念經耕種的就捨死耕種不但沒得開工夫
做惡事那得開工夫動惡念須選十餘位典起瑜伽
正法濟人利物猶勝空口談禪若只按本宣科依文

行禮一俗僧能之何足道第一要辨一副深心試想
大士林下作破車之聲毀形變焦面之色是何等心
腸不是哀憐諸苦如刀刺心何至作此態鏡圍山不
知多少高多少厚不是這片至誠心如何衝得破此
最瑜伽第一義也第二要根本戒行德重鬼神驚登
壇攝召如使奴婢非平素有以服其心恐小鬼亦知
應嘴沉障食猜妬之魔王乎第三要觀想昔有作水
觀者人見是一房水投瓦其中即覺腹痛誠于水也
今以一凡僧頂五佛冠充作佛若只靠唵覽二字即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五

頭且道這是禪是瑜伽試說一句看恐 高皇帝不
錯謬也
跋黃槃念公禪林韻事冊後
此萬曆三十七年公案也世隔四朝時越三十六載
重爲寫出使往跡復新并占四偈艷處偏幽鬧處開
朱門安見異青山重重公案都搥碎只在山僧一目
間蜂蝶無勞更浪疑春風何意競芳時試從鏡裏看
花色花自呈嬌鏡不知天上人間總一般春來何處
不爭妍東皇若是嬌歌舞不放鶯花媚遠天誰言萬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五

事轉頭空鴻爪依然在雲中開展畫圖尋往跡今年
花似去年紅

書黃槃復問後

有笑支公遊朱門者公曰諸君自見是朱門耳此其
意致自遠然猶未知其二每見智慧男子多出在金
紫行中則求解人何必於白屋念公嚶鳴求友海內
名公卿無不師事念公者則又朱門自來即人耳不
第無朱門見也試閱往復書其出世濟世旨可謂管
中一斑矣

書黃檗所藏李龍湖開覺寺約

道學何嘗不好至今日不如狗矣以其借名色為騙局也空門亦如之高者為名卑者為利蘇公已立千載公案道學之假無足責矣自家生死大事亦祇以為名利之媒不但如狗又不如今日道學矣予閱淄流多止得念公道一前後兩人耳其通執大小不一而實實為自家生死則一也學者即不能驟如兩上人亦各安生理各勤職業猶是腳踏實地下學上達之基湖上老子與開覺寺大眾約者皆切要簡便

梅中丞遺稿

卷六

非若向者預約之太高不可踐者也不此之圖又焉從事此卷中有馬御史字凜凜生氣照人只是誠心鍊骨磨滅不得即此便是金剛不壞何事不從實處過

書李龍湖讀書樂後

昔茂先識寶氣于豐城或以為博物非也天地間既實有此一段精光在即天地能自遏抑否茂先眼界倘亦神物陰有以開之憑以為用乎龍湖老子之焚書不焚藏書不藏也豈世多具眼亦其精光自不能

遇抑耳昨過惠州登白鶴峯蘇文忠遺址在焉低回

悽惋自亦不知其何心癡哉世之以愛憎毀譽為公案也黃僧有碎文忠所書碑以媚時宰者 天帝怒而罰作狗則凡浪逐人愛憎毀譽者皆狗也龍湖如青天白日人有知其光明獨斷者凡斷楮遺墨咸欲寶而藏之今得道甫為茂先倘亦有陰開之者與余有讀書樂一帙并寄道甫代藏之所謂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題真僧古梅卷

梅中丞遺稿

卷六

三八

自有佛是故有和尚有和尚是故有佛眾生尊佛並尊和尚僧和尚並憎佛何以故世眼不見佛只見和尚說和尚是佛世眼見和尚便云見佛說佛是和尚賊據主人屋被主人巾服不殺賊反認作主人陪賊陣喫賊廝混不挈主人反認作賊故關佛佛在事佛佛亡何以故事佛非佛佛不受還歸所事者關佛非佛佛不受還歸所關者事非佛是名關佛關非佛是名事佛我亦事佛我亦關佛我惟事佛故關佛我惟關佛故事佛未遑殺賊且認主人主人分明賊莫

窳入故獨指一古梅和尚而榜之曰真

贊

無念禪師像贊

筆墨假合成說麼是無念須知住世時亦作如是觀
試從未畫前識取本來面

贊孝感楊執戟

謂爾儒其官武謂爾將其扮腐謂爾雅彘二母謂爾
俗竹于畝謂爾多識性則魯謂爾資鈍知好古謂爾
貪毫不取非其有謂爾廉不遺餘力而盜天地陰陽
之利數謂爾勞勞楊生肘謂爾開開汗滴土吾尚不
能描爾之神又何有于皮相寫生之手

贊驛傳使者丘公

蘇文忠公謂寫生當陰察其無意處以得其人之天
此傳神法也司馬溫公謂凡受恩不忘報者為臣必
忠為子必孝此相心法也昔忠武鄂王不忘其師周
同卒成萬古忠孝人物非左券乎嗟乎在三之義今
人棄如土矣丘公祖居官之清明稊躬之端亮置勿
論家安石拔太封公于浙開而公祖篤摯斯義視諸

身被者有更切也即其養志推恩孝思不置奚問立
朝大槩哉此則虎頭所不能傳而溫公特相之形神
之外者也俗眼易忽處特一表章之

梅中丞遺稿

卷六

早

梅中丞遺稿卷之七

楚麻信天居士梅

泊水後學衛貞元瀟足較

同里門人萬 延休菴輯

祭文

祭董座師文

大座師故吏部尚書郎太翁董夫子以萬曆丙午某
月日徵賦玉樓越明年丁未春翰林院庶吉士門人
梅之煥駕言北征假道東出以哭於塗日嗚呼吾師

遺稿 卷七

乎棄我去遽若是其淹忽耶總帳猶懸墓草已宿有
淚未揮忍言絕哭嗚呼痛哉日昭睍而若見心忽忽
而如失情沉沉而靡宣聲哽哽而莫出念煥幼遭凶
閔長逾陸沉匪娥眉而見妬橫讒口而爍金奮飛非
翼悄悄憂心歲惟癸卯多士彙征鎖棘圍而三戰幾
蹶足於後座二十七夜蓮燭三更師忽不寐繞案逡
巡驚焦桐於爨下咤枯竹於柯亭吹噓送上剪拂長
鳴爰看花於上苑旋視草於蓬瀛與師聚首載笑載
欣師忽言邁祖帳都門雨瀟瀟而秋老雲慘慘而晝

昏瞻旆旌之索索睇海日之沉沉遲留無計迂轡緩

輪握手相視淚赤盈盈鄭重後期咽咽吞吞嗚呼痛

哉那知尋常言別之日即煥與師永隔之晨乎途人

傳語將疑不信霜霧陰霏文星果隕以師之德之才

方將裴馬競勝豁度坦衷波澄玉潤和藹春暉淨瑩

秋映彩毫擲地山鳴谷震聖智條理金聲玉振其靡

我楚士也惟曰真文章真人品真經濟蓋惟其有之

是以易之而不徒為說鈴飭羽以強小子之聽乃於

之人用偏不竟造化小兒庸邪妬正搔首仰問天高

遺稿 卷七

不應推之祝之補其在胤嗚呼痛哉成我翼我根將

永托舍我去我執執焉泊素車磷磷白馬橐橐黯澹

董相之廷辛酸喬公之約竚雪齋而望嫻嫻過西州

而魂搖落短草風呼春陰日薄魂兮來步寸心一酌

嗚呼尚饗

祭王泗洲年伯

夫士人登科第例有同年序齒錄上自父祖下及妻
子無不叙入其義何取豈非表一時會合之奇欲世
世申固其好永矢無諼也哉夫好且及世況於其身

嗟夫此道人棄如土矣今何時而猶有年伯其人者
今何時而如年伯其人者又棄我去乎昔我先君以
壬午舉於鄉兒時卽於九十人中知有王年伯矣歲
庚寅無祿先君卽世伯也來弔舉聲一號伏不能起
猶記其所爲莫章也云交道至難如鬼如蜮對面九
疑同堂萬里惟我與兄可以無愧兄旣云亡予獨何
心而生於世彼時但感其情詞之悲切及身嘗之而
後知所云至難者真難所云無愧者獨無愧也嗚呼
痛哉夫其卵翼我于孤微輔導我于仕進歷盛衰顯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

晦如一日斯已難矣煥性喘僵語言直率轉喉觸諱
隨處招尤伯獨不作世法觀雖曰愛而忘醜亦由特
達相知昔鮑之知管皆在世俗所不齒處故等生我
耳不尤難之難哉憶昨外轉伯適居京煥不在意而
伯之憂容可掬也前年節鉞歸冀可一相慰藉而已
相對不能言矣嗚呼痛哉去歲中讒幾蹈不測扶病
來唁恐傷老人心多方支展使不聞知今年元夜避
近寺前燈月朦朧衆中撇過那知此時便是永訣嗚
呼痛哉今若知煥在刀俎上豈有瞑目時乎顧生平

相期許者道義耳但問是非不問利害但問所坐之
實不實不問所履之危不危王安斃於天啟元年六
月煥之入京在二年五月則坐以入安幕者果足浼
人乎南贛之推張爲政則坐以鑽趙者果足浼人乎
熊廷弼果反乎保熊不反者私乎公乎則同心公舉
盡推而坐之一人者果足浼人乎從來有合省司官
一人專主之事體乎從來有以十六年前吏部飛裁
人贓之法律乎則坐以某甲千金者果足浼人乎楊
漣斥逐歸山之後正勢交掉背之時若來而不禮是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四

可今年伯見乎顧前年楊曾來麻城乎去春煥曾往
應山乎則坐以盤桓垂泣者果足浼人乎明知未有
往來第謂不打入此網不足以致之死耳孔文舉之
子云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今若以無罪
死兼得見父執如年伯者其願豈不更愜年伯聞此
當自爽然矣昔戚太史瀾爲鄱陽水神猶念及同年
丘瓊山妻子而示夢以安全之今英靈不昧非紫薇
掌書則冥府立案倘天地鬼神之說不誣豈容使戚
太史獨徵靈應乎官箴鄉評所在成碑故不贅姑舉

年諡一節以醒世之棄如土者一奠告虔五內崩摧
神兮來步立而望之

祭封君莊太老師

緊衝嶽之噴吼兮雲蔚霞鮮洞庭之泱泱兮金波紫
瀾洵美且都而鍾於人兮攝提降而肇端握明月之
修姿兮紉楚畹之芳蘭維德厚以流光兮衍麟趾之
蟬聯啓我夫子以名世兮來紫宸殿上之書仙視鑿
坡之瑤草兮撤御座之金蓮桃李萃於公門兮啟沃
竭於經筵和氣與春風俱朔兮德輝皎秋月之孤妍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五

想令狐之令楚兮憶玄成於韋賢人情賢於夢卜兮
佇紫閣之平登推慶源於所自兮龍章疊貴於椿庭
猶忘貴倨而敦朋好兮相逍遙於月夕與花晨僉曰
惟仁壽其未艾兮將躡安期而挾美門豈塵寰不足
以鞿芳躅兮溘焉返駕於蓬瀛雖夫子之孝養無恨
兮工媿美於曾參奈少微隕而靈光頽兮誰不惜乎
典型矧某辱夫子之陶甃兮生我維均其切怛而畫
傷兮悵痛楚之莫分君山莫其仰止兮欲往從之湘
水深日眇眇而愁予兮平蕪晦而夕陰托微波以通

辭兮采芳洲之杜蘅驂赤螭而賓帝所兮庶明德之
惟馨嗚呼哀哉惟師肇我惟翁肇師師德罔極惟翁
之歸天高難問思重易悲沉沉千里草短雲低波平
路漸白馬天涯誰謂翁亡吾侍吾師

祭馬誠所侍御

數窮化盡雖聖哲不能自離於生死惟夫時事之多
艱思得人而共理其關於世者既不輕則其厚於天
者宜無已蓋先生實其人焉而胡卒夢於辰巳昔公
權抱痛於唐宗景畧興哀於符氏西苑悲纏於輟瓜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六

南都哭慟於罷市彼數子猶各有所遭而先生值勳
業之伊始追惟少壯登朝雄文蔚起朝發飛鳧異標
馴雉晉豹尾之崇班櫻龍鱗而批逆白簡飛霜赤腔
貫日抱疾風勁草之寸心當雷霆摧折而益礪迨乎
抗疏歸田跌宕文史閉關却掃凝塵滿席楊子一床
馬卿四壁庭若無人心惟似水事父如君入孝出弟
自君臣以及朋友之交由筮仕以迨掛冠之日節義
綱常終始若一同理不必同衆相信不難相死上不
顧身家之安危下不顧流俗之毀譽凜乎揭日月而

行青天洵招不來而麾不去志以澹明遠以靜致辟
孤桐百尺而無枝如碧月秋澄於萬里宇宙蒞蒞有
人若此乃位僅陟於烏臺年甫踰乎四紀寶劍欲割
而成虹明珠未旦而化石豈乾坤靈秀之不常抑造
化小兒之妬美熱血未冷齋志沒地廬無封禪之書
襟有憂時之淚嗚呼痛哉石火電光百年旦夕藉令
跼踖駘駒畏首畏尾逐響狗聲柔腸繞指卽艾芳與
瓦全亦同歸於已矣香案玉樓返還本秩想生平之
不平始得披瀝而訴帝嗚呼痛哉燕楚各天馬牛不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七

及非故非親非勢非利庚子會我于黃檗甲辰問我
于燕邸交纔半面書僅數紙苟非臭味之暗投何爲
神交乎乳水昔林宗不愧其碑今先生更難爲誄蘇
軾之悼歐公曰上以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吾私予與
先生情曷能已輿論已定于蓋棺芳躅永垂于鄉祀
氣壯山河身騎箕尾鶴髮仙翁麟趾公子述作有人
去來無累且枳棘非鸞鳳之所棲先生亦何戀乎斯
世獨某方洽金蘭旋悲玉樹何見之晚何奪之亟旣
不獲聆易簣之言又不獲與執紼之役西州城外山

陽笛裏月冷霜枯悲歌裂眦仰漬酒以陳詞莫寫哀
衷之媿媿

祭熊肖菴

維某月日隣翁肖菴熊老先生熊母周老夫人將合
葬於莊舖之阡信天居士梅某謹爲致詞而且舉酒
以賀焉曰余生斯長斯曾歷見兩尊靈之壯而老老
而歿而今且偕歸長夜之室也故宅永辭畢於今夕
言念夙昔傷如之何然可弔也而實可賀每見癖堪
輿者往往送其親於水蟻之窠今不謀而獲此乾煖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人

吉壤其可賀一兩尊靈昔同穀今同穴白首同歸依
然舉柩且咫尺家園呼吸相應其在墓猶其在堂也
其可賀二定齋子孫尚多未振賴此一枝旒爽吐秀
死葬之日視生事之年氣益旺魂歸故宅見堂前燕
子依稀有王謝風焉喜可知也其可賀三肖翁常云
吾家世未讀書今吾兒突能成篇欣欣 因望外豈
知未幾而孫已青青子衿且蟬聯鵲起正未易量乎
其可賀四矣松蘿秋風雖切歲時之感桃林春色常
看景物如新無悲薤露且薦蘋馨野梅含笑霜竹留

青想尊靈聞此而心醉鑑此一滴於九京

改葬先祖父母堂祭文

維某月日孝子梅國啓孝女國騰孝孫之煥時然自然之煥之耀渾然之燃之輝之炁之煥等敢昭告于顯考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南山大人顯妣淑人陳氏大人之靈曰自歸窀穸頓隔仙凡孽屋山丘東逝之波不返黃昏青塚西沉之日誰揮何意今茲仍臨舊地劫火不焚靈蛻兵戈翻見萊衣往事復新音容如昨幾度斜陽之陌愁聽古木寒鴉重登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九

畫錦之堂喜見舊家燕壘昔令威獨歸華表城郭人
民半已非今考妣同返故鄉柴門流水依然在松楸
壠上無勞遠望白雲玉樹庭前且得近承愛日不值
赤眉作孽何緣白鹿重遊石馬嘶酸已彰君賜眠牛
卜吉別有神謀欲知世德之光請看塞翁之福

祭雙南田年丈

維某年月日雙南田年丈計至眷年弟梅之煥謹以
瓣香束帛付僧非指等往奠於其靈曰自古凶終隙
末往往出之金蘭臭味之交議者致慨於後相背之

戾不知前之合者原非真合也若弟與年丈初則何

所不合哉同窓同榻同榜同門同官同調呼吸關通

不止嚶鳴響應自甲辰至辛酉猶一日也後因諸生

發難並冒嫌疑皇天后土在上弟如端人耶則必

論理豈肯枉公道而坦路人即小人耶亦必論勢又

豈肯舍炙手之交而寒酸是比哉乃始而極力以解

紛終焉癡心以踐信不過如水火以相濟正以相成

耳至謂胡爲章劉更延劉更榮之挺險越奏係弟嫉

使則蛇蝎豺狼所不忍魑魅魍魎所不屑也昔年曾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

同年丈及王孟韜共質之道觀山玉皇上帝五腦山
顯靈土主矣彼時猶曰神道遠也今年丈業駕赤螭
騎箕尾賓於帝所矣上碧落下黃泉皆神所得周遊
之處冥府有所謂耀靈最勝真君者世所稱五閻王
也殿前業鏡臺照人無所不徹各曹掌案記載詳明
年丈試叩之如弟實有疾使等事則請追其魂攝其

魄打入板舌泥犁獄猶恐冥報人不得知更請預加

惡病磨苦在床自吐自供自說自斷使有目共見有

耳共聞咸惕然於陰毒奸賊之報不爽關係人心世

耳共聞咸惕然於陰毒奸賊之報不爽關係人心世

道豈淺鮮也蓋世網猶可倖逃天網誰能竟漏若曰
無鬼神何以有生死既已有鬼神何得無顯報白口
咒縱可欺人決不可欺鬼神縱可欺鬼神決不可欺
年丈之自爲鬼神嗟呼弟老且耄矣暫寓地上譬日
及之在條且暮之人於人間世一切讚毀好醜更復
何有猶喇喇請白不休爲名乎爲利乎爲納交要譽
乎弟念此段公案是年丈一件凝結不化之事嘆心
最亂真心恨性恐迷覺性不得不據實昭揭以質諸
冥官主者有則望亟誅鋤以平不平之怨氣無則望
梅中丞遺稿入卷七
十一
爲滄雪以解未解之疑心掃開黑霧陰雲依舊青天
白日分明是對症說法喚回苦海波中豈止爲撫景
懷人凄斷山陽笛裏嗚呼彩雲易散春夢難圓聯鑣
三十五年彈指百千萬狀芳草自尋人自去空瞻浮
玉磯頭杏花零落寺門前猶憶慈恩院裏冤憎苦別
離苦盡撒手懸崖過去心未來心猛回頭是岸虛舟
飄瓦何關身外之身寶筏金繩試喻非指之指

告文

告文昌帝君

幼雖了了長只平平既不能強踟躕崎嶇之世路又
不能弱辛酸冷煖之人情舉目蕭疎向隅之悲自歷
半生不立窮途之淚偷彈藥裏生涯淒涼形影青緗
世業冷落箕裘季子已敝貂何言二項毛生不脫穎
長勉三餘夜雨西堂鬼魄忽明桂蕊秋風南國馬蹄
又促槐花如雨如雲紛疾足高材之敵三宵三晝卽
榮華憔悴之關東西塲面垢首囚愁不入復愁不出
毫楮上心嘔髯斷患不精又患不明况艱難之境備
嘗將得失之心轉急明遠樓如天上起角聲斷送秋
梅中丞遺稿入卷七
十一
聲至公堂似霧中看燭影晃搖月影念缺月孤鴻之
句早已斷腸吟看花走馬之篇幾回搔首人何能役
天寶爲之仰祈萬丈奎光俯照三條蓮燭筆花吐處
風生桂籍之香墨霧飛時雲綯葢珠之彩勉稱栽培
之造物敢云温飽是圖欲酬簡在之帝心要使科名
不愧

祈雨告文

上帝好生不愆雨暘之候下民多故特干天地之和
年來憂澇憂虫皆由自作自受顧災傷止以示警而

憔悴易于見蘇乃今是穢是裘之時又亟雨玉雨金之望亡將無日急乃呼天雖業生之業實然諒造物之心不忍迴羲和之轡只在片時投玉女之瓶止須一滴唯是呼吸之頃便是生死之關短短秧針懾焦土麥價增舊苗絕懷新安得一舞商羊所冀羣翔石燕枯樺窮日力難補天工豈花說年豐敢忘帝力

告地藏王

切以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菩薩大願佛更何加今則天上中元相傳地官赦罪敢弘菩薩普度之意恭舉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三

如來判解之文計如來自切婆心在弟子何須饒舌弟有疑隱願垂証明夫菩薩誓空地獄而地獄轉益填塞者豈真願力難酬法力難周哉在昔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都人懼罪業三月罷屠宰繪事無實相筆墨假合成猶聳人心魂戒懼若此倘冥報即在目前權奸悉蒙天憲誰復敢犯之而復敢入之顧乃報在寥寥身後以真實不虛之理反類幻妄不經之譚何怪乎茫昧而入者之不肯出出者之仍復入乎即如本菴之側爲精忠岳武穆王祠究徹九天憾窮終古

菩薩縱一切平等能爲秦檜万俟卨羅汝楫等解向使東憲定計片紙付獄時卽明彰拔舌泥犁以昭揭於天下後世至今腹劍殺人甘心媚虜如若輩者豈不懼而思戒惟當時杳無現報郵亭下奸雄過此竊笑打者是鏡與若輩無涉而反疑書生遊地獄之說爲荒唐嗟夫此地獄之所以愈不得空也故欲陰間無地獄須令現報速陽間尤未可使善類摧折殆盡而惡人得志無已時也空地獄其尚有豸乎凡夫愚昧不識天道深隱如言有可採伏乞勅所司酌議施行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四

梅市謝土

兔窟非營鷓枝不借歸與自有樂地隱矣何必買山山曰東山新築墅隣太傅市名梅市只如吏隱南昌當年晦養於斯此日重經其地松山冷月已酬簇馬之詩簫鼓春風忽憶棲鳥之處昔也雲無心而出岫何當小草懷慚今則水有時而迴淵依舊長林可適折腰五斗米耻同雞鶩之爭葢頭一把茅笑比蝸牛之室空谷之人如玉考盤之曲爲宮廻征鴈於峯巔

天上未應鳩鳥道謝戰蟻於柯夢人間從此畫鴻溝
風景平平正合幽人點綴林泉草草全憑靈物維持
敢昭告於境內之山川聊進羞乎澗溪之毛茛

還受生錢

冥府持籌非以自私自利曹官責券原爲濟苦濟貧
某等受生各有借貸後人所借皆前人所儲今人所
還又後人所賴若前之稱貸者不償則後之告急者
何藉灌輸之府既虛方便之門日隘偏肥偏瘠大公
之道爲何有濟有遺造物之心不忍用是如花甲所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五

註錢數一爲照年庚陸續填完原不比陽世賄賂公
行要只見陰曹分文不爽三春寸草聊爲酬過去而
結未來一滴滄溟敢曰損有餘而補不足
李孟白云極幻極鄙
之事說得如此有關係

告關帝文

爲乞靈神武以報 君恩恭進緋袍以彰 君賜事
煥昔備員甘肅崇禎三年三月初四日峽口水泉之
捷原非得已向使海套諸虜不乘東夷之亂闖我郊
關殺我差使劫我行李聲言要搶我河西擄我婦女

各與他踴躍穿着煥何樂此提以自恃其年來不許
搗巢不許襲殺痘虜之初心此 大帝所照鑑也時
踰十年復蒙 皇上追念煌煌廢資賁及林泉當灰
冷爭溺之日叨此恩赦愈覺難堪且煥之叨冒於

皇上又不止此既簡拔於逆璫羅織之餘又曲全於
瞽樞鉗網之際豈惟黍谷回春真是白骨復肉 大
帝試思華容道上一段光景卽素所不兩立者尚不
忍忘其禮遇之隆而不難以死報況以萬死孤臣屢
蒙 聖主再生之恩者哉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六

煥縱異類夫獨無狗馬心乎而今已矣無復圖報之
路矣莫適與謀惟有叩 帝今茲流賊孰如黃巾一
任其慘毒至此而竟無有一摧其鋒者天乎人乎何
以至此極也憶昔許田射鹿時滿朝文武皆視爲固
然 大帝獨怒馬直前則今日之事決不委於今日
之公卿將相可知也萬古不磨之忠義必不斬以輔
大漢者輔大明三界伏魔之神威又何難以勦黃巾
者勦今賊縱天未厭亂而力定自可回天卽數值奇
窮而理正亦能勝數包胥依墻之哭秦入尚且感動

而況聰明正直之神魯陽指日之戈義馭亦爲停輪
而況神威遠震之帝不腆緋袍寧堪曝獻但念一聖
明之殊錫必進之忠義之聖神方足彰君賜而展
微忱謹具表奏進以聞

代闔邑爲李孟白延生建醮

金粟後身青蓮仙品現宰官而住世開正法以覺民
喜怒不形宛親平等同人於野休休焉其如有容守
已如城油油然而不自失用汝作霖雨若有脚以行
春於我如浮雲實無心而出岫英雄從戰戰兢兢中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七

做出事業只恬恬澹澹處得來惟急病而讓夷每履
危而涉險有忍乃克有濟隨方輒奏膚功仁言不如
仁聲到處咸稱活佛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已孚一人
有慶之休天視自民天聽自民惟鑑三代直道之頌
析薪負荷九臯鶴子和鳴玉樹盈庭五色鳳毛繼美
猷疏

恭薦李長者

悼薦卓吾和尚心事青天白日行藏野鶴孤雲早現
宰官身遊戲文章太守晚棄人間世歸依上乘如來

清畏人知宦邸都無長物塵隨緣斷天涯獨寄萍踪
氣薄層霄眼空四海落筆千軍辟易下幃萬卷兼收
潛心罄孔壁之藏精孚意契尚論執董狐之簡鬼哭
神號抱用世之才兼能出世無成名之技固自難名
持已太高故當意者少望人過重致負心者多涇渭

分明乏藏垢納汙之量斗山卓絕懷調高和寡之悲
剛方未免激昂真實間成執着善善惡惡務必極其
本懷是是非非畧不徇諸時好以致招嫌觸忌遂而
賈怨益仇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冤霜六月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八

偏凋幽谷芳蘭曉日晴雲不照覆盆棘木鳳衰麟死
玉碎珠沉在天道豈曰無知非往因斷不至此百年
何好醜到頭總是黃梁人世幾冤親覲面已成烏有
太虛無物任他把火燒空羣小流言何異彎弓射影
試憶丁亥後種種悲歡得喪豈復留踪卽如藏書中
代代勝敗興亡竟歸何處且生卽有死何必讓言況
施靡不還祇成反中若猶含冤積恨又或較短爭長
起心便是輪迴片念轉生障礙諒生平之學力斷不
至斯恐毫髮之差池未免墮此特修懺法聊助津梁

敬仗慈悲俯垂憐憫指真空之覺性示不二之法門
苦海既離愛河隨斷究竟霧釋更無執對之愆業業
水消永謝闡浮之路

恭薦澹然大士

夙植善根蚤乘慧劍青蓮喻法長齋繡佛之前幽蕙
爲操獨秀無人之谷溫惠則和風甘雨剛貞則烈日
秋霜有忍有容寬親惟持平等皈依佛法夢寐不輟
參研常憑寸念慈悲所在無非造福凡遇一切苦惱
相逢便自解頤純備五倫不得名其一節兼全萬善

梅中丞遺稿

卷七

十九

要皆出自無心險阻艱難在烈士猶然喪氣者惟斯
人不憚備常清修高潔在古昔標爲美譚者至今日
反滋多口魔隨道長命與心違雖顛沛其可傷獨柳
鬱而誰語祥鸞鐵羽傷枳棘之難栖孤鶴橫空聳雲
霄而獨唳碎玉不改其白鑠金愈增其堅胡界之良
胡奪之速方冀親傳衣鉢同超百尺之竿豈期身倦
津梁遂入兩楹之夢升階肅爾步化翛然自若厭其
餘生人皆羨其善逝獨哲人之既萎嗟末學以何怙
行踏空林鶴翩翩而滴露聲隨靜渚鳥啞啞其啼枝

秋槐葉落池頭夜雨燈寒總帳百身莫贖實悼道不
獨悼人一指可參若見師除非見性追惟萬頃淵澄
之度但看皓月水壺欲試一生屋漏之心試問皇天
后土逝水雖滔滔而不返高山愈切切以思齊石火
流光終歸幻滅慧燈餘焰猶賴吹嘘更期九品蓮中
廣開後覺抑或三生石上再訪前緣敬伏遺文用宣
冥感

爲佛鑑禮懺

烟霞色相水月禪心側身不離慈幃相依爲命早歲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二十

長齋綉佛共說無生淑慎端方仁慈穎異我欲宗世
法勉以從常爾自絕塵緣飄然棄去山頭石鼓如何
肯落人間觀裏瓊花畢竟還歸天上再來真是誤無
端二十三年久戀復何爲不見百千萬狀長嬰疾病
苦會寬憎惟是歷試多魔總只銷除定業任讚任毀
曾何關身外之身爲究爲親不啻說夢中之夢罔須
尋故事請看天際浮雲甚處問西來笑指空林片月
我亦三珠之鶴暫滯京華爾開九品之蓮直尋淨土
我惟知爾却不悲啼爾但念余唯勤精進萬年暗室

燃一炬以輝輝百尺竿頭歇半步而憤憤特資冥力
用足前功蓋聖凡剝復之滿只在一轉念之頃而生
死相禪之介尤間不容髮之時一念清涼都成般若
凡所苦惱盡是菩提桃李重華原是去年生意葛藤
寸斷不牽他日纏綿稽首慈尊洗心懺悔空鏡圓而
大赦人人霑法雨慈雲駕寶筏以同行處處免黑風
鬼國

建水陸大會

痛念道東陣亡將士及屠戮居民人等自東陞構難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

廟笑失宜土人之比屋一空甲士之隻輪不反無貴
無賤盈野盈城揆厥所由誰階之厲士大夫分南北
之黨各如鼠鬪於穴中軍國事等秦越之人誰作虎
爭於殿上風力專施於伐異人才之摧折何堪機謀
止用以蕃身私窟之經營特甚周得上漢得中于今
安出種治內蠡治外舉國伊誰業未閒暇而滋九疇
之蘭猶當倉卒而蓄三年之艾前既泄泄後復冥冥
既不能強聲動九天之上又不能弱形潛九地之中
乃孩童焉比謀驅市人而使戰以處堂之燕爲拒轍

之螳馬上之檄一馳舟中之指可掬嗚呼北邊良將
尚固壘於三年方畧金城難遙度於萬里今日之所
恃者何事廟廊之決勝者何人胡爲與甲兵以危士
臣遂致率土地而食人肉鼓聲寒不起惟聞陣陣風
腥旗影日無光一片啾啾鬼哭空枯萬骨幾曾成一
將之功夏絕九原何處入深閨之夢鳥無聲兮山寂
寂千年之血草難春場有燧今夜沉沉五丈之星隕
如雨魂驚唳鶴可堪古木號風屍滿啼鴉忍聽悲笳
何月滿目摧殘之剩幣已難裹革歸來傷心痴絕之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

迷魂猶望征衣寄到卒予敵將予敵誰實納之溝中
哭一路哭一家亦將置之度外念好生之帝德豈真
天假強胡值甚惡之妖氛或是人遭劫數佛且不免
荆槍之厄人豈能逃殺運之窮獨憐肉食者高議於
雲臺而血戰者蕪絕於異域吊死問傷者既斬蓋幃
之報而煩冤飲恨者又無解脫之期誰非慷慨捐軀
忍令沉淪苦趣游魂汚血玉門關外月茫茫仗骨埋
香鏡圍山中雲黯黯欲拔沙場之滯魄全憑水陸之
慈航前世因今世因霎時俱盡天作孽自作孽一死

都消齊斷惡緣早生善地借金繩而開覺路箇中楊柳春生挽銀河以洗甲兵塞上櫓槍夜落

又代黃檗念公

衆生業重雖婆心甚切不能盡納諸解脫之門佛祖恩深卽下愚不移猶欲廣示以更新之路故登正覺者豈惟自度而報佛恩者要在兼成其稟質凡庸發心堅固苦叅四十多年粗開覺地旁求二十餘載未獲同流驚逝者如斯知老之將至倘先身溝壑更何面慈航竊念大衆或耽貪火宅或迷失舊家或如穢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

裹蟻蝦或若綿纏蠶繭相將改頭換面辟日及之在條多少滯魄游魂任長夜之未旦嬰兒臨井那知失足之危慈母旁觀寧免刺心之痛雖啼號無能療於痛楚而辛酸自莫已於哀鳴幸教有懺悔之文可消罪業謂文有精深之義可關悟門用罄十方布施之資敬辦一筵水陸之供或有當機證果或有聞旨種因或迷者忽明省發一知半解或悟者更悟了徹四諦三乘野渡橫舟亦欲人人而濟高峯樹幟自應在在通知凡在般若場中十法界了無分別便是音聲

佛事七晝夜豈當等閒我願如斯佛慈允鑑

爲少司馬先伯禮懺

痛念吾伯孝友性成忠義天植五車竹簡早騰南國之聲一卷陰符遂筦北門之鑰平朔方而兵無血刃鎮三塞而夜不驚刁廟廊倚萬里之長城士卒戴二天之春宇功銘銅柱依然輕裘緩帶之風寵錫金章益屬素絲羔羊之節長容唾面不問汚衣恭嘿淵沈純是一腔惻怛高懷雅量咸歸萬項汪洋屬者西域失和以爲東山將起詎八翼拆冲天之翮而九京召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四

蓋世之英午夢初成白駒不及營星忽隕梁木其摧綠野堂中莫追尋而聽履紫荊階下將搖落以傷枯雖事業在丹青萬古長存英烈然幻身還碧落舉家曷覓音容兄弟情深子姪痛切周旋繞膝難尋劍珮之蹤揮涕空幃不勝股肱之痛無憑寫恨聊托冥資凡所杼忱惟藉佛法念在生之日已了了幻色空身今撒手之時自烟烟圓光湛寂決無塵緣不斷何復兒女情長廟侑凌烟有朝廷報功之典魂歸兜率看英雄回首之奇還祈普度宗姻一齊同登彼岸是諸

有情魂識這回共證無生

薦外祖母貞節喻太宜人

人中之瑞地上之仙未講佛而暗合自然雖在俗而遠離塵垢淳朴渾如上古艱貞自老詔華得於天者全取於世者寡終焉不亂逝也如歸默勤素心應生善地低回苦節當慶流芳惟是千歲鶴歸尚悲華表況茲百年人去忍見空堂柳車穿漠漠孤村薤露響蕭蕭夜雨誰云上壽都不見九十七年一別經旬便擗取百千萬劫魂歸天上思在人間敬托靈章聊資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五

羽化

為郡丞先叔禮懺

先民矩度後學章程孝友本於性生非束縛於宋大儒之成格仁慈實其天植遂膺合乎漢循吏之芳塵人不間於宗族之稱世且加以聖人之號末世何如先輩堪嗟時事之日非於今可見古人獨賴典刑之尚在胡昊天不弔復朝露易晞百歲人家畫錦逐彩雲易散八旬上壽韶光同春夢難圓生平仁禮存心可信神閒意懶迨至逍遙曳杖應知生願歿寧但色

欲凡夫舉足無往非業縱準繩理學起心能必無差

好仁太過者寬縱即以長好認理太真者執着翻而

生障且往因之習氣不少而無心之註誤尤多欲盡

湔除必求懺悔蓋衆生自度非是佛度衆生而佛求

衆生甚於衆生求佛故心懺者務識原無可懺領取

未懺以前法懺者要使不須再懺謹防既懺以後雖

云如來本願總屬自具津梁罪福都是前塵譬萬里

晴空寸霧何干皎潔靈臺同須覺照如百年暗室一

燈立破陰幽惟慧心尚隔重關必冥力為開覺路敬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六

仗慈尊法語代申猶子哀忱回念生平倍添痛憶若

德厚流光之報既已爽于今生而積善餘慶之休或

得酬於轉劫俾善人早生善地斯天心默契人心并

念年來枉死城中已無坐處好趁今日無遮會上立

賜超升總祈錫類之仁盡拔鏡圍之苦

為兵部員外陳五不姑尊禮懺

直腸快口俠氣熱心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不事邊幅質任自然恪守官箴慮周民隱花封兩邑五不人頌青天粉署經年三黜心惟直道摩厲一割命與時違

遷謫半生業非自作竟齋志以沒能無灰廉吏之心
然無疾而終亦足食清官之報但使桐鄉有祀何妨
伯道無兒獨念遺踪堪傷往事庚寅七月藐爾諸孤
風雪柴門伊誰哀生弔死冰霜幽谷惟公送往事居
乃見交情寧唯我殞却因今日轉憶當年惜無六尺
孤報答竭股肱之力空有一杯土春秋興霜露之思
穿林惟隱隱鐘聲驚回曉夢繞閣只青青松葉寧改
冰心三義桃園不忍見花飛無主四面蓮座也須教
燈燼重燃八十一年浪跡流光轉頭是夢百千萬般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七

往因現業何處尋根稽首慈尊洗心懺悔救無心之
口過斷有著之塵緣速啟迷途早生善地并念鍊罣
諸苦單敷錫類弘仁有如無罪冤冤尤仗慈航首及
為殤孫放牛兒禮懺

定業佛也難逃罪債人皆可懺絕不復續者偶然業
報之身去可還來者卓爾真常之性惟茲新故勿孫
放牛兒若無來歷何以生而仁孝聰明如果再來何
以忽焉摧殘夭折大德好生之上帝豈不欲出之死
中尋聲救苦之能仁忍不卽拔之厄外奈定數難逃

而婆心徒切失母之烏雛何在影隨落月銷沉帶血
之子規空啼聲喚東風不轉莊叟枕邊飛蝶夢霎時
拋五載之緣葛洪坡下放牛兒何處問三生之石藕
芊出水塔前曾見栽時蓬矢封塵壁上宛留射影萬
事傷心在目一堂景色全灰豈假冤會作親離翻使
愛河爲苦海爾含夙慧斷非爲化財索命而來我輩
鍾情又豈以繩武亢宗而慟但恐稚魂痴弱戀過去
之身爲身更愁往業牽纏執病中之苦作苦欲救其
罪先醒其迷念嬰兒未失初心惟慈父不違本願悟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八

從前罪福總成過眼浮雲倘未免輪迴猶冀重來舊
地昔羊祜之前身不昧向鄰樹以投環顧況之子云
亡聞悲歌而返璧且其生也不識母面尚知追憶悲
啼豈其死也未了夙因能不永懷依戀每歲額天告
斗苦命數之難移祇今皈命投誠信仁慈之可格埋
伊福地俾沾寶閣慈光還我舊家全仗金繩覺路
爲亡弟之焯禮懺

不伎不求忘機忘械謀身近懶依然大樸之未瑀涉
世全疎一任坦衷而無競孝友常懸愛日熙和咸醉

春風早歲文名竟艱一第晚年宦跡又值五窮荒涼
首宿盤空播落桑榆景短他鄉病臥魂銷千里雲山
故里生還天假一帆風汎驟然驚見卻還疑夢裏音
容雖則重還已不是別時面目故諱伯牛之疾以寬
司馬之憂何期薤露易晞頓使松雲難駐六十一年
彈指過雪中鴻爪空留萬事傷心在目前天外鴈行
凄斷棣萼一別永相望重翻往日家書梅花滿枝空
斷腸忍著訣時春服人生到此天復何言但望冥司
曲加幽贊雖舉足無往非業而生平無欲害人亦是

蘇中丞遺稿

卷七

三九

善緣足超惡道况皇天后土心願謾于平時而諸
佛如來口口稱揚于病裏或再來有自應去不全迷
幻身總過眼浮雲真性如天心朗月金雞放赦全消
五濁三塗蕉鹿夢回頓悟千生萬劫椿萱下世青山
羨爾相依蘭玉盈堦白首憐予獨對再世爲兄弟莫
笑玉局之情痴九品共胞胎還仗金仙之接引

恭薦無念禪師

自性本空不依形而立法輪常轉必待人而行況值
龍蛇雜處之時益與麟鳳云亡之感恭悼念公苦叅

四十餘年幻住八十四歲不立文字却無一字不通
徧滿法音亦無一法可說怒處卽其慈處罵人正是
度人一時坐斷了多少人舌頭到底摸不着老和尚
鼻孔門庭孤峻不事鋪張戒律精嚴單言條相日修
福而非爲求福已淨名而却不逃名金紫行中翻得
同心勝侶玄黃陣裏遂能混俗同塵今人罕見其儔
古燈常留餘焰息野干之羣啄惟孤鶴之空霄踽踽
伶儻亭亭迥迥方期長紹西來之葉何當遽萎東覆
之枝揀衣便行昔聞其語掉頭不顧法付阿誰無念

蘇中丞遺稿

卷七

三九

眞實無生息形全然息影個中消息線路已通當下
機緣針關誰透木樨花滿院吾尚有隱平眞樂苦如
飴人鮮知味也煥親承鞭影歷奉塵譚無由再見紫
磨金色之身但自低回翠竹黃花而語他年三生石
其許我以重尋此去百尺竿惟依師而更進不須再
贅但自廻光惟是師願無窮師慈本篤觸茲末劫寧
不興悲昔阿難爲焦面而白慈尊誌公以蟒身而弘
妙法事至今日苦更多端凡茲棘木覆盆皆師之所
洞曉既覲蓮臺寶相猶義之所得言何故俾衆正以

蒙冤何故恣醜夷之嗜殺師但啟口佛必垂慈已難
望救於今人得不披忱於知已鑑茲苦曲轉賜申明
地獄本難空且憐枉死天恩如責及先鋒無辜總願
圓寂光裏之慈悲益微般若真空之實際

為爭渡溺死諸魂施食

兩昏大麓潮打孤城纔驚捲地排空遂致浮家泛宅
馮夷窟裏誰招湘水之魂白骨河邊猶入春閨之夢
落日妖蛟哭烟迷桃葉渡頭秋風宿鴈團月冷蓼花
灘上故山何處望一水牽愁滯魄幾時歸大江東去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十一

須屬毒龍為祟實緣同業所招敬仗真言為爾說法
愛河苦海陸沉豈必洪濤寶筏慈航當下即成彼岸
倘能滌慮便是回頭若猶作厲煩冤轉入黑風鬼國
長天秋水映河燈萬點寒星響葉吟蛩助梵唄一溪
幽籟聞經聽法悟同鉢裏之潭龍作檝為霖澍舞江
邊之石燕

又

汀洲容易平消爭渡有何急迫覆轍仍蹈覆轍後人
復哀後人非屬往因即關定業縱起河邊之骨難招

湘水之魂聞溺水者坐水牢冥府必無此律皆緣情
識結成欲脫身者尋替身他人抑又何辜祇令業寬
增重迷則波生平地愛河慾海即是鬼國黑風醒則
蓮出污泥巨浸洪濤當下慈航彼岸但受過去報正
藉大浪淘沙莫結未來因好趁水壺濯魄今令節中
元之日正孟蘭普濟之期體烏尤入定之心度白骨
相撐之眾芙蓉殿上明珠映明月以交輝貝葉聲中
金錫隨金風而振響喚起迷魂滯魄依魚腹為家
請看秋水長天回向鷺峯作証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十一

掩骼施食

平原蔓草縈骨黃沙烽火驚心烏啄狗啣尚有幾何
剝蝨蟻鑽蚊嘍盡是當日人身胡以至斯盡令若此
生既莫保七尺兵戈四塞天昏死猶不獲一杯風雨
連宵夜哭當是衆生同業所感何關天之大德曰生
敬付荼毘槩為藁葬但埋者少不理者多無遮會中
豈忍有向隅之泣且收者骨未收者魂枉死城內更
祈弘救苦之仁前世因今世因猛省三生夢幻天作
孽自作孽總隨一焰消融瞥爾迴光看迨未曾死的

是那一個全提正令只今火不焚者便見如來

孟蘭會普度

兵火頻仍災害並至嗜殺者不獨賊人心動卽戈矛
殺人者不獨兵世網無非陷阱除莠偏傷嘉穀張羅
且及冥鴻及是時者不明政而止明刑疑乎天者徒
有化而不有造加以蝗蟲蔽野兼之疾疫連郊相率
窘民之生是皆助賊爲虐生者命懸一線淒涼釜底
之須臾死者骨暴如麻撐壓平原之風日在好生之
帝德忍不哀憐奈同業之衆生自相感召佛且不免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

碑文

無念禪師塔記

恭惟禪師宿斷鈍根早磨慧劍言語文字不立大心
直取法王艱難險阻備常襟命始登覺路一掃三塗
六道出之萬死一生正法眼方開老婆心復切未明
如喪明如喪似有情癡一法纔通萬法通更無理障
成已以成物總此一成救世如救焚急於自救點化
者十之一二惟鄧宗伯尤高足之徒許可者百不二
三於家司馬有祝予之慟羅浮山客西有道人管各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

此日雍門已不隕孟嘗之淚他年華表豈從興丁令
之悲求大藥而駐朱顏只爭早暮置虛器而運虛想
一視興亾決地得泉水豈專在於是高陵爲谷山同
卷石之觀原非藉有涯以托無涯亦不假無字而疑
有字第煥也聆木樨轉語所謂見而知之誌黃檗遺
蹤庶有聞而起者嗚呼藏寸楮於無縫之鄉豈云譽
墓殉隻履以太史之簡聊榜傳燈

石洞道人佳城碑

曾君諱鎮者別號石洞道人舊隸芹官博士循循長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五

者等唾面於虛舟翼翼小心虞碎顛于隕葉寥落功
名之夢一場蕉鹿驚殘辛酸兒女之緣幾度映猿淒
斷慕長齋之蘇晉雅愛逃禪希玩世之嗣宗聊以卒
歲蓋鄉人之善者其葛天之民與向也再來雲無心
而出岫老之將至水有時而回淵爰借孺人某氏卽
因石洞預卜佳城宛矣龐公龐婆居然同穀同穴使
今日常運死想庶他年翻作舊遊嗟乎雍門動荆棘
之悲柳下嚴樵蘇之禁且躍馬終黃土牛山何必沾
衣然寒鴉幾夕陽羊碣猶爲墮淚昔文靖不保五畝

弔古者尚致慨於甘棠況北邙僅占一杯爲後者忍
忘情于宿草無間或緇或素以至若雲若仍有如談
栢棧之思豈直媿挈瓶之守自昔謂仁人君子斯其
主矣從今惟名山大川實式臨之何須錮北山之銅
請試問鹵歸之履緌嶺鸞已去碧桃依舊春風遼陽
鶴重來華表歸然明月特勝三章約法永爲千歲宗
盟

梅中丞遺稿

卷七

三五

梅中丞遺稿卷之八

楚麻信天居士梅之煥著

泊水後學衛貞元澹足較

同里門人萬 延休菴輯

詩

從軍行三首

釋褐備侍從擐甲儔行伍雖然貴賤殊臣分無擇取
丈夫竭心力隨在報明主明主恐不知臣今荷戈弩
鴈且去上林臣冤曷敢吐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其二

杖亦聖主恩殺亦聖主恩不殺復不杖遣戍何足論
行行當出塞為主瞭烟墩心惻烏鳶啼腸斷囹圄魂
古戍黃雲深有聲不敢吞

其三

舊馬紫燕老安能馱且騎荆婦痛十年何處買軍妻
二者一莫備必有棒殺威養士三百年一旦賤土泥
覆盆日不照長夜黑淒淒

白馬篇

白馬撒銀鬃龍紋雪燦燦金猊壓綉鞍玉勒流春茜
昨日充卒隊氣忿不得戰拜恩禡牙旗一部將十萬
辛苦曾慣習虜情皆諳練挽我舊時弓追風跨玉燕
割下生皮條細出麒麟浮所將湟中兒勇悍遵謀算
為我語匈奴詰朝請相見

送楊太翁之武林廣文任

楊夫子家住避秦桃源裏桃源裏佳山水翁不住山
何所止聖世於今不避秦桃花移作庭前玉樹春春
風爛熳百花吐掩映昆明池上路有子西臺瑞豸角

楊中丞遺稿 卷八

其二

有孫南宮新釋褐昔年愛兒讀書聲今亦酬翁教子
心義方直欲淑通國不榮大烹榮首藉枳棘亦豈鸞
鳳棲為愛踏徧六橋十里落花泥春冰解凍湧春潮
簫鼓春湖打槳橈蘇公堤下白家井處處桃花堪管
領有時舴舺泊菰蒲有時湖雪弔迂逋載將妻子為
梅鶴趨庭繡斧觀莫莫只索勝地解隨人南北花源
去問津兒孫但勿負明時我自樂此不為疲居嘗爭
道笑瓜葛今日勝游總輸却

壽鄒南阜先生

海上三山且九洲金銀宮闕玉爲樓偶然微笑人間
遊翻將強項觸螭頭不樂其樂憂人憂山中宰相小
尼丘百川赴海清其流鴟梟側日豺狼愁大地陸沉
帝念周勃來苦海駕慈舟腥土不淨不放下寧直靈
椿七千八千之春秋

送客應武試

聖世右文君尚武夷然不覺噲爲伍笑將腐鼠試青
萍鎮江小狷特合手期門張的半遮天九發二中何
其難楮鼻磨墨餓鴟叫雙勒絨韁蹄花攢伊伊畫角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
琴琴鼓郭郎鮑老鈴盤舞飲君卮酒贈君言昔人射
石如射虎

悼亡

山頭之人歸不得燈前細雨重門黑昨夜新鬼昨日
人洞室陰陰生歎息止留似字八九行首尾迷蒙不
可識囑寄寒食陌上錢一堆紙灰誰收拾案上美酒
四五酸樸樸浮埃那可食共道辭魄各東投七日靈
床香火滅人生自古不長年感此無端坐嚙嚙

導魂詞

邯鄲古道塵如霧正是初寒野日暮瘦馬馱鈴麻束
棺歸時還踏來時路雞聲茅店月沉沉喚醒迷魂從
此去夢裏長安不是家行行切莫回頭顧粉壁朱欄
映小樓便是去年同住處到門不用苦驚疑記取新
栽楊柳樹

泣麟歌

紫宸中夜風雷吼黃金索斷石麟走振振角趾若有
故摩動天文映軒圍條忽密雲障西郊走死羣蚩爭
避妖機星晝隕紅光落戾人一擊微殊勞是麟非麟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四
且姑置如茲奇質殺何必河枯嶽折瑞草萎麒麟不
育育豺狸吁嗟麟兮生何如狹路寧必逢子鉏孔子
大聖止長歎吾不生逢豈徒然盍採遺意贖奇骨獻
作吾皇補天石

寄祝萬懷默師 時官望江廣文

神仙何必居靈囀梅福且官南昌尉致身何必皆高
官萬古三絕稱鄭皮君不見東郭先生畢仲明春秋
治業蚤知名漢家博士推胡毋古戰場迷日色五彩
毫珠玉照罪羣棘闌九戰舊麻衣隻雞斗酒不爲乏

絳帳青氈何高下我聞雷澤多官湖應有公田可種
林皖江山黛淨如洗判取烟嵐流筆底如師真奇才
況復饒仙骨隱德不遺世人知靜映江花與沉月江
月朦朧夢裏魂沉吟莫報信陵恩銜得明珠尚未晚
鳳毛麟趾森楮展鱣堂歲歲春如昨長夏江天隔草
閣師且善飯臥丹丘召師爲郎師肯否

送張三石撫軍出塞

長安五月棗花霧草短沙黃榆關路昨日連蹄飛赤
羽碎樞密門前鼓澤畔久行吟君王念舊臣賜環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五

纔幾日重歌出塞行出塞出塞何籍籍前度龍城今
馬邑沉沉往事夢中看塞草蒼茫古人蹟北海頭雲
漠漠蘇卿節向此中落丹心一折十九年頭白歸來
典屬國明妃塚青青草漢庭將相知多少不解黃金
路畫工偏使娥眉胡地老胡地吹笳五月秋憂時懷
古總關愁已見天狼橫漠北又聞庚癸動山頭山頭
烽火何時滅中原更有玄黃血孤臣回首一徘徊豈
爲爲郎頭欲白君不見賈生五餌繫單于一逐長沙
志已虛但使文章動蠻貊公何必在中書吁嗟乎

關中無鄰侯金城鮮營平獨使中郎憂國計益苦心
會將向日回天力捲起銀河洗甲兵

短歌行

有珮斯蘭匪珮則芳有耀者珠匪耀則光爲天子郎
斯繡其裳豈曰惟我斯裳昔人焚諫草今人且好好
今昔何不及蒼天亦潦倒君不見晉朝元凱鑄功石
一置高山一沉水本期說向千秋人陵谷未遷石已
毀高齋趙老質清芬靜夜名香手自焚當時細語人
不聞至今圖畫尚氤氳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六

對衣篇

天女河邊事織時金梭懷內擁殘機照寒螢火三更
淚牽惹春蠶百尺絲一朝剪破湘雲綫燈前自扣笑
容束盈盈初試柳腰纖歲歲惹得芳塵撲標梅既賦
行有時女伴催粧看轉宜濃熏百合天香煖輝映流
蘇錦帶垂庭樹鷄鳴天欲曙求衣燈下銀河碧青鸞
翠鳳擁笙歌宛轉輕寒人似玉恃嬌盡日不成粧機
杼從今倦七襄不定腰圍看帶易頻催寒暑幾箇藏
寧數象服貴那比牛衣泣羨此月中袍輸向橫槎客

拋來簇簇五霞新，猶似當年七寶珍。
啼痕染處依稀見，識得星河夜夜心。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珍重初著時。
雖云尋劍能憐舊，可令亡簪不解悲。
卿有明珠不暗投，我有瓊瑤不負酬。
挾纈恩深辭十月，裁袍何日損窮愁。
對衣只恐婦娥見，司馬青衫季子裘。

燕市苦熱行

四方苦寒惟燕北，今不苦寒乃苦熱。
豈盡炎方人作官，北人不官亦愛炎。
是官是客炎所集，南人北人熱已習。
我既苦官復苦熱，不官斯熱何由得一室。
斗大不容膝，煤竈占去十之七。
披衣苦汗裸苦蠅，矮檐礙風不礙日。
發狂大叫欲爬壁，壁亦烘烘紅如炙。
只思貼地抱層冰，倉皇又報客到廳。

題萬延所畫滾塵馬

茸茸莎草綠茵齊，軟襯桃花映碧蹄。
萬延貌此爲王郎，壽筆意寧讓曹霸。
韓幹之神奇，世眼窄如豆，以爲時人而忽之。
卽如此馬，閒放在曠野，尚未飾錦鞋與金羈。
旣不屑向太行頂上哀鳴求一顧，又不屑打缺唾壺歌魏武詩。
滾塵聊自適，誰能預識過都歷塊之。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七

雄姿惟有謫仙賞，神駿最心知。
請君持獻穆天子，皇人壽穀噴瑤池。

過問津河

終古問津地，驅余歲歲過。
聖人不得意，後死其何如。
暮雨昏殘碣，饑驢嚼短莎。
誰爲沮溺舍，冥冥斷山阿。
梅市酒樓成，招鮑大子知。
曾四若涓李二春，江八弟渾然樂飲四首。

其二

卷八

八

舊築平松頂，新樓添曲楹。
土花凝碧嫩，山葉溜紅輕。
月射簷牙白，泉梳石髮明。
豈能饒飲興，聊爾共微醒。
閒身未老便，況復得佳山。
萬竹連松直，疎梅隨嶺灣。
杯傾螺殼紫，冠側鹿皮斑。
一閣聊云適，無須放白鵝。

其三

雖我不能飲，何妨有獨醒。
願言迴俗客，勿使混幽亭。
林已成新熟，釀應滿舊餅。
樓居三四子，不必美村醞。
其四
一懶已成癖，寧爲托隱淪。
相呼松結伴，但勿地容塵。
樓好堪居客，詩成不寄人。
關心有數事，鄰舍莫教貧。

穩蝶卷松樹二首

穩蝶卷如拳奇松幾歲蟠梢舒么鳳尾輪曲赤虬盤
疎密遮方畝高低送晝寒濤聲奔枕簟蝶夢未能安

其二

松陰層數仞所幸暑全蘇風雨四圍碧清涼一室俱
何方雲霧窟此地雪山圖梅市沙間路得無怨客逋

明妃曲

咫尺憑圖畫天涯想見期玉關羌管夜金鎖漢宮時
一世容華盡千秋宿草知只愁青塚月依舊妬娥眉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九

題錢年伯輞川墅曾按楚家諸父皆出門下

幾年不食武昌魚剩水殘山好卜居鶴夢有情惟畫
靜蟾光無約自窓虛沙晴竹里烟籠塢湖洗宮槐綠
映渠桃李成蹊棠已拱祇今江漢亦吾廬

壽杜封君七十

一葉莫階報早芳懸弧舊夢叶黃裳提孤自昔推羊
舌化俗于今說彥方不向長林歌白石還從玉樹啟
青緇膝下仙子皇華節分得君王萬壽觴

賦得春深五鳳城

濃霧輕烟散曉晴香雲一片護蓬瀛金刀不用官中

絲玉輦偏宜柳外旌露種碧桃千樹滿霞明朱草幾
枝生君王莫聽鴝鵒舌巧作如簧亂鳳笙

送友人監司成都

星輅去住又天涯日落晴川鴈字斜鳥道已占新使
客龍門原有舊通家燈前酒淚觴前筑雪後官梅去
後花錦水內江路不遠淒涼叔敖可與嗟

遺愛在麻今孤式微矣故托之

送王江防使者歸里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十

紅蓼花微風尚丹江臯細雨釀初寒只從一去窺安
勉豈向傍人說苦酸到岸都無風浪惡藏名始覺世
途寬署門役役何多事烏雀人情處處看

過黃河

太行吹倒布帆愁醜酒江邊拜石尤高下浪花龍作
怪平觀夷險客浮鷗冬官誰砥中原柱河伯應分聖
主憂捧節小臣安足計茫茫直北盡洪流

贈劉紫芝

窓含空翠戶長扃萬個松陰壓綉屏謝客不酬題鳳

字全身實已學鴻冥東方玩世官爲隱北阮逃名醉
是醒斜宇如君真不規待持仙珮問黃庭

九日將度庾嶺二首

亂山細雨過重陽策馬登高倍憾長
燕市幾年成遠夢龍潭今日又他鄉
也知雪上留鴻爪其奈風高散
鴈行驛古燈昏寒柝遠梅關烟霧正蒼蒼

其二

天涯何處不重陽豈少青山似故鄉
底事幽人三徑菊獨牽遊子九迴腸
松間沙路微微月亭下橫橋薄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十一

薄霜便是去年梅市雨如今也自勾思量

夢家山二首 時將渡海

十月一日夢家山身到晴沙淺水灣
蒼柳長堤秋漠漠梧陰新井月閒閒
都忘身共潮魚泊且喜暫無黑
鬼蠻噉嘸幾聲孤鴈急羞人燈影照愁顏

其二

鯉魚風老白蘋洲羣島環舟海遶流
今夜沙邊猶載月明朝洋裏又辭秋
棹橫野渡有何意鴈宿蘆花不解
愁此去家山一萬里向來宦興亦衰不

祭粵東烈女詩 詳載狀中

深閨空鎖綺窓紗水月皎官共作家滄海共知珠有
淚泥塗誰信玉無瑕碑非孝女題黃卷名徇蕭娘附
白沙寸斬鱷魚將祭汝江風吹浪冷萍花 祭烈女于
傍蕭祠爲陳白 蕭烈女祠
沙先生所建

丙寅冬夜宿念公禪房和曾幼文韻三首

古道青驢踏雪回苦吟華屋爲誰哀
暫逃虎口辭新鬼枉妬娥眉愧楚才
往事平消僧一喝今宵且共爾
登臺再來休問人間世認定蓮花去結胎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其二

續續鷄聲喚夢回上方鐘唄動清哀
食他西竺猶成業會得南華莫處才
響谷松濤青半嶺宜人曉月白
空臺真僧惟許秦羅什云近雙鬟卽二胎

其三

浪說神通愧萬回未聞黃竹亦生哀
玉樓徵賦先奇士散木終年以不才
徒有句聯池草夢誰將詩誦種
瓜臺難言情識還空淨隔歲山茶已着胎

送趙芝田明府入覲三首

何處離樽慘暫留城邊新月竹邊樓橋垂霜柳寒猶
綠河帶冰澌咽不流鳴鳳正朝三殿日飛鳥還繞一
枝秋誰言別後長安遠夜夜分明望斗牛

其二

百詠山城口作碑御屏名姓久相知獨憐鳧鳥追隨
處忽是驪歌淒斷時楚續冬温懷愛日漢官春曉冷
南枝青蒲此去條封事言事惟無一字欺

其三

枯苑年來世態新巫咸無夢到湘濱灰寒安國人猶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十一
瀟律煖鄒陽谷自春敢謂九淵重見日但知千載不
成塵星辰曳履回天處莫許南箕近紫宸

哭楊太翁三首

曉日初回百卉春誰摧梁木忽埋塵讒臣未盡投豺
虎聖世偏教泣鳳麟謾束生芻人似玉可憐宿草已
如蕙淒涼一段酬恩意又種他生未了因

其二

曾將國士感西州馬策揮門事已休庭露淒清啼玉
樹攏雲飄渺亂松楸雉鷄未踐喬公約雙鶴應從子

晉遊化籙不須憑羽客龍沙回首任夷猶

其三

信信國狗噬天關白日長安四塞昏翁望秦庭頻酒
血我拚楚夢不招魂千秋高義危時見一字斯民直
道存痛定幾回追往事北邙杯土半苔痕

送春

春去送春情不已愁懷只似別人時難央芳草迷歸
路誰在離亭折柳枝小鳥變聲啼楚楚疎紅隨雨淚
滋滋東君別後逢何處長夏園林幽夢遲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十四

秋思寄山中故人

塞垣秋草又黃昏定遠何年度玉門頻送飛鴻應有
夢不慙怨鶴亦銷魂白沙鋪月橫塘路紅葉掃霜老
樹村念是年時携手處莫教秋雨繡苔痕

居延歸荷周若臨寄詩遂和來韻

張家靜婉若爲容每自登臨憶謝公飛將謾勞誇射
虎承恩原不在當熊一聲山月梅花曉十載遼雲草
木風漢待淮陰真不薄待他鳥盡始藏弓

送萬廷往金陵

時別侗卒于南中延
千里奔喪感而送之

暑暑輕裝冒暑行獨驅白馬石頭城短笳送爾情何
惡斷軫惟余和未成好理遺書傳杜甫不妨治命嫁
雲英吾衰甚矣須生念歸計無煩月再更

送單狷菴父母返里三首

若被塵勞苦不伸此行豈特為鱸尊十年頻效無衣
哭今日偏逢拂袖人未可強君堪吏職更誰推念及
蒸民堤楊不縮人離別汎發輕舸下去津

其二

賢冠如浼去如馳信是澄清未有期不屑淮陽寧臥
梅中丞遺稿八卷八十五

治但言彭澤卽攢眉春潮乍湧虹垂肅海月初高鶴
步遲能不羨君泉石好但添新恨是輕離

其三

交道茫茫未可尋感君偏向此中深非徒蕭檝殊時
俗別有貞期照古今竹葉多情春泛泛梅花如訴月
森森華亭尚問張公子寂寞山陽不盡心

哭楊文弱閣部五首

裴度韓琦兄弟行以公辦此豈無長臣心杲杲何憂
賊夫意明明不在唐悔不先期誅馬謖坐冷失策反

懷光一時湊集英雄憾後患何人更主張

其二

向來賊計各惛惛公若少留事尚懸中夜無端隕五
丈舊隄迺可墜黃天數奇齊值中衰日同業爭乘晚
渡船但是奇才收畧盡吾生何以畢其年

其三

勇于為賊怯于兵諸部全然西北丁駕馭如公堪背
水將軍愛賊不寒盟但將淚血涓涓滴誰肯山河寸
寸爭一死酬知無復憾所堪憾者是前管

梅中丞遺稿八卷八十六

其四

衆惡場中推轂時津津非以一人私但知時棘宜之
武不肯留良負子推伏櫪雖違千里意知心已共九
泉期老人今亦非私哭腸斷花源岳字旗

其五

時門人周于牧客
武陵故托及之
鴈字迴時數有稱君家鳳羽正繩繩功名自合兒孫
補德澤當新理數憑集木冰霜時不易人情鳥雀事
堪憎周郎為我留深意護此微微不熄燈右詩未及
遺致而公

亦下世即絕
筆也悲夫

題楊修齡山菴十韻

結廬于石裏位置不斯臧曲澗環孤嶼長河掛短墻
簾閒晴雪捲苔淨雨花妝洞壁含風軟墀墀信日量
山青來木末雲影宿檐傍細草香生研垂蘿綠繞廊
誰尋仲蔚徑獨擁子雲床衆鳥相羣語如謳侑客觴
主人真吏隱我到是漁郎不必花源去相看綺與黃

重九遊石城還聚星館

石城遊未愜復此盡蕪觴小竹輕陰窄孤桐靜影長
何須風落帽一任露霑裳漸漸低弦月娟娟過女墻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七

黃花遲莫恨粉蝶笑徒忙無限秋迤邐瀟瀟幸未霜

寄贈楊大洪年兄

謫來香案吏忽現宰官身浪出真何事吾生合有隣
祇應持素服遮莫任緇塵岐路由來逼乾坤今未貧
暫從仙尉隱久別草玄人一鴈雲中隔雙鳧日下親
行行承漑露去去及陽春何用羈金馬終須返石麟
昔年携手地遲爾對華茵

蒼筤

瓊瑤天上種此土莫之奇質以多生賤名因俗愛早

清芬齊茉莉脂粉遜榴葵不剖知懷玉實成可佐醫
木蘭芳未歇金粟露先滋無貴阿嬌得何須金屋爲
香林佛所住愚昧曷能知

秋日山居四首

秋風何時來吹我庭前樹樹冷知秋莫放秋歸去
又

脆葉散丹花澄溪拖白練秋事自古今悲欣各幻變
又

空山幽獨心秋冷無窮碧忽動桂花枝山風吹月出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大

山中歸去來酒白豈花紫遠嶼碧澄澄影落磁甌裏
又

經亡友故居

巷口厖兒吠河邊弔客歸古槐枝上月還照舊柴扉
挽詩四首

君負憐才癖慙余未必賢人傳登岸後我憶十年前
又

受德尋常事何至負冥冥唯憂身易死空負眼頻青
又

又

初意無今日含情冷處看當時芳草地一一一起波瀾

又

我餘一片石埋在雪霜中試置沉波底千年定作虹

齊居二首

藹藹數桐陰密遮山亭瓦桐葉亭下黃桐子瓦上打

又

修竹播青玉風定尚琅琅題竹真清客毋勞鑄二王

落花

春事不從容須臾淨落紅柴門禁不得虧殺未央宮

梅中丞遺稿

卷八

十九

哀鄰叟三首

春秋七十八豈曰非遐齡祇緣泉鏡眾便覺失麒麟

又

屢有看花約遲回待月明從今花月夜寂莫野塘春

又

年時新酒熟折東輒相呼炙絮今來滴黃泉呼也無

雨後觀新荷二首

華清新浴冷娟娟是襪凌波走未前翠袖迴風雙扇

影明珠入掌十分圓

其二

溶溶漾漾出連漪嬌小凝啼怨阿誰幾葉非烟非霧

裏輕雷纔過看頻空

瓶中牡丹二首

不放芳菲點綠苔貯將春色小屏隈東君無限慙慙

意自在商量自在開

又

千金一朵競姚黃折得新匕帶露香好倩紗窓閒護

着莫教風雨妬霓裳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二十

憶山中梅花

帳底輕雲護曉寒羅浮夢斷角聲殘南來驛使雖相

贈不似孤山雲裏看

湖上曲八首為劉延伯金吾賦

馬上鷄鳴東去時簾繡回望更遲匕晨光忽動遠山

出猶似當筵擁翠眉

又

玉盤珠落各官商舞怯翻愁墮馬粧若使漢宮人似

得怎敢更問白雲鄉

又

上馬匆匆趁曉光
塵簾聲斷散鴉行
海添官漏猶嫌
促誰道玉堂今夜長

又

曾翠鶯鴻掌上輕
霓裳隊裏早分明
苧蘿若近香波
閣那許西施浪得名

又

平湖盡一峯迴
玉鏡青螺相對開
誰策六龍旋地
軸西湖今復亦飛來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十一

又

十丈峩擎玉井船
湖光漱澗入瓊筵
嬌扶似向華清
沐微步還從洛浦傳

又

解笑隔簾人共語
凝粧湧月鏡初懸
田田葉下香風
軟曩烟中玉蕊圓

又

風流漢代金吾婿
紫府簾前舊押班
誤被散花沾一
瓣帶將天樂向人間

月夜航湖

灣一曲抱村綠
裊裊千條拂岸青
簾捲金波齊放
月樹籠銀燭亂寒星

飲酒

湖海元龍百尺樓
憑凌獨領萬山秋
到來閒却雙空
眼斜倚危欄數白鷗

雜怨詩六首

消息經年兩寂寥
阿誰作合去今宵
升沉莫問君平
卜看取天邊烏鵲橋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十一

又

慘澹陰雲晝不開
長門秋雨十年苔
只求飛出宮墻
去那問鄉臺與紫臺

又

使君灘上苦夷猶
兩字沙啞說也愁
盡夜銀釭和淚
剔買絲綸綉許虞侯

又

采采幽蘭香滿襦
風前驕罷一長吁
旁人道儂心
苦教看他家六斛珠

又

梅花十里遶山堂
姑射崑前曲曲房
自是兒家消不得
反將薄命累檀郎

又

卸却花鈿共寶珈
優尼今日罷塗鴉
六時頌讚慈悲主
上首還龕古押衙

落花三首

花落何緣再上枝
無情偏自惹情癡
傷心杜宇飛紅血
灑向東風總不知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五

又

歲歲心情為爾消
今來又是可憐宵
紅英狼籍苔光冷
折朶山茶插舊窰

又

着意留春復浪猜
惜花癡說待花開
那知一夜風飄去
不上珠簾上綵苔

贈劉紫芝

甘載曾聞鼓柁遊
白雲今日又新秋
堤楊半學遊人老
黃葉時飄堤上樓

送道一禪師之武夷五首

生涯謝却草鞋錢
到處人尊一覺禪
只有山盟寒未得
春來又買武夷船

又

崖前雀舌綠烟含
崖下龍渦碧一潭
和露炒青親打水
碧雲香繞密雲甘

又

春雲面面繡芙蓉
孤錫橫挑翠幾重
碧水丹崑都占斷
禪心還愛大王峯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四

又

水縈羅帶月鋪銀
松奏笙簧草疊茵
笑向峰頭詢玉女
前身可是散花人

又

臥遊幽賞莫相從
畫裏烟霞夢裏同
待與青山尋白社
寄詩先出棹歌中

文丞相祠堂五首

一類忠貞配海隅
熙寧朋黨聖人孤
百年前釀青衣漿
必烈天欲住上都

又

平章誰是不權奸
個個榮終到蓋棺
只有丹心舊少保
偏教惶恐顛州難

又

全盛中原不渡河
英雄都付獄風波
危時一旅漫然甚
無奈陳橋老子何

又

累臣忍死願黃冠
多智胡兒那可瞞
到底憐才元世祖
先生故故爲其難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五

又

坊著懷忠泮水西
拜君祠者願思齊
請看片石碑陰處
儘有人來細細題

鏡歌二首贈楊總戎

嘉谿之捷首功止
二十有七生俘者
六百右賢王綽木
素在焉時爲崇禎
己巳二月初三日

天山雪滿見春回
柳絲東風漢將臺
刁斗不鳴絃管沸
胡兒羅拜令公來

又

是曾昨日抗顏行
掩面盧都跪馬旁
不爲希貪五大

捷只圖捉得右賢王

邊功以百二十級爲一大捷賞金吾世及

宮詞六首

事事由來信畫師
九關天上可曾知
已甘寂莫長門去
鸚鵡從今莫浪疑

又

院院燒燈沸管絃
宸遊知在阿誰邊
欲將今夜空宮月
遙爲君王照綺筵

又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五

蛾眉畢竟阿誰長
自閉空門更艷粧
多少監宮親著眼
忍教圖畫誤君王

又

鏡裏儂今也自疑
背人猶整舊蛾眉
秋來且莫悲梳扇
看取明年九夏時

又

玉珥珠襦色尚鮮
茗華露淨更嫣然
自從絳纒封紗後
寂寂熏香已十年

又

爭奏雲韶簇錦茵東風齊放漢官春誰知檻下當熊者便是昭陽辭輦人

梅花三首

分得羅浮幾色粧似而非者蠟脾黃紅英綠萼妖妍甚只許孤山五瓣香

又

堦際周方自鬱盤燈前仍似舊時看墻邊移換春多少十載惟君處歲寒

又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七

笛傍高樓且漫吹依寒依暖各枝枝不知何術能欺雪悶殺江城輕薄兒

次維揚與謝直指遊梅花嶺四首

平山堂下土纔杯賺殺那兒嶺上遊今日使君親折証是花是嶺莫夷猶

又

每吟東閣憶何郎夢遶江花春思長今夜嶺頭親秉燭閣邊開得幾株芳

又

我愛江都自昔癡尋芳杜牧去遲遲獨憐水部前綠在恰是重來乍蒞時

又

月照青山青欲流遠沙鷗靜淡於秋香魂亦解羈人意一路開花到廣州

看花

風雨摧殘幾日春不綠零落亦傷神王孫縱帶看花眼憔悴於今羞對人

僧官二首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六

宦海頻頻笑客癡忽于僧下署綱司三株樹上問棲鶴翻向荆榛借一枝

又

解帶為僧束帶官官僧變幻特無端一灣牛角關何事賺得闍黎怕涅槃

秦川行三首

蝸角紛紛幾戰場西風殘照古斜陽仇池剝有秦時月一抹青山靜裏長

又

老卻陰符涓水涯立名何必魯朱家
驪龍領下探明月莫作泥丸誤打鴉

又

忍仙林下笑歌王割截春風他自恁好
友放開雙眼孔金牌十二也尋常

別楊村花墅六首

瓦冷霜寒出鳳城憶花偏憶別時情
見花又憶花開處苔繡空堦夜雨聲

又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五

種柳盤梅入畫欄新豐移在舊長安
笑他洞裏桃千樹只許劉郎一度看

又

渡霜渡月辭燕邸隨雨隨風到楚天
莫道此行一萬里從今開落已茫然

又

昨別春明怨客檣今來依舊對窓紗
是他楊柳牽離恨又閉重門聽晚鴉

又

十載長安馬上塵花時便憶故園春
到得故園花正好不知何事轉撩人

又

非烟非霧雨微茫如笑如啼總斷腸
欲說春情無所似教他花自與平章

寄蘇潛夫侍御

晴沙漠漠草茸茸寒食花枝故故風
忽憶十年馳馬處杏花店外綠楊風

春日

梅中丞遺稿

卷八

三十一

兩兩三三兒女家滿頭倒插錫蘭花
不知結伴緣何意手挽垂楊唱采茶

飲山庄

昨夜不知遊甚處依稀羅月竹林邊
曉看巾上沾苔蘚始覺前崑枕醉眠

有感

莫訝雍門感孟嘗忍看荒草牧牛羊
三更夢覺燈花燼月落庭空樹影長

與古梅

那得善提與闡提一絲微繫卽全迷無端指箇清涼
地凍殺胡僧雪嶺西

贈胡去非

符鑄鑄山蒲作輪若王拊髀爲何人誰知寂寂儒冠
裏忽有粗粗一虎臣

題拈花閣

拈花閣下百花臺淺紫深紅次第開不爲世尊親費
手年年春色自將來

蘇中丞遺稿

卷八

十一

西州淚

楚辭萬延著

恭輓先師梅信天先生三十首

有小序

嗚呼吾師沒矣今且數月矣延事吾師晚從出塞
及歸田凡十五年冰霜風雨譏訶驚危延實共之
在吾師推先君淵源之雅維小子仍措大單薄之
嘗嗚呼是則延之事先師也數月來爲修冥福襄
窻空行將披髮入山痛定思痛哭久無聲行野陟
丘孤形影觸事發慟遂一一筆之以詩初無統

西州淚

六

一

次又數月始理其緒而束之以韻上下平各一章
以時爲序義不係於上下平也蓋師與延之終始
大畧載此後之覽者幸勿以詩求之師卒於崇禎
辛巳八月十二日詩成於次年二月廿八日嗚呼
吾師沒矣而延猶有心作韻語乎友人毛所蕃垂
涕言曰庸何傷子是作蓋招魂之遺也
逍遙曳杖久滋疑萬事終防此一時八月兆雞薨謝
傳兩楹入夢卒宣尼平教華屋秋無色偏值今宵葉
落揮從此乾坤大可慮千回慟絕豈吾私

其二

昨日猶然哭有聲今稍痛定意難明十年几杖環風
雨萬里邊烽聽鼓鉦未許行遲勤蹇策深防失寐振
雞鳴詎期不及看存立顧影伶仃始骨驚

其三

侵曉頻呼歎已終但能執手意何窮一言未肯悲兒
女半偈微聞念苦空功德文章應自異英雄仙佛亦
將同此身徒有無邊恨誰道青山不負公

其四

西州淚
極目寒空天愈高留身斯世亦徒勞傷連昏曉忘餐
飯早徹霜秋困枯槁衰草淒迷風掠掠野田荒蕪雀
嗷嗷凭闌竟日枯雙淚不覺蕭騷換鬢毛

其五

懸崖撒手肯遲回蚤作徐徐問賜來猛去自應關定
力憂心恐未遂成灰安知身後堪誰託就裏余惟最
不才大古英雄難預慮豈公曠達費安排

其六

可再追塵並馬頭佳遊都廢但吟愁幾時停卻佳詩

使今日難登聽雨樓野葦塵茸風掃徑寒螢泣露葉
堪秋暮歸曳蹇投門巷縱未途窮哭肯休

其七

秋半平罔日易低暮雲吹雨暗長隄正疑妖鵬頻來
室果爾猶龍不返西照影淒清霜共月銷魂滋味土
和泥口瘡但下無聲淚只似春殘杜宇啼

其八

不復扶携過小齋驅除規畫但空懷已驚星斗秋原
落可怪乾坤四塞霾故幕幾人哀僕射益州是地哭
西州淚
垂厓未知存沒何關係試聽咆哮徧虎豺

其九

怪人頻訝曉星微我亦今朝歎露晞定是江河終不
返故教賢哲各知幾訶他自了逃名欲忽爾遺形脫
是非地下若逢陳共李應傷元老困戎機陳公石泓
李公孟白
與先師一歲之中先後下世真所謂白首同歸也元
老卽樞輔楊公文弱俱相契好時方討賊而大帥左
良玉懷不用命致荆襄
失守楊公亦靖節死

其十

肚皮落落與時殊輿論咸稱似大蘇才並行雲無定

質罪曾過嶺畧同符大羅已復奎狼位後代誰求駿
馬圖政有古今不及處晁黃接武愧吾徒

其十一

籤軸拋殘香散芸難將結集嘗多聞已無兒子收殘
帙豈仗他人輯舊文暇日搜求徒子子中原兵火正
云云何言著述曾充棟存者三分不一分

其十二

此去難聞薦士言孫山以外各銷魂居恒尚詡文章
價今日方知汲引恩馬策低回搥墓道桃花零亂別

西州淚

公門人之度量何相越朝貴家家鬼在關

其十三

淨熱心香薰繡幢閣黎清梵立雙雙已空罪福為求
懺莫尚英靈不肯降水浸初禪惟色界花開下品亦
蓮那更深風過飄殘磬響屨依稀到舊窠

其十四

向未舒懷彼一宗豈今為此尚慳怙達人靡不空諸
有智者寧須復礙胸我以柔情悲電石公于病苦試
機鋒光明非在根塵裏但是水霜照則融

其十五

多少英賢不在廷非無主聖值熙寧當年恨未同揚
左國是終須屬蔡那基墅秋空人散局戰場夜火血
初焚前茲誰識東方朔天上今宵現歲星

其十六

記從羽扇下陰山圍合趣馳指顧間銀定頭懸八百
馬玉門界出十重關權姦格賞沮錫勿利論功特

賜環好戰修羅窮海北放牛襲個錦衣班銀定者套勇酋最强

盛公一戰誠其部落八百四十功賞為時相
溫體仁所沮放牛者公家孫英慧先公殤

西州淚

其十七

部曲頻詢嬰鑠麼趙人無不憶廉頗忽除玉詔騎黃
鶴大似青城放白驪國尚用賢惟舊否郊聞哭鬼自
今多將軍勦賊羣為賊更賴誰盟藥葛羅

其十八

說劍論兵老更諳田間猶賴障東南子文行難曾家
毀定遠宣威必穴探無復臨戎遺矢一但聞奮款渡
河三營壘器仗都閒却賊謀軍譁不可堪

其十九

隱隱金湯尚瓦全羣來奔竄哭潦邊只如痛苦呼慈
母無不悲辛說往年營卒向來稱謹順村墟一旦沒
炊烟遮塵各路馱糧馬淚眼相逢莫訴天

其二十

煮粥調饑躬募僧三年存沒飽歡騰何緣長者初辭
世偏是今秋又不登在日未聞蝗入境遺民近似雀
罹繒啼寒怨餒彌衢路功德如山孰肯興

其二十一

紙剪靈旗柳作車皆云除日鬼還家孫隨衆鬧燒錢

西州淚

六

馬田潑湯羹集暮鴉弟子何人分種樹草堂無主自

開花老僧唄罷烟如霧止剩殘燈冷護紗

其二十二

黛釵雖列不專房此亦英雄慮所長曾羨樂天先嫁
妾豈同孟德蠶分香一樓寂寂春初雪幾院皚々人
未亡強半如尼修淨土數端差可慰泉鄉

其二十三

顛倒浮情但一凡公誠抱痛豈能緘賢如殷浩應書
怪派自三閭不恤讒亦欲駐顏修大藥徒教遺世冷

荷衫覆舟山下今同泊誰是將舟曳滿帆

其二十四

肖像清高生凜凜孤臣憂國早蒼髯攢眉似昔天難
信遺憾于今寇未殲父老殷勤修歲事兒孫茫昧且
依瞻人生不朽惟功德直道斯民豈冷炎

其二十五

不樂浮生笑繫匏海山曾約共誅茅終然彩鳳辭丹
穴孰許寒鳩穩故巢時局但隨驕好好予音能不息
詭譎應茲便入僧伽隊衆以為顛懶解嘲

西州淚

七

其二十六

人亦有言盍去諸十年築室竟何如魂今未卜安佳
兆賜也何山是墓廬秋老殘英堪再折霜黃堤柳意
無餘從今罷拜官墻日魂夢猶隨憇淨居淨居余所
構樓名先

師常遊
憇馬

其二十七

豈真有調空千古念彼慙慙解者心情已數移能寂
莫棒經三度失高深吟殘苦句啼霜曉密裏危絃度
雪岑是水是山生意盡不堪蕭索入秋尋

其二十八

漸次園林已有倫
雨蓑晴笠立精神
臺成金掌翻辭漢
種就桃花不避秦
學道祇堪三就黜
此身安可再依人
殘囊斷笈收無緒
又是蕭蕭風雨晨

其二十九

佳氣逶迤接遠巒
倉皇不得半杯乾
葬經亦誠沙爲穴
人子須防水浸棺
豈必麒麟儀鶴表
恐滋螻蟻共龍蟠
微軀萬死難辭責
沸議盈廷一味謾

其三十

西州淚

八

盈盈淚影蘸空寥
所未心安愧久要
旣已碎壺誰補藥
從來駕海幾成橋
黃綺去後儲安否
周室遷初鄭不朝
載讀堅水駟至語
難堪回首室飄飄

〔明〕丁紹軾撰

丁文遠集二十卷
外集八卷

明天啟刻本

丁文遠先生文集序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于
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
以至於經世之業不朽之事皆是也是
故見其人可知其文見其文不可不見
其人何也詩書尚友政以書始于帝詩

本

一

始于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詩書
皆糟粕耳昔城東老母與佛同生而不
及見佛以為可恨則有生同時處同鄉
出同朝同官而其人之一言一動朝夕
夕奉為著蔡為矩矱者生平遭逢當
何如愉快哉余同郡丁文遠先生博學

有文名由南宮改庶常讀中秘書近二
十年而余兄弟倖厠史館得後先師事
之先生亦若以余兄弟為可教也凡所
以接引獎借之者靡不備至會余讀禮
先生以論時事告歸每相過從商確今
古真有度越一世者既而出其內外集

本

二

若干卷示余吞吐騷壇執正六籍旁駮
子史縱橫上下數千年崇論格議日新
富有于體靡所不備于格靡所不臻而
一段靈明自闢堂構前不奉七子之三
尺後不落近時之跳梁此而非有所實
體于身心而了然于手口者能乎余習

先生久心如止水之不波性如喬柯之
必直而孤植如荃蓀之自芳見有所獨
真陸朱俱可翻其案意有所獨往育育
不能挽其操大抵其矢口者即其持身
者也其忠告之朋友者即其請獻之我
后者也他不具論即如遠事書疏籌之

本

三

數年之前驗之數年之後而先生且自
謂曰使我不幸而言而中是豈國家之
利則其不得已而有言也憂國愛君之
極思也干木在魏敵國寢兵司馬作相
遼人戒釁先生今且晉陟宮詹旦夕膺
政本矣以溫厚爾雅之才處帷幄密勿

之地斟酌元氣燮調宮府予以徽藻鴻
業勘定禍亂而極文章禮樂之用然則
先生經國之業不朽之事鏤之金匱石
室者寧獨以文名乎哉又寧不以文名
乎哉而余生同時處同鄉出同朝同官
得習先生之人讀先生之文以幸免于

本

四

城東老母之恨豈非生平之所大喻快
與抑又聞烏甫田沃壤嘉穀乃蓄大澤
涸淵魚龍斯泳先生家傳道譜世主文
壇迨其尊人海陽公而發明理學羽翼
聖真遂分東南之席先生實淵源之其
體于身而宣于文夫固有所由來矣嗟

乎世之襲為文者稍能喝月呼風抽黃
配白即以小才自恃不復知身心為何
物先生自序不有言乎曰文何為而作
也以明道也此可以得文之律令矣此
可以得先生之文與夫先生之人先生
之家學矣遂不揣不斐勉承先生之命

序

五

以自附于見而知之者如此如當之以
玄晏則予豈敢 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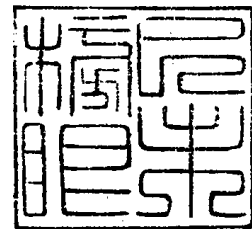
天啟甲子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文林郎直

起居注館編纂六曹章奏克

經筵展書官纂脩

兩朝實錄卷侍生孔貞運頓首拜撰



序

六

太史丁文遠集序

文遠官翰苑者十餘年中間
字憂封藩典潤請告感時觸
事因左獲抒既劾者裁構迄
抗疏東事歸杜門文史自娛益
蘊涵沉邃灑灑鴻潤總粹諸

序

美官有篇章會

詔脩兩朝實錄屢促未就迺
檢篋中草付，以副副命余曰
此等新之炊也子其序諸余惟
文遠方為峙者任之遠而余稍
在遠掖何能序文遠文哉既又念

文遠才蓋一代而獨在暇余者

所屬撰必示余，即不能贊文
遠之文不可謂不知文遠之文
也且文遠文寧集以進賢冠重
耶乃不辭而序之曰者明文
章之盛陵輟繼代頌其風執

序

標心軒則館閣為之宗

國初金華閣先春容大篇為時
琬琰東里繼之爾雅餘豫清廟
遺音北地歷下始銘刻而為秦漢
家言願其曹偶自相標幟館閣
元老弗好也子時婁東者言我

朝文章下不在山林而上不在臺
閣江夏此之斯為萬端矣方今
詞林與彥輩出家建元而人開
元惡皇二于斯為盛矣遠風稟
降嶽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隣
其庶學匪待興自諸生即已受

序

三

知通人名燥一世洎入詞林元老
鉅儒觀其文咨嘍稱賞既難見
推重元且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
師古于周秦二京唐宋以及近
代之雄傑無弗貫穿而不銜液之
而所最會心者龍門眉山次之妻

東若北地歷下猶以為句摹字仿
弗滿也蓋文遠才甚高覲瓠
甚正始猶擬議卒乃變化以故于
序記傳誌諸篇雄偉潤蔚感
慨淋漓于書牘雜文亦無弗窅
態極致各暢其中之所歎言使

序

四

讀者快心叫絕無復遺憾即所
載諸什直舉骨情刊扶浮蔓
詞秀而瘦句宕而麗佩之子
唐之遺響即如篇什儉而不奢
庶名世之語政志何必奢頌身
食者或以終儉求多于詞林

文遠叙余先中丞集引李相
園之言翰苑在經濟不在文
章猶武臣在韜略不在騎射
庶忘子者為之言非所概文遠
也夫經濟詭逾三代之英訓命
召諸迄今誦法即金華東里

本

五

我明相業之冠制作可觀文章
何負經濟哉文遠為人尚
廓深遠余讀其閩中試策于
君德道術濶防鑿二乎其
言之深切着明又讀其論東
事書既及詠劉總戎詩未嘗

不慨慕其偉識舉朝以為沆
為誨固非虛語至讀其與友
人諸書又未始不擊節光明磊
落之氣今李志曹涂濬二魏
死矣今觀昌辰事

聖主行且赴 召備遷固之業陳

本

六

伊傳周召之猷黼黻藻啓沃金
華東里不滯專美于前荷與
懋哉文遠尊人海陽先生以
理學鳴文遠少承家學者素
先是鶴海陽先生集則余家
隱君序矣乃今序文遠集余

為縱言及此集文併詩二十卷
外集八卷繼此者正未可量刻之
山堂傳諸其人

天啓癸亥孟冬月

江東生友弟柯之來頌首譔

序

序文遠弟集

余叔父別駕公從事於東郭龍
溪諸先生門江以南稱為理學
前茅生吾弟最晚僅見吾弟采
芹而沒弟時年甫十八即聆其
澂言緒論未看得也沒後弟取
其遺書讀之徇擇所蕩聞日見

序

開發就者司試无不首拔已而
選貢而登第讀中秘書其選入
中秘書及諸試課與聞中試
策談理學甚晰余每讀之竊
嘆其皆吾叔學問宗旨何弟克
遵所聞如是古謬謂理學久年
分而為二夫不窮理其昌云文

章吾叔潛心於道德吾弟發
攄於詞華固弟克紹其先亦
天有意俟汝子矣今吾弟
在館且為六科前輩其漸濡
於諸元臣碩輔名公巨卿者且
久益以冊封典試藝諸齊魯
閣林豫章皆足跡所到舉凡

奉

二

彰常國典禮樂兵刑与夫世
故物情山川險塞何在不待于
聞且見此其遺廷視吾弟老明
經不啻百倍其所發攄為父
又豈徒斤斤守其成說遵行憲
聞又我語曰青出於藍而青於
藍弟之誼矣故曰在遼事敗懷

抗疏不顧言不用投劾歸里
毋論其後之驗當其時慷慨
者足多者是所云不辱乎先者
也先以封美婦吾弟詮次吾姊
遺稿刻之今歸且五載乃以已
稿刻焉余謂弟詞林之職在
制誥纂修与 經筵說書細旃

奉

三

啓沃而弟於此皆未有此區區
曷足勤劄劄弟應之曰某妄
人也以妄言負罪言未中則人擯
我使下官既中則我不敢先人使
上終身焉可也故今

新朝再起

温倫下逮趙趙其行幸有比暇日

自念勤劬不憚灾木唯兄教之
笑曰吾弟太早遜雖於此達人之
大觀也素位而行若將終身今
日之事畢之今日明日之事聽
之明日文使必僞前日在而後為
文則必仕而盡九等而後滿志
畢願也此為何心哉未仕者須存

序

四

一進步心恐其盡也已仕在須
存一退步心不可奢也此吾叔
教也吾弟味斯教存是心不問
文焉可也吾弟不以老髦而舍
我借以是為弟勗之

舊粵西脩仁令八十八翁舜
選甫紹臯書

自序

嘗慨譚理學者分朱陸譚文
章者分秦漢歐蘇于是高其
壇坊標其曹偶始猶若東西諸
侯爭帝齊秦寃且附和為一而
坐朱子歐蘇于下風嗟守道無兩
也文豈有兩乎哉試以文論文何為

序

一

而作也以明道也道不可見著之為
事不徒事必有其情故詩書文
之大宗也書道以事詩言性情極
之而易而禮而春秋莫非事也莫
非情也舍情與事六經無下手處
矣摹擬古人之文而無當合人之情
事即彌六經而棄之祇令人笑何

况秦漢歐蘇我先別駕倡明理學
而博綜古文詞率老明經遂以古文
詞為妨舉業之戒余不肖童之年
僅事誦讀稍長畧知剽竊若
按詩書而細繹其情事必乎未
有也况通於詩書外即故于秦漢
則秦漢之歐蘇則歐蘇之人進

序

二

秦漢而退歐蘇則六隨聲附和
之其于歐蘇之不異秦漢與秦漢
歐蘇之原本詩書蓋漢學未有
得也迨謬創詞林追隨鉅公懷
歎叢憤總徃莫由適延余同貢
反生後君為見師叩之文何以佳
曰但自己胸中要說的口裡說得

出便佳余曰此與夫子辭達之旨同
否曰正此意言其所欲言更于何
達余恍然而悟文言自耳不言秦
漢歐蘇也向以為必秦漢必歐蘇
又必進歐蘇而之秦漢便以為然
天涉海之難今言自耳當無甚難
事于是擬筆書之此時未嘗執

序

三

事以傳而覺錯綜皆事也未嘗章
情以合而覺含情可書舉凡耳之
所問目之所擊可驚可愕可然可
涕若無不可以筆之為文則又恍然
悟前乎既以後乎來茲上之
朝廷下之里巷伎倆無多情事若
是即彼能文之人雕龍彌節之

蓋霞燦亦不遇其言其而欲言
隆以余之不敏其不知為文而謬為
文之時亦斷不能掩所不欲言者而
使之言特習矣不察耳不察則秦
漢自秦漢歐蘇自歐蘇家子之外
天地一圖而古今一教豈意言也哉
或曰洵如子言則文亦易耳也之病于

序

四

歐蘇其易也則人之歐蘇矣也
言易果其易也則人之歐蘇矣也
有曠然于心而不能曠然于口与手
者余能知之而不能不興洋洋之
歎也意子所云難得毋以揚子雲
之艱深其字句三四讀不可以通
曉者為難乎噫是未取先秦東

西二京文而書讀之也未取馬遷
班固二史而細味之也彼其所難
者自有在不在於字句異也或曰如
是則文果無升降者乎余曰有之
此時之所為也不得已也欲言者我
而迫之使言者時古有沅湘悲君道
遙遺世而今非其時則難與屈在

序

五

而爭調矣古有原嘗稱雄荆耳
表俠而今無其人則難與史遷
而競勝矣物無可假則抱不得
據事本望高則趣亦自索歐
蘇之不得並於秦漢正坐也而况
今日相率而為諛差之傳誌祝
誕之詩文甚至

制誥絲綸之重不極其誇調不止
夫惟娛之詞難工而諂媚之言何當
此又強所不欲言而使之言正詞人
之大憫也又何以追古初而列于秦漢
之林也哉是故君子頌詩讀書必
先論其世也要以言其所欲言而
止乎其所以當止令不歎于事中之不

序

六

浮于事外毋使不及乎情也毋使有餘
于情則無幾不墜于古作其耳尾字
蘇子之言歐陽子之文非韓愈之文
而歐陽子之文也何必歐陽斯亦學為
一家言者之律也令裁余向策園士
為程朱致辭而今又謬以秦漢歐
蘇為詞人解嘲余知文者聊以自

為其獨進之自以志者其友之感
吾友諱振德崑山人為蜀興文令通
蜀安園內殉國為卓法古五士如
僅以文補其政併識之
天啓癸亥冬文遠伯執書



序

七

丁文遠集目錄

卷一 贈序

贈趙蓋庵擢太僕少卿序

贈祝孟型分部通州序

贈應天胡巡撫陞總制兩廣序

賀兵備王公擢山東左方伯序

贈寧太道蘇公擢楚大叅序

送兵備金公歸養序

贈兵備張公陞衛永副憲序 二首

丁文遠集卷

目錄一

贈李太尊考績序

贈李太尊擢西寧兵備序

贈李太平府李太尊陞胡廣兵備序

卷二 贈序

贈杜太尊調繁宣州序 三首

送金太尊入覲序 三首

贈林二尊擢山東運同序 二首

贈潘三尊入覲序

贈許三尊考最拜封序

賀李四尊課最拜封序

徐四尊拙癖序

卷三 贈序

贈周四尊考績序 二首

贈周四尊應內召序 二首

贈蕭邑侯擢高州郡丞序

贈游邑侯報最序

刻游邑侯德政合編序

贈王邑侯入覲序

丁文遠集卷

目錄二

贈李邑侯考最拜封序 二首

卷四 贈序

鄭侯治青實紀叙

贈鄭青陽調華亭序 二首

刻鄭青陽留別卷序

銅陵徐邑侯德政錄序

贈建德王邑侯膺薦序 三首

贈東流馮邑侯報最序

贈東流李邑侯考滿拜封序

贈公安縣段蘭陽入觀序

贈吳少松膺府幕序

贈開縣舒尉序

卷五 壽序

賀少宰李晉峯公七表序

賀李郡公壽序

賀座師湯公七十序

賀許惺劬年伯六十序

賀張溥泉年伯八十有五序

丁文遠集卷

目錄 三

賀封翁鄭望溪七表序

賀封考功郎倫年伯八表序

賀封戶部郎吳年伯七表序

賀程觀所八十序

賀鮑正寰六十序

椿樹遐思卷序

卷六 壽序

賀孔封君夫婦雙壽就養南還序

賀封侍御傅仁翁雙壽七十序

賀任母楊太淑人六表序

賀封太孺人薛母七十有一序

賀李鑑池汪夫人五十序

賀畢一衡崔夫人七十序

賀黃少尹張孺人六十序

賀陳孝廉母夫人七十序

賀韓庶常母夫人六十有一序

賀李庶常母夫人七十有七序

卷七 文序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四

淮撫王公畿南奏議序

易按院六郡巡方奏議序

湖廣施州衛志序

都御史柯公文集序

池陽會莊紀序

助會莊紀序 附徽絲會莊呈

雲從館會苑序

刻先別駕衡湖哀奠序

吳寬生游梁草序

吳螺石孝廉文集序

吳山人詩序

李司理宦稿序

郭進士寓庸集序

臨川鄭進士制莩序

李君章試草序

續刻六郡碑言序

里居義自序

附論文作長養摧折辨 舉業四戒

丁文遠集卷

目錄五

卷八 記文

池州府學重建明倫堂碑記

脩池州府學孔子廟碑記

貴池縣學重脩夫子廟碑記

應天巡撫周公荒政碑記

前蘇松巡按令署府事推官秦公生祠記

廣西橫州判官王君名宦記

郡祖金公清溪塔生祠碑記

歙令劉公德政碑記

邑游侯碑記

畢心坡九華東壁祠記

卷九 記文

青溪塔碑記

相公墩新建永興寺碑記

增脩齊山青雲堤記

池州府學移建文昌祠記

建德王公新造堯城渡橋碑記

東流縣新建學湖堤記

丁文遠集卷

目錄六

新建漢前將軍關公五雲庵記

重建華蓋洞庵記

重脩長安寺碑記

掘井得古井記

卷十 傳文 述畧

徽池道兵備按察使陳公傳

樂平黃氏家傳

吳貞傳

陶門三節傳

為華少保議謚述畧

先別駕公楚事述畧

壽母行畧

為妻求封章行畧

卷十一 誌銘

浙江右布政徐薦所公墓誌銘

興化府知府文泉馬公墓誌銘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柱明王公墓誌銘

惠州府推官尼山丘公墓誌銘

丁文遠集卷

目錄 七

廣東瓊州府通判何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時達鄭公墓誌銘

贈文林郎省吾胡公墓誌銘

卷十二 誌銘表狀

桂林府別駕李春野童安人合葬誌銘

臨洮郡丞徐公暨配孺人合葬誌銘

封胡孺人劉氏墓誌銘

孫母方孺人墓誌銘

御醫鄒先生墓表

副憲羅欽所先生行狀

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公行狀

封孺人倪母胡氏行狀

卷十三 募疏

重建玄妙觀募疏

脩秀山文孝廟募疏

興齊山華蓋洞庵募言

題募化永明寺重建佛殿疏引

新建鐵佛後殿募言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八

卷十四 祭文

祭封叅政楊年伯 同館祭傅年伯

同館祭韓年伯 祭梁父母

祭孔泰華太史 祭劉懷素封君

祭劉見初侍御 祭陳道尊

祭王柱明入鄉賢 祭汪四浦郡丞

祭蘇養虛別駕 祭呂育吾鴻臚

祭呂振南孝廉 祭吳參寥貢士

祭余玄斗 祭懷蘭兄

祭王太夫人

祭邢太夫人

祭何太夫人

公祭朱太夫人

祭孔太夫人

公祭倪年伯母

祭梅別駕繼母

祭劉侍御孺人

祭陳孺人

祭柯姨文

祭孫太孺人

卷十五詩

五言詩

賀肖愚張翁六十

送成年丈太史

丁文遠集卷

目錄九

贈銅陵公擢襄陽

夜宿感鍾寺

華蓋洞庵新成

遊齊山泛湖

小亭成答劉伯宗

贈李令公陞徽州同

賀錢年兄封翁

贈孔封君南還

上陵作

贈柯賢甫茂才

遊白嶽二首

答孫無可

贈王太夫人八十

書賈母守貞冊

送劉紫芝守金華

傳侍御封翁雙壽

寄荅柯履素

北上憶仁宇兄

憶子

贈高士

送別精太素脉者

輓陳兵馬

荅劉廷評步來韻

送桂珍吾

送沈廣文二首

送吳季文歸

送倫考功還粵

送程用貞行

送東流令公二首

寄荅李行季

送張館丈歸省

送鄒醫性宇二絕

七言詩

書魏司馬公封冊

書馮母貞壽冊

丁文遠集卷

目錄十

贈余孝廉浮齋詩

贈張封翁執養

田明府招遊蜀山

別高幼崗術士

出使河阻

題李大行家譜

送王乾純比部

題覆公像

送康醫

築墓荅伯兄二首

題楊公子畫軸

自嘲二首

示兒口占四首

千節致郡侯二首

同友人觀清溪塔

登塔頂

聞開原陷

閱邸報

請告

再聞陞報

宿永慶寺四首

登釣魚臺

小園二首

秋日園居

同柯咸虛酌花下

園居偶感

對石峯

憶友

維密上人見訪

讀書有感三首

次母八十二首

卷十六 詩

七言律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一

書同館張年伯就養榮歸冊

祝計部封翁八十 賀黃封翁八十

書太座師周宗伯公冊

送傅年兄按西晉用步來韻

寄憶柯賢甫

贈遊父母入觀

贈杜公祖出都

書銅陵徐公冊

謝河西務何部使

謝天津趙部使

送黃玉崙殿撰請告歸省

賀傅侍御封翁雙壽詩

送欵令公夏年兄 送吳侍御按滇南

送李知白年兄轉餉薊門

贈羅心華赴任平湖

同汪克生擬憶余氏子詩

贈吳山人季文 典試閩邦出都作

典試途中遇豫章劉總戎

園園夜坐

聞中中秋與張給諫對月

劉廷尉同齊山人過小園步韻奉答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二

賀何司成太夫人九十二首

賀田按臺太夫人九十二首

胡郡公招飲齊山議興華蓋洞庵賦謝

遊齊山次日胡太公投詩步答

賀建德蔣公二首 送李二尹擢博白令

謝易按院招飲堤閣二首

送周郡丞致政歸二首

春日飲章昆季新宅奉賀

賀余初泰侍御視漕政二首

寄荅韓館丈步來韻二首

李宮庶請告歸便過二首

送皖郡歐別駕聞陞詩二首

荅傅星垣侍御步來韻

聞陞報 請告荷温綸漫賦

賀青陽令公二首 唁赴任覆舟者

賀許別駕二首 送姚文沙北廡二首

纍石山 送纍石張山人

附冊封詩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三

冊封華陽王敬一詩四首

歸途寄荅華陽王

荅同使于小毅中翰二首

岳陽道 曉行

古松 岳陽樓飲郡公

九日過汪太史 華陽鎮阻風

附抗疏歸詩

為東事抗疏四首 歸途

偶感 聞遼陽陷

卷十七 書牘

上李相公老師 上方吳二相公

啓掌院劉公 候李閣師二首

寄李老師公子 候葉相公

候黃宗伯老師二首 寄試錄前輩

謝閩中程觀察 謝費延平道

謝漳州楊太府 辭閩中門生席

候周大座師三首 啓本房周老師二首

候王憲葵老師 候王淮撫老師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四

報朱密所老師 寄林省庵老師

荅林師太常 荅林師通政

謝林老師 荅李斗野方伯

寄吳玉華侍御 寄李斗野老伯

荅吳玉華 荅李斗野

復李鑑池憲副 謝李大參

謝吳江防道 謝孟五岑掌科

寄孟五岑 寄彭旦陽尚璽

寄譚華南部郎

卷十八 書牘

荅華陽殿下

謝華陽王二首

致于中書同差

繳節啓同館前輩

謝徐薦所按察使

荅沈嬰梁孝廉

復程從簡丈

荅李抱甕東阿令

荅張三水編脩

荅施存梅編脩

謝宋泰籙蘄水令

荅方孩孺沙縣

荅四川李庶常

謝韓道尊

荅王匪蓼福清令

寄成都江副憲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五

寄四川杜學道

荅施年兄太史

荅馬康莊太史

寄張年兄編脩

寄錢機山太史

謝徐京咸提學

謝傅星垣侍御

荅成慈予太史

復陳中湛侍御

復丘見南翰編

荅丘年兄乃弟

啓焦老師太史二首

候朱蘭嶠殿撰首二

候顧麟初太史

候何芝嶽宮庶

候何祭酒二首

東湯太史出封

謝湯太史惠米

荅湯太史二首

復胡心澤大叅

謝崔鶴汀吏部

荅倪實符掌科二首

上疏歸復劉貞一

謝倪吉旋侍御

謝葉增城太史

寄候周座師祭酒

寄林季狝太史

荅陳中湛巡按

謝蘇石水太僕

荅陳門生刑部

荅顏門生太常

荅曾門生臨川令

寄壬戌新中門生

寄林年兄宮諭

荅沈凝海總兵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六

卷十九 書牘

爲石埭舊父母書

柬劉望奎工部

劉望奎過池

荅劉兵尊望海

東黃太府愷衷

荅黃太府

東王乾純孝廉

與王兵尊二首

荅張道學

荅李按院

辭田按院

與林按院

柬金兵尊

謝駱按院

柬金太尊

謝胡太尊

東李四尊 致石埭李父母二首

荅王兵尊 荅王父母

東馮父母 荅周撫院

荅林二府 復李父母

東陳公子 爲本鄉房主簿四首

卷二十 書牘

啓畢少保 謝畢少保

爲畢少保祭壘 寄施編脩

寄鮑儀制 荅畢官生二首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七

東金南華郡丞 致吳南臺掌科

東汪四浦郡丞 東劉貞一侍御

荅劉貞一弔 荅劉貞一京營

寄劉貞一被逮 寄余初泰大行

寄劉貞一獄中五首 荅余初泰侍御四首

東鄭玄岳學道二首 荅鄭光祿二首

荅鄭都憲 寄王乾純令公二首

荅孔玉衡太史二首 荅羅心華令公

寄羅心華掌科 荅徐見輿推府

寄金憶雲令公 荅王敦白節推

荅紀盡我總戎 東張晴華令公二首

荅蘇養虛令公 東柯咸虛茂才

東余燕南孝廉二首 寄任宇兄明經

荅因洲叔守備 致余燕南脩誌

致仁宇兄脩譜 荅柯履素明經

丁文遠集卷 目錄 十八

丁文遠集卷一

太史 文遠

友人 賢甫

男 煜燿燿 編

丁紹勳 著
柯之來 閱

序文

贈考功郎趙公擢太僕少卿序代

故事銓司長每一遷官則諸司製辭以賀敦寅好也而其辭必屬於總銓其人毋亦以一日之長推遜之夫夫業已驩然其共事詎無快然於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一

相違微諸君請亦余誼之不容已也前此固嘗效之今諸君復以趙君請蓋趙君歷考功郎領內計事竣當轉選郎進太常君固遜乃由功司擢太僕幸上 報可故諸君願有請云余問之諸君之欲章趙君者謂何對曰令甲銓衡職在進賢絀不肖趙君司銓有年銓衡人而翁衡銓當置君不在山濤崔祐甫下諸不具論即以今歲 大計京朝官則功司為政數年於茲甲乙爭鳴情隱端匿是非真贖莫可究詰翁數數患

之自功司之牘奏而其間流品遂分議論遂息人情遂安不徒以其懸水鏡判黑白為察典重而且以公平正大不毛舉纖過不搜索疑似為世道額手也人歸德翁翁歸趙君夫不有同心恒虞杓鑿有其翼贊益稱統均是時諸疏多格獨此 報俞斯其考功氏之鵠與今翁業已罷君擢君更不靳一言華衮君亦所以開誨後銓者余聞言唯唯曰善矣諸君之稱趙君也哲而不眩者知介而不奪者守如礪之發者決如藪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

之藏者仁上不拂長下不拂僚人各滿志者遜如諸君言亦共可矣而猶未也抑知趙君之用心者乎今之司銓非昔之司銓者也昔患不明今患明之格而弗與行昔患不公今患公之格而弗與任吾欲伸其公之明之之用而且伸且細欲謝其弗行弗任之過而謝於何人噫亦苦矣余老臣服官數十年銓政不知幾變疇似今日雖有五長曷勝一格一俞百拂奏功幾何余時以是語趙君君領之余憂之而病言之淚下

君亦不以余爲誕爲謬也君其有憂世之深心也夫夫人臣才請或可勉要在審審之心卽才請亦難必盡展矢之天日亦惟此心昔呂獻可憂宋至晚有曰天下事尚可爲然不以屬之他人屬之君實君其人乎趙君聞之逡巡避席曰是非某所敢當今幸爲

天子僕則願聞僕余笑曰今之太僕周官之圉師牧師也君舍司銓而司牧舍治人而治馬又奚足爲君道者况其貳之耶且余亦嘗貳茲地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三

以余駑無似不踰年遷去矧君豈得久羈此故謂僕臣卿貳遽廬旦晚更晉君如彼乘黃登之天廡意君開悟

主上轉移世道必有十倍余者此則君可爲時已且

主上於時靡不格而獨不格於君功司之牘與今日之命可謂無意于君哉諸司聞之欣然拜受教遂書以爲君贈

贈祝孟型分部通州序

司農孟型祝公其先大父爲篁溪先生先生初仕祠部值

武廟南巡抗疏受杖幾殆色不變跪午門五晝夜猶自挺然後歷官閩浙叅藩所至有廉幹聲懸車泊如也所著篁溪集若干卷卓然有道之言故今吾鄉語節義文章無不推轂先生云而猶咨嗟太息先生未竟厥用後世必有食先生報者則今乃得之司農孟型孟型爲諸生卽聲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四

諫諸生聞吾所耳熟也諸日者相人者趾錯吾郡謬相矜詡無不指稱孟型旣領鄉書鄉三老月旦諸孝廉又無不嘖嘖孟型者僉謂嗣脩篁溪先生之德熾昌先生之門必茲其人迨庚戌成進士高第拜官司農人咸詫以彼其才柰何醒齷錢穀間孟型慨然曰積著之理不足術也刑名錢穀豈異人任聞之介者務止其守官也不踰垠域愒者務溢其守官也常多畔援誠能部署出入罷箕歛之術杜侵牟之孔損不訾之

費其於國家詎曰小補嗟乎公其深於先生之
教者耶去歲公督運通州余取道入都邂逅出
署中詩見示余爲擊節夫夫持籌握筭不暇乃
公揮灑吟咏若是併示余篁溪先生詩合觀之
不減子美之與必簡也已乃上疏請罷通灣但
僧稅先是稅以贍 潞藩設今藩就封久法猶
仍不變公臚列諸僧疾苦狀令人涕下嗟乎此
事久當罷何獨至孟型抗言也又嘗向余太息
通於 國家譬之咽喉某所徵督京兆十二州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五

縣譬則肘腋今日之通與諸州縣何如者吾日
衡課稅以入而不知入者之潤於何橐日程糧
餉以出而不能保出之不虛糜於無用余益大
欽孟型言孟型治理已流聞大司農司銓無不
加器重今進爲通郎正以其習於通也公將益
久處茲儻塵念乎咽喉肘腋之重更可密爲之
地曲爲之謀公所不得爲者大司農可爲之公
言之未必聽大司農言之未必不聽可徒贊贊
於心已乎嘗誦公署中苦雨詩迴瀾補漏知誰

寄借箸何當豁杞憂今其借箸時也薊門諸大
夫與公有同官之雅聞余言僉以爲知公遂徵
爲公贈噫公其益自勗匪但
社稷寔嘉賴之庶以稱篁溪先生後矣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六

贈應天巡撫胡泰六陞總制兩廣兵部侍

郎序

泰六胡公以紫薇高第晉司鎖闥歷吏兵兩垣其在吏垣所甄別賢不肖罔不精在兵垣所程量大小將帥及邊務虜情洞若觀火而其大者如君德時政國本藩封尤娓娓抗論諸章疏可按覆也是時

先帝有用有不盡用而于人情亦遂有不盡合乃得江西少叅已而爲督學督學所甄拔則又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七

罔不精而公論至是始明晉公爲通叅亡何出撫應天應天爲陪京重地襟帶大江又時值建夷倡亂徵兵徵餉無寧日公謂吾職在撫吾曷以撫之於是滌煩苛崇寬大如兵餉諸務日與二三長吏啗確調停其間令下不病民上不病國諸郡邑有應之遠者有應之緩者皆酌量其遠近難易而不使其及于罪愆大司農以是殿最天下有司獨嘉與江南皆公賜也余在公宇下不能悉名公治狀以所聞于諸吏若民真

有賴公爲旃幪爲襁褓不能一日去公者而公政治流聞又值

今上瑩精太平奇才異能務究其施而大其用於是晉公少司馬總督兩廣蓋謂兩廣非公不可公旦夕行矣無計可留公矣諸屬吏盼盼然不能已于懷且知玄黃筐篚素不敢望公之門而謀乞言於余又吾郡侯適領其事余不能遜余因語吾郡侯公之才天下之才公之德命世之德江南詎能長有公江南雖屬東南半臂而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八

時在泰寧又公治之踰年諸紀綱約束尚可以及數世若兩粵南接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綠象郡所控州郡長吏夷酋以下蓋方萬里而是時山海之盜寇鼙鼙之嘯聚出沒數數見告

當宁慮周四陞拊解而思其簡畀公有以也謂公宜于江南必不難于兩粵也然余猶有慮焉建夷倡亂不更急兩粵乎公在兵垣時其所先憂預籌者今不幸言中矣江以南重則用公

南粵東西急則用公粵東西薊之北又急寧不
將用公而之北或其資望已深則又將用公入
領樞府與銓衡爾時綏靖邊疆進退百官較之
在吏兵兩垣時又大不同公將何道以處之詩
有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
書有云金作礪旱作霖濟川則作舟楫皆才全
德備者事余不能不有厚望于公矣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九

賀王茂槐兵備擢山東左方伯序

畿南六郡開設兵使者迄今四十餘年所矣其
以總憲至則自王公始其加銜右轄攝道事還
從道轉左轄則亦自公始先是十餘年來蒞茲
道者鮮久任且相繼無善徙他靡所藉口則委
之形家之言以故仕者却步至逾年不補當事
者乃議增設一道裂六郡分之令可互相攝于
是以徽池安三郡專屬公蓋亦自公始云嗟乎
公之至也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

當宁誠為地擇人今之晉秩東土總領方岳則
地不負人哉公何以得此公嘗語諸大夫為政
有體立教在豫監司之體與郡邑異察吏安民
監司事也顧吏敗而繩之是徒雪其憤何救於
民且今有司讎民吾讎有司上下迥相讎何治
之能為不若先教誨之諸所為畫便宜明約束
犁然甚著井然有條徽池安為所屬固饜飮厭
德寧太廣為旁屬亦以鳴鳩之愛視之諸大夫
無不舉手加額交相慶曰譬之室廬公司甘糲

我則偃寢譬之孺子公爲慈母得免號苦六郡
三十四邑咸各安其位行其志以康阜我兆民
毫髮皆公賜也公今三年成矣 當宁知公而
又任公超擢公今而後無有詬厲茲土者矣不
佞因是而慨古之仕者爲地擇人今之仕者爲
人擇地夫地曷嘗負人人負地耳今之晉公山
東又曷非爲地擇人意乎何也山東齊魯名區
今國家咽喉地曩歲不天饑饉相屬賴
天子仁聖稍稍蘓息之而瘡痍猶未起流離猶

丁文遠集卷十

序文 十一

未復桀黠豪暴之徒操弄赤白丸者猶絲絲籍
籍未泯人之言曰得百守令不如得一監司得
百監司不如得一方嶽方嶽者專制一方者也
以公能爲監司何難方嶽以公饒于畿南又何
有東省故邇來遷報多數請不下獨公朝奏夕
可豈無意乎公將何以對山東噫嘻治靡異道
倉公挾醫而遊四方靡有二術世所稱善救荒
者皆吏之旣敗而繩之者也其所稱善備荒者
則未敗而教之者也夫三年九年之蓄謂何而

一逢饑歲自蠲賑之外無策悲夫公亦與山東
諸大夫講明夫豫之道焉可矣公遠巡避席曰
不穀忝蒞茲土其獲罪諸大夫寔多今幸邀福
諸大夫得少息肩又小人有母居八袞之辰不
穀幸而歸歸而及期稱八袞之觴于願盈矣東
行匪所志也其曷以副吾子之教不佞唯唯否
否夫鴻名顯秩公之所以得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二

君也及期稱壽公之所以得天也以其得君與
天者事親而還以事親者事君正公之所以爲
孝也公曷讓焉諸大夫聞之欣然曰善矣子之
言非但可以彰公之教華公之行而且可以勸
公之駕再拜授簡書之噫嘻不佞言之寧獨諸
大夫喜其東方諸大夫聞而喜可知也

贈寧太道蘇公擢楚大叅序

律吾蘇公備兵我寧太諸郡諸郡隸舊京上游得公安枕者數年而舊京亦遂賴公為長城時東事紛紜徵餉數數公與諸屬吏謀所以處餉者民不見擾而上不失期公嘗語人曰官以備兵為名有兵則必有餉備之為言先事而圖之也今平居毫無所備而患至則徵徵餉猶可藉今徵兵將何以應夫求錄餉于閭閻皆可言餉求什伍于賈兒豎子可遂為兵乎若是則備之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三

為義何居兵備之官亦何庸設余聞之太息旨哉公言寧獨外之兵備即內之司馬兵何在餉何在無事而備之者何在有事而急圖之者又何在蓋我國家工于維治而疎于遏亂其工于維治司兵者不籌餉司餉者不與兵而司兵與餉者不得問輿馬器械故得免跋扈肘腋之患其疎于遏亂權不歸一互相掣肘于是有兵靡餉有餉無兵有兵餉而無騎乘與器械甲乙聚訟彼此推諉亡何而天下事去矣故今邊疆有

警則責之司馬而不知其任司馬者不專也司馬無從而備之也不備又何以應卒郡邑有事則責之備兵使者而不知其備兵者無兵之權也無權又曷云備不備又何以應卒旨哉公言是識天下治亂之大機矣今自屬吏以下其交口而誦公者無不謂公法嚴而令明江洋其無警也體安而用舒六郡其安堵也上勞下逸諸郡吏得免于罪愆皆燕及之賜也公於備兵之職靡不舉者而公自視歆然若無以申同仇之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四

義而紆 當宁宵旰之憂曰此于臣子之職未盡于備兵之名未稱也公之意念深矣余因是而歎縣官求才至急而束縛于功令掣肘于事權牽制于文墨議論譬之湛盧柄不在握而冀陸剗犀兕水斷蛟鱗技安所施馬非不千里而繫維其足冀其歷塊過都追風逐電其道曷繇今公以楚藩遷去于秩增矣而楚之重詎如舊京之重藩叅之不柄事權尤甚于備兵使者之無權我知非公志也非善處公者也雖然循資

遵例鱗次而賜序者太平之理也徵異拔尤破格而超遷者控僇之所有事也今不可謂非控僇時矣知必有推轂公大用公者恐公不得長晏然于楚也郡守相諸大夫僉謂不佞深知公遂命書以實公行李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五

送兵憲金公歸養序

西華金公先爲寧郡守諸所爲斤剖理解者聲名籍籍冠江以南主爵知其宜江以南遂晉爲六郡觀察其所爲斤剖理解者無異守于斯之時毋論士民安堵豪猾斂跡其自郡大夫以下皆得壹意瑩精職業而車轍不輕至境筐篚不敢及庭供億厨傳不疲於道路蓋六郡如春公門如水亦數十年以來所僅見者也亡何公一旦浩然言歸曰吾休矣吾有二親在柰何戀戀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六

雞肋爲狀聞臺使者以檄留不可鄉薦紳以牘留不可二三郡大夫牽率造請留不可至父老童穉輦蜂集蟻聚狂走叫號枳公車不得前公始憫然動色曰亡勤爾吾爲爾留六郡懼呼以爲公真留矣亡何公有淮上之役甫竣事卽取道六合飄然而去去之後始闢白臺使者郡大夫以下不使聞知而去時瀟然一琴一劍兩蒼頭數卷圖書而已嗟乎公之去可謂勇且決矣蓋公年未及艾不當去又聲望如日中天事業

如萬斛舟載未及半不當去公蓋以戀戀父母去也而民之戀戀於公一如公之戀戀於父母公之去卽古人中可多得哉嘗攷傳記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詔之蒲車猶能引事親大誼以辭使者及位稍通顯歷公卿以後此意寥寥卽其間不無投劾去者亦多年至事窮稍識止足之義較之鍾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差勝孰有躬處日中而以二親去者哉是故廣受之去以老祖道者且數百人道路觀者且歎息泣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七

下後世工畫者且圖其迹榮異之有如當盛年而以二親去至枳其車不得前迂其謀而後遂吾不知人之歎息誇異圖繪又當何如也蓋余忝公轂下知公從事學問者久自入仕以來每公餘輒延見儒紳講明先正良知之旨其於真性不鑿而於世染不淄五十而慕庶幾於公見之嘗讀公諭俗八行首言孝中引洪浩吳慥二親憶兒詩且評之曰世之宦遊者啣命千里親老不獲從至今倚廬太息目窮心折則二詩可

念余讀之怦怦心動曰公何爲出此言以今觀之公蓋自道也今上方隆孝治嚮者以卓異用公今當以孝行徵公然而非公志也余不敢廣侈其說猥以諸大夫之命而叙其去之所以爲公贈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八

贈兵備張公陞衛丞副憲序

張公備兵於徽池諸郡蒞任之年余鞫繫都下移書於余問所爲治諸郡狀語媿媿非聲音笑貌者余荅曰公治兵者也逆會倡亂四方徵兵如一日檄所部以同仇將何策以應矧屬在江洋爲南國要害公其圖之亡何余有閩之役事竣便過里門公觴余謂余曰子昔之言旨哉顧兵之事大問之上上之人未有命不敢動也問之下下之人如所聞某地某兵稍稍動輒譁奉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十九

天子召且生變矧其無故而妄生事端乎無已不穀第脩其常職慎所當爲與所得爲者以觀變俟時而已余唯唯服其言踰年余以 予告歸伏處公轂下間聞公治狀則廉隅日以飭匪但苞苴不入卽六郡歲時伏臘之常儀併省之其察吏彌精匪但貪墨不敢肆卽諸調置繁簡問不當其才江洋至重務也其於防江之吏尤加甚飭而躬以時巡行其間戈船聿新盜賊屏息諸衛所及水陸之兵壯至遼遠而煩雜也則

嚴勅其練習而時差次其功能無不人人可以備緩急之用故自公下車而公之門清如水公之令肅如霜爲公文武之吏無有一不肖者奸乎其間爲公之民可以行旅不驚而夜戶不閉諸父老咸嘖嘖謂數十年來所未有嗟乎此公所歆焉自謂脩其常職慎所當爲與所得爲者乎夫國家太平無事之時束於文法賢豪掣肘非朝夕之故起而強爲之必目爲躍冶之金卽余所望公蚤見而預待者亦冀脩于職之內耳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

詎曰無事而張皇之乃稱愉快哉且農不越畔翁張惟時古之訓也子路之才堪治賦其志又在有勇知方而其治蒲也孔子稱其三善第曰恭敬忠信明察而已不稱其他假令蒲無師旅之命而教之有勇不幾爲狂惑人乎然又焉知恭敬忠信明察者非正所以治賦與所以有勇者乎夫子稱由之治蒲者以此而他日取由之才又在彼其論固未嘗異也然則公之精於職之內正其嫻于職之外公之不張皇于無事正

其能鎮定于有事所惜當事者不能超格用公而僅僉尋資以轉轉之楚去公鄉稍近較之南國江洋要害之地稍逸然亦豈世道望公之心與公任世道之意惟是

聖主臨御日以深明習諸臣日以熟而疆場之患尚未可旦夕寧肩弘負鉅知必不能舍公而公又豈能長有楚乎六郡諸大夫始聞公行而怏怏既聞余言而忻忻口有子之言庶可以代祖輟者之祝余不能辭遂謬次其語以贈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一

贈兵備張公陞衡永憲副序

其二

西蜀張公以少參備兵于池三年擢爲楚衡永憲副以去先是遷轉之途滯諸及瓜次轉者皆數年不報兩臺不得已爲權宜之計卽請于本地加銜諸屬吏及士民無不以是望公乃今新皇帝御宇蚤夜勵精選賢用能不令留滯而公適逢之遂朝奏夕可諸屬吏及士民無不悵悵旁皇而吾郡爲尤甚蓋吾郡爲公駐節地云于是羣聚而謀之士士謀之諸大夫諸大夫乃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二

謀之余余曰成命不可易也諸大夫曰必不獲已庶幾籍子之一言余以六郡諸大夫業屬有詞矣余稱公廉公則曰吏之廉猶女之貞也女而驕以貞語人耶然則余所云廉固公所不屑又稱公才公則曰盜息民安亦所云偶然者耳其敢貪天之功然則余所云才又公所不居因是而益歛衽服公夫管子之才非不足也而仲尼小之爲其器也公孫弘之儉非不足也而汲黯少之爲其品也一代淳龐敦固之治必有一

代穆然洪遠疑重之人起而擔之故漢治號爾
近古而安劉之功屬之厚重之周勃清靜寧壹
之化屬之精于黃老之曹參况在今日百廢具
興不患言路之不開患言之途廣而鮮所主持
不患政事之不脩患脩之令急而失之銳進須
得如勃如參者佐成一朝敦龐淳固之治公其
人哉公其人哉竊嘗私服公其狀貌魁梧其器
宇凝遠望之有如廣河大川又如秦華喬嶽所
云聲色不動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者如是吾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三

郡又柰何以私德公遂私睢公而欲專公于葦
爾之一隅乎諸大夫曰洵如子言調桑梓何余
曰余聞今之代公者即公鄉人揚公也公之鄉
多賢而公於代公者必告之舊政當益賢又我
守胡公皆公鄉人益相成而競為賢則公去猶
未去也余何慮公聞余言而驟然喜曰子之言
是也然非所敢當也幸子里居交相成焉可矣

贈李溼默太公考績序

是歲之春天官大計吏我太守李公登上考以
未及期仍歸治郡事四月抵郡五月秩滿奏三
年績遷期近矣六邑大夫相與語曰戴匡六星
繫於北斗伶倫六律稟於黃鍾吾儕備員下邑
左提右挈賴有我公即昨者幸道計典得終事
公誰非明賜今將何以贈我公於是謀一言以
代筐篚屬之不佞不佞瞿然避席夫郡邑猶之
婦姑精氣血脉靡日不通不佞伏處編戶經歲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四

不一再見不佞知公何如諸大夫知公于是諸
大夫爭述其事余括其旨有善者三一則曰郡
介在宣歙之間土田財賦不足當其什二司會
歲無餘羨凡所部暨游人從宣歙來者無不詫
禮文簡畧公弗為動省宴會罷供張其所自用
不過二簋旅幣不及閭人蓋自三年以來未有
以靡費勤諸邑以羔鴈損諸長吏者余歎曰公
其廉哉則又曰堂遠千里門遠萬里鏤金銷骨
從古患之公恂恂耳默默耳初至人或易之不

憚浸潤徐察之重懲言者始猶有桀黠之徒巧
爲越訴公辟則辟衷則衷絕無畛域成心蓋自
三年以來下鮮有不達之情上鮮有易眩之聽
余歎曰公其明哉則又曰未也郡當畿輔孔道
冠蓋旁午疆有力者務爲厚援朴拙者退矣公
至而竿牘罕至諸凡課士課吏惟其實不惟其
名提之若衡持之若水三年以來曾未聞公之
門有借交于澤之夫僥倖苟免其人者余又歎
曰公其公哉蓋余故嘗以是知公不如諸大夫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五

其職士安其業民安其居風雨以時五穀蕃碩
何在非公之賜今公績奏矣薦牘頻矣
內召在卽池不能以常有公而諸大夫亦切切
焉以旦夕去公儀刑失公帖冒是懼曰子盍爲
我計之不佞唯唯否否公表率一郡則利在一
郡表率一國則利在一國表率天下則利在天
下諸大夫安得私之諸大夫第紬繹其所爲廉
者明者公者與夫豈第樂只者是訓是行卽日
侍公之教不啻詩不云乎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六

言之深切而著明余又何益余聞之詩有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愷
悌樂只以語心也公有南容之謹言有蓋公之
清靜不擾每作事先平恕而後苛嚴重悃幅而
薄辨給進遲重而退儂巧右特立而左附和樂
只豈第公寔饒焉其曰廉曰明曰公皆樂只豈
第之爲也廉者易刻而公不刻明者好察而公
靡察公者多不能容人之私而公恒恤乎其私
是真樂只真豈第也故數年之內六邑之吏安

靖四方漢治號稱近古第曰蕭規曹隨守而勿
失諸大夫勉之守公聞斯言大稱善遂以從諸
大夫之請撰次之以贈公行

贈李太尊擢西寧兵備序

吾郡二千石李公先於五月報滿六邑諸大夫索余言以賀甫月餘遷公備兵西寧 命報可諸大夫復以言見屬余適理裝北上徑德固遜不敏公聞之曰知我無踰史君又其言質直幸不厭再三諸大夫唯唯三肅余不克遜余惟上下之交以諂諛進者外甘而中漓以德義進者迹踈而情密公之不鄙夷余也其臭味有在矣余何敢以貌言從事蓋余向者之言具矣余稱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七

公廉諸大夫僉信曰廉余稱公明諸大夫僉信曰明余稱循良豈第諸大夫僉信曰循良豈第斯不亦核而有徵美而非溢者哉三善具備今更何益惟是旬月之內淫雨為災河伯助虐來牟在望而靳其收禾黍甫藝而奪其秀蓋前此戊申之年為父老百年未見之水今甫五閱歲而再觀慘可知也余終歲不一造公庭始賀公滿公愀然曰民其魚乎守土者謂何不穀曾席之不安既賀公遷公愀然益甚曰苗且沒矣即

子遺者何賴不穀曾食之不咽余潛親公慘容恒色真有由已溺之由已饑之而非徒聲音笑貌為者以故旬日之內今日下一令曰爾六邑視其所漂沒幾何民急議所以救療之明日下一令曰爾六邑其視所傷禾稼若干畝急罷一切訟獄催科而瀕江諸大夫日乘一刀衝突於風雨波浪之中巡行於溝洫險隘冠蓋素所不經之地甚至餓糧不繼隸卒失色水氣炎蒸抱病不顧皆公風之也嗟乎為吏者視其官若遽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八

廬若傳舍孰有真心為民者而况報滿之日既遷之後乎公真加人數等矣於是六邑之民見公之遷皇皇然曰吾失吾父母諸大夫見公之遷亦皇皇然曰吾失吾傳師適吾郡憲使者缺咸致怨主爵者曷不令備兵吾郡而乃急西寧為余曰不然主爵知公者也以西寧與吾池較中外異以西寧逼虜與吾池近畿較難易異天下固無屢年不遷之水旱而有百年可慮之虜情自昔河西為患久矣羗之十三種少與我賦

卽與虜合羗虜合則河西不安河西不安則全
陝不守非有真心愛民其人紀綱而操縱之何
以紓縣官西顧之憂譬之用醫者或急腹心或
急手足審所重也譬之御馬者時而康莊時而
九折量其材也小民何知惟已之急諸大夫明
而習於事柰何爲是拘拘者乎諸大夫欣然曰
辨矣子之言洵如子言公安可留乃相率祖之
郊諸大夫歌出車之三章公曰于襄之功未可
必也煌煌簡書其敢負諸維時六月丁子歌六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二十九

月之章公竦然曰文武爲憲某何敢當幸張仲
在燕誨我實多而公復洗爵相酬歌鴻鴈之三
章且執余手以語諸大夫還定安集不穀事也
今不暇及幸諸大夫在事不穀去而可矣左右
之人無不咨嗟太息相顧泣下謂我公臨別猶
不忘吾民若此丁子乃次其語授諸大夫總無
所浮於公之實也

贈太平府李太尊陞湖廣兵備序

太平爲

高皇帝龍飛首郡今爲 舊京左輔直指所部
六郡則駐節太平太平寔踞徽寧池安之上游
故太平諸郡望也太平守而賢諸郡皆承其下
風以今李公之爲太平守有年其賢素著今春
適徽安備兵使者缺李公報最當遷諸郡人則
無不交相謂曰胡不移我李公兩臺揣知民意
亦有揭詣 部籍李公來不意忽而轉公楚邦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三十

也嗟乎余久慕公冀其來身被其澤今不能身
有之而乃以言張之乎末矣乃太平諸大夫謬
以言屬不能辭也又重之司理范公之尺一余
雅辱范公知 盜不能辭也夫不能身有之則猶
幸得以言張之以余所聞於諸大夫之稱公者
難以殫述大都謂寬仁類黃次公摘伏同趙廣
漢而風流文雅則又似蘇子瞻又聞徵兵徵餉
于時岌岌公不動聲色調停而盈縮之裕如又
嘗讀前司理胡助之江南百韻有公酬答詩輯

原缺

丁文遠集卷二

太史 文遠

友人 賢甫

男 煜燿燿 編

丁紹軾

柯之來

序文

贈杜太公調繁宣州序

郡邑調繁之例吾不知其何始夫不宜於民不安於地改而調之不得已也地安而民宜無黃髮孺子咸依依若慈母如是而調之去是奪其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乳哺者去也為人上者吾不知其何心且夫池豈非幾輔之上游而荆楚豫章之門戶也哉長江天險寇盜時警水陸交衝郵傳不息以視宣州大小繁簡不相遠者也夫大小懸而量移去吾將安吾分焉此為伯仲鴈行之國何庸調也又或調之千里數百里之遠聲息不聞久之或相忘焉此又百里比隣之境朝夕耳目之間民矚矚將何極也此吾不能不致憾於杜公之去也先是按君初有宣州之議適余奉使歸見父

老子弟狂奔叫號向按君扳留余亦函書致之乃按君勇於受言亟唯所請今報書尚在墨跡未乾亡何余使楚在途而撫臺疏上矣又亡何余畢事歸而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上旨報可矣余竊訝按君之言不信不信余可也其若父老子弟何而按君則已馳書報余曰予食言子矣然非余過也撫臺疏已發予奉教止之無及矣嗟乎使當日按君不勇於受則諸父老子弟必叫號撫臺余亦當如所以致按臺者更致撫臺不至有今日矣即撫臺疏已上命已下猶有銓部在近時部覆嘗遲滯可懇求諸父老子弟不諳此體又余使楚未歸無有導引去者遂聽部之覆欲再挽之無及嗟乎豈非數哉豈非數哉或曰兩臺獨不為池慮何也余曰此池之所以不能不致憾於二公也解之者曰鳴鳩餉子豈有兩心毋亦緩急之勢異耳盧扁察脉視症急在內則治內急在外則治外急在左則治左急在右則治右宜與池雖接攘語

曰百里不同風又近時頗聞宣州有一二難處
事殊不可了兩臺患苦之故藉杜公去亦大不
得已也或曰洵如是則守公不自爲地乎舍易
而就難非情也相已成之譽圖未獲之功非計
也騏驥駟御康莊鳴和鸞自足以致千里何
必歷羊腸太行以顯其奇余聞言是之既而曰
雖然此子民之情也子民之情自子民言之則
可若論臣之道則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平頗險
夷都無所擇所云難不可逃也公寧肯舍難
丁未遠集卷二

贈杜太公調繁宣州序 其二
今歲之冬我守公杜君將脩觀事郡諸大夫皇
皇不能爲別而是時調繁宣州之命忽下先
是士民扳留直指議已報寢不虞撫臺疏遽上
而命亟俞諸大夫則又皇皇相與謀曰入覲之
別似遠而近期未及仄猶可冀其返也宣州之
別似近而遠此一行也欲再朝夕無繇矣乃問
所以別公者於史丁子時丁子以使楚歸適守
公謁謝兩臺去未得其詳於是把袂而問諸大
夫曰兩臺之必欲調公者豈真大宣州而小池
陽哉諸大夫交口應曰否否直指公言之矣謂
按部諸郡宣州有未了者百數十事而池無一
焉此百數十事有不可不了又非其人不能了
者故籍杜公去了之將易宣而爲池此見杜公
之才亦見池俗之美非以小池故也余笑曰固
也治國者其無事而治之耶抑待其有事後治
之耶夫治亦何常得其人則化有事爲無事不
得其人則無事後復生事且夫池之得稱無事

固守公烈亦諸大夫與有力也令池自今而可
永永無事諸大夫第襲其故遵其轍守其無事
者而足矣何戀戀守公爲諸大夫曰惡是何言
明良之合千載不一遇也察察之協百年不一
邁也守公之於吾儕譬之衣服之有冠冕水木
之有本原吾儕之於守公猶之涉水之恃有津
梁夜行之賴有燈燭故自守公下車而吾儕得
備一職舉一事共間畫方畫員之綱之紀皆守
公教也卽慮有未周才有不逮其間設身以處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五

推心置腹俾無所掣肘於前顧慮於後皆守公
惠也肆今江洋無警防江者免于罪漕糧無通
督糧者免于罪民稱不冤司刑者免于罪伊誰
之賜然則無事之福惟守公能欲池永永無事
吾儕其何能使公一日去也嗚呼噫嘻諸大夫
之言是也諸大夫之心卽吾池子民之心也若
是則俾池陽爲公食邑俾公於池陽長子孫乃
愜所願然而不能也此一人之私情非計安天
下之畫也直指任在六郡則思其優於此郡者

移之彼郡使郡郡無事而後卽安宰相銓衡任
在天下則思其優於一方者轉之四方使四方
皆無事而後卽安此治體也守公卽今歲不調
詎能保來歲之不遷卽宜州且不能長有公吾
池又安能私秘之且夫家有良醫家之寶也假
令隣有數十疾者號焉仁人於此其將秘之乎
抑與之乎此可以決公行矣惟是公何以了宜
州之未了者其以了池者了之抑以不了了之
余將別有問焉而茲且不暇及也二三大夫第
池雖去猶未去矣二三大夫皆唯唯而退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六

如余所云守其無事者俾勿壞則公在宜猶在
池雖去猶未去矣二三大夫皆唯唯而退

贈杜太公調繁宜州序 其三

郡太公調繁宜州士民板留之切矣貴池邑大夫目擊其事與民交留從吏者百方其外五邑大夫遙聞風而至絡繹道途奔走徬徨而莫知爲計今竟不可留于是諸大夫屬余爲文以志其別先是郡大夫已授簡余弗獲遜茲更見屬余謝不敏諸大夫曰善言必再余觀諸大夫意有非出于聲音笑貌者因問曰子何戀公之深豈公煦煦焉不以苛禮繩下乎容容焉獎籍相

丁文遠集卷一

序文 七

高乎諸邑大夫交相謂曰子窺公淺矣公蓋與諸屬壹以道相成嘗繹公訓廉則云廉非難處廉者難古有廉而惟恐人不知有廉而畏人知者此可知所自處矣訓寬則云爲治猶御馬伯樂治馬燒剔刻雜羈馵而阜棧之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楛飾而鞭策之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第曰去其害馬而已故政有不通獄有可疑必上稟成公公正色相戒毋若廣漢延年卽令人震懾若鬼神不如曹參文翁納汗而藏瑕

他如此類更僕難數吾黨少得道於罪豔疇非公教嗟乎公可謂以道相成者矣公之訓邑卽其所以治郡其馭吏卽其所以子民無兩術也公之爲文翁爲曹參公自道之而其以是訓諸邑余竊服公識大體得治機焉何也郡非離邑而別爲郡世有擾於令而理於守紛於邑而恬於郡者乎自有公訓而使六邑長吏人人皆如文翁如曹參何郡之不治前者直指調公謂宜州未了者百數十事而池無一焉夫此百數十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八

事豈郡守一人之事不過諸邑之事耳邑一日不了而令有餘責卽郡一日不了而守有餘愧余正欲問公所以了之之方意者其在斯乎守公聞余言而善之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於是六邑長吏祖公於郊各賦詩以贈貴池梁君首舉爵賦小明之四章公憮然曰正直是與不穀志也青陽張君賦綿蠻公曰不穀曷能爲誨顧道遠而勞交相勉而已銅陵徐君賦隰桑卒章六邑惟徐君最久已考績報最

誼無所解於心公謝曰惟子之能不穀曷與建
德李君歌小弁之三章君與公桑梓若有盼盼
然者石埭李君東流高君涖任最後賦白駒末
章公曰宣與池錯壤不穀敢金玉其音以自絕
於諸大夫於是史丁子聞其言而太息信乎守
公之與諸大夫相與以有成也宣州諸大夫得
聞此知必勃勃乎矯手頓足以俟之矣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九

送金太公入覲序

不佞頃奉掄材之役於閩申黜多士重有慨于
才難蓋謂東夷倡亂 廟堂拊髀而憂乏人當
事權者有如膠舟罔運鉛刀罔割一不成而萬
有餘喪此寧獨邊疆哉其在司牧之臣何以異
此夫內而民社外而疆圉不軒輕者也在外外
重在內內重非其才茂濟也世之所爲才離德
而言故才輕孔子之歎才難指五臣十亂而言
則才重甚矣才之不易得也而今乃得之于我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

守公公爲滇南鄉書第一人巳而成進士起家
東光令公爲令卽爲名令至今人指爲召伯之
其棠朱邑之桐鄉與魯恭卓茂不相上下巳而
晉南比部公卽爲名法曹至今人指爲臯陶之
淑問與于公之不寃亡何出守吾郡吾郡幸哉
望其度泰山喬嶽屹然凝然不可仰視聽其言
和風甘雨油然穆然無不可以情親至洞矚世
故曉暢物情與夫隱匿微媿瑣細曲折之狀人
未脫口而公巳一語點破人甫出口不俟其詞

之舉而已片言立折之奪魄去矣以故興作重
務也自公爲之不擾里甲不事贖銀卽廢無不
脩墜無不舉而民若不知也訟獄至繁難也自
公以來役不下鄉罪不用保庭無留牘獄無滯
寃始之靡不歸久之幾無訟所稱名法曹不虛
也僚屬至難馭也自公以來賢者得安其位不
肖者不得肆其奸若遷者罷者今見在宇下者
無不感公教誨與公曲全曲全而不得而公猶
惻乎其容休乎其慮而不能自已所云奪駢邑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一

三百沒齒無怨者也其他善政纍纍未可更僕
數公之爲名刺史良二千石又復何疑不佞因
是窺公之才無不事事而無所事事窺公之德
有所不爲而能大有所爲方今 國家多事正
需公等其人又公三年秩滿薦書數十上卽不
敢望古渤海潁川晉爲卿貳宰執意必籍公萬
里金湯建牙開府指日間矣池之士民睠睠于
公扳留無計而爲公同寅諸大夫情更切焉諸
大夫謀之不佞不佞笑謂士民之情恐父母之

不邇也留衮宜也諸大夫皆將鴈次公肩隨公
朝枋榆而暮九萬亦可以留公乎哉夫才賢之
在世如錐之處囊其穎立見如驥之過都歷塊
千里無留行必不可留者也他日諸大夫亦猶
是第爲言以識之可也遂不辭其命而具其大
畧如此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二

贈金太府入覲併考績序 其二

竊觀今之爲吏者每遇考績與入 覲上之人
輒爲綺語以旌之未幾而上考上聞蜚語下聞
者有之或遽遷去而民以爲幸者有之至去後
不數年而民不知其姓字者比比何也上可餘
而民不可欺也因思古之循吏功德被于其土
其民爲宮墻俎豆尸祝之且像貌之卽異世後
其當時施爲之畧已剝蝕烟波陵谷之間無可
指次之跡而土之人猶相與瞻拜其故宮增脩

丁文遠集卷十一

序文 十三

其俎豆或覩其像貌舉其名氏輒悽然歛歔悲
咽而不能已已豈非其績之被民者厚入民者
深而民思慕之有愈久愈不忘者與噫是何古
今人之不相及也吾池爲 畿輔上游當全楚
豫章門戶號稱衝疲之所益以監司之設冠蓋
旁午諸爲吏者第飭簿書筦鑰之務與夫侯人
庖人之節其賢者則矜廉潔退讓不擾之名已
耳公甫下車慨然曰吾不任其難難者誰任吾
不謀其遠遠者孰謀在易之蠱有之元亨而天

下治物做則反罷做則新政做則更惟蠱也是
以元亨是以能治故曰利涉大川險而濟也今
非蠱之時與振做起廢豈異人任諸凡費宮之
新與清溪塔之成文明閣之建青雲堤之脩爲
前此數十年所怠而不舉與舉而鮮終者公毅
然爲之不動聲色而成晏如也他如奸宄之伏
于草莽狐鼠之藏于城社積蠹之在于學校蠹
賊之伺于衙官者皆隨事摘伏斷不踰時而猶
以其餘閑進諸髦士月再試之不靳廩餼不憚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四

批削秋闈得雋者多人人歸德又謀遷文昌祠
以爲來歲春闈之助蓋公之留意地方有加無
已而無在非勞心勞力旣難且遠之事故士若
民咸私相語曰我等何以報我公無可爲計乃
謀建祠以爲俎豆像貌之所公聞毅然止之民
知公不久入 覲又會考績當遷侯公朝戒行
而暮鼓歌而進之也此可以觀民心矣嗟乎他
史冊所書勿論卽以吾池僅包何二守公有祠
包公自宋迄今何公 本朝今已百數十載至

我公而三焉非公之績被于民者不在二公下
何民之德公報公乃于二公比肩鴈行也哉董
子有言績者積也君積于道吏積于德君積于
仁民積于愛夫緩征薄斂延生民歲月之命者
一時之積也振蠱濟險爲必世百年之計者必
世百年之積也公之所積厚矣余又聞之百人
之愛百人之吏千萬人之愛千萬人之吏以公
之所爲積正所爲千萬人之愛者又安得久有
于吾池此又余之所爲留衮而無從爲吾郡吾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五

民懽然而莫之爲計者也

送金太公入覲序 其三

郡守金公將以入 覲行會不佞以試事祇役
于閩便道歸里里中父老子弟相率而迎爭先
而言曰守公將以覲行吾儕惟恐其去不反也
卽反吾儕亦何可一日去公也已向監司兩臺
乞留監司兩臺或唯或否子曷爲我謀之不佞
敬諾已而吾邑父母王君進首以是詢曰然啓
棠寧願趨事用代我公蓋是時邑民併王君乞
留故君爲此言云已而青陽銅陵諸父母繼進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六

詢之僉曰然王君行者且願公留我等居者又
曷可一日去我公也蓋諸邑舊例免覲故諸君
爲此言云亡何而兩臺以爲時太迫又恐疏奏
不且夕報將悞公覲事寧失民不可失覲于是
守公束裝戒途而士民皇皇于道諸邑大夫亦
皇皇于庭謀所以留之不得則謀所以贈之夫
士民贈以言束于分也舍言無可自效也諸大
夫亦謀贈以言知公介也言以外皆所卻也于
是屬之于不佞不佞則謂公茲行不佞鄉士夫

當有言又爲郡佐諸大夫有言而諸邑大夫觀
望公去留又索言最後於是不佞之言窮矣雖
然守公之德無窮也卽從諸大夫言之諸大夫
之留我公行者願以躬代居者至如士民之不
可一朝舍何惓惓也此爲貌而已乎抑有由衷
不能自己者乎夫知人安民政之經也其道無
兩而知人寔先之以周茂叔之賢而不能見信
于趙清獻以卓茂名吏而始不能不納鑿于河
南郡世之待屬吏者蓋亦難矣公所舉必賢所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七

絀必不肖居恒則詔誡之有事則匡救之非有
大過不得已必不忍輕棄絕之甚至臺使者或
求多一人非其實必爲反覆爭辨得解乃已蓋
公視諸邑若左右手諸邑視公若正鵠準繩又
若百谷膏時雨公之入人者深矣宜諸大夫之
惓惓也雖然不佞前又言之民父母公宜願公
終身僚屬皆次第公翱翔天路何得欲沮公轍
私竊計之公之所惓惓者民也其愛諸大夫亦
爲民也今日公行民不能忘公公亦豈能忘民

真西山守長沙宴諸邑宰于湘亭有詩曰今日
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是我公志也諸
大夫體此勝于留公百倍公聞斯言輒然喜曰
史君知我遂次其語書之以副諸大夫之命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八

贈林郡丞擢山東運同序

晉江對陽林公丞吾郡七載於茲當路薦華凡數上今年大計以最聞亡何轉貳山東巖政士民皇皇如失怙恃而六邑長吏亦相顧錯愕求所以留公不可得曰吾何以贈我公庶幾長者之言則相率詢史丁子余不佞里居數年且伏處國門內於公習矣敢以不斐辭先是公以廣文起家擢東粵陽山令尋補楚景陵又補越湯溪尋轉滇南興州後乃丞吾郡而公爲州如其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十九

爲邑爲郡如其爲州皆樹卓犖聲是臻何道必獲乎上所居輒效乎今觀公爲人寬然仁慈穆然凝遠上之不爲嶽崑嶄絕之行以闢奇買名下之不爲姸阿脂韋之習以媚世取寵而胸中富於經術嫻于辭令卽當迅疾撼頭之會變態姚佚之鄉從容譚笑坐而策之理棼定傾裕如也故語丞貳所難者在鴈行郡守與諸相君之間而多掣肘於進退疾徐之際自公擔任諸守相雖然相得若平生諸守相之倚辦公也不啻

若左右手卽六邑士民有所不能得於守與相者皆曰有我公在六邑之令長有所不能得於守與相者亦皆曰有我公在然則公之才非尋常尺寸之才而公之經術斯其爲有用之經術諸令君同聲應曰唯唯洵如子言主爵者當超擢公柰何復以巖貳往余曰主爵者循資者也余之論論才者也資定於天而制於人君子詎能爲躍冶之金惟是才不負其位而且有餘於位是騏驥所以抱憾于鹽車而不害其爲千里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

者也且今世人目任進之途皆曰宦海爲其善溺也如公歷閩越吳楚滇南間計數任踰二十載旁觀人世十里而溺百里而沒者不知幾而公且循階而進未有艾期是豈易得者乎而又何怏怏乎公聞之曰子知我者余蓋無日不爲歸老計所勉強旦夕不辭茲行無他正爲佐理之職易效閑散之地無競如古吏隱者流斯驢就耳則又語余曰吾於楚見洞庭於越見天目於滇南見金馬碧雞於貴郡見大江九子所未

觀者東海泰嶽茲行得觀日於扶桑就巖所視
潮汐起滅狀吾畢吾願吾其歸矣余聞斯言飄
然欲仙公從徵江來已不携內署中蕭然一琴
一鶴真古大隱者流不可以淺近窺矣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一

贈林郡丞擢司巖政序 其二

以余觀於治郡之難也則貳郡者難哉上之有
二千石下之有司理二千石職任故重體貌故
尊所部勢不得自擅司理奉三尺法周行列郡
所部耳目在焉騰躡而上何赫赫也故軋於季
孟之間惟丞左顧右盼前跋後蹙亦惟丞乃我
對陽林公之丞吾郡也自丁未迄今凡七閱歲
歷前任黃大公暨今李太公及今轉職方司理
李公無不人人盡驩蓋公兄事二千石第視司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二

理而二千石亦視公如弟司理亦視公如兄以
故公介然之守溫然之度與夫豁然之才皆不
爲公掩皆達之於監司兩臺而二千石司理有
疑必諏有聞必告有興革必待剖決於凡一郡
之訟與六邑之篆無不歸往公而托重公猗與
休哉以余耳目所觀記佐郡之良未有如公同
寅協恭未有如二三大夫郡之人嘗言曰公不
爲守而闔郡受守之惠公不爲司理而實陰有
司理之功非虛言也嘗攷昔之爲郡丞者若河

南黃霸濟陰劉平京兆趙溫丹陽徐平涿郡郭
綯穎川敬肅高陽張元濟皆以丞著聲皆位躋
卿相或其時爲丞者不如今之束于格而苦于
軌而公今且饒之使在當世又可知矣因是而
知豪傑處世有妙用焉顯晦不能必之天而有
時能用乎天崇卑不能徼之人而有時能用乎
人譬之江河之水行於地中直而行之固達也
曲而行之亦達也公自起家廣文至爲令爲州
以至今官凡六任在仕途二十餘年無一人齟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三

齟之者不賢而能之乎今且以東方離政去矣
離於今爲極弊而山以東之商若民替替望得
良有司不啻望歲以公之佐郡者佐離其位公
之上與位公之下公不難兄事弟友之無疑也
則山以東之民陰受公謚之利一如池陽六邑
之民陰受公之福無疑也顧山東之民急於得
公而池之民難於去公公豈能無介然於懷耶
給諫吳子侍御劉子曰余察吏久矣才如公未
有以離政限者公之爲黃霸諸人未可知也余

欣然曰洵如是則吾與子與六邑之民日幾幾
望之矣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四

贈彭三尊入覲序

今上歲當大計天下吏我郡守公將束裝行而調繁宜州之命適下例不得更往次當及丞而丞以防江戒嚴例無他委次當及倅而我倅彭公甫以入賀歸纔兩越月監司與郡守公難其行囁嚅而未出口彭公則毅然任之監司與守公謀曰若是則獨賢之嗟有如北山大夫之咏矣彭公進前對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况入覲盛典會同榮觀格於例者不得破例請某例無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三五

所格某之幸也願以身往又是時蕪關之稅缺正擬委公人以是難公行公咲曰吾視茲雞肋耳去彼從此毋庸再計于是監司守公及諸大夫同聲賢之聞之兩臺兩臺賢之遂檄公往而闔郡縉紳士大夫私相語彭公茲行有五善焉急公家之務忠之盛也無所推遷友之篤也又嚴寒之候人以爲勞而公弗辭勞在途有輿馬之費入都有米珠薪桂之費謁見諸貴人有玄黃筐篚之費而公不辭費又蕪關之役人所趨

慕而公視之泊如故曰五善備也雖然此未足以概公公下車之初余正家食甫接公見其度温如其貌飭如其言閭閻如已知爲有道君子先嘗委權蕪關適余入都過之而介余舟左右商船賈人無不亟口德公今余以使事歸則諸士民之謳誦與部院監司之稱譽較往昔不啻過之公孚于人心者素矣豈獨茲行毅然見公之賢也哉且公之識見大矣朝覲會同公西萃所志而太史公以不得侍從封禪留滯周南爲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三六

憾然則覲天子耿光得從五侯九伯之後班九官十二牧之列以代邦伯而述職豈非甚盛事余往惜公位不滿德不能大用公而旣于半刺閑曹譬之駢驥徒爲服箱棹梁僅克榘桶今茲之役舊有召對之典有卓異之旌焉知明天子不復舉行不首以及公也古王祥爲別駕呂虔知其爲公輔器而解佩刀以贈余愧無佩刀而以不斐之詞將之併以公輔事業期公異日云

贈許通府考最拜 封序

別駕之設莫隆於宋宋特置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不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屬有善否及職脩廢得刺舉以聞今我

朝官制與宋異今之別駕事權亦與昔不同而其與長吏均禮者同也廳名督糧其所司賦役同也所屬賢否即不得自刺舉而未嘗不與聞也何得遂謂今之別駕輕也或者曰別駕上有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七

守鴈行有丞有理處于季孟之間至難而所屬邑陽為罄折陰為疆項甚則睚眦又難以故臺使者之薦牘與部中之遷轉守與理得之十九丞得之差半一而別駕解及焉此難之難也嗟乎審若是則 國家設官之意謂何而賢者竟無挺然自奮之路哉乃今有見於我許公公出自名閥世胄初抱牒至人咸謂公家温而食厚此區區俸不足克公食指之需而公甚儉日自奉不過二簋取以饑家衆者腐蔬之外無求也又

咸謂公養尊而處優諸民間疾苦或所不屑而公甚練其有關於糧事者第取克額而止不以急民其在糧事之外者降階而譬曉之無苛責也舊有賞捧之役人咸謂公于勞動必有所不堪而公初至即往再委再往寒暑不辭僕僕道路不厭曰避勞非臣子宜也至于僚友無不兄事之諸屬邑長無不弟視之歷兩守公兩理公不知更幾令君而有折節無媿阿有挺持無亢侂故人人得其歡心而士民與僚屬若出一口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八

以至監司與兩臺使者獎藉之詞亦若出一轍而府缺則委署府邑缺則委署邑公于府于邑其矜然不滓温然可親抑抑然自下者毫不異于在廳時于是臺使者特為旌書以聞公于天子之庭而公亦以三年考稱最拜 封焉此從前別駕所稀有之事而自公得之也然則別駕曷嘗負人人負別駕哉不然胡人所難獨公所易也說者謂公尊甫為隆萬名臣公得丁家學者素深山大澤寔生龍蛇而公習其教籍其

蔭俛首此官未足盡公公又有弟今在諫垣曩
公與弟爲諸生時才名不相軒輊公今小就不
無怏怏噫是足知公平未也見銚水之水可知
天下之寒嘗一變之旨足當一鑊之味公達者
豈以是介介况今多事之際廣開賢路焉知不
破格用公如王祥之爲公輔石有道之列侍從
繼古別駕者之芳躅也且吾聞公有令子已蜚
聲賢科將翱翔天路祖孫父子兄弟並爲國禎
顯榮懿鑠公家餘事又何用公之怏怏乎郡大
書之遂不辭而次其語不知有當于公否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二十九

賀李司理課最拜封序

夫法者天下之平也而今之司之者則使不平
也法家有三難法善者恃也勢庇豪法病善是
使善失恃也則執之難詐狀似愚強者疑怯伺
上之意反情以投則照之難執矣照矣匪刑可
乎曰是驅獸而內之阱也愚智同驚淑慝偕感
雖獲必亂則仁之難有一於此法惡乎平君子
曰三者難於非人者也君子弗難也乃今得之
吾郡司理李公公爲理已三年於茲所部六邑
與諸旁郡邑質成者無不稱李公平公所兢兢
惟三尺而不窺人意指爲低昂上所欲陷使非
罪必不附也上所欲庇使罪必不貸焉其能執
有如此者匪察其詞而察其色匪鑑於貌而鑑
於神覆盆盆燭乎蔀屋周乎經年纍繫片詞立剖
其能照有如此者每閱官書必求其生也曰求
其生而不得我與死者皆無憾也一切寬文法
疏網毋覆過薄青而不忍寘之於矇中赭衣鬼
薪白粲與城旦者之罪以責聲名其能仁有如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三十

此者三善具矣其茲之善祛彼之難改胡不平
是故曠忮者暴消黠桀者毒寢倭佞者舌結饕
餒者欲殺由是敲朴息而絃誦興案牘塵而圖
牒飭日進章搃談道講莠藹然文儒之宗經師
之備也三年報政厥考上上

天子嘉之乃受緇金銀玉之函褒其治行而錫
之爵及厥位僂其先太公與今太孺人則伯子
侍御章丘君別有錫也是時公拜稽首受命于
郡太孺人拜稽首稱慶於家荷與穆哉余忝部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三十一

下同年生御公聲教誼有言以揚厥燬先以服
辭不與慶列今其可矣噫嘻余小子將何以慶
我公余惟刑以弼教刑平而後天下可平理官
持一郡之平天下郡之積也平一郡所以平天
下自昔治莫盛於唐虞且純任德乃臯陶作士
不啻三令五申焉有虞風軌從欲以治多臯陶
力也孔子爲魯司寇所施於魯不愆其素魯君
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治天下可
乎今我公具有三善則其德一臯陶之德也

孔氏言於平天下乎何有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三十一

徐四尊刺拙癖亭

司理徐公先令闕以所紀閭事者示余題之曰拙茲泣余郡逾年又以所梓余郡者更題曰拙癖拙而曰癖意謂耽于拙也自信不易其操也業已自序之而復屬於余豈以余固拙者臭味不遠耶余讀公序而竟讀其所梓之言獵襟起對曰余觀我公蓋古篤意好脩士云古人有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夫清與醒美名也好脩者所托也公何言拙耶且夫拙者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三十三

對巧而言今語人曰汝拙人語宦曰汝拙宦人甘之耶然反是而指人曰巧人指宦曰巧宦人肯受之乎其不受拙之名也不過色沮在拙者猶安之其不受巧之名也將刺骨憾之危為巧者不能容之矣然則人之惡巧甚于惡拙明甚故與其巧也寧拙儻我公意耶然今觀我公果其拙耶否耶以時藐則精時藐以古文詞則嫻古文詞於文學拙乎以持已則永蘖不足喻其操以聽斷則秋月不足擬其照上不阿意指而

下不事逢迎于政事拙乎今聆公政讀公書固斤斤然以獨醒獨清者自信自行而卒不以醒與清者自名何其謙也母以古人所為獨醒獨清者正古人之所以為拙耶信于獨必不諧于眾不諧于眾即不利于時不拙而有是耶或曰公已十年不調有如子言故以是自嘲余曰我固知之古今之為屈子者豈少哉椰子厚賢者而見黜辱所居溪谷有八皆題之曰愚有詩曰八愚詩公有拙鳴有其拙而今又有拙癖凡言

丁文遠集卷二

序文 三十四

拙者三豈非于道轉智者于身轉愚于行轉工者于世轉拙古今同斯恫也雖然今非其時矣明聖在朝公論大著以公今日之表表上下者驍騰當在旦晚間行將有不次之擢以罄公聰明聖智之用公固以十年不調為拙者之事而余且以龍潛鵬息養成受之器為用拙之效也公其以余言為然否

丁文遠集卷三

太史 文遠

友人 賢甫

男 煜燿燿 編

丁紹賦 著

柯之來 閱

序文

贈周司理考績序

太梁周公成癸丑進士至丙辰始偕其伯氏今肥鄉君對于 廷汝陽月且無不首二難至是聲名益謙都下亡何公抱牒理吾郡三年政成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一

當路薦書數十上

天子將登其治行錫策命褒之郡大夫暨諸邑大夫無不式歌且舞而謀所以張其盛乃謬屬言于余余在公宇下且併得交于公伯兄即微諸大夫命固願有辭也余惟自通籍以來竊祿都門每見就有司者無不感額司理間嘗聞人之言理官於一郡業鞫一郡獄也縣令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決移理官理官信明知愉快勝任而欲決守若令所不能決甚難况畿

輔之地臨之兩監司又臨之六七御史可謂吾執法如臯陶疆項不依阿風指遂臆就其寢處則又難即不敢伺諸吏陰事萋菲成之懸法中之陽為御史臺之意陰警羣吏之趨以避怨而市德而能保人之不疑我為不出于是則又難噫嘻洵如若說畏途哉乃我公獨優於是公自下車迄于今三載問治獄一郡往焉一道往焉既而兩道之民咸往焉問諸大夫一郡信之六郡皆信之久之兩道六七諸御史皆信之公何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

以得此于人人公嘗自言刑期無刑訟貴無訟長民者其勝之耶抑安之耶請以吾梁事喻往梁有疑獄王不能決召朱叟問之叟取喻于家之二壁曰色相如徑相如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無他厚倍之也故罪疑從去賞疑從予其謹識之不忘則又曰高明臨人者上惡之諛上而廢法者民亡之居下而身疑者患處之竊按公治狀大都赦小過削深文不事毛舉擊擊時與二三同寅飲醇酒嘯咏湖山藹如也其諸長吏

以下時加覆護上官或苛其人必爲力爭久之
上官皆信其無他故人無不仰公爲于公之不
寬徐有功之仁恕而上自同寅下至諸屬吏人
人亟口公者不但曰臯陶之淑問而皆曰臯陶
之知人安民今日褒書上聞不踰時而 寵命
下逮非偶然也公聞余言訝然而驚不穀待罪
茲土日惟負餽爲兢兢所幸卒事三年不至顛
越皆賴我長公及諸大夫之教不穀何敢居勞
而吾子侈張之余唯唯否否然亦有之還借公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三

梁事以質宋歐陽文忠公嘗爲開封府推官適
錢文僖公出守而一時幕賓有若謝公繹尹公
洙入則同堂而議出則同帷宴遊羣嘯傲于嵩
山伊水穎陽龍門之間迄今照耀史冊况今守
公爲公同年其共爲砥名礪業以妙醜酸甘苦
之節宜絲竹磬鏞之疏數是亦不可誣也公爲
歐陽而爲公長與公鴈行屬公宇下皆極文僖
謝尹之選愧非冀北乃萃上駟吾郡幸哉於是
併綴次之以識公謙且以彰吾郡一時之盛

贈周四尊考績序 其二

郡司理周公閱三年報最則郡邑諸大夫索余
不斐之辭矣余同鄉薦紳德公心醉公亦謀所
以張公之盛相率而造余曰爾屬在筆札他日
爲信史善言必再余曰某詎非幘幪中人耶敢
不唯唯先余言理官職在治獄效則爲獲上爲
得民公治獄稱治獄良以言乎上則兩臺兩監
司暨六七御史之掄揚以言乎下則六郡數十
城千百姓之謳吟悅服前言具之矣無已敢請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四

以究公治獄之用而慶公今日之遭可乎蓋前
日之言爲萬曆之末今日之言爲泰昌之初時
異事異而言亦微有不同則今之治獄非昔之
治獄者也請以古明之治莫盛於唐虞人以爲
純任德乃舜命臯陶作士不啻三五申之其命
稷命契命夷命夔未有此數數者何也嘗讀舜
之命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士刑官也
蠻夷猾夏何與於士而舜專以是屬之又何也
此可想刑之重已以今承平旣以法紀漸弛建

首倡亂甚于蠻夷而罪者罔逮逮者罔訊盈庭聚訟經年不決誰爲淑問者噫此在倦勤之朝則然今其堯老而舜繼時已舜承堯後其道尚嚴自

御極以來夙夜勵精百廢具舉一朝而反萬曆初年之政則士大夫得行其道之日也往行取之途湮塞困頓積久不報更始之朝令如流水斷如霆發一朝而復舊日年取之例又士大夫遭時遇主之日也其于猾夏之典必不輕則于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五

臯陶之命必重而抱邁種之德擅淑問之聲者明揚師錫必先還當晉公爲鎖闥爲柱史片言所嚮辟者辟衷者衷佐成

新朝從欲風動之治而奏一代格苗賓夷之化不特恭決者猗歟盛哉非公之遭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爲數十年來諸臣所未有者乎前余稱引歐陽公爲推官蓋猶公大梁及異代事吾郡固有隆慶朝推官若四明沈公今爲南大冢宰萬曆朝西晉王公今爲少司農開府兩淮二公

事業尚未艾繼之者其公矣然二公者寔騰騰於起家之地於江南諸郡每留意焉今江南諸郡民力竭矣公他日又豈能憇然不加之意諸薦紳聞之則無不欣然喜曰善矣子之言吾等且爲江以南慶矣遂書之以爲他日券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六

贈周司理應 內召序

今

冲聖御宇之二年更新庶政首大計羣吏先于去歲 詔中外吏行取及期者先計推擇計畢咨取而我郡司理周公與焉所屬六邑令君瞻矐于公之行若不能一日舍又知玄黃筐篚公所峻拒而謀徵言於余先是去歲公報滿諸令君已索余言蓋預知有今日而惟恐其去也至今則有如東人所詠周公者公歸不復與汝信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七

宿兩周公無異矣諸令君又何得不快快其問至必欲余言之余何以效更端已乃獵襟起對曰在民言民在士言士在吏言吏毋亦就諸吏所矐矐于公快快于公者申言之可乎余窺諸令君意若吾邑若青若埭若建及東流在公宇下者久曰某等之籍有公如夜行有燭泛海有司南嬰孺有襁褓他勿論即以今歲

冲聖新政計典惟嚴二三下吏免于罪愆得改事公何在非公賜何恐公一朝舍我而去惟銅

邑新至曰某雅聞公寬仁長者旬旬就公不虞某甫至而公去不得似諸君之倚籍公某得無悵然余聞言而慨于衷六君子之言皆非貌言感德于中形之于口若其慕之若其怨之今夫世之所以嚴重司理者豈非以司理為直指耳目哉計典而留惟直指留惟司理賜司理即不任受德不能不歸德計典而去惟直指去惟司理去司理即不任受怨不能不歸怨故直指而耳目人無已時無不腹誹司理曰司理耳目人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八

無已時也今五令君而得免于計典之嚴得安其位行其志曷得不歸德于公其後至者而不獲如前令君之倚藉于他日也又何得不矐矐乎公聞言而懼然避席曰某不穀賴有諸君子如鳥之有翼如車之有輔某獲有今日皆諸君子賜今茲之行爲任滋重去教滋遠諸君子不提誨我而過獎掖我其懼滋甚諸君子相率顧余余笑曰司理為直指耳目直指非所稱天子耳目哉公此行或為省垣或為直指其為

天子耳目一也世有于直指耳目則優于

天子耳目則拙豈郡國有二道哉公之于諸吏也非人人而煦育之不過取其大節不苛求其小疵化其成心與畛域正直忠厚並用兼施故人人德之推此以耳目天下又何難焉嘗及履古今治亂之機其治也無不以耳目之臣不失其職其亂也無不以耳目之官溷淆是非此無異故植黨與樹私交玄黃水火之勢成而正直忠厚之道喪直令中外羣吏如魚驚鳥亂豈然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九

喪其為善之心我公之優于天下吾以耳目吾六邑知之六邑令公咸旨余言遂書以贈公不識公以余言為然否

贈周司理應 內召序 其二

我司理周公應 召而行邦人交賀之非以公此行必為諫議為御史膺當世之言責也乎哉余竊有慨乎今言之難也在神宗朝一切言者留中不宜即不得言之利亦不至受言之害而今

冲聖勵精朝奏夕報言者未蒙褒嘉而懲言之令已十數見故今居言責者難往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

即不當無所見謬今東事紛紜愚智立見昨日推轂今日償轅

冲主嘗舉一二問執政幸執政善為辭舉朝股慄故今居言責者尤難史丁子曰以余觀於我司理周公可以是以二者難之乎哉且夫由前之難難在上者也得失利害非臣下所得而逆觀也由後之難難在下者也是非名實人臣所當自審也古人有言貪夫殉利烈士殉名神聖在宥殉利者少殉名即烈士不免焉惟其名不惟

其實于是一倡而百和附影隨聲分門別戶而
惟名是逐究也實之不存名將安副而國事累
言者亦隨累矣我窺于公居恒恂恂默默一切
炫名賈譽雷同附和之事屏絕不爲嘗平反某
獄解人所不能解曰吾實見其冤也不求同于
人也嘗開釋某僚屬救人所不肯救曰吾實見
其未至于是不敢徇之乎衆也問與余吐衷
一二余窺其惻怛無可柰何之意達于面目卽
當事者意拂色沮而公言之不倦持之愈堅公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一

可謂特立獨行篤實自好者已使公而薦拔人
於朝彈射人於國又豈名之是殉者哉余固知
言責非公弗優而今之言責尤非公弗優今東
事且岌岌矣逼在 神京距關門只尺此時薦
拔一人彈射一人如救焚拯溺關社稷存亡之
機公欲求其實當於何求之不得其實將於何
應之公能無意乎哉漢唐宋黨人之禍皆起于
隨聲逐影雷同附和之弊寃也不務捐除而務
曲庇務怙終至于丘墟社稷而不顧蓋名之爲

禍烈也鑒往懲今不于公是望而誰望公聞余
言太息曰言責之難某固慮之吾子之教真樂
石也敢不拜嘉邦人二三大夫見余言有當于
公遂命書之以投之公屬車云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二

贈蕭邑侯擢高州郡丞序

吾邑畿輔水陸之衝冠蓋旁午為令故難後江
洋有警新設兵使者轄六郡郡守相鱗次受成
應接愈煩瑕疵易起為令尤難故余所親記三
十年來十更令靡善徙者竊願得良令一振之
乃今得之溫陵蕭公公以明經高第剖符於茲
五閱歲中間一最計吏再最程書今年夏甫拜
封綸尋轉高州郡司馬報至邑士民皇皇如失
所天先是公入計邑人望公歸憾不能湏臾而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三

今不虞其遽遷去故情益切云史丁子聞而異
之公何以得此上下間池之山浦之水猶故也
衝疲煩劇未改也何前十數君之難公今日易
也余觀我公蓋古仁心質行君子云其貌若不
勝衣其詞恂恂若不出口其所為政不務爬搔
批擊而有穆風醴泉之意不為捷給巧辦而多
參苓著木之功他如興學救荒簡刑薄稅臚列
課最之詞更僕未易數總之周歌愷悌漢尚寬
和我公有焉公嘗語人曰吾性拙不能媚人得

之不得有命嗟乎無意于得乃所以得母前數
君巧焉而不足公拙焉而有餘與何幸公為吾
邑洗此難治聲也今公向高州去矣余方以循
資擢公不能破格用公快快公且惴惴不毅待
罪衝邑茲幸息肩顧承乏高州高州島寇衝也
治賦繕兵寔維厥任非余拙者所有事子何以
教不毅余唯唯否否昔蓋公無他奇僅清靜不
擾一語用以相齊齊治相天下天下治公欲海
不揚波豈爬搔批擊捷給巧辦所能與也哉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四

善乎歐陽子之言凡人材性各有長短用其所
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或不逮仁心質行公
所長也用之為不擾又焉往而不宜且今縣官
急海邦講軍實政欲得寬和愷悌不擾者用之
其試使君於高州以此他日功成伐著不次之
擢亦以此耳公欣然再拜曰不毅幸逢子讀禮
家食周旋再朞不毅所為皆子目擊皆子教誨
子言必非謾我幸為我書之余固次其語以附
於巷歌春誼之末云

游令公報最序

東粵游侯從仙遊起家補任吾邑報至邑士民聚族語曰侯其良有司乎不然胡昔以僻今以衝昔以海壤今以畿輔也既而曰侯果良有司乎吾懼仙遊之日多則吾邑之日少將 內召期逼而留家無從也既侯至則見其言便便其氣勃勃其度冷然而風行昂昂然而玉立士民交口頌曰賢哉侯賢哉侯已而詢其期果將報政則交相感曰侯政成矣譽著矣靡所藉吾邑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五

矣其謂吾民何侯聞之竦然進士民語曰爾不聞乎仕非始難終難操舟者不及於岸不得以咫尺非江河也浚井者不及於泉不得以九軌為成勞也予茲受 命飲冰矣予不敢菲薄仙遊敢郵舍爾邑于是咨邑利病所當與革者次第舉之大約門以內弗逮於寬政以禁奸也門以外弗逮於苛政以廣慈惠也自下車來庭有懸魚案無留牘逢迎則後指摩則先問出仙陽所刻政蹟示人按之雖不盡同其大指不異而

侯亦自言吾於仙遊簡而茲邑煩於仙遊逸而茲邑勞然吾不敢不勉也所尤著者造士獨勤大為學使者所賞科舉獨加徃額邑故多自殺而甘心讐家者侯重懲之此風遂息歲當清版圖待命輦下者數千人侯持其平閭左閭右罔不輸服以此三者則又不知仙遊曾有是否則秋浦暮月何讓清源三年以故監司臺使課最之詞較前益烈則侯易地皆然慎終如始之效也所快快者閩以臺使者缺不得薦吾邑又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六

以不及期不獲薦然方今司銓者明如觀火試令詳其始末核其名實未有不推轂侯者 簡書譽命又焉避之嗟乎更馬而御者或不諳馬之情易姑而事者多難取姑之悅侯何以得此於人人竊窺之矣蓋余伯氏嘗令粵先司教南海見侯之父子兄弟寔彬彬焉南海所稱德讓之儒文學之士無不先游氏者蓋侯未出戶而英聲已嘖嘖羊城羅浮間矣斯侯有本之治也哉余不佞私心嚮慕已久又以紀侯仙政者為

吾師周太史氏仙固吾師同邑郡也吾邑今得
比於仙余小子得不操筆而續吾師之後至他
日登之傳記附之古循吏吾師乎儻有徵於秋
浦庶幾以余言爲不謬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七

貴池游公德政合編序

德政合編爲達所游侯作也先是侯爲仙遊將
三年民德之以艱歸仙遊作有德政紀亦既爛
然盈帙矣茲補任吾邑甫踰年民德侯不在仙
遊下而侯已報最又將以覲行民瞻瞻焉惟恐
侯之速遷去因相率畫次侯善政爲詩歌與仙
遊所紀合爲一編若相賡和然者噫嘻是可以
觀牧政矣予旣贈之言而諸父兄耆老以及兩
庠子弟更屬予題其端侯聞之不憚顧謂余曰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八

茲舉也母乃噉名乎不穀待罪茲土方廩廩焉
懼實之不脩而敢名之是務余曰不然衮衣歌
周甘棠頌召羔羊美大夫非務名也後世若劉
君歌洛陽令歌榮易令歌亦非以名媚其上也
又况吾邑猶有朴野餘風焉往者無論卽余耳
日所觀計三十年來十更今未有以德政紀者
卽其間才名燁然善徙者不乏僅臨別一二贈
言而已未有如今咏歌盈帙者余因是而信斯
民三代直道而行上鮮其實卽強民譽之不得

上有其實卽禁之勿譽亦不得譬之春氣融而萬喙鳴雖雖喃喃皆嚶嚶彼且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上之人又焉能強之而又焉能禁之或曰子產賢大夫所治一鄭而毀者半頌者半公歷兩邑有同聲焉賢於子產遠矣予唯唯否否鄭靡俗也子產不得不糾之以猛所謂先罰後賞者也故有怨而有德方今

聖明在御宇內嚮風較若畫一故疾隨其所至得以寬仁豈弟從事而其民亦隨在而遊於穆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十九

風飲於醴泉感上之德無已時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與之爭然則世之不能蚤有譽於民者皆其不以本治者因之而以有意爲治者怵之不則弛之耳侯聞而輒然喜曰調不穀能治不穀豈敢謂邑故治而不穀無敢擾之以治則不穀敬聞命矣於是邑士民欣然付之剗削而余謬爲之序庶幾得比於洛陽榮之之歌云

贈王父母人觀序

國家重縣令而猶兢兢三途並用之例故往令吾邑明經孝廉居多近者兩臺監司見首邑之難令吾邑者善徒之難慨然發議謂自今以後用進士上疏 報可而吾邑定制爲進士寔自今日王公始云嗟乎甲榜巍科當代所尚彪文麋質世豈無人如槩謂魏科無疵德則一登南宮之選者可不掛吏議之條矣若我王公寔爲非常卓異者云公楚材也于楚以文章著名初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

領鄉書卽令洛陽紙貴尋連捷成進士序當出爲令人謂公不當令也而難公爲令又謂公年最少而難公以年公笑曰官之難易豈專令令之難易豈問年耶亡何抱牒令吾邑余始一接見其眉宇如出楚之珩剖荆之璞再一聆其緒論不啻披襟而當蘭臺之雄風下車之初庶士踴踴庶民廩廩咸目爲神君不朞月而謳吟四起不再期而諸當路薦章數十上跡其治狀更僕不易數大都廉于持身厚于恤民嚴于門內

寬于門外他如聽獄訟片言立決獎豪雋賢書
遂收以至筦鑰之謹賦役之平供張之省丈量
之清有今俗吏所奔走而不給強幹吏所共以
名業相矜詡而不遑兼者公直咄嗟辦之噫嘻
昔人有言擣藻春華無益殿最至少年登科輒
以爲患有如我公不可以是槩之矣蓋余竊有
所以窺公昔尹大夫子奇未冠而爲阿令儼然
抗強國之師君使視之則所共載者皆白首也
公下車來每見縉紳耆老輒嘔喻下之勤勤懇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一

懇諮詢利弊得禮白首黃髮之意茲尤少年所
難而文學士所不屑茲公所以優于治與且公
爲楚名閥世家今春余在長安公尊人以明經
至余數延見居然有道德者流意公有所受之蘇
子王氏三槐堂記有云寄物於人明日取之或
有不得惟積善之報萬無一爽安知今日王氏
不爲昔之王氏也公今以入覲行于遷或未及
期于調繁當必首公且風聞有此指矣余以試
事竣便歸里且先公行士民皇皇交口屬余留

公余心更切焉而未知可能繫千里之足爲一
隅之棲也聊以此爲公祖道之餞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二

贈李父母考最拜 封序

在令甲三年報最內則部寺以下外則縣令以
上得封其父母及室家然于內易于外難外則
縣令為尤難至遇 大慶不俟三載得封則難
之難也方內列邑千計繁簡衝僻迥異而附郭
獨難至吾邑有監司謁者趾錯旁郡又增一監
司耳目愈多故有朝施而暮厲此瑜而彼瑕者
不俟三年得最尤難之難也乃今得之于我侯
侯以萬曆己未抱牒吾邑以天啓元年被前直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三

指薦書適遇

新天子覃恩當封而侯父別駕公先以其官封
矣侯第封厥伉儷蓋不二年而薦不三年而封
所云不先不後事與時會者吾邑前此列侯未
有此之速寔未有此之遭也于是士大夫相與
贊于室民相率謳于野黃髮倪孺無不聞聲而
相慶諸大夫曰我何以頌我公士與民曰我何
以頌我公黃髮倪孺亦莫不問侯拜封之期曰
我等何自從旁而窺見之也而 天書適至肅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四

伏郊迎小大從之觀者如雲已而連袂而走不
佞謂不佞里居目擊其事又屬史職言必有稽
不佞聞之喜不自禁又何說之辭作而言曰諸
君之欲頌我侯將從所知者頌之乎抑求所不
知者頌之耶舉爾所知試屈指數十年來有如
侯之才運斤成風目無全牛者乎曰無之數十
年來有如侯之勤戴星丙夜案無留牘者乎曰
無之而侯自蒞任以來有破人一產戕人一命
者乎曰無之如神之知有不燭之奸山藪之量
有不藏之垢否乎曰無之如是則毋庸不佞更
端而枚舉矣爾所不知請從侯父若母頌之夫
侯父若母無庸侯之封者也何以頌也嗟嗚噫
嘻父而藉子之封者必有所歉于其父也猶夫
子而襲父之廕者必有所不足于子也儼尊甫
別駕公歷許州桂林于萬曆朝稱循吏亦既封
矣又秩崇于子例不重封是其父自有餘于父
其母自有餘于母褒章在三世之前而侯第踵
而繼之焉爾嘗慨尹旦子不逮父回參父遜其

子惟陳荀賢成則父子兩相重譬之喬梓俯仰
皆佳譬之箕裘作述不愧侯之謂也肆今吾邑
寧獨水旱之衝侯人之苦遼氛既久加派頻仍
或召災異或致饑饉獨吾邑也年豐穀稔誰之
賜也又蜀黔告病齊魯繼起震于其鄰張皇不
已獨吾邑也帖然安堵又誰賜也是皆侯之得
于父若母者深也今日之封不違厥親侯遇雖
隆侯心猶歉他日拾級而登九命具在推恩所
自政未艾也諸薦紳大夫與士若民間之皆欣
然曰善矣子之言從侯頌侯侯必謙讓而不違
從侯所自頌侯必有當于侯之心也遂書之以
爲侯贈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五

贈李父母考最拜 封序 其二

邑父母李公涖任之踰年卽被直指薦書適
冲聖御極覃恩中外外臣膺薦者皆得封不問
其及仄與否真竒遇也公當之矣不佞從諸薦
紳後已效不腆之詞而邑佐廖君某與簿王君
某尉李君某更翩翩造不佞而屬之言不佞辭
不獲竊窺三君之意殷然其篤若惟恐不佞之
靳于言無以效萬一千公者是何以感之又廖
君涖任不半載簿來僅二月尉已左遷將行矣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六

又胡以感之不佞因思前事考後事之師也請
以諸佐領前事言之吾邑爲尉郭有監司在焉
又諸臺使者絡繹至佐領職在巡捕無論巡與
捕之或有失卽倉皇應對難矣自非有賢長吏
爲之主持爲之文飾且難遑于叱咤安望善考
與善徙而吾邑前任若承某超擢爲令尹簿某
亦陞去尉李君蒙直指優獎者且再皆十餘年
來所未有事此誰爲爲之至于尉有兩直指薦
矣而左遷王官此何說也尉語不佞曰近多譽

遠多懼其不肖部中有齟齬其者非邑之過也而諄諄然德公不置此皆諸佐領已事今爲丞若簿鑒于既往覲之將來又何得不懋懋乎不佞因是而慨長吏之處僚屬也非媚嫉以臨相傾相軋而違之俾不通則剛慢自用以已之長形人之短而使之無所措手足又其下則不能正己以率而闢葺而姑息聽其踰檢軼閑罔所顧忌卒至于人已兩受其敗若我公者曾有是乎嘗觀古周公之聖得召公而與共事亦其可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七

矣而且不免于召公之疑則人之取信于同列難矣以趙清獻之賢而威臨周茂叔卓茂爲循吏而始不見知于河南郡則人之知屬吏又難矣難有如公其人使公他日爲政于天下將時有所黜直令沒齒而無怨時有所陟不難與臣而回升至人人信之當壹如古羊祜曰世必無駭人之叔子也公之馭猾胥悍民以及廣文之獲膺者青衿之跣跣者無非是道不佞不能縷述特就三君之所請而爲之抒其意焉尉將行

丞若簿咸欣然曰願我公卒如先生言某得比于前人幸甚然先生不惜以其言張公寔以風公令不終棄某惟先生之既不佞聞其言有當遂次其語以爲長吏者勸焉

丁文遠集卷三

序文 二十八

丁文遠集卷四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序文

鄭公治青實紀叙

嘗怪孔門畫次文學政事為二科夫政事稱季路然治蒲之三善夫豈不學而能言游以文學顯至武城絃歌之化政事又孰加焉此知兩者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一

實出於一途而謏謏者自分為兩岐今青邑侯著存鄭公其庶幾焉公以明經高第成庚戌進士一時傳誦其制菑幾令洛陽紙貴不佞嘗為之序謂其學沉深其語幽渺鏡刻萬物鼓鑄羣情為王臨川再生公固臨川後進云而今剖符青邑蒞政再暮躍然若莫耶干將之出匣也冷然若秋月寒潭之在望也油油然若穆風甘雨滲入人之深而不自覺也諸所為省里甲飭吏胥平獄訟弭盜賊革羨耗杜侵漁清版圖講鄉

約立義倉興學校未可枚舉亦既邇遊遐沫塗

歌巷謳即蒲之三善武城之絃歌未可多讓也

斯其文學政事合而為一者與公治已成譽已

達諸臺使者薦牘凡數上不久將徵為臺諫進

為列卿而公尤鰓鰓然溺職之是虞取所拮据

於青者彙其凡曰治青實紀函而致之不佞曰

予非以是職名也將就正有道也如其是吾期

觀厥成如其否吾將改絃易轍焉嗚呼噫嘻操

是心也何政之虞夫善御者以輕車良馬上下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

九折坂無不極才盡技矣而其心時踈然抱不測之虞不然世不無聲控九折而失馳康莊者也嗚呼此可占公之學也即學為政政不忘學吾於公有徵也夫

贈鄭青陽調華亭序 其二

不佞旁觀吏治而竊有慨於郡邑遷調之速也
譬之用醫者其醫效何必更易醫數易醫必數
易方欲已疾難矣此遷之弊也然猶曰失之於
民得之於官至於調之速此亦一邑令彼亦一
邑令秩不加益也又况去故卽新去簡就繁去
逸就勞豈惟無益抑且苦之當事者何見而使
人僕僕若是如以其賢豈彼需賢此可無賢耶
如以其民豈彼爲民此獨非民耶儻云賢當量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三

大小民當計多寡大邑大賢小邑小賢則當於
初任時慎之不當於既任後輕變易之也至於
既任後變易之奪其所甚愛而去其所甚安卽
後有賢者繼之一時且不能自割而况有未必
然者則民將何以爲情而賢士大夫又何能不
介然於懷耶此青邑所以矜矜於鄭侯之去而
侯亦不能不戀戀于畫者也鄭侯爲青者已二
載士安其業民安其居國門之內絃誦相聞四
境之內雞犬無擾不佞序侯治青實紀已具序

何而而改調華亭之 命下焉噫嘻此固當事
者之知侯也顧華亭幸矣如青邑何華亭之民
得之望外青邑之民失其素有侯其謂青邑之
民何非不知華亭繁劇非侯不可嗟嗟青邑獨
匪民哉報至之日田夫野叟旁皇不知所爲計
而謀之士士旁皇亦不知所爲計而謀之縉紳
大夫時侍御劉君里居侍御習於事曰茲舉也
出於臺使者之請爾等卽告之臺使者無益又
命已報可卽叩九關無益今其柰何而侯之色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四

亦復慘然意復凄然曰某不德待罪茲土不敢
謂民之愛我而安我而某實安之某且不能任
簡安能任繁侍御奚以爲某謀侍御語侯一如
所以語士於是侯之轍不可挽矣嗟乎去留之
際可以觀情非其德之有素何以邑之與侯皆
有離別可憐之色皆有惻然不自得之情詩云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毋使我心悲兮
則今日侯之謂也侍御遺書不佞曰侯善政不
可枚數獨其大者有三如里甲之均供饋之損

兌糧常例之裁於青邑爲百世計侯去而未知
繼侯者何如子曷爲我書之不佞唯唯如子之
言賢者識其大華亭豈能長有侯行且司銓衡
作耳目凡有利于民者將疏之朝著之令甲豈
其繼侯者有變易焉孔子不云乎舊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侯所優也洵如是則侯在華亭
猶在青卽他日在天下猶之青侍御曰善哉子
之言是足慰我父老子弟且足慰侯侯於是望
華亭行無次且意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五

贈鄭青陽調華亭序

昔歐冶相劍必陸斷水擊而後不疑於利鈍伯
樂相馬必長駕遠途而後不疑於駑良我著存
鄭公以經術高第剖符青邑旣至理舊章興便
事以撫字則勞以樽節愛養則備以明聽五辭
則無害以敬敷五教則平易近民于時豪傑歸
心間井無間不佞竊比之蒲之三善武城之絃
歌文學政事合而雙美調非騏驥駉駉之足莫
邪干將之寶與而當事者猶以青爲小邑未足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六

以展公之材而罄公之用特疏於朝改任華亭
華亭計里八百有奇視青數百倍又其地負海
枕江桴鼓時警其民紈綺文繡椎埋踴躍游冶
獷悍較青亦不啻百倍當事者擇而畀公知人
哉或曰河內廣陵並稱良吏後皆聽民之留豈
青邑獨爲非民而當事者遂忍奪公以去不佞
唯唯否否留袞借寇一方之私情量材器使安
天下之大計青邑急公華亭尤急公詎能分公
而兩應之當事者亦擇其重且大者而已公初

聞命卽語不佞曰不穀雅聞華亭劇邑非不穀所任不穀竊怍怍營營焉先生何以教不穀不佞笑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華亭雖大豈有異民猶有大焉者行且責公矣於漢得兩人焉一爲召信臣一爲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後列九卿一爲薛韜君以宛句令被薦改長安後至丞相蓋至是而後罄公陸斷水擊之用見公長駕遠馭之材一邑云乎哉雖然朱邑從桐鄉起家至爲公輔猶旦夕不忘桐鄉今之青邑公桐鄉也他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七

鄭青陽留別卷序
蓋昔潘安仁先爲懷令後改河陽兩邑之人爭爲吾家使君至今豔稱之今我鄭使君由青邑改華亭華亭之民驅竹馬而迎青邑之民牽兩袖而戀戀不舍華亭迎之惟恐來暮青邑留之惟恐去速去之日卽山川草木有黯然失容者誰謂安仁得專美於前哉青邑知使君不可留也若薦紳大夫若孝廉若上舍若博士弟子及鄉三老亭長嗇夫無不相率爲詩歌以畫次使君善政卽雅俗並奏工拙不倫若草蟲之鳴春各抒其意各適其適而已又未知安仁當日去懷有是而孫生某揚生某受知使君尤深首其事謂余知使君丐一言弁之余爲使君言者數矣不具論竊意子產賢大夫猶不免鄉校之議何使君得人心若此且余嘗怪安仁滿縣花獨聞河陽不聞之懷今長歌短咏洋洋纒纒者誰非使君桃李青邑先華亭爲河陽他日之在華亭者又可不問而知也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八

銅陵徐令公德政錄序

夫子之論政曰安身取譽爲難聖人亦貴譽乎
竊嘗慨古之爲吏獲譽易今之爲吏獲譽難如
漢稱循吏二千石若吳公文翁黃次公龔少卿
以及廣漢翁歸諸人或以興學稱或以溉田稱
或以種樹稱或以治盜稱各舉一事而已進而
求之孔門季路言游暨宓子賤並以高第宰州
邑然傳記所載蒲之政僅僅聽斷單父武城自
彈琴絃歌外寥寥無稱也其在乎今則不然舉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九

其一必責其二核於此猶嚴於彼上之監臨而
搜索之者十數其人下之偵伺而媒孽之者千
百其孔藉令今之爲吏者尺有所長寸有所短
欲收譽得乎以今觀於銅邑士民所歌咏徐公
德政者洋洋纒纒抑何公之優於其職而裕於
其才也其歌於市廛之民則曰橫索之絕歌於
在官之民則曰積案之清歌於輸將之民則曰
羨耗之除歌於嘉肺之民則曰贖緩之捐而都
鄙之民歌曰田疇闢矣筦庫之民歌曰出納允

矣至衣冠之士與縉紳之儔則又歌曰宮墻飭
考課勤溫恭而克讓矣然則公之於銅譬之皎
日靡不照也譬之穆風靡不嗟也譬之膏雨靡
不潤澤而豐美也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冝之右
之右之無不有之公之謂也譽豈倖致者哉不
佞於銅爲桑梓之邦嘗慨其邑濱江星詔鷓首
沓至困於逢迎而其地沮洳厥田下下又頻年
吏佐之虐民不聊生何幸得公振之公涖任僅
朞月而譽章章若是臺使者露章屢上而憾未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

及期少需歲月又何可量區區將奚以進我公
農不云乎其言慎種也曰勿使疏亦勿使數言
施土也曰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此農政也合
於治道公其勉之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知
公所能也敬因銅士某某之請書此以爲公勗

贈建德王令公膺薦序

余嘗慨薦之行也特隆于古而遜美于今蓋古者薦惟其賢不惟其類於是朝為匹夫暮為卿相至於今所云薦者第從其通籍在官者薦之而限之資格亦無且暮卿相之事余又慨今之薦不行于內而僅得行于外內官無踰宰相銓衡今之宰相能薦士乎間有所往還輒目為私人他日罷相不株連蔓引不休銓衡赫赫矣亦第魚貫而鴈序之不敢特引拔惟是外臣撫按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一

疏薦揭薦列在薦者大之臺省次之郎署即令撫按有故去所薦吏晏如不相及也嗚呼然則今薦人之權惟撫按操之所稱得人當在外吏與余蓋因建德王令君之薦而重有感云令君之治建德也已二暮今一膺臺薦再膺江臺薦江與鹽皆按臣也兩臺薦而撫按之薦必矣初令君甫下車跡所張施士民已翕然歸心然以不及期不得薦既及期又以諸臺使者不得代不獲薦士民心竊竊焉疑之一日西華金公

以寧郡守晉吾六部觀察固耳熟君語薦紳曰冠六邑者建德乎諸薦紳唯唯曰寧獨六邑跡所張設即古循吏不是過觀察公領之亡何公以歸養去而令君薦剡纍纍上矣士民於是歎服觀察公知人且非獨令君也舉六郡一州三十四縣所為薦者彈治者左遷者無不合乎民心之所欲而符于輿論之所同凡觀察公平日所微露於眉吻之間今無不形於彰瘡之用蓋諸臺使薦劾無不繇觀察使者始也嗚呼令觀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二

察使者而皆如金公其人又何患吏治之不蒸蒸日上盛余又因令君之薦而重有惜于金公之去云令君為政大都寬舒而厲精彩沉毅而滌煩苛含茹而能得情洞燭而善理照响沫流惠不市小恩鞭笞習勤務物忽大體諸如講鄉約禮耆英巡阡陌繕津梁未可縷數而尤加意費序邑故多才至今益斌斌焉僉云君之教也以故諸博士及諸青衿逢掖士咸德君聞君之薦謀所以侈張其事而乞言于余余按君治狀所云騏

驥之足瞬息千里者也一二薦牘曷足矜異之
諸博士曰先生有前言大之臺省次之即署無
不自薦牘始調薦不足賀乎余唯唯願有進焉
仕非始難終難舉始有之不易終保之尤不易
夫稼不登于場未獲也舟不及于岸未濟也請
以周之歌三恪者爲君誦之其曰在彼無惡在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今日之薦特以鑒
若前茅請徐以觀厥成焉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三

贈建德王令公膺薦序 其二

西蜀王公之蒞建德也始一年部使者按月日
猶不得書其賢與能越二年第檄而勞之迄於
今將三年滿矣江臺曾公塩臺彭公先已薦今
按臺王公亦翕然露章寵異焉會史丁子侍御
劉子讀禮家食相與咨嗟太息是何嚮者獲上
之難今交孚之易也丁子曰公嘗自言之漢人
張京兆有云僻處遠郡胸臆約結有奇安施蓋
謂建德山邑去郡與監司遠云而又言某西蜀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四

鄙人少讀書竊慕單父中牟之治抑何循循默
默也願學焉若其飾異矜能奔走上之所指嚮
而獵取一日之譽某所弗能噫嘻是可以知公
矣世之士以氣自耗者也以氣自耗者蔽鋼其
智內困於毀譽利害愛憎情欲外疲於奔走逢
迎期會簿書一切市交炫名之私得以榮惑乎
其間而寃也名或去之公以道自勝者也以道
自勝者達其智恒遊於世之繳矧網弋之外而
假之所爲山奔海沸共勞乎其形悴乎其神者

並不得以撼公而聞公而究也譽乃歸之是可
以知公矣劉子曰然予察吏久矣譬之相馬者
焉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險遠而弗病非馬之
良也文韃繡轂讓弗爭趨束脯石粟讓弗爭食
煙水之陂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
是良之良也予往課殿最核名實見其纍纍而
書者曰興學又曰緝奸曰催科又曰撫字曰寬
和又曰明斷竊異之曰夫夫何譽之甚也何古
之稱循吏者種樹溉田興學治盜各不相兼而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五

令人備之不難也余然疑者半惟一接其人見
其容穆如其度恬如應對恂恂如則不必問其
政而已泠然若聆子賤之琴披南風而解愠盎
然若覲魯恭之雉知其胎不以殯卵不以殞而
所亟欲褒嘉而寵異之者固得之襟帶間已予
數會王公非所稱恬如穆如恂恂其人耶是聞
道矣以道自勝以道獲名子言良然丁子曰審
若茲王公將報最矣行必微爲臺諫晉爲列卿
慎毋變其操率是道也寧獨邑哉劉子曰然子

職在紀載且先我服闋義合爲公書之丁子遂
不辭而爲之序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六

贈建德王令公膺薦序 其三

建德吾郡山邑也其民為一歲計樹茶為數十年不決破產比比豈非利在則爭與乃人多歸之有司曰受理者不得其平也其鬻茶者價漸倍始一倍之既三四倍之人以為旨茶者多乃叩之不然亦歸於有司曰取之無莠供之弗給也余聞而訝之訟之不平有司事也茶之所取幾何亦謬為是言其旁黃髮者一人言曰有司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七

亦不得已也以奉上也葉而取之多亦無害萌而剪之一樹皆傷凡奉上者皆取諸萌焉者也且償其直者寡矣余因是太息此合浦之所以亡珠而乳穴之所以告盡也乃今西蜀王公為政大異於是公所稱循良愷悌君子也自下車來不務網罟亟疾以為威而壹本諸仁不爬搔慢駑以相尚而寧過於厚小訟至小解之大訟至大解之曰吾柰何措措焉敲朴之是務而鷹擊毛舉之是競乎是以沸止沸也其事上官意

嘗恬如有人陳設上官喜怒與毀譽公笑曰邾宋之君不憚捐身利民而吾惜此官乎故於按節使者之擁傳而至與郡守相監司左右耳目者之抱牒而過譬則浮雲飛靄者之相夷猶而已於是建德之民幾於訟息而享杉之利者無杉之害鄉閭之中不聞采取之令邑使之擾而享茶之利者無茶之害政成譽達會江臺曾公塩臺彭公以及按臺王公次第露章寵異之少項及瓜報最當旌異公超拜公最爾建邑能長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八

有公哉或曰公之治狀燉矣備矣詎厯厯以二事核之將無知公未深耶余曰唯唯否否為民父母者不過為民興利去害而已建邑之利兩者為最公能使之有利無害民德公以是余稱公亦惡可舍是昔衛文復國不稱其他詩人歌之曰稅於桑田杉與茶非建之桑田乎班固傳循吏其最著者或以興學書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無多事也亦各舉所重而已又前此為公徵余言者再合觀之益足見公惟公勉旃他

日善政未可限量下之旌書

上之綸綍更有什伯此者余當次第書之

贈東流馮令公報最序

東流馮邑侯先尊甫方伯公嘗為池陽守至今稱
稱良郡守既備兵六郡亦復弭節池陽至今稱
良備兵蓋公於池陽兩任十餘年所矣東流為
池隸邑非其膏澤浸潤之區而其民去公未三
十年非親受卵翼拊摩之惠者與今厥嗣秦原
復洩東流東流初聞侯來疑不之信曰是何足
勤大賢也者既而曰吾君之子是必果來而侯
初受牒亦遂欣然曰是吾先子所嘗卵翼拊摩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十九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

者吾樂之亡何侯至而士慶於庭農慶於野商
旅慶於塗窮鄉遠壑之老靡不扶杖而來求覲
侯面噫嘻此豈徒樂於得侯古之人思其德併
及其樹樹且愛焉而况厥子乎既而見侯罷宇
肖公言論風旨肖公而喜可知也既而見侯約
已裕民如公慎獄平刑如公崇貞亮抑強豪無
弗如公而喜可知也歲淫雨異常餓饉載道侯
百方軫恤即公當日未有此災令有之蔑以加
者而喜又可知也侯於是政成直指露章十數

上無弗推轂侯邑人喜且懼曰我侯將究父之業千里無留行徵書且旦夕下獨懼侯去而未必若公之又來吾郡也嗟乎世運吾見其遞遷也人情吾見其遞變也其銜命而來握符而治者非不纍纍相望也而何獨於侯先公繫心於侯致愛故可思也假令方伯公當日稍未厭于人心則必有疾首蹙額于侯之至者矣今侯今者弗克趾乎先美又何以懽忻鼓舞瞻瞻於碁月三年之後也哉余因是而慨世人以父子官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三

相繼地相同爲赫耀誇詡之事而不知前徽旣盛後步難工非有賢哲之胤何以勝其任而愉快或曰郡邑殊體監司遠甚曷云繼之是大不然天下無異政也卽邑有郡之理卽郡有監司之理方伯公不嘗從令起耶侯於令不遜厥美卽進而郡而監司何患不先公若耶池人向議崇祀方伯公以當事者遞遷去不報適侯至人心益奮檄乃下事乃成此非因侯起也而侯若速之侯之能官乃其能子哉嘗讀方伯公齊山

又來堂記曰來者不愧爲可去去者不愧爲可來蓋自辛兩至池兩無負也而庸詎知作者不愧述述者不愧作又以其子孫世世來乎使公九原可起又將何以題斯堂乎方伯公善政不能枚舉而尤加意人才當年造士有合璧錄及二先生法文與名世文宗諸編吾先子其所首援識者今侯紹繹闡揚之故多士益德侯余益不能忘情于侯因茲報最某某乞言而余爲叙其大畧如此用以彰侯之世德世澤云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三

贈東流李令公考滿拜封序

蓋自東夷之倡亂也而繼煽于蜀滋蔓于黔突起于東魯所在岌岌則靡不思戡定禡亂之才其亂也倡之者夷蟻附響應者非夷甚至鄒滕聖賢之區禮義之俗而胥而爲夷言者交章歸咎有司則又靡不思拊循良牧之才夫戡亂者旣亂而治之也撲火方張塞流已潰倉忙倥傯勢不得不難宜其才不易若拊循者如父母于子饑而哺之疾而療之少有顛越朝聞夕發從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三

其萌芽芟刈之苟非汶閣爲力甚易故責備有司良然而亦何寥寥其人也乃今得之于我李令公公以滇南高第筮仕東流東流雖彈丸一區寔爲瀕江要地上則荆楚豫章門戶下則留都咽喉又與皖城東西相望則淮徐走集必由之處天下而常無事則已天下有事詎可忽諸而邇來又苦江水泛溢民不聊生接壤彭湖盜賊叵測自公之下車也壹意與民休息常例以革美耗以裁供張以省庖厨以清吏胥以飭

訟獄以平曰吾安吾民而已至于四方多故當事者檄文交至鄰郡多爲張皇公曰苟民心之旣固則干櫓其在茲第爲明保甲講鄉約定戶馬卽鄉兵之設時與之練習而亦不令妨害其本業文廟告頽卽爲脩治曰吾不以軍旅先俎豆跡其施爲若不知有羽檄之四馳也者嗟呼以此爲治何亂之能生以此備亂何亂之不治夫善治亂者其靖之耶抑擾之耶張方平之治益州歸屯軍撤守備曰寇來在吾母爾勞苦後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四

竟無寇公得之矣夫無事則爲拊循有變則爲戡定而舍拊循更無所爲勘定以故公譽問上通旌書下逮自兩臺以及各院有不謀而合者僉曰公邊才邊才而士若民惟恐其去之也奔留之則又欲調公某邑某邑而士若民又苦留之今乃得滿三載考被天子譽命嗟呼至于今而士若民尚可以長留公也乎哉鍾呂之器不作於野函牛之鼎不可以雞今三方稍平而東夷未靖需才至急也邊

才一語已徹于

宸聰達于樞府提衡于冢宰吾恐且莫不能舍公也又余雅聞公世有武功目今尊甫任揮僉者三十餘年屢奏征勦之績三膺 欽賞然則公之饒有才名夫有所受之也周用召虎平淮南之夷而命之曰母曰余小子召公是似蓋勉之以忠尤歆之以孝也文武忠孝正公今日事敬以是慰邑人之懷而為公他日左券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五

贈公安縣段蘭陽入 覲序

昔稱楚為澤國余曩從先子宦楚歷江漢涉洞庭遡湘流而上即未盡楚之水已洋洋乎得其巨浸大觀矣因念水為楚利亦為楚害况邇來水德用事淫雨為災頻年諸郡國皆受其蔽何况於楚乃今益有愴乎石首公安石首公安余奉 使楚所經歷目擊處也周遭數百里皆為藪壤車輪宛轉曲折盡在草澤中行其民居高阜者半在隄上余乃憑軾而歎楚固患水又寧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六

踰茲二邑者然則考邑之令不必其他第觀其治水之政與歲之歉穰而令可知已先余過石首進石首令謝君問之則頻感而道其治水事甚悉曰吏茲土者無他事惟經畫河防拮据隄務而已即如某不職吏散鴉啼夢魂猶在隄上余大訝石首君賢不虞今公安段公賢尤甚公為雍州金城名家子著聲公車頃余信宿公安亦未暇問其治公安何狀乃厥簿張某為余鄉人則向余娓娓道其賢余因問公安水患較石

首何若曰同之曰爾君治水較石首君何若曰
吾邑更難兩邑大小繁簡先生所知今石首者
得以專意於胼胝勞來間令公安者吏事旁午
郵傳紛如即肝食且不暇是惟我君能並舉而
交備即在紛沓不忘阡陌肆今五穀蕃熟穰穰

滿家野無離徙戶有絃誦伊誰賜也余乃正襟
歛容而嘆段君賢使楚之令而皆若公安與石
首又何患楚今夫爲治不一其道在審地所利
害而輕重布之譬盧扁療疾豈一其方亦在察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七

其症之緩急而先後治之攷古循吏或稱溉田
或稱種樹或稱治盜豈彼無他才能辦治必其
境以內所患苦在茲故其所加意置力亦在茲
而史氏書之亦獨表著此一事不及其他意可
知已故余調徵吏公安者卽一治水而足今公
以入 覲行商之來朝稼穡匪懈周之述職地
辟田治

昭代計典天官總其淑慝地官稽其土田蓋猶
行古之道以公歲事厥考上下何疑張君聞余

言而驚遂偕其丞屠君長跪而請曰惟丞若簿
咸卿德於我君洵若茲我君自此升矣其何以
爲君別無已其先生之一言余再四辭不獲乃
從還車次其語畀之或亦做古史氏擇其大者
以書之意云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八

贈吳少松榮膺府幕叙

今夫求材者必於鄧林彼其大者擾雲霓比千乘而小者亦足備明堂榱桷之需則鄧林爲材藪也求珠者必於合浦彼其明月夜光大者可爲瑤臺金闕之飾而小者亦足資冠冕佩帶之華則合浦爲珠藪也楚故多名閎世家下雉川樓吳先生尤以文章崛起中原七子之間論者謂左史屈宋後楚材誰遁爲桓文執耳而盟者先生乎則鮮不目下雉爲文藪已况在小松公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二十九

尊甫於先生爲鴈行小松稱猶子尊甫之倡和若墳箎小松之似續若弓冶宜無不速肖先生者噫嘻世美之難久矣必如廣受之並時籍成安玄之遁起卽百世且寥寥要以悅禮樂而敦詩書門風不失斯無忝於合浦之珠鄧林之材也余嘗游下雉涉先生郊園見羣從翩翩未嘗不慨慕先生遺風而因小松伯子逢掖與聞月且則又未嘗不慨慕小松之爲人今年春會公入都門遂得講通家之好亡何公以貲拜府幕

膺冠帶邦人榮之謂余素知公者乞言焉余不佞何知小松哉余惟小松雖挾素封入貲非其志也以是艷之彼且慙然避席卽遠引漢張廷尉事且以爲言諛無當曰吾不能張大其閎暹佚前人吾視此雞肋耳都門九遠風塵燠灼貲郎者流靡不持梁刺肥履絲曳縞以明得意其或冀末光邀微澤則又靡不望影星奔宴會結客遊大人以成名以此兩者招公公爲弗聞也者而閉之戶弗就公之意念深矣故公之誦義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三十

鄉間者更僕未易數卽今所得於傾蓋非其佩服詩書禮樂之教漸濡故家儒碩之風能有是與夫白鬻爵之令行世之以貲通籍者得一官奄有民社鮮不視簿領如左券納苞苴如子錢捆載而歸率以相尚莫知其非此匪敗於服官則平昔束脩砥礪之念微也如少松今日捐芬華秉端靖擇地後履則他日奉檄而行有不循理守法恣睢一命以忘百姓之急必非情矣夫退之繩墨之儒進之社稷之役原無二道公第

自信持此以往異日稱循吏無負下雉名家子
必公也又况伯子哀然以經術聞扶擢九萬在
且暮間所爲亢宗繼美者又自有在余且拭目
俟之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三十一

贈開縣舒尉序

余友舒子初授蜀之開縣尉偉衣冠來謁余人
曰尉榮乎余曰被之一命莫非王臣漢稗旣
熟黍稷遜美且彼垂白二親日幾幾望之以尉
之衣冠當斑斕之舞云胡不榮曰適乎余曰見
斲水之冰知天下之寒嘗一嚮之旨知一鑊之
味故龍伯之國非大焦僥諍人非小冥靈大椿
非長芝菌非短爲鷓鴣於終北之北非高爲麀
蟲於江浦之間非下各隨其分耳云胡不適曰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三十二

此之往也如之何曰委吏乘田吾不敢比曹之
候人何戈與殺無曠厥職詩人歌之此人人所
能勉也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可以隨職而
效其任率此以往後未可量舒子再拜稽首曰
官非榮也爲親則榮官非適也安於義命則適
官又不可曠也無出位之思則免於曠敬聞命
矣時吾郡仕於蜀者有刺史三人李公簡州江
公綿州葛公雅州道皆經於夔素與舒子善試
以吾言質之三君三君或更有所以進子子奉

爲司南此行不負矣遂書以爲贈

丁文遠集卷四

序文 三十三

丁文遠集卷五

太史 文遠 丁紹斌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壽文

壽少宰李晉峯公七袞序

今歲八月某日西晉少宰晉峯李先生懸弧七袞先是伯子省元某偕計時屬不佞一言侑先生觴不佞謝不敏既惟不佞久從伯子遊先生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一

之歷中外暨彪炳又嘗于侍從之末目擊其盛伯子之請曷可以遜以今觀于先生勲名福澤非世所稱得全全昌者耶先生起家比部而歷銓司太常進階中丞少宰蓋二十五年中間或請告或予寧而由比部登中丞少宰蓋僅十五年其以少宰致政伯子色養林泉者今又且十五年夫當致政時先生甫踰艾林下歷十五年甫及老完名全祉所謂天授非耶先生司刑刑平司銓銓重在銓所振拔皆一時名臣它如救

言官劾巨璫及建儲諸疏見于奉常廷尉者赫
然當世不具論會西事戒嚴旁觀却步朝議獨
推轂先生遂以御史中丞節畀令撫蜀先生至
蜀有如張詠之治益州不以無事弛不以有事
擾第賑流恤殍蒐乘簡卒竟走虜漳臘平番威
茂播酋帖然不煩宵旰憂績既奏晉秩少司寇
尋拜少司農拜少宰兩歲之間歷二部爲陪卿
亡何忌者目攝之蜚語齟齬先生乃浩然歸曰
吾以不盡俟吾子是時伯子已爲某科省元云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二

于是先生徜徉林下嘯傲湖山彈琴咏詩怡如
也有以安車蒲輪招先生者先生掩耳不欲聞
至于今始舉七袞之觴嗟乎世之見幾高尚者
非乏有甫踰艾而以少宰致政如先生者幾人
致政踰十五年而方及老如先生者幾人親見
其子高第輝映于當官服勞于林下如先生者
又幾人先生真天授哉余不佞又何所益以爲
先生壽竊嘗因是知先生有

宗社生靈隱功焉西蜀無虜形有虜患先生占

其兆于漳臘而未雨綢繆虜警寂然先生去而
備弛且謬謂西川無虜不數年虜誼移帥增兵
何岌岌也播酋稱逆詎其本心獸窮則攫耳當
時亦有開釁于播者借非先生有以安反側之
心播之亡不俟今日矣夫以守爲戰以撫易誅
存宗祀于彼而免塗炭于此厥功懋哉惟是聲
焰未張禍患未及耳目不屬故其功隱彼亂而
輯之叛而殲之其于殘民不旣多乎蓋先生爲
宗社生靈陰錫之福天必爲 宗社生靈篤祐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三

于先生旣壽而昌於萬斯年親見伯子紹徽繩
武竟先生未竟之志寧俟卜哉敬以是爲先生
祝

祝李郡公壽序

濟南李公以良二千石守吾郡不三年而政成庶民安其居庶士安其業舉郡宿昔耆舊無不安其餘年而是歲春以有麥告秋以有禾告是月也正築場納稼之時所在豐登盈溢老恬幼嬉無不鼓抃謳頌公明賜而會公是月十七為覽揆辰於是諸屬邑大夫謀所以壽公曰濟堂稱兕古幽民之報君也而今藐矣則代民申祝非長吏之責而誰顧我公戒嚴往歲可觀今幸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四

史丁子里居或可籍手以侑公觴相率就而謀之丁子逡巡遜避以諸大夫之賢豈無所以壽我公亦各抒其忱可乎對曰庭實筐篚祇以衡命交梨火棗公且誕之古善祝者莫如詩天保有云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二二三下吏各有守土試取境內山川以祝於是諸邑大夫或稱九子或稱大江或指六峯陵陽以效所如余唯唯否否我公產於齊魯鍾岱嶽之靈孕東海之秀其視九子六峯猶拳石耳長江猶衣

帶耳且公甫踰艾何用廣侈其年又天保周臣所以答天子也請更辭諸大夫悅然自失惘然相顧無以應余曰無已如諸大夫所稱詩無踰幽風七月之章蓋公之心無日不在民公之壽以民之壽為壽籍令六邑之民有不安其生不樂其業公不得一日弛憂瘁之懷又令是歲是月不五穀蕃汗邪滿公之心能晏然乎故幽之先公孳孳農桑勸相其民以致時和年豐家殷人給而後其民當築場納稼之时效躋堂稱兕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五

之祝于是稱之萬壽不為諛其君坐堂皇受之不為侈今之刺史古諸侯也池庶幾幽國矣公以治幽者治池斯民以幽之壽君者壽公諸大夫代民而效之公庶幾有當乎諸大夫曰善余曰猶未也此其緒餘老氏有云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公之真吾不得而窺第閱三載以來所為屬民隱祛民蠹訓民長吏課民農桑者皆以無事行之亦若天道不言而雲雨時地道不言而五穀熟蓋公號以默公寔踐焉公其深於老

氏之學者與或曰公姓李疑老氏苗裔噫嘻洵若斯公壽又安可量諸大夫益欣然相謂有味乎史公之言而公且懼然避席曰老氏之旨某有志焉而未逮也由前之說寔惟

聖天子之賜 聖天子於是月是日誕生明德格天祚之豐稔普天率土被其餘慶余小子守臣與二三大夫竊與焉故得優游化日行其所無事尚敢貪

天子之功以為已能乎於是率諸大夫歌天保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六

之章北向祝萬壽者三而後徐以舉大夫之觴史丁子不揣而次其語授諸大夫誦之我公或可當幽民之歌庶他日觀風者採焉

壽湯座師七十

壽身壽也壽民壽也壽斯道壽也何謂壽身為長生為大年以五百為春秋三千為華實如彭錢諸人是也何謂壽民為好生為廣濟大之天下如丙魏小之郡邑如龔黃卓魯是也何謂壽道師世淑人英才樂育由賜之道行即孔子之道也後世有科目之制則有桃李之收青出於藍輔世長民功豈遜之噫嘻庸詎知壽民之非壽身耶又庸詎知壽斯道之非壽斯民耶乃令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七

得之於吾師夫子夫子鍾匡廬之秀異而生在吉州又為人物淵藪夫子固已尸牛耳其間少登巍科既振楚鐸晚為德清令尹而懸車且登徜徉林下今屆七十矣諸弟子皆夫子分校南園時所拔識者今欲致祝將何以效之竊謂子貢善為說辭者也其稱夫子以數仞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至求所為美為富與所為數仞者卒不可得有若知足以知聖人者其稱夫子以麟以鳳以山海至求所為麟為鳳為山海者

卒不可名然則小子之於夫子亦猶是已無已
則言夫子之壽其身蓋謂夫子七十而有嬰兒
之色不導引而康不脩煉而矍鑠其爲彭篴無
疑夫子曰未也人有可知有不可知武帝不敢
自期于十年而吾敢必之于百歲乎我知夫子
必出于是則請言夫子之壽民蓋謂夫子令德
清時不異卓魯至今民尸祝之不異醴泉於萬
斯年越不忘夫子則皆夫子壽夫子曰未也往
事今且知非歌舞撤筵則散敢言越人之有我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八

乎我知夫子必出于是則請言夫子之壽斯道
蓋孔子不得行其道而蹉蹉于狂狷之徒故人
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而不知其皆聖人之
教宋張詠言吾榜得人最盛謹重無如李公沆
才德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今夫
子之門獨某無似其餘高才生爲果爲藝爲達
如旦如沆如準者不乏也卽今瑞州峽江彭澤
三生皆卓有賢聲又一時而仕于夫子之鄉此
不足衍夫子之澤於無窮乎調非夫子之壽乎

夫子必欣然曰子之言是也知我哉雖然非二
三子所敢當昔趙綰爲御史大夫請立明堂朝
諸侯獨先薦其師申公天子遂使使東帛加璧
安車駟馬以迎夫子年尚少于申公而二三子
詎無趙綰其人蓋以流漑不若以源漑得衆人
父不若衆父父是又二三子所以壽夫子以壽
民而壽道者也夫子其許我乎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九

賀許惺劬年伯六十序

代

丁未之歲余友太史蕭田周君分校禮闈得偶若干人毘陵許君爾鉉與焉許君年最少其貌晬然其度凝然其言侃侃然余見而異之意必有得於家學者已而許君以進士守部三載故事守部占前額者授紫薇郎主爵者且臚之爲私人非是弗授也乃許君獨當先拜六行人謂許君宜言之主爵者不然宜少需之許君曰唯唯否否有父命去歲不肖弟臣乞假歸省父訓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十

之曰吾以儒老而汝以少仕吾所憂者政汝少也吾家以經術爲鑑基累數世閱百年而汝始獲汝亦厚幸矣去競卽恬寔汝父志亡何王程迫則趣治裝北上臨別又執手言曰吾爲爾祝轍千里之途始于足下踈步差則千里謬矣孺子慎之慎之自今日始弟臣跪而受教不敢忘先是弟臣願奉兩尊人就養都下母領之父讓之曰吾欲成孺子廉柰何以數千里勤孺子養不肖不敢違心實怍怍然無旦夕寧也今幸服

是官作

天子奔走之臣庶幾歲奉簡書得以其暇歲奉二人觴雖數數道路實不肖上願余聞其言嘆之曰是父是子賢哉不可及矣世之課子一經蚤歲成名者不乏而不能銷鎔其競進速化之心又或緣數苛於躬而責報於子將母一蹴而盡九等列三旌乃稱愉快嗟乎是惡知旦樹而暮拱者之爲不祥罷耶若先生者可謂加人數等矣且吾又聞先生誼至高諸幹蠱克家及卯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十一

翼諸季者更僕未易數而於文亦有名吳中譽髦罔不受先生功令卽爾鉉成進士終身無外傳先生罔非居而汶汶者又年未及崦嵫賈其餘勇未必不與厥子高時後先乃一聞子貴遂絕意仕進毅然止足觀其祿養不就寧徜徉於衡門泌水不願徵逐於長安貴人先生之於志可謂恬而於生可謂達矣先生之所以樹子者固卽其自樹者哉今歲九月爲先生初度辰適爾鉉奉使之晉行與期會得以便道稱堂下之

觴計郡邑大夫及名公鉅人無不屬詞加爵先生必輒然喜曰向令孺子擇職而需能必今日歸而觴我乎是足爲先生壽矣余不敏次其事而書之非獨以祝先生將令後進者知所嚮慕效法焉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十一

賀封翁張溥泉年伯八十有五序

世人所欲得者莫如壽壽有三有得之天者有得之君者有得之已者得之天者秉於天者厚如古淳龐之氣未散而人歷千百歲而不化此生之者壽也得之君者古王者有尊齒之經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而猶懼其遺則又鼓南熏之音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故民至老無窘憂疾癘而永其天年此遇之者壽也得之已者以勤去汰以嗇省耗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性役役拘拘笑彼塵網于于煦煦怡我丹丘若黃老之無爲而壽此脩之者壽也噫三者得其一亦可以長年而疇其備之乃今得見于溥泉張翁翁今年八十有五矣矍鑠壯疆不少受侵于寒暑今覩之而顏如童色加渥步加健就厥子侍御養走長安道上人不能肩隨之步躡之也豈非氣之所稟獨厚如彼松柏其植于天者異與今時養老之典雖不逮古而翁以子貴拜封如子爵飲于鄉則崇爲上賓迎于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十二

邑則呼爲衆父就養都門則遊目騁懷無不可以快生平之志夫得之身曷若得之子而得之子還享之身翁之于時不可謂不遇矣其松栢之產于巖嶺麗于陽春者乎翁天性孝友嘗爲親禱立應親以其素厚季若爲不知也者其見取于鄒穎泉周訓溪兩鉅公則以濂洛關閩之學其道遷于香山洛社之會與中丞見田太宰吉亭相後先也則又以黃帝老子之言今公所刻有見心集有寤語可覆核也本之以主靜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西

寡欲濟之以息精煉神翁之自爲壽者多矣其松栢之靡有害匪但亡害更加封植焉者乎說者曰不寧惟是子不聞厥嗣侍御之治滑乎滑之有侍御如嬰兒之獲有慈母也侍御之去滑如免嬰兒于懷也滑至今尸而祝之亡不歸德翁者曰是翁之教也然則翁陰隲固宜壽余曰是亦脩之事也不離于自壽也主靜寡欲功惟在已息精煉氣澤未及人惟陰隲者人飲其和人食其德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被物而不窮者

也其被物不窮則其壽亦當不窮蘇子有云寄物于人有獲有不獲而惟積德于已食報于天則如以手取物秋毫不爽翁之謂也侍御今待命闕下者久行將爲邦司直矣自今以往皆翁厚爲隲之日則皆翁無疆其壽之日吾儕小子今且未敢竟其說尚遲之爲翁侑百歲之觴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五

封翁鄭望溪七表序 因制借街

封翁鄭望溪者前南膳部郎今河南歸德府守
玄岳公父也今年二月二日其古稀期先一月
過郡中郡人太史丁君侍御劉君謁翁於邸曰
先生懸弧之辰近矣不佞兩人將謀所以祝先
生者翁避席曰嘻子言過矣世之稱祝者有二
一曰德一曰福稱德則予未也稱福則予以坎
壈終或者以予子乎言念予子予心怒焉蓋予
子守歸德已二年於茲而予老不能從間一往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六

視之又以土風不習歸予子蓋靡日不怵怵營
營焉予屢書誠勉其壹意瑩精職業母以予二
老人憂弗聽而郵書旬至使人月至去歲屢乞
歸不得報至冬則遣子婦歸以侍養予二老人
且曰兒旦晚歸予子不能一日安於官予又何
能一日安於心乎君言祝過矣太史侍御聞言
太息賢哉翁也是可觀德賢哉厥子是可徵孝
夫人子一委其身於王家則慮靡監懷簡書他
所弗敢恤而其心則有不能自己者故詩詠將

父將母又云陟岵陟屺後世狄梁公亦有望雲
之慨皆其身之所不能至而心至焉者歸德公
有焉而其翁既勉之以大義又曲體其心而舉
以告人可不謂賢哉侍御又謂太史曰君猶未
悉封翁賢予忝年家子蓋稔知之翁智深而勇
沉知其身之不遇而不詭隨以干時知其子之
必有成而至鬻產以教子即今歸德公令元氏
令真定以至歷祠部為今良二千石稟翁之教
常多如翁所云時遺書誠勉之意可知也今鄉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十七

人望公如陳太丘仇蒲亭其人即貴顯不聞公
有揆攬秘挾引繩批根之事以損其隲者公加
人數等矣史公曰唯唯如是翁之自為壽者多
矣吾與子將何以祝我翁無已願翁勉就子養
輦子婦同二老人趨之任以慰歸德公懷願歸
德公如封翁言壹意瑩精職業以壽歸德之民
以為兩尊人壽蓋古之鷹揚者以八十懿警者
以九十即今八十仕於朝者比比封翁今七十
耳柰何遠千里路而不以就歸德公養歸德公

又何以翁之年至爲慮而不安於其官也哉余聞兩公之言而善之兩公皆以讀禮謝客今及禫猶以服爲辭而屬言於余余素知歸德公今何幸更聞封翁懿行遂卽兩君所告語者次第書之以爲翁壽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十八

封考功郎倫年伯八袞序

余友倫子得昌登進士當銓授有司得昌固避之就京兆學博其恬脩嫜節已見矣已轉國子歷戶兵主事益恂恂雅飭尺寸不踰于是得昌聲名譟長安乃晉吏部尋歷四司滿三歲考吏部曹郎滿三歲考者少得昌其焯然者與乃今知得昌所繇本其父堅窓公云堅窓公生三日父背年十八祖背暮之親無不齟齬之不沒其產不廢公書百忍字于座右曰吾寧失先人產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十九

母失先人孝義所治周易有聲嘗賞識于邑大夫開教于國中諸弟子而竟不利塲屋一日公忽自念吾父吸祖未厝需一第何時吾何可徇之不可必之第而留滯吾祖若父暴之淺土乎遂罷去舉子業日從堪輿遊先是七歲時隨祖卜父葬其繇有生成妙處是高峯之句至是得高山一壤公忽念曰識當應是乃奉祖父厝焉已乃進得昌督課之曰先人棄予蚤襄大事予責爾茲少暇則亢宗爾責應識其屬爾乎而得

昌遂發憤下帷登上第人以爲地靈爲公孝感
云公性坦率不與人競無倪孺不愛悅之嘗被
盜所執知爲公曰此善人亟護之脫雖以得昌
貴毋改素家居絕跡于公府第檢閱堪輿諸書
及岐黃家言彈琴咏詩自娛適而已而時時稱
引德義以勦飭得昌噫嘻梗柵之生必有沃土
蛟龍之生必有大澤得昌之所以焯然者豈偶
然之故哉今公屆八袞會得昌報滿得封公如
其官遇奇矣得昌請告歸捧封綸上壽得先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二十

期至遇又奇矣至日得昌奉觴起舞自諸大夫
以及鄉耆俊無不填溢門庭脩詞致祝煌煌乎
與命服相後先古人云薄收之身厚遺之子
孫公自種自獲躬自享之其怡悅可勝道哉悅
則康康則壽是未可爲公限量也說者謂羊城
仙地浮丘羅浮皆仙人窟穴葛洪安期往往在
南海固宜有上壽真人夫不有敦龐好脩之實
與式穀貽謀之善而浪說蓬瀛遇異人授爲幻
而已矣余今于堅窻得壽理焉遂因諸君同門

之請而以是昇之用代酌者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廿

丁文達集卷五

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雨之興必有所
自故古哲人偉士出而豎光明卓犖之業未有
不本其先世積德累行之素醞釀誕植之遠而
能崛起驟發者余同年績可吳君起家新建晉
戶曹郎其在新建民愛慕謳祝之目為循吏其
為戶曹嘗督視太倉金錢都人士咸推轂之紳
有廉聲乃今得聞其封翁鳳軒懿行知績可世
德茂焉封翁先以績可新建最拜 封如其官

丁文達集卷五

壽文 廿二

故稱封翁云翁為漢江名族其先世為德於鄉
至翁父某益稱篤行君子一日生翁祥光透戶
鄉閭異之曰昌吳之門其是兒耶翁發憤下帷
遂補博士弟子崢嶸露其頭角而竟困于有司
家徒四壁不能供朝夕諸日者相人者皆曰翁
晚當大貴翁曰夫夫嘲我耶為措大學究顛毛
且種種更言封狼屠胥事耶嘗語人曰吾可竟
貧不百失貧者節吾節不能自樹還可樹子有
子五次第教之信子某今為明經次節績可翁

素罷績可于諸子之中至績可成進士翁笑曰

固知應吾祥者是子而翁于績可第後益折節
為恭謹不改素風自稚頽白數輩不聆翁厲聲
出與田庚禍夫相酬酢績可所上銀緋章服笥
而藏之居恒詔諸子母以爾兄貴恣睢而績可
自新建及郎署翁時就養其間義方之訓諄如
也其在新建詳不及聞其視太倉余猶得耳之
績可茹藥飲冰寔翁志假令翁坐邸中以厝大
眼孔觀太倉鏹克斥浮羨一旦憶向時壁立窮

丁文達集卷五

壽文 廿三

愁狀而易其操而不能存陶母卻鮓之意效胡
威乃父之風將績可亦何能抗志而成其節乎
翁去長安甫逾年今屆七十績可以不得稱觴
膝下怒如諸同籍士交相解慰之因欲合辭為
翁壽而績可乃介吾鄉王生以請曰庶幾吾子
之一言余惟翁之為德備矣績可之稱良於位
無非翁之所以為德則翁之食報績可是皆翁
之所以為壽今而後願以績可貴而益成翁德
俾翁無虞于朝夕而養恬脩媿稱鄉邦賢祭酒

願以翁壽而益成績可貴俾績可毋虞於定省而專精神一思慮以究大業於成且夫國家匱乏至今日極矣而帑藏冒濫侵削亦至今日極矣誰爲尸之有廉吏如績可其勲名事業可勝道哉績可事業無疆皆翁之壽無疆績可奚必趨膝下而爲觴翁聞斯輒然加爵矣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苜

賀程觀所八十

觀所程君少習計然白圭策所部署諸受事者不下千百其人其邸舍多在關市要津吾郡大通鎮其一也而君更教其子若孫爲儒諸子若孫在庠在廡者彬彬以儒進余每過大通則令其持文菟就正旣余遊白嶽公家白嶽下則又命子若孫延余于庭而公家之以次相接見者無不彬彬其所爲儒又不止于其子若孫已也是年爲壬子秋公屆七旬余聞之則已爲詩以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苜

壽不覺今又十年往矣公當八十矣諸子若孫于去歲過余里卽以言相屬曰非先生言無以爲老父老祖觴余不敢忘也余今將何以壽我公余惟計然白圭太史公所傳貨殖首及之而世人輒以爲崇勢利羞貧賤余又將何稱焉余謂此淺夫之言泥其詞不究其指者也史之稱白圭也曰薄飲食恐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若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此豈僅僅治生之術耶而范蠡之稱計然者有曰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霸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遂爲
陶朱公夫以霸國之君霸國之臣皆用之何可
以貨殖爲鄙事而少之今觀我公之於白圭計
然蓋性之者也故自少至壯至老無徙業其貨
由下而中而上爲素封其視朱公之十九年而
三致千金猶笑其于然之術未精也而公篤於
孝弟有賢者節恂恂德讓有隱處士風急公仗
義好賢禮士不失烈丈夫之槩今觀諸子若孫
則子若孫皆賢皆公教之觀于族黨則族黨盛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共
皆公河潤之此何在非白圭計然者之餘也孔
子曰富而好禮史公亦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公
之謂矣獨余所爲公扼腕者計蠡以其施之于
國者用之于家公僅施之於家而不得用之于
國方今寇聚師環徵兵徵餉竭澤焚林良可浩
歎使得如公者握筭而持籌何在不裕而今第
知用富人之貲不求用富人之筭與富人之
夫用其貲有限而用其人與筭無窮使白圭計
然之徒終老不得與帖括書生並進惜哉惜哉

或曰子言良然顧于壽之義何居余笑曰是政
公之所以壽也子觀于公之飲食何如衣服何
如其于僮僕同其苦何如公有一毫似素封者
乎此與白圭之言無不脗合與老子用嗇之道
太上寡欲之指良足符者壽在是矣壽在是矣
夫道一也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用之家家
肥用之身身壽無有二也而南華之言有曰道
之真以治身則白圭計然猶所視爲緒餘土苴
者矣余嘗諷公以止足之義而欲返公于亡何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七
有之鄉此正深根固蒂久視長生之道公其肯
余言而進余之一觴

賀鮑正寰六十

古之祝壽未聞以文而今則匪文無以爲壽卽今之以文壽者或宦成或古稀髦耄鮮用之未仕而六十者而今鮑君乃以文壽鮑君歛產也入貲爲上舍積資已久行將仕卽不仕而年甫週甲鬢髮未改以此程期計筭吾不知其所止今何用祝何用文也則以君仲子懋度之請云先是君伯子賈于敝郡城君時往來其間蓋敝郡之俗朴雅不好遊大人卽歛之賈于敝郡者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一

皆漸于朴故余不知有鮑君也壬子之歲余浪遊白嶽黃山則鮑君過而請焉蓋猶行夫歛之禮云余造其庭則仲子將命已而出所爲制菘就正余大嘉賞之時仲子方垂髮人疑爲譽之過而仲子又蹭蹬數載至前歲始遊泮去歲入場屋雖未取捷而人始信其爲鳳毛爲血汗謂余向日之言或不虛而仲子遂謂余有一日之知故以君祝詞請云且跪而言曰凡壽而祝徽俗之常况家大人荷先生之愛小子辱函丈之

末不得先生一言寧不爲里俗所嗤余唯唯已而展所撰懇言小啓大率稱君孝友其奉孀居之伯姆者三十餘年如一日自王父以上有在藁塋者悉擇吉壤封樹之能爲鄉閭排難解紛鄉閭之人無不推爲祭酒姻戚之待以舉火待以殯塋者若而人時而出息不責其報焚券者數數又嘗爲邑中建闕里祠極其壯麗爲岑鄉造石梁且併所漂沒者收瘞之卽吾郡城之石衢與齊山之五雲庵非君莫與成其事也君諡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一

好行其德之人哉自君行之爲德自厥子稱之爲孝余輩聞人之幽德而慰人子之孝思則可矣夙世而勵俗且夫壽而祝祝而文不可謂非孝也嘗怪人子恣于沒親之善而忽于知親之年貧賤之士豈皆能文而令知其當文則親之寸長片善皆不敢畧貧賤之士豈皆能視而令知年至之當祝則菽水斑衣以承歡何亞于膏梁華衮之爲奉况懋度爲鳳毛爲血汗爲鳳毛則將有朝陽之鳴爲血汗則必騁千里之足其

榮親顯親與壽其親者正未可量吾其需君古
稀與髦耄而更爲君申今日之言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三十一

椿樹遐思卷序

吳子某念厥考應華公作椿樹遐思卷曰椿以
喻厥考曰遐思以志孝也其乞言于學士大夫
者業已成帙携之長安則出以示余余惟人子
事親生則致養沒則已焉者固不足道若平居
懷風木之悲而間關羈旅則置之或亦人情之
恒也今吳子事功曹於都門匹馬關山隻身旅
次而猶睠焉不忘其親挾其遺像與諸詩歌以
往蓋琴劍所不能先而餼糧所不能易也吳子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三十一

孝哉余因詰其所爲思思居處耶思咲語耶耶
思所嗜耶吳子曰否否吾先子與我仲父諫議
公稱鴈行諫議聲施于國而先子卒老于巖爲
長逝者抱憾無窮茲不肖兄弟又復坎壈始從
事郡邑長吏周旋棠樹之下而竊泫然不忘椿
樹之思也今執役都門從都門諸貴人游每見
曲江之杏烏府之柏三槐九棘愧無以對吾椿
樹也先生曷以教之余聞言愴然吳子意念深
矣雖然未有以吳子之善用其思語之者親之

存不貴祿養而貴善養則沒而志思者又可推矣孔子不羞委吏不卑乘田可謂委吏乘田不足榮其親也乎哉語有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立身行道隨分可以自盡第令吳子思善毋思惡思正勿思邪進思進職退思補過則蘭之芬桂之馥松栢之亭亭當不過是不必椿樹之思而椿若對也子愧無以對椿樹而人固以椶楠豫章子也子勉乎哉

丁文遠集卷五

壽文 三

丁文遠集卷六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壽文

孔封君暨配姚孺人雙壽就養榮還序

庶常孔君派自東魯其先徙句曲 本朝屯吾

郡建德遂家焉歷世滋多故余得習于孔氏云

庶常繼余里選今又相携於中秘庶常才名非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一

余敢望其兄弟第五仲已舉于鄉叔亦同科副榜

二季又翩翩贊序有儔聲乃人不盡云諸子才

也而歸德于翁敦五及姚孺人又不獨稱翁孺

人也而邇本於厥祖北屏翁蓋北屏好行其德

間事什一力能償者聽不能償者不校其不能

償者而再叩再與再不償再不校宗人歿不能

歸歸之道殫遺骸瘞之與人豁如也噫此所以

有敦五也敦五始遊庠既入太學十試不售晚

授鄰水簿非其好也或餽之錢不受民有冤抑

力爲振之曰吾不能以六尺狗阿堵以一官易子孫未幾歸橐中僅去思碑文數道而已而翁晏如也孺人恬如也歸而徜徉無事日與其子說書講藝而已噫此所以有庶常也所以有庶常而又有翩翩諸仲季也庶常去年迎翁孺人養邸中人爭羨慕翁顯者乃翁顯無改素野服走長安道上人不知爲庶常父也孺人間語翁吾雅慕詞林貴今吾從兒畧中窺之自一二尚方之賜外何厯厯也翁笑曰以語庶常誠不足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二

以饗鄰水簿不旣侈乎孺人亦笑而頷之噫庶常之簡憺寡營清真絕俗而安意肆志於千秋之業何在非翁孺人之教翁一旦呼庶常而語吾歸矣歸矣人言翁明年纔七十又善飯工步不宜去翁弗爲動庶常不敢違陳情乞扶侍歸上報可或者曰翁孺人之決意歸其以秋闈屆而三少子在場屋將欲親見其盛且以勸仲子公車駕乎翁唯唯否否曰孺子吾聽之吾方已盛之憂曷敢他覲吾亦乘輿而來興盡而返適

吾意焉耳翁之爲德如此語有之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以成大也北屏不有其富而以貽翁翁不有其官而以貽子今又視其子之貴若虛若谷冲然若不有厥躬其爲翁受又安可量嘗慨世之佻心淺器不足醞釀來世埏埴子孫者不足道至或昧止足之戒而鮮持盈之慮亦或犯道家所忌其視我翁何如觀德于翁未知孔氏之所竟矣同鄉豔翁孺人之行而心醉其德屬言於余余不斐以是爲翁孺人贈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三

封侍御傅仁翁暨配張孺人雙壽七十序
封翁傅仁齋暨配張孺人吾年友侍御兩尊人
也今年以侍御貴封如其秩故稱封翁孺人云
而今年又適當翁與孺人七袞先是侍御巡方
畿南事久竣以不得代遷延至今始得間過里
門值孺人七袞遂舉孺人七袞觴觴畢則翁孺
人趣之報命兼考厥績于是侍御考且最並得
封得徽

朝廷譽命章服爲二老人榮亡何有晉之命諸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四

直指命多留滯獨侍御速報可計侍御出都門
西巡過家時又當翁七袞得稱翁七袞觴嗟乎
不佞於是嘆翁與孺人之祐何其篤而侍御之
遇何其奇也今夫仕而逮親者十不得五焉其
親兩存而並壽十不得三焉吾儕二三兄弟視
此何如卽令親逮而並壽而或執掌王事天各
一方其大者無如七袞八袞而不得一見顏色
舉觥上壽此其心怍怍營營何如者此古人所
以有望雲之悲岵岵之慨卽成周盛際顯王使

臣者猶以不遑將其父母形之咏歌嗟嘆也今
侍御一歲之內兩薦其父母七袞觴而兩不愆
於懸弧設悅之辰一巡方畢一巡方始且奉

朝廷譽命章服一一手致之樽壘几筵之上此
其事親事君願可謂兩盈而身養與祿養可謂
兩得而無憾矣然則向者之代何其遲不有其
遲胡以有前之觴今日之命何其速不有其速
胡以有後之觴是皆天之巧爲之合而厚爲之
遭也雖然翁與孺人固有以取之不佞嘗聞翁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五

家世孝友有古張公藝之風後以羣從異指欲
析箸翁勉諭之不可則聽諸兄弟所欲而自甘
其磽瘠孺人亦怡然順之又爲青衿數困場屋
翁勵伐檀之節而孺人不辭緝緝之勞旣而曰
古龐德梁鴻豈異人吾偕爾隱亦無不可况幸
有子足教也今厥子顯而翁與孺人母改素門
以外不知有封翁貴門以內不知有孺人貴嗟
乎翁與孺人可謂仁者矣翁號仁齋茲可謂究
仁之實者矣今侍御文學吏治爲時麟鳳直聲

勁節爲世砥柱僉曰翁與孺人之教而侍御之
遇爲諸仕人及吾儕兄弟所幾幸而不可得之
遇僉曰天之所以福翁孺人而仁者必有後之
左券也不佞又聞侍御前此畿南歸稱觴則翁
與孺人詢之爾廵方所拊擊幾何所全活幾何
侍御具以實對兒不敏不敢違大人教一切以
寬仁從事翁孺人喜爲大醕一觴其間有不得
不以惠文法從事者侍御亦不敢隱翁孺人並
愀然動色曰兒慎之然則今之廵方西晉過膝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六

下而稱觴度過庭之誨必無改於前翁孺人之
仁又將被之西晉天之報德其爲兩盈兩無憾
又寧但今日已哉不佞與侍御同籍且同館久
習侍御併習翁與孺人前所稱非飾言以質同
籍諸兄弟皆以爲然遂舉次之庶幾工祝之報
辭云

壽任母楊太淑人六表序

楊太淑人者皖故叅知任先生元配今司農士
彥母也先生起家紫薇郎由冬官出守歷憲副
叅知淑人三拜封稱淑人先生清譽在朝口碑
在行部敷歷中外若干年功業爛然則無不多
淑人內助其婦德閭政更僕難數今子士彥相
繼成進士筮仕司農則又無不嘖嘖詫先生
有子淑人能母云初士彥之拜司農也卽數數
嚮余言歸曰予小子何能一日忘母淑人余諷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七

之爲板輿之迎則愀然對曰母有命予未亡人
柰何輕千里就孺子五斗且予來而父烝嘗誰
尸而弟犢犢誰哺蓋先生遺有諸媵媵有諸子
母淑人所爲志先君之思者以此亡何士彥奉
命監兌山東得取道歸士彥諸同籍士諸同曹
大夫則胥爲士彥慶且曰士彥得歸而觴母六
表行與期會幸哉乃相率丐余言爲壽余謂之
母淑人蓋知道者不以子之秩爲榮豈以酌之
詞爲悅不暱就一日之養豈忍舉百歲之觴乎

哉諸士諸大夫爭言曰固也竊有一語爲母淑人解諸士曰坤以代終其於托孤受遺爲重孟母敬姜率是著稱今士彥失先生蚤乃步武科名猶掇之也又其罷汪汪千頃駸駸乎萬里無畱行誰爲義方哉此之受遺此之代終不亦備乎先君有靈喜可知也母淑人聞此觴矣諸大夫曰教子以藝未必逢時教子以忠未必遇主故尸饗陟岵周詩慨焉若母淑人之於士彥可謂自種而自食其報一樹而百獲者也肆今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八

王程不迫適當其期煌煌使節輝映萊彩此之得天此之得君不亦侈乎先君有靈喜又可知也母淑人聞此觴矣余不佞則作而言曰善哉諸君之頌猶未也今夫種樹者其大者業摩雲霄芘千乘而於拱把尤日華華何者愛所均也母淑人素以樛木特聞必以鳴鳩著愛浸假士彥得矣而諸子有不琅玕列而芝蘭芬壹如士彥先君之思謂何此嚮者母淑人所以逡巡於北轅遲迴於就養也今鴈行麟趾厥兆已見寶

桂荀龍次第發攄母淑人聞斯其有當乎觴可矣觴可矣士彥欣然再拜稽首曰余小子方有事齊魯竊欲禮岱宗爲母祝釐謁東海爲母求長生之術知無踰先生之言遂次其語以復諸士諸大夫使士彥持而歸奏之母淑人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九

賀封太孺人薛母七十有一序

封母薛太孺人爲今給諫覽之之母覽之與余同成進士自覽之文出而紙價增貴則雕龍繡虎之業也與覽之遊使人之意也消則玉質金相之度也覽之先令濬數載人以爲神君又以爲慈母卽遷吏所載循吏無以尚者今晉爲給諫雖未拜命視事而都人士無不嘖嘖此必賢給諫迺今知其本之乎母太孺人太孺人之婉太翁也以婦德婉嫺聞事厥考保定公未嘗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

不稱善筐筥鐘釜一切取辦母應之裕如旣太翁有聲于庠母不憚解佩佐之竟困頓塲屋母爲勸慰百方時引義命自安亡何翁歿幾欲從之以所遺覽之兄弟不可棄也已程督諸孤視翁在加虔旣覽之登第人以爲榮母潛然曰吾先君子望此久矣惜哉不及見也已而治濬濬治母乃喜曰幸哉吾聞之先君子士不貴華貴實獵取聲譽華也今兒視濬一如我視兒庶幾無得罪于濬百姓以限先君子志已而拜濬之

封覽之奉徽稱冠帔進母復愀然却曰慎哉仕非始難終難茲其初錫有如不厚厥終猶之乎朝華耳非先君子志也且未亡人曷敢遽專厥美需而後命已而晉今官待命都下且久人多怏怏覽之怡然母曰善哉仕不貴疾貴徐適千里者固不在步之急也且先君子一命之未沾爾祖一倅以晚得之豈孺子瑣闕不能歲月需噫嘻若母者可謂賢矣余聞母訓卽鬚眉丈夫曷以加古彤管所載不數見也今年壽躋七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一

十有一神加王五官之用加健目擊覽之底于成諸季若孫又無不瑯玕列而蘭芽起者孰非天之所以報母者乎先是七十之年母戒令勿泄于是覽之亦遂巡其間諸同籍久而得聞謂俗固有祝旬之始者遂屬言于余余惟母德茂矣無以益矣竊有感于覽之之善成母也自昔嚴母驚獄獄而去以延年之伎李母行杖而定軍以景讓之刻母名雖著母心戚矣他如田穰子之母揮金受賞陶侃之母却鮓著穰夫使母

不免揮而却猶未爲知母深也今覽之自爲諸
生至爲令以至今日無不當母心母子之際融
融洩洩無毫髮間豈非善教善承兩際其盛者
與或曰覽之行爲諫官將慨然澄清天下母其
爲范母乎余曰不然今之時非東漢之時也滂
有意立名母之教之實非獲已覽之遭時遇
主不激不隨其不爲范滂無疑嗟乎母從一而
不以節名式穀而不以教名不有其名是爲全
名貞媛之祚家貞臣之祚國皆用是道果爾則
乎

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二

蘄州李鑑池大叅配汪夫人五十壽序
往余爲孝廉過齊昌慨然慕李先生爲人懷刺
造謁亦若嵇呂之不相值也去後辱先生馳書
慰勞竊自附神交之末云去歲入都則逢先生
令嗣武元遂講通家之好而武元在京營日從
事鞞鈴決拾間卽嚴寒膚裂不輟余心訝之此
豈貴介公子所有事已而思先生以文武世其
家不欲其子隕越故或以詩書或以戎馬各有
攸當也意念深矣而武元恂恂退讓敦朴守素
不失儒者節足稱先生子云亡何告以母夫人
今年五稔願乞一言爲壽余唯唯否否曰此政
夫人盛年且尊大人在焉未敢辱命乃武元請
益力跪而言曰家大人越在數千里留母於家
又不肖偃蹇於茲無能稱觴膝下意母是日南
望父北望子怛怛營營倘得惠徼先生一言寧
獨母心懌卽家大人其欣然拜受賜蓋是時先
生叅蜀藩而武元滯京華故云余聞之惻然嘉
其意不敢遜余惟世之侈譚閭閻者不過伉儷

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三

嗣續兩端而未必遭遇之亨嘉福履之全盛遇弗盛卽同堂戚也遇而盛卽千里愉也今先生敷歷中外若干年德業聞望爲時麟鳳出處進退爲世師表天下以先生再起爲霖雨興而世道泰夫人可不謂良於偶而諸子自武元外有太學有孝廉有文學諸振振繩繩者皆玉樹列而蘭蕙芬夫人可不謂令於嗣尤難者太學前胤夫人後室夫人視太學如所生太學視夫人忘其非自出怡怡如也然則世所稱慈儀內則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四

難兩全而琴瑟螽斯鮮兼盛者不可爲夫人道矣夫人又何所歎於心而快快乎維茲誕日不無離憂而趨庭遶膝者多開堂布筵者衆又武元馳問于薊闕先生致餉於錦江何在非吉祥善事而夫人不足自解慰乎然余又聞之先生家世有張公藝風家衆不下百餘指家僮僕不下千餘指問誰職相寔賴夫人然則有夫人而後得安先生於宦留夫人於家而後得使子于四方代終成物夫人所自怡然者矣武元聞而

喜曰辨矣子之言所以慰悅吾母者至乃小子羈遲京邸靡所短長陟屺陟岵兩縈厥念先生何以教之余笑曰爾以爾翁爲長有蜀乎爾以爾母必專于家不隨爾父乎吾聞先生之爲冥鴻也久矣一離陸磐便登遶路三事九列在旦暮間焉知先生不載夫人以同來而子懽迎之於春明門外乎武元欣然而退遂以爲夫人壽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五

畢一衡員外郎配孺人六十壽序

今夫筭禕之流必徵行於舅姑而孺人爲少保公冢婦自孺人歸時太夫人已不操家棟少保公出而仕仕而隱其間門生故吏四方貴游之客以及

天朝八十九十存問之使之臨一切皆孺人辦治之此之爲婦可知也又必徵行于伉儷而孺人爲員外公繼室前徽旣著後美難繩員外公又倡明理學尚友四方陵陽之館開而月會者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六

以百計歲會者以千計其他羽客禪子及彈琴擊劍游俠之士無不日填其門一室之內上以奉少保公之客而下以給員外公之賓皆孺人之爲也此之爲妻可知也又必問之于厥子而孺人歸時則前室之子有二孺人撫之如已旣孺人連舉子歿爲置媵朱朱生子卽今惟任則孺人又撫之如已亡何而前室子繼歿孺人撫其遺室一如其子之存今惟任錚錚克家矣計員外公捐館惟任方總角犢犢孤稚至有今日

誰之力也此之爲母可知也不寧惟是太夫人老而疾而孺人割股愈之太夫人八十逝員外公以五十逝而少保公巋然更十餘年孺人百方承事之少保公歿厝之陵陽之麓厥費不可勝計又諭葬諸使者之臨余亦嘗趨陪其間禮無不曲中者無一不賴孺人綱紀吁亦異矣方員外公歿今已十數年陵陽之會猶復踵其事不墜旣員外公崇祀于澤宮建祠于華麓孺人傾橐奩以助夫講會與祠祀婦人所視爲迂濶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七

不切要事何孺人之勇爲之也吁又異矣然則惟任之不隕若祖若父之家聲秋毫皆孺人力孺人可謂明道理識大義詎可于尋常筭禕中求之耶今年躋六十會中諸友欲爲稱觴致賀而丐余言余素知孺人卽微諸君之請言固不能已然益以諸賢之翕然愈知孺人矣有德則壽德而足以感人心則益壽人所助信天所助順從古志之惟是歿其所生人或以是爲孺人缺陷嗟呼余閱世多矣子而不賢何取所生子

而賢何必非所生俗之下也薄者懸弧之日輒
爲避亡卽厚者考鍾擊鼓美其衣履實以餽觴
足矣孰有樂友人之頌其德義而遠求史氏之
文章者乎以孺人而得有惟任調非天之報孺
人而壽孺人者哉諸友欣然持之歸曰是可以
觴孺人矣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六

海寧黃少尹配張孺人六表序

憶余壬辰歲以里選入都從滁陽道上遇樂平
少南黃公下車而語懽甚遂連轡並驅直抵都
下後至癸卯公爲海寧丞余時爲孝廉弗聞也
偶遊西湖則公從湖上過我意惓惓焉余感公
故人之誼間從所知游揚之則無不謂故習黃
丞賢云于是訟獄多委之公貽書責余曰有訟
獄則不無請託有請託則不無從違有從違則
不無德怨先生其爲我繫鈴解鈴余拜書益欽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九

其人而當事者益重公且委署邑篆然總之非
公志也亡何爲同官者齟齬遂罷政去蓋余所
知公如此而未習公家閭德也今忝廁詞林公
有子銓爲中翰推公之愛嚴事余中翰復卓犖
不羣一日長跪而請小子母今年六表十月其
期小子以微名羈都下不得稱祝願丐先生一
言勝小子祝百倍余誼無可辭第問尊公年矣
若胡不云祝也則對云尚少母二歲姑徐之不
佞退惟中翰先父而祝母維其時也然祝母必

本之父禮也夫以少南之賢則孺人之賢固可
意而知矣乃中翰又媿媿而稱謂母靖端婉婉
自少所習而緝緝機杼至老不辭所席先人故
資於今稍饒益皆勤儉所自出多吾母力至宦
海寧吾父日趨走貴人轅下不及問內則母宵
膏達丙以辦給於內更不及問家則母握筭十
里而令無漏卮於家父罷官垂橐母無愠色嘗
語父曰與巧取之於外曷若節縮之於內居官
既不要錢曷不投閑去而教子此皆閨中語質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三

實可信者少南之家孰非孺人成之少南之爲
廉吏又孰非孺人之相之也哉中翰又言不肖
母孺人出有弟某某則次母某出母視勝一體
視兩弟不異所生今弟某已備員弟子皆母之
教噫嘻此又古人樛木小星之誼也既以相夫
又以樹子成所生子易成勝貳子難孺人誠賢
哉余因是而歎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少南不足
者仕宦耳而有餘於淑媛有餘於令嗣今又有
餘於壽考夫婦齊眉相莊白首期願耄耋將未

可量回視海寧丞孰少孰多余因念與少南會
者迄今二十餘年今相別亦復十餘年西湖之
烟月六橋之花柳與滁徐道上之塵土不知經
幾變更矣即余向日湖上主人所爲少南游揚
者及齟齬少南者今皆化爲異物矣而少南今
且歸然舉孺人六表觴復得余侑之辭少南孺
人聞此能無鞦韆然笑欣然喜陶然而大醕無笑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三

賀陳孝廉母孫孺人六十

孫孺人者為處士華丘公之配今孝廉陳子時可之母也孫為司徒公族孺人為寧海令女孫自少以婉孌特聞曰嬪于陳得侍蠡令公歸老厥姑後令公二十餘年孺人孝養倍至于是稱賢子婦華丘公始業儒儒不就去而逃之酒以蠡令公之垂橐歸也計四男子而剖之家可知已益以華丘公之不振孺人心怦怦營營何如者而是時所為操作者誰所為綱紀于外蓄縮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三十一

于內者誰至今先人之敝廬不失無不多孺人克家于是稱賢內助孺人舉子四以所爵爵于華丘公者時時發憤諸子既華丘公以五十逝孺人益加程督今伯子遊于庠仲子舉于鄉餘翩翩未艾皆母教也於是稱賢母吁嗟乎若孺人者即古彤管所載可多見哉夫世所不能得之舅姑者不可不得之于夫所不能得之夫者不可不得之于子孺人今得之子矣其所不得于舅姑與夫者有子伸之矣今年冬為孺人六

十之辰諸與時可遊者謀所以觴孺人余聞之曰若孺人者觴可矣觴可矣而時可猶逡巡不敢任曰徐之俟某稟命而後敢以復諸公時可長跪而請孺人潛然涕下曰孺子謬矣爾先君蚤世余誓從地下所以濡忍今日者以爾藐諸孤今餘喘雖存思慕曷已爾乃為未亡人觴乎既又曰爾小子譬之方鷄五采未就以運甫一奮飛而垂翅數矣况我六十未老即爾父在未可觴也時可乃述孺人之言以告諸君子諸君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三十二

子謀之于余余歎曰賢哉母前此之賢猶可及也聆茲數語非聞道者不能夫先君之思詩人識之而生則致愛沒則已焉老而相忘者率比比也何孺人之惓惓也嘗慨布衣窮巷之士甫得一第輒有矜容有盛氣况筭幃者流而孺人不以子之已第為喜而以未第者為憂不以時可一日之遇為幸而以時可六月之息為懷此其襟度何如者嘗聞之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乃大也孺人所不足于舅姑與夫者而有餘于子

固自盈虛消息之理而其心冲然不盈其氣歛然自下譬之萬斛之舟愈受而愈不可量數吾不能窺孺人所止矣語曰壽者究也華丘公所未究者待孺人究之孺人所欲究者有諸子若孫究之從茲時可萬里無留行諸兄弟及諸孫聯翩繼起所究不可量卽壽不可量時可與諸兄弟第勉之何但孺人今日歸然享無涯之年卽華丘公溢然其逝未嘗逝也孺人聞斯或不辭于諸君子之爵乎時可欣然曰敢不拜受先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四

生之教

壽韓庶常母夫人六十有一序代

今年仲冬之某日則韓大夫 公元配謝孺

人設輓辰是歲孺人屬登六十有一粵之俗每十有一則稱觴觴不於其旬而於旬之始取方升之義云先是韓大夫庚子歲週甲子大夫往以懸弧之辰遭母氏戚故及耆不稱觴志永慕也今孺人六十有一又適其子緒仲成進士讀中秘書既貴且顯矣睠惟所自觴惡可以已夫觴母者必本其父亦子情之必至也以予聞韓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十五

大夫誼至高事其兩尊人至孝嘗從尊人博士於閩兩襄大事于邸艱難險阻厥惟瘁矣然非孺人恊心曷以不愆於禮及扶襯歸煢煢隧側寒暑弗易見者憫之有司者聞而敬重之然非恃有孺人曷以終其孝初備員弟子輒以文章高等籍甚有司而獨困頓塲屋後上公車霜蹄屢蹶而腹笥口鐸時行遊于四方借非孺人又孰爲計生殖代拮据而成其志也既謁選銓部主爵者竒大夫才擢第一出守高郵高郵號稱

劇郡而大夫勵精其間常丙夜而睫不交孺人左右其間而同其勞瘁者亦丙夜而目尚熒然既以骯髒不善事上官改沅州沅故苗地大夫撫循之三年苗民無敢出掠者獨骯髒之聲無改于舊孺人憂之曰而志不可絀也而子可教也奈何戀戀難助爲于是大夫之志遂決垂橐歸咸取辦孺人上以餉大夫之賓客而下以備厥子之脩脯孺人處之裕如且也筮簞有序視媵出一如所生緒仲輩及笄猶不知非母所出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卅

夫婦德固有不乏於中饋蘋蘩者而樛木螽斯之風千古抑何寥寥則牀第媵貳間蓋難言之若孺人者賢哉今孺人及耆諸子姓以未獲稱觴於大夫者願致之孺人壽孺人所以壽大夫也孺人稱觴而緒仲之貴顯又適丁其時貴緒仲所以報孺人也緒仲之榮華其親者甫自今日始耳而孺人以初度之辰方之期頤耄耄之日政所云方升未艾者山阜岡陵之祝寧有旣哉乃余之所以屬望緒仲者意猶未已也語不

云乎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孝之終也是在緒仲勉之矣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卅七

壽李庶常母夫人七十有七序代

去歲南宮之役則不佞承乏所得雋有高邑李君汝立與焉既上遵往制從多士中拔其尤讀書秘館則又特擢汝立汝立於諸庶常年最少丰格甚都汪汪千頃望之知為公輔器竊相與意之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所從來遠哉一日汝立偕諸庶常以請孤不天幸有二母微先生罷靈就養於邸今母嫡年七十有七厥壽屆期願惠賁一言以為母觴余唯唯誼不能遜顧內行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九

不踰閭曷以徵信汝立則媿媿而陳孺人相厥翁別駕公狀已而泣下曰孤曷敢忘母孺人之勞不有母也曷以有孤不有母之教孤曷以有今日蓋母視孤不知為非所生孤及笄猶不知為非所出自少至長乳之教之無一匪母二弟猶是也且也先君歷南陽東昌萊州三郡母弗與偕先君強之曰吾知君廉吾為君治家使母虞婚嫁既先君垂窆歸未幾見背借非母也樂樂諸孤併其世業弗守矣噫嘻此汝立所從來與

嘗觀傳記婦人女子不乏蘋蘩中饋之賢而裨官野史所紀赴焚蹈河亦多瑰異斬絕之事乃勝孽嫡庶間不能不以私相之脅若膠木鴉鳩何寥寥也今孺人者忘其為異體而視之為一氣壹以良人未行之脉引之於身以良人未竟之志期之於子桔楮盡瘁至老不厭所謂坤道無成而代有終者耶坤為地為母而廣生必資焉要以生生者不自生而不自生者能生和氣致祥故汝立崛起此之為令終孺人其代之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九

矣二三子試觀此以往奉卮酒而祝之曰樹之桃李秋取其實既勤蓄畬必有豐歲自藝而自食其報孺人觴矣又祝曰雲之積厚則其澤長水之積厚則其流遠汝立今日猶其履端者耳與命顯名大烹華袞煌煌乎可翹足待哉孺人觴矣則又祝曰鳩鳩用愛一視同心子也報之云胡不均繼汝立者孺子可教也鴈行麟趾母之慶祚僊僊乎未央哉孺人觴矣汝立欣然稽首拜賜謂是可以歸而壽母吾母無日不切先

君之思聞觴輒欲引避非先生言疇其慰之不
佞次其語使壺闔砥行者得以考覽憑倚而李
氏之芳世世著焉

丁文遠集卷六

壽文 三十

丁文遠集卷七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 燿 編

序文

淮撫王公畿南奏議序

夫國家振光明俊偉之列成謚寧熙洽之治豈
不繇一二器識弘鉅大臣者哉夫不有博大之
器則不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不挫不有卓邁之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一

識則不可以洞天下之故而不惑而區區才智
不與焉何者才智之士詎不足以剴煩理劇發
微中窾然而有醇有駁有得有失震之而反以
事生激之而反以滋擾所為器識乏也惟大臣
者其宇凝然其度豁然安和詳縝落落穆穆而
一當迅疾撼頓之會變熱姚佚之鄉從容譚笑
坐而策之起敵維風理勢定傾必歸焉此古大
臣之風也我憲葵王先生實其人先生起家吾
郡而喪儀部歷光祿奉常已鎮撫畿南以及今

官蓋敷歷中外者幾三十載其弘猷亮節何能更僕數其大概則始基吾郡先生爲郡理九年是時考選之途已滯而先生仄期前後適相左需之九載恬如也乃先生聲名因是益起江南百城之吏不畏直指而嚴重先生郡之士若民亦不之長吏而睽就先生迄今郡人尸祝口碑無已時而大節則著於儀部是時儲位未定異議漸生先生疏十餘上語切直無諱旁有沮者先生弗爲動於是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二

上不憚宗伯而憚宗伯之一曹郎大策旋定大功則著於撫畿南是時畿南水旱頻仍巨盜倏起更稅璫肆虐福藩就封先生疏又不啻數十上卽

上有俞有未俞而其爲撫臣可行者已力而致之于民其不得徑行者已陰折暴豪之氣而奪其魄三輔晏然有如今所刊畿南奏議者嗚呼噫嘻繇斯以譚一畿南奏議曷足以見先生先生生在畿南合言畿南故有是刻而屬余小子弁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

言余小子政調善觀先生者求之畿南之中又當觀之畿南之外于奏議見其經濟文章于奏議外觀其大端大本乃知其器偉其識宏有如萬斛之舟隨其所受不見其盈載之江湖不見其險又如登千仞之岡以眺桐莽衆目徬徨不知其所觀也豈非卓然古大臣之風社稷之衛而豈儼才曲知所能望其萬一者哉今晉先生撫淮其率作羣吏憂閔元元度無異畿南惟是百萬之儲淪淮渠而達天府於漕難濬源疏委別白水利所通塞於河難上以保固祖陵下以剪除徐碣諸積寇以綏靜東南半壁天下難之難矣計先生處此直可咄嗟辦之畿南淮北並股肱郡先生今以畿南奏議行他日淮北奏議當不異此先生日月其誠風霜其句金石其音垂之千古自足膾炙顧小子所私願不在臥治淮陽而在常居禁闈不在出入諷議而在啓沃聖心夫使淮北重何如巖廊重哉小子拭目以俟

易按院六郡巡方奏議序

白樓易公先領漕政既巡方吾六郡漕疏先已刻公自爲題詞今疏六郡者謬屬余爲弁言公之刻疏也自明其職也余在宇下事所目擊澤所親被又何得不爲公明之而敢以不斐辭先讀公題詞言甚簡抑何其感慨咨嗟再三反覆之不置也余窺其意若有憾于言之不能盡言欲行而不能盡行即疏所陳說娓娓而猶慮夫所議匪所任所任匪所議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四

冲主外庭有信有不信者嗚呼此亦盡臣之苦思已以今言之公去漕幾何時而東魯變興運道大梗蔓延屢月事未可知然則公前日之感慨深者其慮患遠也公言驗矣可謂卓然有先見者矣今巡方之任更重于漕六郡事十倍于漕公於吾六郡如所疏察吏安民者亦既不遺餘力而其三令五申一一見之行事者洵不徒托之空言矣第江南之地習安成玩其間豈無若東魯之潛滋隱伏者前日之感既深于漕今

日之感又當何如夫人臣爲國所獻者言所盟者心愛君憂國有惓惓無已之心故足術也若徒以言塞責吾畢吾言而止以事程期吾竣吾事而去豈盡臣之用心乎哉故善觀我公者當觀于言之中又當觀于言之外若徒誦公經世之文而不窺公惻怛無已之意非知公者也是爲序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五

湖廣施州衛志序

楚施李公爲吾邑侯時向余述所纂施州衛志踰年出稿見示而屬余爲弁言余惟楚材之著久矣非其人何所得張楚之言而侯又謂子職史者是不得不托重焉余曰是邦君父母之命也何敢遜按施志始而缺旣纂於景泰天順弘治者三至萬曆戊申衛授南海龐公脩之不數年復備於我侯云余不諳施事然友覆志稿讀之知其由畧而詳由朴而文蓋朝史國乘患其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六

繁而飾遐方僻地則疎陋猥鄙者有之讀侯所自叙用意近是然詳而有體文而不浮正志之善者也施始隸於蜀後入楚後又遞蜀遞楚至我朝始改衛則施爲窮山遠壑之區邊徼之地用武之國可知今志爲卷者十二若封城建置秩官學校選舉與夫祀典恩例貢賦兵防以及政紀雜紀列傳王言無不犁然且燦然其文其與幅內諸邦何異豈非

聖治所翔洽士類所興起譬之大冶無非良金譬之鄧林望皆佳木勢使然也然因是而竊窺我侯之心焉邊徼之地王化雖沾夷性猶在軍民雜處漸染寔多試舉其風俗其爲蠶叢夜郎所流傳向覃田三姓所沿習至不可問其上著之民寧無有胥而爲夷者卽所稱官軍之俗文物都雅亦寧無桀黠其人助夷爲虐者夫由朴而文由文而利而巧固世通患其在邊鄙尤爲可虞使漫無紀載何以示升降于今日別涇渭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七

于來茲此侯之所慮也又施夷較諸夷獨獷類獨繁十四土司所統轄勢處軍民之勝其逆節亂萌時蠢蠢動中間賦役之登耗財貨之贏蝕武備之強弱屯馬之脩廢其關於夷者不可不爲夷而辨卽其不專爲夷者尤慮其爲夷而蝕不有紀載何以休復隍之憂勤桑土之計此又侯之所慮也蓋衛之爲言衛也上衛國下衛民在楚則衛楚隣蜀則衛蜀必其掌故可稽治亂足識則觸目驚心庶不失

聖祖分疆畫守之意侯可謂賢者識其大矣嘗
觀周天子采風問俗令太史陳詩卽閭巷婦女
之什不遺儻其防禍亂之萌奮鞭撻四夷之志
凡在邊鄙必屢諏咨有所紀述不厭省覽則觀
一施而凡爲施者可見洞晰一邊而諸邊可推
太平之理將偏域中我侯之功寧獨及桑梓已
哉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八

都御史柯先生文集序

余小子初入翰苑竊謂翰苑文章府也小子不
文曷以厠足其間而相國李公吾座師呼而詔
之翰苑所貴在經濟不在詩文猶武臣所貴在
謀畧不在勇力騎射已而館師二先生之教亦
如是乃信向者所聞立德立功立言分先後次
第有以也非文之不足貴有貴于文者也翰苑
筆札之官且如此况內之臺諫外之司牧藩屏
與夫秉鉞之臣分猷宣力治劇臨戎其所重可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九

知假令不有經濟曷貴文章公卿大臣豈與儒
生爭雕蟲之技牢搔抑塞之夫誇風雲月露之
形也與哉今觀我獅山先生家在獅山之下山
形象獅每獅口吐光輒誕生異人先生適符其
祥而鐵面洪聲魁梧挺拔貌亦似之遂號獅山
而仕兩邑陟兩垣爲兩郡守歷川粵浙洛兩司
已而晉兩開府蓋敷歷中外者幾三十年中間
政績著之民社形之糾繩見之保釐未易更僕
數至如令永新而佐平濠之變臬西川而整征

夷之功撫陝西河南蒙

金縉之賜則又以武功著聲異哉先生可專以
文名也乎哉先生不以文名而在官言官任事
言事莫非文也小之文移大之章奏以及酬應
倡和莫非文也今觀其不事雕鏤只據情事名
實不浮簡要是尚敦乎君親友故之誼而根于
德藝經術之微其于文也工矣即所為詩寓日
輒應得趣疾書不加藻繪鮮不音中而節合世
稱工于詩者未能及也蓋是時李何崛起獨宗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

漢魏諸士夫仍尚韓歐先生之文不漢魏亦不
韓歐謂為先生一家之言可也至今讀諸遺稿
望之而知為端人碩士之言公卿大臣之文成
弘盛世之音意先生天資茂美問學該博又敷
歷名都巨邑遊覽廣谷大川交接海內賢人君
子諸民風國俗古道時情皆醞釀停毓于中故
心所欲言口能道之意所欲言吐腕能運之而經
濟文章一得兩得也至晚歲懸車益專心太上
金錫圭璧務底于純泰山喬嶽益成其峻是時

余先君別駕為後進諸生倡明理學先生折節
下之後余小子過庭時先君每稱述先生嘉言
懿行竊憾執鞭無從今先生令子某檢笥中遺
文付之剞劂俾余小子得以卒業小子幸哉因
是而念先生同時郡城有司徒汪公方伯李公
吾太岳郡守陳公皆正嘉名臣今皆無遺文可
述獨歸然賴有先生則又不無愴然余曩歲里
居亦曾為刻先君遺稿藉先生令子序之今先
生鴻文令子又屬序余小子小子誼曷敢遜第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

愧先子以老明經別駕終何如先生有本有末
經濟文章兩擅吾池稱立德立功立言惟先生
斯全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進小生舍先
輩奚仰微先生吾誰與歸

池陽會莊紀序

余為郡東門水口形勝數加意焉且自孝廉以至今日從憑當事無不為斯計者而今若浮屠若佛寺若堤橋若亭閣列峙津門亦既巍然屹然如墉如虹如鎖矣若是者蓋如孟夫子言為地利也而豈獨無人事也乎哉山川清淑之氣首鍾于士而士以道德文章匡時佐主建勲立業則地靈始顯假令士不脩業而徒乞地靈祇令山川笑人耳明制以文為士羔鴈吾郡多士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三

彬彬獨近日文會寥寥環城之內未見有連翩結社樂羣講藝者余心竊異之求其故而不得母亦貧士多而會資乏與此亦鄉先生與有責也適今直指易公兵憲陳公郡胡公周公邑李公增治堤橋慨然捐助而余謬領其事綜核其間不致冒濫遂得餘近五百金先議置田給守祠閣衲子及存半以為來年脩補堤橋費而余悼念及士謂世無重于士者且欲顯地靈正籍人傑昌士之會益助地之靈也敢移此以為諸

士會資請教于郡歐公許公暨邑李公皆大喜從之今買一莊于鸞鄉近處命名曰會莊名之曰會者見與周貧者不同也而貧士爭願赴會則一舉兩得之術矣而余亦不憚謬主其事為立一簿令原管堤工官者紀其出入蓋訪長安會館之例云夫官舊有學田而自官買自官散簾遠堂高種種不得其實士何敢問今會莊以鄉紳鄉耆任之則執簿可查交臂可証多口所關簞豆宜慎萬無有不實者矣且訪會館例則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三

鄉紳鄉耆可以通管不必拘于一人儻繼此院道郡邑諸公有意于斯文覽此之言擴克此產將會資愈廣而為士者又豈肯空食其食以負鄉先進與當事者之雅意也乎哉古語有云一歲之計樹穀百歲之計樹人又曰一樹十獲者穀也一樹百獲者人也今以樹人者樹穀而即以獲穀者獲人吾池之盛翹足可待當事者聞斯言能不欣然擊節慨然有同心乎先是各庠廩膳錢給由胥史士不沾實余言之而更其制

廩士已蒙實餼矣茲莊當于未食廩者稍加厚
及會中貧者厚焉然莫非直指易公兵憲陳公
之惠也邑父母另有公移申報而余謬爲紀事
一刻並垂永久先次其語而爲之序

天啓二年七月

助會莊紀序

不佞謬領堤橋之役以其餘錙爲郡諸生置會
莊蓋欲興起諸生之會不得不屢念諸生之貧
也是時監司郡邑諸公咸嘉與之遂得成其事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四

不意聞之按臺而按臺助之暨監司郡邑諸公
亦先後助之不半歲而較前所置莊資又倍之
矣吁嗟乎何上下同心至是諸士幸哉因念不
爲之紀載曷以表章當事者盛心且管莊官者
領之公家不登之冊籍將後日何據以稽查于
是不佞製爲一簿凡蒙頒賜卽求親註而因謬
爲之言曰竊有慨乎古今養士之異也周人八
口之家制田百畝彼時爲士者取之百畝而足
不必更問其養之上庠養之下庠者何如也至

于周末而法變故有惟士無田之慨又曰無恒
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此士之所以多貧而多
賴多暴所繇以分也如曰無其產而有其心何
上之人自處於薄而望士之厚也於是從衡之
士出而戰爭之患滋又變而四君者奉士若驕
子至食客數千珠履三千兢兢惟恐其旦莫去
而之他此于事豪于禮過非中道也嗟乎卑之
至無田高之至珠履士真聽命于不可知之天
哉至于漢唐以後天下混一士無朝秦暮楚之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五

權而上之人又不能變爲八口百畝之制士自
進取科目外第自爲養而已卽 本朝有廩膳
之設而所及有限此不佞不能不致惻于今日
之士之貧也以故奔走于衣食安望閉門下槌
之功或餬口于四方何有樂羣講藝之暇此不
佞不能不致悼于今日諸士職業之廢也今幸
置有會莊然計入抑何僅僅所遺者多余心惴
惴焉荷當事諸公通廣之庶幾先王制產之意
積之數十年士或可無貧不佞當爲諸公勸之

石登之郡史俾世世頌功德不朽豈徒弁於斯而已哉

天啓二年冬

附繳納會莊呈

爲繳納會莊事照得去年七月生謬置兩序會莊纔四百餘金今蒙台臺作興捐助併院道府縣所助已及壹千壹百餘金矣已令經官官者置有田產訖去年謬議訪京師會館之例令鄉紳輪管今生將有事北上合行交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六

代而在城鄉紳頗少無肯承接又念其間花利漸多嫌當避也自行給散恐掠美也而兩序人衆難以徧及恐致取罪有非鄉紳所能任者理合繳納祖臺聽祖臺分給而鄙意妄有所請今計租肆百餘担乞以貳百餘担贖在城會生庶不失立莊初意以貳百担給在鄉貧生併得推廣弘恩而以地稞記信新米新糶及工食等項爲交錢糧之資或付在城生員各學貳名輪管或兼委官耆佐之令互

相登記逐年呈報而鄉紳免與焉則尋分自安惠何必已出而事權在上法乃可久垂無論多士啣恩而生不佞亦與有榮施矣今將前後銀數及所買田地價數畝數租稞數一開且于後以便立案稽查伏乞俯允施行

天啓三年七月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七

雲從館會秩序

人才之生雖地氣使然曷嘗不繇上之人造就之周法備矣本之無斁繼之日省月會故思皇譽髦蒸蒸濟濟譬之養木者既種植之又灌溉之未有不芘芘盛者後世此義不明 朝家功令視爲虛文而逢掖挾策至者且目爲禁罔卽所稱良二千石不過日孳孳治程書而已我公不然公以省元成進士諫有文名甫下車視學見梁木之頽則煥然新之亡何諸文學請竣清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八

溪塔工則爲竣之請豎文明閣卽爲鑿之二者皆形家以爲大有益于斯文故公從焉已而召多上語曰士可從恃此已乎則人事之謂何于是命諸博士風勵之俾月爲會會者期人有餘選博士孝廉者省視之已而手自披閱次第之而又時時與諸士講說經指與近日制莠之敝及古先民之法謂毘陵震澤寔爲爾鄉貴耳賤目人世通患諸士亦若夢而覺醒而醒各始信父師所舊聞而不熒惑于時趨之陋習久之課

文盈帙公彙而梓之會不佞以役歸屬爲弁言不佞則謂公言具矣公以毘陵震澤教多士是教其所素習也習而不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誠令各反其故目擊而道存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公之教何易且簡也公今以入 覲行憶昔洛陽潁川皆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著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吳公多賈生召置門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賈生生以彼其材不負所舉矣公經術不愧黃霸而所取士豈無賈生其人者以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十九

是考公政其爲第一何疑公姓金氏名本高號我山滇南人是刻題曰雲從蓋公不敢自居其功而以紀昭代之盛云

刻先別駕衡湘哀輓序

衡湘哀輓者先君倅衡不幸物其時薦紳先生及諸博士弟子為憫其沒而弔之之詞也先君歿于癸未之春迄今三十六年往矣比不肖兄弟髮甫垂童年異鄉罹此凶愍顛替謬迷不知其他辱諸薦紳先生及諸博士弟子之賜有隕血拜受而已既扶襯歸什襲藏之通籍後僅搜刻先君遺稿其他贈言頗繁浩欲併茲刻為外集未遑也今乃得受教于閩介庵沈先生云先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二

生蓋嘗為衡郡丞後先君數年知先君衡事會不肖奉

命典闕試辱先生惠顧乃首舉先君見問不知為不肖所生因道衡陽業已尸祝于胡澹庵先生祠不肖三肅謝之幸聞教然猶未敢信既報命還

朝叩之衡士夫之宦於京師者無不謂然乃咨嗟太息衡之人不忘先君至此衡之人不忘先君而不肖竟蹉跎不表張衡人之賜母論過佚

先子其所以報衡者亦大淺薄矣急緘書歸命豚兒檢舊哀輓之詞刻之自愧遲慢不覺淚汗交下雖然世非畏壘桐鄉即誅媿媿而祠歸然人鮮貴之為其有意也先君倅衡於位卑不暮年坳於澤淺楚即善哀逝者何心筑筑孤稚又勿論矣然政惟無意於哀而哀無意于尸祝而尸祝無意其子孫之知而數十年後其子孫從無意中始得聞之是或有道君子所不鄙也先君於敝郡已祀于澤官於九華水西陽明先生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

祠及南都耿楚侗先生祠皆與配饗不意宦遊之地亦復有此近見焦太史所纂 昭代獻徵錄于楚取別駕者三人立有傳先君與焉儻亦有所聞于楚者與不肖于是信楚薦紳先生及諸博士弟子之厚不肖沒齒不知何以報諸先生及諸弟子矣敬揮淚而為之弁言

吳寬生游梁草序

九華之峰九十有九其為洞天福地未有指數
凡騷人墨卿經過其處無不騁其豪吟恣其逸
興此青蓮之名與茲山共不朽也又况生於其
下以山為家者乎然而生於山之下者每不知
山之高即賢豪之士不肯以是為觀止何也彼
視九十九峰几案床壁間物耳視朝霞暮烟猶
日用飲食之也故好遊者不窮五岳不遍天下
不足以適其意此寬生游梁草所繇作乎寬生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三

生於九華而詩慕青蓮書宗逸少其名動薦紳
者已二十年所寬生之得於九華者寔不淺矣
而猶自謂太史公家世龍門必游江淮陟會稽
歷沅湘汶泗齊魯之都而後其文雄奇而浩行
而太史之文亦必藉西京封建宮殿官師郡邑
之名取籍信荆顛原嘗無忌之人蒼叢而描畫
之故足稱也故不憚為梁之游梁有兔園其地
有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其人而
自九華至梁所經歷名山大川高賢大良古跡

奇踪可驚可愕可憑而弔者又不可指數寬生
隨在必停輪楫而問必捧腹而吟而所從事又
幸有賢主人為吾友刺史用章每吟用章必擊
節和之今讀寬生之詩悲憤慷慨則彭城叱咤
在日森渺奔放則江河淮泗當前蕭散絕塵則
濠梁廣陵同調至睢陽城頭梁園月下諸什即
與鄒枚詞賦差池頽頽可也寬生之所得於梁
者良侈而所不朽者茲游哉雖然寬生游矣歸
而語余則曰所經歷地知寬生為九華人無不
問生九華者乃知人之慕九華猶九華人之慕
天下也余因問寬生梁園風景加九華幾許寬
生嗒然無以應因信古人之言游天下乃知天
下大也游天下乃知天下小也寬生坐臥九華
復游梁游梁復游九華其或名獨詩也乎哉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三

吳螺石孝廉文集序

往幼元為諸生名諫一時有日者向余極口幼元法當大貴併謬許可余亡何幼元以明經應選而余附焉竊意日者言無妄必不至幼元貴余賤已而交臂長安道上還共卒業南離幼元復向余述日者言則幼元知余固不異余之嚮慕幼元矣方幼元之在南離也則馮李馮先生秉衡先生相士如九方臯相馬士得一譽無不矜喜自好不自知其趾之高也是時士無有先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四

幼元者然獨幼元凝然不作士矜喜態人皆謂幼元善病余竊窺其意有所托蓋其性喜讀書終日閉鍵頽櫛都廢望之似淹蹇疋羸實則冷然清遠不欲僕僕於塵黜拱揖晉送間以故幼元於書靡所不窺於詩諸體靡所不諳今所存遺稿若干卷洋洋纒纒遠之漢魏近代李何悉驅駕墨楮間而又工法書絕好逸少即在偃卧每一泚筆淋漓自喜嗟乎籍令天假之年吾安窺幼元所至哉奈何繁華彫於中齡驥裹促於

長路晚而歌鹿鳴未幾而闕天壽噫日者之言猶在也吾安從起九原而問之夫天道有可知有不可知以吾幼元即不得大貴亦不當蚤天且日者之言於諸人多中何獨於幼元不然余悼幼元不能已已幸其子能讀父書收輯遺文以就正於名公鉅人而不遺余余悲其意故為之序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五

吳山人詩序

余嘗遊白嶽見羣峯峩嶭峭拔藍碧刺天石壁瀑布春粉霏雪其間震闕瓊臺霧區神界磅礴谿衍以故產爲詰人異士大之潤色鴻業次亦標勝風雅而季文吳君其一足當之季文故白嶽產也少習舉子業既于數奇一朝慨然士所爲千秋業詎專帖括哉乃棄而之詩蓋已吞吐白嶽揮斥羣峯于毫楮吟嘯間然猶以名不出鄉閭非夫也遂遊秣陵詣齊魯臨黃河走薊門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子六

而卽次于燕臺隨遊有詩今觀其詩取法非襲匠心不遠高華秀朗直登作者之堂又諸體不爲窳譬之名妹國色冶容則冶素面則素朱絃白雪房中則房中郊廟則郊廟也嗟乎若季文者母亦如馬遷遊愈廣而文愈奇者乎而又工逸少書法人以爲雙美然家徒四壁室如懸磬杖頭之錢不能供季文一醉豈詩能窮人至此余因是益重季文壁之海鷗野鶴時或近人而終不依人烟雨孤踪風霜短褐益發其與母能

其節也季文嘗有妹守貞不貳余爲傳其事太史公稱聶政有云不獨政能也又有姊烈焉今于季文亦然詩以窮工節以窮見白嶽好遊者不乏如季文者可矣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子七

李司理宦稿引

今寓內稱聞人勝士無不屈指李氏伯仲仲先
鳴于辰爲今直指伯連翩於未爲吾郡司理二
難之文久矣令長安紙貴母容喙矣乃吾郡司
理公三年於茲猶不忘經生帖括時拈題爲文
諸博士弟子爭相誦法輒聚族而語一則曰制
舉之業爲科目資一登仕版斯爲芻狗有如我
公不忘故業其於此道有性之者耶我以占公
學優一則曰吾郡畿輔孔道又觀察使者建牙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辛八

其間夫且簿書酬應之不暇孰有咿唔北窓作
經生業者我以此占公仕優余受而卒業曰唯
唯否否諸君習於制義遂以制義窺公耳今之
取士以文卽唐取士以詩詩始於三百風雅之
作皆言志也彼卽事興懷悲歌慷慨直令千載
之下讀之猶可想見其湛思蓄積今按我公所
拈之目與其中所揚摧之言或以憂國或以愛
民或以持已公之志可知也制義云乎哉且夫
文章一也經生爲之則爲經生語經世者爲之

則爲經世語古今作者無慮千百獨晁賈之文
爲匡王定國之畧少陵之詩懷忠君愛國之心
彼有寓於詩文之中超于詩文之外者也公之
文其必傳也哉嗟嗟飫公之政已見其文讀公
之文益知其政嘗私怪記魯論者畫次顏閔以
下不當岐德行政事文學諸科而分裂之聞者
半信半不信今於我公其有合已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辛九

郭進士寓庸集序

國家以帖括取士士不工此不得致身王制所
在造化從之故天生一代偉人欲令有所建豎
則必縱之非常穎異之資其於茲道若宿根素
具而靈性潛通蓋匪徒縱之以文將欲封植其
人不得不假途于文也以余今所得郭先生寓
庸菴讀之先生自命固曰庸焉而已然試按之
不程古而于古繩尺靡不合不範今而于今名
人藻績若或掇之即不為鏡刻艱深語而其扶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

微致遠之意時流露毫楮間而先生固自命曰
庸且曰予小子伏在環堵未遊四方終鮮師授
噫嘻世之遊四方聆師承者非乏較先生所得
孰多承綢畫壁亦必有獨至之思此老宿儒事
而先生以妙齡解此若是者不謂有所縱之不
可天於先生豈無意乎今先生登第蚤余竊觀
其為人絕不事崖岸意念若有以自下者間譚
一二時務及閭閻疾苦事不靳肝膽以傾人其
罷識過人遠甚他日建豎未可以淺近窺也先

生將母曰吾亦為庸而已乎噫嘻言其為庸者
而文至行其為庸者而人至仕其為庸者而仕
亦至夫陽燧鞮鞻之寶赤堇延津之靈人以爲
異彼曷異焉僭引其端為他日券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

臨川鄭進士制莪序

方今海內板八大家之文行於世而豫章居三
臨川其一臨川之文尤廬陵南豐兩公所推遜
當時且然矣故今稱臨川者謂其湛深幽渺鏡
刻萬物鼓鑄羣情至匠心所注如入幽林邃谷
杳然洞天知言哉乃今更得之於我著存鄭公
公為臨川後進生其鄉讀其文章而習之其所
嚮慕漸濡可知也泊乎公車霜蹄屢蹶則益肆
博綜雖禹都二酉金簡玉璣秘書齊諧神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一

異靡所不窺恍然有得則揮卷起袂曰吾為吾
耳安能古人然而脈絡權度不能易也故今讀
公關中卷及諸制義有語在六合之內有語在
六合之外有前人之所未道而取之若故有前
人之所已道而出之若新所云深湛幽渺杳然
洞天者靡不備具即謂臨川之文再振可也說
者謂制義古文辭尺幅既異淺深亦殊未可相
提而論不知此童牙狂豎之見世有極精神之
致而游變化之塗即舞劍草書可合為一而况

均之文莪乎夫優孟叔敖豈必舉體皆似亦得
其意思所在而已惜荆公文有餘而量微不足
雖擅王佐之才竟為新法所誤此瑜瑕不相掩
者也如我公者鎮靜博大則非其倫鳴琴之初
已窺一班他日名世之業必有粹乎無疵者前
有萬古後有千秋評兩臨川者其在文章之外
也哉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三

李君章試草序

往余小試諸生輒利而獨因公車人嘲之夫夫何小敵勇大敵怯也余幾無以自解乃吾友君章亦復病是君章之才匪余敢望而小試之利同君章困縫掖余困孝廉雖尺寸異而偃蹇同今余幸而獲君章猶自卑棲余亦不能爲君章解矣然君章神益王氣益克不以失得介介於懷而益求勉其所未至邇來小試猶若新發於硯噫嘻君章可謂勤矣君章之文嗜之者不可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四

謂不多矣君章果終以小試鳴也乎哉余因是而慨古今取士之法漢猶近古當時人惟患不知其賢一知其賢輒得薦之天子如洛陽賈生吳廷尉知之召置門下後言之文帝遂乃進用此其較著者也今制郡邑視督學使者不啻千里督學使者視京闈主者不啻萬里何況天子之庭有士於此卽數有司知其賢不敢薦也僅僅明經歲額學使者爲政亦皆魚貫而鴈行之不足徵異此小試大試截然爲二而進取

之途日隘才士荆山之泣無已時也嗟乎士積數十試擅才名數十年不足爲據而第聽於一日不可知之天有司業已耳其名習其文深知其爲人亦不足據而率皆唯唯於糊名易書之際若君章者卽有知己若廷尉當乎其前柰之何哉君章曰吾何敢方賈生萬一何幸辱吾子之言遂以試草付之剞劂而請余言以弁諸首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五

續刻六郡碑言叙

南國朝宗舊京畫江而分上下吳下制莠登之
副廟者家汗牛而人克棟于以開壇坫于四方
樹旗鼓于海內獨吾上江六郡不然居恒父戒
其子兄勉其弟曰務為韜藏其有板行者必需
登第之後間有一二流傳坊肆亦其偶然者嗟
乎是心也果有所歛焉而務居其實不居其華
耶抑有所歛焉而志存乎見少耶夫志存乎見
少則仲尼之聞非博而伯夷之義猶輕况文章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六

無定評世眼無定識元魁卷出人且甲之乙之
惟是韜而藏之曰此先祖父之教也教之豹隱
教之玉韞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敢不凜凜則不
自美者不可謂亡美不角勝者不可謂亡勝也
嘗周行天下名都巨邑有拳石撮土輒自矜以
為奇反思吾郡險絕佳麗處何啻過之乃自九
子龜浦外閭無稱焉此足以見吾土風之朴名
不逮實大率顛是今寬生吳子彙選六郡之文
刻為碑言因其行復為續刻嗟乎六郡之才一

刻詎可盡乎吳子稱善相馬亦不能盡索數十
城而空其羣其韜而藏之者固多豹隱而變玉
韞而輝出之不輕而世寶之愈重希乃貴自古
記之非但文莠已也吾故亡庸侈張吾六郡之
文而特表吾六郡之朴庶幾觀風者取焉吳子
然其言遂以為碑言弁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七

里居義自序

余通籍以來几上不着一時義胸中亦不有時
義想以予告歸兒輩間以試義與會文相質正
昔所疑旨今覺豁然間與喃論便覺胸中有成
稿取筆疾書以自快適意所不盡又作一首卽
知未必合要以語兒子無不可者因今想昔昔
於斯道何爲其難又想諸名人皆謂非嘔血枯
髯於斯道不可致令後生小子無不作難而又
難之想以今按之殊不爾是耶非耶吾不敢謂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八

論文作長養摧折辨

余里居無事爲兒輩解說時菘而字櫛句比不
少貸也多所責備少所與可有如斛律金教其
子射子多獲猶加箠楚者友人請寬之且曰先
生母乃摧折之甚少加獎籍以示長養何如余
聞言而怦怦心動也呼兒語之女知所爲長養
之說乎善長養者莫如地不經千剗萬鋤則地
不闢易長養者莫如禾與木不經千剗萬鋤則
草害蟲害與枝葉繁冗之害至不可收拾是皆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三十九

難者之非母亦以捉兔捉象之心求之故不得
不難亦何敢謂易者之是母亦放浪於得失取
舍之外遂不覺其易耶噫嘻使人而放浪於得
失取舍之外又何所不易哉聽兒輩刻之吾率
吾易以適吾適而已

逆而治之之道而由逆乃得順相反乃相成况
於文章已精而益精之物也一字不妥害于一
句一句不妥害于一篇譬之織絹揀絲欲淨織
手欲工染色欲純假令長綺百尺中帶一毛觀
者棄擲之去矣所憾資鈍識寡工淺才疎不得
不賴明人指點語曰當局者迷旁觀者親尊師
取友寔爲聰明戶牖卽如余之不敏先人蚤背
猶記舉子時得某前輩教之某字方知某法教
之某句方知某竅當時有不解者直至三年五

年後方解之迄今思之真令人自憾自憐自感自愧故時時舉以示兒此爲長養我者乎抑摧折我者乎夫人不患其有過而恒患不聞過文章不患其有可塗抹而患不能受人塗抹末世之好諛也久矣其以相賊爲相愛亦已成習矣故喜之而猶恐不告下拜而猶恐不聞餽遺備脯猶且飾非而效佞矧加之以摧折之目乎且女知所爲摧折者乎王者有科目有選舉愚賤攸分榮辱攸判故小試不利爲小摧折大試不利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四十一

利爲大摧折一科不利爲三年摧折三科不利爲十年摧折人世那得幾個十年悠悠忽忽荏苒蹉跎不覺遂爲沒世摧折摧折之苦至如蘇季子父母棄之兄嫂賤之甚至妻不與下機女等但幸遭際好不至如季子而其爲季子者自在也人世炎涼之態亦熟嘗之也不畏此之摧折而目彼爲摧折不大惑乎旣以彼爲摧折又安得不受此之摧折乎嗟乎父之教師之嚴良友之切切惻惻如魚之有水非此無以生活

摧折目之母亦爲不可割之地與不可芟之木不可耕耘之禾自亡其受教之地耶夫斛律金教子多獲而加筆者謂其不從背上着箭也多獲且筆似乎摧折而使其子從此進乎技其爲長養何如兒長跪而請曰友人之言或借兒發端母亦大人於諸後輩文有過爲彈射者耳余訝然而驚子言良是聖人誨人不倦視天下人猶子也余匪其人而亦不可行於今之世矣語有之以衆人望人則人易從此無他疎之也敬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四十一

聞教矣相與大笑而退

舉業四戒

戒滿盈

君子兢兢持滿為其已至也故聖如周公驕吝是戒才稱盧駱器識見譏豈望洋者流亦冒犯此病噫可怪也嘗譬此等人被甲胸中追琢所不能入橫坑天路騏驥所不能通百行皆隳何論文藝

戒迷謬

夫不有司南未經棒喝迷謬猶可原也至於師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四二

友朝夕辨論往覆而尚蹈楊朱之泣何為者噫西子魚鳥始不相親檣棘荆榛投足輒陷惡醉強酒別無解醒之方待蹶回頭曷勝後時之悔試清夜思之自盈盈汗下

戒恍惚

夫恍惚云者非驕非謬一知半解自寬自恕之謂也蠅觸紙窻見日非日并蛙仰視是天非天致廣大而盡精微非有濼雕未信之志無繇也故書從疑處勿忘再三之功思入玄時自有鬼

神之助

戒徒勞

世之裹足畫地者勿論至呶唔終日筆硯窮年竟靡有得曷以故彼知勞矣未知所以勞也夫文有力索不足冥念有餘披卷彌艱片語忽契者此其中有機竅焉解牛承蜩斲輪削鑿此物此志也故勞筋苦骨難希白首之功導竅迎機立致青雲之路

丁文遠集卷七

序文 四三

丁文遠集卷八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記文

池州府學重建明倫堂碑記

儒學之有明倫堂制也學以尊聖堂以講學行禮厥係均重廢而脩之圯而飭之詎非郡長吏責顧有司多委執事之不聞卽有其舉之莫敢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廢也亦惟是補塞罅漏塗飾耳目以苟且一時孰有加意於茲如我郡祖金公者公績學有素初至視學卽與諸生講論經旨諸生出夙搆會不得一當公隨口應之無不令人解頰一日明倫堂棟墮諸博士抱牒以請公登堂周視笑曰匠氏治室庀材必慎選棟一棟朽其餘可知盍更新之左右嘆喑不敢應又是時督學使者檄且至恐功不可卒竣靡視學地公又笑曰吾自爲爾次第之遂首命選材易棟其餘稍有可用

者量尺寸取之厥費悉出自公不以煩民于是
不三月堂成併各宦鄉賢祠亦與煥然學使者
至七庠士羣萃靡不懽呼踴躍誦公之德適余
以奉使還里諸博士率諸弟子員造余請爲公
記之余惟記學者夥矣大都稱述三代造士之
法及我

列聖作人之化與學使者郡守相風勵學官之
意以期多士之無負爾已余不敏又曷加焉無
已則釋我公易棟之一言夫一棟圯則其餘可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知學者不有操之以爲棟者乎惟棟之易而後
餘可以尺寸收學者柰何不飭其棟而以尺
寸寸者自矜於棟之外乎夫學之所爲棟卽堂
之命名者是 昭代同文同倫千百學如一邈
之三代以來未之能易斯非上撐千古下奠萬
禩之善物與而學者弁髦視之今上之所程與
下之所應曰科目而已菟文而已科目菟文豈
所以學又何怪乎鬻凌詬誅之風三令五申而
不可禁禮讓廉耻之俗卽增設學臣而猶未可

幾也善哉守公之言夫持勁幹以爲棟則峻宇
華簷皆不拔之業矣敦根本以爲學則文章功
業皆不朽之圖矣如是庶不負斯堂與我公更
始斯堂之意且公於士不寧惟是郡治文風未
甞舊用形家言創爲浮屠號曰文筆竟十餘載
未成公從諸士之請厥功立就公之加意于士
又加此嗟乎公涖政僅朞月耳卽其厚士可知
愛民卽其朞月可知三年余忝史局職在紀載
能不爲公媿媿書之公諱本高字其別號我山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三

以萬曆甲午滇南省元登甲辰榜進士時翼公
成事郡丞李公某郡倅彭公某郡理劉公某功
始于丙辰三月成于五月督工耆民某法得備
書

修池州府學孔子廟碑記

天啟壬戌則

今上冲齡御極之二年周詩所稱新命之日也
卽報所傳

上孳孳典學經筵不倦今年禮臣以視學請聞
已 報俞又商周所稱自新新民之會也適我
邦伯潘公以是年抵任先是文廟之傾圮浸漫
久矣諸博士弟子請于直指易公公可其議助
之贖緩未有舉也公至諸弟子復以是請在旁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四

者無不嘆喟其費難其事公聞而毅然任之諏
日命工部署各當遂爲公下車新政云公之新
政而先于新孔子之宮且以應維新之運推廣
聖天子自新新民之意可不謂甚盛事哉工始
于壬戌之冬成于癸亥之秋首新孔子廟次新
東西廡次櫺星門及前衢之屏門又以其餘貲
併兩齋房及啟聖名宦鄉賢三祠咸新之華宇
隆棟穹門修廊瓦墁城甃題榮案稱無不堅好
無不絢麗猗歟美哉而費不擾民綜核自己令

申勿丞民切子來事竣落成薦紳士民交相慶也圖勒石紀之而謂余里居目擊乃徵余言余曷敢遜因謂諸博士弟子何以紀我公公首新學首重士也士不知德公不可徒德公而不求副公所以重士之意不可公不云乎新學有司爲政自新其誰尸之言凜凜矣爾士將何以自新語有之日新富有高明光大皆言新也其大指無踰效法孔子還以今日夫子之宮喻子貢善言德行其曰數仞曰宗廟之筭百官之富又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五

曰不得其門而入世之欲形容孔子之宮者有加于是否乎卽今日極完繕極潔繪群百執事諸弟子講學行禮其間能有加數言乎洵如是則夫子宮爲何宮門爲何門美者自美富者自富所云天之不可階而升者曷從效法之噫是不然解在乎曾氏之論孔子者矣其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曰濯曰暴新之至也濯于何濯暴于何暴則言心言性也曰江漢曰秋陽則周子所言無欲也無欲則靜

虛動直一物不容萬物咸備無矣而大矣生不富而至富出日新富有高明光大皆是也此夫子方寸之宮而非數仞之宮幾希之門而非不可階升之門所云人皆可爲堯舜安在不可效法之也或曰子言是矣第云心性人多以禪學目之何與余曰是不然聖人宮牆豈鄰于釋氏而釋氏堂奧寔範圍于聖人此見聖人之道之大也且曰宗廟曰百官王者所以大一統也令有一裔夷不侍檟栴几筵曷稱宗廟之筭令有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六

一冠帶不列堂皇階序曷稱百官之富吾儒亦有大一統者大以心性統以心性所云放之四海行乎蠻貊者也可遂謂此蠻貊之學乎所怪俗儒溺于功利詞章之習于功利詞章則尸祝之祀褻之于心性則弁髦之且非議之此聖人之門所以畢世不可入而聖人之宮徒以爲觀矣之具而千百年來未有登其堂躋其室者也悲夫公聞斯言喟然而歎曰二三子可以得自新之道矣新不于士而于學宮末也新不于心

性而干功利詞章下也爾士昂之余聞公之有當于斯言乃遂不揣而次其語鐫之石他如公之絮已裕民禮賢愛士明作惇大綱舉目張有難以一端盡者當別有紀述茲不具論公名應龍字 號翼虞閩之莆田人丁未進士爲余同年前按院易公名某號某今按院林公名某號某郡丞許公某郡理徐公某貴池前令某今令某教官某某法得備書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七

貴池縣學修夫子廟碑記

因在制借街

貴池之有學舊矣萬曆甲午重脩于邑侯歸安丁見源公迄今閱十八年所時久則敝廟貌傾圮庚戌春適郡司理李公署邑事行謁輒嘆喟低回不能去毅然捐俸若干脩葺之已而仲夏令君蕭公至復捐俸若干以竟其事不暮月而成若殿若廡若櫺星門恢恢燿燿眠前制有加於是博士馬君輩帥諸生請邑人丁太史文遠紀其事太史讀禮既祥猶以服爲辭走使金陵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八

函而屬之余曰比來有司率急簿書期會其於學校稍稍後也卽事窮必變然或取之公帑或用之民間或旁及贖銀惟茲之役不啻更始問其工則理君令君精也他無與也至於垂成民且不知兩公加人數等矣又其落成之日進博士師弟子於庭而勞之理公曰修學有司事也脩德脩業伊誰任之爾邑先達不有節義文章冠冕本朝曼隻千古者乎豈其善義械模更二百年猶且逡巡避之令公曰固也伏節死義時

之所為方今

聖明在御六服承休斯其願為良臣時矣向聞
形家者言良隅有缺文運中衰今宰堵告成屹
然天柱又沙洲擁塞識語其符有開必先文士
蒸蒸矣所慮多士母與世波傳士作而言曰士
習浮靡於吳為甚惟池以土瘠猶存朴風即其
中不無一二跣跣躍治其人而衆相與疾之如
見怪物有如蘇子所云者斯不亦庶幾可與入
聖人之道而不負兩公之教者乎諸士欣然唯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九

唯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我公有焉相與歌采
芹之章而退是時里閭爭傳以為百年勝事而
余家子弟述以告余余亟欲識之而非其時也
先生作者能無意乎余聞而領其言兩公之事
美矣太史之言無所更益矣太史以服為辭余
得不次而綴之以副厥命司理名養冲字

號知白丁未進士廣平永年人令君名某字某
鄉進士福建晉江諸博士某某諸生自某某以
下凡三百餘人

應天巡撫周公荒政碑記

因制借衛

池陽為畿輔右郡郡以池名蓋郭外即湖湖外
為江郡治襟江帶湖城闕宮室宛在池上故名
之為池則水之為患可知也歲在戊申淫雨異
常水直抵郡門操舟市上黃髮老人皆以為未
見歲用不登殍以澤量賴中丞周公百計為民
請命池民德之僉謀伐石以紀其事而乞言丁
太史太史以讀禮辭函而屬之不佞不佞自惟
公之德廣矣大矣盡江南胥屬再造一郡曷足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

以紀之既思兼濟不遺上之仁也飲河思源各
滿其腹各歸其德下之忠也况池陽為 陪京
股肱郡北連皖城西縮潯陽彭蠡所係國家非
淺渺者則為國家而頌公又胡可已太史之言
曰余觀周公蓋實心愛民者向余在史館見公
災疏凡數十上旬日再至且遺書余同鄉輩令
協誠以叩

天子我等亦日相牽率謁政府及司農冀救桑
梓旦夕之命亦以副周公意云是時不佞以駕

部出使不得肩隨太史而太史爲余言如此然不佞從征輒讀公疏未嘗不太息流涕而心德公不置不佞獨非公周澤中人哉公之疏先後更僕未易數大指在請蠲改折與議賑蠲者以其災數差其租數蠲七於十蠲六於九蠲二三於五六無不稱焉改折者亦以其災數差其折數災重全折災輕半折焉賑者亦以其災數差其賑數下饑以金中饑以粟上饑爲餽粥以哺焉而公猶以蠲與折繫終歲計其待命旦夕者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一

賑耳於是榜諭士民爲賑計者二十餘款每款數百言大要在平糶招商廣積勸施而尤先責成有司公檄有司曰荒政與他政異必巡行阡陌躬歷閭閻庶實惠可徧爾有司力能活人坐視民之立斃而不爲之所是殺人而不以罪也余力能使有司活人而坐視有司殺人而不爲之所是東南數百萬生靈皆余推納之罪又浮有司公可謂得要領者矣以故諸郡邑無不稟稟奉命卽吾郡諸邑計蠲租若干石改折若

千石賑金若干兩穀若干石民之受金於帑者幾百餘人受穀於廩者幾百餘人就舖者幾千餘口其在他郡又可例推豈非公以實心感諸有司以實心應江南之民幸哉幸哉嗟乎余因是而知災不在歲也世有年登穀稔大有不絕書而閭里蕭然者此不災而災者也故可思也亦有若堯水湯旱而民如挾纊世登春臺者此災而不災者也故可思也留都天造首善陵廟百官在焉大江以南爲財賦府其若吾郡者十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二

計若貴池諸邑者五十計天擬我公誠心實行直令歲不爲虞災不爲害 當宁無根本憂公真社稷臣矣不佞待罪邊徼時屢民瘼每思公條議輒怦怦心動愧推無文不能揚推萬一謬以穀音代太史鳴他日紀之國史洋洋纒纒則太史任之哉公諱某號某臨江人云云

前蘇松巡按今署府事推官秦公生祠記

吾郡畿輔上游郡守相循良卓異者不乏然皆特除而來舉問未起考成有待涖官任事得不兢兢至若臺省建言之使品望既崇聲實益茂一旦沉淪四薪譬之北海神鯤暫落藪澤又一且起為郡邑是將從之風雨立見騰驤即令吏治不闕拮据罔事計日待遷疇得而病之乃我方揆秦公不然公本朝名御史也公為御史歷末而夷凡五載直聲動乎天下又嘗按部三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三

吳三吳之人迄今皆稱秦公真御史顧以抗直忤時觸忌退處林壑且十五載海內望公西越不啻東山幸
主上明聖猶不忘公諸謫臣多斬賜環獨於公狗主爵之請起為吾郡司理嗟乎此六月既息萬里扶搖時也衮衣繡裳詎久東土而公且温乎其容抑乎其氣折節而延儒紳虛懷而問疾苦郡人無不灑然異之會守遷去推公視守事公慨然曰吾嚮為今日親見民疾苦而煦沫之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四

及為御史去民遠矣即按轡三吳轉屬而下及民幾何茲其再試之益公嘗令海康故云於是壹意與民更始凡耳聞目擊少有關民利病風舉霆發會歲稔穀價涌貴比鄰過糴公馳書喻之舟銜尾至穀價遂平又致書臺使者取廩庾舊積減價出糶饑民大甦郡南舊有堤往廬陵劉公以形家言徙置東門外稍遠行者病涉人泥形家言無敢更端公聞之吾其兩利而俱存且令磬磬者食力足佐吾荒政於是復治舊堤
遠近爭赴至部署匠石分曹受事綽有成筭不旬月奏工民號秦堤而又加意費序特創文昌祠併新諸號音又進七庠譽髦課之手為甲乙梓其尤曰拔俊又為修昭明廟謂昭明文入秩在祀典與他祠廟不同嗟乎公視郡不數月治蹟章章如是公其神人哉神人哉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為有德以斯惠利而民不歌且歸感且頌非情也又况得之自公尤出尋常臆度之外者會公以入賀行民知公內留必不反

僉謀立祠俎豆而像貌之且鑱石以垂永永而
索記于不佞噫民可謂知報矣不佞竊謂公功
在社稷在三吳後此將徧天下書之不勝書也
而史氏之職將務書其遠者大者何有一郡顧
不佞郡人不能不爲郡志之而又思古叔敖楚
相公儀休魯相子產鄭相皆非握符長民之官
胡史氏併傳循吏母亦長民之道有與秉國同
者耶黃霸位三公功名獨稱其治郡仲卿躋九
列奉嘗屬意於桐鄉郡邑又惡可少之於是不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五

廣西橫州判官王君名宦記

西粵橫州故判官王公諱濟字伯雨號雨舟浙
之烏程人于嘉靖 判于橫去今若干年余
小子生也晚曷能知公猥從公孫觀察公後讀
公遺文及公誌銘于是得知公焉益公誌爲大
司寇劉安仁公作司寇公必不阿所好又讀公
遺文斐然見觀察公其人所云得見似人者也
余小子可以識公矣按公誌所紀公仕橫者有
日橫嶺南瘴地去家萬里公領橫 命過家無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六

不引王陽事沮公行公奮然曰古有請使絕域
者夫非人耶幸吾親未老馭可叱也吾其爲王
尊遂拜辭母夫人行至橫之日值州守缺當道
見公噐之卽委攝州事橫故盜藪以守缺政益
弛舊攝者人多狎視之公初至人以爲猶夫攝
者也公廉得其俗尚與利弊召橫之人庭議之
議定乃與因華人照爲神明又庶得桀黠數輩
與盜渠魁一一縛致之橫得以安俗且以變至
退食之暇植竹盈庭日吟咏其下顏其堂曰

子取君子居之之義又延款諸耆老與彥秀詢橫及粵中風土物宜與中土異者類爲一編曰日詢手鏡至論著逆猛事尤詳識者服其先見後以入賀去橫役竣過家省母母夫人留之公曰可矣吾不敢辭一命于萬里之行勿謂小臣蔑有君臣之義今得存殘喘于九折之後幸留遺體足伸愛日之忱而公之遺澤與公之遺文橫之人至今思慕之膾炙之嗟呼公遺澤之慕于橫無疑也彼饗其利者爲有德此人之所知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七

也至其所識君子堂日詢手鏡今試一讀之彼中土風有博士家所不傳粵志中所未備者公悉紀之無遺公之施德于橫者大矣昔子厚在柳州于所經山水皆爲文記之後之人日子厚與柳山水兩相遭非子厚不能搜柳巖穴之奇非柳巖穴亦無以發子厚之才而猶恨其遊之未盡記之未周名山絕壑見漏于騷人文士之筆也今公編曰日詢詢之所得視足躡者孰多公之爲德于橫者大矣柳之人不能忘子厚

則橫之人自不能忘公子厚爲柳名宦千古信之公之名宦于橫又何疑乎竊嘗慨古今才士遇不配德位不酬望獨留風流文藻彪炳當年照映來世卽至于陵谷變遷嵐煙榛莽風雨薄蝕而遺墨片言鼎呂爲重覩跡懷人潛焉涕下視彼富貴通顯而名湮滅與草木同腐朽者何如君子于此可以知所去取矣公居鄉行誼取重于鄉所傳有浙西倡和及谷應水南詞蓋夫人宮詞難以彈述在橫言橫姑紀其大都如此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八

橫之士若民舉公名宦無不咨嗟太息猶以爲晚維時學憲關公振揚風紀闡揚幽光故慨然狗士民之請而郡公某州公某佐領某某博士某某相與成之余小子辱公孫觀察公同籍得知公重嘉橫士若民之不忘公也今茲之命敢不唯唯且以方公子子厚兩公祠廟並峙碑碣宛然儻魂魄猶在故遊山水間其相與胡盧地下可知也是爲記

郡祖金公清溪塔生祠碑記

惟君代天惟臣代君代君即所以代天故失養
議養失教議教固以替天之化其或方隅形勝
有所未完山川風氣有所未固缺者補之泄者
留之又孰非造化之無全能而職代者之所有
事且夫形勝風氣形家言也相其陰陽觀其流
泉在周已然則王政也故以阜民財則養之助
以昌文運則教之助詎云末務乎哉郡治清溪
其山爲郡外障其水爲郡江湖合襟其丘堙示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十九

卑殊乏穹窿之象順流直瀉未有砥柱之形故
利用浮圖而茲浮圖之建自庚子迄今歷十有
九年中間或作或止良可慨歎前記亦畧言之
茲可無贅而今毅然奏厥功竟厥事者寔惟我
公猗與羨哉吾郡何以得有我公我公亦何所
感發而爲吾池成數十載未成之業竟十數守
土未竟之功淺窺者謂公有意浮圖結此善果
而公于溜流不一接於梵語不一談屹然正氣
粹然正學則所云形勝風氣之說公不以爲迂

而於縉紳及多士阜民財昌文運之說公信之
深持之篤焉耳至觀公他政下車以來科條張
設無不孳孳以拊摩惠利愛民愛士爲務於訟
則朝受而夕報決於獄則囹圄一空於舖戶則
授直而後取於厨傳則約於供億則省於士則
月有課歲有程和顏色而進之而又爲新明倫
之堂建文昌之閣而公又於才敏於識洞每事
至言下立辦咄嗟顧盼間而廢已與功已就而
民不擾自茲吾郡風氣日聚形勝愈完民財以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二十

阜文運以昌非我公之賜而誰之賜于是士與
民咸德公各願輸金立祠尸祝公而祠即建于
清溪塔前謂成塔者公也功不難于始而難于
成一塔公固當專祠又清溪山高水長之地正
與公宜公不能止而郡佐及吾邑王令君翌贊
之已而外五邑共贊之楹廡蕭然棹楔咸備不
數月工成已乃屬記於余余謂吾郡郡伯之有
廟者前後僅兩人前代則包孝肅 本朝則何
公紹正孝肅清名滿天下不止吾郡何公爲郡

繕城且多惠政故竝祠之今繼何公百餘年則
惟我公而已公名本高字 號 雲南省
元登甲辰進士郡司馬某司農某司理某六邑
令某其法得竝書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三

欽大夫劉公德政碑記

記德政者何訪古史意也古史氏之書於諸各
公鉅卿以及百執事有奇伐異能者皆紀之以
示風勸故治邑若鳴琴馴雉以及種畝溉田治
盜諸令狀迄今猶照耀人耳目間至我明之於
守令更不輕矣政甫達所部則有薦書政成
天子則有褒書其民咏歌其德不已又爲伐石
書之皆以昭顯斯人風勸來世云乃今得之於
我欽劉侯侯先令鄆城以繁調欽其在鄆城聲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三

籍甚其去鄆民皇皇如倪孺之失哺奔號上官
求還我劉侯而不可得鄆人書之詳矣欽之繁
劇視鄆不啻數倍又前令張公以鎖闥起田間
任欽事鎖臣體固尊化易行於邑何有侯繼之
人無不爲侯難者侯笑曰鎖臣自爲鎖臣令吾
自爲吾令亦各行其意耳居恒嘗語人曰人多
不解父母謂何夫一室之內毛相屬也裏相離
也百里之內毛不相屬也裏不相離也惡在其
爲民父母也凡上官所條議有不當於民力爭

之爭之而不得憫然弗爲動曰吾無失父母職
卽令人目吾疆項吏而寢處之何憾邑故多介
蹇脩事竿牘者曰宓子賤治單父多所致士然
而無取於陽鱈魚也邑故多獯猾桀黠輩曰魯
用兩觀鄭用刑書夫夫齒腐肉避大輒以博模
稜長厚譽吾弗爲鄉約之設舊視爲塗飯土羹
耳侯毅然行之遠近嚮化邑爲程朱舊關里向
無專祠侯特觶之儒風蔚起他如糧里之革商
稅之除版圖之審省邑費者動以萬計而自奉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三

不過二簋布衣蔬食蕭然寒士風母論苞苴卽
歲時伏臘母敢以羔雁進者茲侯之所爲父母
斯民者與寧獨趾美張公卽歛百餘年來號稱
希有以故當路露章獨首歛

天子褒嘉卓異亦無先歛今當趣裝入 覲士
民皇皇亦如向者鄆城懼不能長有侯也僉謀
書功於石嗚呼侯何以得此哉余竊觀侯其貌
朴如其言恂恂如其度若不勝衣益矍然有道
上也侯鄉爲理學淵藪侯漸濡久矣夫不聞道

則圭組軒冕毀譽是非皆足驚其神而耗其氣
聞道則一切世態繒繳網戈皆等之浮雲飛霧
飄瓦虛舟而慈愛之心轉篤惠利之術愈周以
故在鄆鄆治在歛歛治方去鄆鄆人思之今將
去歛歛人寧忍忘之乎侯素慎與可獨以節行
嘉與孝廉方伯雨伯雨余同鄉舉士也借諸門
下士問記於余余不能任伯雨曰子職在紀載
如侯治狀宜史氏書之余曰侯豈獨饒於令者
哉侯不久將進爲名臺諫爲名列卿史氏之法
當擇所重大者書之伯雨曰今日之事姑自今
日識之可也遂不辭而爲之記侯名伸字
號弘宇廣昌人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三

邑游侯碑記

邑父母游侯先任閩仙遊以艱歸復補任吾邑
侯泣邑朞月政翔化洽屆期脩 覲事則邑相
率咏歌侯德政且取仙遊所嘗咏歌者合爲編
以壽諸梓已屬余序之既覲畢反任又將及朞
侯意益加虔澤愈加渥當路露章數上邑又相
率謀以侯德政壽諸石亦屬余記噫嘻余非與
邑人共在侯襁褓中者哉奈何不率先諸父老
子弟以爲好義倡而又何敢以不斐辭先是余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二十五

序侯德政則謂余耳目覩記數十年來吾邑鮮
有咏歌邑侯德政者矧若今之選石鐫之哉是
何嚮者民俗之椎今媚茲之切則故可知也余
以讀禮里居四閱歲又伏處侯轍下其於侯治
狀無不耳飮目擊固無庸爾父老子弟喋喋顧
言之不勝言也請言其大邑多殺人誣人者虛
詞一投視爲奇貨而始捕之隸卒既殮之里耆
覆勘之佐領三者更進疊出嚴威武斷靡所不
至益虛實未辨於邑庭而百金之產千金之家

已破壞盡矣余每與前任者言之或減其一二
侯則不俟余言之畢而毅然任之悉爲痛革二
年以來邑無破家之患性命之虞誰之賜也吏
之猾也司帑爲甚書之積也司計爲甚隸役之
狼也撞太歲木鍾爲甚里排之科歛也收解爲
甚此其害腋之乎民而利亦何嘗毛髮及上上
且速謗府怨甚至敗官而不知其所由噫痛甚
矣侯至則操縱有法摘發有方懲其渠魁三五
人人睨侯若雷電鬼神不可狎視侯嘗曰吾先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二十六

治其門以內者抑何見之灼也歲當審圖令下
之日則先與士大夫討舊章而申飭之往徑竇
百出侯毫不爲動亦不伸問右以抑問左順其
情之所便與俗之所安曰吾第不失吾邑舊額
而已迨旁邑多以是致蜚語而後信侯計畫審
焉歲當大水民多漂溺侯卽下令罷獄訟停催
科躬巡行於江干水涯每至輒系紵徘徊不忍
去秉燭治書申報諸漂沒狀所遺齒髻盡收瘞
之邑於清溪爲江湖二水合襟處形家者言利

建浮屠往太守錢公通舉之而厥功未竟
侯慨然終其事又不以擾民第取諸往募簿遺
貴曰與其潤募者橐何如成公家務也而塔巋
然成遠近觀者無不咨嗟太息以爲事有待而
與如是噫嘻茲侯施德于吾民者與侯之德不
盡是而此不可以知侯之槩與以故舉問上彰
褒綸下逮民咏歌之不已僉謀勒之石而侯嚴
詞固遜曰以某之菲劣積愆負愧縱士民之厚
而言過其情母乃重某不德云諸士民唯唯曰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二十七

侯侯既遷去而後行之余亦因是遷延其詞又
以北行徑悠未暇卽應今者父老函書再至適
余舟次黃河見所經歷處多蕭條愁困之狀民
不聊生喟然嘆曰安所得循良豈第之宰此邦
庶有瘳乎因觸吾賢父母之思遂次其語歸之
以慰二三父老云侯諱瑚字某別號達所登辛
卯鄉薦爲東粵東安人

畢心坡九華東壁祠記

人特患無必爲聖人之志有必爲聖人之志則
富貴貧賤一切視爲幻境不足滓其太虛乃人
言富貴如行萍田足起足陷學問之功十倍于
窮此以警中下則可非通論也吾茲有得于畢
心坡先生先生爲宮保公仲子生于公登第之
四年以任子歷官戶部員外郎豈非生長富貴
中者哉而先生恬如也一日聞道遂慨然勵必
爲聖人之志其夜形諸夢寐書對之妻子出語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二十八

之人人者無不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盡以其
貧爲開館延賢之資卽困無餘蓄猶爲裹糧四
方之計迄今想其一殷嗜學光景真如饑之求
食渴之求飲也其于四方來學欣欣接引真如
琛寶之投于懷骨肉之聚于庭也其四方之會
招之卽趨聞之卽赴真不啻鳥之投楮水之就
下也余猶記童子時見先生與先子論學夜分
不輟布衣蔬食抑志降心人爭訝之越數年譽
望噴噴遠近咸尊且信之久且有感而化之者

嗟乎使天假之年先生之進寧有既哉因是而論古於陵沾沾曲謹捐棄世祿為蚓不足道即如原嘗諸人藉有土卿相之貴好行其德食客數千周人之窮振人之急斯亦卓犖奇偉矣而為俠為霸于道未聞孰如先生醇乎其醇也先生沒且十餘年弟子志之不倦已祀于澤宮茲復立祠九華之東壁往華山陽明先生嘗論道其間有祠先子皆與配饗今先生相繼而興茲山其開壇設帳之處為祠固宜九十九峯之上

丁文遠集卷八

記文 二十九

丁文遠集卷九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記文
 清溪塔碑記
 吾郡畿輔上游郡治坐坎向離龍從西來水由東逝前湖後江清溪在東北隅實為江湖二水合襟處形家所云水口是也形家之言儒者多畧而揆日測景辨方正位古建國居民往往慎之今郡水口由東門達清溪若相公墩百牙山大灣小灣以至清溪鎮此水口之自天造者而東門外有堤有橋有樓有閣相公墩有梵宇百牙山有塔則歷代良有司所建以固塞此水口者形家者言地戶宜翕又云華表捍門居水口而百牙在水之西為內戶清溪在水之東為外戶兩水交牙東西相望而一有塔一無塔又有在內無在外此真千百年欠事而不圖成之于

今日者也塔始于己亥郡祖錢岳陽公是時不
佞爲孝廉又居在轂下常從鄉先生借諸孝廉
文學習聞其事由今思之當日錢公真可謂精
曉堪輿用心地方猶記當時建議之初聞者咋
舌蓋知其用力之難也而公勤勤懇懇若有所
迫之不能自己者計公手所成僅一級有半其
築基最深入土約二十餘尺費千金必何公以
江西學憲遷去而繼公者則與公異矣或意見
各殊或機會不偶或以爲前人之事委置之迨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二

不佞通籍力爲從吏始得郡守黃公邑令游公
再振其事黃公成二級有半監司劉公助之游
公成一級半監司張公助之數公先後動隔數
年而又以遷調奪去游公之後又復杳然矣嗟
呼一舉堵波耳善信比丘一人成之常易合數
郡守縣令成之猶難夫使垂成之緒虧于一簣
層臺之上厥頂禿然毋論形勝無裨且令觀望
可哂有司者之謂何天造我郡畀以金公公至
之日舟泊清溪之許開窓見塔見其頂之未竟

也大異之詢諸人士諸人士咕咕喜知公有意
其間亾何公過不佞詢焉不佞娓娓陳前狀公
慨然曰審若茲此非釋子浮屠之例而地方之
急務也夫前事諉之前人將後人又復待之後
人天下何事之能爲于是諏日命工核舊募所
未輸者次第令輸不他擾民又署邑司理劉公
與公協心遂不踰年而塔巋然成矣而公尤加
意厥頂躬自省視頂成高四丈餘爲圍七爲套
八爲筒三用鐵五萬餘工價木直千金有奇正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三

與築基工相埒不佞因思錢公始其事獨留心
于基基乃不壞我公終其事獨加意于頂頂乃
偉觀兩公不但任事同其規畫詳慎亦足相方
也說者謂我公金姓而錢姓亦從金清溪在郡
北屬水又郡名秋浦名池陽皆從水五行金生
水故頂兩公終始造我池自錢公後魏科遞盛
生齒漸繁重以我公加惠池人受福又安可量
士民僉謀鐫石頌功又何能已蓋是時不佞以
使事歸樂觀厥成又茲役前後皆不佞從史其

間故詳言之要之我公善政非茲所能罄也當
別載錢公始于己亥之冬我公則始于丙辰之
夏暨頂則丁巳五月自錢公至今歷年一十九
計費四千有奇錢公名櫟號岳陽會稽人庚辰
進士金公名本高號我山滇之省元甲辰進士
時郡丞李公某倅黃公某司理劉公某貴池令
進士王公某前此黃公名沅芳傳羅人已丑進
士游公名瑚順德舉人其監司劉公會號望海
張公九德號曙海皆名進士督工某某法得並
丁文遠集卷九

書

記文 四

相公墩新建永興寺碑記

吾郡畿輔上游前臨湖後阻江湖水自西南迢
迤而來東流與江會中有三灣九曲之處形家
號稱水口之良其間萃表捍門屹然者首相公
墩次百牙山又次清谿守土者遞加潤色則有
闕有橋有堤有壑堵形家者言天門宜宣地軸
宜闕故東流一隅致完密焉其在相公墩舊有
相公書院相公舊傳爲南唐郡人湯悅讀書其
處後爲相又云以宋黃太尉得名書院前此不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五

可改我 朝嘉靖時郡守陸公岡初爲之後東
粵湛甘泉先生與吾邑先哲李古源吾先子海
場聚徒講學於此因墩面九華遂更顏曰會華
書院至萬曆改元而書院遂蕩然丘墟矣說者
歸咎江陵相公然其故亦難言之嗟乎山川不
改景物依然忽爲文明忽爲榛蕪覽眺於斯者
卽不爲藏脩游息地獨不爲闔郡水口地哉有
廢必興越三十年東粵黃公以二千石來蒞茲
土咨訪其事慨然圖復之而公政在不擾又歲

此不登不飲以特觴滋費會郡西有乾明寺者
形家向稱郡脉所自來建寺非宜適彼衆內構
公遂命折數楹遷於墩書院舊址曰釋來脉之
負擔爲去流之關鎖豈非除害興利一舉兩得
者乎而又不忍棄其莊嚴遺像令比丘借之徙
題曰永興寺噫嘻此卽不得光復書院而所爲
荒原蕪草已煥然新東流形勢已巍然壯矣又
清谿宰堵肇興厥工未竟公繼舉之實與茲墩
相望東門之外洪波浩汗行旅知藏崇高厚下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六

風景爛然伊誰賜也公之善政未可枚舉茲其
一端今遷粵西臬副去又三年矣郡人士思公
益切會曩督工者民某某謀伐石紀其事屬記
於余余欣然從之余惟公治不擾而於所當爲
未嘗不勇且決昔漢室多循吏率以寬和首稱
黃霸然諸弭盜安民爲所當爲者霸骨讓焉人
故以今之黃公比漢黃霸云是年鄉舉九人次
年不佞謬廁詞林人皆以爲地靈皆公賜而公
之子是歲舉於興報捷公所郡人懽呼皆云天

爲池陽報公德焉公諱流芳別號愷衷爲己丑
進士傳羅人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七

增脩齊山青雲堤記

凡堤之建以利涉也其有利涉而無利形家則所繫滋重吾郡脉自西來水從東去東門有橋有堤寔爲闔郡津門關塞之區創自萬曆乙酉郡伯劉公公故精于形家者自成之後民居日稠文風日盛人咸歸德焉然石砌者少年久水蓄傾圯過半又以南門舊堤復興人多借徑此堤遂廢甚至奸黠之徒從中搆斷以行舟併中亭材木盡盜之爲烏有矣此母論涉者病而形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八

家益病不佞心竊悼之而未敢請也會郡伯胡公偕倅許公司理周公一日宴余于齊山華益新亭俯視此堤瞭然在目慨然發歎謂包絡郡郭環抱民居孰有如此堤者卽其不識堪輿亦知其利益之大也奈何廢之余遂從吏其說而公亦毅然願舉其事不俟再議卽日命工捐俸首倡而吾邑李侯亦復欣然從事曰此令之責也敢不惟命余私心竊念倡始者君終事者民此何等時而可煩吾民母亦姑免其端徐圖其

成可乎亾何而司理公署府事捐贖若干助之會兵憲陳公至諸博士弟子前請亦慨然捐贖若干又按臺易公至亦以諸博士弟子請慨然捐贖若干而按君聞水口之說益諄諄加意移檄至再曰務令當吾任而底厥成兵公聞中亭鼎構又爲捐所毀淫祠大木數株六邑長各助有差于是數月成功幸哉幸哉功成問之民民不知也蓋秋毫不取之于民也卽贖銀亦前此之贖問之贖人贖人不知也蓋秋毫不藉此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九

爲名也堤長計六百餘丈濶丈餘加土三四尺許石砌計三方共萬有餘丈堤中爲橋洞者五植柳千餘株計費千餘金而尤以其剩鎔修堤南之平政凌雲二閣建二碑亭一報功祠碑與祠皆爲興治堤橋者設也一時東門之外如砥如矢共歌周道而亭閣相望巍然煥然真不負前此作者之意其于風氣形勝詎可謂無小補云時余以請告歸得與諸大夫及二三父老諸委官者指點稽核其間竊自笑曰是亦爲政也

而其巡行勞來懲其怠窳速其成功則賴我邑
侯爲之嗚呼噫嘻凡事之難無有難于亨屯與
幹蠱者屯之不育蠱之不幹勢必至于大壞極
敝而不可收拾而其竅繫莫先于得人使不得
我郡侯邑侯任之先又不得我按君兵公協心
于後毋論費無從辦而議且叢興毋論民不得
子來而有司且不敢任厥事矣欲奏功曷繇此
知成天下事者人得人者天得天得人余不能
不爲吾郡幸也遂鐫之石而爲之記按君名應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

池州府學移建文昌祠記
文昌帝君之神學士大夫爭供奉之至于學宮
尤利建焉謂天曹桂籍神所司也然辨方正位
尤安神之道按天官書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
則祠祀之者宜前而不宜後宜顯而不宜晦明
矣池陽之學舊有文昌祠在於學宮之前泮池
之左不違斯道獨其制少卑隘前司郡者病之
移之學宮之後壺深且闕我郡祖胡公謂非所
以昭宣其文明之象余亦慙憊其間公乃慨然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一

遷置前所特爲厚其基高其制而於前廳則置
魁星之座言言翼翼非舊觀矣工始於某月某
日成於某月某日計費鎊若干皆捐俸爲之舊
有香燈祭祀之費則仍其故先是公群兩庠弟
子員課藝月舉者再祠成諸弟子員益蒸蒸奮
皆群聚而標觚其間諸弟子咸德公謀伐石紀
其事而徵言於余余性文之興也聽之人耶聽
之神耶行修言道祿在其中仁義忠信人爵從
之此吾孔孟家法也古稱作人者莫若文王其

薪樵械樸皆用是道何過而問神乎噫嘻此我公造士無窮之心也父母之愛子也教之義方導之師傅群之友朋足矣猶無日不籲之天祈之神以與其默佑儻有痾痛卽師巫不憚累金求之益愛子之無窮也長民者視諸生猶子苟其有益何所不用神道設教又何靳焉故茲役也或置之後或改之前基拓而厚制恢而高僕僕不憚煩勞皆以寄其愛于無已也多士將若之何嘗讀文昌化書壹以忠孝爲本累劫積修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二

乃超三界則文昌之教不異于孔子可知諸士其務殫厥心勵乃學則連茹而進翩翩而拔前茅神寔相之如其不然卽日周旋于縞衣素舄青童白馬之側何益夫基之薄者可使之厚也制之卑者可使之高也後者可使之前晦者可使之明也砥德勵行之功不當如是耶如言神不言人移神之居而不能移士人之心志又豈我公之意公名芳桂號馨寰郡丞某倅某司理某貴池令某督工典史某法得竝書

建德王公新造堯城渡橋碑記

建德東門之五里舊有堯城渡路通彭蠡達皖江又御用之器必經冠蓋之倫旁午蓋一邑要津哉往設航而渡溪流湍急厲風時發胥溺爲災邑甚患之會蜀王公蒞茲土目擊其狀喟然嘆曰民其魚乎奚令之爲也雖然以公孫僑之賢豈不能梁而靳於溱洧母亦鄭小國物力有所絀耳吾其需之旣再暮公政聲懋著露章屢上公私心自語信而後勞茲其可矣而又值歲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三

大穰乃召諸父老博士諸弟子告之吾自弭節以來不忘茲涉今將勤爾父老以率先爾子弟吾又不敢妨爾穡事蒿萊爾新畝其及今歲脫爲之諸父老子弟無不欣然受命於是奏記諸監司及郡守相皆報可乃諏吉趨工自辛庚冬達壬子春四閱月而成計長四十丈濶一丈三尺爲孔十二計費千餘金而又以其餘鑿爲亭兩岸以憇行者費所自出則公捐俸以倡士民樂輸橋成堅若礪矢矯若崇虹非但無沮濡之

患風波之虞且屹然爲郭門一巨鎮也諸父老
博士弟子爭相告語吾聞之邑有興作衆適爲
政柄鑿相湑謀同築室我公灼見利害獨斷獨
行此一善也往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
名間有所任輒逡巡歲月或中道棄捐如此則
橋必自地出而後可我公不慮多口計日奏功
又一善也往與大役不專用富氓則分派編戶
丁夫之擾比屋興嗟我公一無所強功成而民
不知又一善也于是僉謀刻石紀其事侯瞿然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四

人力所及惟見其事輒任不後時耳堯城一渡
數百年來前無舉者而需之令君計所役不過
千夫費不過千金而利及億萬人且億萬世人
亦何憚而不爲也昔子產之不梁溱洧豈其儉
於一橋母亦其時介在晉楚徵兵徵賦徵會徵
伐奔命不暇又或小水微流無大害於民耳後
世目擊危劇之勢又當明盛可爲之時而藉口
子產過矣方今之世內而中國外而邊方其以
暇逸弛者何限儻進我公於臺諫九卿之列卽
作一世之津梁可也先是橋甫成邑人爭題曰
王公橋公瞿然避席迄今行旅無不稱橋曰王
公者公卽欲遜謝而名已成矣古崔雍州橋渭
水百姓遂目之曰崔公橋他若召伯之埭鄭公
之渠曰公蘇公之堤皆因其人而不之改示不
忘所自也茲橋卽名曰王公何不可也諸孝廉
文學皆曰諾曰次其語授之併以詔來者公名
浙號懷楚字某舉鄉進士蜀之灌縣人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五

東流縣新建學湖隄記

東流故江邑接壤彭澤與豫章劃界而峙寔留京門戶鎖鑰處也馮公四明名家子用經術高第司牧於茲諸所為斤剖理解若新發於硎光攝百步之外每晨起坐堂皇不半日了公事吏散鴉啼則與二三博士弟子說書講藝觴咏菊江亭畔而已菊江者故陶靖節種菊處云公飲於斯輒吟靖節詩慨然想慕其人既而曰陶公好菊千載流芳如徒以菊民何賴焉蓋卽菊而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六

公之清芬可知民愛其菊則其及民者可知故千載繪公一菊而足也善學公者豈徒吟公之詩醉公之菊已哉邑有所當興華二三子爲我言之於是諸博士弟子爭以郭外學湖對謂湖在學前號稱文水時盈時涸形家病之又盈則帆高於雉或啟窺伺之心涸則直瀉於江殊乏保聚之象造士阜民使君雅意寧後此乎公欣然唯唯更謀之鄉三老僉曰隄便猶不敢徑舉其事則請之郡守相守相曰諾請之監司監司

以俞乃諷日命工部署綜理靡不曲當功竣計長亘二千六百尺高一十二尺又建闢拱北山下時其蓄洩計費五百餘金公毫不干公帑捐俸以倡好義者聽不給取諸河街之佃金監司守相嘉而助之乘春始事不三月告成嗚呼噫嘻是何成之之速也百年之曠振舉一朝而公猶將亭斯榭斯令行者負者嬉遊者迴環於泮宮之旁非若前日蒼烟白露之郊闕其無人也芙渠芰荷幽蘭白芷列植交莖於芹藻之畔非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七

若前日之荒原曠野草莽而荆棘也文明漸開保障愈固漪與盛哉公于是借博士弟子舉落成之宴皆盛稱公當與陶翁傳公嘆曰吾安敢望陶公顧陶菊今安在此隄此景則與此邑相終始至於菊亡也而猶思菊之人陶惡乎知之隄在也而或不遺隄之人吾又惡乎知之博士弟子愴然有感問記於史丁子丁子曰使君可謂善學陶公者矣雖然夫有所受之也往使君尊甫方伯公爲吾郡守旣觀察吾六郡風流文

藻不亞陶公而其所建置諸郡邑大者城闕小者橋隄有百倍今使君者使君其猶行父之道也哉使君尊甫吾郡業已俎豆澤宮使君襲芳趾爰無忝前人其爲不朽又復何疑余不佞世受方伯公澤今獲旣君餘波樂聞其事故不揣而爲之記公名若呂號肖吾浙江慈谿人鄉進士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八

新建漢前將軍關公五雲菴記

關公膾炙千古尸祝萬方吾郡城內外像祀之者併茲而三茲庵何錄作也齊山之麓行者憇焉向里人微賈共結亭施茶于茲以濟道暘正欲拓地建庵忽有術降箕者稱漢將雲長至衆俯伏驚異已叩請皆中人隱微後遞請遞降報禍福不爽衆乃謀卽庵奉公公降筆報可且爲題庵曰五雲又爲諸聯句詩文又命顏其上曰天根赤柱且屬用余術諸人無不俯伏唯唯噫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十九

善異哉其事刁其感人神矣余適奉使還里過庵展謁竊爲歎詫之其首事諸君前請曰神且有後命願以庵記屬公余笑而謝之踰年復申前請余惟尼聖所不語者四而怪與神居二雲長沒稱神矣至箕仙者可不謂怪乎此豈雲長所爲而學士大夫柰何信之雖然宇宙之內何物不有跬步之地莫非鬼神旣云神矣焉知其不爲怪假令非怪又孰神之公故封侯後稱王今又稱帝號日加隆而廟日加廣挈其自多繇

王公貴人夢寐所見患難所遭與臨陣對壘時恍若有提刀躍馬而救援之者夫此三者非怪耶惟有此三者故神之假令不爲怪欲人呼號而望救震懾而佈金能乎則不怪必不信其爲神矣無惑乎世人之好怪矣或曰此皆倚草附木者爲之公豈有是嗚呼噫嘻庸詎知倚草附木者之非神耶夫倚草附木者而知假公爲重乃見公重矣鬼神猶假借之而况人乎人因信怪而信公祀公像貌公則破其怪吝而鼓其虔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三

齊山之巖洞多奇其弘敞而幽邃者無過華蓋洞洞旁舊有庵可爲遊者憇而年久圯壞又洞在山後達官罕至以故茂有脩者去年夏我郡祖胡公偕倅許公司理周公遊茲山招余與龍泉令王公並至余爲導引及茲公亟爲稱賞見庵之圯咨嗟太息久之又周公先在郡嘗一至其地欲倡其事而未舉至是同許公力愆憊之于是屬余爲募文自郡公及六邑之長以及佐領吏胥與鄉士夫市民之好義者莫不隨力輸助盡去其舊而新之前有堂以憇客後有寢以奉佛像左設餘房以處僧人若門若垣皆磚石完固仍名曰華蓋庵又于洞口及左右相望處置亭者三近而山色遠而湖光皆在目前而公部署曲當不煩敲朴不勞追呼庵成而人不知也公又念有庵無田庵不可久又以其餘貲置田若干地若干以付僧人某某世守之嗟乎余猶記爲童子時嘗隨先別駕公讀書此山見此

重建華蓋洞庵記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三

菴之盛自爲孝廉以來迄今且二十餘年見此
庵之頽而今又忽遇我公使頽者復盛蓋洞之
蒼松白石不改而人事之變遷靡常後此而千
百年其循環興替又可知也維今鐘鼓之聲與
山谷相應莊嚴丹堊之色與朝烟暮霞相輝遊
客騷人覽眺于斯不可不知其自嘗觀羊叔子
登峴山慨然語其屬曰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
皆以湮滅于無聞因自顧而悲傷後歐陽永叔
爲之記曰叔子惡知此山待已而名也我公惠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三

澤及人多矣其仁心仁聞不啻羊叔子焉知今
日之齊山不爲公他日之峴山乎余前頌公之
詩有曰宰官護法于今少留作棠陰與峴碑益
公持儒術行王政此舉非專爲佛也故爲識其
大畧如此公名芳桂號馨寰蜀之巴縣人云云

重修長安寺碑記

長安寺舊名常安余更常曰長無改其音稍取
其字之雅也寺來自宋元重修於我朝嘉靖
時馬蓮翁爲政先君別駕公嘗爲文紀其事併
寺產載焉今碑巋然存而寺圯廢久矣余爲孝
廉有老僧方寧者數以修寺動余余笑而不荅
今余以封使歸再過茲而老僧且逝矣問其田
半入豪手屬目寺中蕭颯殘僧更無方寧其人
者顧余不能忘老僧言且恐先君記石與寺俱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三

沒也乃告之郡大夫金公與署邑司理劉公無
不慨然檄令耆民募化諸達官善信無不欣然
不數月鏹金二百余兩盡去其朽蠹而更新之
又幸先壠之木有餘近而易取工直省半于是
成正殿一天王殿一址不改舊而高踰數尺觀
者煥然又寺舊無羅漢像則置羅漢十八舊無
禪堂則從西隙地立禪堂三楹而又塑觀音大
士與子孫熾孃及天花聖母便俗趨奉其前殿
金剛亦爲飾而新之嗟乎是何向者頽敝之久

而今創舉之易也此可見佛性之同無間人我特無其倡故鮮其和余何幸徼惠諸大夫暨諸善信以共成此策舉禪堂之立因寺僧寥落其存者止事應付私橐少充即便還俗且不盡罄其產不去故增置禪堂正與得一戒行之徒維持此寺會蜀僧維密自皖來皖庭評劉清水公力稱其賢遂延居之舊寺田載在碑記四十餘畝前此賣入豪家五畝余已捐贖之其正榮一股盡賣入郡寺僧某今併贖焉前贖者付舊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三五

僧守今贖者以給禪堂合之前四十畝依然無恙先記至今不虛云余因是而慨人土財用之說何獨吾儒即比丘家皆賴是自立猥云持鉢行乞未可自了曷能了衆故嘗論無田則無僧無僧則無寺前此頽廢之故可思也世有專覲寺產其人吾不知何心維密聞余言笑曰公之爲寺計審矣佛法無罣礙者或未必如是余笑曰爾用爾法我用我法佛言法宰官言護法吾且有望于後之爲宰官者因漫記之暨石于先

君舊碑之右其諸達官善信及募者姓名皆並列焉

丁文遠集卷九

記文 三五

掘井得古井記

余子煜頗好讀書余詞林十七年未爲構書室屢歲借人屋以居今年春余始爲買舍旁地猶不能特構買舊屋數楹移來潤色之思爲壘石種花其間以稱幽靜之意曰是不可無井也而是時室尚未豎初在經度意東角前隅爲天空處可井而舊屋未除有竈在上僕者難之余曰舍此無可爲者因令沽酒脯以禱土神卽以神惠犒諸僕僕者欣然去屋除竈掘下三尺有大

丁文遠集卷九

記 五

石板橫其上諸僕又難之余令其去石再掘又尺餘而見員圈砌磚衆訝之余曰此必古井欄也戒勿動墉第掘其土而遞下墉欄遞整土色遞細絕無半點瓦礫意此必非填塞之土而年久凝結之土也其墉製皆如扇面樣掘至二丈餘又得一大石板余問是底否曰未也余又令啓之得刀劍者三長尺五六寸許銅銃五長者尺二三短者近尺金光燦燦又鉛三餅銅鼎一具鐵鎗鈎十數件又有錢十數文爲開元通寶

皇宋通寶熙寧元寶等字樣又有銅員圖章一

面篆義甫二字余令窮其底而止約三丈許是時治室之匠不下數十人皆驚異之喧傳于外聚而觀者充途塞巷云澄之翌日水冽且旨閭里爭汲之噫嘻異哉異哉人有意中事如求珠于淵而得珠求玉于山而得玉是也爲淵與山原珠玉之所生也有意外事如得珠不于淵得玉不于山途遇而卒遘者是也然珠玉亦世間所常有也若夫古井及井中刀劍諸物其非常

丁文遠集卷九

記 五

有明矣使掘井得金猶如途中而拾珠玉雖屬意外亦何足異因是而攷古惟孫權于湓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得古井其識曰爲應運者所開權欣悅以爲已瑞然僅云井耳無他物也孔融告昌安縣教曰辟得井中鼎黃耳金釭利貞之象得之休明雖小重也此與張華得豐城之劍同不關掘井也今掘井得井兼得鼎得劍可不謂異哉愧余父子涼德不足承之因語兒曰井溲有用汲之日金石無不耀之光據錢文歷

唐宋已逾千年而湮塞者復出沉埋者復現世之蓄極而通由困而亨者皆此類也惟是短綆不可以汲深利鋒必先于磨礪惟兒勗諸屋墜于天啓六月之二十五井開于六月初十而墜屋之刻恰爲余第三男舉第三孫之刻亦事之適然者併識之

丁文遠集卷九

記 二六

丁文遠集卷十

太史 文遠

友人 賢甫

男 煜燿燿 編

丁紹軾

柯之來

傳文述畧

徽池道兵備按察使陳公傳

徽池道備兵按察使陳公卒于官公以治兵督漕積勞成病公家有母且老僅一子樞留侍母養公病且劇馳使歸不以劇聞恐驚母也一旦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物踰月而後樞至樞以不得視含視殮擗踊幾絕吾郡士民思公德且憫公勞塗悲巷哭未已也狂走公府而求祀公澤宮薦紳大夫謀爲公

徽 恩卹典樞且拜且泣謂士民良厚因念是必吾先子不至獲罪是邦舍是邦之人又何以不朽吾先子乃謬乞傳于余余不能辭也及展讀樞所布狀則猶未悉我公以樞未嘗隨任亦見樞之不爲飾言乃余則習余郡矣請以公治吾郡

者言之蓋自東夷倡亂而蜀繼之蜀順流而下
由楚達吳可不旬日至亡何齊魯又繼之齊魯
與淮徐接壤由廬桐而池亦不旬日至而桐廬
一帶其爲奸民潛伏待應者聲焰頗熾士民岌
岌矣公喟然嘆曰此有如蘇洵所言未亂易治
既亂易治將亂未亂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
無亂弛治之難者也吾不敢以武競且以文令
于是條議當務者有六曰預積貯擇材官聯保
甲束水夫儲火藥酌催科飭兩衛官軍者十有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二

二曰擇將材肅部伍給腰牌勤訓練定操期精
器械用火具明賞罰時給餉禁科尅逐放債備
守禦飭江防者亦有十二曰清占役核守信重
應援稽商船勤操練恤勞苦復壯役置唬船設
漁船禁科尅明賞罰杜差借蓋不繩之以繩盜
賊之法而陰寓夫潛消盜賊之意處于有事無
事之間而妙夫能文能武之用東南半壁竟免
震驚嗟呼世何能常治而不亂無柰憤憤者流
無事袖手有事張皇袖手養亂張皇助亂得公

其人何憂不治哉公嘗語余曰吾轄徽安兩衛
衛之軍不足衛而更募兵何爲又一軍耳令赴
鬪則退縮呼庚祭則爭先強弱何異用也所轄
池港二營往月糧任役者與顧役者兩分公曰
此太平時則可今將有事用之可不無事優之
况兵用頂首安得勝兵吾不卽裁爾足矣于是
任役者得糧踰常時無不願爲公死者歲有督
漕之役屆期而齊魯羽書日數至有司及諸弁
遂議留停公奮然曰事急尚圖勤王甫動便思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三

觀望謂臣義何且此議一興是使四方信其亂
也遂挺身前行嚴飭諸郡逗留者罰後亂靖無
不服公卓識皖郡百雉久圯當事者嘆惜其費
公多方區畫特選別駕歐公主其事別駕已報
遷懇兩臺疏留之城用屹然郡邑奉道使者無
異臺使者其中央人毋論匿奸舞文所凌虐且
甚公至人人如負霜雪立曾不得望公一頰笑
以少見指母問他矣一切供應令從減門吏諸
役皆裁其半嘗見一吏取舖程叱之曰吾媿侍

未有此汝曹何得爾爾噫此一言者可以窺公矣公食不過二簋服不厭浣洗苞苴不至其境筐幣不入于庭郡舖戶素苦賠累公槩令不用人或尼之公笑曰葦弊務盡矧勢當極重非盡去之不可苟有益于民吾寧爲棘子成且令碑之通衢以垂永永至于搜出柙之盜咄嗟指揮禁左道之倡淫祠立毀增橋堤之工閭閻不擾而又爲脩學宮助會莊可謂靡事不爲者矣公每勵精常達旦不寐去歲溽暑督漕幾殆屢乞

丁文達集卷十

傳文 四

休不允積至今春遂不可起嗚呼豈夫固不欲竟公之用也哉公舉辛卯鄉試第十一登乙未會試第五人起家崇仁調繁錢塘轉南工部主事郎中出守順德又調繁大名已遷浙副憲又調山東學憲蓋兩爲邑兩爲郡兩爲憲副而皆以繁調公才可知後擢常鎮大叅則以太夫人老乞身歸養越五載而時論共推復起爲山東叅政太夫人速之乃出尋備兵吾郡爲按察使云公累受封皆得封其父母今以

新天子覃恩封三代亦奇遇也公之爲邑爲郡與諸駁歷之地余無從攷據獨其飭吾兩衛官軍者有云曩余備兵武德馭德州衛軍不避嫌怨嘗清出管倉分司躲役軍八十餘名一時巨家士子並相然信悉退出素所占役軍士令之還衛然則公之治吾郡卽其治他郡者而觀于今日又可知公前日矣樞之狀曰爲邑則滌煩去苛在工部則節省千金爲守則開水利散劇寇爲學使則所拔士皆知名亦足得其大都云

丁文達集卷十

傳文 五

今以勤勞王事而殞于祀于卹例無不合者祀業已舉卹計必可徵上恩此雖議定蓋棺事在吾郡然使非公宦蹟徧天下名譽滿寰中簡在字當宁安能保無異議而捷得響應如此至公內行則事兩尊人以孝稱待兄弟以友稱溫和平謙慎人人目爲篤篤行君子今吾郡守濬公與皖守陳公皆公鄉人亟口頌德不置所云鄉先正沒而可祀于社者也公臥病之日惓惓以不及見

母爲痛曰吾憾不如常鎮時棄官而往也所嘗
建宗祠仍命捐貲若干增飾之內外兄弟素嘗
調膳者命夫人勿倦而於贖錄之遺戒令勿入
殯葬之具戒令從菲從容易箕神氣不亂所遺
詩皆達者之言夫人勝及幼孫在側絕無私昵
之語諸後事則郡守潘公令君李公爲政先期
而戒不使公知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往昌黎作
子厚誌甚稱裴行立經紀後事是時子厚卒于
官子幼裴君其同官者今公亦卒于官而子遠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六

未至郡邑兩公可謂篤同官之誼矣至士若民
始則羣望致禱沒則罷舂致哀今而後千秋百
歲俎豆蒸嘗志慕意公魂魄當以吾郡爲峴山
奉祀當以吾郡爲桐鄉扶襯還時枯竹生笋必
有如萊公雷陽者公諱某字某別號巍心先世
卜居於某鄉祖某封某官父某封某官母某厥
配某俱封某子樞廩生世公之學克肖公孫男
某某從弟樓爲余戊午闈中所舉士余蓋竊附
公通家之末云

史軾曰國家遇禍變則思戡定之臣如公其人
卓異幾見褒節鉞之命旦夕下所屬望不淺
而竟不少需何也豈公不幸抑世道不幸耶余
以開原失陷抗疏歸世多嘲笑之獨公慰勞我
迨廣寧再潰公且以識識者自負時勸駕我今
安得起公九原而與論天下人譚天下事問我
行藏出處也公知余余愧不能知公雖然古有
云一斑可窺全豹一事可見生平詎可謂余言
之闕且狹又焉知公過化諸地不有紀述如余
知公勝余者連翩應余則謂皆余之言余之知
何不可也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七

樂平黃氏家傳

樂平黃君少南與余爲傾蓋交厥子中書君遂
術世好而問家傳於余余羨之世俗波靡高者
競榮卑者驚利水源本本其誰念之中書君可
謂賢矣因詢厥狀則質而不華簡而有要畧於
前代而詳於祖考曰遠而無微吾不敢以誣其
先也美而無據吾不敢以欺厥後也余又羨之
遠言不誣則近言必信爲人子而不欺於家斯
爲人臣而不欺於國中書君賢哉按狀黃之始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八

祖曰端於宋授金紫光祿大夫繼裳以探花及
第史稱有賑貸功數傳至希舜自藍溪徙居今
縣治街北綿延國初詳不可攷至於成弘族系
稍着其以文學顯者有鄉科某明經某然其行
事之實亦無從徵信中書君所云不敢誣其先
者也至欽十八公爲中書君高高祖復振門戶
有聲鄉閭瀚二公爲高祖隱居力學克敦孝友
欽公年及崦嵫嘗爲少子慮成疾瀚窺其意手
挈五百金與弟公大喜疾遂瘳瀚配蔡生三子

長槩次某次某槩爲中書君曾祖槩配王亦生
三子長鳳陽次某次某鳳陽爲中書君祖父槩
雖不仕而亦不齷齪田里間居恒念曰吾門素
以儒術爲鎡基久而寢廢曷及吾子振之于是
教鳳陽公以儒鳳陽博聞疆記下帷不輟每有
司試必哀然高等應歲薦仕貴溪訓導擢閩浦
城教諭於貴溪能識畢邱石公于諸生中延之
家塾子婿受業焉於浦城署邑篆代考遺才首
取徐檢吾公徐尚少其尊人沮其行公爲治裝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九

往遂登第公負人倫之鑒如此閩撫龐心庵公
亟擬疏薦而公致政去不可留歸而其橐枵然
恬如也迄今邑乘猶以廉退稱瀨南先生瀨南
蓋公別號云瀨南配王生子仕通繼吳生仕敬
仕敬卽中書君父也別號少南少南始業儒不
遂旣以文無害授浙海寧丞其爲丞也勵儒者
節而負循吏才治賦賦足清田田毋敢隱徵糧
者四而例金盡卻稅契餘七千金毫無染指署
海寧篆暮年民無間言厥配張側室吳皆賢淑

伯世通子四其三人某某咸列弟子員少南之子四長卽中書銓次錯次鍵次鍵而錯亦備員弟子錯子潤亦不凡器嗟乎黃氏盛哉有黃之先而後有瀨南少南有瀨南少南而後有中書君及諸博士弟子有開必先無微不著詩曰綿綿瓜瓞非一朝夕之故矣噫自非中書君克家亢宗先識其大卽文獻可徵弁髦視之耳又孰從而志之而中書君猶逡巡退讓謂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十

否否古之顯者以世胄故籍資門蔭今之顯者以峴走所爭在七寸管爲期在旦暮間又况黃之所積厚矣不世胄而世德一旦憤發爲顯人登膺仕其孰能禦之夫栽培傾覆天之恒也盛衰倚伏數之常也自今中原之黃貂絲蟬聯雲蒸雷發必首屬之樂平無疑余拭目俟之矣

吳貞傳

白嶽吳季文諱銀者客遊長安有年而以詩文鳴長安慕詩文者無不倒屣季文一日與余縱譚千古指畫古貞女淑媛而季文忽嘿然不應仰天而吁若有所思余叩之荅曰銀思吾妹庶幾其人余訝曰君胡及妹也季文曰吾妹二十一歲而寡三十歲而卒而幸得完其節傷哉吾妹吾非傷其節也節成矣何庸傷傷其始爲女之時忽忽一語而終身踐之不爽也余曰何語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十一

對曰吾妹甫及笄未字一日與母與銀共坐忽報某姊來趣出迎姊蓋以改嫁歸者妹急推母與銀出闔其戶時保母在旁問何故妹曰彼失節婦我何爲見之保母曰彼無可生活奈何妹曰若是我便餓死是時銀聞其言弗爲意後妹竟如其言傷哉時余諸子皆在坐余恐弗省請季文再誦一過嘆曰有是哉余乃知忠孝節義皆天植其性不待學而能者也薑桂之辛且辣松柏之嚴寒不凋鍾山之玉三日三夜炊而色

不變非其天之素定庸可幾乎余觀彼已氏具有鬢眉而又游聖人之宮墻佩朝廷之冠服其能爲豫讓之忠季札之信者幾人其何可令此女子見耶又况之女之言非以言已而已卒踐之不爽其言之時女不知也神先告之其節之時女亦不記其言也神與守之矣余慨然欲爲立傳而責季文言之之晚乃季文則又娓娓而談女少時及死節事鄰女有從師學書者女曰女人不事女紅柰何叫人把手作字會有婚喪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十二

者鼓樂過門羣女趣而觀女不往羣女歸皆稱好女正色曰你看他好你看你却不好其歸程也僅五載生一子程生由太學抱病歸日夜籲天請代一朝物絕粒欲殉衆勸之爾不爲襁褓兒地耶勉強就食亡何兒亡卽欲與俱姑妯輩百方解救不得甫三十而卒鍾之言如此余又歎曰古今稱婦節者多稱其無子焉而節節難又或家貧困焉而節內外多摧殘凌逼焉而節節更難吳氏女無子有其一難矣所恃處饒而

遇良無窮困凌逼之患然以彼天性卽百窮困百凌逼豈能損其秋毫哉語有之沃土之民淫淫則亡善則夫逆而成節與順而成節者是未可差殊觀也以余所聞處子時一語至今凜凜有生氣彼固已等餓死若鴻毛詎肯自挫其志自食其言者耶汪伯玉文章滿天下而爲其鄉與族作七烈傳余每讀其文悲憤痛苦不欲終篇而吳不得被其琬琰豈吳之沒在伯玉後耶余言愧不足當伯玉百一乃吳之節錚錚無愧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十三

諸烈矣女名鎖姑夫名雲臺舅氏憲副公名朝京姑某氏女爲休寧吳近谿次女母許氏卽銀父母云

陶門三節傳

今夫節義之關於世大矣哉此鬚眉丈夫所不能一二覲而責之粉黛笄禕難矣至於三世一節三節一時尤遇之苦而事之稀難之難者乃今於陶氏之門見之陶爲吾郡名閥代有顯人詳不及述其贈文林公卒側室林氏從其子相十有七歲撫之而夭而林守節若干年而終相夭相妻吳氏從其子默周歲餘撫之而又夭而吳守節若干年而終至默之妻張氏則又甚焉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十四

計默亡張年僅十九遺孕在腹僅三閱月而張保其孕而存其孤是爲今廣文而張壽七十餘歲又以節終嗟乎陶氏一門何多節也姑也節婦繼之婦也節孫婦又繼之從十七歲之孤至周歲之孤甚至遺孕之孤其遇遞艱遞苦而撫遺孕之孤與撫周歲之孤與撫十七歲之孤踵相屬而目相見其景倍慘倍淒而三母一心金輝玉映噫嘻難矣哉且也贈文林公貴以伯子貴也所遺相產不足備晨炊三母者何資以爲

養而成其節又何資以爲教而成藐焉孤於儒蓋余聞之三母居同室寢同帷晨起則三人同治緝緝洗卽婦欲代之姑弗與也厥後三母而捧一孤孤呱呱泣三母環而泣稍長教之讀或授之杖三母環而泣其杖然則三母者不惟具婦節且擅婦才不惟忠於陶且大有功於陶豫讓徒死不足難程嬰立孤庶幾爭烈乎余曩家食緝郡乘已采三母事登之今在都下適廣文抱牒潛山去而乞言於余余知廣文意謂今日得一官皆母之賜所不泯三母者在茲行也噫嘻廣文一綫而天以三母留之三母累節而天以廣文報之廣文宜不忘母宜何如以顯揚母也哉

丁文遠集卷十

傳文 十五

為畢少保議謚述畧

併附上閣下禮部及詞林啟

恭遇 議謚盛典昨蒙頒給議謚公冊於各

衙門見冊中獨遺敝郡官保尚書畢松坡公

姓名或檢閱者偶未之及今敢將其生平居

官居卿大畧謬撰數言請教可知其

三朝懿行無玷于太史之收而一時盛舉不

致有遺賢之慨也

原任戶部尚書前南京吏戶工部尚書致仕加

太子少保畢鏘號松坡直隸池州府石埭縣人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十六

嘉靖甲辰以春秋魁多士筮仕比部會宣大用

兵理餉墮人

上命擇老成清慎者充之銓司以公名應寔特

選也癸丑分校禮闈得士最盛如同州馬太保

肥鄉張大司馬丹陽姜太司寇天台吳少宰崑

山顧少司馬皆出其門至丙辰擢浙學憲所拔

識更衆若四明沈相公山陰朱相公皆其高足

餘未可一二數也已轉粵西大叅憲長歷浙右

轄楚左轄晉南問卿南京兆公任京兆劾蠹興

利卓有成績已晉南刑部侍郎改戶部總督倉

塲歷南工部戶部尚書亡何以事忤江陵相公

投劾歸家居五載江陵敗

上採公論賜環以原官視部事尋轉南銓已晉

為大司徒時因災變條陳節財力覈邊費與勤

聖學九事准行查議未幾引年

上勉留不許一日忽於班行中疾作懇疏辭

上特賜乘傳歸 命有司歲給餼廩臺輿迨八

十 賜存問加級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十七

太子少保九十又復存問至己酉九十三卒遣

祭塋嗚呼噫嘻公於名德壽考福祿可謂盛矣

生等為公郡人幸及其時耳目甚悉顧揣謏陋

不足附立言之列敢綴述諸名賢序傳一二語

為公信姜司寇之言曰先生為即分宜柄政其

子好賄人每由賄進有招先生者不應以故十

年不調後為司徒江陵以事囑公公執不從及

囑其屬咸曰可江陵銜之會其鄉人有訐同部

兩人報睚眦之怨者嗾使及公公且力為兩人

昭雪兩人薄其罰而公拂衣去矣山陰相公之言曰先生視余鄉學政猶鑑也而其介然不可回猶石也當時冢宰子某以其姻婭姓名持牘強先生先生峻拒之坐是遷先生西粵又曰國家二百年大司徒往稱夏忠靖郭忠襄年恭定近稱梁端肅先生之節大類年與梁天下望先生揆鼎享祺不在夏郭下也金陵焦太史之言曰南京兆條來條去譬之傳舍而久任獨公時大中丞海公適至公曰東南民力竭矣於是相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十八

與咨行條編法凋瘵之民始有起色公力居多雲間董太史之言曰某於先生無半面交頗憶登朝之年每有大僚上章求去不得時友人向余譚先生去國事謂先生一日從朝班中眩瞶扶掖而出始乃得請既出國門則先生步履如常固知先生未嘗病也其他各公所傳述類此至於居鄉二十餘載跡杜郡城刺絕公府門內肅然萬石之風門外翕然太丘之望他如置義田設義塾修學賑饑諸熾行未可更僕數同郡

京兆施公觀察奈公嘗志其行曰先生冲夷其衷汪洋其量內無機心外無機事交接無疾言倨色立朝四十餘年毫無間言投簪二十餘載屢首薦贖近代以來所稀有也又曰先生清名儉德世不可及生平不登嬰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年甫踰強便斷絕慾事伉儷相莊同躋九表子姓彬彬有如寒素言言皆公實錄云公卒前數日已先知之前一日延邑令公及諸博士於堂言別諸人詎以為公固無恙次日端坐而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十九

隳人咸謂公仙舉去沒後鄉人哀思之共舉祀於澤宮塋邑陵陽山麓陵陽舊為竇子明飛昇處公初相此地尚在猶豫忽白鹿來依環轉不去公遂決意卜藏人以爲子明後身云

先別駕公楚事述畧

紀楚事者何先君生平不能備述以其仕於楚故以楚事言之又因讀衡湘哀輓而志思略述其事或亦見衡湘之所繇感云夫古有流寓一朝繫思千古者多無從攷其事然或有其事而子孫不為之紀述則子孫不能辭其罪矣茲不曰衡而曰楚蓋邇其交遊於楚而後及其別駕于衡故括之曰楚也楚之有道聞人嘉隆時無着于黃安耿公者矣公督學南畿是時先君為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二十

諸生丁父艱公耳先君各先使使詢之至按部時即欲造廬致弔先君聞之求府公力辭乃遣蘇州松江二正貢賚楮帛詣先祖靈曰以章其子之賢時先祖一窮布衣以督學使者弔諸生布衣父有之乎迫服闋餘哀已畢先君猶不赴試公移檄郡邑致禮登聘科舉具載焦太史傳中蓋太史所目擊云後以明經赴銓選為萬曆庚辛歲則臨武曾太史實投契焉曾太史學問多得之程天津天津先生與先君同遊于東廊

龍溪諸先生門嘗述先君以告太史故太史折節下之今黃安臨武集中有稱惟寅者即先君也惟寅蓋先君字至壬午春叨授衡州別駕秋始抵任至癸未春遂歿于衡計未及暮而是時不肖兄弟在童稚何知先君事今檢遺稿中有上糧儲道及監兌公一書併衡郡伯李公誌中所及衡事者數語敢併載之其書曰切念軍餉固京儲要務民膏尤邦本攸關恤軍過于恤民憂儲莫若憂本湖廣通省之肥瘠仁臺均照無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二十一

遺衡州闔郡之困窮卑職痛心殊竄凡此舟楫所載皆自敲朴中來下官善事上官循吏甘為酷吏心非欲為勢不得已長沙過湖不過灘可免小船灘夫之費岳州無灘又無湖不慮風波滯澁之虞獨苦衡民備嘗險阨炕米必枯碎而後休燒銀必鎔邊而後止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田矣民隱所在國脉攸存今歲事已莫追明年伏乞酌處惟至仁可以聞此言亦惟至愚敢以此言進古人云卿又為百姓哭耶某之謂矣

李郡伯誌有云公歷任數月吏進例簿則此之
儒紳講道學則延之予以義倉社學兩事托公
公慨然任之監運趨楚兩臺委監武試皆從容
就席訪民瘼又云歿之日不能具歛先生何愧
于良知嗟乎此可爲先君楚中實錄矣李郡伯
號斗野今推滇南撫臺辱器重先子故甫下車
卽屬以義倉社學爲僚不朞月慨然誌之而耿
先生後爲南大司寇移檄傲郡以名賢題先君
墓石嗟乎於黃安臨武見師友淵源之自於斗
野公見僚友之賢先君之得于楚者多矣衡之
人旣哀輓之又祠祀之未必不以信黃安臨武
者信之而郡伯李公風之也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三十一

壽母行畧

家母今年壽八十有三九月望爲設帳辰憶先
君見背二十餘年往矣每及辰母戚不稱觴至
旬勉進一觴或巧有名公鉅人侑之辭母弗悻
也去年迎養邸中及期而請母戚猶是今又逾
年矣母歸思勃勃焉不肖再跪請曰踰耄老人
越數千里走長安道今又將奉而歸是不足識
乎亦所以不泯其先君也母笑而諾敢銓次其
行事大畧備明公採擇焉母張氏爲先君元配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三十二

先君諱旦字惟寅別號海陽晚以明經仕楚衡
別駕江以南所稱爲道學先生其人也先君慕
陽明先生之學儉及游陽明高弟鄒東廓王龍
溪錢緒山諸先生之門所在器重名與實流故
人迄今以道學稱之先君自少時已儼然步趨
聖賢動引繩墨母歸先君甫及笄人方易母少
無以當君子志乃尺尺寸寸若夙成者兩人故
相得也先君性至孝一切問安待膳之節悉倣
古禮行之母奉命惟謹諸媪旁睨而笑母不爲

動曰吾君子志也母故出自右族奩資不乏甫
歸悉解爲姑姪婚嫁費先君所爲厚兄弟者不
可縷述總之母有順志無違言妯娌有五同居
數十年怡怡如也嘗有司顏先君堂孝友里人
靡不稱母內助云先君家世貧又學道不治生
產母寔有幹辦才每操作攻苦寒暑不輟糟糠
不厭于是先君瓌戶讀書更不問晨炊從遊四
方經年不返不更懷內顧執經問道之士戶外
屐常滿亦不更虞饌具昔有司旌先君真儒里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三五

人又靡不稱母助之母初艱於子或勸之祈嗣
母笑曰廣嗣自有正理種德吾君子能娶妾吾
婦人事于是舉姬葛葛連舉子乳之教之一如
所生世稱不妬忌爲閨中奇節直母塵垢耳先
君晚悴楚母偕行嘗操作如故先君慰止之母
曰君不改士節吾柰何忘婦工亾何先君疾作
母爲廢七箸籲天請代竟不起母哀毀倍至曰
吾非爾諸孤吾從逝者地下矣是時不肖輩皆
在髫髻不有母也孰襄此大事以無憾於今日

哉先是不肖趨庭受學母爲內傳先君謁選二
年母程督一如先君迨自楚匍匐歸喪亂迷謬
爲教益力不肖感激憤發獲有今日誰非母賜
母性子惠溫厚無他腸終日坐妯娌中無一語
議人長短戚里窮嫠有緩急告必量力應之尤
不喜笞朴奴婢內外罔不德母十二乳而存不
肖人皆謂母陰騭云不肖初廁詞林卽忝使迎
母渡江三舍返曰柰何以我老人驅馳霜露爲
孺子憂踰年不肖又忝使跪致詞母幸健無恙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三五

母不來兒偕婦歸母來始決至之日不肖以一
綈進母一御還襲之曰若父背兒時何知今日
我雖老猶自未亡人柰何令我獨被錦綺爲已
復曰此誰非爾父之遺爾勉旃先是母與庶母
俱來抵三舍返庶母偕返後再來復與俱來兩
人眷眷問暄冷姊姒不啻嘗曰吾與汝若晨星
朝露恨兒成名晚不及我此不肖愴然每見不
肖衣冠肅客輒問何客入館必問何事閤試歸
必問何題何義蓋智慮聰明至老不憤有如此

者愧不肖推不文不能彷彿百一惟名公不惜
一言以爲光寵不肖將歸而張之堂豈惟家母
雖先君而上咸受嘉貺無已時也

爲妻求封章行畧

妻陳氏父官浙江餘杭縣縣丞祖進士官袁州
府知府曾祖舉人任御史厥父以貴介公子與
先別駕爲德義交不佞八九歲時粗知屬文厥
父見而器之乃許聘焉歸不佞屢科不第共牛
衣之泣所生一子一女皆不育受嗣續之苦爲
不佞置妾者再處之怡如先君別駕卒于官即
老母卒于不省京師即中克襄大事皆賴其助
母後先君沒二十八年其間問寢侍膳疾病侍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五十六

丁文遠集卷十

述畧

五十七

湯藥皆其職閫而俾不肖得免于罪愆三小兒
皆妾出一如所生諸子皆不知其爲非所生旁
人亦無有向諸子言者其長者旣婚始知之卽
知之所生者亦不能貳之也年來益專心佛事
朝暮誦彌陀不輟每一月齋者過半不獨斷殺
已也見不佞即中蕭然無事或北窓啜啜輒笑
曰爾時殊不似官胡不歸不佞每乞差每請告
百方慫恿之意其學場處士妻必無難者他或
有寸長片善固不敢向明公大人媿媿云

丁文遠集卷十一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誌銘

浙江右布政徐薦所公墓誌銘

方伯徐先生於萬曆辛巳以陪貢應考做郡是時六人一選先生以第六人得貢而適王先伯家余方童子每從塾師歸先生輒進而揖之問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一

今日讀何書作何題聞余應對若以為可教也者而器愛之次年先生 廷試則詞林曾植齋公閱卷取為第一人是時先君謁選京師與植齋公往還論學先生因是交於先君迨壬辰余以選貢入京則先生在戶曹又復得造謁聆緒論予與先生誼不薄矣今先生沒且十餘年厥子某持同邑蕭副憲公狀而屬誌于余余又何敢遜先生名榜字 別號薦所方為博士弟子員已有聲屢試高等至以拔貢應 廷試取

第一則江陵相公柄政見所取先生卷亟賞之

郎以其卷頒諭諸督學使者謂釐正文體當以

徐某為式先生之名一日而諫長安傳海內矣

是歲就順天試遂登第九明年癸未連捷成進

士尋以父心泉公訃歸哀毀倍至服闋踰期始

補授虞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嗣出守濟南三年

陞湖廣辰沅副使又二年進東粵大叅備兵羅

定時以 嵩祝取道歸省則母淑人卒公哀毀

如初服闋踰期補授山西尋轉按察使陞浙江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二

右布政先生之為戶部也矚然自持吏進例簿則叱之曰常祿外有例耶商人迫欲得值不吝分金居間公曰善援者先則不援者可終不與耶為畫程期給散人咸稱便已而職驗試廳亦但取中實而止不為苛細其為濟南也所轄四州二十六縣又 藩邸臺司在焉先生應之裕如有謀財殺人者沉其屍于河其人附一嫗奔號于庭曰某殺我先生鞠之併得其財所在嫗乃蘇人以為異政先生又為置社學建書院雖

常煩劇時與諸弟子員講學論文亶亶不倦其在辰沅也夷種雜處不無剽掠之患當事者務爲張皇遂欲搗其穴先生曰此輩可盡殲乎弟嚴其約束使爲不侵不叛之臣可矣夷漢皆安會楊酋肆虐黔中黔撫亦欲進剿徵餉于楚先生曰彼醜自蹂躪何至勤王師恐激之變愈大後黔中出師大費始服先生之識其爲羅定也其民當芟刈之餘凋瘵特甚先生加意撫循又稅使爲虐欲盡括庫中金先生力持之稅使欲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

行諸縣先生以瘴癘婉拒之遂寢民得不擾先生由郡牧而藩而臬皆劇地衝邊所在成名而顛毛亦遂種種晚乃得越又以貳少暇自謂可以湖山銷簿領而先生溘然長逝矣嗚呼悲哉先生頎然其貌蒼然其色擬然其骨其爲人泊然無所營而冲然無所嗜故歷任二十餘年鮮有指摘之者余猶記謁先生戶曹時見先生聯其署曰世事靜中見人情澹處長窺服膺斯言以今觀之先生之得于靜與澹者實多又讀湯

太史所撰先生母誌有曰濟南歸時行李僅六肩而越中督學浮梁陳公爲先生經紀喪事曰檢遺筒僅三十金則先生之爲人可知先生事父母孝父享年七十有六母九十有三無不得其懽心兩兄蚤妖女弟孀居諸遺孤皆倚辦先生晚歲益津津嚮道蕭副憲公構有藍山書院聚徒講學先生每歸卽劇必赴已而因堂隘謀遷先生捐金以倡且與副憲公約曰吾來歲歸與公共此以老而天不假年惜哉先生世居中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四

村氏族最著數十傳爲宗孫宗孫生廣廣生來來生吉吉男某爲先生父嘗丞清流有賢聲累封中憲大夫母董累封淑人先生生于嘉靖庚子六月二十一日卒于萬曆己酉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七十元配董氏繼秦氏封淑人子文禮任四川提舉先娶文後娶左畫繼先生卒次文祚庠生娶趙郡丞女文禕娶趙某女文科娶董某女秦出孫男某孫女某今以其年某月某日卜厝先生于某山之陽余不揣爲掇拾其

大畧如此嗟乎余以童子嬉遊于先生之側詎
意誌先生者卽其人哉余愧不足以報先生因
爲之銘

銘曰猗與若人淑氣所鍾行潔而夷貌朴而衷
循良擅譽鎖鑰著庸功在社稷名在寰中不弔
于天遂瘁厥躬下有流水上有白虹神遊玄瀨
魄戢幽宮有哲後嗣以耀無終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五

明興化府知府文泉馬公墓誌銘代

文泉馬先生先大夫僚友也先大夫別駕江州
則先生爲理官兩人相得懽甚而是時不佞某
以青衿隨先大夫任先大夫命持課菽請正謬
辱先生獎籍時進某開發指示之疊疊焉嗟乎
今先生與先大夫皆沒若干年往矣有譚說江
州遺事與先大夫舊遊某輒怛怛心動矧高誼
若先生其人又先生嘗守吾興化某獲與聞興
化事合某誰爲先生不朽者敬因先生猶子純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六

之請拭淚而次其畧先生名貫字道卿別號文
泉厥先中州人隨宋南遷卜居吳江簡村國初
不可及有六世祖文貴文貴生德昌德昌生孟
敬孟敬生驄世有隱德驄生乾乾以先生貴兩
拜封稱封翁配汝氏贈孺人生二子伯卽純父
仲爲先生先生生而穎敏十七補弟子員屢試
高等稍嶄然露其頭角于是封翁以家棣屬伯
子而令仲專意於儒先生下帷發憤卽嚴冬寒
膚凍腹不輟癸酉甲戌始連得捷時年三十六

也筮仕江州推官江州民多訟而黠司理者幸用精核彊力撓伏以爲能先生獨否有所決讞不事文深故事御史行所部司理從事郡邑側目先生務在弘大體薄過微告悉與掩匿覆盆之時過從先大夫別駕所意油油如也先大夫每退食輒語某馬先生仁人長者已卯分校省試所取多名流薦剡屢上封父母如其官會侍御劉公臺以抗言獲罪歸當事者承望風指欲以他事陷之陰屬先生先生毅然曰吾不敢枉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七

一黔首乃敢陷一鯁臣當事者啣之陞刑部主事人爲先生不憚先生恬如曰若以我爲明習法家事吾卽以法官老可矣部中出入平反一如司李江州狀會分祭功臣乃奏革張浚祠大指謂浚忌李疏岳害曲端中興不復皆浚罪疏下竟寢不行踰年以皇子生荷覃恩再封父母捧太皇后徽號詔使閩還里稱封翁八袞觴已命審決淮揚俄停刑陞本部員外郎聞封翁疾

亟請告馳歸翁卒三年服闋仍補本曹陞興化府知府興化爲泉福要衝舟車輻輳先生斟酌便宜壹意與民休息胥吏輿臺罔敢翫法行旅商賈無不頌德一如江州之民之式歌且儗也興向苦倭患先生鑒往事命脩濬城池爲永久計曰事不預備臨難倥傯圖之何及亡何諸子相繼歿亡先生殷憂成疾遂慨然投牒歸歸之二年卒爲萬曆甲午八月三日距生嘉靖己亥五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先生天性孝友甫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八

十二母見倍擗踊呼號異於常人後侍封翁疾躬調藥餌衣不解帶者數月事伯兄怡怡如也視侄純無間所生純之言曰自仲父歸無日不呼純侍其側而承其警欬焉居恒閉門謝客所與共一觴一咏者惟吾父與純先生可謂厚於人倫者矣純又言先生持已正接物誠絕無機智城府而傾心賢達居恒恂謹一聞大議輒侃侃不同丁亥歲大祲守土者泄泄不以上聞催科如故時先生里居慷慨直陳當事者悚然民

獲以蘇生平讀書以主靜爲務而爲文爾雅不事浮靡所著述有古今類義二十四卷四書宗旨十卷藏于家嗟乎以先生文學行誼令不蚤卒必致位通顯大用於世豈徒效一官一職僅僅以惠政聞於時已耶又先後爲刑官古所稱刑官其民不寃皆食報於天克昌厥嗣今豈獨不驗於先生哉先生配鈕氏封安人側室盧氏子斯臧斯驥鈕出斯蕃斯壯盧出今僅斯壯存聘盛氏噫嘻行先生一脉者猶幸有斯壯在天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九

意或未可知先是癸卯斯壯已扶先生柩厝于二十六都政字園之新任今任純恐先生懿行久而泯欲俟斯壯成立又恐脫乃屬狀代孤泣余而丐之銘純也可謂賢矣

銘曰於智弗矜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孰云弗遂一髮千鈞視此後裔

明湖廣布政司左布政柱明王公墓誌銘
方伯王公與余同爲諸生稱先進又先余而第者十餘年至余成進士則公已歷駕部副郎余猶得共事都下余初通籍諸所未諳皆賴公爲司南旣而公領楚藩余以封使過公公觴余於黃鶴樓前誼殷殷篤也亡何而告公物嗚呼傷哉桑梓鉅公儀刑頽遠表章先哲伊誰之事而公令嗣布狀請者且數數矣敢披淚而爲公誌之按狀公名一楨字以寧別號柱明吾郡青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

陽人初爲府庠生小試有利有不利至萬曆辛卯登應天鄉薦乙未成進士筮仕山東之鄒邑公于鄒以卓異稱時行取久格乃擢車駕司王事轉副郎已轉庫部郎已酉出爲粵西參政壬子陞楚觀察使尋轉楚右方伯及左方伯鄒山東名邑也爲南北孔道往嘉靖朝有吾青邑章孟泉者令其間稱清官循吏家立像祀之至今青人過其邑者云屬章公鄉併不索旅店費公與孟泉同邑初至民惟恐公之不孟泉若也又

之曰何青邑之多賢孟泉之後又一孟泉也又
久之曰孟泉殆不如矣辛丑余以公車之役過
鄒不使公知居停亦不知余爲何許人余召問
公政無不交口而贊已而余舉所過鄒旁邑令
某某有赫赫聲者僉相較曰王公福星某某萬
不及也余聞言而咨嗟太息之今改公治鄒狀
日嚴于持已苞苴不入其庭切于愛民痼瘼若
其在已勸農置有牛千頭儲穀立有豐農常盈
三百餘庄定賦用三等法各稱其地有魯藩瑞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一

驚輒上書白 王王庇璫輒控之兩臺璫黜
乃已有鄰邑重獄數十年不決臨刑大呼曰使
我得一當鄒令即死無恨使者聞言異之屬公
訊果寬得解而尤加意于孟夫子廟墓及造士
興文之典嗟乎茲公之所爲踵羹孟泉而稱福
星者與鷹鷂屢上田公行取公慨然曰官何必
臺者乃權駕部主事公去鄒鄒人扳號軹公車
不得發至今口碑尸祝較孟泉更甚至爲駕部
領 皇城鎖鑰則爲清昌濫除代役令諸宿衛

無缺伍 東朝受冊爲選將軍武士皆得人每
邊烽至大司馬必與公密謀始行論功 上賜
白金視大司馬有差壬子典試中州所拔多名
士便道歸引疾不出 召晉副郎再晉庫部郎
皆拜于家已推補粵西叅藩治兵蒼梧時余在
都下僉謂公不當推西粵而公恬如也慨然往
時西粵幸無事公壹意撫綏察已愛民如在鄒
日還晉楚按察使晉楚右布政及左布政公爲
按察則鋤強暴禁調詞罷罰贖旌節孝有靈武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二

張文廷以欺旨坐死夷陵周顯臣以叔故株連
棗陽傳趕兒武昌彭興祖皆以仇家誣陷公立
昭雪之鄂州有才士困狂狷十餘年廉其枉立
出之辰永諸衛兵起奪參將旂幟幾不可制公
分遣將吏授以方畧立平之至承天守陵璫某
暴橫甚其黨某某歐殺陸揮使公曰此與向日
魯璫曷異立置之法不少貸其爲右轄兼理採
木木直爲奸商所漁者已三十餘萬公悉爲清
理黃州稅關諸小吏爭爲奇貨一年十牧公限

每季二人商德之其爲左轄舊貢三色紙若干萬加派不堪公以歲額餘稅抵之省民萬金

楚宗稱繁茂宗祿愆期公爲著王糧參罰事例務以時給 福藩坐派莊田四萬頃先爲按察

時已與兩臺爭之至是力請停免奉 旨切責楚臣盡罰俸公曰得免于民薄罰其官 聖恩

渥矣第當專治首藩罪不當波及公等人人皆心折先是在粵藩諸錢糧皆以原封出入楚百

倍粵公壹如粵例行之卽有奇羨捐以葺學宮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三

築堤坊餘皆申白臺使以備緩急益公三任楚

三爲德于楚以久任滿三品考得封三代亦外臣異數也方擬節鉞待公亡何而公物楚人善

哀其德公深且久哀可知已公爲人溫良豈第喜怒不形于色每語人談論不直致叩其所欲

言徐應之故言皆中事父母以孝聞居喪哀毀盡禮兄弟四人怡怡如也拆著時室廬皆從季

之所便歷宦以來食無兼味衣不重帛房闈無媵侍蕭然寒士風至置義田義館以膳族人捐

貲以賑里饑卽傾廩不惜尤好讀伊洛姚江諸

理學書曰此皆居官座右箴以故仕鄒則爲福

千鄒仕粵則爲福于粵三任楚則爲福于楚余一過鄒再過楚皆得于所耳聞目擊余敢阿私

所好哉公生于 年 月 日卒于 年 月 日得壽六十公先世爲王子晉之後至南宋末九萬公徙居青陽數傳至友益公爲鄉邦祭

酒嘗于九子山建青蓮書室捐田以祠樹坊爲記又數傳生天倫倫好行其德行中號爲王善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四

陸生世祿爲公父娶徐爲公母世祿公有儒行

所著文集數種徐生四子公居二生公之夕有異徵而公父若母皆以公貴屢拜封後以布政

報滿併大父母皆封爲布政公配 累封爲夫人生子之璘邑廩生娶陳女一適江 璘生子

聘劉次 聘 生女二今將擇 年 月日 葬公于 山之陽而屬余爲之銘

銘曰九華發祥代生人文賢令著績鄒魯蜚聲入佐樞府繫 國重輕出理藩臬霖雨于城壽

不消德楚歌帙盈 上帝曰咨失我股肱遺經
有托炳炳麟麟成此幽宮表示後人

惠州府推官尼山丘公墓誌銘

予與延平尼山丘公同釋褐相與友善既公任
司李留滯久之已而奉 召取便道歸歸而讀
禮遂與公成十年別矣去歲予奉 命典闈試
過公里未敢通刺竊計還時當必會公亡何出
聞聞公訃嗟乎事之不可知者至此既還則登
公堂弔公而公弟憲典遂以誌銘見屬且曰吾
兄無日不望先生至而不能待今乞言是兄志
也予因歎不入公里曷聞公訃不得見公而謬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六

與誌公亦事之不偶然者誌曰公諱憲章字從
周別號尼山贈君生公慶月墜如斗抱月入懷
而寤遂產公公幼郎不凡長就外傳穎悟絕人
日誦千言未冠補邑諸生試輒傾其曹辛卯中
鄉闈上春官不第卒業太學甲辰丁外艱丁未
捷南宮觀政大理尋奉 勅督薊遼邊屯便道
歸省已酉授廣東惠州司李公之爲李也嚴明
有聲當事者交委之爲權廣濟稅徭權者溢額
過濫商賈病焉公白其狀直指悉汰革之爲清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五

戎有稅璫某者藉名衛上供占營兵千八百名
月朕其糧千計公慨然曰兵餉何事可爲豺虎
飽耶悉令歸伍璫力請弗許用重寶賂公公叱
麾之璫匿兵不發公逮之急璫乞直指爲解公
爲裁去千餘名查盤南灣習知其帥包占肩饜
及點則雇募以應公乘其不備徃虛冒者懲之
是夜渡海半濟風浪交作又火從舟襲長年驚
號公神色自若戒令勿譟卽巨測數也而風恬
火熄咸謂公德感有太學某者富而黠嘗王奴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七

殺人先後讞者皆以賄中不決公訊得其狀立
逮坐抵有盜商某者通課至三萬餘亦以賄輒
逮輒匿臺使者且庇之公力爭臺使動色不顧
竟捕就獄閉閣旬日竿牘不通積逋遂完署歸
善錢糧加耗至什二公以間取法馬較兌立爲
釐正有奸民囹人子女而勒其贖莫可誰何公
捕窮其藪渠魁某首論辟餘戍遣有差有巨盜
某嘯聚海上剽掠橫行公設方畧擒之遂亾海
患壬子分校粵闈又值麟經官抱疾公無聞二

經乙卯聘校江右兩地所得皆名士三載上最
贈父乾江公如其官母妻皆封孺人方擬晉公
銓部脩郟者沮之至丙辰乃得與行取便奉太
孺人還亾何太孺人捐館公居憂亾何而公亦
相繼溘然逝矣公貌脩偉才犀利而性剛果上
交不爲纖阿態操下凜凜若霜肅也至家庭則
又怡怡愉愉卽贈君久逝每伏膺思念不置事
太孺人寢膳必親一縑之入必以奉同胞惟次
公兩人深相友爱宦中俸餘悉付托之不爲私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八

蓄公蚤未有出次公深以爲憂先後兩爲公納
姬公曰若子猶子也何庸是汲汲爲次公多子
是時公意固有在矣亡何公偶疾百治莫效遂
命以次公仲子京六子高繼厥嗣嗚呼予登公
堂見次公率公所繼嗣及厥子易戚如禮次公
別予不及其他惓惓以過快公德是懼今予別
去逾年相隔數千里猶函書屬予併致予同年
吳公所爲狀申前之請詩有之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次公有焉斯真不負公矣公生于嘉靖甲

子四月十七日卒于萬曆戊午八月初六日得年五十有五元配封孺人程氏素有樛木之風今受遺撫孤皆孺人爲政生女一配同邑故於潛令朱成文孫應品公世居延平國初有故二公者起行間後從江夏侯征進福建留守延平遂家焉歷傳至問禮問官兄弟俱鄉薦再傳文俊爲邑弟子員文俊生平宗平宗生雲龍雲龍號乾江贈文林卽是爲公父配林氏封孺人爲公母公之世德遠矣今公子併次公子共八人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九

古之世族兄弟多以八著元宗昌祚正未艾也次公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陽是宜有銘

銘曰胡爲乎豐其才而不永其年胡爲乎廣其業而不使其全傷哉乎伯子已矣庶幾有弟而其宗日起有嗣而其鬼弗餒斯之爲不歎孰銘爾爾爾友信史

廣東瓊州府通判何公墓誌銘

何公名自謙字益之別號受堂以貢仕東粵瓊州府判公生平慷慨有大志而阨于科目小試明經識者悼之惟是天假之瓊適遭黎變而公正當撫黎之任際征黎之役得成平黎之功稍稍發摠其生平云益黎之爲東粵患久矣以余去歲寓京邸聞粵黎變致厓廟堂憂則可想前此撫黎之難而公抱牒請瓊下車卽指南滇而誓曰敢於自黜不安黎以安粵者有如此河屬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二十

歲大侵則發諸厥之羨賑之道路遺齒捐例金以痊諸病疫癘者炊糜設藥起之會瑞使旁午多方調劑不令爲民害嘗曰吾不撫民何以撫黎撫之不能何遽言勦黎黎之由叛皆守禦者利其有而搆之釁公於守禦者嚴禁治之用是黎帖然安而公聲名亦大振是時方伯游公觀察王公連率胡公郡守徐公並旌公賢檄攝定安定安治明年又改攝瓊出瓊出治會郡守缺則代脩覲事公甫行而馭黎者失其道黎變作

矣人皇皇惟恐公不且夕至公還慨然曰吾之
所以不輕兵黎者爲其可以恩結耳如撫之不能
勦胡可後于是躬率健兵千人擒元克十數
輩尋奉旨大征黎推公爲監軍協雷陽瓊崖東
山三路兵以進時爲戊戌之夏諸路以蒸海遠
巡公曰古不有六月興師者乎乃策乘時進兵
四利以示于是諸路並發黎大敗走而酋豪有
負固未獲者公籌黎必苦饑分部諸將從阻隘
處絕其糧道不旬日而黎馬矢王益老黎廣孫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十一

恩第等束手就擒獻俘闕下嗚呼休哉靖則撫
之亂則勦之撫不遺力勦不後時此黎之所以
永永無事也今之馭黎者得公其人又何變之
能爲然公所值于瓊之時爲尤難其時凶荒疫
癘中璫三者竝集而公能使黎帖然是爲不可
及至若勢窮而勦勦而成功則非公志也以故
公絕口不言功既勦尤惓惓以撫輯爲務條議
所以撫黎者數事上奏皆如議亾何又再檄攝
定安而忌公者且出蜚語遂移公王官去去之

日僅圖書數卷無論瓊之民卽黎人無不咨嗟
太息者是爲庚子之歲越癸卯始得俞旨加賜
公白金惜哉公自聯其堂曰萬里功鐫石九重
恩賜金公之功其誰得終泯之公天性仁孝父
德清公歿哀毀幾滅性絕不問橐中所遺姻屬
桀黠者有謀不遂持刃相加尋見訟嗾令克人
斃獄中有司不察欲坐公法公怡然後得馮臬
臺始伸人以爲天道以故公於瓊諸獄訟必兢
兢焉每監司索賢否督學取三等簿不報曰世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十二

鮮察幽之明某不敢爲罔上之語其問學極綜
博從父受尚書著有尚書秘旨爲邑諸生屢舉
首十試棘闈不利至甲申乃以貢肄業南廳爲
司成趙公王公所賞鑒又嘗佐脩邑乘邑人稱
之歸田之後營一齋南闈名曰市隱口惟著書
其間今有紀遊諸稿夢雪軒集歸與草濟偉編
行于世而公自少至老率以氣節相矜尚以廉
隅自砥礪居恒於公府靡所請謁而事關利害
輒慷慨直陳無所避忌卽忤其意弗恤使國家

大用公而不束縛於資格不齟齬於萋菲則寧獨平黎之功爛然也與哉公世居銅陵某地曾祖爲天元居士有潛德祖南澗翁某樂施嘗爲鄉飲賓父聯峯公以貢仕德清簿有賢聲母張氏厥配袁氏生男一若帶國學生娶潘氏生女三長適余蘭溪孫藩次適余純道蚤卒次適張臨海孫治樞孫男昇如曷如公生于嘉靖庚子正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壬子正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嗣子將奉公安於某山之陽持余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十三

孝廉狀屬余爲誌蓋余先君別駕嘗與公遊而余小子亦嘗目擊公猶記公軀短小而貌蒼健鬚髯如戟言詞斐亶夫表章前哲後進事也故不辭而爲之誌且銘

銘曰何以稱行視君鄉何以稱政視君邦何以稱操視君橐裝嗚呼志遠途促不盡騰蹕有子若孫隋珠楚璞瞻彼高丘千載嶽嶽宰木森森永無剝啄

封文林郎鄭時達先生墓誌銘

鄭君某爲臨川人以文章高第成庚戌進士筮仕余郡青陽有聲今年大計登上考調華亭去余嘗謂令君文章不愧王臨川而治狀當在魯恭卓茂間乃人言非獨令君賢也尊甫允賢臨川世德無不屈指鄭者亡何令君出尊甫狀見示且系欬不能自已長跪而請余誌銘余謝不敏既思青邑士民方戴德令君飲河思源則不能不歸德尊甫余曷能已于言也敬諾按狀鄭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十四

之先有唐鳳翔節度使者曰旼居建昌新城莊宗朝有諫議大夫曰暹者旼孫也徙居青泥故今青泥爲鄭居

本朝數傳至伯瞬十五公又數傳至魁二魁二生同禎同禎生文嵩文嵩生旭旭號安山是爲封翁父云安山公惇信扶義鄉閭德之昔在中葉至安山而門戶稍稍振焉安山配曾生子三長學季譽而仲爲封翁稱封翁者以令君貴得封故云翁字時達安山其別號也生而穎異儒

步詳視異凡兒安山公器愛之稍長就外傳工
舉子業公曰吾無望於家督矣元吾宗者是子
乎年二十備員博士弟子大爲學使王敬所公
賞識所治尚書一經受之戴列泉先生最精解
遠近負笈從者甚衆其設教又不專時菟齋習
古文辭他如稗官小說方術小技翁亦時時究
心焉亾何歲辛酉粵寇大作安山公不幸嬰其
難併伯兄學掠去翁仰天號曰不有父吾何以
生奮然往旁觀者沮之夫夫欲繼父兄啖賊耶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五五

家人環而絮且泣不顧而是時寇勢且熾翁夜
行晝伏濱於死者數四已乃得父屍枕股而哭
之幾絕曲爲庀衣棺如禮已復覓兄所在多方
備金贖之嗟乎當翁奮臂入賊巢與探狼虎穴
何異藉非翁智膽徒自塗粉何益父兄而翁
以不得報賊賊賊爲憾時時于邑痛楚發嘆曰
爲人臣而得如豫讓爲人子而得如子胥雖死
賢于生時弟譽方垂髫避匿路中甫出母
父又憐季壽驚幾殆翁長跪請曰兒不難一

以報父以母在兒不難萬死一生以存兄又何
愛區區於季母幸無慮於是爲婚名閩納藩掾
後析箸產取其瘠而僕受其羸坐是家與學俱
廢而俠烈之聲則著聞於閭巷間忽土寇變作
青泥之人洶洶以爲粵寇再至而官司不習兵
事如昨時總戎行者爲郡丞袁公知翁名以禮
聘翁慨然往一切操縱指揮皆自翁所而群賊
謀知其故使人暮夜持重金間翁翁弗爲動賊
黨悉平已而幕府上袁首功袁推轂翁翁遜避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五十六

既袁以功遷吉州守欲爲翁入粟拜爵翁謝不
受翁益不以其沾沾誠有所讎憤於彼而欲發
舒於此也嗟乎假令翁致身通顯當國家一面
之寄其於除克雪耻捍災禦患何有而不幸以
其膽智僅僅用之骨肉戚里之間而名亦不出
鄉閭郡邑之外惜哉翁一日扼腕嘆曰吾已矣
庶幾有子足教乃進諸子于庭而詔之兒不知
爾父所日夜切齒拊心者耶肩勉旃於是爲設
塾延師脩脯不給甚至鬻產弗顧亡何元昭懋

昭相繼軒翥庠校之間亡何而元昭舉丁酉之鄉丁酉歲翁督元昭懋昭入闈次第其文曰元昭先果驗後元昭公車屢蹶人或少之翁語人曰是兒必不長貧至丁未翁沒庚戌元昭成進士天竟不使翁緩須臾目擊悲哉此元昭所以索歎不能自己痛切而欲乞余言也狀又言翁自其少時負磊砢不屑瑟於貨賄里中人有不平可片言決而操一豚蹄進輒謝絕之有功表郡丞絕無所關說表遷吉州屢趣翁竟暴足不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二十七

往至元昭舉後益務折節為恭儉取安山公遺券焚之曰泯此兒庶無忤慎於人俗登第必召優人置酒高會翁嚴禁之徒步走市闔即賈豎皆為禮享年七十有四元配劉副黃皆有內行癸丑以翁贈文林郎劉封孺人生男子六長象昭娶徐次文昭娶何三有昭娶脩繼娶張四懋昭娶張五元昭即我令君娶陳六弘昭娶高而象文懋弘為劉孺人出有昭元昭為黃孺人出女子一適東鄉太和尹艾公子禹臣孫子六文

昭子卞象昭子齊育懋昭子亮克元昭子說孫女四象昭女適許文用文昭女適徐佩懋昭女許聘管天祚一尚幼令君今偕兄弟將卜某年某月某日塋翁于某山之陽史丁子曰以余讀鄭翁狀其懿行匪一至所慨慕豫讓子胥事吾甚悲其志焉夫布衣窳巷之士短褐不完糲糠不厭死則死耳安所得當以報父仇乃鄭翁鬱鬱一飯不忘沒齒不易豈非孝哉卒教其子成名克昌厥後是天之所以報翁者宜為銘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二十八

銘曰有德而弗彰有才而弗揚有勃勃隱念而終身不忘噫嘻吾觀於倚伏而知福善者之有常勒之貞石百世其芳

勅贈文林郎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省吾

胡公墓誌銘

余與京兆司農胡繩武同舉進士繩武以左遷
得是官相聚長安邸中稱莫逆也乃繩武每言
及先贈公無不潸然者則以贈公蚤見背云夫
人子有親而棄之蚤有祿而不獲逮此真大缺
陷事余與繩武同斯慟矣繩武乃謀所以不泯
其親者於余余何得不代繩武而為之言按狀
公名曾魯字以確別號省吾繩武先以鄒縣令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二十九

贈如其官故稱贈公云父桐為戊子鄉魁未仕
蚤世昔贈君年甫七歲蓋孝廉之棄贈公更蚤
於贈公之棄繩武矣豈非天以特立挺持者成
胡氏孤故為披其根而伐其蔭也乃贈公固自
嶢然母章孀居愉婉事之不懈母以慈代嚴不
少姑息公唯唯受之既為諸生則手不釋卷曰
此吾先子故業猶農之有磁基柰何舍諸至歲
晏不輟與母寒灰冷杵相慰勞又自念孤孱族
有求增地價者公即以地券授之隣有越界相

侵者亦讓之夷然弗與校旁人為抱憤不平公
笑曰彼固有意齟齬我不與必將訟之官訟
之而得費倍之不得則兩失也且世之以白為
黑助桀為虐者豈少哉不如讓之人稱為長者
至于貧者為之周喪嫁者為之助急難者來告
未有虛而去者于是家坐是日落而又困于一
第時哦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之
句意况泊如也公前配李艱于嗣為抱子養教
之讀書餼于庠李卒復娶馮乃舉繩武是時公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十

年已踰艾時呼繩武誨之曰吾晚而得汝汝勉
旃授之一經蚤夜程督之嘗繪寫忠孝節義事
蹟詩句于壁間携繩武手指示之曰士貴立志
尤貴立節無志不成一生人無節不成萬世人
公事母孝忽寢疾越境有醫裹糧往請之終夜
顛天求代及死一慟幾絕歲時伏臘孺慕不衰
其與人交坦衷直意絕無町畦至今人思之其
于詩詞未嘗刻意求工每一拈韻便瀟灑可人
意至晚所抱子求分產公擇其腴者與之且倍

于繩武人不解其故公笑曰吾年老子幼又其
母病厚與養子正所以存幼子也且何公病且
篤屬繩武語曰吾幼而失父汝亦然吾老而無
成汝必不然吾以天道信之汝勉旃然則繩武
之擢魏科光世業贈公有前知矣公生于正德
丙子年十一月十四日卒于萬曆丙戌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得年七十有一前配高繼李又繼
馮馮亦先公卒李抱子為某廩生後公卒馮所
生為司農君各繼先字繩武曰繼曰繩志孝也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十一

余因是而感于公天道之說當公孤時自安孱
弱曾不敢吐一鼻息于家庭隣里間不數十年
而遂昌大其闕彼騁豪黠爭只尺者竟何如哉
至晚厚與養子薄與所生繇今觀之孰厚孰薄
公益深于老氏之學者矣公父孝齋孝齋父為
伋諸生其登費宏榜進士官隄陽太守以不附
逆瑾超陞陝西叅藩名倫者公會伯祖也其以
賢良舉
成祖朝為長沙課使抗疏論郡守不職名宏者

公高祖也系自句容徙高安元末移蜀安岳後
遷今廣漢司農已于丁亥年某月某日葬公于
祖塋之楊源今追而誌之是宜有銘
銘曰公蚤孤而能超于俗公業儒而靡疚于獨
公得子晚而式似以穀公食報蚤而
帝命以渥爵爵芊芊永藏其骨振振繩繩彌大
其族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三十一

丁文遠集卷十二

太史 文遠 丁縉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 燿 編

誌銘

廣西桂林府別駕李春野童安人合葬墓

誌銘

吾邑李侯洩政甫及基化已大行民已大洽上下之譽已交騰嘗聞侯尊甫別駕公於萬曆初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一

年稱循吏侯之得于家學者素也亾何而侯出別駕公遺稿見示余得卒業焉已而出所撰次公暨安人狀丐余為誌銘先是侯下車適余請告歸侯即以見屬至是造庭而請其孝思誠篤可知又吾邑沐侯之澤孰非公安人之遺余又幸得讀公書益可以知其人而論其世何敢以不敏遜公諱佳徵字吉甫別號春野為楚施州衛人父庠以明經起家而公增脩其業諸生大有聲嘗三試皆第一補廩甫一載戊辰會

穆皇登極遂應明經之選已入南靡靡士無有

能先公者獨困于棘闈已而歎曰士膺一命無

不可以自效柰何齷齪白首鉛槧為途于甲戌

謁選貳許昌許故衝劇難治而又仰鼻息于長

吏其長吏又好為齷齪公處之裕如會守行卽

屬公署州事州大治已而臨穎缺屬署臨穎陽

武缺屬署陽武既新鄭鄭州缺又屬署新鄭鄭

州而公隨所在無不治于是膺獎者十三尋膺

按臺薦遷桂林府別駕時為戊寅之春而桂林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二

繁劇倍于許鴈行于郡守佐之間更十倍州貳公又處之裕如而府缺署府縣缺署縣委之棘闈委之查盤委之丈量委之督征入賽壹如在許時席不暇暖也而公為除巨盜撫流民與盪利寬微解至辨無辜李進等七命及陶世爵冤情人尤稱為神明於是又膺獎者十九撫臺按臺交薦之考績進階承德郎贈父如公官贈母安人封配童為安人又以八賽功蒙 欽賞是為壬午之秋而公忽念一明經得此侈矣又復

何需遂上狀乞休當道勉留之不獲至癸未春
浩然長往民之振號更甚于去許日也而公歸
時行李蕭然中途假貸以濟以故兩地民至今
尸祝之公天性孝友父嘗病瘧公醫禱無寧刻
母病心痛公為刲股以進於弟妹周恤倍至諸
子若孫時時以德義勉之林下與諸老結會象
山與弟廣文君唵咏賡和陶陶然樂也所娶童
安人與公咸有一德方食貧所為拮据者百方
在許昌時公以吏事旁午一切內政皆安人倚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三

辦桂林則安人辭行曰諸婚嫁未了事吾當代
君勞而時時寄語勸公歸公之勇決寔安人德
愷之性寡言笑甘澹素至于孝事姑慈視下嚴
待諸子厚待宗戚或先公意或承公指無不曲
當安人先公卒者十三年公生于嘉靖己亥年
七月十四日卒于萬曆丙辰年七月二十三日
得年七十有八安人生于嘉靖乙未年十二月
朔日卒于萬曆癸卯年二月二日得年六十有
九先是安人方病即召諸子語之某時當訣汝

等亟治事母自苦竟不爽後公卒之年候以公
車不第擬就選忽邸中夜聞震七大聲而心忤
怦動遂亟趣歸至七月忽有公變以為應七之
數安人之歿自知之公之歿神告之異哉公為
詩文有先輩風余所見者有便蒙碎玉及傳奇
琴劍記便蒙書余邑戶誦之琴劍記為梨園子
弟所習公先世江陵人 洪武祖初祖鏞以良
家子實伍留都後隨征施黔諸夷遂改戍施為
施人曾祖時英祖倫俱庠生父為宣城簿有清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四

白聲母孫昆季二公為長季郎廣文安人童氏
父昭母唐側室周氏子三長一桂廩生娶少尹
董養氣女皆先卒次一鳳丁酉舉人為我侯娶
處士陳熠女董出次一嶽娶武生周倫女周出
女二長適庠生董大欽次殤皆董出孫男五長
學綱廩生娶董少尹女一桂出後承重次學沈
廩生娶陳茂才女次學泌廩生娶葛大尹女次
學茂庠生娶董郡幕女次學侗幼孫女一字孫
刺史男某俱鳳出曾孫男四長粹白次純白次

完白精白而粹娉周良士孫女純娉董大覺女
綱出精泌出曾孫女三其許字陳奇極者沈出
許字董天完者泌出一尚幼今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卜葬公于向佳山之原與安人合而余爲
誌其大畧如此因爲之銘

銘曰仕貴何必極以郡邑而頌其崇無忝厥職
婦德惡其華以朴勤而相夫子是足以家龍伏
鳳翔有播必獲而後炳如而藏礪如是爲而不
朽之烈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五

臨洮郡丞徐公暨配孺人王氏劉氏合葬
誌銘

公諱學益字伯衡別號賓虞與余同壬辰里選
既同舉應天甲午鄉試余於公誼篤矣得稔聞
公事公之里選也嘗肄業南廡余後至見公之
貌魁梧奇偉母論同選中無之卽合璧水數百
人無敢望者一日偕公會廳課廳中大發數十
曹不能舉公連舉之於是公聲謀成均中當事
者皆謂公邊材謀特荐公公毅然遜謝次年乃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六

舉于鄉則又無不謂公乃武乃文固有自豎者
既五上公車弗第時公尊甫福庵公司訓杭州
道書勅公曰予髦矣與以一穗老嶮嶮母寧目
擊爾以半通之綸逮我公俯躬泣下乃就選得
中州柘城柘去公家不二百里公曰吾朝而就
職夕而迎親於願盈矣公治柘稱最會邊事急
大司馬王霽宇雅知公特疏荐不報上何福庵
公捐館公匍匐歸服闋補齊東高苑公治高苑
一如柘並稱最得贈福庵公如其官母張封孺

人元配王繼劉皆稱孺人。何擢臨洮丞說者謂臨洮邊郡丞爲郡司馬主爵儻有意乎而公自高死歸則一疾不起矣嗚呼傷哉世所患者文武全材其人至厯當守拊輯之思而國家鯁鯁焉恐不得收旦夕緩急之效如公材具饒矣一丞詎足盡公而公且不得效丞之用豈非命哉以所聞公前治邑狀大都寬仁而愛人柘素苦收頭至傾產不能竣役公每歲令數人朋之且爲畫不令有賠償之患邑夫馬苦繁卽歲增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七

頓祇以潤桀黠者橐公條上便宜務在核實於客母簡母濫於民不得因緣爲奸合中州倣行之苑素患者小清河水又隣邑嘗盜決一決而傳與樂安高併沒卽府道不能禁公至繪圖上方畧曰吾弟自固吾隄隄堅誰得竊之于是捐俸取石砌河至今無患又爲苑定經賦之則俾糧多寡一如地高下其在高地者卽嚴貴人不得徇焉又以本府積穀餘金爲民給耕牛三百餘隻流徙者皆復業嗟呼公治柘治治苑苑

治使獨當一面其所豎立又豈淺鮮而竟奪於中壽此非公之不幸而實世道之不幸也公內行醇備貌嶽嶽而中寔恂恂鄉閭德之其爲文章質朴爾雅有先進風自諸生時屢試高等常受知靈壁令趙公延爲兒師趙故關中名進士公嘗語人予文章得於趙者居多天性孝友當在柘奔福庵公喪幾於滅性弟某入庠蚤逝未有嗣爲立侄某後之遺孕生女鞠若已子弟婦某嘗燃指救姑以節孝旌無不謂公善成之也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八

贈孺人王先公卒若干年從公食貧有賢聲封孺人劉經歷滋多操作滋苦諸子女皆劉出食謂公士而貧無隕士節宦而貧益彰官譽劉孺人以之至公病數請代公死數請從賴諸子慰勉少緩湏臾而竟不半載物傷哉孺人不言節其爲節也烈矣公生于嘉靖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萬曆乙卯九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六王孺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七劉孺人生于隆慶戊辰

三月七日卒于萬曆丙辰四月二十一日年四
十有九公先世江右豐城後徙宿州之丹城集
高祖某曾祖某有隱德祖某雅以儒稱壽九十
四郡大夫旌之父卽福庵公其懿行則朱太史
有誌子男三長元德廩生娶吳茂才女繼聘葉
次元顯娶李孝廉孫女三元輔歿二女一適陳
茂才子侃一字王令君子某先是公易箚時語
元德予爲爾祖屬壙有朱太史之名言誌我者
誰乎亦當如太史其人元德泣識之不忘越今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九

三載以某月某日合葬公與兩孺人於某山之
陽而屬言於予益朱太史與余皆公同年顧余
何足以知公則爾子元德之孝也因爲之銘
銘曰翩翩爾文武材婉婉爾後先特惜位不滿
望而壽不酬德卜茲吉土有賢後昆因母及母
克慰父心合而復離離而復合伉儷並馨千秋
伏臘

封胡孺人劉氏墓誌銘

婦行不踰閭者也則必取信於其夫世之歿而
諛者或施於父於母而於婦不然爲其分殊也
至於婦而有媵或媵而艱於嗣儻其德無良卽
非福心亦難溢矣矣乃今於胡司農之爲孺人
狀者而益信孺人之賢孺人劉氏故善化令劉
羽女也劉公爲廣漢世家至行純備鄉之人比
之爲陳太丘王彥方孺人稟於其教素矣後歸
司農時在髫稚胡翁暨姑馮寔憐愛之亾何姑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

病孺人躬親湯藥惟謹及喪孺人哭之盡哀再
歲而翁亦病亾何翁亦喪孺人事翁一如其事
姑其來自劉者奩資不乏連舉二喪則悉傾其
儲是時司農君以少孤當戶又其前母兄耽耽
非有鷄鳴交警之佐疇能不波乃孺人壹意勉
之讀書曰士所自墜者此耳况遭家不造時耶
其汲春澣濯吾所自苴於是司農益奮志下帷
遊於庠乂之家計日索則棄宅於兄孺人無怨
言亾何寄居於莊睭就之遭歲不稔貧益甚又

復徒倚於市孺人不爲厭家徒四壁歷苦茹素
有中士所不能堪而孺人處之晏如歲庚子司
農領鄉薦丁未登進士人爲孺人豔稱孺人不
色喜曰吾恨不逮吾二老人一切世情濃麗之
習相戒勿以進曰此去泣牛衣幾何時遽忘之
耶孺人屢舉子不育丙午一子又見殤報至孺
人曰夫以名婦以子夫志遂矣吾將何以畢吾
事聞司農邸中置有勝曰是吾志也無幾微見
于顏色司農筮仕鄉稱繁劇難治司農躬戴星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一

之勞則孺人佐之勤勵懸魚之節則孺人佐之
儉其神閑氣定壹意於鳴琴而母煩內顧則孺
人樛木之風寔成之既三年報最孺人拜封綸
曰我何德而堪此諸冠帔一御輒藏之司農晉
司馬曹即亡何以蜚語左遷則曲爲解慰迨司
農歸而爲祖暨坊建祠理塋立碑覃厥孝思皆
孺人佐之而又爲司農擇媵一自錦江一自綿
左旣司農北上補官爲京兆幕不啻屈矣孺人
時時慰勉之嘗言官不必擇有子乃足每晨昏

必焚香以禱歲凡六月齋每見諸媵未成育憂
慘達于面先是產兒女十餘胎坐虛耗繼以憂
思遂不覺疴疴之在體竟疾革司農署中諸媵
哭之如喪厥妣是爲戊午歲某月某日去生年
庚午某月某日計四十有九嗟呼予觀婦德若
龔饁梁案以及桓少君之事古今不乏惟媵貳
琴瑟牀第之間能不以燕私相反脅若太妃而
下何寥寥也豈非相共則食貧易相軋則約義
難與今孺人貧則安貧貴則約義須德於小星
遺思於君子良非偶然者司農爲德無量且暮
必有令子揆厥所繇何能一日忘孺人今奉旅
櫬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陽是宜銘
銘曰相厥夫夫以昌育厥子子乃殤不傳而傳
今其德惟良 帝命煌煌兮食報無彊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二

孫母方孺人墓誌銘

余向得交於無可孫君既遊白嶽過無可又得交于伯氏德徵孫為海陽著族德徵無可號稱孫氏白眉余見其內外有則禮文有度意必主內治者得人詢之則皆母孺人為之已而謁謝孺人則見其貌脩頰其度凝重廣上豐下望之知為非尋常筭禕流其發祥于孫不偶矣去今數歲余浮沉中外久不聞問忽傳孺人訃音余惟古人不忘一飯乃余所以報孺人者淺哉方

丁文遠集卷十一

誌銘 十三

園所以誅孺人者而德徵借其弟以孺人狀至求為之誌銘悲乎悲乎曾時日之幾何而偶見餉于母者乃為誌母者哉言之凄惻然亦何敢終遜孺人方姓家上山父伍號環溪母胡氏作配孫翁世元號仰林上山之方與孫並著環溪稱素封生孺人婉嫵聰慧極憐愛之又以艱嗣故不輕許字人嘗欲自擇一佳婿孫祖與環溪有連偶環溪詣孫宅見翁心異之忽蹇脩造請遂慨然許諾既于歸則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

待妯娌以雍睦御僕從以寬和無不人人謂新

婦良且為攻紡績任饗殮夜分猶為小叔方姑治衣履一切勞勩之事不以屬孺人孺人勇為之是時翁業儒孺人佐之讀屢試不利業遂墮孺人泣語之士有專職未有遊閑而坐食先人之蔭者無已有而父之業在矧而父淮揚而家食非孝也益翁父是時賈鹽淮揚云翁遂從父淮揚孺人代為操家政翁母尚在所為承事者百方不數年賈大饒獲利較父手百倍翁歸皆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四

歸德孺人孺人因其所入為之處分諸所為田畝宅舍陸畜蹄角水孳魚鼈以及子母之息皆孺人綱紀之于是翁益得安其意于淮揚亾何遂于淮揚卒訃至孺人哭之痛濱于死者數四諸子婦百方慰勉始強起諸迎襯卜厝之事皆聽命孺人孺人生子二長時名郎德徵次時可即無可孺人時以翁儒不就為快快郎賈而獲非其好也于是壹意教德徵以儒遂補邑弟子員次無可則教之遊太學是時翁在淮揚其延

師家塾遣子南遊非孺人疇任之而孺人之教子絕無姑息態娶婦皆不問其奩諸子婦侍側凜凜如也每逢祭祀必精潔語子曰爾父在客吾以是代之往有悍叔不遜翁多含容孺人曰是縱其惡也數以理折之其悍遂息迨翁沒經紀遺事凡近在鄉里遠在淮揚者皆憚孺人無敢隱匿孺人性慷慨好施予死之日內外宗親無不涕泣終其身絕不溺于因果及師尼巫覡之說孺人以是歲某月某日謝世益繇翁逝之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五

年痛傷氣血屢歲爲祟至是遂不可救疾篤次君尚在維揚亟召之歸猶得回訣云距生嘉靖丁巳年三月初七日得年六十有四翁富而好行其德業賈而不失儒行具在邑誌鄉善中伯子時名今改國學娶方一雷女繼范棟女三娶戴深恩女次時可娶吳叅戎良瑞女女一適吳光祿子懷遠國學士孫男二應震聘吳文學女應震聘吳太學女俱時名出孫女四一適吳中秘子某一未字爲時 出一字汪文學子一未

字爲時 出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厝孺人于某山之陽余爲次其大畧如此因爲之銘
銘曰於戲孺人匪其周於材而家孰與豐匪其厚於德而嗣孰與隆教爲母師行爲女宗如桓相鮑如光偶鴻瞻彼九原先公是從佑啟後人令聞無窮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六

御醫鄒先生墓表

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其聰明才智無所表見則不得不托之術藝以自鳴故昌黎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而推原至孔之鐸夔之韶屈之騷以及鄒衍孫武諸人之方術皆不得已而有鳴者然則世所稱長桑越人以及東垣丹溪諸國手又焉知非托之醫而鳴者乎鄒公性宇益習東垣丹溪之術者其先世爲豫章新建人歷宋及明詩書纓組繩繩不絕迨父文才公乃從事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七

於醫嘗徧遊三湘七澤間得異人投過澧州華陽諸宗侯暨薦紳士大夫咸尊信之遂卜居焉文才生三子仲爲公天性穎敏前髫髻輒能誦古文詩賦文才公奇之曰吾苗畫醫而心靡日忘儒儒吾家故物也振箕裘者其在子乎而公遂津津於舉子業蚤夜呶唔不休顧試有司不利再試再不利亾何齒漸長家累漸增于是復從業于醫益公卽不事醫而浸漬於家庭所習見習聞者已不覺諸病之嘗而方書之諳又以

明于儒理者旁通於醫而醫不覺其精而精矣故里人問疾于文才公者每屬公往甫投一刀圭疴痾立起人皆以爲公青於藍云公嘗投卷自嗟吾有意爲儒而儒不就無心爲醫而醫成豈非命哉會中丞秉洪谿公鎮楚大嘉異之乃携至京師於是公之名諫京師京師延請公者無寧日宗伯范公籍公名授御醫亾何歸歸而京師諸貴人想慕之又爭迎公至時丁未歲余成進士僦居長安市中與公寓鄰每見公之門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八

車馬填塞欲問公乃圭日朝暉出無可蹤跡而乘間與公夜譚則逡巡退讓曰醫小道何足比數以故公之寓不標姓字門不懸壺啟其扉亦不見方書藥物瀟然一榻圖書數卷而已公豈世俗之醫人也與哉然余尤有異公者公之察脉不徒辨虛實決死生而於功名富貴若燭照而數計卽以余初觀政去選期尚遠方乞假歸束裝矣而公察脉云驛馬未動又云少需當得清華之選兩者竟驗夫隅垣而見五臟古有之

未有指下而知驛馬館選者也驛馬館選何關於脉而公以切得之余疑公別有鬼神術焉異哉公素健善飮一日急呼從者語之吾病矣吾當亟歸亟趨裝抵家不旬日而訣嗟乎此果得之於脉也乎抑有鬼神者告之也公居鄉以孝弟聞事父母愛養兼至送終備盡人子禮其於兄弟終身無纖介嫌姻戚之貧乏者周之不計報施藥於人不問謝其所交各公貴人絕無所關說但于諸贈送詩文則十襲藏之曰可以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十九

子孫者此而已家築一小室榜其上曰元復齋所着書有葆真神悟若干篇臨訣無他語詔二子以勉脩儒業毋隕先志余茲奉使于澧登公之堂見公笑堂構而豐几筵意公醫之效謂公丘嫂及諸子彬彬如也見公儒之效憶余京邸別公時公不言所以別詎意公先幾而知歎今拜公靈心惻惻焉即無嗣君之命又曷能已於言公名易道字仲仁別號性宇生于嘉靖甲寅四月卒於萬曆甲寅六月享年六十妻樂氏

子二長泰豫次泰恒皆國子生豫娶熊氏恒娶龔氏女二長適吳之甲次適龔魯年俱庠生二嗣子卜公塋於澧某山之陽余故論著公本末伐石紀辭表於來世俾知公者不徒以醫云

丁文遠集卷十二

誌銘 二十

副憲羅欽所先生行狀

萬曆壬辰歲

上用禮臣議選天下郡邑士實成均成均諸博
士皆取學行者聞者克之維時吾郡欽所羅先
生任北離小子謬廁選列遂得游先生門蓋先
生登賢書蚤不佞雖在桑梓徒耳熟未有謁也
至是始得遂樞衣之願云而先生不以小子為
不肖獎藉過甚既屢上公車值先生京邸辱慰
勞獎藉如初嗚呼余小子曷能一日忘先生哉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十一

今先生不幸即世厥嗣以世系生卒行事屬小
子布狀余小子又何敢述先生事乎字應敬
別號欽所郡之青陽人曾祖應九事多名聞
世族羅為最著在官者不仕曾大父某大
父某增其行德其德父事野公稍稍振之
然不及中人虛抱誠素醇意泊如也娶於劉三
舉子書即先生先生生而穎秀為華野公所鍾
愛稍長就外傳善誦記而器度凝遠儒步詳視
若老成人甫垂髫負笈從師於邑十寶山三閱

寒暑手一編至寒膚皸腹不願出應試三舉首

補郡諸生嗣是名益燥試必高等而獨淹寒場
屋至庚午始薦應天鄉試先生登第後布衣蔬
食不改寒素見同輩鮮衣怒馬逡巡避之曰甫
叨一第遽足矜異耶何華野公捐館慶弔相
仍先生擗踊幾絕時仲某季某皆在童稚計華
野公遺產分授之不給先生時推食食之且為
延名師季以總角補弟子貧亡何母孺人即世
仲與季相繼歿先生毀瘠不勝曰吾二親甫教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十二

予成而親不逮予圖竭力教二弟以報二親而
弟蚤歿命也柰何然先志不可墮也於是又進
諸侄某某教之有不給舖之至令發婦得以全
其節諸孤各各底於成誰之力也先生屢上春
官不第至丙戌遂乞為廣文授山東萊州學諭
秉鐸敷教卓有古安定風當事者咸推轂之戊
子聘楚試所得皆名人尋晉為國學造就天下
士已轉都察院司務已又轉吏部司務兩地要
津先生處之恬如步趨秩如視聽斤斤如是時

御史大夫某公天官尚書某公無不稱羅司務
賢而先生不激不隨因事進規多所裨益以故
臺中諸御史銓中諸曹即無不心折先生於臺
會有脩葺之役責實課工得省其半銓金如干
悉以呈堂於銓值大計者再有以居間說先生
者屹然不爲動時進諸子誠勉之都門耳目煩
囂之地一夫橫口百夫從之不可不慎故先生
歷臺銓無有一人齟齬之者已而轉兵部職方
員外所司軍糧給散務使人人沾其實惠尋轉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

武庫郎中所司內府及各官柴薪爲平其出入
裁其耗羨人咸德之績著贈考妣如秩配吳拜
封爲宜人踰年轉湖廣湖北道副使先生初擬
投劾歸吳宜人慰止之曰子年力尚可爲向者
司務曹郎譬之婦聽命於姑不得自擅茲行庶
幾得一當以報

天子先生乃治裝行抵任甫三月而疾篤溘焉
逝矣嗚呼以先生材品行誼豈不能令三湘七
澤之間重被先生之化以奉揚

天子休命而天奪之速奈之何哉先生生平志
飭與人恭而有禮和而不狃卽其貌手骨稜嶒
有千尋壁立之象其字曰敬號欽志可知也而
臞厚鄉曲長安十五年里人資斧乏者與齒齧
不得歸者皆倚辦之長安舊無邑館先生爲始
其事尤善容人過往有某子甲見侮終身不與
之校筮仕萊州其長吏嘗以非禮加後來銓補
選率厚遇之先生終身不設媵侍其儉朴爲孝
庶無異諸生時居官無異孝庶時卽先生宦後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五

有產有宅皆諸子所經紀先生弗問也先生待
諸子不假姑息今諸子承懽北堂如荆斯茂寧
斯輝所漸被素矣先生不屑屑於雕蟲小技而
獨於舉業綽有所自得余猶記先生壯麗時進
不佞及同輩媿媿乎其言之也嗟乎先生饒於
文學而不得舉於南宮優於吏治而不獲展之
楚邦豈非命哉惟是孝友著聞於家貞亮取重
於國誠實心見信於朋友所稱鄉先生沒而可
祀於社者其斯人與愧余淺薄不能表章先生

百一姑掇拾其大畧俟銘先生之墓者擇焉先生生於嘉靖之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萬曆之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六吳宜人今年七十有生子三長世傳先任有京中城兵馬陞任湖廣桂陽州同知娶包氏贈孺人繼娶章氏封孺人次世任鴻臚寺序班娶汪氏次世儼光祿寺署丞娶張氏孫男尚紀娶陳氏尚約娶柯氏天胤娶某氏世傳出成龍娶某氏都龍娶某氏田龍娶某氏世任出人龍娶吳氏世儼出法得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二五

備書

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公行狀

歲庚戌夏五月某日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先生以天年終時伯子侍御按西晉聞先生計克克瞿瞿擗踊號咷戴星而奔會余不幸亦於是歲有母之戚從廬次致詞哀先生勞苦侍御然情境相同泚筆輒廢而侍御猶以不得視含視歛為所遇艱於小子情益慘澹凄切焉嗣是與侍御晤對歔歔媿媿而譚述先生往事侍御作而言曰予先子私淑子先君者素矣先子行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二六

實匪子曷信子其為我狀之余小子唯唯于分誼曷辭先生諱織字章甫還素其別號也劉之先世肇自漢派分於新昌天寶鄉其居池自唐孟昭公以討黃巢功授山南東道節度副轉判池州卒於官塋齊山之原弟仲昭公由乾寧戊戌進士為貴池令遂家焉今之劉固仲昭後也至元大德間寧一公傑始卜居青陽西館又數傳為仕寬公果果生恩恩生圭恩號惠菴應弘治十三年歲薦令長寧圭號古愚應嘉靖乙巳

歲薦令信豐潛江兩世相繼以循良稱劉遂爲
西館甲族而古愚有子學惠公介卿是爲先生
父云學惠公爲德於鄉遠近慕之厥配柯庶饒
饒生五子長卽先生先生生而穎異爲祖若父
所器愛甫十歲古愚公携之潛江每日夕受書
畢輒向大母泣念母不置已潛江改信豐則先
生侍母於家又日夕念大父母不置已信豐致
政歸亾何劭先生匍匐大父母已問侍父母經
紀內外動中法程一日聞人譚陽明先生之學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十七

慨然曰吾憾不得陽明師事之邑有吳濬所者
篤行士也能稱說濬洛關閩及陽明心齋諸儒
語先生欣然負笈往從於是爲文不事枝葉屢
試有司不利人或嘲之先生弗爲動踰三十乃
補郡弟子員一日學惠公得痰症先生曰此豈
兒子啞唔圖進取時所學何事乃躬侍湯藥寢
所扶持搔抑曲爲承順如是者十年忽學惠公
就痊人無不謂先生孝感亾何學惠公復疾先
生奉侍如昔竟不起哀毀骨立喪葬悉慕古法

事母嫡壹如事父不知其非所生嫡享年八十
忘其非所出嫡一女疾革先生籍其衣飾使婢
盡歸之詔諸弟曰厚姊所以厚母其於諸弟怡
怡如也諸族黨雍雍如也門內外嶄嶄如也嘗
首捐貲建宗祠拮据兩載不辭勞勩立宗訓家
人肅然遵之於是鄉人翕然有山西夫子之譽
益謂先生居華山西云至丁酉侍憲舉於鄉戊
戌成進士始棄去舉子業旣以侍御令諸暨封
文林郎擢御史拜封御史每封輒涕泣憾二親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十八

之不及見也旣而曰吾豈以兒子冠服榮於是
益交游四方博聞有道之士每出入布袍蔬食
從者一二蒼頭人不知其爲封翁貴也非公事
終歲不一謁有司鄉飲大賓非造請數四不一
應嚴飭子弟無鮮衣怒馬趣里中無以非禮干
公府鄉故好訟數十年來相先以禮讓歸公德
焉公又捐金改拓家祠取侍御家所餘穀數百
石爲義倉親屬之倫饑受糲寒受衣昏受禽莖
受賻者不可枚舉一日往視諸暨政見訟牒繁

多意頊項不自得曰文法刺深非恕也吾不願
爾收赫赫聲再往訟獄清簡大喜又促侍御往
謁刻溪周海門禮山陰劉布衣既侍御待命
都下先生每遺書規誨侍御嘗哀集程朱以來
諸儒論學語爲針砭皆先生之教既廵方西晉
便道歸子舍侍御戀戀不忍去先生爲趣裝曰
吾年未老兒詛我乎侍御乃行以何處方之事
未竣而先生忽告歿矣計年僅六十有五先生
嗜學不厭其立論不鑿空標異壹本於孝親弟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二十九

長主敬行恕嘗揭二語軒中主敬工夫一時不
得放過行恕念頭終身常要執持嘗語侍御古
人皆從難處用功故耐所難忍恕所難容處所
難處今人多任氣性所以不相及又云凡人把
着是非遂稱率性而行此謂果哉何難人自有
真性在侍御以質之會稽陶太史太史載之山
西夫子序中他如海門周公弱侯焦公東林少
伯劉公豫章櫛山李公無不與先生盾言証心
聞風契合居恒嘗慨不及游先子門與其兄約

嘗稱述先子遺言不置侍御所云私淑以此先
生配本邑姜氏贈太孺人生子二長光復卽侍
御次光得邑庠生繼娶貴池姜氏光復娶程家
慶女封孺人繼娶楊某女光得娶羅副憲子光
祿簿女長孫永祚邑庠生娶張知縣孫女次文
祚聘甯孝蕪女三高祚聘鄭太守女四享祚聘
羅茂才女孫女受聘吳茂才皆光復程氏出長
從孫紹京聘施孝蕪女次紹仁長從孫女受聘
王大叅孫次受聘江孝蕪子皆永祚出侍御將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十

擇某月某日厝先生於某山之陽史丁紹軾曰
今世靡不厭薄言學至仕宦且父子相戒以爲
忌諱此與耳食何異如劉先生裊躬範俗實證
實行學何病焉肆今侍御屹然對立爲時名臣
非其家庭講習之功一脉師承之益烏覩此儒
者之效又其章明較著者也鄉之人竊竊焉欲
俎豆先生於賢者之側余小子乃衰所見聞爲
先生實錄惟明公採焉

封孺人倪母胡氏行狀

往余伯兄司訓祁庠輒稱諫議為高足丁未之役余得與諫議同榜有昆季之誼時時肩隨稱莫逾焉諫議每向人稱其曾大母苦節欲丐聖恩表章之人無不為諫議從通者余私心謂諫議甫釋褐而首急此可謂知所重矣且因是知諫議世德焉乃今又有得於厥妣孺人之賢稱孺人者以諫議奉常貴封厥翁及孺人云孺人胡氏家貴溪父澄母管素為德于鄉鄉人咸稱重之生孺人婉慧擇所配乃委禽封翁于歸之時孺人年尚少而曾大母孀居在堂大父其大母某以孤貧幾不能自振封翁業儒又苦不利所為操作井臼以周旋倪三代之間不至困憊者孺人之力居多而曾大母執笄守孤幃孺人每晨起侍夜坐共治女紅使寡而忘其為寡老而忘其為老皆賴有孺人亡何封翁徙業賈賈不利又偕其伯子賈又不利孺人嘆曰儒不利不失其為儒賈不利不成其為賈汝既自悞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十一

悞伯子矣可再悞仲子乎其令某還為儒於是

教諫議理翁舊業曰汝父儒用弗成固時命不利哉亦其志不逮也汝勉之諫議遂下帷不敢休息少休息封翁督之於外孺人扶之於內至戚午殮佐夜讀而諫議不知也于是諫議之業成矣丁酉舉于鄉丁未成進士諫議始得以伏闕陳情表曾大母之節既拜奉常歷三載得封翁與孺人嗟乎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至于廢著傾產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十一

沒齒而不恤非有孺人何以一賈輒棄而成其子於儒且令封翁親食儒之報而曾大母沐表章之恩孺人其明於輕重大小者哉諫議屢迎孺人養不就益孺人以目疾憚于行用是兩奉使節便道歸省每歸輒踰期不忍去孺人屢促之勉以大義既而諫議奉行取被新推遷延待命都下內有陟屺陟岵之懷外有米珠薪桂之歎而孺人亦時時以義寄語之家雖貴顯無改素飯必蔬糲飾必荆布丙夜篝燈治女

紅如初諫議以滌髓進則存之爲封翁湏以錦綺進則顧封翁服乃服封翁笥而藏之孺人亦藏之卽拜封之日所進爲翟冠象服僅一御嘗語子若孫可遂忘貧賤時耶至于臨下務慈族婁必厚口無疾言身無妄動幽閑溫惠若有得於性然者孺人賢哉孺人生嘉靖十八年四月初八卒萬曆四十五年某月某日卒之日封翁在旁伯子諸孫環侍獨諫議不在孺人睠睠焉然卒無一私暱語而諫議以未及視含視歛辭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十三

踴跡泣若不欲生者時余在都下所目擊亦不覺淚簌簌數行下也今諫議已三年過矣值新天子御極將從吉而趨朝噫嘻當邇回候命之日爲攀號讀禮之日今 新恩覃布之期爲從吉拜 命之期其晦也若使避之其見也若使逢之此豈孺人所能爲哉皆天也皆天所以慰孺人之志而報孺人之德也而諫議尤遲遲其行急以孺人幽宅是圖以懿行見屬又以報曾大母者報孺人可不謂篤孝者哉孺人生

子二長思本娶汪次郎諫議娶吳同封孺人孫五宗鑾宗衍思本出宗維宗繩宗毅諫議出曾孫二國瑞國珍爲某出諫議將以其年某月卜葬于某山之陽以余同籍兼之梓里世講知孺人者習乃委之狀余不文姑爲志其大都備采擇云

丁文遠集卷十二

行狀

三十四

丁文遠集卷十三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募文

重建玄妙觀募疏

九觀皆以崇事老子老子道德五千言幾與六
經不朽自昔關尹占其紫氣孔子嘆其猶龍籍
令兩聖賢而在過老子之宮必有低徊不能去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一

者况吾池玄妙觀有道士王無二之仙踪離塵
絕垢煉炁還虛寄草屨而顯異化白鶴以飛昇
當年觀裏桃花祥雲縹緲橋邊流水法雨繽紛
盆吾池為山清水濶之鄉故多異人出世之跡
若九華金地藏與茲王道士一佛一仙章明較
著者也顧神則無方物必有壞數百年殿宇能
無灰劫之時億萬姓瞻依遂等陰房之慘金碧
輝煌匪舊莊嚴色相將頽有廢莫興積衰成敝
余竊嘗怪道德微言不殊孔子老君金闕大遜

如來即吾池兩異人竝提而論地藏香火揭日
月而震雷霆王子聲稱渺風煙而黯塵土其故
何與蓋譚釋氏者流而為輪迴輪迴不可知故
信之者眾募道教者流而為冲舉冲舉不易得
故從之者希嗚呼噫嘻三教猶自一源仙佛豈
有二致即心即佛即心即仙然則世有謂廣布
施可以脫離苦海而發慈悲不可以昇入太清
有是理乎所賴善信共闢慧明消除惡業只在
一念一事之間嚮募真人總此破慳破吝之力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二

將見一唱百和易舊更新紫府開四照之花隱
隱青牛來函谷丹臺列九衢之草翩翩白鶴下
雲端瞻禮有階鬯玄風於勿替祈禳有地祝聖
壽以無疆某不任大幸大願

修秀山文孝廟募疏

國家以文獻爲重郡邑亦繇茲得名毋論他邦
卽我池陽九華之名顯于李白齊山之姓因乎
刺史百代之下孰能忘之而况其皇儲帝胄至
德殊才生則闡我文教沒則顯彼異靈爲歷代
所褒崇吾鄉兒童走卒所欽仰者哉惟我文孝
昭明聖帝以大梁天子之儲爲一代賢良之胤
當時稱其孝友後世誦其文章曰文曰孝曰昭
曰明前人著之詳矣故今天下祀之何獨池陽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三

有大於是者哉又况其既沒引米艘以救饑與
鹽梅而療病有叩必通無禱不應屢顯神通又
李太白齊刺史所未嘗有者此歷代所以褒崇
有司所以供祀鄉城所以迎賽而秀山之廟所
以至于今不廢也惟是天地有灰劫之時宇舍
豈無圯敝之日重以奸民圖其風水守者利其
錢財不用而頽因風使壞致令祭田化爲烏有
神或惡之靈亦遂歇幸遇邑父母李公俯從輿
請親賜勘查又遇郡公祖胡公興賢同心舉廢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四

池陽郡城祀之又何取秀山益秀山秋浦原爲
舊邑之區而昭明行遊獨愛此山之勝徘徊眷
戀業有遺言居址宮牆猶知故處迨沒而附其
鄉之民曰吾愛茲土上帝已錫我於斯若是乎
公之睽睽于茲也益視秀山之勝高於紫壘青
宮視其山之秋浦玉鏡諸地等于蓬萊瀛洲方
丈吾不意叢爾之區何得來乎帝子王孫又不
意當時之士大夫與居與遊者何幸得親受業
于文選如是而稽吾邑之文改吾邑之獻尚孰
合志非神之顯赫曷有此遭逢豈非百年之運
一旦而開曠世之靈有待斯啟者乎顧工費浩
繁上下胥賴倡之於上若衣服之有冕冠助之
于下若江河之資涓滴又查往昔則有司徒孫
公仁柱史張公廷瑞孝廉孫公桴相繼脩治諸
民無不翕然豈今遂無其人哉浮屠幻事道場
虛文孰若茲舉關邑鉅典願我同心共成盛事
名同不朽福有攸歸茲緣本鄉庠生某某之請
遂不揣而爲之疏

興齊山華益洞菴募言

齊山之有華益洞益齊山之最勝處洞旁有菴其來不可攷以余目所覩則萬曆初年有老衲號古鏡者寔甞新之其時余隨先子別駕公讀書此山數遊其處其佛像之莊嚴與塔庭之潔淨及老衲象比丘之焚修濟濟猶能記憶之相去不數十年不虞今日之荒涼衰颯乃爾也余以浮沉中外久不遊此山即鄰邑公招至亦僅僅前麓而反昨以我郡祖胡公暨司農許公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五

司理周公見携不窮此山之勝不止遂得復覩此洞此菴而洞無改菴大非舊矣噫嘻數十年之間人事之變遷物情之更易不知其幾又何怪于此菴耶幸我郡祖加意地方觸處動念遂召守菴一二殘僧而問之銳圖繕治且欲與之田以垂永永僧因以舊募簿上則司理公於去歲已先遊此有怵于懷捐俸首倡矣今日郡祖之惻然寔與理公有同心焉而司農公又以初至從吏其間嗟乎事有待而後興物

無極而不反有是哉此菴之奇遇也非此菴之遇而此洞此山之遇非此洞此山之遇而郡邑士民及往來薦紳先生選勝好遊者之遇也因是而窺我郡祖之心不忍一民之失所故觸於民而惻然不欲一事之廢弛故觸於事而銳然當官盡職舍民與事曷繇而此惻然者於王政為仁愛於佛法為慈悲仁愛不遺于橋梁道路慈悲不遺於修寺度僧道一而已矣惟是有倡必隨靡風不偃凡我子民皆有急公之義當共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六

發布施之心則從上即為從佛而奉如來即為奉君長矣果報云乎哉時同邑王明府偕遊明府屬余執筆一以揚郡祖功德一以風郡人子來余不揣遂謬為引其端而繼之以詩太守風流郡治熙閑探名勝得追隨湖光疑有延津氣酺飲真如上古時本以煙霞銷簿領更憐鐘磬發慈悲宰官護法于今少留作崇陰與岷碑

題募化永明寺重建佛殿疏引

本府永明禪寺者爲郡城四寺之一。初自李唐
向傳聞于故老。繼成趙宋。實攷勒于碑文。爰至
國初。益彰宗教。郡理李公爲前茅。而首其事。郡
伯陳公又後至。而贊其成。唐郡丞更勤于助理。
姚邑侯載永之篇章。香火幾百春秋。坐鎮三千
境界。誠一府之具瞻。四方之雄望也。柰何物有
盛而必衰。數無成而不壞。巍巍廟貌。俄驚回祿
之流殃。赫赫神光。盡付咸陽之一炬。鐘簷委諸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七

煨燼。衣鉢化爲塵灰。可憐昔日之叢林。忽作今
朝之離黍。人天隨淚。佛祖同悲。茲欲鼎新。重建
其如力薄。工繁。遍謁普門。品之仁賢。共勾大佈
施之檀。越出一椽。一柱。積少成多。施一瓦一磚。
衆輕易舉。嗟乎。布施者。六度之一。而萬行之首。
也。衆生逐妄而迷。真久墮。轆轤之劫。凡夫因貪
以成恡。永無超脫之期。何況神明之照臨。有赫
世界之現報。燭如昔。優填削木。鑄金以像。世尊
而恒河罪城。阿育造舍。置瓶用盛。舍利而歷劫。

功收梁武。修果人。天地獄永絕。旌陽功行。滿足
合宅。飛昇所報。福利歷來不爽。願各善信。從此
輪誠。令本寺一洗劫灰。再覩金壁。將寶闕可登。
快樂九十一劫。蓮臺不遠。上生三十三天。某不
勝大幸。大願謹疏。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八

新建鐵佛寺後殿募言

先是萬曆丙午有耆民好言民情者陳于巡按御史曰鐵佛寺當拆為郡龍從西來嫵里壓也曰相公墩當興為水從東去宜關塞也府公慨然信其言會視聖寺僧某者與此寺僧構訟遂命拆去後殿亡何併欲移前殿前殿舊有大鐵佛長三丈餘難移則令碎三段移之余時為孝齋念此大佛者來數千年今不碎不可動碎之三段如來何罪于心何忍且碎之而不可更完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九

則佛廢矣苦求留之幸府公首肯而先所拆之後殿則余勸移之于相公墩曰除害于此興利于彼一舉兩得之術也府公聞言大嘉實余謬謂余有經濟才爾時相公墩無寺而有寺大佛欲碎而不碎將遷而不遷寔余之力云不意有修怨于寺隣人者則倡言拆寺皆余為之而所以拆寺者皆寺隣人某使之其訛言蜚語鼓譟一郡之孝齋文學茲不忍更述而今咸人人明之無庸喙矣雖然人但明拆寺者之非余非隣

而未嘗能明此寺之當拆與不當拆也如曰壓重來龍龍懼壓乎此寺之後更有三台山湖山皆來龍也如嫵其壓則必剗去此數山而後可乎或又以過峽轉身處破之是或然矣而正殿既不廢後構者必不能與正殿爭高是或無妨礙乎而余又竊聞寺之隣近有塋墓者惡之故創為有礙來龍之議嗟乎存一伎害之心則非拆寺而誣以拆寺主以各私其墳墓之念則不礙風水而謬云礙風水人情大抵然矣今僧人

丁文遠集卷十三

募文 十

某者先索余疏裝大佛金身其徒某某更欲復留後殿余樂從之且助之然不令其為殿姑令為平屋僅丈四尺高蓋風水之說或未可信而鄰家坐墓或有礙是亦余心所不安也即令曩被害隣人典史張某及鄰典史廖某者董之且令知今日興寺之人還為前日受謗之人而被害之隣人今猶為督工之鄰人也孰謂世無神明無天道哉噫嘻使人知有神明有天道則方善信聞風布施不俟余多言矣

丁文遠集卷十四卷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祭文

祭封叅政楊年伯

維靈鍾金華之盤礴 襲鄴瀾之秀異 惟世德之作求 故儒行之咸備 口無詖辭 行不詭類 及豚魚者 中孚之感 通神明者 孝弟之至 然而名不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登于有司 譽不出乎閭閻 慕效梁鴻 棲遲衡泌 譬彼文豹 幽然霧隱 乎南山之隅 譬彼芳杜 泠然露塞 乎秋江之地 天錫之報 哲嗣挺生 鳳雛震鸞 麟趾振振 作令兩邑 神明著聲 秩宗數載 禮樂從橫 伊誰之教 惟公作矩 伊誰之澤 歸衆父父 以官酌公 溫綸異數 霞霽日昇 公頽猶故 迨今大慶 公適逢焉 三品橫金 寵至福全 云胡一疾 倏而棄捐 千里訃聞 百屋悲咽 嗚呼 令子蒞任 不兩月而名已百年 行政不數日而譽

已萬千 其牽牛而耕 內死也 守公之儉 其尺布

不取之民也 法公之廉 其甫下車而媿媿問疾

苦也 廣公之愛 其對長吏而惓惓緝盜賊也 秉

公之嚴 使天假之歲 月方將澤 泮而思溥 何乃

奪之奪 忽使徒跋 蹻乎險阻 眞吾民之緣 淺抑

吾道之齟齬 今蒙且空懸行 無資斧廉吏可爲

而不可爲也 豈天欲顯其節操 故使其行瀟然

而色淒楚 雖然三年 轉盼霖雨 再與獨是我邦

借寇難憑 某私寔切爲民良深 莫挽茲去可勝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涕零臨風 薄奠山川 杳冥靈如不昧 居然鑿歆

同館祭傅年伯

嗚呼翁胡遽有此耶 頃翁令子西晉 巡方捧有

封誥 譽命煌煌 製有冠服 黻衣繡裳 曰翁七袞

眉茲一陽 幸徼 俞旨急返 稱觴 豈里門之未

及

王言之未張 而翁遽有此耶 生等與令子繫名

年籍 共事玉堂 慶翁壽之 雙羨羨翁福之 全昌

共綴里言 揚徽闡芳 效岡陵之祝 附舞班之行

豈言未聞於翁耳軸未至於翁堂而翁遽有此
耶嗚呼前者慶詞正謂翁夫人上春七十令子
以巡方甫畢而趨庭今翁七十令子又以巡方
西去而過門事與時會古今稀聞乃今極星隱
耀椿杓摧零維彼孟光割裂可勝豈造物之忌
乎太盛而人世非常奇事有得之而不可再遇
之而不可頻嗚呼薦觴雖違倚棺何速若或招
之星言執紼

王言炳如何分存沒德音不瑕慶弔皆穀靈其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三

不昧九原可作千里生芻豢此一束

同館祭韓年伯

毓扶輿以呈瑞乘粵海之精萃羅浮之慈禧
繫賢哲之挺生姁靄頽於弱冠終令譽於耆英
既鯉趨於先訓亦鸚薦于上京綜子史以為佩
紉道德以為珩躬至仁於率履備純孝於天成
初橫經於絳帳為士顛之法程旋佩刀而刺史
兩易地而政成民愛戴如召杜遽解組而歸衡
構永思之亭榭陟岵岵而沾纓羨仙郎之濟美

擅著作於承明睽椿庭之鼎養埃槐閣以調羹
仲翩翩而接武季赫奕以脩翎期螭坳之遶羽
徵燕翼之芳名宜齊年於山海胡稅駕於蓬瀛
某等謬通籍于金閨步令子之後塵每景翁之
懿行蔚山斗於心旌條燕臺之聞訃望嶺表而
涕橫敬采蘋於太液聊昭告其衷忱惟逍遙以
容與下天上之雲輶

祭梁父母

嗚呼上古之世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末季披猖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四

古道莫興是惟我公之治庶幾三代以上之治
我公之心不失淳龐敦固之心其在下也亦有
不能以是應公者久之皆相安於無事馴至於
里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聲其在上也
初亦有不盡諒公者久之皆知其無他有如趙
公之於茂叔始待之以嚴毅終致其款誠嗚呼
藏垢惟海育物惟春寬則居上仁乃長人求多
於公者不過謂公之難於勝薛不知漢庭循吏
原不專於發奸摘伏之智而寬和獨任恂幅無

華者皆以拜封爵而賜黃金嗚呼天道無知志不盡伸直木先伐理草先零年未週甲疾未及旬問者在戶弔忽及門嗚呼公之去池也有棠陰峴淚可以永澤公之渡嶺也有梅花明月可以鑿心蕭然垂橐旅魂亦清蘭玉執紼涉遠不驚某叨居宇下沐愛最深公固諒某守澹臺之節某亦嘗爲公極力表卓魯之行溢焉長逝與衆酸辛旣悲怙恃又泣典刑臨棺薄奠庶幾鑿歆

十一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五

奠孔泰華太史

嗚呼泰華其真逝耶去歲始聞之不信旣聞之若夢若驚恍惚未定今靈輻底于江干稚子號于鶴首諸弟執紼弔客狂走泰華其真逝矣嗚呼當此之時山容爲之黯淡江流爲之哽咽行路之人相顧而失色余何言哉余惟造化無意曷以生公造化有意曷以死公山川無靈曷以公與弟一時而竝躍于詞林山川有靈曷以未再莽而公遂爲玉樓之行說者曰過盛易缺有

所獨鍾則二雄一折理或然矣而余不能不致憾于造物者之無全能也嗚呼公德珪璋公材棟梁公學腹笥未足喻其富公文椽筆未足擗其長豐猷練識直燭斗間之劍氣貞心壯節將探龍領之珠光世道曷可以少公而奪公之速也古有元愷又有八士苟龍竇桂聯翮並跼造物之獨靳于公耶嗚呼余與公相繼里選交誼頗深迨入詞林朝夕與羣前歲余疎狂上疏公也徬徨旣余請告出都公偕仲君遠予之將

十一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六

余方期公究台鼎之事業豈意公溘先朝露不一歲而倏其淪亾造物者之不可測至此能不痛惜能不悲傷嗚呼公兩尊人旣壽而康賴有仲君慰勞百方公兩稚子久能文章芝蘭叢中不扶自香公聞斯言聊可自慰薄奠陳詞靈其不昧

祭劉懷素封君

嗚呼華之山猶千仞其雲峙兮而翁何以遽隕其形華之水猶百里其東注兮而翁何以獨闕

其靈方其宮牆高峙逢掖擅名宏才高議邁種
超羣世皆竊擬之爲臯枚復生賈誼再作也將
母若鸚鵡之以羽毛自矜兮而翁則韜光戢影
慕梁鴻之槩不以利祿入其心迨其一經垂訓
令子成名琴堂錫命烏府褒旌世皆稱爲衆父
之父達尊之尊將母若干將之以銛鏘見能兮
而翁則托錚處後守老氏之訓不以露鋒穎爲
能嗚呼中外之士倚翁爲儒林耆祭又爲佑啓
準繩侍御不言言則朝陽之升侍御不爲爲則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七

秋霜之零或若鵬鶚橫空又若祥鸞吐靈誰爲
開先誰爲過庭計之所至固宜海內縉紳無不
扼腕而嘆何況連葭之姻締帶之朋有不憤咽
而填膺惟予不孝以季春值母之變侍御以初
夏泣怙而行豈氣數之適然忽彼此之同情與
言及此安得不臨風而慟出涕霑纓顧余先子
竊與澤官之祀以公嚮慕先子懿行纍纍何忝
俎豆之英古稱鄉先正沒而可祀於社者予有
見于先生嗚呼山暮兮雲紫川暝兮煙凝九原

其可作兮尚鑒予之微誠

祭劉見初侍御

嗚呼公胡遽有此耶思公氣魄可以駕風而鞭
霆思公才具可以治劇而解紛思公器度臨大
節而不可奪處大難而不驚思公笑語在室滿
室在堂滿堂八筵四座無不解頤而傾心公胡
遽有此耶嗚呼九華靈秀代不乏人如公挺出
寔鮮其倫方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八

壬器之甫定值內變之紛紜祖者惡知其左右
又

皇祖于時爲倦勤忽焉 出御渙召羣臣數十
年臨朝之典于茲創見倉卒傳宣之際通國不
知所云整冠不暇俟駕未能爾時

皇祖赫赫在上

皇子

皇孫侍側亭亭意欲內庇罪及外庭誰不引咎
誰敢出聲而公一人揚眉吐氣叫號丹陛之上
披肝露膽發爲仁孝之論

皇祖震怒

皇子

皇孫莫不逡巡榜笞交下裂衣去巾立命逮繫
尋議典刑而公怡然就獄視死如生臣罪當誅
天王聖明嗚呼如公者豈惟九華所未有通朝
何僅僅也于是天下傳其事倪孺後其稱士女
皆交相問蠻夷皆知其名公于此時死可矣死
可矣公于此時而歿將龍比同歸而天地震驚
此而不死意天之留公以終衛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九

嗣聖而大成其名孰意其有不然者哉幸蒙

賜環放公歸里

儲君嗣服光祿再起亾何局變貝錦萋菲昔稱
精忠今疑蕙苾昔推為直今指為詭公亦遘疾
三年隱几一朝溘焉山頽木萎嗚呼痛哉說者
謂公或鬱鬱于先或憤悶于後而致有此余獨
謂公以器度勝者也其人英雄其氣瑰瑋方其
在獄嘯歌自如劇談娓娓及後聞謗第曰幸寬
萬死之身敢不知足而知止然則公之歿也母

亦靈氣有歎無成不毀其忠不見報信而遭讒

不必問之今人今日其俟之千百世之信史其

等同朝誼重桑梓情深其在鄉也百里咫尺翰

寄諄諄其在城也邸舍相近臭味更親何以報

公有懷未能公弟林立公嗣繩繩無不俊髦克

大公門陳辭束帛未足寫情公靈不昧居然鑒

歆

祭陳道尊

高山大澤哲人挺生維公矯矯鍾祥八閩靈襟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

洞開默識中照傳癖書淫鑽幽晰妙學優而仕

國政乃從神君慈母兩邑聲同冬官司權清如

止水載歷兩邦龔黃繼美乃晉觀察由越而東

提衡文苑泰岱宗工既參吳藩遂反初服陟岷

興懷脫屣榮祿東山繫望國論共推還以母命

捧檄來茲來茲之日戎事孔棘震于其隣士民

岌岌惟公談笑不用張皇簡卒預糗以備非常

器械一新旌旗改色奇之風聲潛消反側兩臺

交薦桓桓寶臣允文允武擬晉中丞云胡一疾

溘焉其逝爲國匪躬爲民盡瘁奄奄氣息所戀
厥慈遣使歸報戒勿使知今子星奔皇皇恐後
聞訃在途號天莫救到日撫棺無憾乃安死于
臣手如子在前乃知士民必誠必信感德有懷
送終惟慎嗚呼白日昏只悲風颯來何玉不碎
何木不摧獨有畏壘垂之百世亦有其棠勿剪
勿替澤宮俎豆已見輿情兩臺悼惜有請必行
足慰公懷樂返故土薄奠陳辭靈其勿吐

奠王柱明方伯入鄉賢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一

嗚呼惟生有爵沒有祀事秩在 國典匪可私
畀於惟我公秉仁敦義孚于家邦稱孝稱弟策
仕名邑循良卓異既拜夏官時流遜避爲藩爲
臬甘棠蔽芾晉楚方嶽除害興利凡公敷歷蓋
天容地迄今追思望峴墮淚嗚呼爰考祀典所
載有常如公之德何用不臧宦宜祀宦鄉宜祀
鄉表前之哲裔後之望思樂泮水賢者之堂輿
論所萃非公莫當籩豆有踐鼓鍾皇皇有司秉
虔多士踴躄公也享之于前有光享之惟公百

世其芳某忝屬梓里目擊懿行昔也肩隨今仰
先正欣逢盛舉竊附公論薄奠陳詞用冀神聽
奠汪四浦郡丞

嗚呼先生掇科之年不佞甫及舞象耳則先君
教之讀先生文越十六年而不佞則公車步後
塵先生猶以廣文偕計則辱先生亟稱賞鄙文
不佞私心謂不佞何足當先生母乃先生謾我
一日謁先生邸中值他出几間惟不佞一編蓋
無言不加評賞焉已而先生握手不佞吾爲子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二

有徵微且異噫嘻先生負絕世姿擅一時譽詎
肯謾余豈其癖而爲痴之嗜耶不佞因是辱先
生忘年交癸卯之歲浪遊武林則先生爲地主
由今思之六橋之風月吳山之眺望天目洞天
之吟笑劇譚恍然如昨而先生今安在哉安在
哉當先生歸隱適不佞釋褐先生屢書不佞志
喜且信知人不佞報書謂先生尚健他日五嶽
之遊不佞追隨伏履當代爲主人亡何而先生
訃至語云勝地不常盛筵難再悲哉悲哉先生

年甫六袞不宜死又嗣子尚幼不可死予聞先生死無恙對客譚棋俄而坐化意先生去而上僊耶益先生平生視錢財如糞土視冠裳如羈縻常有飄然欲仙之意卽宦遊十餘載若仙居若武林皆神仙窟宅先生公餘輒耽眺睨就之焉知今日不返駕於其間而棲真於其處耶先生嗣子雖幼而能文又翩翩諸季爲之羽翼其象賢無疑愧不佞靡所自效今以伏苦還里得與先生執紼束帛絮酒臨風荐之卽如對先生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三

於天台武林可也先生神無不在焉知不以齊山秋浦爲天台武林乎

祭蘇養虛別駕

嗚呼孰謂我養虛死耶公之年未可以死公不了之事非一未可以死胡遽有是耶余奉使而歸未入里門先馳尺一期與公徜徉於齊山九華之間豈意遽聞公之訃耶嗚呼仁者必壽古有斯言何獨於公其事相反仁者必後歷歷可參何獨於公其言不驗今尹別駕公志未足天

之不憖併奪林麓良田美宅晚焉乃成宛其死矣入室何人嗚呼哀哉是果直木之先伐耶其井之先竭耶未定之天不可以常理測不齊之數不可以人事詰耶雖然難全者福不朽者名惟公之德式玉式金赫然宦蹟蔚矣鄉評幸公繼嗣卓爾錚錚克延厥後血食千春某借公里選荷愛最渥驅馳南北聯床抵足公無他嗜惟余獨親解組立後余言是聽今聞公變骨驚心折使事愆愆臨棺尚缺暫此絮酒割淚脩詞巨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四

卿死友白馬敢遲執紼有待惟公鑒之

奠呂育吾鴻臚

憶余之納交公也蓋自壬辰年始云是時公官鴻臚于京不佞應里選往而公愛誼殷殷篤也余後留北離公寓玉河橋畔聞與余步月玉河則語余曰公生子我生女願與爲婚是時兩子女皆未生公言女者志謙也至于戊戌而公果舉女余于己亥舉子至辛丑而慨然踐前之盟噫亦奇矣約婚十年之前踐盟十年之後非

公之好我無斃久要不忘曷能此今公女且有子知句讀余何能一日忘公也哉嘗憶公像貌魁梧俊偉望之知爲福德位中人目今所稀有也其器度開豁行事翩翩有華采猥瑣齷齪者禹不及一也與鄉人宗族處一造其室不醉飽不與去數至公不厭宗族讀書者尤加禮焉貧者週之此公既沒而鄉邦與無居人之歎也至其宦京師俸之所入原不足以供朝夕公悉取之于家諸名卿鉅公往來無虛日長安貴人無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五

不折節公者公天性至孝猶記公京師無日不念其尊君嘗語余曰余視此官雞肋所爲離親久此者欲徼一恩命歸報親耳及拜封卽乞改南曰爲親也亾何乞差而歸曰爲親也亾何親物讀禮畢可以仕矣而公不仕曰親已矣吾宦亦可已也丁巳之歲余以封差報命郵傳甚便特勸公同行而公不應始信其爲親而仕者非飾言今公有子賢而克家且多孫一女卽余媳所生子像貌頗似公余每見之輒憶公也天之

福公者不淺而余亦席公福之餘矣先是余奉封差歸取道公鄉半夜叩公門隨從數十人皆擾公後思之悔倉皇無狀而此後絕不覩公面矣誰知此半夜而叩者爲萬古長別也哉公年未七十未可死或以爲公受享之過昧養生之指而余以爲一鄉之中如公其人者絕少公之生死不無關於鄉邦之氣運氣不常厚則公不常存命也嗚呼痛哉先公歿時余未及弔曰俟之殯今公殯矣遠不及聞余何以爲情特命公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六

婿余兒造公墓前而哭之愧不能以素車白馬如古人之誼聊以多雞絮酒申朋友姻婭之情嗚呼噫嘻藜藿四郊土坯一撮冥濛烟霧之中妻楚霜風之際母論玉河橋畔無處想公音容而再欲昏夜叩門擾公醉公無繇矣嗚呼痛哉公也有靈其聞言而鑒余之一杯

奠呂振南孝廉

嗟我振南膺質金相藻思神授垂髫弄翰跨視同曹弱冠登壇稱雄菘苑一時名公鉅人無不

沿風經歷策名區交斯亦可謂卓犖人士昭曠
四海者已爰考其稟容與道德琢磨仁義言不
出口行不勝履望之者羨凌風之轡覲之者搆
餐霞之思如川斯映如淵斯止殆又不徒抱英
偉之才而寔操篤行長者之概者也柰何長材
屈於短筭遐軌絕於中路朝露晞於白日叢蘭
敗於秋風明經孝廉曾何足酹公之百一而乃
遷而上仙溘焉長逝耶嗚呼悲哉功業未畢婚
嫁未了老母在堂生妻在帷公胡可死說者謂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七

祥鸞威鳳世不恒見見且不可得久又謂寄實
於人取不越宿此其故誠不可窮詰何獨公當
之嗟呼誰其無死古人在耶卽令全福能百年
耶惟君之子能讀遺書惟君之女托重有予君
亦可以胡盧地下矣

奠吳參寥貢士

嗚呼人世畜於壽者多矣柰何各垂成而奪之
垂成墮者有矣柰何遽以其身容途委真之以
公家閭閻相望公材品里開著聲今日之官尚

不滿公願百一茲八月選期屆矣而六月長逝
胡造物奪之巧耶以公所不滿於願者胡造物
猶靳之公耶公寓邑之會館逾年不佞每過謁
公第見公之兀坐讀書或外出則與二三同年
講藝文館中爲邑少年所羣聚諸少年之習公
毫不爲動也安在有死之道耶公春初稱病然
屢病屢起夏初病少劇不佞語從者勸公歸已
而見公顏色雖減神氣猶昨滋味雖減食飲猶
昨于是不佞謬信其無他然更逾月再問則勢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八

不可歸矣遷延濡滯終焉於客豈非天哉日前
不佞屬館人密戒公後事意公卽有不測亦必
召我而授之遺竟未有也後叩之若侄若使遺
命謂何對曰未也寄語若孤者謂何亦對曰未
也尋檢遺橐亦多散漫則公於生死存亡之間
可謂澹然者矣假令公而以死生存亡介於懷
則久病中語必有喇喇不休者不佞卽欲引彭
殤一致之說回跡壽歿之說以慰公公之澹然
者無所用慰也公其胡盧地下而循黃河之涯

率大江之濱以還靈九華之故宅不佞同里人
采蘋薦公於春明門外公靈寔式臨之

奠余玄斗

嗚呼自余從游公尊甫觀察先生之門則見公
爲兒嬉也迨余執纊鞅與公仲兄事公車之業
則視公爲小友也既見公之蜚聲菀苑雄視時
流則未嘗不羨池上之多鳳毛摩空之有鴈序
也既又見公之小勇大怯淹蹇科場則又意天
之王成公將厚其積老其才故以六月之息資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十九

萬里之鵬以風霜之色助凌霄之幹也而豈意
今之有是哉嗚呼譬之於苗既見其秀未見其
實譬之行路所期百里未及五十有餘者才未
竟者志才繇命墮志俱神逝能不悲哉說者曰
高陵有時而陸也日月有時而蝕也直木多先
揆夫斧斤也繁花多不崇朝而謝也故子安文
孝皆不承年頽淵大賢僅與公同歲也公又奚
以悲也况公有子氣已食牛有公兄弟不難左
提而右挈之如公之存也公庶幾可以自慰哉

余忝世誼不能慙然薄奠陳訶惟公鑒之

奠懷蘭兄

嗚呼吾兄可謂與弟至暱者矣少年比肩而嬉
遊兄也相隨先君任中者兄也迨後而孝廉而
通籍水陸相伴有兄在焉奉使前驅有兄在焉
計遊楚者三入 帝里者五兩都之佳麗上國
之儀容侯邦之典禮皆兄所嘗洞心而駭目也
燕趙齊魯之郊洞庭彭蠡之勝或爲英雄猛士
所戰爭或騷人達士所寄寓其墟墓祠壇皆吾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二十

與兄所嘗經而過之馮而弔之者也嗚呼兄亦
不負此生矣貧賤之士儻首蓬蒿沒齒圭竇三
戶之外不相往來見漢官威儀如爰居之駭鍾
鼓孰有如吾兄之遠覽濶步足跡半天下者哉
太史公以其遊助文章之奇兄以其遊而俾識
見之大所慨者兄才可以使四方而不得被
朝廷之一命智可以任勞任事而不能以一善
成名則兄之數也幸而有子可以克家幹蠱代
終必其所饒爲之兄亦足以自慰矣嗟呼嗟呼

舉世泡影空花人生蕉鹿蝴蝶昨日所事今日
便成烏有何待掩一坏之土入狐兔之群而後
知其爲陳跡哉吾兄達者知無罣礙獨弟他日
出山過舊日與兄經歷之處歸風而思馮式而
顧兄在何處能不悲哉薄奠陳詞兄其鑒之

奠王太夫人老師母

虞芮炳靈人文燿燿倚與太母發祥昭族秘秩
其容終溫以穆姁有脩能巽柔貞淑允述君子
振藻膠庠雞鳴警惕媿矣鴻光徽心玉潔令問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三十一

金相興嗟借老節勵冰霜篤生我師抗心希古
剪髮成高九熊助苦大業雲蒸直聲椒舉爲世
旃鸞爲時甘雨襄封再置尚勤于家勿寧藥餌
是問桑麻約而有度貴而不奢綺紈却御荆布
無加子孝聿隆大官備養便道承權將母無恙
戀戀子情母趣北上京兆新推中外咸仰綸音
可待母慶無涯云胡不憇寶鏡塵埋哀哀令子
面訣興懷崩摧心膽恨不與偕吾儕勉之生不
可又顯親實難賊性終認寃厥所施彌勵其後

大孝斯成暉燁宇宙其昔伏櫪師顧空群側聞
母德如天如雲陳詞寫哀昭敬芷芹尚克鑒之
下雲中君

奠邢太夫人年伯母

嗟嗟夫人婉嫕性成副禕作則彤管流馨爰從
帝賚以啟高門婦訓母儀無矣弗臻於鏤太保
金閨通籍花縣蜚聲栢臺茂績夫人媿之龍章
寵錫六珈耀采鼎珍列席旣司藩臬保障風清
建牙開府北討南征夫人相之協此令名宮保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三十二

是崇欽靈並榮熾而懸車家園孔樂子房去漢
司馬居洛夫人偕之蒔花種藥鳳凰齊飛冥鴻
可托遺經教子含飴弄孫琳郵芝草奕奕皆庭
巍科世廡乃武乃文誰爲式穀裕此後昆福備
不遲盛繇躬閱偕老優游自種自獲泰山忽頽
我思孔結誓不相違後先奄歿總帳其捲粧臺
其幽皓月影滅寶瑟音收祠官牢醴祀事孔修
大隨豐碑賁此靈丘某等小子誼共門牆比于
母慈栢捲莫忘生芻一束違于之將九原可作

臨風來嘗

祭何太夫人

嗚呼憶太夫人今歲登九袞余小子謬為瓦缶之鳴薦之笙鏞之側去今時日之幾何而倏聞大夫人之訃也傷哉傷哉憶小子走使反命則稱太夫人體加康神加王步履甚捷七箸日進以為此王母再生蟠桃九熟之期可待也豈意遂有此耶余竊計之天以令嗣司成公出處卜世道興衰而以太夫人存亡決司成公出處司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三

成公壹意終養所云不以三公易者也天欲司成公出得母奪母夫人逝耶又竊計之人世所親無不願其子之顯榮而不欲其子之蘊軸太夫人強司成公出至再至三而不從必詔之曰爾父令尹棄我而為未亾人者已若干年爾兄方伯又先我而逝者若干年我奄奄九十過矣尚以為爾累古有不惜一死以決子歸漢者夫非母心耶是或太夫人之意耶嗚呼以余觀司成公乞歸疏及辭司成不拜疏一上再上一字

一涕說者謂有似于陳情之表謂事君之日長報劉之日短然余窺司成公沉寂之意純固之思若將終身豈復以長短計者豈虞遂有今日耶雖然人子事親至于九十亦千百中無有一二者矣又得生盡養沒盡哀視含視歛無有缺亦可以自慰矣生不可又致哀而止性不可滅大孝有在司成公尚其愛其身以有為以母負母夫人之意哉太夫人聞之必以小子為知言欣然而鑒其一觴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三

詞林公祭朱太夫人

古崇婦德亦尚母儀流光彤管作範副禕靡靡叔季此道久微惟靈天植亶其備斯始自結褵柔嘉維則泉絲克勤蘋繁罔忒佐沅州公天衢奮發為世文人為良牧伯鞠爾元子振爾箕裘大廷首對翰苑名流掌南邦禮母訓率由亦有仲季翩翩驕卓彼芳踪猗與景福無在弗逢有奇必獲法膳鼎珍龍章象服毋讓不遑慶來未足方期難老譽命再申胡天不憖殲我碩人

婺星墮采蘭蕙收英闔失著蔡邦亾典刑某等
令子締交木天共事誼篤情殷計聞心悸鍾山
望造紼謳無自千里生芻鑿茲虔意

奠孔太夫人

惟靈瑤臺降瑞玄渚儲精至性不飾夙德能悖
相厥夫子寔天作比如珪儷璋以衡和芷筮仕
鄰水治邑有聲誰其佐廉尸祝至今垂橐歸來
而無愠色鹿車共挽畏壘可式爰成令子燁燁
芬芬詞林接武當代鮮倫後先迎養雙壽同邁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二十五

鸞書翟服交加竝逮冢君忽殂仲子將之更多
玉樹足慰所思滿擬百表二人偕老北堂悲風
音容忽藐仲以使命得侍厥庭易慶為戚摧肝
裂心間里勉之逝者莫贖大孝有在顯揚惟穀
靈椿在瞻伯孤徬徨皆賴仲氏胡為自傷後慶
彌篤無疆維烈母在泉下更當愉悅某忝屬世
誼友善情深陳詞薄奠惟靈鑒歎

公奠倪年伯母

嗚呼簪珥之行非外庭之所得覩闔幃之言非

遠方之所獲聞惟其託身于君子與其來嗣者
之賢哲則令聞無窮而人皆信之若母者吾聞
其克相君子卒成隱德梁鴻孟光于今再見斯
亦足卓犖時流明彰婦訓矣乃今厥子自陟清

華備諫議以來已非一日以其砥礪名節皎皎
錚錚知母之為范母為陶母也以其潛心道德
式玉式金知母之為孟母為尹母也母之聖善
庸可既耶厥子白雲之恩靡日不切意少緩湏
吏以奠一當以伸母訓以報母德而母遽不待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二十六

豈造物之數有盡賢哲所不能逃耶雖然
夫子聞之公卿大臣哀之縉紳士大夫誄之無
有不知母者母可世世矣前之褒封後此綸綍
煌煌未艾無不稱母賢也母可瞑目矣今馳以
告母母魂無不之南望山川雲霧之間必有憑
而予嘗者

奠梅別駕繼母

嗚呼人子事親亦何所不至也親之所愛愛焉
親之所敬敬焉桑梓且不敢忽而况敵體乎故

父所敵體皆曰母也生則致養喪必三年示與母同也嗚呼先王制禮何其嚴而人子事親亦何所不至也思母而不得見見若母者庶幾慰母之思矣事父而無方得若母者庶幾代母之養矣况我孺人之事南泉公也相從於垂老之年無違於古稀之後其爲劬勞不亦篤乎使我別駕公驅車而北捧檄而南捐子舍而無虞於侍養也非賴有孺人乎且吾聞孺人紹前徽而無忝撫異子而同心門有底豫之風室無伊何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二十七

之嘆非其聖善之彰彰者乎若孺人者梅氏胡可少也嗚呼孺人尚少於南泉公數歲聞南泉公甚健善飮別駕公方切孝思圖迎養胡孺人之不少待耶孺人梅之母也其在吾郡則郡人母也郡方視別駕公若母今不及半歲而孺人奪之別駕公哀則郡人莫不哀也郡人哀之而不能留之不能不私致憾於孺人也

奠劉侍御孺人

維靈神都毓粹坤維隕祉行傳壺儀教閑女史

一德作配嬪侍御公荐蘋解佩曷不肅雍侍御能臣勲名丕振以有內王徽音祇順侍御能子望雲徬徨孰代之養婦道彌彰嗟我孺人如蘭斯苗云胡不憖中道乃訣先以啣恤侍御其還天若假之面訣有緣嗚呼喬木旣摧駕倚復城高堂夜空短簫秋咽人非木石能不滯垂千古沉痛集於雙眉何以解之促延惟命達人夫觀愚者滅性生榮死哀僉曰不亾薄奠陳詞神其泮泮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二十八

奠陳孺人

嗚呼賢豈必壽有命自天孺人奚傷玉質有銷金聲不泯幽也其芳嗟哉陳君先有令匹溘其云亾隻翼不飛再求燕婉獲此孟光孺人歸陳嗣徽步武譽問孔揚易室同德和氣覃毓載啟麟祥旣富且穀撫盈不居厥子其昌君蚤辭榮孺人同心與汝偕藏憬彼遐悰歲寒堅好純嘏是長胡天不弔如彼蘭蕙忽隕早霜君曰嗟乎豈怨霜露所懷舊香有絃再絕金爨難求交念

不忘吾儕來集哀君之哀酌孺人觴靈輒過邁
鑒此絮酒魂兮與翔

祭柯姨文

孺人爲太守公孫女爲中丞公孫婦其歸吾賢
甫之日未可言貧也而賢甫好讀書有發憤下
帷之勤有護雞漂麥之致絕不事家人生產而
孺人三子三女出繼伯氏者一其五男女不堪
食指與婚嫁之費家是以日落云余婦與孺人
同乳余與賢甫共筆研且又竊旁睨之賢甫不

十丈遠集卷十四

祭文 二十九

得孺人卽有錢不問直有米不問炊婚與嫁不
問所事事盡其奩資與先人遺產不足當賢甫
二三年之費安得至今日哉賢甫雖貧能守貧
之節孺人安貧不愧桓少君之風迨晚歲長素
脩淨土之業有貧而忘其貧者余婦今亦朝莫
誦彌陀皆孺人風之前歲賢甫爲阿叔後孺人
謀之余婦余婦憇憇之孺人聞言愀然曰吾姑
尚在余婦曰序及義也猶子情也矧以姊今日
貧能作夷札之行耶孺人哇哇而孺人竟不以

老忘孝且分耳以膳厥姑姑益愉悅嗟乎詎意
不踰年遂有此變哉變作之日則賢甫事棘闈

一切附于身附于棺者皆舅爲之舅不負孺人
矣今又爲孺人歸空舅語余曰我方賴婦送我
柰何令我送婦悲慘形于面孺人孝感可知余
以友以姻習知孺人故爲孺人道此帷中語孺
人有知耶無知耶摠之人世所不可強者命所
不可爭者時第以其有餘者自安而以其不足
者自遣此女中之聖賢也孺人得夫得子而晚

十丈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三十

又得舅何不足哉何不足哉薄奠陳詞靈其鑒
之

祭孫太孺人

嗚呼閨中之行恒徹于外庭千百里之遙莫逃
于耳目况孺人令子余辱在莫逆之交而余以
浪遊白岳登令子之堂揖孺人于帷中孺人懿
範嫩行所得于聞且見之者乎盡其佐夫君而
成素封也桑麻是問蘋蘩蕙藻必親雞鳴昧旦
不足爲勤矣其中道而稱未亾也哀毀勿論遺

業兢兢先君之思務其遠且大者栢舟靡他不
足爲節矣其撫有二子以慈代嚴也或在白下
或在淮揚飼之如一持盈是防不愧三遷之教
與式穀之訓矣夫稱婦之良前之不過托身于
君子之賢哲後之不過來嗣者之克肖而孺人
于此兩者皆無歎雖不得齊眉諧老而夫之所
貽者厚子之所事者順則其行冰蘖而其遇榮
華自以爲失群之鴈而人且羨之爲螿螿之螽
斯振振之麟趾也若孺人者其璧完而珠耀蘭
芬而月皎鄉閭所僅見人世所稀逢者與胡天
斬孺人百年之齧而忽聞一朝之訃雖然月沒
留照蘭死存香苟爲珠璧淵沉愈光孺人逝矣
何在何亡臨風薄奠靈其來翔

丁文遠集卷十四

祭文 三十一

丁文遠集卷十五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詩館中詩另附館課

五言詩

賀肖愚張翁六十 有序

張翁爲掾京師六載於茲今春始以考
中膺冠帶翁將需期就選人去其於週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一

甲之辰不暇問矣忽厥子爾樞來京省
翁亟趨翁歸謂九月朔爲翁誕辰八月
在途庶可及期禰觴效庭闈之祝也翁
於是慨然束裝行爾樞素有聲於庠今
不憚千里迎親可以觀孝詩併志之

六十尋常有喜逢京國地衣冠色正鮮令子遠
方至胡不憚勤劬迎親作歸計相携出都門顧
盼成樂意中秋月可邀重陽菊堪醉屈指大刀
頭懸弧正其際

送成年丈太史

慈謚頒天下詞臣飭御行所行向何處畿輔與
遼城連城阻且長胡不憚勞辛所志在四方况
復奉 綸音去日春光麗隨車柳色新雲霞擁
玉節草木共知名紫氣占關吏使星動虜庭知
有平胡策歸來奉 聖君

贈銅陵徐公擢襄陽詩

明時重良牧惟子稱獨步運斤真成風製錦羨
無度絃歌武城化彈琴單人附桐鄉炳遺烈河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二

陽蔚花樹時流誰頡頏古人是所慕擬

詔入明光暫勞佐郡務遙指襄陽城去向峴山
路杜預與羊公子其旦暮遇楚江迎如雲銅官
淚如雨折柳難為情三疊陽關句

夜宿感鍾寺贈石臺上人

有序

余自諸生時聞感鍾寺幽靜欲讀書其
處而未獲也昨以徐元甫昆玉見招去
寺僅五里許慨然欲往時兒煜侄美相
隨徐夢梅叔季陪往而寺中讀書者有

葉以寧羅鼎季及江右雷起寰在馬

梅鼎季各出所作見示共坐夜分亦佳

會也併紀之

為訪徐卿來相携感鍾寺乘輿了夙懷古路入
天際雲在兩袖間頰駁人影細疑是別洞天下
乃見福地一徑杳廻合千峰列蒼翠悠然虎豹
蹲歷歷泉聲沸新筍萬玉叢蘭芽香滿砌更有
三五朋班荆問經義老僧半日忙吾儕百年會
曉來風雨留又向新齋憇再作伊蒲供不盡惠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三

遠意安得長此山解脫人間累

華蓋洞庵新成

人事有興廢山庵見代更但見古木長不見舊
僧迎灰劫良可慨幸遇宰官身舍利城重敞毘
邪路轉新更見雙浮屠萬頃波光澄得共向禽
坐脩然塵慮清

遊齊山泛湖

未有黃石畧先作赤松遊未雪會稽耻先登五
湖舟所志非蹈海聊與逐沙鷗坐對遠山碧閑

看江水流干戈湮不息天地變成秋腐儒言無用只合老山丘

小亭甫成劉伯宗惠詩奉荅

通籍已有年里居數且久纔構一小亭其亭大如斗何敢當吾子貽我以瓊玖獎藉太殷勤促我出林藪自愧薄劣資未是經綸手只宜事幽棲聊以供蒲柳孰是濟川人吾以湏我友勉旃懋明德心期庶不負

贈李令公陞嶽郡丞詩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四

自昔宓子賤不下堂而治亦有巫馬期戴星不言勞逸何相殊皆成各後世誰其能兼之我侯有妙契經術自家承政譜良可試念茲戎馬時益傷民困憊罔敢課玄虛一切皆真意夜寐而夙興剔奸與除弊恩與仁風翔澤同時雨沛鴻無磬磬聲麥有兩岐穗始雖則劬勞終歸于無事琴鶴自相隨烏同鳧共逝入覲上考書覃恩封章賁共擬耳目司適當停止際資望不可留特以大邦畀昔侯遊白嶽曾為白嶽記今

作此山主山靈良有意空遺齊山詩望峴揮去淚所幸在隣疆有時枉車騎願侯勿遺忘猶藉垂天庇

賀錢年兄封翁七十

去作神明宰歸來儒者宗聆音真似鳳望氣却如龍著作空游夏箕裘羨鼎鐘淇園方午色圭璧政從容

贈孔庶常封君就養南還時有諸季應試

莫道為官薄原任縣簿偏餘暮景輝堂前雙白髮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五

下幾斑衣來就木天養去看秋桂肥龐公非舊宅處處彩雲飛

上陵作

迢遞陵前路遙遙相間松憑高一駐馬望氣欲成龍不盡禹湖思欣瞻清廟容曾孫宜展禮何日再相從

贈柯賢甫茂才

美爾凌雲筆才名眾所推向疑埋匣劍今見騁龍驤烏府家聲舊獅山瑞氣開倚閭情政切次

第聽春雷

遊白嶽二首

幾年慕白嶽此日扣玄扉不有同人約曷瞻大帝輝樓臺三島近烟樹萬家微未是投簪客隨緣且息機

誰招香案吏來此上清宮懸崖開霹靂羣峭破鴻濛佛土秋逾淨玄關色盡空曉來憑石檻身在白雲中

荅孫無可賢叔侄

詩 六

丁文遠集卷十五

白嶽來遊晚孫登此會初堂開三徑外賦就五車餘久客鄉心動多情去馬徐竹林終日醉不復問居諸

贈王乾純令公母八十

令子猷初試高堂願已酬符分仙吏去身共板輿遊遶膝層霄罷稱觴萬姓謳從來誇王母今復見丹丘

書賈年兄祖母守貞冊母七十而故又以

例不得請 旌

慈顏不可見空有栢舟吟已副和丸意能忘化石心理池春寂寂萊院夜沉沉不盡報劉思含情對禁林

送劉紫芝守金華

名都分寶婺五馬去駸駸簿領知無累風流自不禁汲黯嘗爲郡黃公終賜金離亭尊酒別相望意何深

傳侍御封翁雙壽

汝南多月巨瑞慶此葱瓏郎君周柱史夫婦漢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七

龐公家醞分金掌瘞花照玉驄遙看雙白髮卽此是方蓬

寄荅柯屨素步來韻 有引

屨素先生於不佞爲忘年交頃不佞祇役干闥便歸里又復匆匆束裝報命先生甚勞苦之辱開宴徵歌未已也又投以詩且惓惓屬以東事不佞行亟無以報從途中步原韻荅之知先生非常人故還以經濟之畧相期望云

幾人能下榻憐我倦遊闕有約寧辭劇聞言直
佩紳纔傾筵曲奏又攬使車塵握手難爲別愁
看柳色新

攬轡清霜滿臨風旅鴈稠別離渾是夢歲月忽
如流烽火邊關急蹉跎 廟社謀伏龍與雛鳳
還擬問山脈

北上憶仁宇伯兄時年八十四

鳴鴈天邊遠蟠桃樹正穠應知千歲日不改別
時容淚咽關河水愁生曉夜鐘孔懷知不異遲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八

我最高峯

憶子

兒女情非薄風雲氣未消臨岐羞作淚別去轉
無聊漸與京華近回者故國遙何當逢鯉鴈爲

爾報瓊瑤

贈高士

把臂人稱俠爲官共道循有懷萱草暮遂乞鑑
湖身性着耽詩癖家因好義貧閑看高士傳見
爾獨嶙峋

送別醫人精太素脉者歸天中

共說軒岐後還疑鬼谷儔壺中挾靈秘指下識
公侯藥裹春心滿風帆晚霽收天中山色好歸
作採真遊

輓陳兵馬

天意真難問斯人竟陸沉隱能逃下吏貧不廢
長吟遂罷淵明酒空餘子敬琴怪來風雨惡長
夏亦蕭森

荅劉廷評步來韻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九

愛領雲山勝應忘客路辛不因塵慮少怎得宦
餘貧去矣乾坤小翛然魚鳥親喜今雙劍合爲
爾緩征輪

送桂珍吾

吾道久榛蕪惟君獨振之精微宣聖意爛熳漢
儒詞五嶽經遊徧千秋托付誰光風與霽月時
見爾鬚眉

送廣文沈鳳岡二首

羨爾真瓊樹來從古 帝畿暫移新絳帳不忝

舊鳥衣冷局聲偏重浮華勝卽肥庭前好覓句

桃李正芳菲

高賢屈薄宦相就不須媒共逐休文至還疑匡

鼎來三山分秀色九子育英才已見啣魚兆文

光燭上台

送吳季文歸壽母七十

十載別慈闈今朝薦壽厄爲輕千里路特赴七

旬期不改舊竹樹喜聞新鼓吹携來雙美玉瑞

氣滿瑤池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十

送倫考功還粵

久美山公啟人推藻鏡才瞻雲懷子舍被 命

出燕臺庾嶺香風動羊城紫氣迴漫言馳五嶽

屈指卽三台

送程用貞行

讀君明月誦猶似對清輝自愧登龍晚俄驚抱

璞歸馬 卿遊豈倦狗監薦應稀故國方掄秀休

言蘿薜衣

送東流李令公屢薦今拜 封

向慕古循吏今逢賢使君雖然改絃鼓不以治

絲琴花滿河陽縣機忘鷗鳥羣臺臣欲緩秦仙

令已聲聞

初試牛刀日已看奠一方長江成砥柱百里壯

金湯欲問平夷策茲爲濟世航 時薦公 邊才 恩綸

當再至不久滯吾鄉

途間寄荅李行季茂才

弱冠登壇蚤雄才四座驚文章驅老筆姓字避

諸生鴈塔家聲舊龍駒汗血成貧交三世重俠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十一

氣萬金輕行過秋江爽長哦別句清明時須駿

急遲爾在燕京

張冲和館丈歸省

捧日心常切瞻雲望欲枯故辭藜閣去特向鯉

庭趨袖惹香風透鞭隨花影徂尊開官酒馥彩

戲錦衣殊父老呼仙吏鄉閭羨鳳雛親闈洵可

戀莫使主恩孤

送鄒醫性宇二絕

病多親藥物宦懶憶仙方逢人似鄰行問術得

岐黃

不計賣藥錢而多車馬轍春風拂杏林盡是長生訣

七言詩

書魏太史尊君司馬公 封三代冊

樞府千年重 封章三代榮不有曾孫孝誰彰
厥祖名厥祖高隱似伯鸞更有陰陽滿人間一
傳別駕稱良牧再傳開府填西邊開府弓刀轟
掣電胡兒遠向蕭關遁功成不受爵通侯白雲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十一

戀戀還鄉縣白雲戀戀不可留百歲松楸願未
酬單恩方念舊元老灑氣忽已還丹丘至今墓
木黯無色開府絲綸應未得誰為逝者賁幽光
賴有阿孫揚祖德阿孫濟美不可當矯矯風塵
玉署芳朝披瑤草鈴索靜夜續華編藜火揚因
憶先猷石室燦臣不逢辰 君所念一緘纒奏
報劉疏三世送爾承天眷鳳彩新啣出建章龍
光今始及泉壤 殊錫皆為大司馬朱旗綠樹
曉蒼蒼崢嶸異數驚閭里共言先德宜爾耳還

看天矯業未央代代封綸應趾美

書馮詹事封母貞壽冊

家世族祥長高堂積慶彰不親松筠操安知天
露瀼十八千歸婉孌好孝廉騰驥已太蚤不惜
鸞膠續斷絃五載春光君子老君子非常磊落
人一日相將卽一生幸有明珠遺老時忍言碎
玉逐幽魂立孤與死事執難床上嘔嘔泉下言
但保一絲存九鼎任他百折總心安哀哀百折
誰堪苦子也將飛愛其羽付與床頭萬卷書取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十三

報黃泉一坏土果然萬卷足青雲一朝分得曲
江春翩翩詞賦雄翰苑灼灼絲綸著上京仙郎
薦軒服大官供梁肉當年風雨凄今日榮華足
人言阿母壽顏開母復躊躇涕幾迴承顏靡計
遂陳情疏奏 君王感慨深綸音煥煥輝彤管
錦字新題照畫屏吁嗟吁嗟一片赤誠圖今日
聲名奕皇天不負雪松操世上鬢眉應昨舌
贈余孝廉浮齋詩
廬陵畫舫室為舟幸雲浮齋舟作室宛轉隨波

任意行簾葭四望渾無識厭看平地風波惡
從濠上觀魚樂掀髯一咲天地開揮毫萬卷星
辰落自是君身骨欲僊朝朝暮暮水雲隈草玄
不數楊雄宅持竿何慕富春臺只君才名不可
當須更舟楫起巖廊請看鯤擊三千浪未許桃
源一蒂杭與君忽忽數年別曠懷纔向秋江說
我欲乘之詣五湖君且遲之成霸越

贈張宮論封翁就養

予忝張翁年家子去年隨翁入帝里翁顏若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十四

童步若飛問年八十又加幾何事仙翁此地來
有子翩翩柱石才起草日侍明光殿陟岵頻懷
泖水隈故將迎養奉親娛翁亦飄然辭故居商
山黃綺來漢庭太乙老人臨玉署仙郎薦軒服
大官供梁肉挹取金莖掌上珠携來瑤池花下
馥蒼松過雨色逾鮮淇竹搖風春更綠吁嗟吁
嗟造物真循環翁也績學坎壈纏只今歸然以
子貴九十就養稱神仙聞翁趾定振振多森森
王樹待鳴珂願翁留此勿言歸歲歲卿雲瞻鳳

阿

汶上田明府招同孔庶常遊南旺蜀山亭
南旺有湖湖心有蜀山解之者曰蜀者
獨也而湖與河通今歲苦旱決湖以救
河至七月望水不盈尺荷荇黯然愈以
成其山之獨矣余奉使過適田明府招
飲其間雖盡一日之興寔共切憂時之
懷因漫賦此併以致謝

此山曷稱獨四面皆湖光獨此硤屹奇居然在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十五

中央昔年山勢猶未高芙蓉鋪膝水橫腰今年
山勢獨成峻早魑爲虐水枯甚此水不比尋常
水徒養菱荷與錦鯉一派却與漕河通百萬軍
儲寔相倚肆今河枯湖亦枯謂不憂燔豈吾徒
吁嗟吁嗟吾田子雲漢興悲猶未已相携來看
湖上山正欲視此湖中水有水看山是爲朋無
水徒山真獨矣吁嗟滄海桑田非浪說轉涸回
蘇待何日願言霖雨在須臾依舊湖光與山色
別高切崗術士

世人皆稱君國手，邈矣軒岐誰其後。縱然一七起，痾病那能貴。賤者預剖高君非，非常磊落人丰骨。稜稜雙眼青囊中，賸有長生術。指下能令玉石分，共道玄竒太素脉。脉內具有神仙訣，傾動長安市。上人倒屣五侯七貴宅，夜來踈雨滴梧桐。爲言歸思生秋風，侵辰過我揖我別。行李便逐南飛鴻，吁嗟世人汨汨耽朝市。君今超然脫名利，願作江湖老歲星。逍遙獨玩人間世。

出使河阻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十六

五月捧節出潞河，烈日紅塵撲而多。行來兩月苦無雨，河流阻塞沙成坡。共說旱魃不自今日矣，獻歲以來絕雨水。新苗枯盡舊糧空，強者橫戈弱鬻子。吁嗟吁嗟途路間，那堪酷暑與河乾。况兼歲歉人情惡，始信從前行路難。

題李焯梧大行家譜

盤根自昔稱仙李，况更奕葉垂青紫。姓名疊疊照家史，又看大行繩其美。翩翩鳳毛相繼起，蔚矣龍文見吾子。洵是源深流未已，盛德高門報

應爾簡編首載古名齒，我來借觀驚且喜。滄海桑田閱久矣，如君華閱能有幾。

送王乾純比部赴任

常時六月苦炎蒸，今日雨餘多爽氣。紛紛堤畔折柳枝，共道君行送征旆。憶昔從君少年場，囊韃追逐如鴈行。幾番共作窮途泣，何期相繼謁明光。余忝詞林君作牧，已見河陽花灼灼。世人偏欲妬娥眉，再試乃見真寶玉。十年博得一秋曹，人爲君屈君自超。蔣陵樹色若相迎，後湖荷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十七

花香正飄，值余踈伏。歷數載去年送君，今仍待君。且呼余論舊交，少年今日幾人在。余亦掀髯笑，且歌不問挪揄狀。若何但得與君常共飲，馮唐李廣未足嗟。余嘗竊有秦淮志，欲往從之竟未遂。君今鍾山時對面，可畱半席待余至。

題覆公像

惠遠芳踪久寂寥，喜逢遺像在今朝。却疑是相還非相，明月清風沒處描。

送康醫

不用醫囊與藥爐指間能令疾全蘇世間縱有

千方秘不及君家一字符君按摩而兼有符呪故云

使竣築先墓仁宇伯兄投詩賦答

出處君親兩報恩偷閑擔土妥先魂行人笑指

松楸下八十仙翁呼孝孫

陶令歸來百歲鄰不須鳩杖自精神今朝且喜

孤墳合他日還看紫誥頻

題楊公子畫軸

楓嶺蘆洲暑去時雨餘人事各相宜閉門想是

丁文遠集卷十五

楊雄宅應有高人來問奇

自嘲

一簣方成鬢已斑又來教子去移山移山原是

愚公事咲殺愚人不肯閑

一片慈悲欲渡人世人可許作梁津出家一了

俱當了不了慈悲猶是塵

示兒口占

提撕不問夜和明東帶倉忙意欲傾可憐慈父

殷勤力莫作東風過耳聲

薰蕕原自不相謀蛇蝎芝蘭任你求倒番履

從頭數賊是親知善是讐

莫將錢幣亂施為昔日艱難汝未知爾祖遺言

猶在耳低徊幾誦苦蓮詩

先君示不肖詩有苦心蓮子開花豔徹骨寒梅噴筆香之句

古來公子氣如虹立脚當場自不同堪咲世人

真齷齪謬將客氣當英雄

午節致郡侯

龍舟簫鼓動江干惹得游人歌滿船兩岸兒童

丁文遠集卷十五

齊拍手不知誰與太平年

歸來吏隱抱窮居學得澹臺到邑疎太守風流

泉是酒可無醕飲及樵漁

同友人觀清溪塔

極目長空塔影高摩天一柱奠金鰲形家謂此

為文筆賦就凌雲屬爾曹

登塔頂

亭亭直上破鴻濛四望山河指顧中山僧野老

堪同話海鶴沙鷗共御風

聞開原階

誰領元戎握虎符胸中韜畧似全無遼山渤海
陰憐憐玉帶金魚 主眷孤

特起田間秉節旄尚方特賜羨殊遭書生莫漫
陳三策王帥臨時有一逃

閱邸報

自憐世法大迂踈今日名騰齒頰餘久知牛馬
呼何定且向深山學著書

請告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二十

生來傲骨台沉淪再乞江湖寄此身總為

聖朝無絳灌又蒙

冲王下温綸

再聞陞報

新朝久矣飲恩波再見除書到薜蘿今日詞臣
逢漢主何時策騎事鳴珂

夜宿永慶寺四首

乘風岸幘向禪栖洞杳雲深路不迷四顧山光
仍似舊獨聞新鳥隔花啼

相逢不見昔年僧四大空虛孰可憑為假半時

談半偈却憐枯樹束枯藤

汗漫浮生未息機紅塵火宅事全非老僧亦有

西來意閒剪秋雲補衲衣

蓮臺縹緲佛螺香皓月殘經誦幾行欲問金剛

是何訣挑燈兀坐遠公房

登釣魚臺

迢遞橫岡古翠微高人到此應忘歸雲臺事業
如流水留取芳名在釣磯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二十一

小園

昔題友人園有年今看小景却依然池開綠注
清谿水石纍青分九子巔

不貪學士佩金魚且坐蒲團看歲除讀餘瑤琬

山堪眺賦就芭蕉葉可書

秋日園居

門前垂柳集啼鴉籬下黃花間白荳未有使君
來送酒且呼童子去烹茶

同柯咸虛酌蒼下

莫笑陶家之酒錢南山種秫已多年共君蒼下
一尊醉醉掃殘紅花底眠

園居偶感

近市元稱晏子居蔣生新徑此何如明時避世
非吾事莫擬移文到草廬

對石峯

望逐春雲天際明却疑對面有金莖問誰挹取
金莖露應待仙人掌上擎

憶友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三二

未到懸車與閉關浪隨鷗鷺傍青山相思惟有
金蘭契何日偏舟訪戴還

上人維密見顧二首

大師飛錫自何方芋蕨携來野味香却訝浮山
約久負相期共謁遠公堂

蓮臺寶座白雲深已辨芒鞋覓梵音只恐錫飛

驚雀散舊寶公與白
在道人事道人何處問叢林

讀書有感三首

老大仍前作蠹魚豈無生事送居諸飄然欲向

瞿曇問又聽敲鐘誦佛書

纔着袈裟事更多百千功行可蹉跎如何又道

阿難障未識禪機總是魔

十二時中莫自謾覺于身性未相干藥爐丹竈

成何事小苑閒亭獨倚欄

家次母八十感懷二首

極婺藏輝已有年小星猶喜燦中天堂前賓從

持觴滿膝下兒孫舞袖翩

傲雪萱花映日明直同王母作長生共看今日

丁文遠集卷十五

詩 三五

含飴樂可憶當年樛木情

丁文遠集卷十六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詩

七言律

書同館張年伯冊有引

別駕張先生於己酉歲就養 京邸予

小子得聆警欬且辱先生題詩扇頭見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一

惠由今思之精神色澤望之若神仙中

人其文彩風流尤世所稀有也今忽忽

別先生四年所頃伯子屬題先生萬緣

圖余因圖思人僭綴短言致贈

治郡風流自昔傳都門邂逅別經年歲星一去

江湖遠紫氣空餘翰墨鮮徑入黃河花作檻尊

開北海酒如泉更看天際雙鴻立林下誰同五

福全

祝計部封翁八十

桂花香噴碧雲天八十仙翁敬壽筵人似梁鴻

常避俗里為通德共推先文章節義家聲重綸

綽冠裳世澤延謾說磻溪能穩臥垂竿應合夢

熊年

壽張宮監七十

南極星當紫禁明侍臣亦自獲長生承恩露賜

仙人掌下直藜分太乙精名著 三朝舊保輔

社推七十耆英東方亦有千年實共爾閑聽

海鶴鳴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二

賀黃翰樞封翁八十

青衫白髮小蒲車八十年來興味賒手種石田

成美玉眼着庭樹出奇花香生天上鸞封墨醉

染杯中鳳液霞即此長房有真訣更於何處覓

仙家

書大座師周公宗伯冊

何事承明蚤乞歸鬢毛未改遂初衣不貪紫閣

黃樞第特向青山白板扉玄石駐顏知不老漢

庭借箸應難違門墻共切蒼生望莫向滄江戀

鈞磯

送傅年兄按西晉用來韻

藜閣同窺午夜煙傳巖星彩獨熒然已看嗟氣
即為雨誰道巡方不是仙三晉風雲迎去馬兩
親燕喜速先鞭懸知子舍懽無極載驟應當淑
景天

寄憶柯賢甫

憶別江干落日搖琴中孤鶴自蕭條陽春不入
時人調月且空言我輩超寂寞子雲誰共語蓬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三

蒿仲蔚興偏饒相思潦倒鄉關夢一夜從君九
子逢

贈遊達所父母入 觀

殊望超超眾所聞梧桐快觀九苞文邑署植有
梧建有來

鳳庭虛碧浸清谿月案淨香凝杜塢雲桃李春

年春色滿桑麻兩地公先任
仙遊露華芬漢宮此日

閣宣室正候仙鳧策上勛

贈杜公祖出都門赴任

度支名久著燕臺五馬乘春畿甸開根本舊懸

江左地保釐特簡使君才褰帷知有絃歌沸闔
郡應無鴻鴈哀怪得九華霞色起斗間紫氣接
三台

書銅陵徐公冊

采風一路問瘡痍誰似銅官政績奇湯火頻年
鴻鴈泣循良此日管絃熙西來寶劍剛初發南
渡春江水欲瀾擬向 帝都誇卓魯已聞三異
御前知

謝河西務何部使

詩 四

丁文遠集卷十六

幾年慕藺隔風塵此日郵亭話主賓兩世文章
懸北斗一尊歡笑破青旻誅求急處悲鴻鴈籌
策寬時觀鳳麟極樂新知應自賦河西今得比
延津

謝天津趙部使年支

漢庭分袂幾經旬此日相逢意轉親敢謂客星
占太史且驚龍劍會延津亭虛自覺炎氛淨語
洽應忘酒數頻憂國久知經世畧持籌豈復困
風塵

送黃玉崙殿撰請告歸省

聲名詞苑比琅玕忽下天書整去鞍萬里不
辭行路遠八旬為奉老親權羊城舊有神仙氣
萊彩今驅侍從官莫以庭闈饒樂事也應回首
憶長安

賀傅侍御封翁雙壽

天中山色自氤氳積慶如公衆所聞人瑞更奇
借紫誥客星尤喜負青雲鶴姿並立千秋色
繡看裁五色紋卽此長生有真籙何須蓬島問

下文遠集卷十六

詩 五

仙君

送欽令公夏年兄

明時詞賦許誰先百里頻分帝寵偏已見楚
江花作縣更看飲浦雨如泉黃山舊是神仙窟
白嶽新題錦繡篇此去兒童爭竹騎琴聲應徹
御屏前

送吳玉華侍御按滇南

巡方萬里出彤墀年少才賢聖主知自有霜威
驅瘴癘只須草檄化蠻夷昆池息戰風烟淨炎

海行春雨露滋莫以承歡羈子舍蚤乘驄去慰
瘡痍

送李知白年兄轉餉薊門

塞上春晴芳草生才賢轉餉向邊行隨車雨露
將天澤極目山河見虜平到日關門占紫氣還
時庭際看花明况兼豸史乘驄至乃弟侍御畫錦承
歡羨弟兄

贈羅心華任平湖

不用陵陽獻幾回自然寶氣出塵埃風雲已壯

下文遠集卷十六

詩 六

文章色綬冕今看保障才九子月明隨馬去六
橋花爛入庭來莫言茂宰成名蚤轉眼仙鳧到
上台

汪克生在余署中寄詩余子憶其先兄弟
其兄弟余友也併感而擬此

別來意况竟如何銅浦烟雲入夢多鴈序獨憐
經宿草雄才行看繼魏科塵埃氣色存龍劍澤
畔形容咲女蘿易水蕭蕭堪吊古期君擊筑共
高歌

贈吳山人季文

晴日和風雪盡收
兒童獵獵弄春柔
相逢故舊鬚如戟
共笑乾坤歲若流
索駿漫嗟前事遠
銜杯且盡此生浮
知君文藻空南國
肯效湘臣怨九秋

典試閩邦出都門作

帝德旁敷四海春
鹿鳴載咏典重新
久知聖代饒多士
特遣詞臣向八閩
講幄忽瞻星使動
武夷遙望屬車塵
明珠滄海應難識
願俊何謀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七

荅紫宸

途中遇豫章劉總戎

舊例試差不會客
余於荏平道上遇劉
將軍應召征遼
余特下車相揖意欲
窺其智畧何如而立
譚逾頃第媿媿言
遼人不可用川兵當
用余心竊疑其人
平平爾故謬成此詩

紛紛旌騎說東征
邂逅元戎問虜情
下馬却疑逢國士
探竒只說用川兵
遐方調募愁多變
大

將驍雄浪得名
自愧書生無燕領
建章誰為請長纓

閩闈夜坐

列炬分行煥斗星
幔亭秋色海天清
初看下玉亭亭上
又見隋珠顆顆明
潦倒豈堪酬睿造
品題猶恐負羣英
進賢受賞非吾意
願取名流作世楨

閩中秋與張給諫對月

棘闈高敞逼雲霞
况復中秋對月華
清影夜移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八

來客座天香風送入
窓紗鄉書十五誰為
雋論秀三千盡可誇
盛事幸逢賢者共
相從指點識龍蛇

劉廷尉同齊山人過小園投詩賦荅

園堂初敞傍城隈
邂逅欣逢二妙來
好隱直追陶令節
依劉又見仲宣才
吟成白雪愁花鳥
酬此青山只酒杯
却訝臨邛能致客
五湖烟艇莫相催

賀何太夫人九十詩二首 有序

太夫人者今大司成芝嶽先生母也太夫人以子貴既膺方伯公累封于先又受先主祿養善養于後今歲之春爲九十誕辰可謂福壽兩擅人世稀有者矣而先生譽望政隆簡畀政切力辭國師之除蚤避鼎銓之路曰吾將母之不遑此與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朝之養者曷殊焉不佞屬在梓里又忝厠後進有口有心能無致祝因爲七言近體二章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九

雜之行酒之末以當鼓缶

共道禎符皖水旁煌煌寶婺吐祥光眼前金紫瞻天近膝下斑斕愛日長芝草向來凝瑞露萱花喜見飶玄霜人間甲子纔加半歲歲添籌樂未央
誰將萊綵綬朝趨啜菽承歡意自娛萬里獨陳將母疏九天特與報親劬瑤池五色瓜爲獻玉洞千春釀作沽未許板輿閑奉侍高懸紅日待相扶

賀田太夫人九十詩二首有序

大夫人爲我侍御田公祖之母侍御公巡方舊京及上游諸郡威愛並行教化翔洽三年於茲今乃獲代而公已值九載報最之期例可不俟代行矣不佞屬在宇下晉謁公若有喜動顏色者曰吾母九十屆期得便歸祝寔上願也不佞聞而歎異之侍御忠足報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十

國孝不忘親畢使稱觴不先不後幸哉敬作詩二章以志喜慶之意至若太夫人種德淵深發祥鴻遠荀龍寶桂有述之不勝述者固知鄙淺之詞之無當也聊以佐鼓缶之末云爾

彩雲旭照北堂春九十今當設悅辰冠帔聯翩承雨露班斲戲繞盡麒麟共看荆樹家聲舊會見潘輿燕喜頻寶婺却連圭壁耀應稱八座太夫人

巡方報最忽星馳正是蟠桃九熟時剩有恩膏

留白下且携鸞鶴舞西池酒傾江漢賓朋滿樂
奏鈞天仙侶隨聞道田郎題柱久莫耽家慶緩
朝期

胡郡公同許三尊周四尊招遊齊山因議
興華蓋洞庵賦謝

太守風流郡治熙閑探名勝得追隨湖光疑有
延津氣醕飲真如上古時本以煙霞銷簿領更
憐鐘磬羨慈悲宰官護法于今少留作棠陰與
峴碑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十一

遊齊山次日胡太公司理周公投詩步韻

天際星明徹少微忽從巖洞見鳧飛行邊春色
千山麗到處清光萬頃輝病後自憐多懶慢函
來且喜獲珠璣還看衣笥雲霞滿知是陪遊閔
苑歸

建德蔣令公初膺薦二首

郎官星采煥中天倪孺權聲到耳邊雙鳥雲開
千嶂色二年春滿萬家烟濃花綬引欣相媚明
月琴彈意欲仙聞說褒書稱卓魯風流欲駕未

能全

一時吾郡幾循良時闔郡被薦者四最曠于君獨擅長
所羨成風惟豈弟共稱製錦有文章干戈未靜
需才急祗席何人借箸忙我亦有懷憂世意可
能相伴奏明光

送李二尹擢博白令

池上聲名推贊府楚中材品迥人豪常懷豈弟
如春露况復文章似海濤千里蒼梧雙白鶴幾
年秋浦一青袍向嗟驥足塩車困今見鳧飛天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十二

際高

謝易按院招飲堤閣二首

耳邊戎馬太從橫誰作陪京萬里城自向使君
瞻繡斧遂令南國頌昇平指揮立見紆民瘼獻
納猶看洞虜情聞說學臣應借重文章經濟總
持名

堤間高閣倚晴空堤閣繇來屬爾功自公脩造檻外

波光千頃碧簷前烟竈萬家雄落成幸借花驄
色招隱慚非寶劍逢八月正當叢桂茂可無一

醉草廬中

贈周郡丞致政詩二首 有引

周公去夏涖任今春言歸郡人無不嗟
共來之莫訝其去之速也夫世之去者
或以年或以疾或以譏讒而公于三者
無一焉公胡為乎去哉士民扳號僚友
及諸當道無不交相勉留公毅然不可
奪公其真隱者矣詩以羨之

纔到江城迎竹馬忽聞解綬理歸裝非關薏苡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十三

嗟行路總為鱸魚憶故鄉尚有棠陰存惠愛空
瞻峴跡數循良板留無計同倪孺為馬新詩佐
別觴

誰向急流能勇退更難黑髮蚤抽簪性同栗里
饒幽興愛取桃源寄遠心有子莫嫌天路杳得
閒即是 主恩深故人他日如相訪叢桂森森
何處尋

春日飲章昆季新宅賦謝

春風初至雪將殘新第新年飲舊歡三徑拓來

容劍履二難座下盡琅玕市闌自有雲霞色喬
木應無黍谷寒來日元宵知更好星橋火樹擬
同看

柱史余初翁出視漕政便道為畫錦之遊
又以 覃恩得贈其先公為御史敬賦小
詩三章致賀

幾世簪纓寵漢京共瞻華閭已崢嶸春雲更煥
鳥衣色畫錦遙聽驄馬聲鳴鳳正當梧樹茂羣
邪應避太陽明臨風為讀諸封事真羨君家三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十四

弟兄 咏畫錦

冲年聖主坐明堂檢點軍儲問夜央飛輓只今
虞底滯巡行特為屬賢良已看鴻鴈形疏草何
計江河塞漏觴共道使君憂國意東南况復是
同鄉 咏視漕

春風多繡自褊褌不似從前待詔年 新王兩
朝頻雨露綸章一日賁壤泉消埃惟有丹心在
骨鯁全憑白簡傳愧我周南獨留滯何時同醉
五雲邊 咏褒贈

韓館丈夫歲過我到京寄詩二首其一用

杜韻步荅

趨朝六傳去如飛爲訪幽人問翠微
雨妬客臨逢半路酒沽江上夜忘歸
丹扆初御詞臣重講幄頻開道脉輝
正是致君堯舜日可攄精白佐垂衣

陶然三徑足幽香天外雲鴻墮
八行爲念故人勞夢寐頓令澤畔有輝光
新朝已見登韓白世路何須畏虎狼
從此五湖春睡穩願賡天保頌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十五

陵岡

同年李宮庶便過賦贈二首

班揚聲價重詞林又值新朝雨露深
恩詔正看隆講幄歲星何事到江濤
南溟氣鼓寧容息萱樹情牽不自禁
滿眼干戈君念否至尊宵旰忍抽簪

白雲澤畔苦吟身紅日中天來玉人投轄不嫌
藜藿非論心只見弟兄親魚龍出水聽殘曲蘭
茝分香洗俗塵流落自應慚穢質谿旁漫說會

延津

贈皖歐別駕署府聞陞詩二律 有序

公爲皖別駕屢登薦牘以賢勞視篆做
郡做郡方歌來暮亡何而有滇南刺史
之擢兩郡皆皇皇如也會東魯變劇皖
議增城以守僉謂非公不可兩臺從士
民請擬 疏保留吾郡即不能有公而
得微鄰壁之光猶勝于去萬里之遠也
况皖踞吾郡上流皖有百雉之雄吾郡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十六

益安枕而臥矣公在皖猶在池也聊作
詩二律志喜以當佩刀之贈云

才名久矣蔚人寰邂逅欣承竹馬間
雨過使車增爽氣月來鄰壁破愁顏
羽書烽信交馳急緩帶輕裘且自閒
借寇士民情正切 徵綸忽下說千蠻

滇南戎馬急需人皖水池陽挽去輪
倪孺各懷湯火慮使君那得百千身
蠻夷天末猶須計幾輔民情未易馴
聞說兩臺城守議金湯萬里慰

吾鄰

春傳星垣侍御步來韻

青驄繡斧去行春到處關河草色新
退食獨憐胡地月折梅猶憶隴頭人
彈文欲奏豺應避掃石閒題筆有神
公善書京國生涯君莫問斜陽馬首逐紅塵

擢官寮請告荷 溫綸

幾載沉淪賦卜居 君恩忽爾下除書
貧其五斗非逃世亂見三韓謬抗疏
事後却憐知趙括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十七

時危何自得獲苴聊城未下言何用
羞拜 溫綸去馬徐

賀青陽令公考最拜 封

茂宰風流迥出塵華山氣色與嶙峋
庭前不用鄒陽律境內偏饒黍谷春
苒苒名花嬌自舞娟娟朗月淨無垠
臺臣遞上循良牘共道桐鄉有仲卿

山城製錦未三年恰遇新朝雨露鮮
公道已看騰薦牘玉綸俄爾下遙天
祇憑保障丹心在挹

取恩波世澤延聞道禁庭虛左待中興
事業許誰先

唁赴任覆舟而僅存其母者

一官西指速行舟將母携家作勝遊
豈遇石尤天地慘直探鮫室鬼神愁
急呼幸有馮夷順萬死應無白髮憂
兩岸颼颼林木震各將悲喜問江流

賀許別駕考最

小窓兀坐聽流鶯報道君侯政已成
傳得一經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十八

為治譜分來半刺蔚時名江籬到處堪為佩
浦水相看孰是清久矣閒曹無薦牘得君聲
價始嶒嶒

潦倒風塵傾蓋時即看龍劍吐雄姿
共推家是玄成舊尤羨花開棣萼奇
是處軍興煩餉饋獨憐此地免瘡痍
愧予未有虔刀佩為擬新詞作贈私

送姚文沙赴任北廳二首

才名月旦許誰倫聊爾青氈寄此身
共羨春風

嗟桐汭忽移絳帳向成均經過冀北皆成駿
有詩囊不慮貧

聖主欣逢新視學如君稽古幾何人

國學橋門壁水纏盤中苜蓿自蕭然喜者爽氣
西山至更聽鶯聲上苑傳坐蒲金尊應不乏堂
虛石磴互相宜逢人若問予留滯為道長卿病
似前

似前

壘石山

晴日和風坐薜蘿為尋山石綴山窩壘成巒岫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十九

人工巧製就玲瓏月影多小洞臨池魚出聽移
花傍竹鳥升歌臥遊枕石皆吾事猶有羊求小
經過

送壘石張山人還金陵

真山真石不須求假妝須得借名流胸中不有
超然意指下何能巧出謀王維畫裏山原小佛
子臺前石點頭君去君留遺蹟在持觴猶似共
君遊

冊封詩 附

冊封 華陽王敬一詩四首

桐葉分荆甸皇華事曉征天邊將袞冕

帝子拜璵珩帶礪千秋業蕃宣蓋代名共歌周

室輔不數漢東平 紀封

如何封拜日恰遇此良辰和風在重九晴日似

三春拜舞千官豫傳宣

帝製新遣逢應不淺何以荅 楓宸 喜晴

衡嶽遠空碧瀟湘爽氣來賢王新拜罷漢使獨

丁文遠集卷十六

二十

登臺樂奏鈞天曲筵開九日杯腐儒慚授簡勝

遇過鄒枚 謝宴

方設穆生醴又開梁苑筵菊乘王祖所刻正堪賞東

籬忽滿前舖就湘江景飛來蘭浦泉登高誰作

賦子建有雄篇 游園

歸途寄荅華陽王步來韻

梁園賓客感深知立馬江亭未忍離一去平臺

誰授簡每因明月繫相思經過大麓雄風在歷

徧寒山獨影隨猶憶壽筵開此日好將華祝托

新詩

荅同使于小毅中翰二律

望國家聲舊綸屏世澤長趨躅周禮樂揮灑漢
文章不淺清秋興偏容楚客狂何緣得倚玉使
事有輝光

九日登高處王宮作勝遊承恩緣使節共賞有
名流曲曲梁園景翩翩彩筆收菲才慚作賦羨
爾是枚鄒

岳陽道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三

纔過洞庭水又走岳陽山風急旌旗亂寒侵衣
覺單昨日是重九節候固應然睠此行役子劬
勞未息肩暫憇長松下秀色良可殮龍鱗已千
尺可望不可攀

曉行

鄂渚千重嶺虬龍萬樹松鶴翻松頂露雲瑣嶺
頭峯剩有豐年穀饒爲驛子共清秋天氣好歸
騎且從容

古松

幹是凌霄姿絕塵枝枝俱作老龍鱗道旁多少
乘涼客可憶當年種樹人

岳陽樓飲郡公酒感懷

黃鶴游方罷岳陽樓再登洞庭樂孰張湘靈瑟
不聞但見水天碧又見君山青此物獨不老萬
古有常新昔年從此過先君任衡陽過此今日酒重斟
陰晴多感慨憂樂總浮雲三肅使君去馬首作
豪吟

九日阻風過汪太史宅惠詩步韻奉荅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二

文章河漢共昭回留滯周南太史才一去雲烟
停楚甸相驚駿馬失燕臺風衝猛浪崇朝定菊
到重陽萬葢開
聖主只今虛左待肯容澤畔獨徘徊

華陽鎮阻風

奉使驅馳返故鄉華陽渡口晚風狂暫棲屈廟
經二宿猶記騷經誦幾行賴有臨邛頻問餉不
教司馬客淒涼燈花爲報來朝喜知有安瀾送
去航

抗疏歸詩

為東事抗疏四首

我本蠹魚士今作抗疏人為抱憂天慮遂不顧
其身委質事

明王所當瀝血誠肯移薑桂性負此簪與纓通
朝不見駁公論自還明願言投劾去笑出春明
門

人言筆札官不當事彈擊所志在君親匹夫不
可奪從前詞林人曷嘗捫其舌皎皎與錚錚歷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二十三

歷昭史冊只恐繞指柔自把剛腸折鳴鳳與寒
蟬惟汝所自擇

唐虞戒比周周詩戒同列豈獨漢李固慙懃事
書札原非爭短長亦自據肝膈交淺而言深遂
爾成燕越毋亦令人輩難以古道責自貽多口
羞敢言沆誨哲

排闥真孟浪幸寬萬死身畏者不我顧暱者謾
相矜惟我膠漆友俯躬自叮嚀撩虎原非計違
時自取嗔拜受長者言豈不自分明丈夫酬

明王生死安足論

歸途

一出春明外蕭蕭秋意多涼風驅暑氣落葉見
庭柯世態風雲變郵亭信宿過

主恩容我適行矣莫蹉跎

偶感

齊景悲牛山晏嬰笑未已舟壑竟難恃軒冕何
足倚達人貴大觀浮雲視成毀可以升明堂可
以躬耘耔 明王恩難酬片言心畧失素餐良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二十四

足羞沉淪轉自喜閑吟澤畔雲醉臥烏皮几有
子足譚經遭逢過栗里道義或不愆千秋付知
已

聞遼陽陷

風沙日起塵邊書夜不停已尅黃龍府又奪遼
陽城大將固是統袴子中丞空在圍城死長此
破竹與茅靡 社稷憂危何底止問粟粟如山
問師十數萬組練橫連耀日光銀錢四索窮鄉
縣如何臨陣只一逃又或魑地將城獻豈是酋

奴狡計多還是我師成戲嫚吁嗟吁嗟
聖王憂誰爲分憂作遠謀大臣元被小人欺
天朝却被庸臣悞若非翻然持太阿柁失中流
誰其顧

丁文遠集卷十六

詩 二十五

丁文遠集卷十七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書牘

上李九我相公大座師 戊申八月

翰林院庶吉士門生丁紹軾謹齋沐啟上

李老師相公閣下生竊惟今之亟攻老師者併
無瑕垢可指第去之一字而已生備員宮牆嘗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一

聆師教去冬則云吾今六十有七只恐做人之
時少何求閣老之時多則老師于死生之際勸
破久矣何有于去今夏又云有勸我以國事去
勿因人言去吾謂去等耳往哲某某皆以人言
去吾何必以人言爲嫌則老師于去國之嫌勸
破久矣又何難于去故今以不去攻老師者不
知老師者也老師未嘗不決于去而門籥子復
以去爲老師決是贅詞也但竊念

聖恩眷注有加無已屢疏不允勢必遷延而老

師有決去之心或不示人以決去之迹耳夫信心而不信迹難乎期於今之世矣况在交章之後愈疑而激愈激而攻人方不能以旦夕安老師而老師不明示之以決于是攻之者本無可甚其辭且相激而甚其辭矣本未必欲多其口且相率而以前不去爲口實矣故昨者移居一節在老師不過爲旦夕之安而不知者遂以爲非束裝之意老師實欲去之心其誰爲暴之而誰能信之生竊伏覩老師步趨聖賢任天率性盡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二

瘁于國不形之口自信其心不白之人故曩時日夜勤劬務求格心者何限而人鮮知者則遂謂老師無所建白矣今者萬分欲去方憂悶成疴而形迹未果則遂謂老師非真心尋退矣夫待格心之後而後知其格心此古蓋臣之蒙謗者衆也待既去之後而後使人知其必去其汚蟻于未去者不既多乎故生竊謂老師立朝之事不必辯而去國之心不可不明立朝之事使人不諒猶可言也去國之心使人不諒不可言

也生平泰山喬嶽于此觀其成萬世毀譽是非于此定其局儻老師以行止準之聖人則接浙之意不可少以公論聽之天下則拜言之風不可無蓋

一人之知其不能勝衆人之不知審矣後日之去其不如今日之去又審矣故生前日面告老師謂愛吾師者未有不勸師去者也頃者聖誕屆期嵩祝伊邇儻老師過于守禮必欲躬趨愈滋多口莫若豫爲陳請求免此出竊意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

聖明必能默體而老師亦或移寓國門百疏哀懇示人以萬萬決去之意嚙嚙成功者返振古如茲已而已而時事已見筭來官品今已盡之計及青年焉知來者江山有意遠招函谷之車勾漏有緣得回未老之轍是行也謂非天之厚吾師也乎哉此實老師之本懷而門人小子謬從臾之齋心密啟非敢求聞于人也臨楮可勝悚息之至

冊封繳節請吉爲被逮劉侍御上方相公

吳相公書 丙辰三月

不肖軼行能無所比數仰荷台臺造就納之門
墻之內譬之鄧林之木不棄腐朽伯樂之廐收
及駑駘古稱成我之德與生我者竝良不虛也
去夏奉使楚藩得披大王之風覽黃鶴洞庭之
勝憑式而思莫匪

主恩莫匪明賜感激私衷真與去路俱長與歲
日俱永惟是蒲柳之質不耐馳驅跋涉道途五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四

閱月形神俱敝支離病骨有不堪爲台臺縲陳
者因是不能躬趨

關下特遣家男繳還

御節併乞

恩予告伏望台慈矜其困憊許其調治寬以歲
年則自今至死之日皆仁人長者之賜其爲感
激詎可言喻外具不腆之儀敢告從者伏在衡
茅無以申報私祝元老壽身壽國於萬斯年庶
以盡下情百一耳別有一函爲同鄉劉光復被

逮事仰塵台聽統希崇鑒

肅啟被逮御史劉光復不肖軼同郡友也平昔
在筆研之交恒以忠義自矢昨值

主上御門不識忌諱越次敢言益其素所蓄積
也

雷霆震怒威行不測海內無不悚慄俄而
霽威不卽加誅海內又無不欣躍歌誦

聖德然而幾番讀閣下救章原其朴誠矜其造
次念其母垂白倚閭動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五

主上以錫類之孝憐其子千里奔命動

主上以鞠子之哀蓋自不肖奉使回還千里聞
諸道路之口則無不謂今日之事皆相公調護

保全力也嗟乎

君仁臣直自古名相維持骨鯁之言以故折檻
引裾不至隕越顛覆之患何期于台臺見之光

復貽書知交有如

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之意光復固已視死如飴
矣而所不能瞑目者或未必不戀戀于垂白之

母不肖爲光復友即可無憾于光復之死而不能不爲光復垂白之母奄奄待子以盡者痛也然而台臺救章則已曲道之且屢言之不肖何容置喙惟是回天轉日終非相公不可相公不靳巷遇不倦始終直至于得救光復而後已併以蚤救光復之母豈非相公不朽之業天下萬世之所瞻仰而祝頌者哉久懷此情無路上達頃因繚節之便冒昧仰于伏惟台慈俯垂鑒宥軾臨楮可勝戰悚待命之至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六

差回辭俸啟掌院劉老先生

竊以心有所不安者不敢違心以自遂事有所可疑者不宜蓄疑而妄行職以奉

差出都旣以病

請告今以病痊就職所報 朝見者病痊也所

投呈吏部者病痊也而吏部云前者未經 題

覆例作差回不作告病數年各衙門皆然職不

敢受已具呈台臺蒙移文關會其成後學慎

守功令可謂委曲詳盡者矣而選司與功司僉

查舊例合言如初蒙台臺傳諭更著補服職敢不遵而目今將開俸矣從前告病一年零四個月有餘之俸皆得領矣職輾轉思維本以告病而乃竊祿義之所不敢出也又各衙門有此例而本衙門或未經有此例又職之所無從查詢不敢冒爲之者也因是枕席不安屢謁臺下質其所疑不獲一面竊思吏部爲各衙門統紀故不得於職有異同而台臺爲本衙門冠冕仍當爲職嚴可否職他無計策私心惟不敢以在病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七

作考滿之期與不敢領在病之俸二者庶幾于心少安于理爲順而不敢不預稟之臺下欲需面陳恐愈稽遲肅此代躬伏惟俯賜俞允以便起文幸甚幸甚

掌院不必辭俸不佞申文竟扣除一年零四個月不作考滿之期不領在籍之俸蒙掌院考語品行清端文詞博雅附記之

寄候李閣下九我座師

門生軾于去冬十一月抵京師過老師舊寓官闕庭除低徊顧念不能自已蓋門生受老師恩

造且無論卽進而侍教靡不虛往實歸者然以避掃門之迹未盡立雪之誠至今日欲一披絳帷聆警欸不可得矣每客從閩中來者詢知道躰仙健倍常又云公卽日益奇偉不勝大快夫至人以其身爲天下不則歛其爲天下者以爲身爲天下福在天下爲身福在一身故壽考子孫生人之實福也竊意天之所以報老師者在是門人私祝老師亦以是他如潞國還朝溫公入相之說知老師所厭聞也敬因貴邑林老先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八

生賁捧還里肅此申候

候李座師閣下

去秋貴邑林老先生以賁捧還里門生恃同館林生年誼故敢托寄候老師附一芹徃想久徹座右茲門生以封差詣楚已次河西務矣又幸與貴邑楊庶常連舟行敢奏記函丈蓋老師門牆士如不肖其只九牛一毛而門生視老師恩無二大出而不告能無歉然門生於前冬入都今夏乞差老師未必不聞而訝之然自揣索米

無裨酬世罔術又兒女之情多山林之性癖則假差之便遂歸之計老師笑而置之可也至老師啟居竊聞之貴鄉來京者無不謂矍鑠倍常佳公子漸露頭角夫科名爵位人品老師已擅之無兩而更無壽考子孫乃稱全福純嘏門人小子舍是又何望焉每思飫聆大誨善紳請事愧不能萬分一今遙想警欸如隔河漢懷恩固切慕教寔殷臨筆黯然良非謾語伏惟老師加發珍重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九

寄李座師公子

不佞里居時聞尊翁老師之變已設靈立拜者數日遠莫能至徒增痛悼而已老師文章爵位勿論其人品道德直方駕古人蓋棺論定彌又彌芳不佞去秋入都士論人情乃可槩見泰山之頽梁木之壞舉世所惜非門牆小子私言也所恃大兄伯仲步武前徽作求世德奉師母以孝處昆季以和則老師其不亡矣茲因今親郭復老行爲敝同年附致絮雞乞告之老師靈几

又歛有鄉同年莫分併達上語不宣心臨楮涕泗不知其所從矣

閩試候葉閣下台山老師

門生不肖不通候老師者數年于茲緣乞舍里居者久去年十月方就職今年八月方報滿其浮沉之故可知已今以承乏領試差貴鄉門生何人掄材何典貴省何地不問而知其不勝任今幸事竣呈錄奉覽老師亦不得爲門生掩護不知何以終教之伏惟老師龍臥數年方開六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

袞不惟一德之孚卓絕近代抑且五福之脩獨冠人倫側聞

王上之春汪老師者意殷殷篤也又時事孔棘洛社之趣東山之出豈爲套語密邇仙居渴欲趨待詢之往例云以出境滋擾爲嫌遂爾次且悵甚悵甚聊具一芹附試錄呈上極知翰褻伏惟老師海涵

閩試候黃毅庵大座師宗伯

恭惟老師攀誕門生借在京衆門生具有慶詞

托令親郭門生便達上想久徹台座門生何人斯今歲謬領試差而且得與老師梓里豈非厚幸厚幸者哉不職之罪老師亦必爲門生慮之今幸事竣呈錄請教又不知老師如何爲門生哂之人生材質命之天卽學力亦不能強此事又不可告之人無可求助今日傳醜大邦願得老師一言自信老師成我之恩等於生我知不謾我也每日開門進廩餼對直指及監司問虜報渠併譚及貴省倭事言之咋舌虜事不可問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一

矣倭事在貴鄉又聞老師家安海老師能無慎重其間渴欲躬候門牆詢之往例不敢出境諒蒙俯原

寄候黃座師

去歲祇役大邦未獲一侍函丈世路東人動引成例將尋師訪道皆非使職之宜而千里酬恩不可行于今之世矣比承翰示知在宥原旣辱寵頒益增汗愧至浣誦河干大篇則又不啻親承馨歎者夫老師名世文章見之楮墨未十之

一其經綸事業施之有位未百之一天不欲使世道爲長夜其肯使夫子老河干乎門生逐隊隨行毫無補益不知今之館職視老師時又相去幾何以無所事事之身絕不似有官人又僕僕黃塵空嗟時事不堪作讀書人今亦將鴈次林生作山林人而已假呈已具擬來日可題林生行附此申謝伏惟老師珍重道驅以需霖雨鹽梅之用聞林生言貴鄉倭亦震隣老師已遷郡治欣慰欣慰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二

闕試寄錄本省前輩

伏惟海宇宗工誰當冠冕闕邦師表共仰斗山益宦譽合之鄉評而愈重耳聞兼以目擊而彌真如台臺者豈得久棲綠野卽當藉重黃扉者也某猥以庸劣謬屏簡書譬之拙工取材盲人索寶所恃鄧林隨處皆美材合浦隨在皆美珠庶免瘵曠不致憂虞耳望教未繇徒切飲水之懼緘詞布悃聊抒就正之懷伏惟崇炤曷任馳瞻

謝閩中程觀察

白端菲材濫膺盛典情文濃郁已橫施于共事之時翰貺殷勤更遠加于出疆之日是惟明公德盛而懷謙愛人之無已遂令小子涯逾而分溢飽腹之太過前已具有短啟茲不敢更作長箋回首三山儼屋梁之明月策蹇一路仰天上之德星可勝啣結不任馳瞻

謝費延平道

棘闈共事已幸殊遭劔閣華筵益啣明德乃今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三

出疆矣使者導之而且翰貺賁之何隆情之無已也至獎藉過分寔不敢當鄧林之材皆主人之羅旣者久合浦之珠賴清德之挽回者多至文飾其固陋而彌縫其闕失不肖方切私感尚敢貪天工爲已力乎

謝漳州府楊公

久切山斗之瞻何幸承乏於茲又得飮聆龔黃之譽填榜時占前額者濟濟皆貴治貴治何多才也疇非老鄉丈椽樸薪禱之化哉不佞無能

識才那有賢大夫所造就無非才耳

辭闈中門生席

去歲闈中得與張老先生共事左提右挈荷愛良深今蒙諸丈見招謂欲遡會逢之自盡一日之權也而當時共事者不在坐又以小恙不得出戶諸君謂今日之飲權乎不也且耽得張老先生病愈而出自相邀領惠如諸丈出都在先則此舉姑停昨已面布萬非飾說不必過勞再三惟原亮幸幸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四

寄候周寅所大座師宗伯

伏惟老師辭雲霄劍履作林壑夔龍遙聞堂開綠野興寄赤松芝蘭抽秀玉齋爭芳老師固可以樂而忘其年矣惟是門人小子意老師禮樂之化未究鼎鉉之功缺然又四海瘡痍轉急九邊烽火戒嚴如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吾師其誰是所幾幾望之者門生以庚戌春艱歸去冬復來索米長安徽老師之福得與清班而不得侍教左右恐墮越前路是亦老師之所側

也頃因令侄之便肅此申候外小詩一首先已書之龔年兄所頌箋上茲更錄之扇頭以請教政老師亦可以窺其伎倆矣

候周大座師

拜領昂翰如對師顏林居之樂道體之康俱從入行中見之又承賜月湖社草向嘗從友人壁間取以歸今何幸更得佳本門生竊有管見靖節高風自輕五斗睢澤棄相蚤識盈虛豈因莢菲有何忿恚倘以是播之金石施之來世更見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五

洪園金錫渾化渣滓也門生見近時宰相罷歸者詩文猶作屈賈悲憤老師以為然乎否也世局瀾翻浪覆恐更甚于老師入山之時不知使文潞公司馬君實今日日出山可能有光相業否門生多病纏身因來未久不敢乞歸來春求一至戢影長林則上願矣便羽索書漫爾請教

候周大座師

門生不通候師臺者不可以年計矣甲寅抵京乙卯以封差去丁巳抵京去歲又以闈差行蓋

通籍十三年去春始考滿中間浮沉之故可知其缺然於左右或老師之所原也去冬抵京聞有公子之變諸門生在長安者共相驚惶後會令侄先生乃得聞其詳以老師甚盛德何得有此榆景其何能堪忝在門墻無從慰唁有拊心自愧而已猶記向年門生妄自唐突不欲老師以得失介懷今者又不得不望老師勿以生歿介懷雖二者輕重不同情鍾我輩似難割除然傷其無益養其有待於此權之不得不曲爲排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六

遺勉自珍重也暮年生子者不必遠引近在知交不可殫述况老師年力有餘天福吾師更有好子是所必然至近日長安物論共推重老師門生業既聞之拜相產麟駢臻竝至當在日莫之間匪佞匪佞門生謬承闕役自知不任所有程錄已出醜人間何得不請教函丈敬托令侄達上侑以輜儀惟老師鑒存

啟周存庵房師官諭

伏惟老師以一代宗匠掄材豫章匡岳之降異

彭蠡之儲精皆在老師斤削內矣讀試錄真足模楷當世冠冕羣公門人小子可勝羨服先計使車從皖渡江去敝廬不二百里而近嚴不敢就後計還朝必取道錦里益儻乎不可親矣則小子魂靡日不搖搖征旆聞先朝命稍緩趨程孔急大典素重近態益橫老師矢心慎愆才固優裕而物情難調則小子魂靡日不搖搖棘闈間今事竣論定所稱叅天合抱無尺朽寸瑕者必豫章材也此一役也善始令終身名俱泰門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七

人小子可勝欣慰舍親汪慕過蒙垂盼先傳老師潞河一函今再傳試錄一函老師取材富矣而猶不忘樗櫟若此感激感激又承詢及入京之期門生從吉已半載矣顧自揣庸陋正宜藏拙不堪應世欲讀書數年再就函丈不知能遂此願否惟老師指教之

啟周房師掌院

恭聞老師教習庶常之報不勝欣躍論入相之期竊以爲遲而爲國家儲得作相幾人則老師

之功又大矣家僕回捧鼎翰併備述而語惓惓
不靳再三生我父母成我老師種種真切處何
得不令人感篆至招之使來第思前歲之疏已
有甘心廢棄之語何得一轉便欣然而出且後
輩遲兩科者已爲中允而六科前輩僅爾贊筆
亦何頽立于其上甘心退匿正分所宜惟師臺
諒之黃道周者門生入闈直指及兩司房考皆
稱其名竊恐不得收之及填榜又在頭卷無不
人人喜得士也今又屬老師鴻鈞大冷中門生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八
不足數傳老師衣鉢者此或庶幾矣

王憲葵老師開府

憶老師之司理吾郡也猶日昨哉今忽忽建牙
開府也門生抵潞河入都城做郡親友接見者
且不及寒暄無不爭語門生王公開府無不欣
欣喜色門生竊窺其人有親沐老師恩澤者有
未沐恩澤者而又多有其子若孫未覲老師之
面者而其懼欣踴躍喜王公之開府則若出一
人門生竊嘆曰吾師乎吾師乎其開府固宜去

歲門生里居爲郡修舊志先爲老師立一傳後
友人援志舊例存者見任者不錄因削藁去然
當東藁時以語諸縉紳士民其於他有司多爭
欲去者其於老師無不慇懃願鑄其事抑何老
師得池人心如是以吾池基開府今將以開府
基台衡知老師所饒初抵京擬遣申賀後思憲
體門禁孔嚴不易達也且計老師何取于陽喬
魚寧安其疎簡茲聞舍親孔庶常道老師有便
役在此卽附茲於庶常緘中達上臨楮不盡依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十九
依

王憲葵老師淮撫

時政多有所停閣而獨老師真定之命與今淮
撫之命不後期報可也 主上之眷注誠深而
天之於老師不可謂無意也甘棠之鄉聞者額
手薦紳之林談者喜色而况門生其人乎初牌
指河南輿便侍函丈因入永城見驛中嚴程道
之禁遂從路山東仕途之畏人如此北望龍門
可勝悵悵固不俟老師翰示而知老師注望之

情矣淮上去傲鄉益近被澤益親國家咽嘆之地真非老師不辦大禹玄圭老師今日事矣奏議久知爲名言彙刻當可傳世老師命之弁言門生附青雲之幸也敢不圖之

報大理朱密所老師

不肖賦侍函丈有年矣以不肖竊窺老師非先正法言弗言非先正法行弗行文章政事真當代之模楷後進之師表也去秋入長安正以得就鞭策爲幸而台從已先發言之悵惘頃承翰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二

示如獲瞻對老師功在民社望在中朝隨施輒效無不獲行其志非若世之牢搔抑塞者比柰何遽言邁軸老師卽厭世世不能不倚重老師也幸自珍攝以竟大業台衡之重康濟之猷當今之世舍夫子其誰非徒門墻小子私願而已向見兩公孫翩翩鳳毛想今益就奇偉別論敢不唯唯

寄林省庵老師

伏惟老師抱猶龍之德妙轉環之智當年勇退

出都門若不可以時刻待門生不解其故也去後時局日變月增乃知老師去之之妙也惟有前日之冥鴻斯有今日之鳳舉在老師無所爲而爲而道一屈一伸造化一消一息惟其合宜故能豐運聖賢作用造化生心宇宙在手正此謂也門生乃信學問得力處聖賢豪傑真與俗輩不同今計老師當趨裝北上門生得侍函丈無行不與又在今日矣頃因貴邑林老先生賡捧還里之便肅此布私且恐行旌在道托於途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

中致之

答林省庵師太常

前蒙命抄錄九我老師七十壽詩今又蒙示五簋約具見崇儉維風至意貴鄉固多清修之士若兩先生者其表表者矣第生徃見爲此約此刻者固多而竟未能行匪但人不能行卽渠亦不能自行嘗飲於其家見其品餽稠疊如故竊詰問其何以自食其言渠亦笑而不能對母亦後進之士通籍未久品望未著又年齒尚少母

論尊貴有所不敢褻卽比肩亦有所不敢加又或受其盛宴答以簡約殊非報施之禮故能言之而卒不能行之與然則五簋之不能行非盡以胡絃待天下之人或于禮亦有所不敢而必欲行五簋之禮意必如先生之言必待夫臭味意氣之人而後可與夫天下往來交際之人多而臭味意氣之人少此禮僅行之于臭味意氣之人而不能通之于往來交際之人又何以稱君子返朴還醇維風起敝之意故欲使此禮通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

行于世尊以此倡卑以此承施者不易受者可答相習以爲常相循而可久老師何道以處之至于戒殺一節仁人長者亦累言之亦未能行乞併拈出所以行之者以示趨向在達官長者方不爲空言後生小子得有所倚據也

荅林省菴老師通政

門生昨所呈辭俸事非以立異也或以遠罪也老師竟許之乎因得蒙通來書札之示此與前日紀事及客坐壁間所張者一意卽老師平昔

諸刻大率類此此老師一生立脚跟豎品望得力處也敢不敬服敬服願在今日或有當進于是者孔子之學隨時而化至于五十以往更言三十而立之事乎故謂孔子由志學而進之其能進也由其能舍也舍去一步又進一步所云進進不已也况老師地位日崇人心繫屬日衆將收攬八荒調劑萬彙此間必有盎然春融油然生意而豈孤月寒潭清霜凜凜日者所有事乎古之大臣爲谿爲谷府垢納汗彼非不廉也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

而不以廉名非不介也而不以介名必欲竊竊焉名之則今之廉者介者亦有之矣而竟不容于世此其故可思也每老師所頒圖刺種種門生在家日張之壁間卽昨賜紀事已加圈點封寄小兒萬萬非誑語也蓋後生小子初撐門戶風急天寒非硬着背脊牢着脚跟不可而在老師今日則不宜沾沾于是者謬以請正惟進而教之

謝林老師魚蛋之惠

欲以無聞之年過承有道之賜河濶既久不至
鼓鉞而歌無魚起舞已遲敢云未卵而求時夜
所祈大海終納細鱗用飼乳鷁得成雄長覆翼
之恩曷既縱壑之感實深率爾布衷尚容趨謝

荅李斗野方伯

曩歲楚變始末從公即聞之甚悉向語之知交
應者半不應者半今沉鬱數年而論始定老伯
始得復起田間可見直道之在人心者未亡公
論之在朝廷者未泯而彼蒼好還所云仁人之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十五

利天道運行者於今而益驗也每逢貴鄉薦紳
輒詢老伯啟居知精神矍鑠有踰少壯是又天
與以有爲之力也當事者正當躋之台衡之列
出入奏對承明之間而今且置之外藩處之邊
地毋亦常格之是拘乎抑亦滇南多事之後非
老伯不足以保釐之乎

寄吳玉華侍御

老年丈行時弟小詩已預爲勸駕勿戀庭闈之
樂蚤慰瘡痍之望矣想清秋爽氣正駉馬翩翩

載道時也使節所臨江山增麗士民之歡迎夷
狄之向化又可知已別有所啟滇南今方伯李
斗野公先爲楚衡太守時先君爲倅弟隨任纔
束髮耳適遭先君之變李公優恤百方古今之
不以存亡貴賤易心者未有如此公者矣至後
楚藩一事公道于今始明朝論于今始定人人
推轂此老年丈所知者此非但公論有必申之
時亦天道無不報之理老年丈秉憲一方知八
安民是素履念計必與此公投契而弟以夙心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十五

未報時刻在心不向年丈一吐弟之薄也此公
豈藉弟言爲哉向李公有粵西之命弟據以爲
粵西也故別時未及今仍留滇南故敢布私左
右弟亦何敢異老年丈盼昧以償不肖私德惟
宇宙間有此人異年丈從避遁得之綬靖邊疆
必大有裨益未必非明公治化之助也

寄李斗野伯布政

世態覆雨翻雲從古然矣古人有言後起者勝
前之失着即爲後之勝着非前之失也前者時

論之所爲失也公道久而後明良不虛耳老伯
茲正久而後明之時便當一舉千里前者已與
開開府之議今者冢鄉並來二老聲應氣求舍
老伯奚適哉吳直指爲敝鄉同年先出都門時
以老伯赴任廣西故未之及不意仍留滇南今
附一緘去緘中所云殊不盡報德之私及頌德
之意

荅吳玉華侍御

老年才名卓擅一時別後逢人譚及無不謂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二十六

立朝正直忠厚年丈其選也持此廵方將吏畏
威民懷德聲震懾息而嚮風猶掇之也李方伯
公之厚不肖孤爲三十年前事彼今未嘗一字
及弟亦不知弟爲翁同年厚知也第士人忝附
朝列有賢不敢蔽而况其爲恩私恩私不可以
當賢弟以先子老明經別駕而渠兄事之沒而
不棄其孤也可不謂賢乎年丈負人倫之鑒其
必不以不肖之言爲謬腆惠下及寒暑溫如承
詢試事尚未尙未弟將乞封差歸未卜可否

荅李斗野方伯

不奉老伯顏色已三十五年不虞今從長安得
覩老伯二品報滿三代褒封也盛事哉展讀寶
軸敬歷中外者咨嗟太息進之不驟作之不止
高厚悠久功收其全位祿名壽福要於備毋論
率實半者霄壤彼一蹴而盡九等亦安所較茲
凌霜之幹乎某于八月念日到京王言已屬之
敝衙門薛老先生相見交口而誦盛德不置薛
公深知楚事固於文中獨許噫嘻亦可謂得老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二十七

伯大節矣太常之報某家食已聞遲滯至今計
當更推所幸老伯精神疆王不必遠引渭叟淇
翁只以目前冢宰司寇兩巨公皆齒長老伯多
矣正可安意俟之勿遽言高尚也昨見直指薦
章自是餘事諸大夫方藉老伯出山以爲世道
重泰華之高滄海之深何俟旁人指點哉附呈
先君遺稿一部凡係老伯詩文皆載至老伯誌
銘尤所藉不朽者老伯越三十五年而見此刻
故人之感能無凄惻其在不肖又當何如

復李鑑池副憲

竊惟士有憾生不同時居不同地者未有宮牆
在望而坐失海內鉅儒當代標表者其悵結可
知也緣邂逅吾與粗陳高誼猶以先生為世法
中人而不肖引避世套遂巡長者之門既吾與
交益久頌德益悉然後悔向者懷刺非誠請見
不蚤倘非他日有會逢之期幾抱千古無窮之
憾矣雖然景星卿雲神龍朱草之禰奇於世者
政謂其非恒人所得見也而昔人有訪戴而不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二八

必于見戴者反成千古快論繇斯以談焉知見
者之為得而不見者之為失乎後來吾與亟禰
先生念我茲捧翰教情見乎詞益信術士之言
不虛封人一見決聖不肖聞而知之天之有意
斯文先生能長守此丘壑乎苦幽之人不能為
頌為祝因吾與行便畧布積私併申謝悃不腆
之將非敢云報也

謝李鑑池公大叅

前敵同年吳長老役從五鼓到不肖黎明行燈

下作字奉寄已乃悔其造次又不虞先生念我
且飭庖以待如是則不肖之造次必先先生之所
不罪也既歸又辱走使布幣而媿媿其詞倒屣
投轄之誠已見筆端改衣授餐之誼不吝千里
感可言罄感可言罄竊念不肖當日過河西勃
勃有造廬之恩者半然慮迂道而煩長者啟居
勞郡邑餉問轉念亦參半故驛子沮之得行其
言蚤知先生眷念如是尊夫人飭庖以待如是
即迂道更遠亦竭蹶趨之矣大惠過腆詎不敢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二九

卻三肅拜登理合顛力叩謝而里居覓郵票甚
難辱僕涉遠方未便謹藉手邊使聊致寸絲愧
不能效報稱萬一長公在京已習其家學之淵
源孝廉諸君久聞為熙時之麟鳳先生大德備
福真可喜幸

謝吳長谷蘄州江防道

阻風改陸到蘄水已具小啟布謝托宋令君達
上宋君適往府去想遲賚一二日也茲又承翰
貺遠頒何垂情無已銘感之私楮豈能悉聞李

鑑翁已到家此翁處爲太丘出爲龔魯一門孝
友滿目麟鳳想年翁物色久矣弟未覲其面醉
心其人僭爲年翁告之嘗憶年翁在都門促膝
向顧年兄問政娓娓不休弟旁觀心服謂年翁
樂善無厭若此他年必爲名吏今者居是邦樂
有賢大夫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年翁其人矣
外有鑑老一書煩命役致之

謝孟五岑掌科

當代之有先生人方仰爲麟鳳望若霖雨欲一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十一

見不可得么麼小子幸入貴境雖切登龍之想
未有介紹之自何期枉玉以示接引厚施以隆
繾綣往者未報來復續焉此豈非德愈盛而心
愈下望愈高而禮愈恭有不可以尋常尺寸度
者耶所私祝者聖明旦夕轉環蚤起東山之臥
弘施砥柱之功不徒領袖江山役精著述使林
壑有光巖廊無色也夫鑒古可以察今灼知乃
能成務如前所惠著述知不過玄亭之百一腹
笥之緒餘而千古善敗歷若指掌持此張設施

行功詎可量故不肖願先生爲周公卽以文章
見之謨烈不願先生爲孔子徒以春秋垂憲來
襪也此固不但關先生行藏實係世道興替因
貴邑送役回附此申謝侍教何年臨楮神往

寄孟五岑先生

猶記乙卯以封差之便得瞻台斗之光世有接
引後學如老先生其人者恐古人中亦不多見
也至領誦景行篇爲經爲史合而爲一班馬李
杜皆在下風先生本以松栢更閱風霜天富其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十二

年因饒其蓄不知將如何大用之部推旣數轉
環無期九屬簪紳無不快快所恃社稷有靈終
不使社稷臣長老丘壑耳猶記長夜侍筵謬及
占卜之人先生三教九流靡所不納不肖遂爾
橫肆其說轉思之後進小生狂悖如此後亦曾
具尺一速其人來到今不知曾達上否然於以
共命則可於以薦士則悖矣不肖罔奉司南茫
然涉世卽業在雕蟲猶如捉影闔試之役不職
良多然不敢匿醜不一請政併呈闈中二詩書

之扇頭因貴令君役便托之投遞惟先生教之

寄彭旦陽尚寶

都門一別條爾數年不佞浮沉出入無便一逼
問候今秋奉使澧州過貴郡亦徒進瞻紫氣而
已言之悵然每逢貴鄉相識輒訊台臺啟居知
福履倍常又聞有掌珠之喜不勝欣快公論大
明品望愈重出山何時鄙人期仰之私有與日
俱積者穆魯兩侍御一為生舊知一為先生所
引知者今皆何在平于此勘破廟廊林壑當無
丁文遠集卷十七
書牘 三十三
在不逍遙也

寄南安譚華南都郎

台臺丰采嶽嶽宇內所欽曩歲浪游猶逡巡不
敢自媒荷台臺畧分先施且張之高宴直令鱣
生羈旅色飛每一思之感激感激自侍教後乃
知夷嶺之所為崇而章貢之所為深則得於明
公長者寔多耆舊典型賜環寧遠不肖願就耳
提寔幾幾望之令婿行便附此

丁文遠集卷十八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書牘

荅華陽殿下

徙途公安候同使也而青鳥之音適至綽有機
緣因是信宿其間昨聞將到荆府恐一時夫馬
不便遂爾先驅然日走一程不敢遽進今抵順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一

林停車待焉固屬同使之誼亦損兩迂之煩竊
惟時屆三秋無邊爽氣不出重九總是良辰非
使臣之逗迫實人天之有待也仰荷榮懷私心
感佩先此申報不盡馳瞻

荅華陽王

恭承簡命得領大王之風直令厝大眼孔頓開
侏儒飽而欲死感可言罄又辱翰墨淋漓別情
繾綣將東平之樂善梁老之延賢劉向曹植之
詞賦大王一人兼之矣行次岳陽已細與守公

誦之出尊作無不欣服至別諭途中遇李公卽
將原啟達之蓋不佞嚴詳禮節不敢辱

君命也正以欽崇藩府之體若苟簡行之只移
片檄足矣何用特遣詞臣尊啟不爲苛責尊役
令蚤還草復不宣

謝華陽王

楚國賢王未可枚舉以所觀于殿下其爲白眉
無疑不佞幸與盛典飫領大教至泛酒名園承
歡秘閣再日殷勤足當千古歸來寢寐不忘茲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二

更承翰使遠賁勤懇懇訊還朝之期念奔走
之苦豈非欽崇王命因憐念使臣故久而不渝
遠而不懈此大王之忠也區區感德私暱耳又
何足言

致于中書公同銓

不佞往經穀城者數數池上鳳毛飫聞耳邊得
一識荆且大快矧同爲使臣乎旣觀台旌容貌
辭氣無一不可師法珠玉在前自覺滓穢典刑
在望良足藉資此一役也所恃無負使職者有

明公在矣寶冊想不遠榮發何時不佞擬數日
後開帆俟抵貴鄉再報

繳節啟同館前輩

每讀古人書恨不得見其人何物小子得與明
公生同時事同主謬厠玉署之末班而朝夕於
衮衣赤舄之側沐浴於春風化雨之中哉泰岱
在前丘陵無色而丘陵藉泰岱以爲榮駟駟在
前蹇駑無色而蹇駑附騏驎以自幸則不肖與
台臺之謂也伏惟台臺當代典刑人倫師表中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三

外仰啟沃之猷指日見霖雨之化不肖軼所倚
庇政無窮期頃以祗役告竣繳還御節又以微
軀賤恙予告望恩不敢不聞之左右無所短長
之人正宜匿影而仰就明公陶鑄之賜又不知
何時矣至蒙容垢覆瑕得苟安林壑一日是卽
明公一日之惠也

謝徐薦所按察使

不肖得待台光蓋自辛巳以迄於今幾三十年
矣辱推先子之誼聆昧有加每聆德音佩爲心

印卽今卽中所書對聯世事靜中見人情澹處
長二語原先生所勒於署中者不肖雖不能步
趨此中嚮往可知已茲復蒙翰貺遠賁殷狀夙
誼不忘至讀虛受大畜二語益感先生始終曲
成之意

卷沈嬰梁孝廉

不佞卑之一第猶在三朋之外如仁丈者將繼
先世之鴻業讀中壘之秘書造物者寧使其一
別遽剖乎惟仁丈自信且自寬毋忘萬里雄心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四

勉事千秋大業三年轉盼間候做座師必于丈
舊寓入其室輒憶其人告之諸同門諸同門無
不嘖嘖沈君奇崛魁壘者且無庸曹丘生緩頰
矣仁丈世味熟嘗世法頗練有如來論此邦之
君不我肯毅安所貴夫子溫良恭儉哉髫年嘗
見先君子與尊公老伯書有云坐千峯之月推
六合之塵又云勿徒調停衽席周旋世情豈吾
尤于調停周旋之說尚不足乎

復程天津先生令卽從簡

遠承翰教具感世誼尊翁先生爲時道宗稔聞
于先子憾執鞭之無從也二難蔚起踵芳襲美
而皆遭困頓竊私心恫之別諭鄉賢政鄙懷所
切而揣勢難行以曾太史老前輩必需之于宗
伯之後則自處之道可知又必俟郡邑皆門生
而後托則其處人者可知何況小子哉不孝衰
經之中杜門引疾卽隻字不敢入公門令弟寓
此數日或亦所得聞也

卷李抱甕東阿令

書牘 五

丁文遠集卷十八

年丈令德壯猷兩地棠陰森森茂矣頃傳年兄
入京叩膝談之更詳渠愛厚年兄之意真有溢
於言表者此時爲官在內在外無一非憂懼之
所蓋是非不定毀譽無常厚自隄防猶恐失之
承台諭見年丈撫謙之懷時操是心事上使下
又焉往而不得哉吏才自年兄所饒惟臨深屢
薄之心正有才者所易忽耳

卷張三水編脩

入都門正以獲親教左右爲幸不意遽爾分袂

也典刑暫遠誰爲著蔡別離之情又可知已遙憶年丈庭闈樂事無涯時作天際真人之想同館諸年兄以便事行者已三人今玉崙兄又請告矣於此無所用於彼獲所安故園蘿薜不由人不時厯夢寐也

谷施存梅編脩

便遊白岳得歌者所捧年丈尺一開函讀之有如面談年兄因歌者及弟弟因白岳得聆翰教於年兄而更因年兄得逢歌者皆事之奇也每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六

巖壑所到賓朋所招無不令人從之則年兄餘馥弟以年兄之愛愛之而又以敬兄之禮敬之年兄聞之亦不我妬也一咲一咲弟於去冬十月抵京其無所短長之效兄所知也而年兄黼黻之猷經緯之畧則當代所由潤色中外所爲瞻仰柰何又爲林壑之棲遲耶知孝思純篤子舍依依而代養有人情以義割是在年兄裁之頃因羅舍親抱牒貴境附此申候舍親才品器具爲吾鄉所推重弟之畏友也而意念謙虛

常以不勝任爲懼弟數語之事賢友仁當無踰於年兄者而又托其勸駕爲有司之事則子游之庭恐不得常有澹臺之跡而政有未通事有可疑奚所諮而處者又蹈昌黎之患也

謝宋泰錄斬水令

翰貺隆重蓬華生色同門篤摯如老年丈者幾人細詢邁使知瓜期尙遠能夢有待不知傳言確否明公盛德善政陰隲無量合百里祝頌自不虞則百斯男也別啟貴治已故李侍御公號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七

會川曾督學敝直弟在童年蒙其首拔其子援貢考授州佐者弟前歲在京相會今不知其動定何如詢之來役亦不得其詳敢聞之老年丈有可培植其子若孫者幸爲推分弟私感曷旣

谷方孩孺沙縣

不佞里居者二載復來長安固知台丈之政成報最矣其所得于閩中士大夫之品評與都門當路者之口頰無不謂台丈治狀八閩第一台丈妙齡美姿直與純金粹璧秋月寒潭相掩映

豈可久屈簿書從此亭亭直上爲國寶爲世儀
鄙人者何幸得朝夕就之寶軸屬之名手已達
尊指世德闡揚茲其發軔者耳憶曩歲之秋郎
君過小舟比以去曲江之遊未遠此時迎宅眷
未去者安有送宅眷者至以小郎實其事竊
笑人世之巧不虞其真也比雖極爲憐愛而於
禮缺然茲便附玉簪扇墨以致歉衷

荅四川李丁玄庶常

竊惟鳳穴之毛五采桂林之幹干霄世之繼美
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八

者便以一命爲榮何如老年丈以玉署蓬瀛爲
家物哉他日台輔之業自其衣鉢之傳何俟蔡
央不佞弟久切斗瞻幸叨籍末而緣淺分慳司
南遠遠言之悵惘年丈孝思殷篤哀毀滿容跋
涉近萬里而遙可幸無恙固知自天佑之慰甚
慰甚歲序如流忽爾兩載從吉非遙望教甚渴
但弟以老母八旬有餘歸思切切台旌竟止之
期又不識弟之行藏何狀也李老師自去歲四
月杜門迄今未出承諭卽往懇之以達老年丈

孝思云不奉筆札之役已數年不但今避諱東
裝之日也勢難再賣亦盛忝所悉

謝閩中韓道尊

十年濶別祇役於茲方冀有司南如台丈者惠
微風誼不我棄捐而不意恰相左也入三山時
見旌節云旋不知所謂亦不敢問闡中直指公
始畧言之直指公自云與台丈同年言時黯然
動色戚然不寧毋論弟爲台丈明其必不然卽
同事張掌科亦忖度無是何俟台諭乃效區區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九

乎人之意見或一時相左又當自合惟台翁平
氣待之盛儀不敢領柰何去國而猶篤地主之
誼

荅王匪蓼福清令

久仰斗山閩中得與從事真快夙願亡何與聞
時議竊效區區而竟無救焉悵甚悵甚原不敢
求聞左右乃蒙翰示益增愧悚昔趙公不識周
茂叔久之歎其相失卓茂不見信于河南郡後
竟爲襄德侯今又于明公見之

寄成都江劬見憲副

記年丈之五馬而南也弟猶得從都門望行塵
今忽忽再易裘葛矣暮月而可惟年丈此時金
廳與壞玉壘各地復見文翁其人豈非同籍光
寵弟乞差而歸衡秘頗適猥以歲歉又圖索米
長安摠之風塵奔走無益於時不足為年丈道
也茲有啟者叙州興文新令張振德者弟選貢
同年也又小兒從都門嘗執經二年共為材品
與弟之交誼年丈可想見矣幸在宇下乞加盼

心十八

書牘 十

疎此人必能自豎立不俟介紹亦不乞人介紹
但弟不能自已耳會城要津所據之地年丈百
司所推重之人片言所嚮九鼎未足為喻萬惟
留神

寄四川杜懷鶴學道

蜀故稱多才地又得年兄棧樸之所過者化其
為楊雄相如其人當不可指數矣小兒輩頗知
嚮往嘗佩誦年兄佳墨佳稿今何得衡士之文
而景行之弟乞差歸已二載欲索米長安還復

次且茲啟貴屬興文令張振德者弟里選同年
往為吳下名士入南靡焉司成公賞鑒異常年
兄或亦嘗耳其名乎倘耳其名而今見其以貢
就職必動憐才之念矣興文邑如斗度此君可
臥治之年兄校士之錄必有編次屬之此君可
保弟言之不妄也小兒向在都門受業此君者
兩載又不但年誼之不容已即張君苦不肯索
薦而弟自信薦人不妄知年兄必不以尋常親
目書吐之後州中兵變此君同妻子
自焚併記之見所存不棄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一

谷施年兄太史

今年在館者併弟止三人蓋靡日不望年兄
賁此以慰離索忽捧翰教知老伯母是戀孝哉
不肖曷得有此景光奈何年兄不依依也陸年
兄初共弟躊躇不欲遽令上奏弟思尊意必審
恐煩使者往返遂遵命行之弟來此暮年弟婦
無不欲歸者又小兒將回候考母欲伴子婦去
弟亦不能久安或乘春求得一差往便為上願
因是度年兄戀戀子舍必係實腸亦非左計也

卷馬康莊太史出差

子長好遊吐而為書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年
兄以詞林領袖作皇華使臣此之景况較子長
更適瘴雨蠻煙皆成佳趣不必別問驚人句讀
來札斐然足當征軺一記矣弟初來京方倚年
兄為著蔡遽爾分袂寧但苦索莫哉

寄張年兄編脩

以素所聞于尊翁老伯之為阮太丘王彥方也
正宜享上壽膺遐福日擊年丈之躋黃閣而霖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三

雨天下何遽溘然逃也二三兄弟聞之無不變
色易容者已而益歎服年丈純孝去歲季獬兄
至一見便詢年兄如何不來季獬兄則云年丈
戀戀子舍不能割捨由今思之年丈蓋蚤見哉
所得視含歛無憾于終天者在是仕宦者何得
不以年丈為法也頃聞季獬兄道有使回即擬
製詞申奠又云所搭便騎不可少停因議必俟
製軸則此番不能寄矣遲之他日恐安得更有
郵人若此之確有遂專以分金達上粗率之罪

不知年丈能宥諒之否

寄錢機山太史

遙憶曩歲途中夜晤淡雲在天明月在地良朋
久濶卒然相逢此之為快言豈能盡而弟入都
之時為年兄出都之時今年兄入都而弟又相
左人世萍梗會合不常良可慨歎遙憶年兄此
際論秀閣中收材藥籠良是勝事然以年兄伯
樂之智般倅之識知是科得人之盛必出明公
之門也家僮繳節多不曉事百凡指引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三

謝徐京成提學

榮行不敢遠以法曜初巡即引嫌自避計所俯
諒也更辱翰貺且及豈吾黨冷署需繡衣使者
被之春溫然受之何功食之何報祇自慙悚耳
來諭懇懇款款慮失銜鑑持此虛衷何所不優
弟知年丈文學才識當如昌黎永叔復生薪之
蕪之自無弗當惟是節勞養和尤所私祝來諭
遲緩正可以養身可以無失士也

謝傅星垣侍御

弟去秋入都知年丈再被巡方之命不爲畿輔則爲邊關堂室門戶托重才賢國家之用人不輕年丈之設施亦可謂遇順風而縱大壑者矣鴻猷亮節其名世勿論到處山川俱入品題風流文藻當與古人出塞入塞者並蠹魚之士何得望之明月見投清風穆如政暇才饒情真誼厚具見之矣謬作一律用步來韻伴以舊作共題二扇年兄得母以阿蒙笑之至弟輩行徑小詩已道之馬首紅塵聊以送日非虛語也高情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四

未報銜戢何能已已

荅成慈予太史出差

老年丈一出春明門便翩翩欲仙又况縱觀虜營英雄氣欲吐劍頭當隱隱增風霜色也領翰覓具感存記佳韻出入懷袖間如時時瞻對

復陳中湛侍御

不奉台教數載弟以乞差里居豫章人士往來如織其誦直指神明及救災恤患無量功德蓋香噴牙頰也頃入都則士魯滿朝中外如一澄

清之畧已見一班柱石之猷當在指日矣近事報代多淹仕者皆以爲阨塞困苦急於解脫年丈處此當自豁如母論民事無窮隨時可理滕閣匡廬可觴可詠亦是巡方快事也

復丘見南翰編

古人於有道宗工願爲執鞭者以生不同時居不共地爲憾若不肖之於台臺不止二者之滿願矣叨厠末班日瞻山斗雖步步趨趨瞠乎其後然於古所謂目擊而道存聽其言使人之意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五

也消豈無得萬分一也不肖來都之日又爲台臺榮差之時司南暫遠企慕徒勤忽接手示併見大疏則知霖楫之需又忽爲匡廬之臥也悵然悵然時事紛紜想塵台慮明公以出處關係世道知不能久爲烟霞之戀

荅延平丘年兄乃弟

過尊庭不得見令兄得以人者喜矣承嘉覲畧致不腆報私舒舍親書來云久達上想必確矣令兄化鶴太早所不滿意者不止功名一事登

其堂有弟如此則內而安其室外而理其家何所不妄幽魂又何所不慰哉遠屬誌銘詞情真切不佞從文中畧誦盛德且與貴鄉一二薦紳閱之皆謂不佞非溢美也別論敢不祗承

啟焦老師宮論

每有羽自南來者輒詢師臺動定知納福倍常天有意乎其人爲入秦之奚爲懿警之武自生一段精神與金石同堅與貞元同運愧不肖限在數百里外不能一望下風茲敢不肖以差竣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六

之暇檢理先子遺稿得見師臺來往書與詩益信先子不爲有道所鄙遺先已蒙賜傳文茲敢再求稿序猥以不肖何敢再求惟是集中原有師臺謦欬或所不靳黼黻而輝煌之者耳師臺爲百代殊絕人物中卽之碑有道玄晏之序三都未可比擬豈惟先子之幸則不肖世世子孫之幸

候焦老師

伏惟師臺繼千年絕學爲一代儒宗管之北斗

泰山有目者所共仰黃鍾大呂有耳者所共聞乃朝論方申異同隨起所云千人譽之而不足一人沮之而有餘此非世態之不可知寔造物之不可問矣不肖多病纏身兼以妻孥水土不服乞差而歸師臺聞之得無哂其行藏之靡定出處之無據也已便帆過金陵因小兒應試肅此申候且令黃口嚶臭得瞻當代鉅公至不肖所爲師臺慶者公子五彩已成鵬搏可必林壑烟霞又增一番氣色足自愉快耳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七

候朱蘭嶠翰撰

三載未通音候則雲泥之分宜然及不肖北征而老年丈已南徙以官爲家疇不爲年丈羨之不肖辱教愛有年謬竊太史貂尾敢忘洪造憶曩時國子政南惟吾兩人今老年丈將登台輔而不肖纔得稱晚進後生在不肖固以爲逾涯在老年丈不知如何相訝相憐而汲汲思一振振之也年丈譽望中朝無兩又聞人言狀頭不能久南都則旦晚簡書內召或天之所以鑄成

不肖者渴俟渴俟

候朱侍郎

世路悠悠不可問也夫子溫良恭儉讓尚有不
理于口者後進末學妄思涉世真如急濤洪流
不知從何處把柁也使竣兩載復索米長安拘
於門禁侍教末繇但聞公即岐嶷繩武可期知
年翁色喜他不足墨懷矣勘得破即身都將相
也不加毫末一切祈祝之言不敢媿陳

候顧隣初太史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八

伏惟台臺德業譽望如日行天如雷震地即山
澤伏螫之蟲且為振翼而矜奮而况忝在譜籍
之餘廁於班行之末者乎向者勢困于貧賤欲
御李而無從今者位隔於崇卑欲削牘而不敢
然而自讀明公之文章以來謂無日不與明公
覲面可也自所聞名公行誼以來謂無日不步
趨明公可也所愧雕蟲之技未奏于巨工頑鈍
之材未經乎大冶昌黎有云不得出大賢之門
是懼是不肖所私心惴惴者耳茲者不揣妄意

北上亟欲聽教而行東於門禁次且不敢又不
敢過門而不聞于長者敬通尺素直布積私且
計明公內召在旦夕間不肖執鞭從事行行近
矣

候何芝嶽宮庶

某以奉使歸里遙望龍門不勝企仰又念後進
晚學不敢輕自削牘溷質清嚴于是慕教請益
之誠不勝其循分自安之念月前聞彩鷁護侍
太夫人渡儆郡是時某杜門抱病實限不知後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十九

乃得聞愧歎無及矣伏念僊母降于瑤池雙鳳
翔于江渚此際紫氣騰騰祥光燁燁實為希世
之事鄙人者竟不獲一望下風豈非終身缺典
乎即欲遣布下私又以先刻未竣少需併得就
正宗工故遲滯至今敬肅蕪詞稍以不腆附先
刻呈上伏惟台慈念其積悃而鑒存之併不靳
教言幸甚又惟台臺東山久卧講幄久虛聖朝
之倚眷不淺末學之佇望更切也

谷何芝老大司成

明公孝養純篤假封桐之便爲戲綵之娛所云不以三公易者也惟是鼎望如日之中錫命如川之至已藉國師佇需台輔計明公所爲承權順志成孝之大者又當在此不在彼也伏承翰示具感記存猶不忘濠上之別夫托在維桑願瞻先達有如藤蘿之施松栢暫遠所依悵惘何如不肖亦已具呈乞假歸矣東氣少淨是其奏請之期

壽何司成太夫人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一十

恭惟大夫人備五福而屆誕辰老先生舍三事而躬萊綵想此景光宇宙稀有愧不得一厠壽筵之側竊領婺星德曜之輝悵可知也敬遣一力代致鄙詞極知瓦缶之音不堪入聽譬之瑞鳳在岡而群鵲爭噪各自鳴其欣喜之意耳

東湯霍林出封

水天貴人奉 天子使已自嚴重况以仁兄文章德望海內所欽鷓首所向到處江山生色紫氣橫空矣健羨健羨不佞弟以四選例不得假

歸鄉心雖劇無可柰何陟岵興嗟千古同情何如仁兄今日哉仁兄詞林十三年而具慶甫六十今借慈膝于皇華行侍靈椿于故里以天使薦壽卮此等景光宇宙無兩憾不肖卑品無以才拙無能爲文揄揚之

謝湯太史惠米

不肖第空索長安米耳更辱台丈推食將可勝侏儒之飽乎欲免素餐以當報德而星輶過發孰爲司南惆悵者此耳茲啟前所控附舟柯人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一十

爲誠庵同庚堂弟今六十老矣舊業刀筆其於官中郵傳事頗熟練台丈可以隸役使之知門下從者如雲毋需旁及但借鷓首盈尺地令其坐聽鼓吹望雲氣而呼順風亦足鼓勇丞徒也

荅湯祭酒

再領出翰殊慰渴想近事得於按君者甚悉已向守公誦之大教寬解若輩不肖稔知汪度必然但存心如而是而事不勇決恐奉行者葛藤其間惟年翁圖之侍教之心盍切聞尊居在郭內

愚煩郡邑故不能決往耳

卷湯祭酒

獲晤令弟如侍台顏既捧尺一尤感存記世路風波往過來續勝場敗局如環無端想天道無不報之施人世有必償之業颶風掀浪百手所不能推囓蚌勢成旁觀掩口而笑耳不肖賤體多病又室子思歸已乞有封差不知敬亭華山得慰笑濶之願否

復胡心澤大叅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三五

方今世途如黃河洶湧又如武夷之雲千百其狀况以年丈肩如月能免於入宮之患然螫者自螫信者自信年兄宜以醇醪一斛消之若曉曉焉為烏黔鵠白之辨或非所宜即貴役亦悉此意也

謝崔鶴汀吏部

夙昔辱愛誼乃都門反成瀾畧也則貴署不藩棘而嚴固不敢托之親驅以求近也為犬子撥歷事不得不面教而行乃行後之垂盼者肉骨

而有加焉人於事至不得已應之人至不得已接之吾翁先事而問尋人而若恐失豈非一啗重於千鈞樗櫟不忘培植乎其為感激胡可云喻

卷倪實符掌科

年兄別去易裘而葛而考選俞旨香然後資者併置不考年兄之去于時為暇適建曾階撫順羽書旁午人心皇皇年兄在東南而遙保有丘壑于時為夷然以年兄憂時之意聞此或亦不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三五

能無扼腕耳老伯母幽行當屬名世鴻筆弟豈其人萬一必欲不遺桑梓以為可信而傳或年兄命駕華山弟或振衣白嶽共嚙次之弟何敢辭拙也

謝倪掌科

大教未至已東稿首將尊太母表節事重復紀之正欲覓便奉寄又恐台從已行適尊使至即緘書呈上至于文不足彰厥行自有名筆為誌為傳譬之藍不可為青而用之以青朴不可為

器而用之以器不佞且將藉寵焉文飾之矣至
蒙大貺益不敢承儻不腆之辭可用將尊太母
不朽第言附之不朽乃拘拘常套相視乎
新主百廢具興正君子彈冠之會洗耳聽朝陽
之鳴

上疏歸復劉貞一侍御

第素奉大教經經自守忽爾感時妄言負愛良
多幸半月以來諸大夫不加訶責可見君子滿
朝能容讜直真世道清明之會也然區區之私
寸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三五

猶恃吾鄉要津主張世道扶持善類者不淺吾
翁可得自諉乎猶記弟前歲在天津聞台丈叫
關 聖怒叵測弟停舟走僕潛然不能自禁卽
拙婦小兒無不張皇無他戚之也今弟妄言去
國台翁忍笑而置之贖儀集不敢承附謝不悉
謝倪吉旋侍御

前小疏已具稿奉覽因門禁肅肅做役及門而
返昨讀大疏言及經畧有虛心平氣數語若有
所指者私服私服弟方冒罪以行而舉國竟鮮

罪之者此見君子滿朝能容讜直而區區仰賴
吾鄉主持公論扶持善類如年兄者尤不淺也
因夫役之賜附此布私

謝葉增城太史

頻蒙枉顧心感不勝非徒桑梓之情深或亦臭
味之相合也承示貴座師張老先生有取小疏
先一日本衙門韓老先生亦道之冒罪之人何
幸得大君子一言以自壯也敢煩老丈爲謝之
附拙疏稿二冊可能爲我致一以見嚮徃之意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三五

否

寄候周座師祭酒

計老師從南都而反仙里此際庭闈樂事無涯
晝錦不足爲老師道也門生從四月乞假當
事者留滯未題忽因開原再膺門生投書經畧
因其不報遂爾抗疏于朝已據却此一官矣幸
時論不以爲謬旬日以來無有出一語相駁者
而諸疏亦漸隱隱相和而門生不能自寧已具
乞休疏則院長力止之今許告病矣想目下可

題三日之內門生當出城以俟忽因貴邑黃生來辭云卽刻登程不敢不具聞臺下附呈書疏二稿未及楷謄老師不知如何評之

寄林季狝太史

弟初乞假圖步後塵節以公事不蒙允題遲至六月見開原再陷謬爲經畧之書因其不報遂爾抗疏疏中已自請劾尋卽乞休而當事者力阻乃爲告病之舉矣今已移居郊外候命下卽行年兄得聞寧無笑之雖幸半月以來朝論無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二十六

有見駁者然弟行後又不知作何狀總之此冠此帶已甘心擦舍矣明時康濟自當年兄任之偶因敝門生林君云有便羽附此相聞附小疏二冊儻遇林省翁師及黃老師爲道在奴之態亦足發林間一笑也

卷陳中湛巡按

年大勲名已著于江右茲藉重東國東國今日固有大難於江右者台諭過爲慎重持是之心知海波可不揚虜氣可繇是爭矣弟感時憂憤

出位狂言年翁不憫之更許可之耶已請告移居郊關候命得年翁一語遂爾自壯肅此申復

謝蘇石水太僕

夙欽山斗都門只尺不得時請教益則宦套之東人也冒罪而行蒙枉玉郊關至獎藉過甚令倉忙去國之人得大君子一言以自壯私感可知車中捧誦所賜寶善篇併讀序言種種吾代固不乏人台臺其集大成者矣益勤後學景行之志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二十七

卷陳門生刑部

見邸報以南都密邇爲幸然竟不知榮任音耗不意翰貺忽寵臨之凡仕者多薄南以鍾山石城之勝何在不可適也貴曹知事簡然得著夫著只在一獄不佞徃徃見之式重式輕幸母忽不佞抱病杜門課子弄孫之外無他事向領俞老先生書非骨肉相關之誼何以有此心感不盡

卷顏門生太常

捧來翰殊慰至以不得清華快快鄙心更切也
雖然世之清華民者豈少哉古有爲太常者
終日醉如泥後世以爲美稱矧進德脩業什伯
此者哉勉旃勉旃南都山水較貴省何如以足
下才具當到處題破蒼苔矣

荅魯門生臨川令

貴治去敝邑共此襟帶水而敝邑堪輿星相賢
卜之流多貴治人以故新政賢聲泮泮其盈耳
也文章吏治並擅其長吾道倚藉不少喜極喜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二八

極過承翰貺情誼篤摯感可言盡不佞野處政
宜雖伏自審課子弄孫頗足永日有近刻時義
奉覽其近况亦可槩見矣惟門下勉旃自愛一
行作吏前途萬里此爲始基前所云云政恐有
奸人假托幸爲杜絕至兒侄輩絕無有外遊者
向已面白

寄壬戌新中門生

林藪深居懸懸望諸公春信得知高捷其爲喜
慶不可言喻卽取數猶以爲少而明月寶珠既

已見收則餘又可次第俟之又知甲次在前爲
慰然以

新王開科必有庶常之選又懸懸爲門下望焉
長安佳麗自昔所稱東事紛紜惟今獨熾諸君
今有世道之責矣如何築基如何致遠懋脩明
德母負心期不佞妄言去國安意沉淪雖蒙
新命而病不能前柰何特遣小价請告附此申
賀

寄林年兄宮諭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二九

弟之避藏林藪宜也年兄品望揭日月而行屢
徵不應何也去歲有疏再告兩奉二水兄尺一
皆云年兄當出不出想今歲之春有不得不脂
車言邁者矣惟是不佞弟言而不中不中當避
也言而中中亦當避也竊念詞林之臣亦自有
詞林之體從古未嘗禁詞林建言本朝言者比
比今文鄭二君復以言謫則詞林果當緘口矣
弟去歲致書二水兄謂詞林之人不可倒詞林
之幟年兄行向日邊能無意于斯乎每遇令親

陳公祖輒詢與居知有孟光之戚頃蒙其令僅
下顧勒馬作此別年兄五載而不通一鱗雁大
是欠事何日得年兄片玉慰我離索也

谷沈凝海天津總兵

閩闈之役徼惠故人諄篤之情有踰骨肉嗣入
都門竊附逢人說項之義而無補絲毫歸來始
聞藉重東海才望既著履境尚夷事有卒應者
卽豪傑難之有可相機料理者或不至倉皇驚
懼斯亦足慰千里故人之懷矣遼人逃竄南歸

丁文遠集卷十八

書牘 三十

者敝郡亦有之無不極口將軍謂非將軍主張
必不能渡彼其之子亦復何心翁臺立活數萬
人其爲功德豈可量數者耶大教抱時事之深
憂公今當其任矣豈效旁觀者托之空言班定
遠傳介子豈遂絕德耶至獎及向日書疏令人
汗愧汗愧

丁文遠集卷十九

太史 文遠 丁紹載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書牘

爲石埭舊父母王公致新父母薄公書

屢辱大教謂前官假冒非新官所能賠蓋兢兢
筮仕道固應爾夫新官卽云能賠非出之新官
必其取之地方者也不佞爲地方之人豈不能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一

仰體明公加惠梓里之意况假冒至七八百金
不爲少以小邑而賠補七八百金豈不難而不
佞謬爲從吏何以故亦有見於大體不可不惜
而大勢必終至於此者也所謂體前已畧言之
謂拘繫一父母令青衣聽比家奴受刑羈之客
舍有如囹圄凡爲官者皆有狐兔之悲屬在子
民何忍見此瑣尾之狀雖然果其有益忍之可
也乃今聞其家已遣矣子已長往不顧矣橐囊
已隨妻子歸滇南矣客舍如洗衆所共見家鄉

萬里追比不及而又病臥呻吟形容枯槁年至計窮明以奄奄待盡之身殉此七八百之金也至于盡也此七八百金從滇南取之乎抑地方任之乎故不佞以爲與其賠之既死之後不若任之未死之前賠之後官與民兩失任之前民失財而猶不失義也儻救得一父母保全軀命而歸共所得不既多乎且又有說焉府道上司雖極知新官設處之難抑豈無哀憫舊官之意老父母介介焉執新舊彼此之界限其于通融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

之識濟變之才何以自見乎昨席間便語諸邑父母諸邑父母無不慨然愿助老父母尤當首倡此于新政尤所關喫緊處不徒爲舊父母作說客也

書後薄父母慨然任之諸邑父母各捐助之舊父母得保全而歸

東同門劉望奎工部爲清溪塔

下五書皆爲此

敝郡爲令兄憲祖開府建牙之所猶之乎京邑也日月在懸耳目逼近有司少有興作必窺伺意指不敢擅故日昨不佞謬恃老年丈同門之

誼談及敝郡垂成塔工與初興壩工冀憲祖一誠有司之氣以奏無前之烈不意年夫之勃勃不欲其詞之盡不止也則令兄憲祖之加意地方者又可想見矣竊念塔工已成什之五壩役猶少什之八擇利從其易倘云兼舉恐下郡不敢希此全福也至其巔末利害一詢之鄉老庠士而可知其錢糧材具一行查原管官耆而立見峴山可紀之績其棠百世之思寔在于是惟年丈留意焉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三

劉望奎過池

老年丈將過敝郡猥以同門之誼爲令兄老公祖下詢地方利害不佞弟不敢他有所及頗以水口塔工爲言誠爲百世之利無踰於此而妄意令兄公祖豎此不朽之績也今如尊諭將塔工巔末畧陳其狀儻得轉聞令兄一按其形勝一稽其前工當知弟之言非妄不然通郡之事弟何所私而喋喋乎

敬爲本府清溪水口塔工仰乞台恩作興一以

竟垂成之業一以興百世之利竊勘得清溪一鎮爲池州江湖二水合襟之所去郡城不五里而遷在府治之左肩而實通郡之水口也自天造之則郡城門外有小渚名相公墩次有百牙山又次則爲清溪東西相抱犬牙相插皆爲扼塞水口而設者也自人造之則從前公祖創有凌雲閣有新橋有齊山堤清溪堤有百牙山舊塔又黃公祖去年于相公墩恢復舊廟宇亦皆爲水口砥柱者也然而地形無崗陵之可因卽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四

有人工補造僅成尋丈之勢雖幸百牙山爲內抱而形體短縮又舊塔卑小孰如清溪爲外抱爲第一層水口倘有一柱撐天足當百川關鎖者乎清溪之塔始事于己亥年陞任錢岳陽公祖彼蒙咨訪輿情兼以精習堪輿遂銳然創始當時設立募簿人情歸如流水登載以數千計錢公祖築基之外工成二層因轉學憲而塔遂停廢至今矣數年之內錢糧之已收者徒潤司募之蒙錢糧之預支者空肥匠石之家其剩餘

之磚灰木料非屬侵漁卽爲朽蠹此無論百世之利不成一簣之虧可惜其于脂膏物力亦大可隱痛矣伏冀台慈審形勝之非謬鑒前功之易成一鼓有司之氣而大振數年之頽則功德與浮屠俱垂不朽而合郡瞻仰非淺鮮矣至於工役最苦冒濫以致遷延第嘗謂人苦不以治家者治國故國家興作靡費百倍于民間似此塔工不過磚灰二事而計丈尺用磚計磚用灰計磚灰算人工于此覈實費可大省工可速成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五

此尤爲喫緊第一義此非憲體所屑而命官責成之際倘以是諄諄其間其爲利益可勝言盡

荅劉兵尊望海

家屬行祗領璫函併辱腆貺垂情譜籍沾蘭契於懷袖之間加意作興覆棠陰于几席之上某何人斯能不感激竊惟不肖鄉會座師暨本房師與選館座師皆係貴鄉今又辱祖臺推令弟同門之誼廣父母怙恃之恩是大有造於不肖者皆闔公也芳名重望素塞寰區蕞爾一隅何

得久借今銓部已見推矣不肖所且喜且懼者此耳惟是存神過化卽俄頃可當百年又聞素精堪輿則敝府清溪水口必祖臺所留意者也塔工已成過半募簿錢糧有餘而一簣是虧棄井可惜計祖臺旦暮榮轉不及考成但得片言一鼓向往則此塔創始者誰中興者誰敝郡百世之利在此祖臺百世之功亦在此矣虔切虔切

東黃太府愷衷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六

家屬來備誦祖臺作典盛意感篆曷勝祖臺加意地方不肖敢云適當其盛乎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則今之謂矣祖臺望重中外榮轉在即前薦牘已首及矣不腆下郡安能久借惟是地方百世之利祖臺不朽之澤寔爲清溪塔工蓋清溪爲相公墩外抱江湖合襟之處知相公墩之當與則清溪之塔利尤萬倍業已垂成又募簿錢糧具足在祖臺一召令聞耳錢公祖甫創一層本郡甲科輩出不有中興則創始虛矣

一簣之虧祖臺詎不惜之棠陰峴績惟祖臺留意焉

荅黃太府

兩辱手教已感祖臺記存更荷豐儀愈增愧悚不腆鄙邑廁名詞林者已寥寥二百餘年所荷祖臺振作其間而駕駘且前驅矣過化之功曷其能忘向蒙諭示以風水轉移爲不肖志喜竊惟君相造命自昔言之祖臺向以不肖堪輿之言爲可采若有股股屬意不肖者故鬼神伺其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七

意指卽以不肖仰承之耳惟是清溪浮屠爲水口砥柱其利益更百倍相公墩當時錢岳陽公祖首其事卽有學憲之轉亦敝郡公祖數十年未有者將應地之福從轉移地運者身受之鄙生越在千里曷勝顙祝

東王乾純孝廉

不佞與足下爲垂髮之交曩不佞先着一鞭卽確期足下以千秋之業入語兄弟出語朋友無不謂足下非塵埃中人今其言小驗而猶阻六

月之息此豈足下羽翰未成母亦池陽氣運未盡
令穉穉在前留掄魁效狀者在三年之後耳近聞
清溪塔續興此事原生輩發端今已小應之倘三
年之內大完公等不大應之乎事之有益地方者
吾黨自當力肩以縉紳而與齊民同縮舌則地靈
安用篤生者爲一切譏讒亦自聽之士人脚跟欲
穩膽識要大君子畏天而不畏人良有以也近况
想益佳不佞屢語諸相知母薄視孝廉景光若一
着進賢冠欲如孝廉輩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八

道遙不可得鄉心大劇請假末由言念知己晤
言何日

與王兵尊止閘書

竊惟敝郡東門外其有關於水口者三一橋堤
二相公墩寺三清溪浮屠不佞自爲諸生孝廉
以來已愆滯當事者不直今日矣然皆因高以
益高未有因下以爲高者皆從山麓平地上堆
砌其工易未有從川澤中遏塞如閘之難者老
公祖之嘉惠地方真從前未有之事也不佞當

率先諸父老子弟愆滯之何乃更爲多方之慮
惟是土宜惟本土之人知之水勢惟近水之人
知之如貴鄉者秀山秀水委蛇曲折故隨河可
橋隨橋可閘而敝郡湖水則當萬壑所歸春水
盛長奔湃衝突勢甚猛急又各鄉木排多泛溢
而來往年有橋無閘而橋且衝壞今益以閘橋
洪已塞其半能保無他慮乎卽以閘論閘之爲
言時閉時啓之物利船貨往來之處也不佞曾
屢經御河見其所爲閘者其板皆用榿楠之材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九

其閘皆有若干夫役而又有石柱木柱及牽纜
起板空閑站立之處如是則易啓易閉而閘可
久水可放可留可通船貨往來而民與閘兩不
病今之爲閘者松板已耳一下則不可使上一
上則不可復下矣而起閘之夫何人豎柱與站
立起閘之地何在勢必徒有閘之形而不能得
閘之用于水無涓滴之儲而于橋有數千金之
損此不佞不得不向台臺言之也台臺爲地方
之意極真且切而地勢水勢則非土之人不習

至爲聞之宜卽官工諸人皆亦未諳卽令諳之亦不敢直陳于尊嚴之前使不佞不言更誰言者諒祖臺所不罪也

其二

前台從辱顧正新郡祖入城之傾倉忙往接有失迎候抱歉抱歉老公祖留意關務俯從鄙言令加石橋底可謂堅久之計矣世方以官爲傳舍而老公祖視民事如家事此千百年不一觀者所憾承委非人不指畫地勢水勢之萬不可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

而加增尺寸非計之得也今日不再申言又將勤祖臺他日勞費柰之何柰之何夫督工之人識本庸下又于威嚴之前不敢直吐有唯唯諾諾而已上之人曷從而據焉語有之明君任人以責成功夫功不求成則必有以千金爲兒戲者任而不責則必有以差委爲利藪者責者責之於先也敗而責之雖殺何益老公祖試召耆民匠石而矢之今日吾償爾值來歲爾償吾橋則彼詞色之間必有可窺而橋之可存與水之

可蓄彼必有不散模糊唯喏者矣不然闔郡以爲非彼敖然以爲是彼背語亦以爲非常官又以爲是將柰之何自聞之與郡人爭言已塞橋孔之大半目今微流響聲若雷已聞數里橋底衝激已深尋丈不佞未敢信前出郭過橋頭下車審之果然然而不敢問也如老公祖加石橋底之議亦僅能固崩瀉于微流之時而萬不能抵衝突于浩渺之際總之七孔之內塞一寸石便隘一寸水道春漲驟發不減江濤洶湧萬流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一

所歸此爲咽喉門戶塞其喉而能存其人隘其戶而欲利其往未之前聞老公祖何不一命駕其間遠觀俯察必有驚心悚慮者又何俟不佞之詞之畢也夫使不佞之言非而耆民之唯諾是阻此盛舉合郡之人必以不佞爲罪首矣又何敢使老公祖聞也不佞無半畝田半畝宅在橋闌左右只以老公祖爲地方盛心不可負又每一侍教如坐春風非惡直言者夫從諫轉環刻印銷印此高祖所以成帝業也冒昧唐突惶

悚惶悚

書後闡工竟不竣得保喬于今日

荅張道尊說兵事

山斗之仰非一日矣藉重不腆之郡數月以來
鄉邦傳誦者以為和風甘霖又以為迅霆驚電
也則諸郡邑人士厚幸哉遠辱禹翰併拜豐儀
感激之私曷能已已頃者不佞謬領試差且晚
有俞旨將趨裝而行或得竣役過里拜瞻龍門
一以抒積仰之懷一以謝恩庇于無窮也餘具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一

別幅

伏承老公祖詢及地方事且懇懇其言之也具
見為國為民實意好問好察虛衷夫問不及之
而言為躁問及之不言為隱可與言而不言又
非智昔有明訓矣敢謬為祖臺陳之然他非所
敢言也惟是祖臺衙門同於開府厥任原屬治
兵今日遼事漸迫徵餉徵兵舍兵不言他何所
先頃者日擊都門時事兵則無兵餉則無餉
械則無器械火藥則非火藥一朝有警束手就

死民則已矣官寧晏然武弁已矣文吏亦豈不
波及則平時狙于太平之過而視職業為傳舍
也都之與邊尚且如此何況幅內何況郡邑不
佞猶記童子時在萬曆之初年觀察四明馮公
為郡開營治兵設餉增城若陸兵水兵無不犁
然具舉而其間招選技能之士無不勇悍精絕
時先君為明經辱馮公知遇一切相與講求故
不佞以童年旁侍得熟知之然其大畧猶載在
馮公泉草一書祖臺可取而閱也彼其時正主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三

上勵精之初四方晏然之際不識此公何見之
卓至今池陽營荻港營及諸兵舡皆其遺法而
行旅不驚盜賊不至為患皆其遺澤也此公歷
任方伯崇祀敝郡名宦厥子皆登第敝郡志亦
畧載之而今越三十餘年所矣法久弊生日兵
曰民壯者皆編戶之傭僕其工食皆以供富民
之息錢頂首漸增至數十金夫無頂首不可以
克役凡有材技驍勇者安從得頂首乎至于水
兵皆不守信地探知點江者出方趣應解即以

敝郡斗大城其夜巡者僅於近官府衙門處鳴
鑼他處間然其爲可笑視都門無異地方而常
無事則可如一旦有事主柄者何所措其手足
乎且敝郡城之失事一盜縣一盜前觀察劉公
衙皆邇年事而後人不戒也茲辱下問謬爲老
公祖陳之儻慨然有思患預防之意漸洗夙弊
一復舊規使兵皆有能人皆著役器械皆精好
不時巡江巡城以警其怠而于江防廳尤重其
責於營哨官務慎其選于有司積教者尤以爲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四

第一義如是則小之可以弭盜大之可以禦敵
方今邊患四起征調不時戎狄雖遠內變可虞
老公祖屹然作一方之長城卽巍然監開府之
隆望也冒昧妄言幸密置之中有於小人不便
者毋使不佞增罪梓里幸甚幸甚

荅李按院說災傷

伏惟老公祖當代儒宗明時柱石茲者藉重舊
京東南半臂天下實以賴之法曜所臨容光必
照不肖卽伏在衙門誰非沐浴膏澤頃報命還

燕過姑孰江頭渴欲晉謁又惟榮任之初百司
受成之始不敢以旅客溷擾清嚴反承翰旣不
遠數百里而至感佩之私曷可言罄更辱下問
虛懷足徵爲民實意不肖豎儒曷足仰承惟是
今歲天旱異常凡係山田俱已盡槁卽舟次所
經姑孰金陵亦僅低下圩田稍可而已竊意台
臺甫下車諸屬吏或不敢遽以災傷唐突儻蒙
厯念地方檄下郡邑分別山田圩田蚤賜轉聞
則六郡之權聲如雷豈非持斧巡方之第一義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五

哉狂瞽冒陳不勝悚息

辭田按院屢召

敬瀆不佞舊有腸瘋之患不時舉發因病成懶
因懶成癖有如昔人所言者故于諸應酬禮節
一切皆廢至如老公祖不佞所嚮往不能已已
者猶逡巡遲緩其病廢之狀可想見也屢聆大
教真如飲之醇醪忘其痼疾昨再辱寵召比欲
畱家信宿以慰郡邑蒲節之敬及士民依依之
懷故不敢言辭而別後舊恙大作去血數升不

便趨走則不得不控求辭免又思昨者倉臺公祖之臨及今日恤部老先生處皆未請謁旬日之內不宜異同因是轉思轉懼而病轉劇矣頃敝郡公祖亦喚不佞于蒲節奉陪豈不知竊榮分華增適軸之色而分緣淺薄之人天若靳之肅此辭謝伏惟矜允

與按院林公說諸生會莊

台臺經世大業與不朽文章私心嚮往久矣今且身托宇下沐浴膏澤何幸何幸以舊例俟公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六

務畢方敢握衣循部民之分故違謁見之禮茲有諸生下情見迫不得不預為呈請其始末已載諸生所具三冊中蓋不佞避居林壑者四年以課子故得與諸生時時講藝而幸際治隄餘鏗謬為兩學會莊明公持斧序臨亦千載一時也何得不一請教儻家許可或慨賜推廣是台臺棧樸之化不朽之恩也諸士當頌聲如雷寧但不肖藉以生色

留金兵專歸養

不佞抱疴杜門然伏處在建牙之側猶得目望旌旄耳聞鈴鐸其於台臺張設施行竊稔之矣蓋自台臺下車以來展咤而霆迴矚而電而又煦而和風漸而甘露誠更僕數之不能竟其熒上自儒紳下至童叟靡不願終身長有我公者胡為乎一旦浩然言歸也前齋宿願留投刺而返不得其繇道路之言競以我公孝思純篤循隨必親二人有懷三公不易噫固也抑何見之偏也禮曰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謂成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七

親又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則君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必有道矣又道路競傳太公有命吾康食健步母用爾念爾歸何為其語殊峻即閭巷小民以情理揅之知太公見必出此君子即欲遂其高又柰何違親之志乎夫聚里門依膝下舐犢哺鳥此齊民者之為耳儻吾六郡得遂其扳爾因以祝太公頌太公萬口權呼所謂不列珍而飽不承顏而歡者臺下試以是揆之宜何擇焉

謝駱按院併留杜府尊

竊惟江東之藉有老公祖也蓋鍾山石城之靈寔憑藉之維今蠹絕風清民熙物恬伊誰之賜又年穀豐熟屢歲不天于今獨稔豈非使君明德上格穹蒼下被草木者乎每讀大疏竊私相語謂龍比之忠晁賈之識陸宣公之文章明公擅焉而今實見諸行事畿南得首被焉不佞詎非覆露中一人能無私感私慶耶頃奉使歸又見華扁顏堂寵儀下逮益用銘刻肅此申謝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六

別有至情另具一幅請教

敬啓敝郡太守杜公敝郡人賴之蓋挾纊不足喻其溫甘雨不足喻其潤民心所在歸往或古穎川渤海可以比方聞老公祖已物色之真善於知人善於安民者矣又風聞有調繁寧郡之說雖仰體老公祖用才欲當之意而寧池俱係赤子老公祖詎無一視之仁闔郡皇皇靡知所措不佞旋里適逢其事能不哀鳴仁臺爲闔郡請命乎又有私悃寧郡數年不利守公匪但物

情難調僉云形家不利老公祖欲酌用材之宜而尤乞存保惜人才之意世有騏驥腰裏之材何必羊腸太行以自見得向康莊鳴和鸞清節奏以馴致千里尤造物者之全昇之也老公祖以爲何如

東金太公祖

漸遠台顏感德慕教之情時厯寤寐竊緣老公祖亮節鴻猷放之禪霍八極運之聲色不形真古伊葛之流明時柱石之選也清溪宰堵坡告成正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十九

爲老公祖千秋銅柱勒功紀績舍此其誰蓋山之高水之清若爲明公設者不佞方率二三父老與諸子弟鑿成其事而王父母慨焉任之遂躬自詣江頭相度昨又預以碑文見屬賢父母體民之心且無庸民之費皆老公祖風之也猶有啓者塔工已竣而舊募簿四十餘冊不出示繳還恐募者之未已也前此募數已無稽查不令其更滋蔓于後日可耳

謝胡郡尊

不肖予告而歸壹意杜門不敢與聞外事兼以
賤體素病歸途中暑熱毒大作卽欲勉赴堦庭
末繇也私心正欲一言請教爲子民者未有不
以奔走承順爲恭而司教化培士節者或不責
其趨迎造請之禮古人以非公不入爲得人
不肖以爲老公祖取人于今日併公事何用此輩
輕入耶儻蒙破此格容不肖就醫于遠近之間
來往于鄉城之際而不責其造請之禮知已之
感又當何如至于詞訟之類從來絕不敢干預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

其有內外人等卽不假生之書而或藉口不肖
幸槩屏置之卽今菲儀寧遣家奴不遣小兒者
正令兒輩避入公門之嫌也老公祖或可諒之
伏承厚貺不敢不領附此布謝

東李四府公祖

竊謂古有刺血自明剖心見志者若治弟前日
講禮于太公祖其于老公祖似無庸刺血無庸
剖心者也然治弟亦知老公祖之必鑒諒鄙衷
也第于同寅之義不得不然且夫善存同寅之

誼者政其善維同籍之情者也何也昔左儒之
救杜伯至厚矣而其言曰臣請明君之過以正
杜伯之無罪于是伯竟不可救翟璜之救任座
也第曰君仁臣直君其仁君乎而文侯遂下堂
迎任座夫歸其過于君君未有能受者也歸其
過于臣而冀其容于君不惟救之而直使君禮
之矣不然老公祖卽日爲諫議爲御史方將與
天子爭是非可否豈其怒一慙直於祖父母之
前者而况其同籍者哉且大官府之與部民有
時解散同籍者終身以之子孫以之治弟而二
心老公祖非特公祖罪人而同籍罪人也老公
祖加恩治弟非特治弟之爲重而三百人之爲
重也月前爲小兒求旌德夫馬因公車旣駕不
得投今敢達上夫自老公祖蒞任以來別無所
求今考試又不求生童而求夫馬何舛也謂此
可以明公祖優士夫之禮而彰臺下同籍之情
也不求則愬未有治弟而可愬然老公祖也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一

致石隸李父母

頃貴治諸洋生下顧多不佞舊筆硯之友及素所親識者坐間稱明公平昔禮賢下士猥以陳生解軍事遂爾相左致諸生狐兔之悲不佞譬曉之得罪於朋友與獲罪於父母孰重皆憬然悔過相率而歸此可見貴治諸生之厚而老父母德化之沾濡自不淺也諸友因命生轉佈此情惟老父母諒昭霽顏優禮如初非但青衿感德卽不佞藉以生色矣

又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三

頃貴治諸生下顧生苦口百端諭之禍福急勸其歸不復上謁他控矣至于老父母以千鈞彈雀生竊訝之百諸生一父母官肯與易乎竈底抽薪則在寬陳生也解軍恐非秀才事卽申去恐學臺未必允若更執拘將重重做出目前卽快後必生殃是與旁觀者以際也恃愛故爲直率之言昭亮幸幸

荅王茂槐丘尊陞山東布政

建牙敝郡者以邇年所覩記善徙者十不一而

祖臺大振之往且疑于堪輿自祖臺衙權亦大爲本衙門吐氣可見世有騏驎不虞羊腸世有正人不畏魑魅東省名都會也近以歲饑不能不煩明公擘畫然主爵者正爲是藉重明公耳往不腆之詞已言之今猶勤老公祖記憶屢形之楮墨愧甚愧甚不佞本以草野厝大今復爲厝大官茫然一無所知識里居杜門幸在覆幬之中又切近日月之照一言一行罔非師表何論夜戶不閉外侮不侵饗明公太平之賜已耶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三

入都以來逢人稱頌卽東省諸君子亦無不欣頷首以所舊聞合之新政調良不誣老公祖聲實如是袞衣豈能久留東土乎

荅王父母

小兒書來知新構衙齋前此頽敝已久事鮮人任茲際德曜之臨文明之會故當爲久遠之圖古人祝君動稱百福稱萬壽非但祝君君福而後能福民君壽而後能壽民也愧在遠方未先子來之班少申躋堂之慶小兒又言清溪祠議

已定寄來老父母募疏大佳先得人心之同矣
卽撰有祠記命小兒呈上以副大命幸郢削之

東馮泰原父母

老父母泣菊江以來不啻慈母衽席之而鹽臺
不盡諒則地遠未核也其在近地諸公無不爲
老父母扼腕者別後去思無間黃髮孺子况沐
愛之深如不肖者乎惟是台旌浩歸之時未繇
一致候私迄今怵怛近况想益適北堂萱茂玉
樹森森古彭澤所未有也以此易五斗知老父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四

母樂之敝郡得令親張公祖真足繼美尊翁公
祖者不佞每誦尊翁公祖又來之識一驗厥嗣
再徵厥坦又不盧張公祖亦浩然歸也歸而與
老父母偕觴北堂太夫人之樂又當何如

荅周撫院

伏蒙翰教併讀大疏瘡痍若覩譁號若聞監門
之圖豈能過是至所頒示條議紆慮石畫爲元
元救旦夕之命者直令人蕤蘭獻圭向神明九
頓也不肖其亦嘗追隨同鄉從吏德意於司農

政府之門竊意至誠動物一德格天若祖臺救
災恤民之意可謂誠矣一矣未有不動且格者
軒后起立槁之夫風后嗑已枯之楊祖臺功德
寧可量數千里加額肅此申謝

荅林二府

伏惟老公祖在敝地若春風之育物其別去敝
地若赤子之去懷其棠勿剪畏壘尸祝古人言
之陳跡耳今寔在我公矣向已聞令孫之捷固
信于公之門自爾高大何意今得把臂英英玉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五

姿令人健美不已大魁在茲行矣老公祖榆景
之美林下之樂古人或亦不多見不佞忝役名
邦正擬脩候不意翰貺先賁之附具拙錄請教
都門又當佐令孫看花上苑也

復縣父母李公

上司感兵興而問救急之策乃欲檄致之不佞
豈不知檄爲上司之檄而妄云老父母檄之耶
不佞亦非怪之祇笑當事者無必爲之心以檄
求以檄應煩言滿紙猶如向之士羹塵飯耳何

用何用老父母必欲紳衿者一言以供應對據
來文條款亦自森森何必更爲陳說敢以責實
考成四字進如告子路者不必別求益也說一
丈不如行一尺做得一件賊盜便怕一件若泄
泄不做有如不佞向日小疏臨難只有閉門一
著耳一笑一笑

東陳兵尊公子求傳文

尊翁老公祖鉅公也今請祀請卹關繫國典傳
播薦紳不有鴻摹大畧偉然名世之績曷以張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六

之一切儒生咫尺之義不必數數也不佞以張
益州方之益州至今不朽顧不佞非老蘇之筆
耳至于行狀仍望足下搜尋遺笥中從前政績
或文移或書柬及歷來贈賀序文與考滿事實
必有班班可攷者令備入狀中作字內一篇大
文字蓋傳誌可擇其重大者舉之而行狀不可
不詳也何如何如鄙作言言質實于事不浮恐
于詞不斐教之教之

爲本鄉房主簿致衡陽瞿大尹同門

竊惟君子事有關於體統者當爲大義之倡行
有裨於陰騭者宜爲不報之施若貴治流落舊
主簿房可陟今望恩年丈者是已簿爲生同邑
舍親原以儒流既入胥監初任此官不踰年有
南糧之差不踰年而家貲賠補殆盡是時事干
錢糧部檄風火子弟繫逮通族株連故今簿流
落任邸十餘年親族無敢嚮邇者故可知也曩
詢年丈已知簿錢糧無欠但以糧戶欠簿遂致
羈留嗟乎官欠有之矣民欠官有之乎以民賠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七

官而死者有矣官賠民而死者有之乎臺下試下
之令曰某爾等父母也使孽由已作爾等猶加
憫焉况爾寔累之邑父母而長流邑中邑前未
聞諸邑未有爾邑體統所關以是風之邑人忍
終負之故今簿有拖欠則官府法治爲難簿無
拖欠而百姓欠簿則于法治爲易彼當時欠簿
者與償簿以不毛之地者其人在也其人不
其子弟宗族在也賠之十數年之前責償十數
年之後民復何辭雖然此猶以財貨言耳近聞

簿邸中妻死矣子死矣妾又死矣僮僕皆散矣
千里孤身多錢何用所望仁臺但求免爲異鄉
之鬼可耳酌其所有貨之于民查其所貸量情
追給卽什得其半堪爲回里之資足矣足矣然
猶有說焉此簿性本朴實又兼嗜酒一醉之後
萬事皆迷百錢可擲當日賠補受愚由此今日
落阱不歸亦由此伏望年丈將追償之銀與賣
業之貨盡貯邑庫完日僅裁一二克其路資其
餘賜一公文遣一有身家民皂同簿押回取做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九

縣印文回繳則錢不落簿之手而簿不得不隨
錢而行庶明公恩有實受而弟之乞援爲不虛
矣不然昏憤之人錢到隨花孤子之身探囊可
竊是簿終無還期而不肖之長鳴亦徒耳收異
鄉不返之魂陰隲非小存一邑父母之體關係
非輕雖以年誼徼恩實於臺下德政有補也

致衡陽新任羅大尹

前事

昔太史公傳晏嬰且異世願爲執鞭况僕猶及
公同時又吳楚之交共此衣帶水其間穆風醴

泉祥鸞瑞芝未有不注於耳既於心者何必接
慈慙之歡而後稱知已乎今者明公新蒞衡陽
衡陽先君所嘗抱牒而過者鴈峯石鼓先君時
時宴歌其間明公按舊牘殘碑問其姓字或不
鄙夷其來裔乎因是乃敢遽于典謁謬托親知
卽囁嚅不能出口而願於明公絮絮陳之故親
房可陟原任貴治主簿以南糧之役傾產以賠
株連繫逮又驅其子弟以殆迄今十八年所矣
而簿之賄非簿乾沒之罪實糧戶逋負之糧戶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二十九

竟不之償或間以不毛之產償之簿因是牽絆
流落于衡陽亦今十八年所矣僕今春控之貴
治前任瞿公以瞿爲僕同門友也蒙瞿公毅然
任之入覲回卽召問簿而深究諸糧戶意宛人
可起白骨可肉也亡何而有江夏之遷事之不
終命也如何今聞代之者明公僕私揣明公爲
時穆風醴泉祥鸞瑞芝豈不心瞿丈之心而事
有關于風化言無點于行誼又何必同年而後
可告哉故敢布之下執事至簿之從前苦情及

今處法不可以片楮盡不敢以初謁陳者具在僕前所致瞿夫書中敢併呈覽嗟嗟簿已無生還之望矣譬之黃鳥之歌誰爲飲食誰爲後車誰爲教誨當此之際萬金一楫千金一瓠不於明公是望而誰且明公非止厚薄也舊屬不忘其待今屬可知枯朽廢棄之人且加意其于蒼赤可知公之聲望福澤可量數哉簿僅有婿某貧甚持募覓簿僕憐而附此道經江夏先令達之瞿公舊令公之政必以告新令公藉爲介紹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三十一

或可追僕未同之愆也

致湖廣監兌金主政同門

前事

不肖伏苦都門辱老年交纍纍之情未可以尋常啣戢言也歸途過老伯任卽蒙老伯賜過令弟宅卽辱令弟賜又何在非年兄沾溉之知有楚命褰帷大邦雲夢洞庭收之襟帶間年兄風流文藻政宜於此發抒弟非不肖苦凶困憊之人所敢問也茲有同邑舍親房可陟者原任衡陽簿以賄糧傾產糧久完矣而部民負簿遂流

落彼中一十八年弟今春托之瞿年兄已蒙慨然任之不意遷去竊意年丈所轄者全楚又屬糧事則尺一所及政爲順風之呼弟不能於寸指中媿媿其事已具載所致瞿年兄書及新任羅令公書中併稿呈覽幸賜觀省則年兄慈悲心當自勃發不俟弟之喋喋也萬一事非所管以兄之心之才自當爲弟轉作一區處千里之托虔切虔切

致江夏瞿大尹同門

前事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三十一

都門辱愛誼啣戢不能去心分袂之後弟幸得請告束裝而忽罹母變積譽累咎故至此年丈聞之能無惻然歸途三閱月抵舍始知年丈榮遷兩地皆先君所嘗挾弟遊者黃鶴之勝過於石鼓會城之繁十倍衡湘非年丈聲望素著曷克有此向瀆舍親房主簿事聞下車卽慨然經紀之尋以遷命未竟厥施而仁心已益然春融敝地已闔郡瞻仰矣茲不揣更控之新公弟亦謬爲未同之言仍求年兄片楮爲簿懇懇爲弟

先容簿僅有婚極貧持募覓簿弟憐之不能疏而叩之十方不得不竿牘明公終成此佛果也

丁文遠集卷二十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書牘

啓畢少保公

公孫客都門數月不染紛華世德趾美健美健美別公孫之次日館選命下而不肖某謬廁其間緬懷洪庇益切景行將斬免于隕越未知

丁文遠集卷十九

書牘 三十一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一

何途之從惟台臺爲桑梓引進後學不靳提誨至感至感竊惟地方文風漸熾歲星益輝近見都門有老人黃玉峯者計年一百八十而顏猶若童矍鑠諸貴人間遠引彭篋猶屬渺忽茲其見在方軌何難預爲台臺必之

謝畢少保公

竊惟吾池二百餘年光嶽之氣濬發於老先生老先生以周之几几孔之恂恂老之爲谿爲谷者萃宇宙不一二見之壽考福祿小子筮仕都

門每見諸貴人長者談及吾池于山則問九華之高于水則問大江之深于人則問先生而併究先生今日壽考福祿之形容蓋先生之爲周爲孔爲老者諸貴人長者無不知之但不知髦耄以來矍鑠何似耳及小子娓娓誦說則人莫不延頸嚮慕而向所仰爲周爲孔爲老者又若仰之爲歲星爲佺期羨門靡不謂不圖淑季世有此小子何乃得之同郡哉去歲遠辱翰貺具感老先生接引後學之意亦足見精神靡處不

丁文遠集卷十

書牘 二

到爲壽考無疆之占不肖今春入館以來背書作課勉爲小學生事而捫心內省竊恐所以景仰前脩步趨芳躅者或不在此老先生何以教之

爲畢少保公祭堊荅其官生

里居分義不宜輕削牘長安况在苦塊之中乎又做衙門前輩體統甚嚴不佞先母之變皆蒙弔賻歸來從未脩候今寄書去若有所及有所不及將取罪益多也今只具二函一致鮑公則

部事可肩一致施文則政府可達或亦用力少而成功多處惟文湏遣的確老成人行慎母草

寄施存梅年兄翰編

去歲有小啟申候左右竟不識達記曹否近况之佳不問可知苦凶之人亦不敢他及頃因舍親官保畢松翁祭葬事此中撫臺已久題矣尚未見 俞旨事在政府弟不敢妄自通書幸老年丈會間片言訊之畧加慇懃蓋事屬公典語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三

不嫌私况畢公督學貴省知庭上有幾倍門生或亦誼所不靳也舍親遺命不欲其子若孫請闕呈請即此可想其人故今止一蒼頭來附此唐突諸年丈俱不敢通訊

寄儀制鮑鄉丈

向在都門過承青盼匍匐歸來更辱鄉誼稠疊迄今銘感綠抱疇杜門不敢削牘長安貴人故於臺下缺然間閱邸報知銓部虛席已久大爲世道慶且爲桑梓慶也茲因舍親畢松翁祭葬

事撫臺業已久題事在貴部知台文爲鄉邦先輩意不減不佞而不佞爲同郡後生何得默默其子若孫不敢親來者遵遺命也松翁生平恬靜大都如此伏惟台臺留意

荅畢官生

承委尊翁祠記誼無所辭竊念祠堂之立宇內有數近時所聞止有陽明甘泉天臺耿公數人而已此等記文與傳誌藏之家內者不同故臨筆而躊躇不敢輕屬草也愚見尊君學問皆令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四

祖過庭之遺尊君講學皆令祖成之今祖祀于鄉行將謚于朝進退出處卓然真道學尊君有專祠而令祖缺焉可乎諒亦尊君所不安也父子同堂可大可久高見以爲何如

畢官生

向讀尊公狀誌雖備載懿行却於專祠肇祀者未甚相合故爲前合祀之語作久大之計後又尋思恐拂諸友與足下始創本意則已專爲尊君一人落稿矣陽明先生有祠在九華爲其明

道作人也卽有平濠大功皆在所畧今尊君祠記而欲屑屑舉其周貧瘞骨割股脩學諸事是鄉黨自好所能爲曷以祠乎故不佞直描其講學一段直精神而他不及焉有此則可以祠矣可以祠矣盛倅至具稿請教不敢以羈冗中草

柬金南華郡丞

弟以上科頭場蒙陶石簣先生及湯霍林劉體寰年兄賞鑒特甚至喧動長安而竟無當于主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五

司之一日後得殊卷全未經筆命可知也至今歲粗畢場事向日者推筭又以爲時命不利遂絕意曲江青雲事矣故不俟放榜束裝先行窺此本色仁兄尚謂其有英雄氣槩者哉行次東平捷音追至異哉造物之弄人也仁兄聞之能無大噱殿甲當在四選之次名在可京可外之間中行節推之際來論不欲弟爲有司豈以仁兄苦於有司譚虎動色乎噫嘻鼠肝蟲臂有命自天東西南北有命自君第患不能學步仁兄

有司耳豈有司不可哉盛儀遠頒豈仁兄知新中之窮苦而周之

致吳南臺掌科

每望九子輒有天際真人之想而碌碌塵氛無緣一奉仙仗愧歎何如郡志辱府公見委非以力能任之因近在輦轂故相屬耳屢托奉請大教非但序文已也不肖先以抱病近又浪遊白岳其中編次先屬之余孝廉後托之柯茂才不肖亦寄空名其間而已尊翁老先生高誼鄉邦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六

東汪四浦郡丞

曩歲借計知先生有尊鱸之想矣頃者解郡歸豈不愜初志哉華齊爽氣以荷衣貯之亦不減六橋風流也曩常過先生舊廬望見林樹葱蒨又十倍柴桑歸來挹神浮丘拍肩洪崖煉勺漏之丹砂成歲星之丰采先生有以自老矣視世之戀戀雞肋者何啻雲霄之與土壤也不佞曩

荷盼睽今幸別足見收國士之報當于何日初入仕路隕越是懼風便何以誨我

東劉貞一侍御父艱

不孝碌碌空飽大官固宜福過災生延禍及母若台丈者砥柱一時準繩百辟言言鳴鳳在在春膏彼蒼固宜以臺下之康兆姓者康其親以臺下之壽國家者壽厥考而胡亦忽罹此戚熒熒在疚耶又况尊翁老伯行比太丘望隆畏壘近聞丹砂已成長世宜永豈非氣數無不盡之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七

期喬松有終老之日此古之達觀者比造物於小兒齊死生于一致也不孝辱在世誼即欲趨侍總惟緣匍匐歸來百病交積謹遣一力代致下私伏惟台丈告之靈幕俟他日榮窆自當執紼道左臨楮黯然

答劉貞一弔先母

伏惟老丈孝思純篤政總終時而惠念先母感曷勝言長跪讀大章語語肝腑令人淚潛潛兩眸矣人子之事親也不以有餘自安而以萬一

不足者自歉若尊翁老伯享祿十餘年蒙封章
譽命至再此先母所萬分不逮者老丈尚以爲
歉不佞又何言乎

荅劉貞一在京營

弟信服仁兄之至非徒聲音笑貌之私仁兄或
亦以弟爲可教故不忍以格套相視也勒合一
事仁兄教我另請爲我移玉弟設身能爲之至
於以無事行之則非豪傑之見不肯先開此口
也弟方動念翁已先符數日胸中快活得領河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八

干風月之趣賴此一着而昨者聞翰尤惓惓作
解註則仁兄之視弟又淺矣夫仁兄爲我申法
有如反掌而仁兄不能保變態之不生則愛而
成害馮驩之喻弟何敢當愛人以德仁兄有矣
弟包把總爲弟舊交弟委托之不得不行刑審
賊仁兄愛弟亦必審之而後寬之則把總之審
亦未可深責伏乞一語慰安之不然此輩不解
吾輩作用反云相左而彼方托弟先容茲且以
弟受過則弟累之矣上人只一開口便成珠玉

便成雨露弟之掠美屬望不淺也幸毋冗遺

寄劉貞一侍御被逮

前已遣蒼頭急訊左右頃小兒亦遣急足來報
始得其詳稚子無知亦倉忙抱一體之意弟在
河干那得不魂飛魄悸乎雖是烈丈夫奇男子
作用不如是不足垂名史冊顧叨在戚屬聞批
鱗觸怒奈何不以恐懼疑惑動其心哉所恃
至尊轉環雲開日霽當不崇朝弟在江頭頂禮
焚香籲天祈禱而已私念宅眷驚惶長公不得
即至執筆及此哽咽何如夫固怡然盡臣之職
弟也潛然懷友之情所憾恰離不得效其毫末
聊具一飯之敬幸毋拒焉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九

寄余初太人行

尊价昨午口傳貞一兄事驚怖無地昨暮小兒
信至始得其詳遂通宵不寐矣男兒固欲生而
成名顧戚屬兄弟日擊其事能無動情所幸有
老丈在彼所爲安撫其宅眷而顧問其朝夕者
諒所不憚煩也

寄劉貞一獄中

出都門後再傳尊耗至今忽忽旬日矣途中無
邸報可看問之驛使絕無知者而仁兄事弟無日
夕不睽睽於懷獨坐江上所稱黯黯銷魂潸然
涕下者不知其去而復來也仁兄為英雄為奇
男子弟豈獨無英雄氣顧屬在故交忝在親知
仁兄不憚九死以報

君而弟不能一顧以報友命也如何竊計

主上至神至聖數十年來無不優容言路而執

下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一

政名賢十數年來亦無不極力保全者其在吾
兄可萬萬無慮或今已釋放亦不可知萬一
恩旨未下兄當努力加餐毋抱鬱鬱從古遭此
者未可一二數要在養晦相機善始令終倘不
有其身又曷貴其名乎

答劉貞一

途中見後來邸報他人驚駭弟固信其不至有
此當今 聖明萬古無兩從來無殺諫官事若
蚤晚恐不得即出弟前此已慮之江上涕零正

謂此耳惟仁兄自安善為保攝老嫂公郎或先
出京弟憾不能左右其間弟八月二十七日方
抵舍明日為楚游以畢使命接來翰炎涼之諭
已向當道言之前此有兩生妄言一一為老丈
作解併為頌述尊先翁高誼弟不能在京為仁
兄周旋豈里中事更煩台慮乎

寄劉貞一

不通尺一者又越許多時矣閱邸報

聖恩尚滯救者不報恐救者之將倦也柰之何

下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一

遙聞老丈意氣悠閑猶昨又縉紳冠帶之倫來
往不乏德義笑談之友不以患難見遺不知文
王之羨里馬遷之縲繼曾有是此又見 聖
治之休明 皇仁之浩蕩即在圍墻猶有春意
差足為友朋慰耳往老丈嘗有理學諸刻近日
此中正好鑽研美里之易正為吉凶悔吝之書
於進退存亡大有裨益次之則若遷之史記韓
非之說難孤憤固於心性不相干亦足作園土
中功課不徒永日忘憂大可垂世作範者也何

如何如有近刻先子集一部呈覽此不佞家食
功課而先子又老丈素所契慕者覽其理學諸
書或亦於心性有裨於患難有益幸進而教之

寄劉貞一

去冬接公郎得詢動定甚悉知老丈意氣開適
自是英雄本色不愧古人之處患難者矣顧友
戚之情腸日九迴私心計之聖孝三年圓滿曠
然雨露之恩在此際乎懸切懸切弟以差便得
縱野性無奈二豎爲災不能赴闕報命特遣人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二

繳節請告有啓上兩相公內附一言爲達老伯
母憶子苦情蓋屢閱邸報知相公救疏甚懇其
言老伯母及郎君之情可謂備至不佞今所望
于相公者宜無復加但爲申謝而于謝之中寓
望之之意言或易入其不敢以書稿抄傳者則
相公爲敝衙門中堂不敢以是獵名卽如曩日
上李相公書弟亦不敢出露人間丈所知也相
公自是扶忠義到底無庸弟喙弟言亦曷足爲
台丈重第分誼當如是耳附陳一芹統希存照

寄劉貞一

奴來捧大教具見老丈之處困而亨細叩啓居
飲食不異共事長安時天生丈膽力自生丈罷
度當自有丈受饗世之柔脆者何足方斯萬一
欣慰欣慰奴來携有兩相公回翰憾奴不持奉
覽見相公惓惓保全善類至意今將相公手啓
抄上炎暑萬惟保攝

荅余初泰大行

前承惠貴門硃卷讀之快心賞日斯伯樂之空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三

望冀北也哉閱邸報見今歲場屋議論可爲世
道太息若持衡懸鑑如我丈卽喙長三尺何用
焉

荅余初太侍御

捧誦華箋具感存記至媿媿而譚江上風流令
人飄飄然欲仙也古之鷹揚與夫淇園圭璧者
皆天生健骨勁氣別具一副精神譬之秋菊較
牡丹芍藥更芳且久松栢較桃李孰爲參天而
傲霜雪者哉邸報新咨已下十數差矣親翁東

裝當自不遠別承台論事其贊之有無事之可
否皆不足辨君子亦規其違者大者而已讀大
翰知尊意所苦然前者之言實親衆憤然致生
其覬念子嬰歸命漢王漢王必不忘子房一擊
之力也古人有言不若兩利而俱存之此自英
雄事何如何如

荅余初丈漕臺

邸報未有全抄賜疏乃見完玉真文章經濟之
兩兼非淺才末學所企及蓋前歲讀翁臺請假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四

一疏已調陳情之表再見今者諸疏大及君
德細及時政益得騁其久練之錫展其新張之
矧倒其懸河之口肆其秋霜之筆言言字字皆
是典刑吾池人物必屬冠冕矣

余初泰副憲

先備蒲觴相候今至菊酒矣又不得晤教何悵
如之由外而內則人情相安由內而外則不無
快快要以道眼視之自當平等目今京卿開府
其繇外轉者纍纍相望何可薄視之弟之出處

過蒙慰諭第敝衙門人里居者頗多從前有十
年史局在家者有十年官坊在家者况弟踈狂
不能自禁不得不以逃之山林禁之至于憂世
徒抱其心而無其才即纓冠而往足起足陷亦
復何益敢因台諭吐之大貺以書敢不拜嘉細
讀疏草令人擊節世不能用用不能盡皆是如
此奈何奈何

東鄭玄岳學道

去歲尊翁老伯壽章不佞弟僭爲之則尊翁面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五

語台丈孝思乞身歸養之意而弟盡書之墨楮
矣顧尊翁雖爲台交言歸而其意豈真欲其子
舍君而親耶今者見論湏以親意揆之可耳又
聞舉鳳雛欣躍欣躍八閩多才地非明公衡鑑
不可主爵者斷不肯轉移且計弟到潞河頃三
閱月台丈當屬開闢校士時矣貴邑碑文知非
出台丈手但郡志借重不可無大作耳

鄭玄岳學使

八閩材藪也自老丈校士以來諸薦紳騰譽都

下者若出一口無不謂明公鑒如止水公若平
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爲老丈忻怵先是弟
入都時辱老丈翰示欲依依子舍弟雖不敢諾
而未嘗不布告閩中知交以見丈之高今聞丈
校士又若劔之出匣風之偃草翕然一時之譽
而不負閩人士顛望之情弟豈不因而生色乎
弟碌碌此中毫無可建監儀刑既遠所恃見初
丈左提右挈益以泰華兄更免孤立今泰華已
屹然詞林矣握壤而加豈能助其毫末高情固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六

啓鄭玄岳光祿

台翁龍臥既久而山公之啓事適當
新主之御天意台翁此際日觀天顏之喜時趨
講幄之筵猗與盛哉弟列近侍十數年而不逢
今逢其時而不得與此留滯周南昔人所以興
慨而賦考槃於明聖之朝尤足羞也病魔作苦
策之不前招之不能去此可知鄙生之命數矣

而別教之後更見論遠事者獎詡及第此爲愛
我者乎將必有不愛我者何乎其間此病中所
以益加病也顛忤請告其間開示導引不於台
翁是望而誰

東鄭玄岳光祿

邸報中兩見陪推其爲正推當在目下或臘中
已推而此地報尚未至也前領翰示倦倦以弟
陞官爲言親翁之留意弟者可知也而今幸得
陞自 主上賜之爲 主恩自友人念及此則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七

爲友德朽廢之人匿影自甘無所報 主又安
所酬友哉蒙翰示以晴華兄見阻爲言此屬何
所聞使其相阻亦是肉骨至情而惜其未也大
都行止聽之乎心得失聽之乎命即心即命區
區亦無如之何庶常黃生今不負明公衡鑑矣
文鄭二疏惜此君讓之老親翁會時可勉其立
朝大節不在區區曲謹然使今日效顰學步則
又非善學下惠者

東鄭玄岳都憲

古稱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遇然非 主聖時
清公論昭灼抑何能使騏驥之足必騁千里之
途楨楠之材得勝棟柱之任我翁今日身當之
矣喜極喜極世道之權全在臺臣而總風紀之
司作臺臣冠冕者任益不易邇來都御史大夫
皆起用老成宿德可謂盛矣而一當事任朝論
交譁傳之邸報良可詫異其故何也毋亦平日
仰望者太過臨事而責備者太苛與抑亦位高
而塞變事至而技窮也是惟明公有真氣骨真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八

涵養真才具其于此地游刃有餘望之望之屢
辱翰示招之出山自分踈狂只宜丘壑未知何
日得副惓惓之意茲因便羽肅布慶私附有啓
者徐四公祖高才清品今世所稀擬士民扳留
之情惟恐其不久只以渠屢屈而不得伸者令
以理官淹亦部下所不忍也

寄王乾純龍泉令

台丈夫之畏友也以平日居鄉者居宦以做人
者做官何待口碑之載路薦牘之上聞而後知

也哉翰貺遠賁具感記存讀娓娓之譚上善若
水虛受若谷備見之矣夫風擊霆發者見之定
也所見未定即濡滯猶愈於顛躓也滿擬入計
畫錦一晤而今不可得矣又俟之三年之後矣
弟假乞差之便得縱糜鹿之性出山未知何年
尚問來春之事乎劉丈挺然烈丈夫我等故人
戀戀不無縈懷耳

荅王乾純桐栢縣

計親翁遷擢之期近矣不迎家眷固見清德總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十九

俟同徙天衢亦省一番勞勩也承諭教種種披
肝以親翁實心實政何在不被其澤單父之琴
河陽之花魯恭之三異豈皆以善地而得之險
阻艱難天之所以開豪傑也小孫去臘佈痘頗
稀皆賴高門之庇今春孫女痘妖情緒頗惡使
不佞弟戀戀家園兒女情深風雲氣少亦感天
之成我逸也

荅孔玉衡太史

里居久且安不知有天上除目也而濫及之俸

耳又見推轉已到癸丑大爲後來諸君喜若老
夫者擢在不次有如今日孫愷老事又不必問
尋常套例矣承翰貺感感咫尺不得一晤卽魚
鴈且稀里中吾輩絕少求之方外益鮮其人出
門寡儔對面無可與語美人之思可勝惓切東
事不意至此閱邸報近日諸公至指不肖前言
爲口實數年以來口角縱橫多遠官遠事不肖
正謂嗾影窮山可免扯曳而今乃及之夫少有
世道之責者決不忍敗喪之言之中指之爲惡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

惡固不可爲也指之爲美美亦豈可爲哉所可
自勗杜門深山好醜聽之恃在知己同好不覺
吐其肺肝也

荅孔太史

相距百里若隔河漢政慨晤對之難捧尺一如
玉人之在面也重以佳茗益飮芬馥承詢及北
行事麋鹿之性正可山澤或本衙門從來不厭
人里居明時事業自有任之者以俟翁丈翁丈
萬里之行計不遠矣文鄭二詞林以昌言被謫

翁訝之乎抑許之耶府城貴邑人少貴邑來府
城不乏也亦有不遠我者乎不必侑之以物也

荅羅心華平湖令

平湖人來者無不亟稱新明府良昨得貴治施
存梅年兄及陸丈某書其頌新政更甚且過稱
吾郡多材不佞竊笑如老丈者材何能多也九
華之產詎乏然如老丈少年式玉式金如山如
河可多得乎前附有小啓亦及存梅兄冀老丈
勸駕而今且以養請又得常與老丈周旋老丈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一

覘其人品聽其聲歎當不以弟向者之言爲謬
至所告陸丈者亦蒙推分老丈不忘平生之言
如此卽此文理密察何有平湖

寄羅心華

昨見推銓部之報用台臺陪以翁爲陪孰有優
我翁者舊例陪銓者不得銓定得省此與銓不
低昂也賀之賀之更爲台翁喜者承明侍從之
日值數十年所未有之遭此留滯周南者不能
不扼腕而興羨也近見邸報論遼事者指及弟

益用悚及夫惡不可爲而美亦不可美者見之
謂之美惡者見之謂之惡古有名言此弓影之
疑不得不深而麋鹿之性益覺其日錮也吾池
有吾翁及鄭丈雙玉插天足光一郡矣兩公皆
素暱我當此時論躡競之時羽毛瘡痂在片語
隻字間翁能無意乎遣倅請告百凡希指引之
荅徐見輿荊州推府

吳楚共此衣帶水順流而南者不乏無不亟口
明公德政豈非新發之硎有不可睨視者耶處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二

則騰鄉曲之譽出賦蜚循良卓異之聲不佞已
預擬之時事可虞需才甚急荆楚要地行將倚
明公而重長城砥柱于此立見建牙開府猶擬
之也所云銓衡臺省太平無事時語不知台翁
于斯奚處矣遠承翰教併辱珍惠足感念我不
遺太翁俎豆正愜鄙懷過爲歸德愧矣愧矣又
承齒及小兒聞郎君翩翩鳳毛彼豚犬者不足
鴈行之也

寄金憶雲龍泉令

三月望間有小价問貸於粵令其歸途趨候計
過貴任當在四月間前書猶記大畧謝年兄虎
皮愧我羊質又謝投壺以俟兄錦歸又荅兄稱
貧官雖貧而講則富詩非窮不工固宜固宜年
兄開械能無大喙榮薦想是的確猶未見直指
奏牘心切懸懸讀獎薦語纍纍知世間豪傑作
用自不落莫第宦成更須勉旃悅於上官而猶
恐干怒百姓清夜默自檢點三年以來有不慊
心處不妨與民更始去後之思在民不在官也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三

弟處城市極習局外之觀曩爲孝廉打帳做有
司之事常以旁觀善敗分門劄記而今靡所效
矣年兄試思入仕以來可堪入士大夫劄記者
在何門何款此自己心神考察處不但造福地
方亦足陰隲子孫也弟以新買人破廬不爲整
理不可以居至於問貸數千里其景况可知然
不敢向做清官者啓唇小价便過又無不相聞
問之理年兄勿震於其隣也

荅王登白節推

閱邸報知老丈出理名郡甚喜理官代代巡固
得行其志而汝寧中土穰善地知老丈自不厭
薄之任德任怨自是理官事無怨無德自是賢
豪長者事老丈味斯言久矣別有一函致閔年
兄非晴華兄教之幾不聞矣貴屬有做同年者
四而趙汝陽與弟同部觀政陳商城與弟同門
尤所暱厚只恐資俸既深大計行疏通之法必
內留也如有還任者幸爲弟加意

答紀蓋我總戎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四

東虜紛紜人人問將胸中有一阿甥而不敢言
非徒兒女子私情亦謂倭患不減于奴酋而無
事而靖之較有事而治之功更萬也足下才高
望重粵急則趨之粵閩急則移之閩今粵復急
則又復之粵安得如足下者數輩徧置天下險
塞緩急之處乎方今時論但以焦頭爛額者爲
功池陽蕞爾地靈已啓當屬有班定遠事業合
足下其誰足下寧得專有粵東已乎辱翰貺殊
爲汗承所諭王撫臺獎籍之言或亦憂時者同

心然不佞引疾而歸則已置非譽於度外矣

東張晴華令遷安

接翰貺正在擁衾蒸汗時也命令婿展讀之汗
盈盈下而書娓娓數百言開衾語兒肉骨哉非
骨肉不作此真切語凡親翁所易者民事而所
難者上官所易者鄉紳而所難者鄉曲然矣然
矣顧易者未可易也難者胡得不自勉焉來翰
較然明白何去何從是在自決耳旁人誰肯作
此痴語即旁人說亦未必肯聽也屢遇見初兄
無不談及又何待親翁見論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五

東張晴華二守

古稱才士如錐處囊今親翁隨在脫穎矣時平
則循資事急則破格由此進之弟不能窺親翁
所止也宦譽宦况傳沸鄉邦聞之欣躍令愛令
婿不勝戀慕弟苦禁之嘗恐其背我而來不如
明令其去也渠固謂阿翁里居力薄不足滿其
意故去而望之岳翁弟進賢冠尚在報塞肯自
處其後乎去冬鄭玄岳書來云親翁沮我行期

世間知厚無過兒女姻親尼之速之莫匪至愛
特憾親翁未嘗有此言耳以今日論之親翁將
沮我耶抑勸駕我耶聞麟鳳芝蘭繩繩不已官
以老壯猶或可學子以暮多賜也賢乎哉併賀
荅蘇養虛令西寧

弟辱教愛有年向聞丈微疴此心搖搖無已時
見尊翰便足千里把酒相慶矣郎官上應列宿
品秩原不薄隨車雨露儘可施展但須以爽健
精神處之生子一節就如功名一般聽其自至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六

不可着意仕而優則學言工夫有緩急也有司
之難難于事上官防左右甚飭衙內親信之人
非精明嚴毅萬萬不可年丈試于此日三省焉
其惻怛小民處知所性生者矣弟托庇謬進而
任匪其質幼懶讀書今呶唔北窗作小學生功
課平生欠債今以其身為債藪又老母屢迎不
來而弟婦將欲遣歸侍養小兒長大又不可離
於此躊躇不能以寐聊為知己告之

東余燕南孝廉

不佞困頓場屋與仁丈同今弟且幸獲矣君才
固十倍曹丕者更復何慮今日之事適足以明
三敗不足羞三刑不終棄秋江芙蓉各自有時
况如丈抱負行且冠冕時流領袖海內豈但卑
卑一第文為雍齒喜寧無益壯封侯之志也哉
弟完場後即束裝南還蓋因老親在念重以術
士妄評已無復有青雲之想行次充府為報人
追返仁丈聞之能無發一大噱去冬為諸友人
譁言特甚只得向知己辨訴後思讒人交構從
如也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十七

東余燕南

僥倖後數月間九相知無不得其存詢者而獨
不得捧足下明月珠悵甚悵甚豈足下冗遺之
耶抑夙昔罪過猶介介於懷耶二十年蘭契竟
以小事生嫌而譖人乘間簾弄嘗試思之此天
地盈虛之數團扇之悲生於寵極餘桃之恨起

於愛餘然不佞往往懷肉袒負荆之心冀足下效廉藺全交之誼夫廉藺之欲全其交者彼當助勦擾攘之際文武相資如左右手一激則禍國一禍國則禍身是彼之全交猶有爲也不佞與足下處非其時據非其位無存亡禍福之想而竊竊焉不願爲冰炭參商之迹者此必平昔之愛特深而道義有不可携者在也嘗試思之人生內則兄弟妻子外則朋友故先聖並列爲五倫吾之與兄諸生時勿論迨比肩孝廉無日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六

不相聞問無鉅細不相參喃兄弟不足喻也迨三番下第並驅連袂彼此慰藉又何啻對泣牛衣者乎此情此誼豈可中斷爲甚根因致令中斷足下獨不反而思之故不佞謂廉藺有禍福之想而吾兩人不可不全道義之交不佞與兄年相若又居相隣無論用世期與協恭卽他日林泉且約爲耆社世之瑣瑣者吾兩人所不屑而其間磊落者又以小嫌隔遠豈但取笑人間抑不自貽落莫也哉慝怨而友先聖所耻不肖

不以欺乃心與化俱徂正大賢事足下不以進乃德乎

東柯咸虛茂

不佞今歲再束裝歸蓋爲北堂且老不可久離也近以詞林新旨非館事畢不可請告則不得不爲迎養計然走黃髮老人三千里懼也如何足下近况何似九華主人想來歲不能舍挹爽氣而憶青蓮其爲驚人句必多嘗念平日爲時莠拘束其於古文辭輒逡巡其間而今適當其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二九

任幸館師之命未下少有餘閑取諸名公書讀之亦覺脉脉有會心處然又如窈兒冒充賈子卽得一缶半釜不以充其腹而應市人需市人且謬嚮往之不佞掩口而笑足下其謂之何竊恨不得對足下商確古今討論得失悵慕悵慕選館卷奉寄覽政不佞幾以此言援而爲篇長不便 聖覽抑下三名然其中堯舜尚在桀紂不亡二語騰播諸相國長老口頰間乃知破的無多向語足下以卑之無高論良不謬矣前得

燕南書殊無芥蒂甚慰鄙懷不佞素交僅二三君子然傾底裏作合始終聯其罅隙不望之足下而誰

荅因州叔守備

某侄來捧嚴教喜幸一體之意情見乎詞至於規勉之言具感肉骨本原高誼無忝爾祖無墮門風已私心銘之矣士人一着進賢冠一束牛皮帶即欲不規方矩員不可得也門祚初振實切冰兢家從或不能相體有踰尺寸老叔不靳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三十一

教戒尤望尤望

寄任宇兄明經

不肖倖而一捷實切冰兢區區之懷盡在數番家書中不肖固無私書其與我兄弟閱者皆可呈大兄教者也但不識每卷書能到左右一覽否國不患有盜臣而患有培克暴虐之臣家之兄弟亦復如是夫驕盈傲慢子弟裂行檢而玷門風所謂培剋暴虐之臣也大兄體弟此意不妨正色戒勉感激何如

為脩譜致書仁宇兄令公

古人國事必云詢之故老而况一家之事五十六十皆可稱老而况九十其翁昨會某兄談其本房祖瑤公鵬公者娓娓渠自以為尋常事以弟為素嘗聞者耳然向時事不經心過耳即忘今適值譜役一再誦之弟不覺欣然如貧人之得重寶也因歎吾家文獻何待吾父吾兄始振奮哉渠又述其貞姑為胡大化母者又是吾家一大快事瑤公一房有此三奇譜不落莫矣因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三十二

思瑤公之兄為琮公瑄公何獨泯泯無隻言片字可述又瑄公及其子倫公為吾二房親祖吾輩尤當究心以大兄之年去諸祖猶近所聞所見豈無一二可搜索者昨某兄所言弟已立有二小傳呈覽正此家常事村俗語更為真切幸大兄一追憶之懇切懇切

脩府志東余燕南

志事冀丈分任之知丈才具之饒也若二柯兄原抱嵇叔夜之懶今又以應試行吾兩人更不

得辭責矣史書專于文獻足徵耳而攷古爲難
假令前有遺人人有遺事只增續後來科貢名
色錢糧數目何取于志至于人物一門嘗記先
君與耿楚侗公論學耿公忽問先君曰張本靜
學問如何可堪入鄉賢否先君對曰若入兩廡
便論學問若入鄉賢孔子只以宗族稱孝鄉黨
稱弟爲士之次其取人之法可知如本靜者其
母溺愛次子欲其援例本靜鬻產爲之豈不可
稱孝稱弟豈不可入鄉賢耿公大嘉賞是言立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三十二

檢本靜鄉賢申文批發是時耿爲南畿提學本靜涇縣人吾輩
今日取士于鄉亦當如此不然求全責備人物
寥寥于郡志亦闕然無色矣

荅柯履素明經勸駕

讀翰諭具見憂世之懷所云居江湖不忘廊廟
者也至屬望不肖益逾涯分每閱古今嘗慨遺
時遇主之難切未卯時夜之戒若欲以口止口
愈入口角之中是黨非黨益溷黨人之內此四
賢詩朋黨論不無貽譏千古而况其他乎每見

人談除目問陞遷竊語兒輩古來宦達而湮滅
者多矣其隱逸者云何得傳故古人每勸人隱
今人只問人仕先生之意固與俗輩萬萬不同
而自揣非其才卽有其才又恐非其命以多口
之人教之韜藏從史之使勿競進尤爲愛我之
深也

丁文遠集卷二十

書牘 三十三

外集自序



分外集者何如館課試錄
郡志家乘一書之內諸體雜
具分割編排便不成書又先
此已經板行是已陳之芻狗也
故外之也至遼事僅一書一

序

一

疏經刻其後來再
請告疏與本衙門先後尺牘
今附之摠之從遼事起也而
其言無救國其言寔多故從
而外之且未置之嗟乎親執
其勞敝垢旬棄拮据良苦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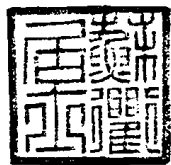
且自嗚此類而括之不忍遺也
然又師訓邈乎力謗陋昨日
所事今日便知其非不待世
人之捧腹已知無在非國其言
言皆芻狗也外者外矣惡知內
者之非外哉姑笑而識之

序

二

天啓癸亥冬孟

文遠紹執書



丁文遠外集目錄

卷一館閣試草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解 初取入館

擬諭達夷款貢出關檄

處置鎮雄土司議

三十一年以來候謚諸臣并三十年以前應謚

未給義當表揚者人品議

請發 內帑以給邊餉疏

陸宣公奏議序

丁文遠集卷外

寧靜致遠論

先憂說

正已物正說

讀易作需卦解

答友人論靜躁巧拙勞逸苦樂諸情趣不一書

敬天勤民箴

觀幽風七月圖詩 初取入館

初入翰林述古

讀歐陽子秋聲賦有感

賦得因風想玉珂

瀛州亭新水觀魚遊

明月行

題蘭亭修禊圖二絕

九日登顯靈閣

賦得春深五鳳城

禁院遷鶯

賜講官鮪魚恭紀

原心亭納涼

丁文遠集卷外

初秋聞蟬

卷二福建試錄 正考撰

前序

中試姓名 附會榜名

鄉也吾見 言乎

以篤周祗 三句

王公設險 教事 易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

庶民勵翼 書

學于占訓 乃來書

正直是與詩

敬天之怒 游衍詩

人臣當盡力事君論

卷三試策

第一問 至誠無息

第三問 儒學禪宗

第五問 達夷

卷四郡志 增補者

下文遠集卷外 目錄三

序文 分野

氣候 風俗

形勝 三國水口碑銘

報功祠碑贊 山川 鎮

城池 兵備道

戶口 貢賦

宦籍 名宦傳

鄉賢 王侯考

兵氛考 宋事十條

元事三條

通考 胡公墩 陳舜俞 查 革 鄂喬木

建文君 中使之擾

卷五家乘 序傳

序文

丁氏家慶圖序

義堅公 乙公傳

教諭泰公傳

訓導瑤公傳

下文遠集卷外 目錄四

孝子鵬公傳

耆德倫公傳

栢軒魁公傳

孝友杲公傳

先君別駕公傳

守備昂公傳

跋二首

卷六遼事書疏

啓經畧熊公書

奏爲虜患日迫用人朦朧疏

上疏後請告上掌院劉公書

荅長安友人

又荅友人

中途荅孔泰華館吏

附請告蒙掌院劉公書

請告田里同館李愧庵年兄寄書

卷七蒙陞 請告疏牘

蒙陞再請告疏

丁文遠集卷外

啓韓象雲相公

啓史蓮岳相公

啓孫禮陽相公 二首

啓顧益庵掌詹

啓南宗伯周座師

寄張二水宮諭

寄庚戌癸丑同館

卷八請告本衙門來翰

葉相公臺山老師

韓相公象雲

何相公崑柱

沈相公銘縝 二首

史相公蓮岳

方相公冲濟

掌詹顧公益菴

少宗伯周公念昔

少宗伯鄭公方水

掌院錢公麟武

丁文遠集卷外

詹事朱公蓼水

詹事周座師 二首

詹事張公瑞石

少詹周公念潛

庶子黃公中五

庶子來公路然

庶子張公侗初

宮諭韓公若海

宮允錢公牧齋

目錄 六

宮允周公挹齋

翰檢繆公西谿

翰檢姜公箴勝

翰檢李公績溪

翰檢羅公相中

翰檢孟公玄鉢

翰撰錢公御冷

翰編林公鶴胎

翰撰文公文起

丁文遠集卷外

增 孫相公愷陽

洗馬張公三水

官諭林公季种

庶吉士黃公石齋

增 大宗伯周座師

少冢宰盛公陽灣

目錄上

丁文遠外集卷一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館閣試草 萬曆丁未科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解 七月選館取第四名

說者曰人心一天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善學者第不
失其心則賢也聖也天也一念而証合併而成者也
果且有階級乎哉故天下統一士而已凡其懷仁負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一

義秉道迪德者皆命之曰士堯舜士而帝湯武士而
王伊周士而相孔子士而玄聖素王無異士也無異
士則無異心然則士蓋師心者乎師心其即所以師
天乎而胡以周子之言曰聖希天又先之曰賢希聖
曰士希賢層累而上之品不勝其高轉躡而下之類
若為之異如是則聖猶非駐足之所而士之心果有
異於賢之心與聖之心天之心乎曰是不然解在乎
水與鑑矣夫水或以一勺或以巨浸體非有二也有
所以清之則行汙流濼難與比淵涵之潔矣鑑或燭

眉睫或眩妍媸亦非其體有二也有所以翳之則塵垢秕糠難與索照物之用矣人心得於天之初空空洞洞晃晃瑩瑩猶鑑之明猶水之清本無得喪奚辨堯桀本無美惡安分厲施當此之際可以賢可以聖可以天而無柰人之自失其心也蘊而爲五性其常五其變不可窮觸而爲七情其常七其變不可計錯而爲百慮其常百其變不可詰於是纏索於顯嚴名利命曰勃志離跂於容動氣意命曰謬心緘滕於欲惡喜怒命曰累德柴柵於功業詞童命曰塞道數者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二

入而盪乎胸中則嗜欲日深天機日淺夫天機之淺者是自絕其希天之路者也自希天之路絕則士始與天二而天所托於士之重乃喪然則曷不曰士希天足矣而必從賢與聖究言之又何也嗟乎此爲下學者設也道喪世矣世喪道矣今執塗之人而語之曰爾曷不爲聖已不勝爰居之駭而矧語之以玄微不可測之天未有不斥爲誕妄視爲迂遠者儒者憂之姑爲誘進引掖之術於是次第其等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若曰靡人而不可以達天也幾希卽是

全體赤子可爲大人矢之疾也百步止也步之遲也百里不止也作之不止而賢而聖而天不難矣又若曰天之道漸也非獵等所能幾也下學而後上達勉強進於自然故流水不盈科不行志道不成章不達循序馴致則由士而賢由賢而聖由聖而天不難矣蓋合下卽是者上士之頓悟也由堂入室者中士之漸造也卽本體爲工夫則天天相印不假希冀之功以工夫合本體則由人而天必俟步趨之力此非希天之功至成聖之後始見也又非聖域既登乃可語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三

希天之學也彼當其希賢之時蓋卽以自心爲天心以希賢爲希天而第其磨礪砥礪與日俱進者有若見其始乎原夷而終乎喬嶽始乎筭卣而卒乎鯨背者耳豈其希賢一功希聖與希天又一功而有量數限制之可言者哉知此解者豈惟得之于士卽下而凡民翻然一悟而天體卽呈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矣不知此解者又豈惟失之乎士卽上而聖賢俄爾隳功而士品已喪所謂一簣能虧九仞千里謬以毫釐者此矣然則聖人至於希天可以息肩矣乎

夫堯舜尚在其上達者猶未可限量桀紂不亡其汗
下者猶不知窮期天無際渼聖人之希天又寧有際
渼乎嗟乎人至於聖亦可止矣而猶且希天而未已
又况乎爲賢與爲士者其精進可但已哉雖然猶有
本焉一指當前則冥山不見纖雲浮空則太虛爲點
故以響啣御奔駟以隄防固潰波則無欲之學所以
爲希天之實功也適燕者北其轅不至於燕不止適
越者南其轍不抵於越不休故望的而趨如矢之疾
直前而往如捷之決則不拔之志所以爲希天之始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四

基也周子之言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蓋言學也曰果
而確無難焉蓋言志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嗚呼斯言盡之矣敢以是爲希聖希天之解

擬諭建夷欵貢出關檄

館課

我

國家神聖威武化洽中外若四夷君長無不重譯請
朝稽首來享其執贄奉琛之使絡繹道路接踵郊
關亦無不虔奉約束凜凜

明天子威命况爾建州近者入貢愆期罪在無赦廷
臣爭欲奮厥

天討賴

天子寬仁涵濡不忍命幕府督臣勤勤宜諭是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五

天朝之大有造於爾也爾茲悔罪來王復脩歲事

天子嘉爾自新不復追其既往

幣賞有加宴賜從厚又

天朝無已之恩也負罪如彼蒙

恩如此豈其戎醜獨無人心爾今往矣尚其嚴爾
約束申爾誓令曉行夜宿按厥程期不致逗留觀
望以繹騷我關內凡經行之地除官給犒賞外如
有擅取一物者爾酋長卽治其人究其罪毋煩我
有司我亦嚴勅邊關諸將校軍馬不使擅自侵突

以驚懼爾有衆夫歸德嚮化者順也秉虔守度者忠也意爾邦遣爾來亦必申勅爾衆出入惟虔爾稍怠緩不戢其於朝貢之職謂何爾亦何以報厥命也頃廷議紛紛謂爾陽爲稱貢陰實窺伺爾何人斯能知

中國大哉然順逆可自審矣順則懷之逆則誅之天朝常經不爲爾貸爾其熟計之毋忽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六

處置鎮雄土司議

閣試

夷狄匪能爲患夷狄叛服中國所觀望焉土司尤不足爲患一土司叛服衆夷狄所觀望焉語曰處置得宜則人心服故聖王賞一人而天下悅奪一人而天下懼非一人能爲重輕則天下觀望而向背胥此也我

國家定鼎方夏統壹區宇卽東夷西虜俛首聽命何況牂牁印笮一二土司卽今鎮雄非有觸藩足患匪如可虞不過區區立後之謀一家之事耳又何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七

足勤

執事之慮哉雖然興滅繼絕帝王之遠猷也善建不拔英誼之卓軌也維茲安氏招之使來已非長策麾之使去必懷異心彼黔蜀諸司側目其間不無聲勢相倚者今日鎮雄之立可謂細事而忽之哉夫鎮雄之後孰踈孰親孰真孰僞生安得知其何如夷狄猶禽獸然卽令世世勿絕牛馬呂蘇吾未敢信也況在今日請以臆斷之亦不過以中國議親議賢之法行之耳但已失之物還以畀人非

衆所推戴不可強也親之賢之一與衆共庶幾長
久安寧之術云而其患又在

廟廊靡獨任之權當事執異同之見夫使委之於蜀
不撓以黔之議聽之於隴不奪於安之謀一良有
司辦之耳不然而紛紛聚訟甚至欲改土爲流嗟
嗟

祖宗全盛之時物力充兵勢勁豈不能殲厥醜類正
爲窮荒絕谷之處主客勞逸勢不相敵蝮蠱榛莽
盡可爲難與以中國勞蠻夷不若令蠻夷自爲守

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八

耳而柰何易之而又况無故而滅人之國殄人之
祀非仁人之用心也哉夫存人之國爲仁順民之
心爲義破異同而專獨任爲斷脩此三者何有鎮
雄卽制四夷可也

三十一年以來候謚諸臣并三十年以前應謚
未給義當表揚者人品議 館課

謚法者人主之春秋也其施之於臣也如懸鑑然
好醜之各肖也如持衡然輕重之不爽也藉令實
不副其名名或浮其實又安所稱激礪磨鈍風動
天下之大端也維今三十年以前應謚諸臣議論
已久三十一年以後候謚諸臣耳目甚近試稽之
宦蹟合之鄉評是是非非不崇朝而可定者在當
事者秉公而獨斷之耳某某德行某某事功某某

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九

氣節某某文章不必於求備也核之於實要在此
無謬而彼無慚其間德行功業氣節文章四者之
中亦自有差等則尤當斟酌于一字之間夫謚兼
美惡古之道也有美無惡其流弊也謚之惡者今
不能行而瑜瑕有不相掩者要於華表之中寓銖
鉞之意猶不失春秋微權耳然愚猶有說焉則
萬曆以前隱忠沉寃諸臣有可念者人臣莫忠於
殉國而莫慘於捐軀全忠之大受禍之慘千古之
下且爲含悲而况其

本朝者乎逆瑾彬寧之際

王章在握虎喙方張諸臣不難洒血一腔忠魂擊賊
世廟龍興率親之仁既篤崇本之說相投而諸臣據
經守舊視死如飴謂之所見未化則可謂非忠肝
義膽所激發不可也柰何我我無聞不蒙一字之
褒耶更進求之靖難死節之臣

文皇當日已云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

王言固不以扣馬而諫者為非義矣比年以來諸臣
皆已請祀血食無窮不復更言忌諱豈其可以廟

丁文遠集卷一

館課 十

祀者不可當於謚法耶故愚謂諫南巡議大祀及
靖難諸臣可謚也而或者謂人數太多謚典或濫
則擇其生平卓犖者與上謚餘無所著聞而僅以
諫死以職死者共為一謚可也夫議謚今日詎可
以年限哉補其闕畧以成一代之大觀尤所望於
執事者敢摭所聞列於左方

請發

內帑以給邊餉疏 館課

臣伏惟邊方要地戰陳死事驅人於要地死事
則雖持重賞懸爵祿猶恐不足以作其忠奮果
敢之氣而况糧餉日用之需尋常必不可缺者
乎況在今日邊方處處騷動其最甚者賴蟒作
孽蘄遠告變危若累卵勢若倒懸而諸軍數月
缺糧臨陣枵腹督撫諸臣計無所出

陛下問之民民部置問之問寺問寺匱求之天下

丁文遠集卷一

館課 十一

大稜之獲民不聊生又在在匱所為盈積餘羨
獨有

內帑耳

皇上屢請而不報是何其視內帑重視邊方輕耶又
何視內帑重視

祖宗天下輕耶今夫物有積之而無用散之而有益
者此雖中智之人慮此至熟也有今日散之則
有益他日散之則無及今日散之則費小而利
大他日散之則利去而害未已者此雖至愚之

人辨此不難也近如

都城忽傳虜警九門盡闔人人張皇雖一時訛語然卽此而民情可知虜形可知虜逼近都邑朝發而夕至假令此警果真當是時內帑發之不發乎發之有濟乎無濟乎與其發之於虜薄城下之日孰若發之於外境禦虜之時與其臨急而傾儲與之無救於事孰若未事而裁其一二邊境帖然

皇上試於此權衡之當不待臣詞之卑也且夫天下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主

人心最不可欺也今日邊餉曷爲不足則惟正之供逋負者多而窮所以逋負之故則

皇上礦稅四出竭脂髓而應之彼自不能兼及乎此也是內帑實則天下虛內帑實則部寺虛使天下與部寺皆虛而無以給邊餉則

皇上內帑爲之也以內帑之故而乏邊餉今欲給邊餉非散內帑天下人心肯晏然乎假令失之於人心而欲守之於堯鑰敝之於藩籬門戶而欲封之於寢掖宮庭又其可以倖而幾乎鹿臺鉅

橋紂以之亡武發之以爲開基之主投醪挾纊

惠亦纖小耳楚越行之乃成克敵之功伏惟

皇上憬然覺悟翻然改圖發德音下明詔捐帑藏若

于以濟諸邊之急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奮

且令天下之民皆知

皇上向日之積非以自富皆以備國家不時之需將

前之怨讟盡消後之徵輸愈勸天下若泰山而

四維之矣惟

聖明審處而熟計之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主

陸宣公奏議序

闕試

嘗竊觀二代之世抑何泰和之盛而蹇諤之微彼非無言也得其所以言之道如敬勝陳謨言直灑灑而聽之者已慄然如恐不勝固不事乎嚶嚶多言也輒近世泰交希靚議論日繁忠臣義士抱杞國之憂則不得不抗批鱗之節甚至危詞激論日與人主爭於赤墀青蒲之上而究且不得分毫之益噫是豈可專責之人主耶則未講於立言之道也愚讀史而得唐陸氏奏議云唐之多故莫甚於奉天之時而倉卒應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十四

變議事精詳莫具於敬輿之奏議彼其因猜忌而勸之以推誠因苛刻而勉之以忠厚因喜用兵而力以銷兵爲先因貪財貨而數以散財爲急他如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術改過罪已之方未可悉數也而語語膏肓言言藥石至其文辭之徑省意氣之和平又能使人主可欣不可厭可從不可違故卽以德宗猶且隨在嘉納凡一詔一令武人悍卒靡不感泣思奮則立言之道可知已論者謂公根本六籍有董之馴經畫時務有賈之達奏議千萬餘言總不負君

與學可謂知公者矣竊怪世之抗言者非其迂濶之論不切於事情則瑣屑直蕙之詞不堪於君父夫欲宜王上之德達羣下之情取辦尺牘之中以濟宗社生靈之計惡得不審處熟計要于至當而又惡得以盛氣佐之詭者曰山館千金峽江十稔始終之故公且難言之噫是非貞臣之所庸心也公之不能爲姚宋房杜也則德宗之不能爲貞觀開元也天也愚故讀公奏議而太息公之不完厥施因廣而布之今天下後世立言者咸以公爲法也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十五

寧靜致遠論 關試

天下未有遠而不可致者也而必有所以致之致以吾心精神也精神者虛而愈出動而無不足而蓄精養神者恒糜費於有餘夫持以不足之心即令真不足猶可倍日而致之存一有餘之念即令本有餘將一蹶而不可致矣是惟靜以制動不用以待用斯深根固抵不期其遠而靡所不達之道蓋嘗論之遠之不易致久矣將鼓吾氣致之懼為浮氣使也將殫吾才致之懼為淺才役也才與氣亦精神之用而究之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七

實所以耗越其精神則欲以致之實乃仆之故莫若求之於寧靜寧靜曷以致哉動主陽靜主陰剥盡為坤而後一陽來復則靜之時固天地所以保合元神育養元命者也藉令動而不靜有發散而無收藏吾恐天地精神且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也性之體一而情之用百百相感百相馳豈其有百耳目手足能應之是故有獨智之慮者必有藏用之術有超世之見者必有鎮鎮之方眩于目不給視何如齋吾明而以不視視淫

于耳不給聽何如齋吾聰而以不聽聽是非曲直辯之不勝辯何如齋吾口而以不辯辯何也天下之事勢本約而意太繁則約化為繁勢雖繁而意能約則繁化為約境本常而情乃變則常反為變境雖變而情能常則變化為常故寧靜非直性體亦天下事機太率不越此矣自昔尼父恂恂公旦几几禹之不矜不伐皆用此道以彼絕類離倫豈不能翕張而揮霍哉則蓄精完神養有餘制不足天之道而聖之事也世儒不達徒恃其謏謏之材磨磨之技與天下相淫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七

退不休卒之用罔生事驕僨階亡躁妄之禍今古同悲豈不惜哉雖然寧靜猶自澹泊生也濁其神則神躁清其神則神寧世之屹若呂尚者未有其中不湛若水壺者也無欲故靜自古記之矣嘗觀孔明抱膝隆中三顧後起扶持漢鴻功業爛然寧靜致遠可概見矣乃其自奉隨身衣食外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沒之日內無餘帛外無餘財抑何皜然不滓也此以知君子非不寧靜之愚而澹泊之難世有武侯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先憂說 館課

君子不徒托憂天下之名而貴預安天下之本先憂者不從天下憂也憂其在己者而已夫執塗之人而語以治誰不躍然喜語以亂誰不戚然懼則憂天下奚獨君子卽謂君子能先燭之而先慮之然第曰憂君君將致乎第曰憂民民將理乎此空質之夫托名憫世而一當紛難束手無策者也先憂者憂其在己者而已古之達而憂天下無如伊尹窮而憂天下無如仲尼使伊尹挾持無可堯可舜之具而第憂吾君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十八

吾民之不堯舜未有不笑其妄且誕者孔子栖栖皇皇可謂畏天命悲人窮矣至叩其所爲憂則莫先於脩德講學徙義改過是數者聖人所爲易天下之本也若曰苟有用我執此以往如不我知吾亦可以無愧焉爾也世之所謂先憂者能如周公孔子否乎且夫憂天下者非能人人而爲之計物物而爲之勞也不過使天下人各憂其憂已耳夫欲使天下人各憂其憂而吾不先自憂其憂可乎哉善乎文中子之言曰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宋人

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舜與周公是也以此思憂憂可知矣惟憂不外已故樂亦卽在已吾憂其可憂而不憂其不必憂則憂之時卽樂之時也如以天下治亂分憂樂將仲尼無樂處而顏閔戚戚無已時矣故曰反求諸已之謂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樂斯希文未發之旨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十九

正己物正說

正天下者甚不可以有心正之也夫存一正天下之心則必急操之急操之而物愈不正也所謂羈勒制馬不盡馬之情窮其力不終日而敗也則莫若求之於已然正己及物疇不知之而孟氏何獨推大人噫彼或有意正物非物正也彼或有意正己以正物將併正己者皆非也嘗觀社稷臣秉正嫉邪豈不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而物不勝正己不勝勞天民者或庶幾之而不可之間於物不爲無意此皆有心正天

丁文遠集卷一

館課 二十

下之過也於是不得不歸之大人大人者豈置物於亡何有而忘之又豈強以物與己而合之哉不過識夫己與物之宗焉耳己與物之宗總此正也天以正位乎上地以正位乎下人得天地之正以成位乎中試往而問營之東猶是也又往而問幽之西猶是也其間幽明禮樂五道三德九經三重若廉隅在望不可以一毫偏倚頗僻與者皆非一人意見之私總之本乎己之固然而莫非因乎人之同然觸乎己之適然而莫非域於人之不得不然因規爲員而天下之

爲員者莫能外矣因矩爲方而天下之爲方者莫能逃矣大人何嘗有心於方之員之也哉陶人埴埴以爲器與其爲土也無以異其已成而後漫爲土也與其爲器也亦無以異有萬不同冥於性也恬愉無競各還其初大人之治天下如是而已故大人在世天地可以我構萬物可以我作水可蹈龍可下月可擱日可反况匹夫匹婦含情抱智而大鈞渾渾治之人昧昧受之性與性脉相迎而正與正又脉相迎有不各得者哉禹得夫水之性故龍門呂梁澎湃浩漾皆

丁文遠集卷一

館課 三十一

就平稷得夫稼之性故冷風和風肥棘柔力皆就穉人得夫人之性故從生橫生之情可平而離跂躡蹠之患不作自性之學不明非其視己與物二之則又視民與物空之若所稱明心見性之旨目葉西毒之說且視君臣父子爲僮遭夫己不屬物安所稱己離物言正安所語正哉此又異端之學不可以不辨

讀易作需卦解 館課

易有需需者待也乾從坎險以剛遇險遠進則階故
寧飲食宴樂俟時之自來毋入穴致寇為動之用罔
故曰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請以川喻天下之
險無有險於川者方舟而濟未可也必需之楫需之
帆猶未也必需之柁需之長年猶未也必需之風假
令數者一之未備即備矣而風未可乘雖尋常之瀆
亦有淪胥之患矣人世江河不足喻其險而風波不
足喻其變君子柰何以其智出操舟下哉今夫不需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廿三

者無他躁耳所以躁者無他多欲故耳存一欲渡之
心則龍門孟津在前而不知畏矣存一欲功欲利之
心則機辟罔罟在前而不知避矣語曰深山之寶無
意於寶者得之而世之摧敗困折一蹶而不可振者
未有不從躁競中致之也是故人知進之為進而不
知退之所以為進人知勇之為勇而不知怯之所以
為勇人知貪之為貪而不知廉之所以為貪何者汨
於欲也不汨於欲然後見之明見之明然後發之當
成大務赴大功率由是也故古之君子視近利淺謀

皆等之於泥於沙之險視睥援敵羨皆凜為入穴致
寇之門一需之再需之需之而得累歲不以為遲需
之不得沒世不以為憾蓋以其志之堅忍為柁氣之
沉毅為帆以文經武緯左方右員為樁楫以同心一
德之人為舟師而又上因天下因地以乘時遵會為
順風之呼此所謂孚而信也貞而正也利涉大川者
也後世之巧取驟進者不待日至而與不量已而進
皇皇於旦夕之間而趣世以倖其捷譬之鼠飲河而
濡蛾撲燈而滅一不成而萬有餘喪躁妄之禍今古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廿三

同悲豈不畏哉或曰需者事之賊也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噫需以備寇非以玩寇需以待時豈以失時需
之一日則有一日之精神需之一歲則有一歲之幹
濟豈與狐疑猶豫者同日道哉然飲食宴樂不亦過
乎曰飲食宴樂愚之事也睢睢眈眈日用飲食彼惡
知待惡知不待故險不及聖不至不足以同愚聖不
同於愚則才智閃爍我且需之人且備之故見有需
在猶未需也飲食宴樂侗乎忘矣需忘其需是為需

答友人論靜躁巧拙勞逸苦樂諸情趣不一書
館課

夫人各有情情各有趣觀乎苦樂則情趣見矣審乎
勞逸則苦樂分矣明乎靜躁巧拙則勞逸觀矣躁者
馳逐而不前靜者安坐而自獲巧者役于人而不足
拙者用人而有餘豈寧惟是吉凶禍福靜者之所明
躁者之所昏也機辟綱罟巧者之所設還巧者之所
蹈也孰勞孰逸孰樂孰苦又何必外求哉吾子之言
定獲我心雖然猶有至人未可以名之耳至人者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四

員轉若環流行若水豈專靜乎智落天地能離萬有
可謂拙乎焦心勞思日不遑食豈云逸樂乎人第見
聖人不為躁而遂執之為靜見聖人不事巧而遂矯
之為拙不思聖人以憂勤成逸樂而浮慕之為逸樂
將令寂滅棄事無用棄時逍遙棄天下許由巢父河
上漆園之流比肩爭勝矣吾子其許之乎噫是皆任
情適趣者之過也夫有意任情情必不恬有心適趣
趣必不真自謂解脫寔與物爭是惟至人之心超乎
情趣之外而其無適無不適者即在於至動至紛至

勞至苦之中譬之崑山之玉炊以三日三夜而色澤
不變其天裕也世人根器既非功力未逮有如暑中
逃暑垢中滌垢逆旅芻狗祗屬空譚纏繳柴柵無之
非是其於情趣愈求而愈遠矣是故厭動之心是即
為躁藏拙之念是即為巧終日言齊物言逍遙而其
中無窮硯礪不可得而化若而人者吾不知於世道
何如也幸吾子教之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三五

敬天勤民箴 闕試

上天立君民命是司正位居體天鑒在斯有德則安
無德則危平陂往復倏忽轉移自昔聖王受命臨極
昧爽兢兢圖昌厥德父事昊天敬承不息子育萬民
勤心靡忒迺獲寵眷長享厥國暨夫叔季棄渺忽微
一念罔畏蹈入危機勿謂幽渺而犯天威勿謂微賤
而觸民違敬之勤之以御九圍敬之維何無怠萬幾
勤之維何思已溺饑匪曰郊廟春秋承祀對越駿奔
可受帝祉霄視其民民失所恃禮文雖虔天怒不已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廿六

金捐於山珠投于淵昭以節儉嗜慾舍旃寶民稼穡
所有豐年流澤汪濊德配上玄古之勤民所以敬天
上天是敬民命克全天人交歸翼翼穆穆祥雲瑞露
休禎蘊蓄四表八埏謳歌鼓腹皇王馭世穰穰永福
鴻業彌安誰其怨讎小臣作箴爰代申祝

館閣試草詩

觀幽風七月圖詩 初選館

周室勤王業艱難奠丕基淳風存雅道元宰切疇
咨繫我欽前喆居然啟後資漆沮開泰始豐鎬肆
昭茲景物偏驚候農桑敢後期儉勤頻注念忠孝
故先知誰寫丹青蹟移來庶殿披爬瓜良有自芳
軌寔堪師流火年年度薪樗處處饑九閩惟玉食
四海隔瘡痍罔識飛鴻苦空餘鄭俠悲須知千載
下矢頌不忘規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廿七

初入翰林述古

玉堂何弘傲步入去天咫麗日映花甍庭草蔚成
綺鈴索畫無聲湘帙紛盈几展開起徘徊慨慷自
永矢冀作棟梁材顧念非杞梓觀此休明世翱翔
脫蓬累豈徒摛文藻而稱登瀛士矯志貴崇邈前
括有遐軌九德宣克備千載耀青史榮名不易獲
允矣具懿美願言攄丹款匪懈事

天子敢為素餐者局影求臚仕

讀歐陽子秋聲賦有感

商飈起樹杪大火昨西流空齋思蕭瑟落葉滿庭
稠俯視河之水朝夕無停留仰看雲際鴈差池摩
天游感茲駒隙影歲時幸已適攤書時快讀秋聲
何颺颺誦彼歐陽賦奚必聽笙篴依稀此日景秋
光吐不休志士在千古寸陰矢遠猷隱几石渠內
搦管時校讐

賦得因風想玉珂

抱笏趨丹陛隨班直禁城不忘夙夜慮轉覺夢
驚淡月懸前影微風樹杪聲恍如僊仗度疑是玉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天

珂鳴長樂鍾應寂明光草欲呈愿言勤晝接率舞
頌昇平

瀛州亭新水觀遊魚

炎氛不到玉堂中自有南薰舜殿風日度花磚響
校暇逍遙望入水晶宮水晶宮闕碧霄上誰從仙
翻風飛颺瀛洲亭畔新水深河光媚景魚吹浪相
看佇立總微吟金鱗綠藻出還沉投餌聚時霞片
片排流欲渡龍門岑龍門風力迥難度玉河波面
饒雨露還將吾樂同此魚高咏莊生濠上句

明月行

中秋明月何處好不必十洲與三島浮空一片照
長安堪向燕臺五夜看燕臺十里遙連郭紫氣氤
氳繞樓閣昭王霸圖不可攀歲歲清輝映珠箔人
閒幾處歌舞歡金卮漿酒笙鏞作玳筵開遍桂子
飄香風烏履吹交錯詠吹香風恰可憐蛾眉親影
魄正圓禦溝穆穆金波逝宮闕團團玉鏡妍應思
塞上持戈者搗盡寒碓婦不眠

題蘭亭脩禊圖

二絕

丁文遠集卷一

外
館課 廿九

曲水浮杯下碧湍臨流禊服晉衣冠千崑萬壑題
難遍總入當時畫裏看

王謝風流勝事多一時文藻照山河蘭亭上已今
如昔觴咏猶傳晉永和

九日登顯靈閣

此日登高素節同坐臨飛閣廻摩空燕山北帶千
秋色爽氣西來萬里風畫棟遙連丹鳳闕雕窓近
入翠微宮携尊嘯咏茱萸會銘酌何辭菊酒中

賦得春深五鳳城

帝城佳氣鬱蒼蒼三月韶華正豔陽紫翠曉開雲外

錦芳菲夜送禁中香已將新火傳宮燭又見春泉

引御觴漫道風光易流轉萬年長此樂陶唐

禁院遷鶯

禁鐘初罷曉蒼蒼幾度流鶯過苑牆豈愛金衣藏翠

幄喜遷華樹挹瓊芳間闌出谷疑求友頡頏朝陽

願逐凰三十六宮春晝靜上林枝有奏笙簧

賜講官鱗魚恭紀

閭闔氤氳

丁文遠集卷一

館課 三十

帝祉新冰厨傳

賜首儒臣銀鱗入貢江鄉遠玉膾親承

寵澤頻豈有謨謀膺異眷頓令芳馥飽殊珍願持骨

鯁酬

明王在藻賡歌億萬春

原心亭納涼

爽氣朝來玉署過

御溝夜雨長新波霏霏濕翠驕芳樹瑟瑟輕風動素

荷熱惱已知露道明清涼應自適民和原心亭上

澄心處靜對滄浪祗自歌

初秋聞蟬

九陌千門爽氣生間亭徒倚忽蟬鳴金莖露飲身

何潔玉樹枝高韻轉清旅館偏能催客思成樓應

自動邊聲蕭森賸有傷秋興聽入冷風別繫情

丁文遠集卷一

館課 三十

丁文遠外集卷二

大史 又遠 丁紹軾 著

友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焯燿耀 編

福建鄉試錄 萬曆戊午科

序

皇上統天建極歷茲四十有六載此本朝所未有之盛也蓋度越

二祖

文遠集卷二

言錄

八宗於萬斯年自今歲伊始頃者遼陽告急羽書旁午 上銳然命將出師而猶捐帑鎗十萬佐之林下文武舊臣有才可任邊事者不緩須臾 召起之蓋二十年來弛廢一朝振刷亦自今日始也歲當賓興乃瞻厥闕 命臣紹軾偕科臣孔教往典試事惟臣備員詞林有年無寸效茲肩敢遜又時正拊髀憂乏人闕屬才藪亦庶幾有弋之獲以圖報萬一乎既 陛辭行竊自嘆曰是役也載在管頌思樂之四章矣其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興文

敷於此而服淮夷於彼臣不勝欣然已又曰臣祇

是役載在周雅皇華之首章矣其曰馳驅征夫每

懷靡及且行且慮直至詠謀度詢而後即安臣又

不勝竦然聞再朔至閩則巡按御史臣甯進業已

豫悉簾內外以待提調則左布政使臣琮右參政

臣時應監試則按察使臣達副使臣兆元所辟同

考試官推官臣明登臣洪謨知縣臣國麟臣命卿

臣履端臣應秋臣繼美臣樾臣震孺臣世芳臣政

新臣其貴教諭臣志斌臣承憲綜提學副使臣岳

丁文遠集卷二

試錄

和聲所校士四千二百有奇三試之先是臣在道時聞禮臣採科臣議條上若干款 上報可至閩移檄未至索邸報閱之未載其目臣益怦怦營營焉第循討舊章加之惇篤而已因語御史臣及諸內外臣赫赫 王言申飭無已有懷靡及圖之此時臣與科臣智慮所及交勉焉其所不及諸校臣共勉焉簾以外非臣所及則御史臣及諸臣勉焉而臣與御史臣又交相申諭邇來風尚初塲患在靡則令就簡實二三塲患在淺陋則令就博雅主

司者以是決去取必非謾語而多士亦皆兢兢率於其訓收之不盡收也於都哉壽考作人無敦譽髦文王之詩又若爲今日詠矣錄成而獻之幸不辱命然臣猶私心惴惴懼無以得士何也臣今所取者文而他日所求多于士者不徒以文臣將何以勗多士毋亦相期勉于所不及以副上更始者可乎語云五帝其臣不及三王臣王皆賢五霸不及其臣夫臣主之間何可以及不及論洵如斯言則帝者之世其臣乃有不及者矣今上

丁文遠集卷一

十一

試錄

三

非所謂其臣不及者耶臣本不及而上亦自以爲天下不吾及則朴忠孤赤皆視之藐然將毋今日善端還躍還收不爲雲爲雨而復爲亢爲悔此亦爲臣之過也今將何以副之心其本也才其具也士毋論天植以所聞父師之訓詎無忠孝之心臣亦何敢以是薄待天下之士所思才不及耳才不及則不能副心不能副心安能副主此國家有事篋與任宵旰之憂無與分主上又誰托重而信之且夫取士以文豈徒文耶有用之謂文

孔子志五臣十亂而歎才難才豈輕耶經綸天地之謂才今士無弗以文進矣排大難解大紛豈異人任有如膠舟而不能運鈴刀而不能割奈何或強而應之徒以其國僥倖又將柰何至是而曰吾心無不盡吾身亦可捐忠矣其如天下國家何蓋自昔不乏委身殉節之士人以爲過乎忠過乎孝也君子曰此不及忠不及孝也何者爲人臣子無能改於其德而且因之以爲名使天下後世憐其臣子僇罪其君父皆爲不及惟是撐天柱立地維

丁文遠集卷二

外

試錄

九

治亂持危上下咸賴而臣主俱榮斯聖帝之駿乘命世之流亞也今爾閩士文亦旣斐然矣其文多爾雅淳朴可卜其心不異是矣第恐未出衡茅不講於其具以今縣官需才至急龍門巖鼓鬣難太行險服箱難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惟今日而或者慮才寔不及奈何武侯有云才須學也驥足一日千里駑馬策之十日可及若安坐不前永無及期故夫弱者養之以至于充駁者養之以至于純蹠者養之以至于恬靡不繇學及今圖之未晚爾

閩海濱鄒魯寓內所嚮往諸名碩後先相望求學

與才合才與心合者爾鄉足矣况今漸濡

聖人之道之化當更倍之臣所繇奮身多閩師如是

則臣所不及閩士及之勝臣及也毋論上副

天子抑且下不負吾師臣庶幾釋其惴惴者乎維時

保釐則巡撫右僉都御史臣王士昌提督南贛察

制汀漳右僉都御史臣錢桓協贊則左叅議臣徐

良彥有臬臣若按察使臣畢懋良副使臣詹士龍

鎮守則總兵官都督僉事臣徐一鳴分闔則副總

丁文達集卷一

外 試錄 五

兵官臣紀元憲叅將臣張嘉策臣沈有容遊擊臣

潘一德署都指揮僉事臣陳承祚臣姚應禎入

賀則右叅政臣洪世俊叅議臣卜履吉署指揮僉

事臣魯應魁遷秩則左布政使臣陳道亨奉 命

未任則僉事臣熊明遇例得並書

中式舉人九十五名

一 黃國章漳州府學詩

林聞聲建安縣學易

林鍾秀漳浦縣學禮記

陳一璣平海衛學書

蘇茂杓泉州府學春秋

李仕亨安溪縣學易

黃道周漳州府學詩

曾化龍泉州府學易

林堯勳莆田縣學書

陳世濟福清縣學詩

李光熙漳州府學易

張 鑣莆田縣學詩

李鳳鳴安溪縣學書

陳朱圖漳浦縣學詩

張 鎔長汀縣學易

張作範詔安縣學詩

丁文達集卷二

外 試錄 六

唐顯悅梅邊縣學禮記

黏洪錄泉州府學易

林憲慶長樂縣學詩

邵時豐清流縣學書

顏繼祖漳州府學易

沈希斌詔安縣學詩

黃世忠崇安縣學春秋

陳士心同安縣學易

陳 勳平海衛學詩

劉麟長晉江縣學書

陳 瑞同安縣學詩

陳明時平海衛學書

楊 榮南安縣學易

吳日脩汀州府學詩

李孔傳晉江縣學書

王宗震晉江縣學禮記

許兆馨泉州府學易

何其弘福清縣學詩

陳文瑞同安縣學易 鍾應明上杭縣學書

劉應期候官縣學詩 周琦海澄縣學易

林樞之福州府學詩 許魁登閩縣學書

林兆蘭將樂縣學春秋 高佐邵武縣學詩

楊錫璜泉州府學易 陳臣訓閩縣學詩

李光斗同安縣學易 鄭仲友莆田縣學書

楊灼長泰縣學詩 董文衡同安縣學易

莊尹辰德化縣學禮記 林志遠同安縣學詩

宋光黼莆田縣學書 朱紱來泉州府學易

丁文遠集卷二 試錄 七

曾用脩漳浦縣學詩 周鳴鹿永春縣學易

沈起津詔安縣學書 王廷遴南安縣學易

陳其仁興化府學詩 劉伯元福州府學春秋

葉其薰大田縣學詩 李世奇漳浦縣學易

陳志廣閩縣學詩 世震望晉江縣學書

徐人玉莆田縣學詩 劉大亨長樂縣學禮記

史延暉晉江縣學易 陳廷璣莆田縣學書

薛士擢鎮海衛學詩 宋洪泰莆田縣學書

李日登甌寧縣學易 徐尚卿南平縣學春秋

蘇世祿南安縣學易 王拱昌邵武府學詩

蘇肩俊甌寧縣學易 石公胤漳州府學詩

張若綱同安縣學易 林正亨福清縣學詩

黃鳴俊莆田縣學書 鄭邦泰福州府學詩

陳以焜泉州府學易 李長庚漳浦縣學詩

黃學元惠安縣學禮記 邵捷春福州府學易

劉沂春福州府學書 米嘉穗邵武縣學易

林鍾英僊遊縣學詩 鄭王都鎮海衛學春秋

陳喬材永春縣學易 林鍾桂汀州府學詩

丁文遠集卷二 試錄 八

戴堯雲龍溪縣學易 林一柱興化府學書

陳樞南安縣學易 鄧應淳光澤縣學書

潘汶泉州府學禮記 趙江福州府學易

林懋喬閩縣監生詩

己未科中九人

曾化龍 授江西臨川縣知縣

顏繼祖 授南太常寺博士

劉鱗長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楊錫璜 授南直金壇縣知縣

陳其仁 授南刑部河南司主事

石公胤

林正亨 授湖廣長沙府推官

黃鳴俊 授浙江會稽縣知縣

邵捷春 授行人

壬戌科中四人

戴國章 三甲

李仕亨 二甲

黃道周 改授翰林院庶吉士

丁文遠集卷上

外

試錄

九

唐顯悅 授浙江諸暨縣知縣

四書

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聖言有妙於知者歸之言知愈見也蓋舉錯不盡於
知乃指之為言知而舉錯之旨益神矣嘗觀夫子論
仁知常言其分獨於舉錯直闡其合故雖不竟於知
而似為知摹也欲認為知而難以知局也何也彼固
有全會於知者在也夫舉直化枉無論夫子不直為
知言遲實不直為知問也乃何見而獨以問知質子

丁文遠集卷上

外

試錄

十

夏哉以枉與直之相溷也幾于相詭忽而以一定之
品流付一定之衡鑑非知孰區別之而枉與直之相
畸也勢不相為忽而以大公之機權成無私之鑪冶
非知又孰渾同之即謂枉直之言為言知亦無不可
雖然言誠可以盡知而知實不可以盡言也舉世惟
直枉二途至知者而晰焉亦至知者而化焉其晰者
睿體所含而其化者固非英明所宰也司世惟舉錯
二柄至知者而明焉亦至知者而融焉其明者鑑空
所燭而其融者固非淵察所收也此不徒索言於知

外見聖人造就之神卽玩言於知中亦見聖人曲成之旨矣子夏恍然嘆曰富哉豈爲知局也哉要之舉錯知而不必屬知也使直似非知而不必非知也樊遲子夏見知見仁在夫子則一之矣雖然仁尤要焉分別太明而頑鈍墮志縱鑑別若神刺覈太過於風勵寧有裨乎故先教後舉知又以仁成者也

以篤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紀文之勇有所以勇者也夫以篤以對而皆以勇文豈小勇者哉且國家有事之日祖宗鐘簷寔憑之天下向背寔係之勇而不足福國慰天下則君不舉焉

丁文遠集卷十一

外

試錄 上

宜觀文之事昆夷則不好勇惟文而又觀其遏徂莒則大勇惟文何以勇哉如詩所稱以篤周祐以對天下是已夫文視此周之祐也與當日之天下也亦欲與夫九夷八蠻共綏柔之共安輯之也其何忍于密而勇若是則以我欲綏而柔之而密弗爲靖也豈惟弗靖且令我周緣此驛騷曾不得亢宗而保世焉可慮也我欲安而輯之而密終弗爲悔也豈惟弗悔且令天下乘是缺望曾不得蒙恩而望幸焉尤可慮

也下是殄彼寇虐奠我家邦奮我威靈惠此中外十數世遺澤若或厚之厚以勇也是文之消外變以充內憂也億萬百姓志若或酬之酬以勇也是文之不惜一人以謝天下也文于此識治亂之大機焉機不可失則寇不可縱今姑息養亂則求寧觀成之意謂何文于此識輕重之大勢焉勢在王國斯王國重令匿武無烈則方伯連帥之職謂何蓋舒而不慘天地所不能久也文而不武聖人所不能化也此文之一怒安天下也嗟乎孟子動以湯武望當時而茲首舉

丁文遠集卷十一

外

試錄 上

文王不能爲文王又安能爲湯武乎此見文王湯武一也故他日數引治岐之政教人師法此可知孟子救世之心

易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繹坎象象在險尤在德也蓋守國者先設險而德又所以善其險也象象足思矣嘗謂國家無論有事無事總不宜使形勢一日不張而神氣一日不振故守

國者而不從虛實之形明新之脈急與提之險直與人共耳何者險者可設而不可恃之物也人主守國與創國異則人主設險與攻險異與其涉川濟渙當程杙之時而危奠之孰與除戎戒萃據磐石之勢而安圖之險之爲用顧不大哉而未也思由來恬熙難狃撤備者必危而何以金湯旣固負險者亦北若是者意亦軌物淪與教之不以豫而下不生其共與耳目疑與道之不能先而令適滋其謾與則夫五德之振而六行之申也羣之以州師而董之以黨正也令

丁文遠集卷二

外

試錄

三

四維張焉維張而乃以固於莫解俾一脈聯焉脈聯而乃以攝于勿離又君子以常與習者體坎象而不兢兢一險哉不然舍文德而專談地利末矣待險難而始議折衝晚矣安知所設者之不以資敵也此象象交發其義也夫秦都關中亡以二世周定鼎洛邑而祚八百故曰在德不在險可深長思矣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契心之言可無外求同矣夫言以同故契而非心之同亦烏睹如蘭之契哉且評人者而僅僅於言論剖

異同乎卽令言之同而意有大不可知者夫言何能同凡同皆心耳心所期許有異地而交孚其孚處不以言也心所共照有異辨而交合其合處又不以言也言淺而結之心者深天下有不經意之言不再叩而語覺無味者有矣語語根心而玄言入淡言亦入兩入而味之沉醞何如言鬱而宣之心者達天下有不相爲之言不一陳而語覺可憎有矣語語論心而婉言暢直言亦暢兩暢而意之莫途何如吾見朝市之言喧山林之言寂而千秋玄感喧寂又當別論抱

丁文遠集卷二

外

試錄

四

膝知己其芬人之氣志也甚矣建白之言顯沉幾之言秘而風雨如慕顯秘雅堪共賞扼腕同調其恣人之齒舌也舊矣狀之曰如蘭信矣哉蘭之爲臭幽言而心幽之至也故幽而可親蘭之爲臭淡言而同心淡之至也故淡而不厭知此者其君子大同之道乎嗟乎代而降也人置一喙不勝異意焉南北之司左右之袒嗜臭逐羶何紀極哉而卒爲世道病司世者培松柏去藤蘿如蘭之誼庶幾可期於世矣

書

庶明勵翼

臣之贊君以贊於慎修之君也夫翼君者臣慮無不勉者而况慎修之主哉臯陶陳謨意曰人主之激發臣工更妙於臣工之自為激發則主德之搏挽可知也主惟修則淬勵之幾已自操之主既修而協贊之機臣又何得而懈之蓋使主而自謂聖明臣安所勉其不逮惟愈修而愈覺其未至則臣下之惱款倍殷使臣下而謂其主聖明君安所收其忠益惟愈修而愈覺其無已則衆心之鼓舞彌切故人臣効職無不

丁文遠集卷二

試錄 十五

謂翼而于以翼聖主則不然聖主無可翼即欲不勉為翼而不能者國家得臣之翼似亦為易而得庶臣之翼則甚難庶臣不自為翼即欲不勉翼聖主而誰翼者天是以有耳目而不敢愛也有手足而不敢私也一勵其翼為明聽之司以屬大君之動盪稍自暇逸焉恐粹清之朝無此不聑之臣下矣夫是以獨為翼而不嫌市功也衆為翼而不嫌樹黨也一勵其亮正熙績之思以聽大君之幹旋稍有怠忽焉恐媵修之主無此異懦之羣工矣蓋明良交儆原以精神則

於無可翼中若見以為翼耳主臣應求恒在肝膽故即已勵矣恒覺其未勵耳如是臣之明激於君之明而轉盛君之明驗之臣而益顯矣嗟乎拜稽之風邈矣伏鳴輒斥賜環無期士有裹足退耳吾猶有取于止輦受言者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故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進王以學古而揭其來之益焉夫厥修來而獲斯真矣則古訓之學尤在志哉且人主不患千聖之秘與

丁文遠集卷二

試錄 十六

吾之神不相接而但虞吾之志與古之精不相迎王求訓志乎人主之志非寂為守也必有長世之事業始有憑實之嚮往而人主之事非臆為創也必有無窮之學問始有不朽之洪摹故朝夕灌輸曷若古人之成矩昭然可按左右之調劑亦無如古訓之名理確然可循王誠有志焉于以慈建而保世滋大則師古之力哉不然說為王慮之矣然師古未易言也學為受之府滿焉而拒不能受則來之生機且稿學為往之門弛焉而往不能振則來之脈絡亦斷試思吾

之志是古人所統會之志也虛以爲谷靡不注矣而又不以若作若輟者間此志則登尋之途不從此關乎吾之志是事功所由建之志也卑以爲承靡不入矣而又務以惟日不足者砥此志則無方之益不從此來乎蓋修無程此志之抑抑不已是其程來無象此志之欲然愈進卽其象借令不遠敏而言修不修而冀來猶之乎不師古而冀永世也說敢妄陳於王哉嗟乎高宗前學其盤後學傳說何疊疊也乃後世玉几塵封金華虛度學安在乎而欲思有獲永世吾

丁文連集卷一

試錄 七

不知其可矣

詩

正直是與

勗友親賢得事君之義矣蓋正直不與誰可與者此事君極則也故僚友勗之其詞曰士大夫抱負名誼慮無不竭忱於君者第恐予立無輔則孤忠難效耳况爾位禁近之地爲人才進退之關何得漫言靖共遂足謝責乎抑當正直之是與焉正者無邪曲直者無詭隨此其始進必不輕而政唯朴忠之拙爲逢是

真能以譽諤效諸君者矣其論交必不易而政唯勁骨之獨爲峙是真能以直諒輸諸爾者矣故爾在今日不必有樹交之嫌也但以愛君父之心愛骨鯁披其衷不令懷疑又盡其才不令掣肘與之共職業而兼與之共憂勤可焉又不可無久要之念也但以堅戴國之念堅結納同其事何必分功卽借其力非爲引重與之共臭味而不與之共聲援可焉廣衆正之塗于賢才摧謝之時使蹇蹇匪躬之士莫慮懷奇而莫展扶剛直之氣于乾坤閉塞之會令慷慨畏咎之

丁文連集卷二

試錄 六

也夫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危言敬天者以天鑒惕焉甚矣天之怒渝可畏也而况其明且也可不敬哉且危矣夫天人之際也人承天則天之有去來者危天監人則天之無去來者更

危知是而天可不敬乎敬之緘微事天者原不以居常岐其念天之威赫回天者尤不得不以履變疎其神怒矣而猶戲豫耶渝矣而猶馳驅耶怒則惟敬可以禩之而何敢於戲豫也渝則非敬無以平之而何敢于馳驅也此時即謂天道杳冥猶宜逾鎬之曰無不敬而况天之昭昭已操於敬不敬之先乎即謂天人寥絕猶宜潛幹之曰無敢慢而况天之明明已灼吾敢不敢之神乎而不見天之明耶天之旦耶而不見一出往一遊行明且之無不爾及耶天下之可容

丁文遠集卷二外

試錄 十九

吾情竅者必可容吾伏匿者也皇矣之臨何境可匿人匿之天且及之即天下之不容吾伏匿者或可容吾滲漏者也在茲之監何微可漏人以爲漏天又及之是尚可戲豫與馳驅與天之怒天之渝何日可回與吾恐語爾以怒渝之天猶得委之于氣數語爾以明日之天必難自己於敬修敬之哉嗟夫世主侈言敬則陳圭薦璧而已內庭清暇亦念此曰明曰旦者乎自三不足之論爲之嚆矢而圍丘之足音闕然矣吾寧取節於建元祚符云

論

人臣當盡力事君

人臣事君以忠則必無所不盡而後可以語忠何也忠者盡已之謂內盡已之心外盡已之力忠之術也夫上臣事臣以心則亦求之心可矣未有心至而力不至者未有心不至而力至者然舍力亦曷所徵心所患無窮之心或受制有限之力也况爲君者簾遠堂高爲臣者勢疎處遯則用力而力未必效欲盡而不能盡有之噫不盡曷以云力不盡力曷云盡心此

丁文遠集卷二外

試錄 十

不皆臣之過而君亦與有責焉故也夫臣之過臣任之君之過非臣又孰任之昔韓魏公語人人臣當盡力事君極之至於忘生歿成敗斯其爲忠臣之言今夫世之安瀾覆孟而無虞于跪聽者有不藉于臣力者乎而臣之力果臣之力抑君之力乎魯君假馬于季孫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明夫臣之馬非臣之馬而君之馬也則臣之力非臣之力而君之力可知噫馬猶可假也使人臣而非實有忠君之心則臣之力君惡得而假之且心之與力二乎哉

茲不曰盡心曰盡力何也蓋適千里者心其能至千里者力願忠者心其為霖為楫為塗墜丹牒者力彼無是心曷論假令有心無力國家亦安取抱空質者用之而謂之曰盡期之千里不千里不盡責之霖楫墜牒不霖楫墜牒不盡昔孔子論事父母不曰盡心曰竭力正謂竭力所以竭心至事君又不曰竭力曰致身致身乃所以致力耳而世猶有竭力之子卒鮮盡力之臣何也說者曰子之于親毛相屬也裏相離也故竭力易臣之于君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故盡

丁文遠集卷一

外

試錄

五

力難噫此鄙夫一膜之見非忠臣之用心也亦曰盡力難耳盡力之難有二一在治事難一在得君難而得君為甚夫事者君事豈以事與君貳乎噫正惟其貳故難夫使事與君合而事治則得君事不治則不得君此人臣職分應爾臣第畢力營事何難惟事與君貳而事不治君未必不得事治君未必得則臣之力始不知所用矣自昔惟堯舜之世其君臣都俞吁咈藹然一堂之上油然若家人父子而為力易降至伊尹周公已負咎引慝而用力難况乎末季天益高

寔益赫其臣未憂任事先憂得君又桑離叢神垣耳伏寇耽耽于內一傳衆咻曹好曹惡紛紛春春于外于是盡力在此則疑其意之出乎彼盡力在彼又疑其意之出乎此盡力而力不副固以力內罪之盡力而力副又以力外罪之三獻則足夜光按劍隱忠沉寃古今豈一人哉此亦驅車拔坂而窘陰雨王良造父束手無所措力時已嗟乎臣者君所招致之臣也君不與其盡臣何自而盡君不責其不盡臣何得強為盡君且沮抑阨塞其盡臣何故不愛死而愛盡此

丁文遠集卷二

外

試錄

五

非為君之過與蓋臣察相則不然曰使世皆治無亂無庸我臣為矣使主皆聖左右無邪無庸我盡力為矣自昔周季大夫其時何時其君何君而猶曰靖共曰鞅掌曰靡事不為抑何勤勤懇懇也夫豈不知其難者耶正謂天冠地履逝之而無所逝手足腹心解之而不可解無所逝則雨露雷霆總屬君恩不可解則疾威板蕩愈見忠悃于是有磨厲而前無蓄縮而退有驪淵可蹈無虎尾可虞彌縫不已繼以匡救諫諍不已繼以禡削折檻引裾不已繼以納牖巷遇登

對造滕未已繼以暗室屋漏母諉于君之不能一諉于君之不能卽非自盡而過則歸君心亦何忍母寄旣于時之不可一委于時之不可卽非自盡而天生我輩何爲其於危疑震撼俚儉倥偬若睚而就之於鑠金銷骨百折九死若狎而遊之譬之水之必赴焚之必傾鍾山之玉炊以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卒之力有全至全效者有半至半效者有全至而半效有全至而全不效者君子亦聽之而已不然未圖其戒先虞其敗未底其福先懼其禍則左顧右盼孰非畏

丁文遠集卷二

外

試錄

三十一

而進一醫未效更求一醫一方不驗更檢一方斯稱竭力者耳嗟乎是古大臣之風詎可易言之大臣之任與百僚不同大臣之力亦與百僚迥異必其智膽勝焉而後力不沮于所往必其才具周焉而後力不匱于所施必其心術純學術正焉而後不惑于功利不偏執意見而用力于所不當用詩云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其素所蓄積也此伊周以上事不可作矣近代則韓魏公庶幾彼其執政三朝調和兩宮再定大策諸進賢退不肖皆力所難人

丁文遠集卷二

外

試錄

三十一

縮之鄉前跋後蹙總是趑趄之境其于力何在不靡于天下國家曷賴焉抑吾于是有感于盡力之說後世士大夫之患莫大乎名盡而實不盡托言心盡而力實不盡嘗試叩之無不作賈生太息抱劉向深憂及程功課職闕略者多則所云盡心僞耳故坐而嘑歎不如起而拮据之爲愈也退而焦煩不如進而幹辦之爲得也惻于容而但于慮不如被髮纓冠而往庶幾萬一也而猶以一人之力未足合衆人之力助之一人之盡未已合衆人之盡盡之猶之孝子操藥

丁文遠外集卷三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策三道

第一問 至誠無息

問人主必久道成化故享年享國皆貴於久乃中庸論至誠曰不息則久而大易之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則久亦有道與邃古勿論堯舜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一

在位可謂歷年久矣不知其當日所為不息者安在也周公愛君亦以年壽感王心而歆動之而又特舉商宗周文無逸配以歷年久遠不知其所為無逸與所云無息者同與否與我

太祖高皇帝享年最久

世宗肅皇帝享年最久

太祖功德巍煥比唐虞

肅皇中興之績則商周之倫矣其不息之心可揚厲

一二與

皇上在宥天下泰寧之慶四十六年於茲享國已度

肅皇而上享壽方且日升川至而草莽之臣不勝私

憂過計以為

皇上靜攝太甚勵精不息之意蔑如微窺

淵摹有似法

肅皇而又有大異

肅皇者然與否與今欲矯而振之俾延曆度紀與堯

舜比隆將何術之操說者又謂

上厭薄章疏即日陳唐虞三代無益須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二

聖心翻然悔悟豈一悔悟便可不息與爾多士各抒所懷將藉手以

獻

今夫 人主而享無疆之曆昌久道之化壽身壽

國豈非臣子上願哉而有本焉致之何則人主以

其身享國則必托於國而後有身未有國危而身

安未有國安而身不安者身與國一得兩得豈容

倖而致之而其道在至誠無息何謂誠是心之關

切天下而無貳也何謂不息是心之流通天下而

無闕也卽誠卽不息是無天下爲一身以一身周
決天下之道也或曰此憂勤之指無逸之義也以
陳於中齡之主履端之朝可耳 壽考之主前休
已襲後美可臻胡庸是兢兢爲噫是未知不息之
所以久而憂勤無逸正堯舜商周所以壽也嘗試
論之人主精神如天之有日日無日而不周天使
日或幾乎息則亭午晡啜不勝異矣胡以歷元會
運世而使之久人主精神亦無一日而不周乎四
海使人主或幾乎息則一日二日不勝異矣胡以

丁文遠集卷二

試錄 三

歷千百歲而使之久易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言人君之法天也中庸贊至誠曰悠久無疆
配天配地蓋祖易者也且夫不息則久非至于久
而可息也胡分履端與壽考也所慮處始易厚終
難未嘗明習則孜孜矻矻易既嘗熟練則勉勉循
循難此聖人爲戒不在初年而尤在晚歲也試稽
之堯咨岳命官何嘗一瞬息至于享國九十八年
享壽百十有七歲而其不息者猶如一日也稽之
舜好問好察何嘗一瞬息至于享國六十一年享

壽百十有一歲而其不息者猶如一日也又稽之
商宗周文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備矣其云無逸又
豈有異於不息而或享國六七十或享壽至百
年而其不息者又曷嘗以老髦移也摠之由不息
得久愈久愈不息是爲自強是爲行健藉令數聖
人者而或息之乎前則必不能保之乎後息之乎
後則必不能保之乎終而或有息有不息則又不
宜數聖人之享年享國若出一轍矣繇斯以譚治
心治身一機保國保身一道疇勵精而不其延疇
息荒而不其促天道君道不可二視之者也洪惟
我 朝享壽之久莫如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四

高皇享國之久莫如

世廟

高皇亘古開創第一君也而至誠不息嘗謂堯舜處
無爲之世尚且憂之况在今日至後又云 朕歷
年久而益懼恐懈心一生百事皆廢故早朝晏罷
至七十餘歲而未倦也

世廟我 朝中興第一君也而亦至誠不息嘗件敬

一箴頒示天下至晚法不下貸政不內移故赫聲濯靈歷六十年而不易也然說者猶以

高皇德配唐虞

世廟治比商周而年祚不無少遜有餘不盡將必備而俟之今日矣我

皇上初年銳意太平 朝常國典靡鉅弗敦立政用人有請必決明知日月斷比雷霆可不謂肫肫懇懇勵精圖治之主哉肆今享國過于

肅皇直冠 本朝之上享壽正當強盛行符萬曆之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五

稱步堯武舜埒殷駕周不著蔡決矣顧深居靜攝忽已有年庶務盡弛息機太甚一變而奉

聖母遺言大孝格天庶幾宇宙更始而還開還閉再變而懲 東朝小警則至仁垂地亦庶幾日月重新而瑜不掩瑕今者建曾作難亦稍稍震竦矣而一二邊務外又復間然管窺蠡測莫得其解謂有意倦勤乎日之方中非其時也數聖人之愛勤無逸迄於沒齒未倦也

高皇好學勤政自始至終尤無隙可托也或求之近

似以爲慕嚮

肅皇不知

肅皇無是也雖其晚歲所向玄脩有輟朝講而于輔臣未嘗不時宣召廷議未嘗不片言立折章奏未嘗不朝上夕下不應合諸燉不法而專法其日月之食也母亦如前所云自以爲壽考焉而息與以無所不明習無所不熟練而息與謂從前息之可幸無事從後息之可保勿替與噫此恃之過也恃不與驕淫期而驕淫至驕淫不與廢閣期而廢閣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六

至廢閣不與危亡期而危亡至試觀今日天下有鬱然憤悶之象而不得安又有愀然凋零之象而不得安豈有天下不安而身得安者哉夫危天下以危身愚者不爲而哲王不免豈非自逸而自戕之自息而自害之與然則今日曷以爲配天長壽計度不能踰周孔之訓雖然又焉知 上不以爲若曹厭說而愍置之如初無已則無如執事悔之一言何者至誠無息而側身修行改過遷善皆健行之實事從悔不息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

且悔者自悔不假于人自人轉之不誠不如上
自轉之之誠也口舌得之不誠不若念慮易之之
誠也法家拂士強而受之不誠不若晏居清夜靈
機躍而出之之誠也人非堯舜不能無過商稱瞋
眩周戒不悛無不貴于悔過而易言終日乾乾夕
惕無咎孔子以爲善補過乃愚尤謂可捷得之今
日何以知之蓋今歲爲上曆數超越本朝之
初且茲八月爲聖壽誕彌之月萬方稱賀誠二
百年來未有之盛也聖心嘉悅可知而又值東
丁文遠集卷三外 試錄 七

心之乎九夷八蠻則思孰是綢繆於陰雨者而商
宗撻伐之威毋庸再計心之乎千百世之前則思
聖哲狂愚當厠我於何主之列心之乎千百載之
後則思孫謀子翼我何以爲垂裕之規蓋不知燕
之路反其所爲越者是不知旦之明反其所爲夜
者是不知醒之安反其所爲醉者是不知今日之
從違反其所爲昨日者是如是則設誠而致行易
息爲無息當不待舉觴之畢也且他愚所不知二
十餘年不臨御則草野知之從古有二十餘年
丁文遠集卷三外 試錄 八

及是在人主審之雖然不可爲

聖王道也凡人主患其不明而上之明如日月者自在人主患其不斷而上之斷比雷霆者如初愚何以知之向者慈寧宮門一御片言立剖上全慈孝下息紛囂雖微虧虛受亦可謂勇於收變妙於解紛者矣使推是心行是道何治之不成然則今特韜光而不耀非其光之不足也特匣劍而不試非其銛利之不足也誠一旦覺悟一旦奮發將近法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九

祖宗遠效商周比隆堯舜直在須臾間耳從此博厚高明之業忽焉改觀從此悠久無疆之休炎炎增盛壽身壽國儲與扈治於萬斯年與天無極有不必然者乎語有之壽者受也顧所受謂何又曰壽者厚也謂厚其德非徒厚其福也又壽者助也助之爲善非助之爲不善也而真德秀有云人主敬法祖宗則壽親賢則壽是憂勤無逸之指也朱熹有云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人主永年是悔過遷善之說也皆善發不息則久之義者敢以是爲今

日

千秋之鑑

第三問

儒學禪宗

問戰國以降至于宋千數百年矣叙道統者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直至濂洛關閩而後接續是果然乎宋儒稱得傳矣而朱陸同異紛紛致辨至今以爲門戶口實豈遂無得失於其間乎秦漢去古未遠爾時豪傑代不乏人而皆曰不聞道豈豪傑之士槩不可與于聖人之道耶母其口不談道遂爲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十

觀場之見而少之耶伸超悟者動既考亭考亭之學果與心性不相干涉者耶而二家之儒並爲得傳豈孔孟之傳無一定之司南耶儒與儒角矣而又增設一禪教因與禪角禪且勿辨乃併儒之超悟者皆斥之爲禪此何以說也是說倡于宋附和于明至以江門姚江皆議其爲禪吹吹矣亡何又並祀于聖人宮墻何也豈禪亦有不礙于儒者耶母二子之學之非禪耶爾鄉爲海濱鄒魯諸儒所自出試爲我究言其指歸母若人童習而白紛

也

道不可以世代隔也而好爲標榜者則斷續之議興道不可以知行岐也而好爲門戶者則是非之見成道亦不可以儒釋限也而過爲攻擊者則轉說轉昧至驅吾道予之而莫可辨甚矣言道者之多敝也而道未始有敝也道一而已矣善學道者亦貞夫一而已矣譬之於水止此一源掘井者第求至其源此源亘古亘今流衍宇宙而謂有涸而不盈者謬此源隨人挹取各充其量而謂此是彼

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十一

非者謬此源掘地得泉隨處可見異地皆然而迷之于此認之爲彼則益謬請就明問所及而臆陳之入之譚道者有不尊信軻之歟不得其傳之言乎此尊吾軻夫子則可而謂直至宋人濂洛關閩始接孟氏之傳宋以前閩其無聞吾不信也此宋人標榜之過也何也自秦而漢而唐而宋中間歷晉以至千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詎有是理謂人盡不知道則此心此理豈不絕滅矣乎以上下千百載之久而曰不知道將其君何君

其臣何臣其民何民是皆無道之世乎而又曰直至宋而道續吾不知宋之爲宋果有愈於漢焉否耶且今天下論人者惟聖賢豪傑兩品語云豪傑而不聖賢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然則聖賢者卽豪傑之聖賢豪傑者未至聖賢之豪傑不可以二之明矣孔子有云不得中行與之必也狂狷其云中行聖賢是已其云狂狷詎不可以豪傑當之夷考狂狷之異於鄉愿止爲其不擬足而行不隨俗而和不斤斤於廉潔退讓謹默掩護之迹而

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十二

直心白意一往輒詣云耳豪傑之士政復如是會漢更誰勝之說者謂漢高狂之神文帝狂之聖子房狂而智武侯狂而忠而曹相國汲長孺則所謂狷者皆能刑措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故謂之狷也夫子房猶近儒武侯素知學若數君者皆口不譚道噫嘻譚道者道耶不譚道者遂非道耶儻有其氣骨神髓詎必曾原乃稱狂狷耶由此推之則東方朔陶淵明阮嗣宗劉伯倫之徒謂古之狂也肆可也而伍員之孝屈平之憤蘭相如之勇魯

仲連之俠東漢諸君子之節義皆謂之狷可也又推而言之其不學無術者曰博陸吾未知天下之絕有學術者果有加于公否也其他經儒姑勿論孰謂宋以前之不得與於斯道耶噫自茲說倡而儒始有專門卽宋諸名臣表表者皆不得與此門戶所繇起也夫不立有儒之門謂無異同可矣一有儒之門則同之中又有異矣故尊德性道間學兩言爲朱陸葵丘後之祖是說者嗶嗶遂若東西諸侯不帝齊秦者然可笑也夫顏子默識何嘗廢

下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十三

博文之功子貢多學亦自有一貫之妙可以相參不可以相詆也嘗觀子靜之言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可謂子靜遂廢六經乎曰堯舜以前何書可讀可謂其遂不讀堯舜以後之書乎考亭之辨固相矛盾然觀其所與事君者自正心誠意外平生別無所學寧宗嘉納惟在求放心之言翁可謂學無本原者耶象山講義利翁云汗背交下此德性耶問學耶嘗讀翁中和舊說序有云余先年從事李延平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

則翁之所嚮慕可知至末年乃歎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卒發咏于源頭活水今觀晚年定論則翁固有淘沙而見金剖石而得玉者矣大都學有本體有工夫以本體爲工夫卽悟卽修以工夫合本體從脩得悟頓漸有分及泉則一善學陸者不可執辭以害意善學朱者尤當原始以要終善乎先正之稱王汝止者有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如是則不必入室而操戈爭門而競戶矣至于佛世所目爲

下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十四

異端者也又胡容置喙噫此皆起于門戶因畫爲疆域者也佛之所以爲佛吾不得而知之世之所以信佛與其所爲闢佛吾亦不得而知之然撮其大指不過謂佛明心見性說空說無多虛明了悟上乘之見而儒者一作是解便爭詫爲禪遂以悟門爲禪宗以心性爲彼道也噫謬矣此格物者求伸其說而不得遂自處于卑陋而不顧矣夫心性在人如魚之有水聖人舍是何以爲教而舍明悟又何以爲心爲性若大易魯論學庸諸書舉之不

勝舉也豈皆得之釋耶如以虛明了悟歸之佛則必不虛明不了悟而後謂之儒天下有是儒乎如以言悟不言脩是佛則必悟與脩截然爲二而舍脩更何悟舍悟有何脩天下豈有此道乎愚請得評之謂佛明心見性可也謂明心見性爲佛教不可也闢佛可也以明心見性闢佛不可也於佛荒唐悠謬之言闢之可也於儒虛明洞解之言亦以爲類佛而闢之不可也迷于方者不知東西旣乃指東以爲西眩于音者不辨朴璞旣乃認璞以爲

丁文遠集卷三

試錄 十五

朴宋儒勿論已以 明江門姚江而人皆以禪學目之是果爲定論乎夫所惡于禪者謂其棄事絕物無關於天下國家之故也以江門姚江而謂之禪不爲禪立赤幟乎而世多以交遊語言文字求之意孔子莊事老聃孔之所以成其大元公從遊鶴林寺僧壽崖元公所以就其高河圖洛書取之龜馬滄浪蕩羌不可忽爲邇言如以交臂衲子通內典而謂之禪則世之口不道十地足不踐葱嶺者人人而儒矣故致知而薄格物者過格物而目

致知爲禪學則尤過吾于是而有感于

本朝道學之盛也

高皇神聖純天聰智絕世不由師傳暗合道妙邈之堯舜同符擬之高文不啻過之而一時名臣道德經濟爲狂爲狷如良如參者何可指數儻以取漢儒者取我明諸儒則今俎豆宮牆四人猶隘之矣其以考亭之學著爲 功令廣厲學宮蓋不敢繩天下以上知之資而示斯人以筌筏榜航之便乃於江門姚江僉示褒崇登之俎豆則德性問學

丁文遠集卷三

試錄 十六

明定無之所云集大成之日矣至于儒王孔子佛王釋迦其日用孔之教以經世用佛之教以陰助王化大哉 王言非曲防遏鄰國不通往來者至江門姚江人詆爲禪 聖與爲正 廷議一定百喙皆息如我明者真範圍道術之宗而歷漢唐宋以來未有其盛者也其在學者將何所取秉曰道一而已矣學道者求致其一而已江淮河漢皆水也忠質文皆治也尚功尚親皆道也清任和皆聖也所惡者模擬刻畫效顰學步躡躡姊妹執一

以爲是是德之賊也何者聖人所取于善人不踐迹而已矣道不屬之古人當盡掃古人之芻狗道不離乎自性當從自性內闢取一乾坤蓋古之豪傑不必爲今之所爲今之豪傑亦何必效古人之所爲昔香巖問泐山西來意泐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泐山此禪家不踐禪家之迹也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從自己體貼出來李愿中有云學者病在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孔門諸子得孔子爲

丁文遠集卷三

試錄 七

之依歸感化雖多至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能及此儒家不踐儒家之迹也不踐迹則始乎善成乎信終之美大聖神謂美大聖神從迹得之可乎故秦漢以前之儒非無駁者而取之自性喻不掩瑕則駁爲真駁秦漢以後之儒非無醇者而依傍影響飾瑜掩瑕則醇多僞醇夫學不務其所以真而飾其所爲僞則格物非也致知亦非也卽之乎禪固非也脫離乎禪亦非也吾且不與其爲善人尚安稱聖賢豪傑而關斯道之絕續者哉

第五問 建夷

問今之建夷卽古女直也于宋最強于今稱弱遠且勿論 萬曆初年固已殄而俘之 闕下餘威未遠也何今日又復狂逞耶從古稱制夷者不過戰守和三策以我屬夷世受 國恩敢于稱兵且詞復諄諄勸之猶恐其後矣乃有言戰者又有言守者言守者毋輕事之意謂我兵初集稍俟練習且諸所未備漸次綜理然濡縮不前爲日持久將無有觀望以爲撫苟且以結局者與如曰守也彼

丁文遠集卷三

試錄 十八

橫無端已再克諸堡儻秋高更進可但日聽之吾堅壁守與必欲一舉大創則爲計不可不周兵何以強也餉何以足也將帥何以良也賞罰何以當也亦有可指而言之者與嘗聞之戰勝于廟堂今 廟堂之上猶泄泄也帑鏹不再發自一二文武將吏外皆不報又似無意于戰者將何以鼓三軍之氣而成闔外之功爾闔慮在倭不在虜今時事惟虜棘又不以爾一方之虞先天下之慮也爾士其籌之須按實而可行毋爲勦說吾於爾

觀經濟焉

今自建夷之倡亂也邊臣與

廷臣幾滿公車之牘矣若所言議兵議餉議戰議

守條上方畧幾無餘策云而所得於

主上者自起用經畧與一二將臣外無聞也自發帑

十萬之外無聞也變之始猶覺金然稍退又復聞

然霹靂震斷杳然其不可期也嗟乎如是尙何攘

臂而言平夷事哉大都天下之所可聳動人王者

惟治亂兩言吾與言治而人主不一問治吾何計

丁文遠集卷主

外 試錄 十九

以圖治吾與言亂而形已見勢已詘危亡困辱已

兆而人主不一憂亂則吾何計以已亂噫此豈其

喜亂而惡治耶亦其狃于治而謬以爲必不至亂

耳請以古今治亂言之此非明問所及也譬之醫

者不使知危亡之形必不可施瞑眩之藥也三代

而上遠可勿論秦始何人哉自號一世二世固將

傳之千萬世而無窮也陳勝吳廣袒臂一呼天下

響應不朞月而西嚮亡秦此不可常治者一漢高

繼之懲秦之失大封同姓河山帶礪之盟亦固矣

未幾呂氏之孽七國之變不數傳而移易漢祚則

又嚮所不慮之戚咤也此不可常治者二已而光

武中興大振高文之業而冲質以後奄寺執國漢

室三分及司馬氏覆蜀檻吳矯絃易轍亡何而五

胡僉起晉且南渡此其不可常治者又可屢見至

于六朝五代倏起倏滅若電光石火又勿論矣乃

若唐太宗百戰百勝庶幾乎秦皇漢武未幾府兵

逆變藩鎮擅權范陽逾節天子蒙塵德代憲順外

患內變又于曩時憂不相及矣尤可慨者宋北困

丁文遠集卷主

外 試錄 二十

契丹西躡元昊歲幣請講終宋室不絕至金遼元

繼入宋且航海而六龍萬乘王妃帝子僉沒魚龍

之窟矣由此言之治亂若循環然而治日常少亂

日常多其遠者不過四五十年近者不過一二十

年語云自古無百年無事之國言百年者謬耳可

不畏哉可不畏哉洪惟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至我

皇上所云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者固已二百五十年

泰山而四維之可謂從古未有之盛矣然揆之平

陂往復之理則極盛者此時泰而慮復隍既濟而
防衣裊者亦惟此時尤可慮者京師蓋往代建都
去虜皆遠 本朝踵勝國而都北平三面隣虜以
一面制天下以故烽燧朝傳羽書夕至庚戌虜衆
直薄城下更十日陷矣假令今日有如庚戌故事
不知誰爲堅城又如撫順乘勝破竹不知誰爲固
壘不知今日都城京營爲兵爲將其愈于庚戌者
有幾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以此思懼則懼可知
以此議戰議守議兵議餉則不待臣下言之而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主

上之自爲計百倍於臣下之爲之計者矣今以建
僉言之夫建州者古女直也攻之前代遼以亡宋
以感何其強也是可畏者此酋也攻之 本朝阿
哈恭順于永樂董山被誅于成化闕直且襲破以
邀功於撫且大減其賞物又何弱也是不足畏者
此酋也至今 上萬曆之二年王梟逞逆我師搗
巢梟亦隨俘 闕下則又易矣今奴承梟後諸覆
巢滅卵之狀皆所目擊何遽敢輕中國耶愚以爲
皆中國之過也原始之失則漸不可長數今之失

則備禦之疎何謂漸不可長竊聞奴勢之大以殺
北關十蹇而其勢遂大也既又殺南關猛骨遂有
南關及城毛燐西海諸夷而其勢又大也夫既皆
爲我屬夷矣殺北關不問取南關及諸夷又不問
甚至缺貢皆不問是助之強而導之逆也迨邇年
豎界碑爲救北關未矣適以深其憤耳故曰漸不
可長何謂備之太疎自市易之議興尚得言邊備
乎哉兵何兵也餉何餉也城堡何城堡也器具何
器具也將又何將也不問而知之而謂奴不知乎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主

又互市相與往來若親識然圖其利者鮮不以我
情告之即今撫順之變且有乘軒而往者他可知
也故曰備之太疎此皆中國之過也嗟乎疎之於
前猶可言也疎之于後不可言也未亂不備猶可
言也既亂弗備不可言也援人之師如救焚拯溺
然今撫順已矣遼民方岌岌乎在湯火之中乃
皇上泄泄國中復然國中泄泄外臣又何獨不然又
何怪乎奴之復逞也而說者猶執前之見謂舊地
小不能當中國一大縣奴雖強不能當中國大衆

噫至於是而力費矣計晚矣遼民其無餘矣且天下事亦何常之有越豈大於吳窺吳者久遂至沼吳秦豈強於六國知六國者孰遂亡六國匈奴鮮卑氏羗卒有晉金元卒有宋故一勝再勝將長勝之勢不可當一敗再敗恐敗軍之氣不可復振又彼且糾虜合衆力而攻彼一邊得利將九邊闕然而起是可不爲之寒心乎爲今之計勦亡庸議矣慎其所以勦在急備之而已備之道豈更有加于戰與守與兵與餉與選將帥嚴賞罰試畧言之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三

人皆病守之說是也恐其守之流而爲款也若以守爲戰何不可者夫善戰者豈必聲言戰我聲之敵愈備之兵法固有乘其驕攻其懈者是不可以戰爲戰也且今畏言戰者怯耳近見延綏報稱套虜若干人牽其妻子哀詞求降彼非素稱強虜乎然則虜亦人耳何畏焉人皆慮餉之乏是也以今全盛之時甫用兵之初何至憂之因往測來吾不恐其入之虛恐其出之冒也且饗者兵資也非所以爲兵也父母裹其餼糧豈其資斧爲子者三寸

之管不勁且利柰何故古有因糧于敵者有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者則勝兵貴耳是不得不望之于將庸將懦將勿論卽勇將亦無取蓋躁醫之殺人較庸醫更速此撫順已事也卽一身之歎詎可贖其辱國之罪乎則非謀將曷取焉又不得不望于朝廷之賞罰邊疆大事况當久不用兵之時則人心易玩故罰不可以輕而賞尤貴從其重此時非賜劍尚方無以示激勸非懸萬金通侯無以妙鼓舞在斷以行之耳然愚猶有隱見者二一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三

在得夷之情而勿使諸夷之合一在圖久安之策而勿爲苟且之謀何謂夷情建會兵力度不出前之所料所慮勾諸虜而合之耳彼有以合之我不可以散之且用之乎曩聞諸夷互相攻伐皆以本朝勅書爲奇貨南關之亡北關之見殺與諸西虜之不憤于會靡不爲是豈今日遂無此情耶諸夷挾左右袒惟勝敗是視我可寒是風屬之以會之物賞滅會之人未有不任命者又聞貂參之利會所獨專衆咸切齒殺戮之慘施于鄰部無不願其

心焉以故曾深居萬山中每夜數徙况今新掠之衆猜疑益甚令封賞購之飛語間之將諸部下執之以爲功者當不後于向日之獻王果矣是謂以夷攻夷何謂久安之策夫養疽而自遺之潰憫言之不信今其明驗矣此孰非互市爲之蓋惟互市則人不習戰人不習戰故以一鎮人軍焉而不得一鎮人用也卽合數鎮人軍焉而不得數鎮人用也向逆形未著不得言罷今其有名不可風示諸夷乎其未有動也姑與之少動遞滅之大犯則盡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五

蠲之而以啖虜之金饗士則我邊民無日不惴惴焉操有事之心而且樂有其戰之利至督撫將帥

其能成功者則捐一鎮予之母令爲傳舍蓋今天下事無不壞于傳舍者也卽不敢云長子孫亦令終其身無他徙一如予李牧以鴈門予李廣以北平便可一創而得數十年之安不然今日勦之明日去之勦者苟且以完局又思善徙以卸肩轉盼而事不可知矣是謂以長勝制虜雖然總在所慮之一人知懼則百司庶事莫敢不戒其爲董山之

王果者此曾 一人罔懼則百司庶事莫非苟且塗飾而一朝決裂其爲勝廣七國五胡藩鎮遼金元者亦此曾寧獨曾哉今日諸虜視曾以爲動息而今日之倭又視虜以爲動息遼陽彈丸地倭與虜並隣又一靜俱靜一動俱動者也執事專問虜謂今日之急無踰于虜患生桑梓慮在倭庶幾以其制虜者制倭乎大都天下之勢如奕棋然當其分子布勢綽有成筭則連翩綽約敵皆在吾目中不然而一隅稍隙飛射狙擊或爲前駭或爲後感

丁文遠集卷三

外

試錄 五

無論眉睫之所及與眉睫之所不及皆不可救又寧但倭而已乎可不畏哉是在

聖天子加之意而已

丁文遠外集卷四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煜燿燿 編

郡志

非余撰次攷訂者不錄非關天文地理人事之大亦不錄通考識異仙釋標奇併及之

序

池州郡志前此籍已湮沒所可攷據者一見於正

德戊寅何太公裕齋再見於嘉靖乙巳王太公右

山歷今六十八年所重脩於我太公李公涵默暨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一

郡丞林公對賜郡理李公知白事有待而興機湏

時而合苟非其人疇與任之愧不佞謏陋無能承

諸大夫之命猥忝郡人不敢以不斐辭又先大夫

別駕嘗承茲役未卒事郡公遷去是又先大夫未

竟之志也用是不揣蕪焉供命先偕孝廉余君翹

編次未幾歿既偕明經柯君汝瓚茂才柯生之來

畢力校讐會都諫南臺吳公里居直指見初劉公

讀禮相與印可猶恐魯魚之誤益以方生時鳴時

來互相摩勘五閱月而成中間事實本之府舊志

採之各邑志而旁搜於一統志及歷代史通考通

典玉海諸書即稗官野史諸家小說皆覈之以備

軼事至人物幸先大夫遺稿犁然具存藝文謹如

郡大夫指於郡詳而於邑畧稱郡志體夫作史者

以文獻為重兩者不佞皆有所師承非謬為已見

其他列款分門亦摹宇內名人善本為之與舊志

異亦所云述而非作也志成延諸縉紳孝廉及二

三者老與庠之譽髦啗訂之僉以為然或有病余

人物過從寬典余唯唯嘗聞之先大夫鄉賢者一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二

鄉之賢不可以國與天下例也孔氏以宗族稱孝

鄉黨稱弟語士其所為孝亦非必以一國孝天下

孝即一身一家用力用勞皆是也郡之史所稱郡

之賢耳使必律以侍中之忠則無忠責以楚賔之

學則無學余不敢刺謬先大夫指質之郡大夫郡

大夫以為然遂授之劄削知我罪我俟之來者

萬曆壬子歲秋九月望

分野

增補 池在禹貢為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漢書

曰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
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晉天文志曰丹陽郡入
斗十六度按池在漢屬丹陽郡縣之分星在斗十
六度中 又史記正義曰南斗牽牛湏女皆爲星
紀於辰在丑天文志曰斗牛星曰星紀宮爲磨蝎
時曰丑州曰揚東漢地理志曰自斗十一度至婺
七度曰星紀吳越分野晉天文志曰自南十三度
至湏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
州史記天官書曰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按禹貢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三
揚州之域有彭蠡湖有三江池介江湖間正在斗
分 又唐一行雲漢圖曰揚州吳越居山河之下
流其在天則斗牛之間當雲漢之末派故星紀之
次爲吳越之分野吳居淮海之間當南斗之下則
斗爲吳分越及百越去南河爲遠則牛女爲越之
分據此池居斗分無疑 又宋天文志南斗六星
一吳二會稽三丹陽四豫章五廬江六九江池在
丹陽境廬江九江之中屬斗明矣

氣候

增訂 語稱炎風偏燠朔雪偏寒惟中原與曆相
協池去中州僅千里四氣甚正立春天霽挾纈卽
汗可揮輕篔少雨復寒二月猶時有雪五月始暑
六七月殊劇几席皆如灼立秋一雨卽涼氣襲人
冬多三白盈尺然亦不湏重裘唯是地介江湖不
無卑濕郡多山澤易興雲雨仲夏恒苦愁霖或一
日之內數易晴陰土人謂之霧天人四體沾溽可
厭書畫衣器之類潤而易敝四季有暴風昏霧乍
涼乍暄感者多疢及河魚之疾初產嬰兒間患臍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四
風而濱江之邑爲甚蓋下濕所致也尊生者脊之
風俗
增補 池陽之俗士敦詩禮氓持儉質雖壤接吳
中而無其蕩習大都舊患僂耳邇年以來不能
不波士稍佻奢氓漸囂競司世風者當有以坊之
至于人稱經笥爭窺羽陵之簡家開詩社共倡天
寶之音竹箭之譽時甲于南邦薪樵之額遠軼乎
往襍此又一變而美盛者也

形勝

增補 按池之形勢脈肇于震透而兌折而坎復

迴而面離千巖萬壑奔踴數百里兩河夾之鳳翥
乳蟠郡治前九華六峯諸勝列戟攢笏長湖盪胸
大江繞背蒼山綠水碧苻青柳宛然李昭道父子
筆也唯是形家言尾閘水瀉地軸山甲是為夏璜
之徵考先年臨汝陸使君岡建塔百牙稍稱砥柱
猶屬未備邇年四明馮使君叔吉築于柳隄于溪
上廬陵劉使君孟雷翹興濟橋青雲隄于城東會
稽錢使君檟造妙因塔于清溪鎮博羅黃使君流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五

芳構永興寺于相公墩障虛補缺不遺餘力於是
兩堤虹亘雙塔雲蟲緝殿朱樓罨畫江表千檣鱗
次萬井星纏赫然東南一雄郡矣形勝既完清淑
攸聚方來人文之盛當更有倍於今日者

右形勝之說詳矣形家之言無有重于水口者
吾郡東門外乃水口也前曰尾閘曰地軸是也
前此諸公建橋置塔及隄與寺與閣種種皆為
水口而設余自孝廉以來每從史當事者脩治
之政為所關繫者大也頃以里居且久又從史

其間事竣余為豎一碑隄頭大標其目曰三固
水口蓋約隄與寺與塔為三也而繫之以銘使
後之人知之勿可廢也又立一祠于隄旁而頌
之曰報功豎之碑而勒諸公之爵里姓字為報
諸脩治水口之功也而繫之以贊使後之泄斯
土者有所觀感而興起也銘贊附後諸記文另
載

三固水口碑銘 一隄橋 二相公墩寺 三清溪塔

銘曰公家之役興華靡常不審方位孰慎更張我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六

標識之茲為水口東障百川閩郡關紐我從史之
亦既有年賴良司牧先後成焉長隄石梁浮屠佛
殿萬柳如雲雙閣摩漢重重鎖鑰次第關闌左環
右抱水聚山完匪為觀遊匪徒利涉阜財興文地
靈人傑經之營之則有司存以引以翼此邦之人
敢告後賢有脩勿壞共繹斯言梓里永頌

報功祠碑贊

贊曰凡厥成功兮各紀有文茲合為一石兮第書
其爵與名使愚智咸知兮庶幾乎一字之榮璧合

珠聯今千秋而下不至散漫零落今過而式之無
不想見其人嗚呼噫嘻官以為民事欲其理民事
罔修雖賢曷紀司牧繩繩尚顧瞻此勿云傳舍民
有信史

天啓二年七月

山川 鎮

增補 齊山秋浦志李元方嘗刻碑于有待巖謂

齊山大小泉九十一而半巖為勝秋浦千重嶺而
水車嶺為最奇巖壁之號十五而有待為大整之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七

號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十四而潛虬為奇又有
洞五曰半巖曰寄隱曰子招曰妙奉曰翠微翠微
特高尤宜登眺

見李翰林集

梅根河宋書陳慶立砦梅根齊武帝詩曰昔經樊
鄧役阻潮梅根渚唐劉文房詩曰空山梅冶烟孟
浩然詩曰水溢梅根治其著久矣

銅陵鵲頭山在宋咸通五年置鵲頭鎮宋書劉胡
率輕舸由鵲頭內路攻錢溪梁書王僧辨發鵲頭
陳書周文育平鵲頭城

石埭陵陽鎮晉咸寧四年避杜皇后諱改陵陽為
廣陽宋齊因之

城池

續紀 府城始于太府何公紹正為正德丁丑年

舊志詳矣後以形家言塞東北望京門隆慶末江
賊越城殺人萬曆乙亥兵備副使馮公叔吉太府
王公願乃增而高之城內磚砌高一丈二尺或六
尺不等外加高四尺梁口高三尺五寸月城高三
尺備理門樓窩舖二十七處共費銀四千九百餘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八

兩工始于乙亥九月成于丙子正月距何公築城
恰一甲子亦奇矣

青陽城嘉靖四十三年巡撫周公知縣田公登年
建

銅陵城萬曆三年兵備副使馮公叔吉知縣姜公
天衢建

石埭城嘉靖四十五年同知袁公縣曾公謀建
建德城仍正德間舊

東流城萬曆元年巡撫張公太府鍾公毅縣陳公

春建

兵備

續紀

兵備道隆慶末年安慶軍叛巡撫張公佳

胤奏設徽寧兵備道駐池州轄徽寧池太安五府

應天外六縣廣德一州萬曆二十九年巡撫徐民

式以徽寧兵備轄地太廣奏添設道臣于廣德轄

寧國太平廣德及應天外六縣而池州舊駐者轄

徽池安三府道在郭西街知府鍾公毅建

參謀館本道中軍所也萬曆初兵備副使馮公叔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九

吉立池陽營以各衛官之能者掌其事稱中軍官

築館以居之在府城塔上

池陽營即中軍所統營房在府學後初招新兵六

百人後裁作三百人萬曆三十六年副使劉公會

以兵不當營于城中乃於城外空曠處西傍秀山

門北傍迎恩門各建一宅為營房

荻港營江上舊無哨艦嘉隆間盜賊白晝張帆鳴

角于江中殺安慶守備焚大通巡船越城劫庫商

舶為之不行兵備副使馮公為立荻港營設一把

總及諸哨官募水兵六百分布哨船于信地上自

九江下至金陵計信地若干設兵船若干

余按國不可以去兵是不可以五等分也吾郡

攷之古建炎于清溪置水軍千五百人淳熙置

池州都統司水軍千人嘉定增至三千人豈今

日遂可無兵耶又以徽皖二郡較之二郡皆池

錯壤而二郡皆有衛池獨無何也池濱于江與

皖不異池且每年輸糧于皖衛者若干石豈藉

皖可以衛池耶皖池地分南北長江天限卒然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

有警鞭不及腹今幸而有道之設有營之兵當

事者或亦見及此乎而名存實亡又不無可慨

者時事徃徃切抱杞憂故及之

戶口

補遺 宋史載池州戶一十三萬五千五十九

口二十萬六千九百三十六 元史載池州戶六

萬八千五百四十七 口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六

十七

國朝嘉靖舊志池州戶總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九

口總八萬四千八百一十六目今

萬曆經賦冊所載六縣戶共一萬九千七十六口

共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二

余觀戶口之數在宋元如彼在本朝如此何

多寡之相應也毋論宋元去今之久即以本朝

休養生息且二百餘年豈其二季之不逮耶毋

亦有司體本朝寬仁之意避偽增戶口之名

每十年審編僅取克原額而止故民不加多也

以此思之宋元之世有如諺語所云丁丁着役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十一

戶戶當差民不聊生有自來矣

貢賦

補遺 唐史載池州貢紙鐵

官籍攷古宜詳所錄皆補訂前朝事本朝余列之志者如林茲不贅

補遺 三國都尉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孫

策時以丹陽都尉鎮石城

楊吳副使周宗為吳押衙請徐知誥受禪宋齊丘

疾其先已請斬之乃黜為池州副使

南唐節度使王彥儔保太元年任

宋都統制程全休寧人紹興十九年任金兀朮入

寇留守杜克督之奮勇先登死於陣下俱見宋史

都統制荔澤隆興元年任

都統制郭倬開禧元年任

都統制陳孝慶開禧三年任

都統制武師道嘉定十二年任

都統制趙邦永端平三年任

都統制王德字子華熟羊砦人時呼王夜叉紹

興三年以鈐轄屯池州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十二

唐州守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見楊行密傳

宋州守楊告仁宗時守池州下俱見宋史

滕佑建炎元年守池州

劉光世建炎二年以宣撫使知池州

王燮紹興元年任

王進紹興二年任池州太平叛軍陸德囚守臣

張錡殺當塗令鍾大猷進帥兵討平之

徐偉遠紹興間任

趙粹中淳熙八年坐誤斬遜卒汪青落職

史彌遠慶元六年任

宋推官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進士及第為

池州推官

王柁為池州推官

見范仲淹滕子京墓誌

薛良初為彭澤令以事謫授池州學良遂奔宋獻

平南之策宋太祖怒配隸廬州衛校

名宦傳 亦補訂前朝

補遺 李方玄字景業以起居郎出刺池州始至

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至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三

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美方玄嘗嘆曰沈

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謂此也凡裁減蠹民者

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築翠微堤連城五

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恠石不可名狀刻石于

巖下自紀其事凡四年罷去老穉攀哭會昌五

年卒于宣城 見杜牧李使君墓誌中又舊志

楊吳陶雅合肥人楊行密以為池州刺史時諸州

刺史多貪暴獨雅以寬厚得民行密攻歛不下

歛人曰得池州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

雅刺歛州 見行密傳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史館

脩撰脩哲宗徽宗實錄以微猷閣待制知池州

秦檜使人諭意欲與共政濤謝之檜遂諷言官

劾濤後以知湖州卒 下俱見宋史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建炎中知池州後與劉

錡順昌破虜著聲仕至淮西安撫使卒位不酬

功時共惜之

汪立信舉進士景定元年知池州後為端明殿學

士沿江制置使元兵至賈似道兵敗立信知事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四

不可為扼吭卒

吳仲舉興國人李煜時為貴池令曹彬伐江南遣

使招之降仲舉殺其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

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釋之

增註 宋都統制李顯忠綬德軍青澗人初生數

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以劍矢

置母旁則生男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咸異之

後屢立戰功孝宗時權池州都統制舊志僅稱

其生而神奇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斥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仕吳為石城長縣吏特

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

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令冠賊未平有

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檢攝諸曹糾撻

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

鞭朴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恭職久之

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壞法蓋得兩掾不法數事

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五

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教終不以鞭杖相加非

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遷丹陽

都尉建策火攻破曹操于赤壁拜武鋒中郎將

武陵太守卒于官吳人思之圖像尸祀舊志畧

今補之

訂誤

宋樊若水父為石埭令因家貴池舉南唐

進士歸宋獻平江南策宋命曹彬克池州奏為

贊善大夫遂領州事舊志入名宦非是今改為

鄉賢

宋王信累官煥章閣待制知池州舊志以知池州

後遷煥章閣今改正

貴池知縣茅華舊志誤以為吳華今改正

建德主簿吳淵舊志誤以為知縣今改正又一統

志作浙江建德主簿疑誤

裴度舊志載貞元間刺池州攷唐書無據今查正

德間舊志又有裴度府廳壁記記恨無傳姑存

之

刪謬

南唐刺史皇甫繼勳舊志入名宦稱其勤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六

于吏事今攷之宋史載其贍田產車服畜妓樂

極遊宴宋師至繼勳故為流言惑亂軍心軍士

有欲出劫營者繼勳而禁之但力勸李王降李

主覺其奸收付大理軍士齧割其肉頃刻而盡

今乃列之名宦豈作志者之未攷也故刪之

鄉賢

余登之志者已云務從寬典茲不能一一
國初以前四人遺事錄之

增詳

唐胡楚賓舊志第稱其侍禁中撰臣範等

書千餘篇及高宗之寵賜今攷楚賓家居率沉

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性重慎未嘗言

禁中事人乘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朝廷擬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尋兼崇賢直學士卒餘見志

本朝黃觀舊與宋通判趙昂發共祠顏曰雙忠在城內萬曆朝巡按御史龔文選公奏立公祠今在郡東門外而金陵淮清河及賽公橋皆有祠為宗伯趙公及今元輔葉公建二公暨焦太史皆有碑文 存疑 舊志載靖難師未起時燕王入朝偶疾不拜公挺身奏曰虎拜朝天殿上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七

盡君臣之禮龍顏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今攷之傳信錄以數語為給事中龔叔安所奏王元美又謂是宋杜太后兄杜審琦在內廷宴時樂人致詞有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宮中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之語今又附會為龔叔安事未知孰是然攷靖難師初起時黃公為侍中奉 命草詔切責之此為確據固不在面奏數語也又攷舊郡守劉孟雷所刻

皇明要錄載公為三元他書及諸名人多言公中三

元

舒仲誠貴池人應洪武三十二年貢任東光縣學訓導陞萬載縣知縣為政嚴明激勸向化招徠捕窟譽聞上達行取監察御史適永樂末年

皇儲監國仲誠嘗以事忤旨後擢湖廣副使及

皇儲登極為洪熙追治前罪楊士奇上疏言向來罪臣有詔皆赦今追理仲誠即詔不信上覽疏喜甚罷治仲誠特賜士奇白米彩幣寶鈔且降勅

獎諭 見皇明通紀及楊文貞傳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六

訂訛 石埭丁黼宋史載黼嘉熙三年為成都制置使北兵自新井入詐豎李顯忠之旗黼信以為潰卒以旗招之既覺其非乃領兵夜出城迎戰至石筍街兵敗死之而舊志云端平三年已謬矣又云韃兵益可笑 又按嘉熙乃宋理宗年號也李顯宗乃高宗時人也孝宗淳熙四年七月顯宗死矣宋史謂嘉熙三年北兵詐豎李顯忠之旗亦自不可曉

王侯考

唐王 姚 顯 銅陵人乾符中封英烈王

隋公 左難當 石埭人武德間封戴國公

程九萬 青陽人紹淳進士封開國公

宋侯 阮麟翁 銅陵人封陳留侯

國朝公顧 成 貴池人占籍揚州累功封鎮遠侯卒

儀賓張應奇 銅陵人

兵氛考 俱新增 唐以前未立郡不能紀

唐乾符六年黃巢陷池州 下見唐書

廣明元年冬十二月黃巢入潼關統兵銅陵姚顯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十九

拒戰死之

文德元年楊行密進兵銅官襲宜州詔以行密為

宣池觀察使

宋開寶七年閏十月己酉曹彬克池州丁巳敗江南

軍于銅陵 下見宋史

八年正月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于州界

建炎元年冬十一月盜張遇陷池州守臣滕祐棄

城遁制置使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時城外湖

洞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大敗光世幾被執

四年賊李成將馬進陷江州知池州呂願浩帥兵

往討之 十一月賊崔增犯池州劉洪道追統

制李貴擊走之增遂以眾萬餘降于呂願浩

十九年金人入寇知六安軍貴池程端中死之

紹興二年太平叛軍陸德囚守臣張錞殺當塗令

鍾大猷知池州王進帥兵討平之

開禧三年金人入寇建德葉諒禦死之

嘉定三年六月池州副都統許俊與郴寇李元礪

戰于江西不利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二十

十二年閏三月金人圍安豐池州都統武師道帥

兵救之不克

嘉熙元年蒙古寇安慶池州郡統制呂文德救之

德祐元年元兵陷池州通判趙昂發及清溪二生

死之總統諸軍孫虎臣戰于丁家洲敗績

祥興二年元張弘範攻厓山主管殿前司貴池蘇

劉義死之

元至王趙普勝據池州同知陶起祖死之

十七年大將常遇春遣院判趙宗攻青陽拔之

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攻安慶池州判官

李宗可赴援城陷死之夏四月趙普勝復陷池

州冬十月我

太祖高皇帝取池州青陽石埭皆下之

上兵變死者惟趙鼎發有祀若程端中葉諒蘇劉義隆起祖李宗可死而無傳悲哉

十九年春三月趙普勝寇青陽石埭俞通海擊之

大敗其眾遂復池州

二十年夏四月偽漢陳友諒以徐壽輝陷池州執

守將趙宗張德勝率師往援遂復池州我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二十一

太祖遣將劉謙取建德以羅友賢歸秋八月趙德勝

下銅陵臨山寨

二十二年春羅友賢叛據池州城出賽大將常遇

春討平之

國朝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靖難師入南都禮部侍

中黃觀赴援至羅刹磯死之

正德七年夏六月賊劉七掠清溪康清姑死之

石埭生員章仁謀反遁去誅其黨于塔下

十四年秋七月逆濠寇東流黃石磯濠間所過地對者言黃石

磯濠惡其音同王夫棧也斬對者 月征濠師過江上

十五年春征濠師還

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流倭由徽寧犯南京池郡戒

嚴

三十七年調諸猓洞兵征倭過江上大肆殺掠

四十三年虜薄張家灣逮巡撫建德徐紳論死尋

釋之

隆慶四年浙礦盜掠寧池等處

六年二月安慶衛指揮馬負圖等亂巡撫張佳胤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二十二

平之誅首惡六人于池州遂奏立池州兵備

萬曆十七年安慶賊劉汝國虞夢星作亂巡撫周

繼平之誅夢星于池州

宋事十一條新增 見宋史

紹聖四年以諫官任伯雨之言貶蔡卞分司池州

紹興二十二年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

慶曆元年詔池州鑄鐵錢

紹興二十三年減池州青陽田租萬七千石

開慶元年二月詔蠲池州沙田租

嘉熙元年正月詔賑池州流民計口給米

咸淳十年令池州賑避兵淮民

建炎四年五月分江東西為鄂州江州池州三路

置安撫使

建炎四年置清溪鴈汭控海水軍

淳熙元年置池州都統司水軍

淳佑十三年四月置池州遊擊水軍

元事三條 新增 見元史

至元三年正月豫王阿剌忒納失里買銅陵銀地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二十三

請用私財煅煉納官稷從之

至元十一年以叅知政事唐兀帶等六人鎮守黃

州建康江陵池州興國

至元十六年以池州路達魯花阿塔赤戰功陞招

討使

相公墩考 下俱新增

郡東門外相公墩南唐時郡人湯悅讀書墩上後

為李主宰相故墩名相公 湯悅有傳在志 又傳聞宋仁

宗朝黃太尉失其名以張瓊薦領兵征西涼命

下太尉大哭其妻怪問之太尉曰吾大父征西

涼死於兵吾父征西涼又死於兵汝今雖孕三

月未卜男女吾往有死而已是以哭之妻始大

驚以重貨賂瓊求脫瓊薦益力太尉提兵至西

涼果陷妻生一女名奉先一十八歲憫父陷西

涼歲久募兵徑往西虜得大尉回賞資進秩異

常格卒葬于此因呼曰相公墩嘉靖丙申知府

陸岡求其名不得詢之郡人桂太守鑿蓋詢之

陶與文得其大槩如此 老志載府城內有宋太尉府而貴池東鄉至今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二十四

民間粉黃太尉雜劇則此說當不妄

陳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舉制科第一熙寧二

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青苗法行舜俞不

奉令上疏爭之謫監南康酒稅卒舜俞於池州

題咏實多而頃之郡城中掘得斷碑乃舜俞建

景蕭樓詩文內有同官持杯落成之句則似嘗

官于池者但本傳未載舊志亦未載姑識以俟

考

查葦 鄒喬木

貴池南泉寺有查葦斷碑查葦者貴池人宋時為御史至今南泉之傍有查家園其故址也

銅陵大欄耆鄉民掘地得墓石曰大夫鄒喬木之墓喬木者銅陵人宋時為大夫至今大欄號鄒源其故址也

李原祐

李原祐貴池興孝里人元季紅巾煽亂原祐與羅友賢同起共保障鄉間元封為總管後為帳下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二十五

是百戶所殺首已落猶躍馬馳三里至家始仆今土人祀之

章仁

章仁石埭生員有異表通幻術遂謀不軌遣人約九江柯姓兵同舉事兵未至事覺仁與其黨百餘人反官兵圍之仁升樹就執之則惟紅袍在樹仁遁去矣後嘉靖中郡人李禎祥為瓊州通判其僕渡海為風漂至交趾國人執以見其國相則章仁也詢池州事甚悉遣人護送李僕至

瓊州

建文君

建文君披緇出華除四年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建文君披緇出奔投宿貴池黃湓民余德華家德華心知其為建文君也上食甚恭曰萬歲異日復登寶位幸拖帶余德華也次日建文往建德莫知所之至今池人有拖帶余德華之諺云
中使之擾

嘉靖乙丑 景王宮眷過池陽中使擊知府鍾一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二十六

元破額萬曆丁丑張江陵母過銅陵中使擠知縣劉綺于江萬曆庚子中使至池州開礦境內騷然

釋子

增訂

南泉普願禪師姓王氏新鄭人也初六祖授法南嶽讓讓授馬祖而願與西堂百丈則馬祖門下三大士也唐貞元十一年願憇錫貴池之南泉自建禪齋不下山三十餘載宗風大振太和初宣州廉訪使陸亘執弟子禮亘問疑中

養鷲鷲漸長大不得毀瓶不得損鷲作麼生出
得願呼大夫且應諾願曰出也太和八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忽告徒衆曰星翳燈幻久矣勿謂
吾有去來也言訖而示寂塔于南泉願在時宇
內龍象若趙州從諗長沙景岑鄂州茱萸白馬
曇照香嚴義端等不下千人鱗集南泉願寂後
散居四方叢林今貴池南泉寺仍舊

和龍守訥禪師福州林氏子嗣法子雲峰義存南
唐時住和龍壽昌院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二十七

訥曰立命難存新到參訥問近難甚處曰不離
方寸訥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訥與一掌問省
要處請師一接曰甚是省要江南李氏三召不
起刺史皇甫繼勳贈之詩曰白面山南靈慶院
師齋道者雪峰禪貴池有和龍山

蕭遠 杉山智堅禪師亦馬祖法嗣也普願住南
泉時堅亦掛錫石埭之杉山與願擇巖次願拈
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堅曰非但這箇百味
珍羞他亦不顧願曰雖然如是箇箇湏是嘗過

始得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堅曰舉世無相似下
見五燈會元

魯祖寶雲禪師亦馬祖法嗣也與普願同來池居
貴池之魯祖山僧問如何是佛曰頭上有寶冠
者不是曰如何即是曰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
禮拜起侍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
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雲曰作麼取
汝口辨山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雲曰汝
口在甚麼處曰無口雲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
丁文遠集卷四外 郡志 二十八

雲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閑禪師南泉法嗣也居靈鷲上堂曰是汝諸人本
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盡足明水和尚問
如何是頓護法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
河點額魚

其贊行者事南泉嘗設齋接待往來一日設粥請
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
摩訶般若波羅密其拂袖便出泉問典座行者
在甚處去座曰當時便去泉便打破鍋子其問

一僧甚處來曰馮山來耳曰有僧問馮山如何
是西來意馮舉起拂子作麼生會曰借事明心
附物顯理耳曰且歸馮山去好

魯祖教禪師者灌谿閑禪師法嗣也閑得于臨濟
教爲高足弟子住魯祖山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教曰今日不荅話曰大好不荅話教便打問如
何是雙林樹教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
有相身中無相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
是孤峯獨宿底人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二十九

義懷禪師宋天聖時人本永嘉陳氏子世業漁母
夢星殞而孕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令貫之懷私
投江中長遂翻法堂賣七坐道場化行海內晚
年以疾居池之杉山將示寂偈曰紅日照扶桑
寒雲封華岳三更過鐵圍梭折驪龍角推枕而
寂

周金和尚明正德間自少林來居九華東厓石竇
中新建伯王守仁登九華金謁之守仁與語有
契贈之偈云不向少林面壁却來九華看山錫

杖打翻龍虎隻屢踏倒巉巖這箇潑皮和尚如
何留在世間呵呵會得時與你一棒會不得時
且放在黑漆桶裏偷閑又贈之詩曰巉頭有石
人爲我下嶙峋足曳破屨五十兩身披舊衲三
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飡霜坐雪金剛身夜寒
猛虎與溫足雨後毒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
光舌底流泉梅漸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
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嘉靖戊子金去九華不知所之

丁文遠集卷四

外

郡志

三十

天童和尚河南人童時有至性自願出家父母不
能禁拜僧慶安爲師常語人曰我山中和尚也
嘉靖十五年遂同慶安携杖而南問池州杉山
居焉日誦經禮佛或口占爲詩二十五年春先
期三日自稱示寂下山謝諸檀那拜慶安遍拜
衆僧跌坐而逝

丁文遠外集卷五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家乘序傳

係動手撰者錄之或有論議在後併前文錄之諸世系履歷不載

序

不肖自少聞狄公不妄認遠祖之說長而讀先大

夫別駕公贈無為宗家序益深切著明其義以故

自忝孝廉以來外郡有持譜相招者不敢受也即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一

無為休邑時講宗誼而派系寥逸未敢附也然居

恒自念吾家貴池可獨無譜乎又幸先大夫遺稿

猶有存者可無成先大夫志乎而私心猶趨趨不

敢任則謂門祚之單于姓之少不足為紀載光耳

一日讀

本朝李空同先生集則有所為家譜者系僅四代合

之不過十餘人其前無顯者當其世亦僅一先生

而先生不以為歎後之作者且嘉與其事然則先

生顧不足法與蓋世之妄引異代泛招同姓如郭

崇韜其人者其可詆醜人或知之至其門祚之單

子姓之少見以為不足諱則人鮮知也吾故曰先

生可法也用是專以吾邑相傳有據者按實書之

中間疑信壹折衷于先大夫之遺言其有文行可

錄者則錄之無可稱述先大夫不敢一毫增飾不

肖又曷敢焉夫李氏之譜有一空同先生而足矣

不肖非其人也恃有先大夫在焉先大夫之見與

空同先生合不肖因讀空同先生之書而始信古

人有云有識有膽不讀古人書而欲廣其識不能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二

也至其宗誼之當聯善惡之當鑒先大夫贈無為

序中備矣因刻先大夫序于篇首即以當譜之序

而不肖不敢別為贅說焉

丁氏家慶圖序

丁氏之先為鳳陽人派系之來歷年既久譜厄兵

燹漫不可考有曰義堅者宋末時任池州教授占

籍貴池子孫因家焉義堅為池之始祖娶王氏生

靜安別號仁齋娶諸氏生一子曰乙字壽甫我

朝嘗迎

太祖渡江而名列者宿娶胡氏生三子曰貴銘貴良

貴關銘號存誠隱士娶蔡氏生二子曰泰曰亨泰

字仕舒任湖廣興國州通山學教諭娶聳氏生三

子曰琮曰瑄曰瑒琮娶陳氏無嗣繼娶殷氏生二

子曰龍曰彪瑄娶桂氏生二子曰佺曰倫繼娶劉

氏生一女再娶王氏生一子曰佐瑒娶章氏生五

子曰鸞曰鶴曰鵬曰鳳曰鶴瑒任興國州學司訓

噫丁氏自義堅公逮今以七葉矣而三世居官雖

不甚顯其為國家之臣則一而已其家世不為不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三

盛矣且子孫之繼書香者有若而人而躋顯陟要

容可量乎弘治甲寅其裔孫曰倫者慮年歷既久

譜牒不存祖宗之名恐久而湮也逐一追馮其容

仍著出處之實於容之偏題曰丁氏家慶之圖懸

於堂以寓孝思也復祈予言以識諸端予惟人之

有祖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本固末茂源深流長

理勢然也今倫能追思其祖可謂不忘水木本源

之意矣不謂之孝子可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

則倫其有之因其請書此於圖之端云

弘治丁巳歲五月吉承事郎襄陽舊尹親末章瑩
書

孫紹軾曰章公為吾家舅公我教諭公配章氏

其妹也瑩公親兄瑩中景泰庚午科任天台知

縣瑩中天順己卯科任襄陽知縣兩人皆有文

名而瑩後祀郡鄉賢登府志人物其必有卓然

者矣余生也晚憾其遺文不少概見今幸見之

吾家家慶圖序後又見之教諭公贊文亦僅僅

耳而因人知文因文思人吾家得公而重得公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四

片語而彰今日之譜寧不藉公為萬鈞為九鼎

哉因念人世不但忽先人之手澤併眼前名人

鉅公而忽之或自視過卑而不敢近或吝于禮

而不肯親即有片言隻字曰夫夫吳下阿蒙耳

而使其子孫失萬鈞亡九鼎悲哉附書之以告

我子孫

傳

義堅公

乙公

別有世系載其履歷故傳不及焉下
做此

曾孫軾曰吾邑始祖之為義堅公也無倪孺咸知

之然相傳惟有教授吾邑占籍吾邑二事而已此外無可攷悲哉其教授之爲舉爲貢不可知然未有不_自經術起者今

本朝吾家由明經應歲薦者六人爲教官者四八又何其業同官同克肖之至是也不可謂非公開之矣至于乙公先世手筆云嘗迎我

高皇帝渡江爲耆宿又前此我舅氏章令尹瑩公作家慶圖序亦云然今攷

高皇渡江在采石史書有耆民陶安李習等迎謁陳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五

王道吾邑去采石順流甚近俗傳是時大戰采石徵兵諸郡其子弟徃父兄皆裹糧從之或公亦同在行間而與迎

高皇與史書編自不能到而此語相傳殊久必不妄又後給有洪武四年戶部戶牒爲安字二百二十九號吾邑巨家有此者亦少則當年之爲耆宿無疑其迎滬

高皇益可信矣

教諭秦公

孫軾曰公爲教諭厥子瑑公爲訓導瑑公尚有宦中扶植譚魯御史一事可述而教諭公竟泯泯無傳惜哉因子及父訓導一經孰爲開先女爲貞姑終身不嫁孰非父教之而訓導之子爲孝子女爲節婦時去厥祖不遠可謂非得于家訓者耶則教諭公爲人亦可想見矣軾因思此際自永宣以及成弘吾門書香不乏而先世之事泯泯是誰之過可見爲子孫者當以先人手澤爲貴以紀載爲先不然縱前人有賢遠亦如電光石火已耳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六

訓導瑑公

孫軾曰軾嘗聞之先別駕公曰公補任興國州訓導有門生譚魯者幼孤而貧公器之召入署中同諸子讀書共起居飲食孺人章氏爲之縫衣敝則爲之浣洗視之與諸子無異又爲之娶婦時時存問週恤之後譚登進士第爲南京御史巡上江未至池先問丁某居處甫入城不進察院徑造公宅是時公八十餘病卧不起譚徑造榻前孺人驚問汝何人對曰我談某孺人不知其爲巡江也呼之

曰兒許多路如何得來談執孺人手且拜且泣噫
喜孺人呼之曰兒當年視之如子者可見而譚公
以憲臺公祖而造榻而執手而泣而拜殷殷報德
之意又豈後世所敢望哉至其厚待諸子又縷縷
難述云 軾曰此事先已入郡志惜他行無所表
見厥妹玉貞終身不嫁豈非公扶持而安全之之
力與子鵬爲孝子有文名皆公之教也配章爲同
邑舉人章瑩章璧姊公像有瑩公贊詞附錄於後
贊曰幼而行德如良玉之温壯而服官若冰壺之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七

清醉一經之旨遊多士之林司教興國樂育羣英
泮水之菁莪沐其化雨門墻之桃李被其陽春擁
臯比之座結泉石之盟一觴一詠怡養天真欽先
生之儀者紛乎其衆知先生之心者莫若干瑩噫
斯相遊于莫逆之鄉而享壽考于無垠也 正德
丁卯春三月旦承事郎前湖廣襄陽縣知縣章瑩
書

孝子鵬公

孫軾曰公爲諸生時以孝聞故稱爲孝子嘗聞之

先別駕公曰公博聞廣記善于古文詞于諸生中
稱翹楚太府田公諱賦者器愛之爲立社學召郡
中子弟于社學中受業是時嚮學者少太府公于
湖望携紙筆到社誘獎之公性至孝晚年獨有母
在每逢人請饌必先取一二片另置一器懷歸事
母曰吾不敢先母食也太府留公飲亦如是益歎
異之屢蒙旌扁巡江御史談公爲父司訓時門人
招之白下欲厚之曰吾不敢離吾母也吾菽水足
膳他何覲焉竟不往遇有兵變城門皆上築官府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八

臨城以守時公同母居北門外草亭莊上負母而
走有司從城上望見問負母者何人人曰丁孝子
有司特令除土開門納之至母殯府公親爲點主
有司從之可謂異數廬墓者三年一女適庠生胡
瀛爲節婦當應貢有下手其生賄庠師置席諷公
讓公遂讓焉人嘲之爲迂爲僿公弗顧也曰吾業
向師前諾之何可悖也後竟不得貢受冠帶終士
之出于其門者頗多沈大韶王大爵爲令尹皆出
其門晚年自號曰僿隱翁有自贊一篇贈栢軒公

文一篇附錄於後

自贊 容貌間乎清濁言語不大謹確也不欺善也不怕惡平生只有些落裡落脫三十年前有志龍樓鳳閣三十餘後自己問學之功不博人說我怡我則曰諾噫嘻你看我晚景黃花他輸我一着

鵬公栢軒記

儻隱翁坐草亭中樂觀時變見野

色分郊清風拂袖胸次悠然嘗憶吾侄孫旦勤於

問學搜羅經傳博采諸史誠有志之士科第中人

物也予鍾愛之乘暇訪焉踐其窓草而憇其琴書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九

四顧屏壁間皆格言至論几席上皆千聖萬賢庭除交媚爭妍有蘭桂之馨香有桃李之芬馥有梅竹之清勁視余草亭之可賞玩加數倍矣更見植栢數本柯葉青翠環亭左右魁侄別號栢軒日游息其中以詩書課子而以栽培灌溉自課郎叅謀余先人門墻高弟也樂與而詳序之扁于軒之上朗誦亦佳作也且孫請余一言以旌於左余曰荒於筆墨久矣聊漫言之軒前種種皆可名也爾翁何獨以栢名軒也而又因以自號也蘭桂之美可

題也而姑置之桃李之華可欲也而故遺之梅竹之清勁可取也而復外之意何居乎噫我知之矣蓋以栢之爲物其心堅其體直其味香其干霄也有撐天扶日之勢其合抱也勝清廟明堂之任爾翁必取於栢以自號者近之可以自喻遠之可以期待兒孫也厥旨深長矣哉故古之仁而不遇者輒以栢舟之堅緻牢實自比良臣而遇明若者必託松栢之茂以爲頌禱之詞也乃若新甫栢崇闕宮之報栢梁臺壯天下之觀歲寒後凋則著君子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

之節栢之爲木其擅諸美而集衆長者乎以是名軒得之矣得之矣猶未也大凡君子之處世尊賢而容衆栢固先得君子同然之理焉苦心容螻蟻香葉宿鸞鳳亦此意也且致慈烏之來而孝親之旨寓焉此烏臺之位而忠君之路通焉吾不意老侄以栢軒自命而蘊奧之精微包羅之曲盡有如足也彼蘭桂之馨桃李之芬梅竹之清非不可愛但各得栢之一體云耳栢軒主人又能於蘭桂桃李梅竹之類兼收不遺則爲之子者志在天下當

不以所得自多自足雖蒟蕘狂夫之末論皆務盡
所長可焉予老矣言易竭而意無窮且孫他日友
天下之善士且掇巍科躋膺仕拜受封誥于栢
軒之前知吾言爲有驗也且其勉之嘉靖乙巳
孟冬吉耕慕草亭人鵬叔甫書

孫軾曰公稱好學稱能文今僅于遺像得此贊
于我祖栢軒把玩冊中得此記何寥寥也澤斬
五世良非虛語且記者記栢軒也而入之草亭
傳後何也則以草亭之文絕無而僅有者惟此

丁文遠集卷五

家乘 十一

入之草亭乃以見草亭嗟乎軾原搜索栢軒耳
胡爲乎而得草亭也此以見文字之精光有不
可磨滅者如豐城之劍卞和之璞自有出現人
間時軾之欣躍又不啻得劍而捧璧也我子孫
知我祖在成化時已有此文可以愧亦可勉矣

耆德倫公

孫軾曰當年耆德非泛泛舉者必其才品足爲鄉
人祭酒者爲之故今公遺像尚存皆繪以耆冠耆
服云每瞻拜公像魁梧嚴重望之肅然今讀弘治

間舅氏章公瑩所序吾家家慶圖者云自公屬之
公可謂知所重矣令百氏子孫尤得藉手公之澤
也他可知已

栢軒臚公

用王龍溪先生誌

王龍谿先生曰翁姓丁氏號栢軒晚號醒翁天性
敦裕與人不欺居家寬而有制少攻書藝以禮法
自繩檢及壯事生理平物佑爾資俯仰不爲操切
盈縮之計中歲有子能任家政遂脫羈釋累意度
超然喜植花卉勺水拳石悠然有千里之興性尤

一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二

愛栢作亭以栢園之扁其亭曰栢軒因以自號晚
年遊齊山得古刻醒翁巖三字嗒然若有契于心
復號醒翁不復以世事爲念長子杲勤於幹蠱冕
輩協心季子且幼稟異質習文史有尚友之志翁
尤愛之嘗曰種田不如種子有子何慮無田翁性
行慈和家範甚肅尤敬賢愛客交游辭翰積盈几
席終日笑歌亭中布素清閒儵然若方外人翁之
所自得可知矣配王孺人孝敬慈敏得諸天成事
舅姑甚謹撫下和輯絕無厲聲暴色訓子姓以禮

微差跌嚴責不少寬假佐翁之慈成翁之逸族屬
咸贊孺人之賢而稱翁爲福人也曾祖泰通山儒
學教諭妣鞏氏祖瑄妣桂氏父倫妣楊氏子男五
云云 嘉靖乙丑六月十四日原任兵部郎中浙
江山陰龍谿王畿撰于大通舟中

孫軾曰我祖手不拈錢口不問婚嫁始于四十
之年終于八十之歲固厥子能擔荷亦其心能
拋放得下此非漫無所得者也嘗與錢緒山先
生遊齊山先生贈之詩曰七十高懷學壯遊千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三

峯踏徧放湖舟堤橋月色歌聲發笑倩兒孫勸
酒籌其曠達之致可想見矣世之營營齷齪老
死不休者勿論尚平達者猶欲俟男婚女嫁畢
方從事五嶽名山方之我祖何如

孝友杲公

用先大夫誌銘

弟別駕旦曰先生諱杲字惟賓孺人姓芮氏乃柘
軒丁醒翁之冢子冢婦紹臯紹伊之父母也夫婦
合德代理家政四姊妹適巨族四弟婦咸名家旦
自幼業儒以至成立皆其教育撐持所致也不惟

尺帛不私亦且稱貸不計俾父母並享四十年清
閑之福其功匪細也素心欲次第其美立長子家
法垂示後人力綿不果旦自買武舉馬沾墳山一
片安葬父母因欲報長兄長嫂供養童蒙之德特
請兄嫂兩柩葬於父母之左側蓋以友報友也云
云 銘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之夫一樂之
婦友于之施友于之報子孫繩繩是則是做

侄紹軾曰軾幼侍先大夫側述我伯教弟事有
曰吾兄延師教弟必親加程督方七八歲時積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四

有半年書聽候兄背而日復一日不得暇至除
夕酒散忽喚背書余手持數本兢兢背不能竟
芮嫂在旁心憐之又以爲除夕也然不敢開口
直待燭盡呼燭嫂應曰有燭且留來日獻天地
姑待來日背可也兄曰教子好事可取來日獻
天地燭來由今思之有是哉兄之教弟也不但
意念之誠切而其豪傑之氣槩亦可想見世之
教子者且不能然何況弟乎吾家自泰公瑤公
一官不乏而寥寥于弘正之間直至吾父崛起

尋聞我臯伊兩兄以至有今日皆誰力也

先君別駕公用焦太史傳

焦太史公曰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顛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海暘父醜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朗峻音吐如鐘髻亂中動應繩墨已嶄嶄不可犯而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五

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權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啓以贄終身師事之尋師於鄉東廓王龍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

衆隆慶改元

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輒避于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困不恤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倉脩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六

貧無以殮衛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于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畧動必成書其邇源模範不忘羨墻曰思師錄溫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二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畧臺省寶鑑守今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兩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

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間闐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君是也云云 萬曆癸卯夏日前史官友弟焦竑頓首謹書

男紹軾曰子曷能傳父軾不肖又曷能爲父傳焦太史非阿私所好者故藉其言以信仍有李開府公誌祝諫議公表與諸鄉賢名宦公移另有刻茲不能盡載也焦太史作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七

本朝獻徵錄于楚別駕一卷不遺先君子金陵作耿先生祠則列先君子俎豆之側太史之信先君何其篤也先君判衡甫朞月耳沒而哀之猶謂楚人之善哀也亡何而相與祀於胡濬庵先生祠所亡何又祀之名宦此何以感之也吾鄉久祀澤宮矣至九華山陽明祠與涇邑水西陽明祠亦皆用先君配饗轍跡所至人爭思慕歷年既遠蔑有間言又何爲其然也嗚呼噫嘻繇斯以譚賢哲之士何用其子傳哉何用其子傳

哉

守備昂公

侄紹軾曰守備公者軾自諸生以至孝廉所親承其譽欵者也公始從先別駕習儒業卽曉暢儒業而氣岸稜嶒不受人羈縲小試不利卽去習武未半年武試輒捷取第四甲子丁卯兩解元中甲戌會試第三時范狀元屏麓公主試拔公卷第一極其歎賞因病劇副考填榜置第三范後大噀遂以中土缺優之得守備汝寧云公抵汝寧考武生故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八

事太府爲政公以嫻文藝出題閱卷了無遜意遂失太府權與文官奕不肯少讓曰此戰局也余武臣何得有敗局不可敗則不可讓人咸目攝之不一二年罷歸先是公去汝寧先君贈之六字謙慎爲首又語以尊黃石禮蓋公公不能用也歸而棲遲杜場莊上則取魚爲生其取魚卽老子漁者弗能及閱三十餘年無徒業家用饒給有諷之起官者不應人以爲智比陶朱云至所好多黃老道家之言時與方外人持螯爛醉或譚棋長嘯或大叫狂

言兀坐則擁姬三五共奕共觴足稱自樂者矣每
憶公軀頹然其長貌魁梧俊偉聲音洪亮辨博更
從橫斐豐使公披甲臨戎當一面可稱桓桓寶臣
使出使異域不難叱咤風雲片言而奪之氣而世
棄公公亦棄世竟以漁終悲哉陶朱六畜在既遇
之後子牙把釣在未遇之先公遇而不遇竟老於
漁恐非公志也往軼每侍坐輒虛往實歸聆公之
論直令厝大眼孔頓開窮酸習氣一洗今安得起
我公九原而再見也公妻白首諸姬肅雍今沒十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十九

附兒跋

家太史作家譜謂世非妄誣其祖者多以微諱其
祖煜小子請得廣之添沮亭長一何微也添沮不
諱亭長不諱他何諱也雖然此以功名富貴論耳
夫夫有所待也貧可待富賤可待貴砥行立名廉

有待乎假令先世必有待於後人則後人皆可藉
庇於先世何父不及子子不掩父者纍纍也雖布
衣窮巷無由自表見有沒世而名不稱爲所遇之
不幸而幽谷之蘭無人自芳終不可得而泯泯也
卽如吾家草亭老厝大也而躬萊子之孝一樂窮
布衣也而篤姜肱之友罷令尹歸來者寂寂園居
何異五柳之風卽匪子孫標識之或亦通國之所與
減五湖之風卽匪子孫標識之或亦通國之所與
也世之不可待而藉者類如此由前茲後能無勉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二十

諸謬以質之家太史太史曰小子之言是也命書
之於簡末

曾孫煜

又

小子日侍家大人作家譜譜竣命小子各行所見
試之也小子醜雞耳聞諸過庭諄諄言孝茲譜之
作孝哉親吾親也併及吾親之祖考親吾親也併
及吾親之肢屬非孝而何中庸有言敬其所尊愛
其所親事死如生斯其率由先王之道者乎家大

人曰子言庶幾然所云治國如示諸掌者謂何小子則不能置對大人笑曰子未究孝之義耳聖人視天下一家也視天地吾大父母也敬其所尊而天下之高年猶是愛其所親而天下之孤幼猶是說者以爲此聖人之仁而不知皆聖人之孝也不俟推廣其視天下之顛連而無告者皆吾宗族子姓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小子憮然由斯以譚尊尊親親宗廟之禮也謂爲武周治譜可矣老安少懷天下之志也謂爲孔子家譜可矣大人笑曰子言

丁文遠集卷五

外

家乘

二十一

何遠也併命書之

曾孫燿

丁文遠外集卷六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 燿 編

遼事書疏

啟經畧熊公

竊惟古人贈行莫先於言矧其共

王事赴 王程期以紓 王家剥膚之虜患吾儕皆

與有榮戚則忠告正惟此時又意漢徵江夏黃瓊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一

瓊至李固以書遺之勸其勉副盛名一雪樊英盜

虛聲之耻後瓊以政事顯而李固之書流傳至今

今先生爲瓊邑人必踵瓊策無疑而不佞謬效李

固之一言亦何不可也且先生抑知今日所以推

轍之意乎在

廷鵠立豈曰乏人而特起田間用駭觀聽母亦謂此

時遺逸滿野 賜環無期

主上固謂處士虛聲有如樊英輩故於諸臣之言不

信而諸臣欲藉先生以實之風之將使

主上信先生以信諸臣因以用天下之遺逸耆老也
先生得無意乎先生直聲在

朝政績在遼而不佞之得於目擊者又在吾鄉督學
因先生所已試度所未試其不負推轂無疑而不
佞竊有請也夷狄雖云非類詎氓良心如只勝以
兵威有如鬪獸不佞謂當首問其不臣之罪詰責
其負

累世之恩彼必有赧于辭而屈于義者昔仲淹書諭
元昊正此意而韓琦非之遂速好水川之敗今更

丁文遠集卷六

書疏 二

行之知彼不服益必自驕而吾可徐而爲之計且
自先生論之更當先生嘗按遼嘗習于奴遼事之
壞孰非吾黨之過先生稔知之今于申明大義之
中寓以反已自責之意剖肝折膽咨嗟憫悼見孽
非彼作路可自新我來正可相卹焉知奴不如回
紇之羅拜令公曰人言公不在故至此不虞今日
公復來我安敢與公戰也文帝以溫詞降尉陀善
解者以不解解之勿謂負隅之虎必須力服且夫
兵家不厭詭者也克國平羗先以威信招降俟其

謀解散而後擊之介子取樓蘭先以齎金幣賞賜
爲名而後使壯士刺殺之可以誠則釋詐爲誠可
以詐則卽誠是詐不佞竊有怪于今也任事者言
欲使舉朝知之而不吾疑舉朝未知而敵先知之
矣計欲使舉朝見之而不吾議舉朝未見而敵已
見之矣夫非常之事必不可以常格行之泥于常
格未有不敗者也况今

主上靜攝事當窮迫必加融通其于用兵何獨不然
今者一卒一饗三請兩覆動經數月不獲一報以

丁文遠集卷六

書疏 三

存亡呼吸之事而行司馬門數月不報之法欲救
緩急有是理乎莫強于漢而奉世陳湯宋均皆以
矯制奏功皆蒙主上爵賞 本朝荆川公有曰延
壽都護陳湯校尉西域固其所事戎兵固其所司
分閫之命固其所受便宜從事何矯之云又况
主上今日特起先生超拜先生 尚方之劔又將以
賜先生而謂一事有不可以自由者耶則曷不于
今日出 都之時微申其款預劾其罪而後行也
不佞猶有私慮焉往讀先生遼疏知先生奴之所

忘而今以攻奴又李氏所忌而今共事于李夫爲敵所忌恐其用公孫述亡來欽之謀爲同事所忌恐其用嚴仲子使聶政之禍是不可不爲之備也李固書有云峴峴者易缺傲傲者易汙于此寧焉是尤所以成大功而副盛名之本他如攻守之計粗陳于去歲閩闈小策中茲不瑣瑣狂瞽之見惟先生進而教之幸甚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疏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四

翰林院檢討臣丁紹軾

奏爲虜患日迫用人朦朧乞

大奮乾剛急救危亡事臣叨史館非有言責而禍亂已迫赤心難昧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方今建酋倡亂已及兩載屢戰屢勝至厝開原諸臣言事者無不以用人爲急矣今日遼之屢敗果無人乎抑用非其人乎人孰急于巡按而去歲用以按遼者則初考選之陳王廷也以此危邊豈無二差三差聲名夙著者可遣而以初試者

當之果有一毫爲地方之心否乎人又孰急于經畧而去歲一敗則起用田間之楊鎬今歲再敗則起用聽勸之熊廷弼強之于

皇上固甚難來往于道路又甚遠試問舉朝之臣果皆中輻婦人乎不然胡爲必取之于田于藁乎人又孰急于開原遼而今歲以韓原善補之原善自稱望不人前資在人後即使赴任亦未必有濟而今開原已矣此何等緊要地方而舊者胡爲與之去新者胡爲不急擇其人而以一署印推官了之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五

乎武官卽父母之喪不守制文官戴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而今日准某將官養病明日准某道臣養病可乎不可乎有此數者遼焉得不亡非虜亡遼遼自取亡耳總之

皇上不事振刷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容各順面情各圖方便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至于今則所倚靠者止有熊廷弼一人而已矣嗟乎廷弼誠可恃也而堂堂

天朝豈祇靠一人之力乎賊勢如火烈烈可信一人

之力必有濟乎朔方之守有郭子儀猶有李光弼
淮肥之戰有謝安猶有謝玄大厦之支未有專恃
一木者也楊鎬爲時所忌諱不堪比例而勝敗則
殷鑒不寔良可深思至于渴而掘井再渴再掘又
何救乎爲今之計當及早

臨軒賜問首推擇內外諸臣以預經臣撫臣道臣不
時之需用一備三用三備十列名

御前勿至臨期推諉其在京有才望者勿與外推其
在外有才望者速取內補勿至臨期往返道賒嗟

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六

乎今第知招兵而絕不求統兵者其人卽有百萬
又何益乎至于

都門之內益不堪言臣卽言之

皇上不信賊勢緊急止有閉門一法

皇上試思閉門之時戰誰與戰守誰與守欲走將于
何走欲遷將于何遷

皇妃

帝子站立何處金銀珠寶隨帶何人此從古歷代敗
亡之已事而

皇上不悟能不悲哉臣日昨有勸勉廷弼一書知爲
逾耳今又謬進此

皇上益觸時忌臣不待諸臣勅臣而臣請自劾不待
皇上斥臣而臣耳自斥有長逝山林永爲廢棄而已

惟願

皇上翻然改圖保安

宗社勿爲前代敗亡之主所笑臣冒死于賣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七

上疏後請告上 掌院劉公

不肖忤權觸忌原以揀捨此官辱

台臺手教慰勉諄切感何可言感何可言今人皆謂

揀官者爲貌言不肖實揣之言而謬我不揀人自

爲我揀言而不謬我卽揀人或與我揀此不肖

今日乞休萬萬非貌言也而台臺動之以激惱能

公恐分其行師之慮此不肖淹留數日竊懷此衷

而台臺更指點之敢不聽從至于 告病則萬分

不敢緩者益長安中皆知不肖上疏揀官之事皆

與聞不肖分遣家火束裝以待熊公出 都之意
今來日熊公出都矣而不肖又復聞然留住無行
色而台臺勉留之意卽一一告人人寔應且憎則
不肖前日疏中未語不涉于欺而今日忽動忽靜
豈非輾轉易念不能割捨者耶伏惟台臺慨賜准
行且不肖乞假之意已久不蒙俯允致有今日倘
鄙書疏果有一字之合得齒于人世寔惟台臺之
賜如不與早決令人不以書疏見駁而以去就見
嘲卽不肖何敢言怨而台臺或亦有所不忍矣今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八

荅長安友人

前致啟經畧公引用漢處士應徵聘盜虛聲卽不
敢謂竊有所窺之亦謂效蹤騁之忠未有不以規
而以頌者不虞遂以是開罪也至云起之田間政
以今日

主恩動之管仲不諱檻車范雎不諱摺脅折齒豈此
公諱田間乎若以盜虛聲與硤硤易缺爲罪夫虛

者勿虛缺者勿缺可也何必罪乎一言激之而勿
缺勿虛方謂言者與有功也而尚可罪之竊思之
大亂之戡必須大受之器而不有翕受敷施之度
安望奏平夷破虜之功此小

疏之所以不能自己也來教謂當慎重于前勿輕投
書真藥石我矣嗟乎嗟乎周詩同列相戒何纍纍
也漢唐宋諸臣忠告之詞何啻幾千百也彼豈皆
量可後進 者哉而經何以不之刪史何以垂載
至今也且夫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九

國家之事知其不可猶當言也卽言而見惡不可少
此言也此告老大夫猶向三子陳說也而說者謂
詞林無言責則益不敢承勿論前代卽

本朝詞林建言者未可一二數如諫觀燈諫遊幸諫
南巡孰非詞林首爲之至文達江陵之奪情劉瑾
江彬之稱逾以及庚戌虜變亦皆詞林力爭何得
謂默默爲詞臣體也雖詞林有言而得者有言而
失者有言而杖而謫而寘者此自其所遇之時則
然彼諸賢且甘之後之人何得懲噎而廢食也今

日僕得

請告歸較之諸賢所遭幸矣幸矣自此長林豐草皆
聖主賜又何快快乎昨蒙一友人知厚者語僕曰此
老他日成功將柰何僕笑曰世之言事者防未萌
憂未亂豈必其言之中又豈幸其中以實其言賈
誼當漢盛時痛哭流涕即使異日諸王不反誼之
言未爲不驗也然又焉知不驗而功成渠不謝余
之言也且夫功與品亦自有分自不相掩九合一
匡功矣不能掩其器拜言喜過是乃品也僕言而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十

中不可言功卽言而不中亦求不失其品假令投
書不報而隱忍不言上 疏不報而徘徊不去吾
夫謂其品何如幸終教之

又荅友人

古有布衣上書公卿者有布衣上書闕下者苟欲
吐其胸中所欲言則得失榮辱所不計也必計得
失計榮辱則世無言人人無言時矣而今之人又
多以職非言官爲解不佞欲引古今非言官而言
與詞林之遇事敢言者爲解又言之不勝言也而

今之人又以言之中不中爲言者慮不佞又竊笑
之不有言中而蒙禍者乎田豐料表紹之敗是也
不有言不中而蒙福者乎曹操賞言烏桓不可擊
者是也然則禍福之幾亦微矣又不必計乎言之
中不中矣嘗讀元史有云翰林承旨巉巉知經筵
隨事規諫自謂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
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元爲何王其
臣何臣尚且明此義况今日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十一

明聖之世哉辱公知愛僭一遺之不敢強鳴于他人
也

荅同館友人

昨相知見慰謂不佞不能以其言傳此公之聽而
必能以其去激成此公之功今老丈亦壽及此也
審如是何幸何幸然不佞則以詞林之巽弱至今
日極矣不佞不能以其言示詞林之重而願以其
去存詞林之體老丈以爲何如近時非兩衙門出
疏者多蒙參駁今不佞幸免此亦見世道之清明
公論之不氓也昨已出居郊外俟

命下卽行去後之事又復何問

中途荅孔泰華館丈

不佞所致經畧公書爲

國事也益以遼左爲今日第一事熊公舉朝推轂爲

今日第一人不佞作書與第一人講第一事何敢

爲私語私牘不以質之通國哉承諭渠見責不宜

抄傳噫嘻此必非 國事乃可耳古人憂亂同列

相戒何爲載之周雅曩曩也自漢唐以來史書所

刺不知幾十輩又何止李固之與黃瓊也假令諸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十二

公匿之不傳則經傳與史冊何從得其秘論乎此

公不惜詩人相鼠之譏必不能爲開誠布公集思

廣益之事安所取于舉朝之推較稱今日任第一

事之第一人故小疏不得不出所云不得于友則

告之

君然只就事論事絕不旁及一語左可質之通國俟

之天下後世者也大教真切敢不祇承雖然亦竊

詩之矣吾鄉二百年前一詞林以靖難死區區繼

其後只據一進賢冠亦無甚難事男兒不慷慨立

言則已 一 就立言得失毀譽尚 以問哉

附請告蒙掌院劉公荅書

門下以休沐請幾月矣會生以給由待命不獲

上聞遲晝繡之車而草抄

關之奏生之罪也然門下憂 國憤敵忠

君愛友種種深心方以得竭肝膽爲快其不以留滯

罪生可知門下慷慨言天下事一官視如腐鼠政

不難一擲而以善出處爲大用蚤間奉教知有同

然殊爲贊服來諭祇領族經畧行後當報命也草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十二

草布復諸遲晤言

請告回里同館李愧菴年兄寄書

旌發之日三弟追途於章義門弗及而返因相與

少息於歸義寺惆悵者久之益弟輩驟去仁兄猶

領袖之失而手足之無所票而踰也柰之何柰之

何凡立言者必叩之無意而發乎有所不能自己

則生氣自別仁兄之一鳴是也頃者來馬湖允自

南來見一郵亭有貴池太史真先識之句其見推

如此然則時固不悔而無柰仁兄遵養之志已先

定何暫爾優游旋當 召拜益惟留意幸甚貴籒
西席萬生爲仁兄而北不值而南念厥間關賜之
嗟植諒故人所必至者附肅起居不盡耿耿

丁文遠集卷六

外

書疏

十四

丁文遠外集卷七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蒙陞再 請告疏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丁紹軾一本奏爲恭荷

天恩擢用因病難前敢乞 恩予告事臣叨中萬曆

三十五年進士蒙拔置中秘改授檢討中間丁艱

三載 請告三載至四十六年考滿四十七年七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一

月二十五日見開原失陷致書經畧熊廷弼以效

忠告尋于二十八日上用人朦朧一 疏伏蒙

皇祖優容而臣自知出位妄言引罪負慝遂抱沉疴

具疏 請告伏蒙

皇祖俞允于七月十六日 命下俾臣得保餘生還

歸田里至今年正月在家接邸報蒙

聖恩轉陞臣左春坊左贊善臣榮逾望外感切五中

謹望 闕叩首謝 恩至三月十三日得領詹事

府咨文責令到任伏念臣雖駑下豈無效用之恩

又值

皇上龍飛益切風雲之志况蒙

聖恩陞授今職是何遭際敢棄 明時無柰分緣淺

薄之夫抱蒲柳蚤彫之質舊病未愈新病轉生聞

命之初猶欲少需藥餌竭蹶趨承近日以來益見

形體尫羸馳驅不任只得遣義男丁朝赴 闕陳

情再求 予告伏念臣屬小臣例不敢辭但委係

真病不得不仰于

天聽伏惟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二

陛下俯允臣請容令在藉調理儻不即填溝壑尚圖

報效他年臣無任激切戰悚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五月

奉

聖旨丁紹軾着前來供職該部知道

天啟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請告候本衙門書

啟葉臺山相公老師

伏惟老師始為趙韓王之獨相今為文潞公之重

來至遭逢

冲聖則又為周公之輔成王無數聖賢之器成數聖

賢之功天生老師其蘇軾所稱彥博天下異人者

乎門生仰荷造就有懷犬馬之忱遙望故居可勝

岡陵之祝第以一時及門館士論之獨某不肖出

位妄言自取罪戾自甘沉淪向非老師秉政何得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三

有今日之轉乎

聖人御天老師當軸少有血氣肯棄明時無柰病魔

作祟不任馳驅而舊過難捐敢忘懲艾近且見遼

事諸疏謬加獎誨笑者見之謂之笑惡者見之謂

之惡益令人踟躕而不敢前入山惟恐其不深矣

謹顛義男具疏請告伏望老師俯賜矜全感激何

如又屢閱邸報見老師似有遐心竊意潞公再出

還山時年九十老師去此尚二十餘年幸為

冲主勉留以濟時艱以究大業至懼至懼

啟韓象雲相公

竊憶張齊賢在太祖時已欲相之而以屬之太宗曰異時可使輔汝為相故齊賢事業至太宗始顯而兩府八座三公遂冠太宗之朝以今閣下寔其人矣閣下際堯舜而身稷契齊賢固非其倫第以先帝宜相而不相欲相而未相留待

今上則齊賢似之而閣下行且為稷為契如齊賢功業與其康寧福壽猶未足為閣下擬者也不肖備員末班仰瞻山斗景行雖切步趨未能辱閣下忘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四

分垂青提獎過當前年去國枉玉郊關勤勤拊慰若以不肖言之匪謬而其人猶可進而教者迄今寤寐感不去心忽而拔之沉淪進之今秩知皆閣下噓植之賜義當匍匐承無奈病魔作苦又舊過在念益復趨趨不得不具 疏請告閣下宜何如矜全之夫

聖君賢輔並會一時少有血氣誰甘自棄此可以知鄙生之命數矣惟閣下康濟時艱以究大業即深山遠壑並荷鴻庥其不勝至願至願

啟何崑柱相公

畧

某備員末班仰瞻山斗管蠡之識不足以窺測我公只以所目擊處曹郎一事寧失平章不肯失曹即保全善類如此豈非蘇子由所稱佛地位中人乎其在不肖十餘年忝竊何在非恩前歲闈闈之役種種開示蓋忘其檣櫟而施之雨露憐其孤鷄而假之羽毛明公之德又豈生之所能報沒齒之所能忘乎

啟史蓮岳相公

畧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五

辱閣下忘分垂青更推令侄屋烏之愛前年去國枉玉郊關飄然一語憐我寔多寤寐有懷敢忘明德

啟沈銘楨相公

伏惟閣下在昔為東山之安石在今為中朝之司馬而以

先帝之欲相而未相留待于

今上者又似宋之張齊賢然在閣下身際唐虞 主逢堯舜峻德鴻猷直將班稷契而奏雍熙又豈三

賢之所可擬者乎其備員末班久欽山斗向徒讀閣下華國之文而未覲睟盎之色徒聞閣下經世之業而未聆金王之音今其時矣而雄飛雌伏隔絕雲泥命也如何先以出位妄言自甘廢棄近得循資遷轉知藉吹噓無柰病魔作苦不能匍匐前趨又以舊過在念懲艾未熟涉世非宜不得不具疏請告而事在閣下伏望矜全夫

聖王御天賢輔當軸少有血氣肯外明時此可以諒其大不得已之情矣瞻衮何年蕪詞陳悃臨楮可

丁文遠集卷七

書疏 六

勝戰悚待命之至

愷陽孫相公

自昔吉甫文武作憲韓范將相著聲至我國家惟楊文敏以閣臣而攝軍旅楊文襄以督帥而首宅揆今明公又僅見焉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夫國家多難天之所以開豪傑也讀樞府幾疏真足千古從此鞭撻裔夷救拊蒼赤賞功罰罪息紛紜之羣喙猗與美哉致

冲主于堯舜在今日矣不肖備員末班私切景仰不

但文章經濟足以籠蓋一世而山凝嶽峙之度亦足冠冕百僚曰知曰福既會其全人相出將自無其美愧不肖以妄言歸里今又以抱疴難前如閣下奇逢盛事不得親覲之耳不肖一言觸忌幾載沉淪

兩朝新寵不得附于丁未之末竊意詞林建言者毋論往古卽本朝未可一二數矣豈今日獨不然哉閣下非常之人非常之遇行建非常之功故不肖畧一布其肝腑他人不敢及也

丁文遠集卷七

書疏 七

又

前遣奴請告而相知者沮之適閣下視師榮發奴將候啟寄回今促其更上小疏併將前啟達上附有所請敝地去京師遠邸報無全抄卽有抄者病棄之人亦不恒見昨偶見閣下疏目後有旨云經畧召還又云別推經畧知閣下之視師首在擇人也又先此見閣下一疏論安輯遼人者甚悉拊膺歎曰當事何人曾不念此使非相公行邊將若輩作何究竟因念不肖三年前小疏惓惓用

人正謂增兵增餉皆是末着而臨渴掘井求人寔難今觀明公作用由今思昔必不謂其言之謬也計閣下此番閱視必有如韓范之在軍中令賊心悸膽破者又以平日雄長詞林之才及今日從容整暇之度出塞入塞必有詠歌可以播金石而施後世者至于圖上方畧虜在目中亦有可以微言見示釋杞人憂天之慮者乎

啟方冲涵相公

惟相公閣下數年獨相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八

兩朝受遺生死不負乎

君造次必以其正不動聲色中外晏然竊憶古呂端韓琦二鉅公當繼立之際不知費多少調停多少區處閣下只行其所無事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顧震耀有功潛移罔德于是人且速公之去而閣下遂亦自成其高不肯伏在山野緬想當日定策托孤卽使周召復生更復何加而竟欲去公是爲何意嗟乎嗟乎朝論不明自有天下天下不明自有萬世儻有一人焉明閣下之功肯讓閣下

久處丘壑乎不肖備員末班深荷矜矜前歲安言去國辱溫語慰勉迄今不忘今者沉淪既久自分已矣忽蒙

新命孰非閣下主持公道之力哉義當匍匐趨承無柰病魔作苦又惟舊過在懷正當懲創之日豈是榮進之期特遣義男具疏請告諒亦閣下之所矜許也伏望慎爾優游繫心君國儻有安車之迎蚤命東山之駕俾深山野人沐浴膏澤永享太平其不勝大願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九

啟顧益庵掌席

竊惟舊時吳中作相者相繼不乏乃今以揆席濟濟之時吳中爲斷河絕港之事如白臺者去天咫尺固知旦夕不遠不肖猶以爲晚也不肖向以安言倉忙去國不圖新命下逮沉淪孰爲爲之敢忘引手惟是體負厓嬴兼侵二豎勉強匍匐勢不能前顛仔再求請告幸惟從史曲賜矜全所望台臺蚤蚤密勿大展鴻猷則畿南生色而不肖之承床受庇猶有日也

啟朱蓼水詹事

竊惟天下之仰有明公也如卿雲如甘澍即兒童走卒皆知司馬相公何况小子况小子附衙門之末而稱後進輩者哉而台臺鴻冥鳳隱之時多不肖亦浮沉出入在京華之時少以故詞林十六年不得于台臺一值也童年讀其文章而不得見其人通籍以來知其德業聞望而不得聆其聲歎何分緣淺薄至是今者台臺正鴻漸之期

丁文遠集卷七

書疏

公輔相乎成王政台臺今日事也如不肖者先以妄言去國今蒙推轉二豎見侵欲承顏奉教日擊平章之事業親領出鉉之輝光曷可得乎小疏請告情非得已更希從臆片言肅此申候

啟南禮部尚書周座師

伏惟老師東山之卧不知幾歲年矣只至今冲主而為蒲輪之迎此宋太祖欲相張齊賢而不相特留與太宗之朝也天固有心

皇祖亦未必無意惟是不蚤正綸扉之席毋亦龍出

清鴻漸馨之象知拜麻之命在旦晚間也門生竊謂今日時事與前不同

聖恩既弘推轂亦衆不難于出而難于有爲此際如何弼主德遏亂萌靖邊事乃不負鉅公宿德之望知爲老師所饒也望之望之門生于己未秋妄譚經畧一書一疏遂爾去國意老師龍卧時不知如何矜惻沉淪數年新恩兩朝而不下逮故可知已今叨一轉得與癸丑者比肩幸矣幸矣又無柰病魔作崇力不能前且邇來論遼事者輒引門生前

丁文遠集卷七

書疏

疏爲口實此爲愛我者乎將必有不愛我者矣尚敢言出山事耶擬顯伴具疏請告先請師門布此下悃惟老師教誨之

啟周座師詹事

伏惟老師資望黃扉特簡當久及矣况今冲聖臨軒頻開講幄而吾師如山如河之度式金瓯玉之容論思啟沃其動

英主之顧瞻履金甌之姓字者又可想也門人小子如何佇望焉已未之夏開原失陷門生妄致能經

畧一書隨上用入朦朧一疏竊意老師屬望及門
皆欲其履夷蹈順而不意走險觸忌有如門生者
出乎其間老師遠聞不知如何矜惻抑或如聖門
之取狂狷則門生或在所取亦未可知而地遠天
高魚鴈寥絕有懷就正無路請裁柰之何柰之何
門生杜門數載百念已灰

兩朝除目付之不問而今忽有此轉陽春不言蠢動
有感顧惟賤體素羸舊疴時發欲勉強前赴不任
馳驅而又念疎狂之性不合時宜前此罪愆未可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十二

捐滌驚弦疑影望穿回車愛我憐我尚孰有如座
師者乎老師必不以門生爲非是也顛役 請告
先具藁呈覽萬惟卸削更乞先容

張二水宮諭

嘗記年兄分校禮闈寄語第曰面孔掃地口實滔
天益有激乎其言之也此無他詞林不重詞林之
故也然則詞林之建言者其不爲詞林所取又可
知矣以元之閩也其翰林承指巉巉者有云天下
事宰相當言宰相不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言則

經筵儒臣言之而我朝如諫觀燈諫遊幸諫南巡
以至奪情與途闈虜變孰非詞林力爭不肖第非
其人也而言則同年兄視第果爲詞林之所與乎
如其不然則詞林之輕詞林自爲之繇第之事轉
思年兄之言憶年兄之言故敢向年兄道之他不
敢齒及也伏惟年兄際昌期侍講幄數十年沉鬱
之典自年兄輩再揭而重光猗與盛哉努力論思
勉旃啟沃甲辰鼎甲已入黃扉浸浸逼我丁未人
情憂卜舍年兄奚屬焉先寄與舍親鄭光祿一書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十三

求年兄聞陞疏稿而路遠不至只得以已意謬爲
之小伴持稿上呈萬惟改削昨日之轉年兄推輓
實多今日之請能不更望從臾乎別有指教引領
下風

韓若海宮諭

江干一顧破我寂寥頃刻分飛倍增怛怛次早聞
雞走使而帆檣已指天外矣孔舍親來又辱長箋
益以詩扇瓊香年兄不怠我如此哉弟自分沉淪
不敢通訊長安故于年兄有施莫報今謬叨一轉

知賴推輓寔多向讀斐亶之詞已悉相關之誼能不感激恭惟年兄際飛龍之運居講幄之班吐詞爲經其人如玉漢庭題柱孰先田郎金甌之覆必首屬明公姓字矣若弟者出位妄言自貽伊戚中懷弓影之疑永絕雲霄之慶而世之不知我者更引前 疏謬加獎詔竊恐一番挑剔起一番波瀾年翁何以教之 請告一 疏命伴求教千乞斧削來詩陽春寡和聊爾步酬書之扇頭以見期望之意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十四

庚戌癸丑同館

前此詞林可稱閒暇極矣以今

冲聖日月重磨乾坤再整列在侍從意惟詞林獨勞其間揆天藻備顧問論思啟沃納牖過巷自非我公弗勝也而目今破格超拜之典入相出將之事亦併見于詞林語不云乎政且及子今天下學士大夫其于明公猶之望斗垣而仰泰階其以是夫若不佞者妄言去國矢志山棲本以鳧雁無所輕重之人加以狗馬難痊可之疾不得不再行請告

而言念雅情不勝企慕耶脩短楮用候興居杜甫有云每依北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翱翔朝夕者當不徒在于追隨會合之迹已也

文鼎元年丈

從林壑中得聞年丈鼎元之報喜之欲狂吾同籍者三十年矣更有此大物以作後勁真一榜之光前此未有也而年丈今所遇之時較弟輩所遇十數年來萬萬不同講幄細旃雍容陳說啟心沃心

丁文遠集卷七 外 書疏 十五

納牖過巷年兄今日事也勉之勉之弟以妄言去國自分沉淪忽微

新命抱疴不前不得不具疏 請告幸與年兄共在衙門不敢不一布其私兼陳前日爲年兄喜慶之意

附 候徐熙寰比部

公上逃臣罪同罰異一疏中有云臣即不能效檢討丁紹軾于初用賊臣廷弼之日昌言掛冠而去猶能于今議留用廷弼之日盡言再言以提醒一世而免過因

請告之役附此道意

台臺為本衙門前輩

公歷庶常御史

而鴻冥鳳隱之時多

不肖詞林十五年而丁艱三年奉差與請告七年

亦浮沉出入且進且退其間故于門牆未有請也

丁文達集卷七

外

書疏

十六

前見邸報有遼事 大疏竊驚異之世有不畏疆

禦如此者哉以鄙人視之猶小巫之見大巫矣亡

何而又讀 再疏則有齒及不肖者在焉益用愧

汗不知鄙人者何自而入明公之懷鄙疏亦何自

而遂不忘明公胸臆也會敝郡司理周公則云台

臺寓居京師前門外而性好客好基尤好接引後

進亟口稱之則有似乎玩世如古東方朔其人已

又取履歷閱之乃悉台臺仕途坎壈之狀嗟乎嗟

乎茲我公之所以不畏疆禦而所以坎壈者與使

非玩世則不免有兢兢持祿保位之心而誰肯抗言不屈如是又何至四十年猶為曹郎也與哉顧不佞何人得微齒頰竊意自上 疏以來無不笑其為非即至今日亦誰肯指其為是而台臺首發之用以 入告毋亦台臺好客從賓客廝養之內得聞博徒賣漿之賢而台臺好接引後進則凡耳目所見聞皆收入于村館夾袋之內而不遺區區與去臘得微

新命因賤恙不能前頡倂具疏 請告辱高誼不敢

丁文達集卷七

外

書疏

十七

托之克耳肅此申候以布嚮往之意附呈家刻請

政不敢別具一毛倘天假後緣得侍客座之末領

一局之譚何幸如之

候崔少華侍御

公上封疆轉急部議尚遲一疏中有云廷弼

之不堪用當已未初推時檢討丁紹軾已策

其必敗規之駁之掛冠而去以謝之檢討豈

逆知今日不幸言而中哉因便附此道意

往閱邸報見大疏纍纍皆經濟名言董賈妙手自

憾沉淪之人欲識韓而無自也春間忽見論遠事
大疏中有獎詔不肖數語讀之又_{不覺愧汗盈盈}
下軾何人斯前日之言妄意憂天忘_步撻虎何意
入明公之目掛明公之懷而今爲

新主之入告也台臺朝陽鳴鳳小言大言皆爲龜鑑
皆爲準繩而葑菲不遺芻蕘是采他日明公之疏
與董賈不朽賤姓名亦附之不朽何幸何幸去腊
徵有 新命因賤恙不能前特顛_仔具疏請告而
緬懷高誼不敢托之克耳便此申候以布其嚮往
之意外具家刻請政巡方何所天假後緣領教或
有日也

候馬劬思侍御

公有清議當伸一疏中有云沉幾遠識如丁
紹軾後又云端士之麟鳳濟時之津梁因便
附此道意

從古稱諫官與宰臣並重故袖中彈文朝奏
天子夕播海隅即深山邃壑之人皆得聞朝陽之鳴
此鄙人於明公未聆其聲欬而先習其文章未覩

其面目而先見其胸臆以是也亡何而又見 大
疏首推敝衙門諸老次及不佞不佞何人斯能雁
行諸前輩而辱明公之齒頰哉陽春無私蠢動有
感不敢托之不聞不一申謝即藉明公大疏爲鄙
人先容知非未同之比也不佞抱疴已久出山無
期不但上負

聖明亦且有負知已緬想立朝丰采何日摳衣遂識
荆之願有懷寤寐不盡敷宣

丁文遠集卷七

書疏

十九

丁文遠外集卷八

太史 文遠 丁紹軾 著

友人 賢甫 柯之來 閱

男 煜燿燿 編

請告本衙門來翰 外衙門不敢載

葉相公臺山老師

門下向日箴規經畧之言于今大驗僕時里居見之亦深服卓識比入政地無能有所匡救致失河西甚愧門下矣

丁文遠集卷八 外

來翰 一

新命久下佇企前旌何爲有此辭耶今又奉

溫綸願卽脂車入 朝以光詞苑云云

韓相公象雲

郊坰作別黯然有懷是寧無心于世者而託之乎
迂時以去而今言且中矣卽門下寔應且謂此夫
不幸而中者也抑有以策其必然則必有以策之
使不必然快快而去冉冉歷時尚不可皇皇急出
以補贊帷籌乎

宮案之擢可以不辭而辭自是高恬之品旋奉

溫綸可以趣裝矣時又有

兩朝史事 禁中之頗牧館職之佚狐並有望焉而

况四方多事

五位宵衣此臣子被髮纓冠之日非復三揖而進時也薄言勸駕率布質言不備

何相公崑柱

彥玘吝無足比數過蒙題拂綴迹揆路忽忽逾歲矣因人嘯諾曾無一得之愚上禪

廟笑下戢羣囂陳力之誼濡味之譏念之不勝悚仄

丁文遠集卷八 外

來翰 二

台慈猶侈望之耶愧甚愧甚

主上冲齡訪落蒙泉之養此正其時所望于衆正之

夾輔甚殷幸叱馭而來成就

君德彥之源源請益固不待言也

沈相公銘 續 二首

重離繼照羣彥彙征在幽遐悉耀于光明况侍從寧
甘于休沐門下木天夙譽玉海通才矢先見于邊
籌更兼資于

廟笑僉曰六科之前輩宜登分直之清班名始上于

春坊道將期乎秋實僕虛庸非據倦已思還慶幸
得朋喜方不寐望真戀山中之魚鳥尚邇來池上
之夔龍臨書懸切

又

悠悠仕路皮相者多多謂詞林惟工翰藻乃敷歷
中外才力氣魄傲睨一世者竟何如哉門下昔年
忠告彼黨目攝之今乃得開口言矣獨恨 國事
壞到此今河西一塊土竟難收拾彼何人斯合其
所謂羣力羣策者鑄成一錯矣及悔之乎

丁文達集卷八

外

來翰

三

明旨敦促幸惟邇來勿遲遲也

史相公蓮岳

禁庭頗牧唐人侈爲美談日 下籌筴遼事蚤見

幾先豈數畢誠之智

冲聖且臨邇英閣跋燭而繼疇咨也顧栖遲不出得
無隣於石隱者歟告疏實在可省

明綸渙頒自應趣裝就道用副良時驅之無爲更淹
久矣家姪學不圖躉瞻岫之成霜蹄尼於再駕少
壯幾何願門下鞭其後也使還草勒報命申勸駕

之惊焉

方相公冲涵

仰惟門下宏猷大節冠冕詞林養重東山寶繫鹽
梅霖雨之望茲者

聖君御宇賢俊彙征所冀旦夕趨 朝恢經綸大業
不勝懸切不佞伏芘歸田自謂可道數年曠瘵之
罪不意積愆深重突被人言一倡衆和淪訛無已
雖

聖明有洞鑒公道在人心而一時誣捏之詞殊駭聞

丁文達集卷八

外

來翰

四

見當青天白日之下而自昧良心作此舉動不佞
何足惜竊爲世道人心深致慨焉素蒙門下教愛
或亦少爲不平也伏承台注華翰遠頒溢美過情
當之報顏特甚謹勒狀恭伸謝悃病中不能莊語
仰惟台昭

掌詹顧公益庵

蓬瀛誼在桑梓情深一別數年可勝懷想不佞前
歲里居竊聞門下效忠告于熊而熊不受遂致不
能相容引疾暫避當是時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何如哉九齡先見四海共欽真不愧禁庭頗牧矣
匪諛匪諛日者揆路濟濟吳中獨無倘亦乘除之
數乎伏念門下學遠淵源才優經濟正宜夙駕還
朝亟備安樓旋登禹鉉使吳中一脉斷而後聯非
異人任也慎毋他讓若不佞揣非世器今已過叨
秋風尊鱸力申前懇且夕當索我于雲水之鄉矣
率函勒謝愧乏莊裁統希炤原

少宗伯周公念昔

幸以榆社同在蓬瀛蘭薰麻植荷愛弘多生來善

丁文遠集卷八

外

來翰 五

病久伏田間與門下隔瀾屈指數年矣前攬大
疏私心亦以爲過而今乃服也 國家之事難在
知人能知人則任使咸得而功業立臻今日之仰
賴銜鑑猶瞽臨坑坎而求相也况

經筵纂脩倚重並急乎願于旌之遄發矣生之歸志
決于未出而因循至今殊負初心台諭拳切深戢
雅意然非生所敢聞也

少宗伯鄭公方水

奉別台旌遂深斗望邇今數載彌篤三秋曩者鶴

言寒于堯歲

龍馭兩上軒湖已而大橫庚庚小心秉翼翼周命維
新商器求舊而門下以一代儒宗

三朝元老首膺 賜環之召兼應夾筮之占翩然一
出光照三台不佞固引領冀之不意復有使者之
辭也竊意門下夔龍之望 朝野共欽禹鉉之司
旦夕可竣兼之時方多艱

主實聖明大寇臨門 朝有處堂之詒小民竭澤野

多鳴磬之侶滇黔蜀三方蠢然正鼠穴之衝而濮

丁文遠集卷八

外

來翰 六

鄆鄒滕素書紅巾在在而是在今日謀八尺則必
可樂矣要于救焚拯溺不妨拜表即行况橫經冊
地弭革金版猶望門下爲領袖乎宋人有言賢者
登庸國其庶幾

溫綸已下願趣舍人裝矣

掌院錢公麟武

春明奉別載更寒暑適聞

新命快觀丰儀何尚遲遲其行也台臺用人一疏早

識先憂于

社稷爲忠臣于經畧爲益友而不能用彼已之效已見於天下所謂不幸言而中也詞林久無事事今兩朝纂述

三殿論思皆關職業羣鴻集不爲多人賦歸來莫肯久處台臺望隆玉署星言夙駕領袖英游所深願也前輩坊屬例不用四六故不敢作駢語而轉以相告諸惟涵昭

協府事朱公蓼水

不肖之出山也感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七

聖明浹歲三遷之恩欲矢野人千慮一得之獻不意甫入都國見衆正盈朝嘉言罔伏似欲贊一詞不可得者業悔小草矣今天下如沸鼎正賴大手經綸况台下妙識絕人能先見敗局於數年之前柰何袖巧匠之手而旁觀也

溫諭載臨幸嚴星駕不肖初入都塵冗蝟集兩目遂病不能作僂語奉報惟台原不一

協府事周公存庵老師

睽別日久無由一通尺素縈懷爲甚門下家食多

載東山之望愈隆宮贊之推皆以爲遲日候望台旌卽至匡濟時艱恐不當復有辭疏令人有空谷白駒之恨也僕迂拙無能老而愈錮值今虜氛孔熾

主上宵旰無能有所建豎以禪安攘大計徒令人笑肉食者鄙耳

又

向讀所上熊經畧書及大疏真侃侃忠告今不幸言而中矣使當事者降心相從以效集思廣益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八

之義未必敗壞至此今使國與民受其害而賢者獲知人先見之名知足下所不願也榮命久下自當束裝而來不必又多此一番辭也語具在使者口中惟財登之

協府張公瑞石

緬惟臺下猜時事之非燭用人之悞慷慨直陳致書規戒一腔忠愛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凡誼切同舟者有不激烈感嘆者哉乃言之事前徵諸事後毫末無爽卽當日未諒而駭且疑者亦莫不服

先見也值此戎虜交侵疆宇促失得臺下設一策
展一籌則目無全敵矣僅僅 宮僚之命猶然常
格耳不佞少不如人老而益憊按閒三載貪懶習
惰忽荷

新命若爰居之駭鍾鼓具疏懇放尚未得請然終不
敢以龍鍾無當之身謬膺纂述寅清之任也懷人
耿耿驛梅無使而郇雲忽披珪投下暨捧讀登嘉
感媿兼集附使伸謝積悃難罄統祈台照

少詹周公念潛

十文遠集卷八

外

來翰

九

春明握別每念國事多艱復值鼎革之變議論紛
紜莫知所適輒歎如台吏者謀斷兼資實足濟事
而奈何又淹衡泌爲也淄衣之好耿耿五內矣邊
事之壞如此誰任其咎遲遲乃有

新命之召識者訝焉忽奉華棧伏讀增悚第之踈拙
原非適用謬以承乏叨冒逾涯蒲柳先秋今且困
顛思息久矣門下何以鞭之知英猷日遠計旦晚
曳履星辰敷陳 旃厦南國生色舍明公其誰留
滯已久先見共推業再奉

優詔當以急趨

上命爲宜也憑毫懸切

庶子黃公中五

曩者共事衙門依玉漸蘭受益良多台臺亦以日
習加親種種教愛銜感無量不佞識闇九臯目迷
五色掄材豐鎬深懼不勝拙錄呈教就正心切乃
煩裁答過爲獎借更媿報靡寧伏惟台臺蓋代人
豪濟時津筏香托瑞錦職久列于仙班筆洒春霖
言無慚于

十文遠集卷八

外

來翰

十

帝幕茲者晉秩官寮譽望益隆今 國家多事之日
聖主願治方新幸蚤還朝以光弼輔將程朱在講幄
主德日見清明而頗牧居禁中邊徼永賴寧謐矣
不佞碌碌無能衰病相侵且暮歸田作山澤之癯
乃所在盜起投林無寧處得伏台庇爲太平農幸
甚

庶子來公路然

泰喜榮陟許久意脂車而北矣乃尚有此疏何也
方今

冲主神聖憂勤具大有爲之質第使開陳得力卽戡定禍亂似亦非難事台丈家學淵源挾持宏遠當此日而不勉赴明命創金石之鴻業妙啓沃之深心竊謂非國家優禮儒臣之意矣願望願望弟何敢貌言實見機會如此特身與其列而淺薄不知所從耳兼之前歲失偶穉弱懸念旅懷甚惡夢寐家園遵例講讀一年外當陳乞稍遂私情伏惟秋爽命駕尚得傾領大教也

庶子張公伺初

丁文達集卷八

來翰 十一

曩歲振謁里門辱以高筵款話匆匆載德而別至今銜結無已也入都來跋文旌之至乃接翰教尚戀園林作六月棲息耶 國家喪地七百里而魚潰且在中原可奈何台臺之先見真觀火矣獨廟堂至此迄無定畫而目前且逐爭鬪之場在朝班者良堪痛哭台臺卓識大力得穩卧東山否况

聖主垂衣恭已而臣下不能仰承齊魯黔蜀之變處處而是南北咽喉一綫不知尚能流通旦夕否也

暑雨伏惟爲國爲道自珍

宮諭韓年兄若海

二三兄弟每於鑿坡下直之時顧念年翁不在班行輒遙望齊雲九子間紫雲冉冉天際真人之想晨夕以之疆事大壞朝署洵洵曲突徙薪年翁灼有預見願年翁憂國之誠待友之厚猶以李固黃瓊之事望之豈樂其言之中哉二三兄弟日夕以幾年翁脂車北上頗牧禁中天下拭目 大疏來猶欲安東山之卧非中外所想望也弟與二水兄

丁文達集卷八

來翰 十二

商之意欲中止此疏蓋同館諸兄自家遷秩者或一年或二年俱未請告卽遲遲其行不妨也不知於尊意云何佳詩見懷詞旨茂美時置懷袖以代晤對

宮允錢牧齋

瞻望山斗積有歲年往在山中讀老先生大疏蹶然動色至欲起拜今幸附老先生驥尾借轉宮僚老先生尚未御鋒車而謙益且且暮去國徒懷瞻企末繇親矣豈非天哉當商丘旣敗江夏初出舉

朝望其涕唾承其餘氣而老先生獨抗言折之此非獨氣蓋天下直是識蓋天下也當今彊事決裂海內雲擾只是當局者無識耳譬之奕碁一着不審則着着差矣神閑氣定弘濟艱難全在識高天下之人不得不爲老先生望之後輩小生不當放口談天下事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此亦可以放言之日也老先生當爲一咲耳伏承翰教彌深馳企臨楮可勝依戀之至

宮允周挹齋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十三

昔歲老先生朦朧用人一疏切中膏肓蓋自有東警以來推轂之童着着坐此錮習山公之牘日日墮此雲霾迄今數年凡有人心者皆明知此弊而莫能昌言益未嘗不嘆息追思老先生之先幾偉見所謂李文靖真聖人也老先生深資鉅望朝宁推崇目今邊烽不靖非壯猷借箸誰忝幃幄之嘉謀史局弘開非大雅搯斤孰標禁林之領袖何況冲聖乘乾金華敞席格思啓沃倚毗正殷老先生亦安能緩北關之思而堅東山之卧耶愿承瑤翰恍

如麟編片玉從玄圃飛來莊誦三周棟嘉交集徵綸再賁俟駕非宜颯爽秋風願言脂轄倅旋肅勒展報臨緘可任翹詹

翰檢繆西谿

辨天下事者不難其才而難其氣又不難其氣而難其識古之嘖嘖豪傑踰藉貴勢者其氣勝也至于策是非論成敗若神者之先告則非識不與焉如先生可謂有其識矣而邁往不折之氣又足以配之故世之需先生如占事之有筮龜負重之有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十四

賁育也乃者中外搶攘所在見告人心皇皇朝不謀夕先生一出而蒞謀定算底定于談笑之間豈顧問哉若夫贊龍鳳之文脩黼黻之用執經講幄珥筆承明自儒臣之能事何足爲大君子誦乎恭承 温旨敦迫 宣麻不遠知已聞 命趣裝鋒車就道矣冠紳踴躍倍當何如不肖嚮者祇謁龍門叨蒙禮數國士之感啣以終身捧讀鼎函獎引過當彌增悚戢唯是典刑在望日奉以周旋而圖南計決戀北情慵則何以酬知于什一也倉卒

報謝不任瞻依

翰檢姜箴勝

老先生首建忠言久韜苞采國是人心仰藉典型
且莫望脂車之耗以翼

冲主而奠危疆至若不肖元朱愚特甚知二五四六
而不知其皆十年來承乏史曹付以編纂之役更
望老先生俯賜架燧尤不啻昏夜之待晨星迷津
之冀寶筏也而聳承鼎翰尚紆命駕之期今天下
事蓋不可知矣漏舟無不溺之理厝火豈又虞之

十文遠集卷八外

來翰 十五

術老先生無然遵養而急副

聖主之眷求乎則國事人心尚有可為也使旋肅此
布復并謝伏惟台鑒不宣

翰檢李續溪

樞才質庸下靡所知識時凜前革典刑以自督趨
而鈍根習氣未易磨磨每奉教顏輒慄然自失也
竊見台臺高識謙謙曼絕時賢於衆所羣嚮者不
難瑕指之以矯其非於衆所羣戀者不難決去之
以成吾是此等慧眼勁骨足為詞林吐色當事者

不蚤收之以周曲突徙薪之計至魚爛土崩與虜

共垣而處而倖旦夕不闌入也此時服文靖之先

識抑亦晚矣官寮新簡中外同瞻蓋啓沃論思

聖懷之傾注獨殷而謀明弼諧廟畧之倚毗更切恭

讀華訊猶若征輪未脂者則又不勝惘惘杜甫有

云無使 至尊憂社稷台衷不隱軫於斯言乎所

冀責然來思一酬羣望非楷區區私為所歸也憑

觚悚切

翰檢羅湘中

十文遠集卷八外

來翰 十六

恭惟老先生閣下際五百之昌期著 四朝之重

望屬者三韓師燭之會正值衆心鼎沸之秋乃發

昌言力排羣議在昔當 世廟庚戌之變時則有

內江馬市之疏我儀圖之差可似耳方今邊圉撤

壞脩復無期如射聲七校之團練宜急勾綜即勾

奴五部之款關尚煩制馭固應還范富於密院收

頗牧於禁中此不佞所為願切彈冠望深聽履者

也上价遠至華訊下頒捧誦鼎言曷勝咸感用題

尺素于下使聊布寸丹于中消伏願志切球時道

存濟世霖雨慰蒼生之望亟出東山夙夜趣舍人之裝早歸北闕喻義臨楮不勝瞻溯翹跂之至

翰檢孟玄鉢

恭惟老先生台臺雄文經日卓識際天憶當東事半屺之會猶屬危枰可救之時任非其人舉國不悟而老先生力排衆論獨勒苦詞至于今言言如持左券當時蚤聽徒薪之計寧至有焦頭爛額時哉如此膽識正宜亟借台衡與一時有心人共襄國步而况時雖倥傯未嘗不脩大平之容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十七

冲聖典學纂脩分局老先生才擅三長博極五總又當日事編摩以光巨典恐未可久耽林阿也區區後進之矜式不足言矣捧讀芳訊益切馳仰唯祈且晚還朝早膺宸眷憑穎可勝瞻渾

翰撰錢御冷

溯老先生予告時赫然經畧者伊誰也而今僨轅破犁不可收拾矣還覆大疏如同龜卜使當事者有此前識豈至有今日哉夫以孔明之智不能不失于馬謖街亭之敗貽憾千古而老先生能逆料

乃公于意氣方盛推轂方新之時此之神識匪夷所思矣目今時事多艱需才甚棘老先生道當利見才應王明弘啓沃于經帷參璣衡于綸閣正虛左席以佇登延而猶遵養山阿戀情雲壑塞雉膏而不食幕寒泉而不收如蒼生何哉詩不云乎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敬賦一章以當勸駕佯旋肅謝附候興居臨楮曷勝瞻遡

翰編林鶴胎

恭惟老先生閣下名齊斗山望隆台鼎是誠抱韓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十八

范之經濟以翼運中興出董賈之緒餘以陶鑄後學者也自奎光映於閩省而台耀燭乎薇垣鈇寶瑣瑣散樗且煢煢苦塊只幸聞風馬帳末由立雪程門跼蹐自慚仰止空切而老先生憂時忼慷料事幾先知馬謖而勝笑於武侯似温公豈同名於殷浩當茲時事老先生豈能棲遲洛社嘯傲東山則夫慰詞林之具瞻副旂厦之側席姬公啓沃裴相勳名鈇不肖竊附禱私伏祈台炤臨啓曷任瞻企之至

翰撰文文起年兄

奉違台範亦不復憶幾何年矣每從侯吳觀年丈
處獲聞緒論從閩錄獲誦雄文從曩歲邸報中獲
想 朝端丰采而潦倒空山問訊久廢竟未繇一
通鴻鱗聯昔年同籍之好也頃緣台庇偶竊一第
正擬覓便通候而翰教先之叙致疇昔可念可感
更辱豐儀豈所宜蒙賜出台臺不敢不祗領也拙
卷并往請教試入台覽倘謂難皮鶴髮之媪亦且
拈花剪朶與盈盈二八者爭妍取寵不重可笑矣
丁文達集卷八外
來翰 十九

孫愷揚相公

世人見後兄獨見先日望大旆之北爲
社稷長計而且止乎讀

疏言種種更以不得披襟爲快想大豪傑不當於
此時偃臥研北也僕未除學究氣而謬膺重托獨
有奉

主上之法于實日恕以用嚴謀以爲斷耳幸兄蚤發
教我云云

張二水年兄洗馬

丁文達集卷八外

來翰 二十

弟初至都門而諸年丈怡爾雨散惟韓若海年兄
屬 封典齟齬未得即行然其事勢亦不久淹矣
老年兄知如觀火以落落班行時望老年兄至如
饑渴不謂倌人尚未肯駕也弟家有九十餘老祖
母有當戶之責念之怍營弟亦非父居長安者將
無與老年兄慳一晤之緣耶今 上以冲聖好學
勤政吾黨觀光亦安能久僊息爲

林季神年兄宮諭

向讀老年丈大疏先見若獻可勇決若景仁弟所

告請也或者有感於時事之非稍爲遵養歟如不肖推魯無能屢遭顛躓非敢如台諭東方生之玩世只不善諧世耳故托之棋與客以爲世局皆棋也斯人之徒皆客也聊以消磨其感慨不平之氣而已至於緇衣好賢固其天性若名位稍優又削迹不往以故終其身孤立即蒙賜環而黨與擠排之必不使一日安其身也明問所及敢以實對不知貴郡公祖何由知之見煩致聲茲且未敢以書謝劣刻二種前次取禍今次取讎其故可槩見也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二十一

倘蒙鑒在得天下第一流知之雖舉世不知復何憾焉瞻望南天曷勝依戀

御史崔公少萃

台臺學優王佐識炳幾先適值東警人所以爲韓爲范者超然遠覽豫知罔濟秀亦因以窺之而效他山不幸 國遭厄運果致債轅遼水遼山盡淪腥穢言雖中奸雄之肉不足食矣十萬遍神藏機

叵測

聖明獨鑒召還諸公此世道清平之朕兆也大疏控

推服自以爲弗及者也憶弟午歲在京邸感時事之非亦曾欲謬有所陳知已見阻乃略具小揭於陳心龍年兄此時亦預策楊經畧之必敗然不敢訟言由今思之吾儕倘中有所見何妨侃侃直言猥效寒蟬哉不逮年兄遠矣弟自歸家後先妻見背小孫復殤蒲柳之軀愁病交攻擬具疏乞休乃二水兄貽書云代更

三朝官叨兩轉不一覲

聖明恐於心未安故每勗勉束裝臨再出門而病魔

丁文遠集卷八

來翰 又五

再奪之今秋卜壘先妻事竣即當爲小草也年兄何日脂車安石不出其柰蒼生何弟嘗謂建酋未足憂而時局牢不可破漢之朋黨東晉之錢神唐之姑息宋之迂濶今皆有之天下之事未知所稅駕非有補天巨手爲之整頓挽回恐異日林下求一片乾淨地亦不可得年兄得無意乎契濶日久想念日深前月陳生捧台札至綢繆如面茲復拜翰貺之辱古人夢中求友良有以也即日暑退涼生伏想台候萬福便中草數字代而不腆侑緘匪

報也

庶吉士黃石齋

門生自客歲已未踉蹌出都門驚弦之羽不能懷
音每念老師格外見收提耳開眸過於等輩不再
候辭良足恨恨今春二月抵京聲息多躑無復文
心人思拔足因理老師瞻言啻表沆誨之識古今
為難日夜聽車猶楚望歲愧無勁風慚為毳落以
此舉止謝特達知真使方臯執刷欲換其牡驪羊
公離筵而烹其鳴鶴也兩年以來閉戶枯枯不復
注長風曷日曷月維老師清豫萬福

又

丁文遠集卷八外
來翰 五十一

初夏有空函附徐廣文候老師想近已不隔忽從
懷念中得拜使者長跪開緘驚喜逾望雖出入腹
我不異膝前而飛乳百道非吾門之常數也此間
師錫共仰雲霓左券之談洞於墉阜絲竹白雲於
老師又何戀乎東事紛紜可料理者唯此夏日樞

軸怡然呢喃畫棟有志之士顧髀愁生仰視屋梁
唯有浩歎道周生昔鄉里所知清華競途素所不
慕想當道者必不以此相屬早晚引領摘九華之
霞商羊齊雲與諸兄弟拂拭劍首未為不快也

增 南禮部尚書大座師寅所周公

辱承翰教更荷腆儀感戢之私何可言喻生年迫
七旬家又無子可以無出矣而猶出者以

龍飛雲從一展快靚之私然年力已邁展布未能行
且遂初服耳足下宏識鉅材正當嚮用之日何

又

丁文遠集卷八外
來翰 五十二

必鑿坏避世乃為高哉昔年見足下有規切經略
書疏私心猶以為過不意此公狼狽至此既壞人
品又壞國事其罪可勝誅哉維持世道正望公等
辭疏可無上也生言非諛願更思之

吏部左堂盛公陽灣

敬惟臺下嶽立一時適情綠野霞鶩百代應眷紫
宸今者晉陟官僚眾正欣躍衙門增色不佞日引
領檠戟之入以飲教益而祛迷謬何更言辭也伏
望早駕北轅以對輿望是所倦倦

辭已奉

溫吉望舍人趣裝禁中有頗牧雪耻除兇自可計日
俟之耳讀佳刻今茅塞洞開朗途謹再拜謝教馮
楮可勝忻邇

丁文遠集卷八

外

來翰 二士

〔明〕王琨撰

林下吟三卷篋餘集一卷

明崇禎刻本

林下吟自序



余從壬戌而丁卯蓋六
年林下矣錯置熱病
間成二三小詠猶不解
作入世語而采囊久括

林下吟自序

光

計不足於人也卯冬杪
來游汝南携之以俱
矣既入世矣小詠無入
世語者携之何居而
不忘當日解任入世語

必不暇林下吟也夫林

下吟而不作入世語是

際可以對立齋吏可以

對車馬者正不妨携

而遊焉因以正之月旦

林下吟自序

二

光

鄉耳乃藉義陽片木
以存之

崇禎戊辰中秋吉澹遠

居士王琨題



林二以自序

予遊恒沙二草車馬之不
廢山林語身得胸中只老
壑結而為病所以遂物時息
存束收不自廢以咳身障



馬文安用自吹及用自紅曰

泉瀨之竅哉而率起于山鳥
之鳴以于其野聲者之造
至多人与物也相間也人何
可自生隔碍華况夫汝月

林二梅厓山茲精能去控

別咳太平山川只色公步察
之西立六瀨竅漱蒼山鳥
一鳴而已散韻逸等無不古
靈梓而振之恥當嶺上白

本

靈自怡悅耳

崇禎辛未長至日雲蓋居

士自題書



林下吟

濟隰王琨友王甫著

秋日還里北渡大河

西風聲入大河流
客子青衫乍覺秋
問得迷津航苦海
添將新水洗虛舟
倦雲自伴孤帆轉
素月相將隻影留
收拾漁燈清夜裏
浮綸沉餌不關愁

中元飲味清館待月

碧宇林頰霞紫山
銜日斜中元秋節
令野服酒人家水
氣消殘暑林光淨
晚花此宵看月色
應是勝天涯

最愛山居好 四首有序

予家去山者百里
未獲數數遊即遊
之亦過雲客鳥耳
然不居山而羨山
居計山靈不鄙我
因成四詩即寫趣
未盡亦過雲客鳥
頰會所及每自為
咏味山居

之樂不獨在山家矣

最愛山居好
冷然遠俗情
屐閒宜齒壽
衣白覺身輕
秋晚酒先熟
春藏花易生
山頭過急雨
樹樹掛泉聲

最愛山居好
荒蕪總染翠
紛解醒宜吸
爽散髮一梳
雲屨棹多年
歲齒勤少斧
斤山靈喜晨
夕無事夏移文

其三

最愛山居好
山入愛用備
種禾雲外地
曬藥洞中天
烟淡煮紫葵
藥雨晴剪莖
鮓石牀春睡
足摘茗試新泉

其四

最愛山居好
野心冥幻真
茹芝人似玉
漱石齒無塵
彷彿逢仙子
逍遙養喜神
百年遇濟世
贏得此閒身

濟南湖上

十年纔一到半世未間身自掬中流水洗清滿
面塵湖光看月素山色換雲新魚鳥親人處于
焉謝弋綸

湖上濯月亭沽酒

旗亭斜對小淇園竹雨松濤靜啓門十載湖山
牽夢寐一軒風月共寒溫落花香浣新詩袋環
翠烟青舊酒樽熱耳涼生清嘯發碧天如水洗

林下吟

三

雲痕

登華不注山

華山五千仞裁得一峰來風雨黃河下芙蓉碧
落開飛雲生稷道御氣逼仙臺放眼滄洲外海
光入酒杯

山半呂仙祠小飲弈碁

晴雲縹緲敲飛祠似與吾師共酒碁山色一枰
清道眼湖光十里洗仙卮醉披朝爽千巖醒着

到忘機兩字奇黃鶴高吟誰可和戲從天半一
題詩

遊趵突泉

名泉七十出齊川選勝來看第一泉天轉晴雷
鳴玉海地轟積雪沸珠淵岑樓寒帶千秋色片
華晴飛十丈蓮塵骨冷然心似水欲將洗髓問
真仙

呂仙閣 趵突泉北
祠純陽師

林下吟

四

第一泉頭飛閣開寒流面面抱丹臺三山日月
亭長午一劒雲霄劫斷灰間擲霞觴浮雪浪戲

吹玉笛落江梅昔年傳說先生到近日親看雙

鶴來 昔傳呂公遊泉上丙寅歲雙鶴飛
至羽質俱異人訝胎仙建來鶴亭

早登千佛山

清晨騎馬上南山捲霧披烟一啓關鐘磬響從
幽谷出雞犬聲落白雲間薜衣青覆石墻碧松
火紅映山花殷老僧怪問客何早竹院來分整

日間

天心水面亭

老杜曾題此亭古少陵去後又千年閱來甲子
無生尅數去滄桑幾變遷自伴湖山風月舊長
開圖畫水雲鮮人間此是神仙宅海外三峰隔
紫烟

李于鱗先生白雪樓

在趵突泉東南蓋
自鮑山移此者

一代靈光此地存憶將真氣挾仙源樓開白雪

林下吟

五

峨眉冷稿副名山岱嶽尊七子中原空鳳鳥千
秋吾道見龍門先生已長修文院火宅人間未
可論

江家池沽酒小憩鮫人館

處處寒泉洗酒壚郭西勝槩問靈區水天一色
湖開鏡日月雙浮海抱珠千樹青飛神雨散四
山碧掛客雲孤奚囊携得新詩筆醉蘸烟波寫
畫圖

登岱

泰山五岳宗靈區檀幽曠少小懷仰止老大羈
塵障倦翼棲閒林迴翔恣所向振屐一出門天
空野鶴放快登值春深佳辰夙願償遙看逸興
飛蚤覺吟懷壯展齒新而堅濟勝神彌王幾息
始至巔一息一襟暢玉女碧霞開青帝神霄上
雲嵐敞仙宮星斗高天仗千仞借振衣四爽來
清眈絕頂曰天門撫雲思欲飈五城十二樓凡

林下吟

六

晴不可望奇哉日觀峰日出才雞唱蒼茫看三
山弱水浮青浪秦碑綠蘚題漢時白雲漾一覽
莫能窮諸奇未易狀稽手至聖師登臨古今讓
聖道一泰山百世無以尚

岱月

千峰四碧玉輪生明月峰頭看月明王母粧樓
開一鏡吳門匹練眩雙睛影含山水成孤潔光
合人天共太清海岱從來仙界接廣寒門外看

蓬瀛

岱雲

仙徑紆迴雲壑深看雲聊與計升沉衣山有色
青齊魯出岫無心白古今積翠千峰藏聖水飛
靈四岳讓神霖野人不話從龍事祇乞寒光紉
素衿

岱雨

湧雲沸霧半崔嵬絕頂澄然雙眼開自看神霄

林下吟

七

明日月微聞下界暗風雷四環山面霑天酒千
帶河流注海杯東望滄波湮碣石添將弱水隔
蓬萊

岱松

仙根扶石倚雲盤烟幹霞枝紫翠攢魯岳有靈
憑柱宇秦碑無字記封官千秋雨色龍鱗古萬
壑濤聲鶴夢寒閒向青山談舊侶惟餘日月老

相憐

王思延夢徐準明及余雅集分韻卽以夢

分字成詩見遺依韻報之

盈盈淮水界申天渭樹江雲清夢牽旅舍客遊
仙枕後竹林人到酒壚前一樽浮翠呼山起五
字分珠照海眠開眼中宵千里月此時相望正
相憐

準明復以思延夢韻成詩存及丹和却寄

春晴候鴈語瑤天千里相思字字牽驛使書來

林下吟

八

當歲改懷人詩思發花前病眸乍可看山爽酒
耳偏宜枕海眠爲問當時清夢裏新篇相示總
相憐

荅寄何成大仍用思延韻

縹緲離雲畫遠天雙魚尺素一情牽却分明月
樛林下擬拂清風竹閣前曠野眼空看鶴放孤
峰嘯發醒山眠素心千里堪相慰痴隱誰能藉
世憐

寄巾守李茂實鄉丈

一郡千峰四面環春晴紫馬踏青山才探玉海
筆珠落清入冰壺心水閒衣鉢一堂還兩相金
湯八面此三關年來萬戶呻吟息想見神慈爲
解顏

翟用韞長郎孟翁入泮

春衫新綠剪蘼蕪年少子衿入畫圖開到筆花
香雪屬澄將文海注冰壺丹梯月宇探金粟素

林下吟

九

業天門掛蓋珠擲地篇章看紙貴琅琅仙韻滿
清都

春日送四明周文學碩卿之王左史載之

西席

時周至
自董山

春風作伴自天涯纔過清明又去家千里空囊
藏錦繡一鞭醉馬踏鶯花藜飛夜火開青閣草
綠晴窓敞絳紗應話江南好山水冷然官舍寫

烟霞

夏日寄朱玄霖年丈

晴薰鄴閣散芸煙長夏披風嘯遠天松釀筍香
堪樂聖竹毫揮玉幾來仙奎峰霞照錦開杼詞
海月明珠瀉淵坐撫三芝森寶樹叢芳喬梓看
凌玄

秋日送張華東先生之任南大總憲

二首

法雲擁馭鳳凰城第一台星拱極明秋拂面霜
連月白天澄心水與江清中流作柱消龍戰午

林下吟

十

夜焚香伴鶴聲三十年來高法曜飛章雨露遍
羣生

其二

霜臺四望捲秋陰法座高開鈴閣深栢雨晴飛
香九棘豸雲曉時擁孤岑清宵
北極瞻丹扆白日南天照素心從古相臣多諫
院卽看揆席趣朝簪

寄懷張舉之社丈

黃山積翠洗秋空百里清光入望中石煉筆椽
航弱水霞標文幟撼剛風詩雄斗酒憶浮白花
數天香看折紅雙眼冷然消世態素心可許故
人同

寄謝張扣之過訪兼拜扁聯之惠

蕭然一徑自行吟憶過文車見素心副岳開雲
看道骨清河洗月佩靈襟衣香神柳飛青汁帷
下仙燈掛碧岑更爲草堂生色韻雙飛珠璧照

林下吟

七

樗林

懷趙淑涵社丈

一經豈合老英雄三十年來戀泮宮仙斧久看
修寶月雲逶猶爾阻培風文章自可償書債顏
色誰能借盡工想見皆山山色好其人如玉翠

閨中

寄懷葛朝池憲使靈武

秋聲六度肅巖疆井野星高倚劔長塞曲白飛

牙帳月羌煙青避玉珂霜葡萄香熟投醪酒旃
鼓鳴喧奏捷章北望
紫極天咫尺旋辰雙鳥動台光

荅寄王思延

素純裁月片雲將千里非遙尺楮長老我漁樵
新伴侶癖人泉石舊行藏晴開幻市海消屢秋
淨在塵星落槍

清世山中閒處福故人相共莫相忘

林下吟

七

深秋日微雨小飲野圃元朗以詩問倚韻

荅之

爽野冷然滌熱腸飛將清籟逗吟狂開簾山色
和詩秀拈韻秋聲挾雨忙花徑淡生松菊韻酒
樽輕洗水雲香揮毫不作書空想誤落瑤天雁
字霜

已巳秋日草堂生芝二本一本大者五綵
具焉知契多以詩貺及余亦笑成二章志

之

樗林散木枕烟霞喜見雙芝茁玉芽自是山中
偶然事爭云人世產仙花

其二

雙秀靈莖一色鮮一莖五色更清妍若云芝是
仙家物願住塵寰作散仙

十月小春行爲楊鍛台榮壽賦

君不見十月應小春山明雲暖共佳辰丹楓翠

林下吟

三

竹高士里霜林晴掛畫圖新我來山中逢高士
始知世間自有仙中人誰爲仙中人楊子鍛台
迥絕倫玄草素風接千古紫芝眉宇無一塵世
緣自幻慧眼真手闢花界清課勤三三徑裏足
紅綠生來帶得看花福四時名卉屬平章一片
貞心獨愛菊菊之芳韻問誰同竹雨梅月與松
風飽霜醉露煉隱骨不與春華爭化工止水停
雲共閒暇晚蘭畝蕙足耕稼孤峻冥鴻破霞飛

清冷唳鶴銜風下仙中人兮人中仙白髮烏紗

老壽官自古山中有宰相聊從世上着衣冠衣

冠懶與簪紳偶角巾野服伴山友我亦山中老

山隣沽酒一斗爲君壽壽君酒君莫辭世外看

君隱骨奇不信束帶照青鏡冷然不改烟霞姿

今年九月未降霜十月黃花晚更芳爲君折取

醉裏插花生雙鬢烏紗香

村居銷夏

林下吟

十

人世一火宅其中藏清涼方寸淡若水雙眼生
寒光凌晨張遠眺天空騁所望林色淨無塵曉
露滴松篁羲輪浴海出清暉敞草堂梳髮拂簪
冠紉蘭埋薜裳盤餐饒園蔬濁酒三五觴倚窓
自看花掩戶自焚香偶抽架上書隨意讀數行
繩床一高枕亭午或斜陽老農足晨夕此外已
相忘

課農喜秋

秋聲逗園林吟蟬沸灌木微雨挑輕風清冷澹
茅屋徑花自開落疎香散野服捲簾啓柴扉穉
事問耕牧俱言晴雨時矣哉兼種陸州之爲仰
眉飽食一鼓腹年年七月半迎秋新釀熟樂事
理乘樽清綠偶花竹吾儕歡所資場圃登新穀
有秋良足嘉無事真爲福播麥可及時還簡農
書讀

題畫 十二首

林下吟

七

斷橋烟柳

春色一鞦川河柳浮新浪洗耳駐杖藜遠浦來

漁唱

春雲擁岫

停雲一止水萬樹生清冷忘形到聚散天半孤

峰青

晴春畫永

春光無界限愛靜到山家童子亦多事開門掃

落花

萬松疊翠

一杖萬松裏長林清望賒可從偃蓋臥掛幘受

朝霞

藤黃古剎

淨界饒清伴風日美晨夕悠然太古心山青與

水白

桃源春靄

林下吟

七

紅樹出山村白雲啓石門仙人愛

清世不閉武陵源

綠蔭飛泉

一水落千仞寒林晴雨飛山人清到骨時浣薜

蘿衣

響谷樵歌

伐木自丁丁響逐樵歌起深山何處聞聲落白

雲裏

林壑清秋

晚浦沙微白疎林葉半丹青山照雙眼不厭淡
相看

飛來靈鷲

西湖萬頃陂與世濯塵慮靈峰愛淨土飛來不
飛去

松徑秋深

秋山落木疎放眼青冥外懸崖理素琴松頂生

林下吟

十七

靈籟

棧關飛雪

素綬接瑤空行行杳何極莫言客髮白山與天
一色

林下吟

濟隰王琨友玉甫著

春閣山望二首

暖光如掖一登臺山色明宜小閣開
初畫就插峰分翠欲飛來塵羨莫問青泥出仙
障誰看紫氣回祗可鶴猿慰驚怨山靈無事更
相猜

其二

林下吟

一

林光澹掛野塵清每到看山病眼明爽氣為開
衡宇敞素雲與浣薜衣輕花迷曲徑疑村古松
釀春醪喜市晴百里遙遙供笑語却憐山色亦

多情

題畫六首

黃鶴樓呂仙吹笛

黃鶴樓中酒夜長酒人酒枕枕黃梁先生故放
穿雲吹喚得醜覓出醉鄉

彩石江太白鴈月

彩石江邊醉月筵騎鯨人去一千年而今猶是
當時月愛向壚頭照酒仙

蘇子瞻赤壁泛舟

先生勝蹟在黃州依舊山蒼水碧流二賦傳來
雙壁古清光照眼卷中遊

爛柯仙石室觀奕

斧懶肩鬆樵興孤聊將醒眼耗工夫百年看得

林下吟

二

齊

山中奕說向人間一着無

杏花村酒家

杏花村裏酒家開半雨半晴門半關茅舍竹籬
入醉後花枝酒面鬪酡顏

漁樵賭拳飲

是賭魚兒是賭柴此拳不與世人猜水雲那解
輸贏事可許機心到酒杯

邑景

八首內鳳臺一景未考所自然自昔相傳
者久以譙樓圯而代之用補景之窮

馬頰晴沙

河疏九水注青洋年過三千塵已揚莫向蓬萊
看清淺晴沙一片是滄桑

龍潭黑水

百畝澄潭涵太青傳言鱗長下潛靈蒼生正藉
宣天澤歲沒神霖出海溟

梵宇春暉

傳燈為借上元光慧月夜明佛晝長淨土年年

林下吟

三

齊

三日市大千世界自清涼

鳳臺靈蹟

一丸海邑濟之溜失記當年下鳳時豈是飛仙
仙騎過啄雲日觀飲滄池

巖塘夜月

芹塘凝碧淨無塵金粟飛香散影新海洗琉璃
三萬頃水天一色月雙輪

古堞秋風

秋風掃堞陣雲涼鐵騎銷沉古戰場百里司疆
念民社可無先雨壯金湯

雙塚藏雲

壤結雙峰疑古墳荒臺翠峙鎖氤氳
封靈盡春草年年湧綠雲

長堤凝翠

佳懷何地不春光錦片脩堤碧綠香
清約數玉壺美酒錦奚囊

林下吟

贈楊鍛台清居樂事

高齋晴暈敞方瞳清耳香生花信風
松釀一壺碧如玉曲欄干外醉春紅

其二

花落閒窓錦幙開綠環精舍翠雲堆
壁頭畫得往山水放眼登臨日幾回

其三

滿院軒窗看月明金樽浮露醉香生
一般此夜

中秋月照到高齋別樣清

其四

自愛秋容點鬢斑更憐楓葉媚酡顏
一雙青眼堪誰向抱膝丹林看碧山

題知琢下兄坦坦居

一廬背市結精廬面郭新開坦坦居
素徑窄容遊屐暢淡峰遠放嘯雲舒
遊仙春覺三山夢閱古香繙四壁書
雙眼澄然心界濶直從塵際味

林下吟

清虛

其二

芳階春砌擁花香福地從容清晝長
冷入素毫評雪月暖生新水洗簪裳
室開星照珠看孕褐襲山輝壁有光
我自倦遊忙病在幾從曠宇乞閒方

踏雪味清館分韻

雪興若為情同人問味清一帘青洗眼
千樹白

飛英如玉銜杯色臨風度曲聲梅花尋未得多

病孟先生

其二

雪裏詩腸枯煎茶即酒壚水新香齒頰杯淡冷

眉鬚素結月封鏡白皴山掛圖此回應不醉斟

酌自冰壺

步踐遽叔二律韻

一為尺玉采芹喜一為玄玉遺珠期也

絕塵喜馬破霜來為報文鋒捷茂才藜煖乍烘

林下吟

六

齊

窓雪霽梅寒早讓筆花開乘黃價自看雙駿掛

綠春先到一槐爭羨烏衣聲藉甚琳瑯韻裏發

藏雷

其二

大椿秀色自青森坐撫芳芝植德林朗潤三郎

人似玉深藏兩別國之琛焚舟弱水航文海抱

響高山慰素琴功力有靈需大物好從火假驗

丹金

澹園春飲四詠

余澹園五畝蔬圃耳中無一奇花木春來載酒止對

杏桃柳下更喜數相鮮碧不問四時差足慰芳樽也因成四詠辭之

放眼青郊外杏林得早春披風開面素掬露洗

粧新韻冷驕紅酒香飛賦綠塵清都傳五色此

際醉仙人

其二

今年春事早二月見桃花恰有看花伴更鄰賣

酒家雲姿寒宿露日暈暖流霞領取東風意頓

林下吟

七

齊

來醉艷華

其三

隨意栽堤柳春晴樹樹鮮青黃過二月寒暖可

三眠釀熟分新色帘開掛澹烟郊遊堪戲馬為

近酒樓前

其四

一片烟林冷東風吹上枝歲寒堪自保園澹却

相宜石硬蒼霞骨雲鮮碧玉次長青真酒伴不

獨百花時

送劉鳴臚廣文之任長清

如雲桃李擁芳春
鐸篆初懸化雨新
清抱自珍
明月壁錦鞵再踏
剪花塵
臯函紫氣開滄岱
文
圍祥輝集鳳麟
綠鬢為紗圖畫裏
大清河權入
仙津

送楊太素廣文之任城武

朱明榴火照緋袍
晴陌驪歌對濁醪
一席青瓊

林下吟

八

齊

芹雨濯幾年玄閣
海雲高飛靈山水
來人傑近
聖宮墻閱士髦
城武先生開狀業
好尋芳派釣
雙鰲

王左史載之翰忠助餉志靖逆氛喜而壯

之賦言以贈二首

懸車清夢覺高齋
忠穎飛神逆素懷
抱壁光回
戈日照散金色洗
海雲
霾畫麟閣以奇形
峻容

駟門看大戟排皎皎
白駒出空谷青芻雄
秣碧

山崖

其二

霜章馳譽入天衢
舊是輸忠卜大夫
衣白生香
留雨露心丹向日在
江湖
時左史林下也
直空裝索子
金盡高筭挽槍一
劍孤日觀雲清滄
渤靖奇哉
男子見眉鬚

丁幼水書來答寄

開緘素韻浣山樓
雙鯉遙從碧海流
譜牒自憐

林下吟

九

齊

形穢寄姓名敢以齒
芬羞鴉雲寒插孤
天色鶴
月清飛一水秋為
道巨源三立付快
於世業賭
良裘

觀張效先千文草書賦贈二首

山暖雲光水暖魚
花開鳥語暢居
諸墨也飛浪

腕鋒銳翻得懷師
千字書

其二

平頭素手握清烟
一片端溪磨欲穿
自是張家

工草聖三杯幻出老顏仙

送劉濟源茂才侍任山莊 四首

海上晴霞照面醺絳紗帳子剪頰雲春風桃李

先生咲膝際一芝五色雲

其二

曉閣方山吸翠微旭輪晴浴澹澄暉廣文官舍

清如水紉得烟嵐上繭衣

其三

林下吟

藜燈雪署見瀛壺玉立神情一鶴孤可向虛空

騎騷駢幾回青島秣龍芻

其四

一片孤桐照指清欲彈且止味希聲囊來莫倚

青萍側客路寒生風雨鳴

贈劉醫銘心

年來多病未全安百事俱休止酒難最喜良醫

方脉好當先醫得酒腸寬

春園醉紅裙十篇

晴開柳色媚春遊夾路花香簇紫駟駝得一枝

紅玉慣騎嘶聲裏識青樓

春羅新着冷飛馨半舊鞋兒穩踏青間說年來

冶遊處與郎幾度醉旗亭

花枝雙插角巾香老大書生不改狂可似十年

前外態金明池上醉仙郎

綠楊踈葉暖烟垂鳥語晴林午漏遲郎醉欲眠

林下吟

芳草地美人束枕百花枝

美人素手捲疎簾花下探詩散韻籤詩思不來

春面媚淡山飛色上眉尖

踈林湧綠柳風斜颺出春帘賣酒家一領青衫

剛換酒剩將窮咲對琵琶

十二梳頭鬢時髮雲半擁碧簪歌教師說是

江南客學唱楊枝與竹枝

一月看花能幾回幾回能得美人來此日醉花

還醉妓花錢酒債任相催

雙雙鶯燕踏花晴滿酌流霞紫暈生人面花枝

爭一咲散香落玉入飛英

醉裏新詩手自刪美人花下半醺顏自將松火

煎春雪珍重與郎扶玉山

夏日雨中閣上

密林疎雨烟淡濃小閣開牕面面風炎海熱塵

為一掃南山碧色照雙瞳高低鳥影飛水底聚

林下吟

十一

齊

散雲濤浮酒中柴門不關花徑淨山人岸幘倚

青空

贈徐叟壽八十四

徐事農治花園且時間酒壚也

光陰林下喜遲遲八十春秋又四暮常掛青錢

銷酒債自梳白髮戴花枝麥香柔熟舒眉笑帽

脫懷開信口詞過去未來兼見在百年身遇太

平時

贈張叟年留大耄

張訓蒙善酒且知弈

骨瘦神腴一鶴形村家幾處問傳經老牙尚可

嚼商徵酒眼何曾分白青鷗鳥忘機應共下碁

枰又閣信同醒年來重讀南華否可向莊椿說

大齡

林下吟

十一

齊

林下吟

海岱開人王

小園閒詠 八首

煙水滄茫自艤舟。一丘一壑外何求。橋中歲月堪繩繫。架上圖書足附游。興到疎林頻放腳。睡餘花下自科頭。非干野性無拘束。從住山中不解愁。

林下吟

乙

成嫩蘚。落花夾岸作香泥。臨川眼底知魚樂。高枕林中數鳥啼。自信山居車馬絕。不教桃李更成蹊。

柳煙杏雨與桃風。萬綠叢中幾樹紅。爲借一枝棲倦身。非因千仞羨冥鴻。已過穀雨無茶到。典盡春衣防酒空。指點蒼頭三徑裏。只消山日課花工。

山居只與酒相宜。醉後疎狂任所之。林下有風

憑岸噴閒中無事可攢眉。起居況有花相問。冷暖還將水共知。煎罷解醒惟伏枕。小窗日影故遲遲。

疎柳濃槐列四圍。又看紅瘦綠初肥。新栽松竹爲開徑。還許蓬蒿代掩扉。稱賞剛成新草舍。寒暄止辦舊荷衣。淡中粧點閒中景。遶綠溪頭燕子飛。

林下吟

二

溪畔新成來爽臺。結茅臺脊俯塵埃。柳陰映帶晴疑雨。花徑周圍錦作堆。抱膝清風從袖出。憑闌醉眼倚雲開。坐來似與青山約。舒嘯林臯一快哉。

坐隱山房春又春。老天生就是閒人。不須石室尋樵斧。只向旗亭作酒隣。雨過雙溪如綠蟻。花飛三徑亦紅塵。清忙道是能消病。撰出煙霞事事新。

夜來微雨小溪清。自汲源頭洗酒罍。只解山林

宜懶病不將車馬苦浮生。眼前紅友應傾倒。明日青帘閒解醒。如此百年無可海。天夜夜酒星明。

初夏村居 二首

野筵草草一村家。濁酒還兼過雨茶。懶慢未能分菽麥。逍遙有意住煙霞。滾綿柳絮憎醒眼。如豆青梅軟病牙。記得去年三月半。南園醉卧枕桃花。

林下吟

三

柴門底事晝長關。病後居諸自語閒。從住林泉無白眼。纔離城市即青山。郊原雨綠清遊屐。野圃花紅擁醉顏。解得村中尋受用。不知此處是塵寰。

次楊四建韻 二首

動作經時別一樽。此夕同生來雙眼。白到處幾途窮。蝶夢乍驚雨鵬程。看下風玄文千古事。不是為求通。

湖海十年棹迷津。惟未通爾能游世外。我自住山中。燈下呼淨白。花前憶醉紅。別來雲樹夢指計幾回同。

來爽臺和周碩卿韻

小臺同眺處。眼界一番新。歌有周郎顧。坐無庾亮塵。雨餘天似洗。雲霽月舒舉。和罷登高賦。望洋自主臣。

秋日送賈奉山社丈講學之作

林下吟

四

一閣青藜久閉關。又從寒背踏塵寰。恰逢南去鴻為伴。暫放西湖鶴自閒。世態祇堪供白眼。腳根到處足青山。年來半老推敲手。稷下何人解往還。

小園次翟林春社丈韻

閒中世界一鴻濛。未許人寰較異同。自辨鷓鴣棲成市。隱不將蝶夢到花叢。湖頭棹返鶴知客。松下雲深人間童。一撮咄嗟林壑具。移山怪事屬

愚公

虛度日楊四隄以四詩貺及即韻答之

從來四美首良辰自是良辰屬酒人
蕉鹿隍中初破夢煙波深處蚤收綸
懶看懶入僧家社冷眼閒看世上
春月笠雲囊吾亦足不將冠蓋訝
齊民

詩朋酒伴子吾儔草就玄經羨學優
醉向風前看玉樹貧羞燈下數牙籌
陽秋可備四時氣晨

林下吟

五

夕還從二仲游三十年來僅見汝詞壇
執耳今諸侯

城市渾如濠濮間莊生之樂可相班
窮途自捉高人鼻病色休慙遊子顏
東海風生鼉罷釣西湖客散鶴飛還
知君不作山陰興且在煙霞共我閒

曉起尋常海日斜旗亭有酒許頻賒
眼中已辨燈為火海上誰傳棗似瓜
為怯舊病勤藥餌又

從新曆看花麻百年不使浮生苦那羨丹壚學

煉砂

新正三日送周碩卿還堂山

柏酒浮香煨客顏驪歌聲裏數關山
仙舟興盡山陰道嬌馬嘶過鑑水灣
老杜從今懷落月小喬應自下刀環
歸期正是春游日松島花洲不放閒

秋望賦送諸弟就試古棣二首

林下吟

六

桂萼香生鬼子肥驪歌一曲醉清暉
書帷久藉青藜照筆陣還將玉斧揮
弓冶四傳垂素業琅玕千載見烏衣
好音只在秋風裏馬頰沙晴捷騎飛

西風吹送五花塵業在青箱又一新
舊惜分陰長閉戶新成佳句便驚人
從知吳下皆珠玉自是中原有鳳麟
行色偏宜秋月滿可將雲路問冰輪

賀王旌陽父母聯膺三薦詩 有序

夫麗天紀地燦錦杼於三辰騰實蜚聲

冠華褒於列宿惟斗山之起譽知心水

以常情欣戴我公實惟衆母蒙衣佳胃

清白世不厭貧飛舄仙郎丹霄久隆其

望焚香琴鶴伴寸心可對天知讀書松

竹林遠韻真同吏隱政應臻於五美薦

蚤奏於三飛播蘭蕙之馨喜聽香名滿

林下吟

七

教

耳振琅玕之響具瞻峻節凌雲瑤樹一

枝與垣梧臺柏競秀爭榮錦雲千里看

驥足龍媒馭天轂日謹成八韻附詩人

愷悌之歌用待千秋續史氏循良之傳

其一

赤汗棠封映曉霞燕臺此日著聲華飛黃奇骨

從天駟乘白直聲自漢家渭水投錢清見底瑤

階翻羽錦爲花神君久峻桓驄望攬轡風霜肅

海涯

其二

製錦芳猷煥綵繚年來撫字見心勞鳳鸞化洽

無蛇虎雨露恩濃失桔槔咫尺五雲冕作舄澄

清陸海雉爲膏他年應首循良傳不負如椽一

字褒

其三

三春春色滿花城百里雲開列宿明繡斧鑑空

林下吟

八

松雪韻冰壺操凜柏霜清鶴聽錦爛來神爵喬

木風高嘯谷鶯不獨蒼黎歌最績而今

天子已知名

春日岫雲居閒詠 八首

抱膝烟霞一嘯歌閒中清福占來多徧從荒徑

攢詩料自煮粗茶澗濟魔書卷聊消長日月魚

池差免大風波懶雲倦雨相存問無恙山中安

樂窩

最愛花香與酒濃
花間酒伴喜相從
柳垂竹徑烟開鎖
月到苔階雲不封
掃得草茵供醉卧
翦將那非辦朝餐
年來儘受清閒福
遮莫人猜病與慵

生來癖性愛山居
爲伴閒雲自卷舒
茶竈朝烟驚倦鳥
蓮花夜漏醒眠魚
林阜放眼風塵失
竹下科頭禮法疎
病後餘閒無所事
醉鄉日日見華胥

林下吟

九

紅綵如茵鋪繡屋
臨風抱膝暢吟懷
風傳花信初驚鳥
雨過苔痕乍上階
自笑登山閒木屐
懶看鬪草賭金釵
春來遮莫衡門掩
舊燕多情到小齋

一從樵牧問同羣
總領烟霞未許分
宦蹟蚤收東海市
野人不訝北山文
得閒須信因多病
未雨憑教笑倦雲
道是莊生初破夢
誰家花下蝶紛紛

草草山房小洞天
只宜軟飽與高眠
閒來猶記忙時苦
醒後方知醉裏顛
檮櫟非材多歲月
蚌珠視我亦神仙
山中甲子經多少
花落花開不記年

攜得詩筒對酒壺
批花抹月費工夫
羲之自撰蘭亭記
摩詰新成罔水圖
馬倦多年辭北冀
鶴閒此日伴西湖
素心晨夕相過處
都是詩人與酒徒

林下吟

百歲浮生任苦甘
且將風月入清談
逍遙開却看頭鎖
老大添來分外愁
舊住青山消蠟屐
新生華髮怯朝簪
奚囊儘設閒中背
不向風塵換檐擔

余既例出矣
客有慰者有賀者
余方病俱不着念
因感時事多不平
不止余一例也
作放言十篇
時丁卯夏日也
滄桑望處幾揚塵
碁局年來着着新
不可及愚

翻作罪莫須有字却成真浮名憑失塞翁馬異
事輕傷西狩麟遮莫病多多病好得從立餐一
藏身

莫從陸海問迷津鷗鳥盟堅野水濱騰有清閒
剛到手也無富貴可驕人敢言林壑懷芹暴何
用烟霞訝隱淪世事要愁愁不了不如放却兩
翁輦

林下吟

塵襟常藉酒漿清爽氣朝朝為解醒小陸而今
成笑病大蘇猶未厭餘生
小羊自信多岐路夢
蝶何從有宦情若問北山山裏帳勾銷鶴怨與
猿驚

不將議論問和同斧鉞只消一字東盡道交情
成覆雨那知仕路有占風青山曳屐鼻難捉白
眼違時途已窮瑞鳳紛紛遭鍛羽林中何有一
冥鴻

藥餌相親春又秋烏紗拋却久科頭灰心自許

雞如木怪事那知蜃作樓朋足祇應藏白玉濯
纓敢復問清流汪洋苦海風濤怒任是虛舟不
可游

廢袴分外怯風霜藥裹從容白日長一病自慚
無諫草五年只辦括奚囊愁來增繳驚麟鳳喜
處金湯退犬羊聞道將軍功見妬何曾身盡欲
弓藏

林下吟

接離着處狀如狂解却從前名利韁睡枕舊方
傳四面酒觴新政約三章岫雲山下懶行雨葵
火林中自向陽莫問人生窮達事百年熟得幾
黃梁

用茅亭下話雲萍宦海風波幾度經起舞初醒
千日酒得閒似應少微星拚教短髮從今白不
廢高山亘古青自笑鉛刀難一割誰云匣劍到
靈

從往山中愛寂寥素心興到也相招檢枋翼敢

青雲望塵土腸堪濁酒澆莫把浮沉猜仕隱直
將今古問漁樵年來遮莫門如水無恙長林掛

一瓢

落落交游病後稀雲開水懶掩荆扉莫言散吏
前青瑣還得山人舊白衣肯使烟霞輸富貴那
從裘馬問輕肥漁翁不作臨淵羨折却綸竿下
釣磯

澹遠園景詠 十首

林下吟

十三

來爽臺

趣領天淵談惟風月梅山春發鶴聲白

起西湖蘭谷秋芬蜃影坐消東海

小臺時獨坐月懶與雲閒朝來醒酒面爽氣滿

西山

岫雲山房

翠掩層巒蘭封深谷行雨自覺其苦木

卜從龍入山惟恐不深甘同倦鳥

倦鳥自飛還閒雲也相伴洞口笑桃花年來何

太懶

石室

天在山中人遊世外懶守庚申高枕黃
梁已熟不須甲子敲枰白日偏長

山中何所事攜枰開石室原不較輸贏局終無
得失

雲留館

林下吟

十四

爽氣寒簾烟嵐入戶山眠未醒昨宵鳥

報更籌洞口猶封向曉鶴司雲鑰

青山似太古白雲留野心山亦知雲懶不須問

爲霖

菊逕

香分甘谷酒目白衣飛觴花下時當摘

綠橙黃醉眼霜前不認塵紅陌紫

一行作塵吏幾年憶舊蹊喜爲松菊主千載見

東籬

漱清窗

雲窩欲濕石案無塵濯纓載詠試聽孺
子滄浪厲齒臨流還吸源頭活水

快引北窗風爽含西嶺雪偶爾漱清泉心膽俱

澄徹

跌坐石

壁聳垂雲嶂開法座曉露未收清迥如

林下吟

十五

臨水月晴霞乍落依稀亂墜天花

我有一片石渾擬說法嶂彷彿見慈悲跌坐于

其上

茶竈

霧寒蘭谷澗湧松風蝶驚夢以初醒偏

宜七椀鶴狎烟而不避雅稱雙清

過雨試新茗改火煮活水山深茅屋低一縷茶

烟起

盆魚

水纔升斗樂踰濠梁潛見無心幸垂釣
之不到瘠肥自聽覺設鳥之為煩

魚以水為天一盆千里若此地無垂綸不數濠

梁樂

修井

澄心若漂洗耳臨清冷煖自知不問梯

仙之路涓涓久判自甘抱甕之勞

林下吟

其

舊井亦寒泉修之清見底莫道渴生塵我心自

如水

右園景予舊別宅也已他屬而景廢存名

與詩想見昔遊耳

篋餘集

濟隰王琨友玉甫著

登岱四詠

天柱峯

岱輿五岳獨稱尊
嶂擁峯旋青帝閣
一挿孤峯稱岳柱
獨開絕壁拱天門
風輪自轉凌鰲負
雲馭閒過集鶴軒
爲與崑崙成峙立
欲從滄海看星源

篋餘集

日觀峯

神霄雞韻下扶桑
早出丹烏浴海洋
青岳有峯名日觀
滄洲無際見天疆
萬山盡讓開朝爽
一水全看散夜光
恍惚臨流寒徹袂
織綃分得曙雲涼

丈人峯

有丈人峯出翠微
孤形峭挿淡無依
新開半月梳玄髮
輕剪晴雲作白衣
千嶂兒孫閒拱揖
三

山杖屨幾從違
祗憐下界爭羲馭
自倚青空閱

素暉

水簾洞

白雲深處有仙都
洞口懸泉落韻孤
雪幙常令封戶闔
月鈎不放掛珠璠
林綴素時開落銀
漢飛清入有無
偶借一瓢巖下去
閒心如玉照冰壺

篋餘集

秋二字韻

上元集西山登樓遲月同
林春四璉用春
新歲看山眼界新高樓
倚樹問山隣誰云空谷
煩吹律花枕山岡早覺春
其二

斜橫銀漢彩雲流
兔魄如輪輾盡樓
一曲落梅天外度
素娥訝是賞中秋

春園二月雪

胎綠藏紅春色微
澹園二月雪霏霏
天工閒寫

春林盡萬蝶能令筆底飛

其二

弱柳依依拖素絲嬌芳傳粉淡粧宜園林二月
猶飛雪恰值江南撲蝶時

園齋集董誼銘賈奉山二文學

斗室藏春寂不譁忽來奎宿照烟霞寒芒燭夜
飛雙壁綵筆凌雲剪五花漸減寒威憐節候爲
經荒歲說素麻拈詩不必賡雲漢膏雨新傳遍

篋餘集

三

海涯

園飲誼銘四璉

花拂烏巾挿作簪憐春海右共江南勞塵歲月
薪猶穀朗抱江湖月在潭出岫浮雲憑聚散倦
啼嬌鳥欲沉酣長林病起多清興樽酒還同益
者三

春宜四詠

春來樂事也宜城筍得春分酒滿瓶酒耳乍醒

晴閣曉街頭添得賣花聲

其二

春來樂事也宜村一曲農歌酒一樽領取野芳
憑眼界莫教芳草掩柴門

其三

春來樂事也宜閒酒懶花慵門可關一枕臥遊
清夢覺倦雲却伴鳥飛還

其四

篋餘集

四

春來樂事也宜忙二十四番花信香日日兩般
清伴侶玉壺携酒錦詩囊

夏日登樓

煮茶芸閣下閉閣伴牙籤啼鳥聲相和瓶花水
自添薰風堪代扇新月欲鉤簾忽動憑闌色壚
頭出錦帘

和陳爾承韻

德宿晴輝開紫烟遙從桂海聚冰天芝香自足

成相與古調相看問不絃我自大千安市隱君
於小數見猶賢草茅怪得光如許月壁星珠散
錦篇

踐遠叔佐宛陵早賦歸來有詩見示謹和

四章

召棠曾向宛陵栽
菱舍臨江絕點埃
鸞鳳何心棲棘枳
孤松五柳問歸來

其二

篋餘集

五

竹雨松風靖夜譁
山光海色揭朝霞
一溪新水清如玉
坐對壚頭自試茶

其三

水曲山階若箇遊
只宜野鶴與閒鷗
東籬三徑渾無恙
剩得黃花待白頭

其四

乘興來時興盡還
脚根何意戀塵寰
瑤階坐撫三珠樹
除却傳經都是閒

樊淑魯孝廉詩箋見壽時孝廉署州庠政

內轉之期近矣

捧香姓字籍清虛
鶚插孤天海翼舒
煖入素書雙鯉下
繡添弱線一陽初
情憐弧矢青雲色
箋擲琳琅白璧如
問道喬鶯春谷敞
爲聽芳韻數居諸

夜行九詠

秋光濃淡山野淨
水雲間月色明如雪
乘舟人

篋餘集

六

獨還

道出古犂丘
懷人失昔遊
名山藏大業
子愿自

千秋

何處是三山
十洲幾往還
窈憐明月裏
倚閣一

仙間

夜靜無人伴
長途得自如
寒星千萬點
轉轉送

行車

村店月明高
停車問濁醪
寒雲雙袖出
秋氣滿

綈袍

何事荒村裏柴門夜不扃農夫相對語指點說

勞形

山如月底盡月自盡中來月落盡屏掩月出盡

屏開

客面秋風涼吹得髮成霜衰顏羞畫錦帶月可

還鄉

遠道是名韁懶人見路長名韁牽不動拭眼看

篋餘集

七

閒忙

勉任長卿

道味塵情自淡濃孑然七尺慎孤踪半生塞馬

磷痴叔千里神駒看振宗白髮惟萱能問視青

箱有業莫從容過來程路回頭數萬仞山登第

幾重

偶書自示

祖父傳家與子孫看來事事似耕耘佳禾稔秀

無多地只在方方一寸分

服藥者久恭酒詩篇踈甚矣成三詠自笑

日來止酒不拈卮杖樹青錢只送醫酒錢買藥

藥如酒病好依然辦酒資

其二

往年多病任圍碁病好翻猜碁裏醫近日旁觀

成袖手如何病勢却相持

其三

篋餘集

八

藥裏從容有所思得閒便咏幾篇詩詩人自具

仙人骨病向仙人乞藥醫

張效先烟竹

種竹何如畫竹奇萬竿烟碧一時揮擬伸靈腕

雲霄裏風雨籜龍逐筆飛

姜山人大梅

古梅十丈挿懸厓半入雲霄半下來道是山中

千載物毛錐三寸片時栽

秋日四璉至自洛洲

西來有客自洛洲又向林臯問舊遊醒寐十年
成夢蝶推敲二字應呼牛雲消裝橐錢囊澁霜
洗鬚眉客面秋遮莫窮途成落落清空不作置
書郵

園齋秋日

出郭蕭然五畝園只開一徑一柴門素心偶過
從容處秋色飛清共澹軒

篋餘集

九

其二

對鏡相憐此病形饔餐常是伴參苓留將老眼
烟霞裏冷閣寒空看岱青

送梁三明府人計

梁晉絳州人善書

河浙澄雪浣輕裝輯玉良期是二陽仙鳥霞乘
紅日近棲鸞雲擁紫霄翔臨池綵筆五花燦旋
極郎星千里光望望來車還二月春風兩袖吹
天香

寄潘昭度學憲春試汝士

以下係南遊未刻稿

朱衣春晝散晴光
李華聯芟舍棠為拜天中
新絳帳爭看花下舊仙郎
汝屬潘舊遊地
五雲筆借批
山淡二月風生吹水香
盡道棘垣堪撤却久從
數仞仰宮牆

傅咨伯罔卿過申以詩示依韻奉答

青山為畫楚申疆
華蓋晴飛雲浪泱
兩袖清風澄陸海
雙河新水洗沙棠
猷從陳石高乾柱業

篋餘集

十

自為霖浴午陽信是列星生
普照一過幽谷煥

奎章

唐世藩以詩韻玉篇見遺時予病病將隱

矣勉成二律用志謝別

二水靈涵清派清桐開十葉
一東平澄襟素入梁園
雪道韻玄賡子晉笙閣放青藜
從太乙星懸玉牒註長庚
却思飛蓋春遊處地上神仙畫
裏行

其二

虛舟久擬理歸橈野水仙津隔壤霄珍重詞江
來尺素蒼茫文海見星杓春餘啼鳥殘聲歇病
裏吟魔剩癖消韻玉一篇堪載隱敢云風雅在
漁樵

朗山別秦京 二首

對君好顏色客面爲生光詩思新秋水山衣舊
冷香莫辭樽酒共從此各天長幾度相過處朗

篋餘集

十一

山未可忘

其二

不盡臨岐意驪駒繫夕陽相看驚又夢 京有三
夜三夢

之言別熱中腸去去衣同白盈盈水界黃到家

秋正半見月想清光

許昌書院秋登雲竇閣

勝槩開荷渚芳洲一閣懸快登風日美爽眼水
雲鮮客味蓮心苦秋聲竹子偏旅燈堪伴夜莫

下吹藜仙

其二

徙倚還誰伴一樽遲夜涼最憐荷徑韻散入酒
船香秋色明銀漢林風落素商此宵兼此景恰
喜客更長

予還自中州抵祝阿醫官劉銘心迂至時

八月十五夜也

篋餘集

十一

日日征衫拂素埃去年秋色伴人回吾廬指處

青山近此夜携將素月來郵舍驚同千里話燈

花笑向一樽開勞薪剩得馳驅疾從此參苓佐

酒杯